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抗

戰

八

年

(上)

王平編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一輯  
沈雲龍主編

抗戰八年

王平編著

(下)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王平編著

抗戰八年

## 題 辭

「時間」沖淡了人們的記憶，「抗戰」已成爲歷史上的名詞！在四十歲以上的一代，或多或少，親身經歷這一場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民族聖戰」，內心裡還存留着磨不掉的創傷；在三十歲左右的一代，也只依稀地留有些微印象；而在二十歲以下的青、少年們，則對「抗戰」已感到「陌生」了！

共匪叛國，我民族正遭受空前的浩劫，無論是老年人、青年人、少年人，都身受其災害。這災害，就是從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來的。沒有日寇的侵略，共匪早已被圍剿殲滅。青、少年們身受其禍，而不知其所以然矣。

只要到街頭漫步，書店、書攤，到處充滿了黃色小說；及怪誕不經的武俠書刊、漫畫，以及海盜式的電影；色情渲染的影片、歌曲、畫片，使青年們看得入了迷，兒童們看到忘記了回家吃飯！於是，不良少年，阿飛太妹，運育而生，社會問題，日益嚴重。

能爲文的人們，不以其生花的妙筆去撰述這一血淚的史事，以啓發下一代的民族意識，鼓舞其反攻復國情緒，而獨於「戕害青、少年、兒童身心」上，運用其巧思，培養問題少年，製造社會問題，其爲禍之烈，亦巨矣！

本書編者，余長子也。長沙會戰前，生於湖南平江，因以「平」名。生之前三日，平江彈丸縣城，爲敵機十八架轟炸，被難於某外國教會醫院中之百餘兒童，敵機竟低飛至屋頂，輪番掃射，血肉橫飛，呼爺喚母，號哭之聲，令人心碎！外籍教士（兼該醫院院長）某亦死之。後三日，王平生，即日必數次抱出避空襲；抗戰勝利，日寇投降，繼以共匪叛亂，自幼至今，均在戰禍中長成，受日寇侵略之災；共匪禍國之

難亦深矣，故記之深而痛之切。雖不善爲文，而發願寫一較有益於人心者，因蒐集有關抗戰史料，編著是書，余以親歷此次大戰，記憶猶新，爰爲之校刊，並題辭以述其要。辭曰：

民族不幸，國家多難，日寇侵略，八年苦戰！軍民犧牲，千數百萬；臺灣光復，血肉代價。財產損失，難以計算；榮列五強，豈易獲得？將士浴血，百姓毀家，全國一心，共紓國難！惟有共匪，乘機坐大；不打敵人，只求發展；攻訐誣蔑，挑撥離間；襲擊國軍，破壞抗戰。國際密約，出賣我國；史虜參戰，劫掠東北；俄助共匪，赤化中華，竊據大陸，河山變色；六億同胞，奴役浩劫；文化歷史，將趨毀滅！爲禍之因，日寇侵略；赤禍蔓延，只爲抗戰。三民主義，建設臺灣；光復大陸，還我河山！爲救民族，爲救國家，中華兒女，人人有責。或執干戈，戰場殺賊；或爲宣傳，口誅筆伐！踴躍從軍，捐獻財帛；支援前線，努力生產。效忠總統，共赴國難；誓與奸匪，不共戴天！父教其子，兄勉其弟，萬家一心，反攻復國。

七七抗戰二十九週年 王仲公 於臺北

## 自序

「強權分贖」，是近代國際政治的最高原則，國與國之間，只存在着鬭爭或者因利害關係相同而造成  
的彼此依存。

因雅爾達密約，俄帝得以大力支持共匪，為美國帶來了韓戰的慘痛犧牲；我們的盟友美國，因為相信  
中國共產黨是「土地改革者」而調處「國共問題」，結果，上帝把越戰的輻輳在他們的脖子上。而今天，  
「圍堵而不孤立」，從越南「光榮的撤退回來」，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聲浪，正激盪着新大陸的政治  
風暴中心，這個政治風暴中心，就是那一羣「張伯倫份子」所組合而成的「反戰集團」。他們會給美國帶  
來苟安和不幸！

這是別人的內部事務，我們無權干預，勸告已經使人覺得言之過多了！在這個時代裡：「靠天吃飯要  
餓死，靠人打仗要失敗」，我認為我們有回顧歷史和瞻望未來的必要了！

我並非好戰份子。

我不反對世界和平。

我也相信國際間應該友好共存。然而：當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戰火的烽煙燃起在故都的郊區——  
蘆溝橋——時，我們自己決定了命運，摒棄了投降，選擇了戰爭。

「八一三」淞滬戰起，如果不是我們自己的血肉之軀，換回來「三個月以上的生存」；如果不是我們  
獨力苦戰四年的結果，那裡還會有日後的國際援助？

今天，赤禍蔓延，共匪叛國，我們面對着國家民族光明即將來臨前的黑暗關頭，每一個有血性；有理

想的青年，都應該了解自己國家的處境，認識自己的責任，並且像那些在抗戰中犧牲了性命的先烈一樣，做一點有益於國家民族的事情。

聽說在漢城，在街上說日本話的人，會挨揍。而今天在臺北，許多人都以「還會說兩句日本話」引以為榮。有時候，我常常看見許多電影院，在上映歐美電影時，張貼日文海報，難道說在臺灣的中國人看不懂中文嗎？如果說爲了省錢才檢日本人的海報來貼，那麼，在香港爲什麼沒有這種現象呢？爲什麼不寫信到香港去向華僑討他們用的海報來用呢？我想香港的僑胞，一定樂於「救濟」我們的！

我常常看香港來的報章雜誌，發覺日本商人在香港刊物上的廣告，都完全譯成中文和英文字，在華僑日報，工商日報，星島週報……上，我們見到很多日本商品的廣告，可是找不到半個日本字。而在臺灣，我們的各大報紙刊登日本廣告時，日文滿天飛，有時候，連歐美商品乃至於國貨也用日文商標的，這種情形，除了「惟利是圖」以外，實在找不出理由可以解釋。日本人了解在香港對中國人做廣告不能用日文，在臺灣必須用日文？在香港，我們的僑胞，自動自發的表現民族主義精神；在臺灣，在我們的「反攻復國」基地上，我們竟表現這種「沒有骨頭」的樣子！爲什麼我們不注意這些「細節」問題？

孩子們吃的牛奶糖，算得了什麼？這也用得着技術合作？結果是國校教師們照着課本講民族主義，學生們人手一包「森永牛奶糖」，這不是一大諷刺嗎？

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九，二十年還沒有過去，德國那些戰後出生的小伙子們，又一次踏上了戰場，發動了另一次世界大戰。而一九四五年雖然把德意志撕成了碎片兩塊，又只過了一個二十年，西德却已經昂然的站立起來，對於歐洲事務，又「舉足輕重」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她何以會有這種力量呢？簡單的說：就是「日爾曼民族精神」的教育成功。（我們反對他們的侵略野心，但我們不能不欽佩他們的憤發，團結

精神，他們的「民族優越感」，實在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民國三十四年到五十五年的今天，也不過短短的二十年罷了，我們這一代，幾乎完全忘却了一切似的。「日本人」三個字，在我們父親一輩人的心目中，象徵着仇恨。而在我們的嘴吧裡，却輕描淡寫！

固然，我們不能否認，中國命運之坎坷，原因很多。可是，從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人所加給我們的毒害，實在是造成今天局面的主要因素。在各侵華帝國主義國家中，爲害之烈，手段之毒，燒殺之狠，掠奪之兇者，除俄國人外，日本人實可做視聾字了！

沒有日寇得寸進尺的侵略，就沒有八年的艱苦抗戰，不因爲抗戰，共匪早已被我政府的大軍圍剿消滅，今天我們也不會遭受這慘痛的「赤禍」了！

而戰後對日本人「消仇忘恨」最快的，也莫過於中國人了！

總統的「不念舊惡，以德報怨」，那是政治風度，那是一種民族歷史的光榮記載，也是中日兩大民族敦睦和平的良好轉機。而不應該是一般中國人媚日、親日，或甘心替日本人在自己的領土上搞「統戰」工作的藉口。

有一次，有一位匈牙利反共義士到臺北來觀光，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你們中國人實在了不起，如果我們匈牙利也有像臺灣這樣一個地方，那該多麼好啊！」匈牙利人沒有一塊「復興基地」，而我們幸運的在 總統領導之下，保有臺灣這一反攻復國的基地！我們能讓那些有損於「民族意識」，有損於民心、士氣的現象存在麼？抗戰末期，日寇一面發動太平洋戰爭，一面進犯桂黔，威脅我大後方，駐在重慶的許多外交使節都已經準備「下旗回國」了。而我們在華北、華中的游擊戰，還在猛烈的打擊着日寇；長沙三次大捷，殲敵數十萬家，桂柳反攻，敵寇慘敗；而秦都咸陽，唐都長安，仍在我西北守軍的保衛

之中；新疆老君廟的石油開採，中緬史迪威公路的建設，依然照樣完成，西南各省，新軍數百萬，正訓練完畢，待命反攻，政府決心抗戰到底。那一時期，歐洲多少國家流亡英倫？而我們仍舊奮戰愈勇。民國二十年撤退入關的東北官兵，朝鮮、安南、和由臺灣內渡的志士都追隨政府，一心抗日，粗茶淡飯，陰丹士林布，短髮，大刀和熱血，使我們從危亡中獲得了勝利，並且一躋而為五大強國之一。

有人說，日本科學倡明，日本人富進取心，日本人大腦發達，日本人前途無量，這些都是皮毛的看法；我們中國人從一八四〇年到現在，一百二十五年來，天天打仗，仍然國基未倒，從未滅亡，世界上有幾個國家經得起百年戰爭的？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到二次大戰結束（一八六七——一九四五），其間不過短短的七十八個年頭而已。『暴興暴亡』，實可以看出日本人的潛力之有限，不足以成大國。再看未來，中國只要消滅赤禍，國家一統，以我們的地大民衆，資源足，市場大，建設成爲一個富強康樂局面的可能性，絕無問題；一千一百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六萬萬有餘的國民，每平方公里平均六十幾人；而日本三十六萬平方公里，八千萬人口，再加上島國的貧瘠，『無國際貿易便會餓死』，怎麼可以和我們抗衡？作爲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要去阿諛經不起五分鐘洲際飛彈攻擊的日本國，實在毫無道理可言！

在中、美、俄三強來說，我們的人口是美俄兩國總合的一倍，以國土而論，收回滿清斷送的西伯利亞失地，我們也是首屈一指，還有什麼不能令我們自豪的？爲什麼一定要以『具有日本血統，會說日本話，愛看日本電影，事事不忘日本』爲榮呢？

談到民族性，談到民族活力，我們的祖先，從仰韶文化的發源地，從北平周口店四向擴充；東止於大海，西達於世界屋脊，據葱嶺而望中亞；北自戈壁浩瀚，南連於花采列島。日本人晃來晃去，幾千年了，還在那幾個小島兒上兜圈子。難道說，我們做炎黃子孫的，還有什麼值得自卑的嗎？還須要向日本人屈膝

的嗎？

在歷史上，我們和印度人，羅馬人，希臘人，秘魯人，加爾底亞人，腓尼基人，埃及人一樣古老；現在我們和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俄國人一樣強大；在過去，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二十世紀的現在看美國，未來的二十一世紀，必屬於三民主義的世紀，惟有實現三民主義之最終目的，促進世界大同，世界才有真正的和平。人類的幸福，寄於我們中國人的「革命成功」之上，難道我們還有什麼應該向日本人孝順的地方嗎？爲什麼我們不看重自己？

我的思想成份，套用共匪黨徒的口頭禪來說，是屬於所謂的「右翼極端份子」。我覺得，我們不必搞甘麼馬列思想，不必向什麼「世界革命」的「先進同志」「學習」，按照中國歷史的必然過程，只要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下，我們一定有重振民族光榮歷史的一天，只要每一個中國青年都能完全了解我們民族今天的處境，和勇於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我們不會沒有希望的。但一切先決條件，都必須掌握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優越感！否則，將使一切都成了空談。

十七年來，我們在 總統英明的領導下，建設台灣，在內政和軍事上的努力，已經完成了中興復國的儲備，然而國際局勢的變化，却一天的對我們進行考驗；外蒙的「獨立」及混進聯合國；美國在華沙的討價還價行爲；近來的「重新檢討對華政策」調子；西方國家和共產國際對西藏主權的看法，支持印度搶奪「麥克瑪洪防線」以東的中國領土；承認日本在琉球的「剩餘主權」，適當時機把琉球交還日本的承諾等等，老實說，這些都是危險信號，也是對我們的考驗。

歷史上，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完全以成敗論英雄，而公理是非仍然存在。秦始皇的功績不在兼併六國而在書同文車同軌；漢的成就不在高祖約滅楚興漢，而在武帝的北伐匈奴；趙宋開國事小，徽宗奪回



燕雲事大；吳佩孚能保晚節，不爲日寇作鷹犬，榮獲國民政府褒揚；李宗仁、李濟琛之輩，反反覆覆，自毀其革命歷史；總統蔣公抗戰到底，拯救了國家的危亡，在民族歷史上，能與日月爭輝；汪兆銘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沒有使他流芳百世，而「日華滿親善提携」，給他帶來了遺臭萬年。所以，歷史是一面照妖鏡，任何人，如果逞一時之快，做梟雄，做奸雄，做了賣國求榮的事，他都不必幻想「成功」可以使他永垂不朽！

面臨反攻前夕，我們應該認清時勢，國際「姑息」主義者所寄望於我們的，是：造成兩個中國；幻想毛匪「物化」後，其繼承者會改變「赤化世界」的侵略野心。我們自己的命運，全看我們這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而定，我們應該選擇什麼？我們應該怎樣做？

「九一八」，「七七」，「八一三」，日本軍閥氣焰熾烈，大陸上，許多許多人做了漢奸。但是還有很多臺灣志士，拋棄了自己的家園，放棄了分享「大日本帝國」的戰勝果實，毅然決然的唾棄了做「日本皇民」的誘惑，關山萬里，內渡神州，參加了抗戰的行列；在大後方，在游擊區，在人地生疏的異鄉，和語言隔閡的各省同胞，把臂爲伍，戮力救國。許多過去的軍閥勢力，地方派系等，也都捐棄成見，和中央合作，一致抗戰，這些事實，十幾年來，沒有被人提起？日寇橫行在我們的國土上，姦淫、殘殺、縱火、洗劫，炮火之下，多多少少的人死去？多多少少的家園被燬？多多少少的人流離失所，遍地哀鴻？日間狼犬肆虐於途，夜來鬼哭神號於野；而今天，給我們帶來了什麼？赤禍橫流，還有日本人「二十年後再回到中國」的侵略慾望，並沒有因爲他們軍閥的罪孽而減少，也沒有因爲我們的寬大而知所羞慚。誰能保證「剩餘主權」不會由琉球擴展到臺灣，到東北九省？而事實上，臺灣「問題」，已經在「池田和推名」的言論中出現。

這本書，出版在蘆溝橋事變的二十九週年紀念日，這本書不是我著的，因為內容所提到的，都是史實，而我不過是整理資料加以編排罷了。如果您一定要問我這本書的作者是誰，我可以告訴您：「那是在八年抗戰中流血流汗的每一個中國人」！

我把這本書獻給所有關心國運和熱愛國家的每一個中國人，讓我們共同勉勵，共同努力，各盡所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一點有益的事情。

此外，這本書以何應欽將軍所著「八年抗戰之經過」為經，參考其他資料為緯，草草編成，付梓倉卒，故謬誤難免，敬祈識者教之，俾再版時修正。幸甚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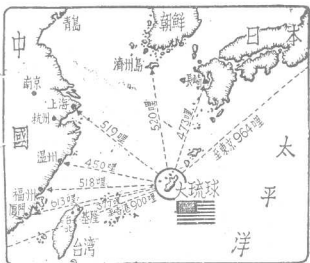
王

平

五十五年七月七日於臺北



心決的底到戰抗述申長員委蔣 的戰抗國全導領  
(史畫年十五國開自採圖本)



美軍攻佔琉球後之空中里程圖。



寇投降前東京市之一角



重慶——戰時首都(26年11月至35年5月)・右上起 1.多霧2.拉雜者3.重慶居洋4.車及滑竿，左上起5.精神總動員大會6.體育遊行7 重慶人祈雨8.兩溫泉之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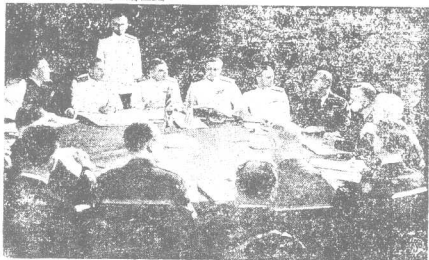
由叢林中突出衝鋒



八字橋上我軍隔河射擊敵人



戰事不利，急求結束戰爭，鈴木貫太郎  
繼小磯組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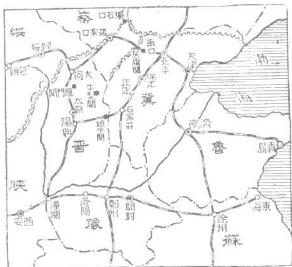


波茨坦會議時英美蘇將領會議，着白色制服者為蘇方將領，右首前方白制服右手起；美艦隊司令金氏，美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陸軍司令安諾德。



我軍在戰壕中伏擊敵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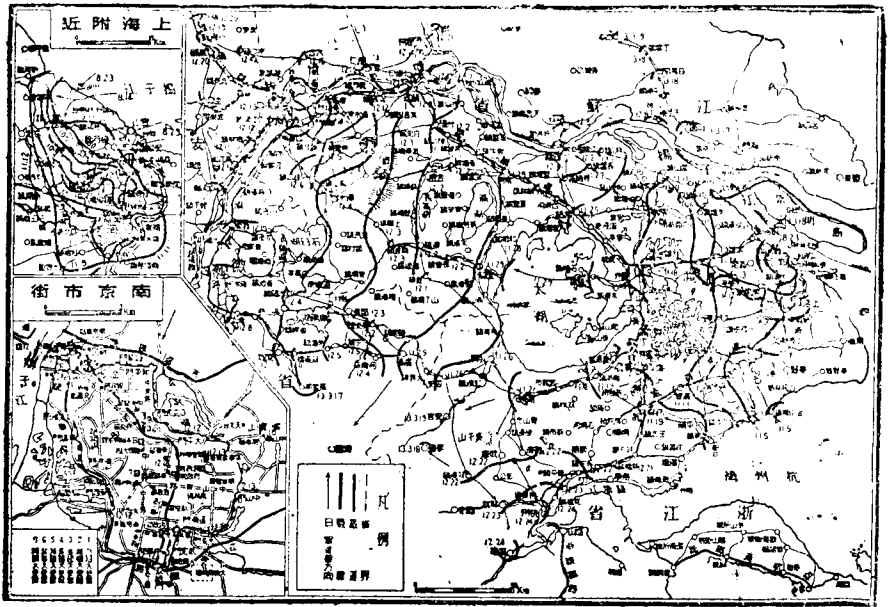


華北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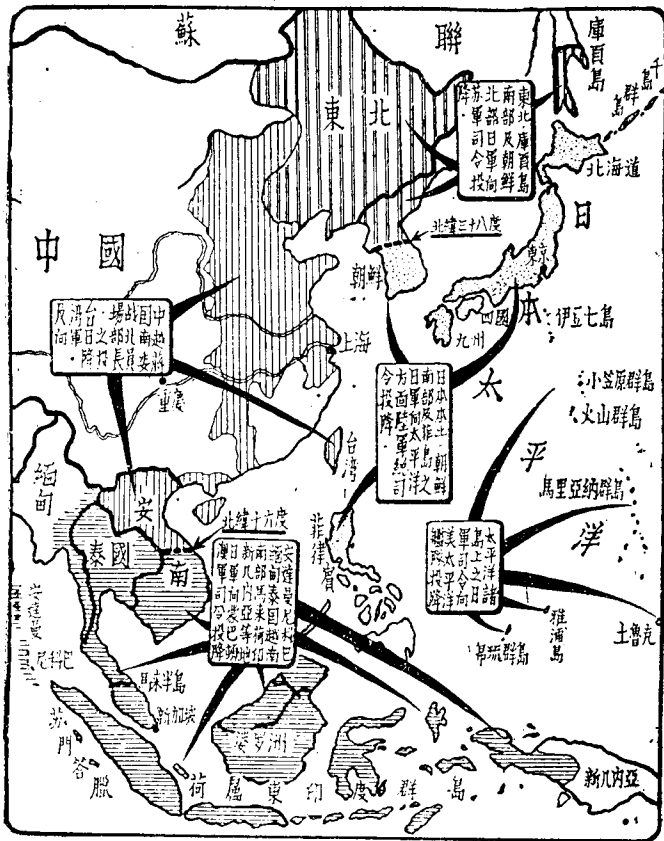
活躍於平津之日女特務川島芳子及其親筆簽名

川島芳子親筆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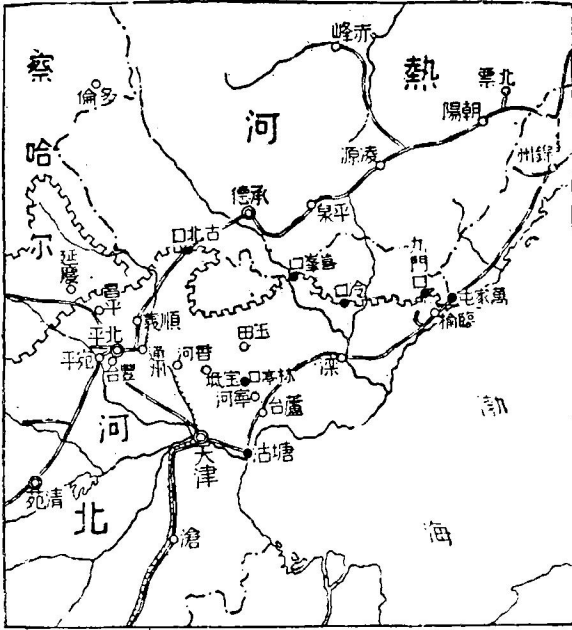


一二八之役，太湖地區戰局變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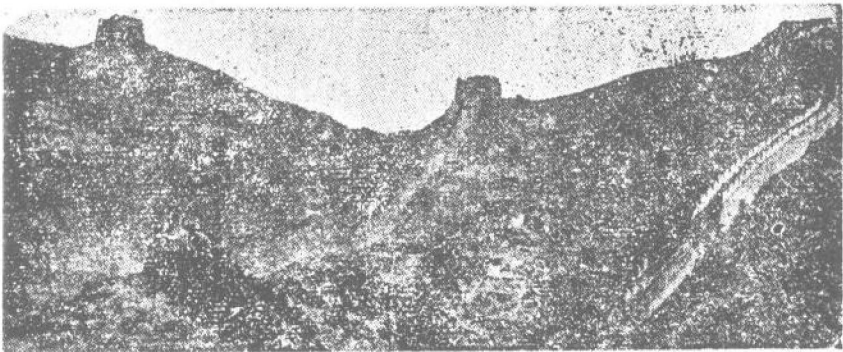




太平洋日軍變降地區及盟軍受降分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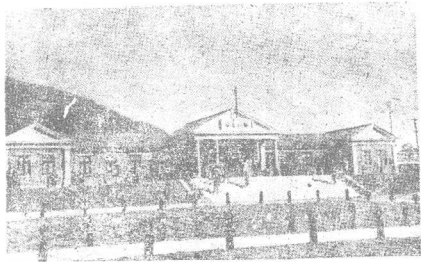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日寇侵入我東北後，又犯冀熱察邊境形勢圖



長城一大要隘喜峯口於民國廿三年冬日寇進犯，我軍以簡陋武器，憑官兵報國熱血，殲敵五千人。為全面抗戰前之光榮戰役



黔桂路上之金城江車站，當桂柳撤退時此站曾疏散難胞百萬人。



日寇進犯至貴州獨山，為抗戰中最後深入我西南之一縣城。



日寇在上海侮辱我 國父之銅像



上圖為美國第三艦隊航艦飛機一千架，日夜襲擊東京區軍事目標之雄姿。下圖為本州煉油區被超級空中堡壘炸後廿五分鐘之情況。





攻香港之日軍司令官久井中將



新嘉坡英軍向日軍洽談投降，左坐者第一人為著名之馬來亞之虎山下奉文。山下於日本投降後，被美軍以戰犯判處絞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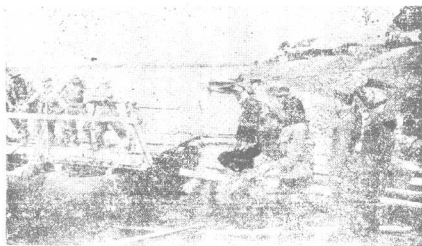
擴大侵略，換一個內閣，京條英磯（前排左起第三人）上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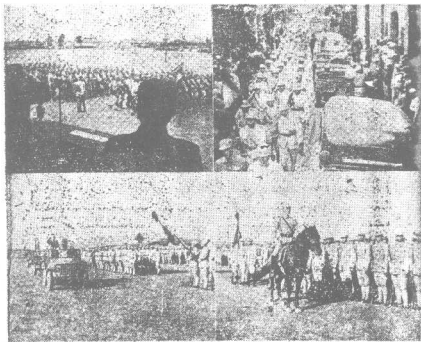
羅斯福決定對日宣戰，邀我國駐美大使胡遜會談。



出賣我國之雅爾達會議，左起：邱吉爾，羅斯福，史太林。



敵戰結束，美蘇會師於易北河，蘇軍女戰士向美軍獻花。（1945年1月26日）



知識青年從軍，上圖一、青年軍在漢中，二、蔣緯國營長與青年軍，  
三、青年軍檢閱，四、蔣委員長檢閱青年軍



# 抗戰八年

題詞

自序

目錄

一	日寇侵略得寸進尺	共匪乘機起死回生	一
二	蘆溝橋敵軍藉故尋釁	吉星文揭開抗戰序幕	八
三	三月七華日寇作幻夢	淞滬血戰國軍振聲威	一九
四	華北平原敵軍肆虐	山西游擊我軍轉進	三六
五	保衛南京軍民同抗敵	姦淫屠殺日寇逞獸性	四七
六	臺兒莊我軍大捷	敵精兵被殲四萬	五九
七	徐州轉進順利突圍	河堤被炸敵自遭殃	七三
八	豫晉游擊有如捉迷藏	勞師動衆敵屢戰無功	八三
九	三戰區展開游擊	新四軍乘機叛變	九一

一〇	以華制華且說偽組織	.....	九六
一一	武漢會戰大小數百次	.....	一〇六
一二	空軍武漢三殲敵	.....	一一一
一三	武漢撤退告軍民書	.....	一三五
一四	策應武漢大會戰	.....	一五三
一五	棄濟南槍斃韓復榘	.....	一五七
一六	深陷泥淖日軍失計	.....	一六八
一七	委員長抗戰到底	.....	一七七
一八	以戰養戰敵亦徒勞	.....	一八九
一九	戰長沙日寇喪師	.....	二〇〇
二〇	敵侵海南又犯英蘇	.....	二一八
二一	犯南寧桂南燃戰火	.....	二三三
二二	汪精衛粉墨登場	.....	二四〇
二三	襄陽惡戰張自忠殉國	.....	二四六
二四	進犯上高敵枉送命	.....	二五五
二五	劫掠物資江南敵蠢動	.....	二六一
	長期抗戰敵經濟崩潰	.....	九六
	四月又半殲敵二十萬	.....	一〇六
	贛鄂血戰寒敵膽	.....	一一一
	廣州失陷海軍抗戰	.....	一三五
	山西游擊挫敵鋒	.....	一五三
	國際間原無真道義	.....	一五七
	戰略運用我軍成功	.....	一六八
	汪精衛與敵言和	.....	一七七
	南昌陷落各省游擊	.....	一八九
	委員長南嶽訓示	.....	二〇〇
	歐戰爆發冀晉游擊	.....	二一八
	奪崑崙敵軍全覆沒	.....	二三三
	偽國府簽訂密約	.....	二四〇
	宜昌失陷鄂西北殲敵	.....	二四六
	二戰長沙敵又徒勞	.....	二五五
	破銅爛鐵無不運扶桑	.....	二六一

二六	桂南敵退伴攻粵北	進兵越南威脅泰緬	二六八
二七	豫皖之戰敵偽喪師	晉北魯南阻敵進犯	二七六
二八	英法媚敵泰國幫兇	日美會談德蘇宣戰	二八三
二九	日寇瘋狂偷襲珍珠港	正式宣戰抗日獲同盟	二九二
三〇	老百姓願爲救國犧牲	共產黨只在破壞抗戰	二九八
三一	英美難保太平洋羈絆	我國發揮戰鬪強韌性	三〇七
三二	戰長沙三殲頑敵	還兇焰棄屍遍野	三一三
三三	浙贛路敵又肆虐	十萬衆勞而無功	三一九
三四	陳納德組織飛虎隊	孫立人緬甸救英軍	三二四
三五	大別山強敵枉興師	華容道演成拉鋸戰	三二九
三六	戰常德焦土挫敵鋒	無寸功皇軍喪四萬	三三四
三七	敵人經濟危機暴露	三戰太行匪襲國軍	三三九
三八	倭寇嚐到侵略之果	進犯長衡喪師七萬	三四五
三九	太平洋敵轉被動	滇緬戰寇陳敗象	三五八
四〇	大戰龍陵敵師敗北	駐戍印度國軍遠征	三六三
四一	中美英開羅會議	不平等條約廢除	三六九



四二	海陸軍已臨末日	特攻隊難挽劫運	三七四
四三	垂死掙扎敵犯桂黔	豕突狼奔湘西大敗	三八〇
四四	戰力增強滇緬大勝	開始反攻敵軍崩潰	三九〇
四五	雅爾達密約出賣我國	羅斯福總統遺恨九泉	三九八
四六	原子彈毀長崎廣島	大日本無條件投降	四〇六
四七	我國受降及遣俘	臺灣國土之光復	四一三
四八	蔣委員長以德報怨	日本人民野心未已	四二二
四九	共匪破壞復員工作	俄帝劫掠東北物資	四三二
五〇	內煎外迫致河山變色	日寇侵略使赤禍橫流	四三八

## 一 日寇侵略得寸進尺 共匪乘機起死回生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因工業發達，不斷向外膨脹，它所定的國策，即所謂大陸政策。其內容有四：一是奪取臺灣，二是奪取朝鮮，三是進取滿蒙，四是滅亡中國。第一及第二，已在甲午戰爭時先後實現。民國四年，利用袁世凱的皇帝夢，提出「二十一條件」，欲滅亡我國；十七年阻止我革命軍北伐，五月三日，製造「濟南慘案」，殺戮我同胞萬餘人，我政府派外交特派員蔡公時赴濟南與日方交涉，竟被日軍把他活活地剝皮剝肉慘死；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間，日軍故意將南滿鐵路柳條溝鐵軌炸毀，硬說是我軍破壞，藉口侵入瀋陽，霸佔東北，扶傀儡溥儀成立偽滿洲國。

「九一八」事變後，又於二十一年「一二八」無故侵襲我上海；砲擊我南京；二十二年春，進擾華北，威脅平津。此時，共匪復在江西乘日寇入侵之際，大肆活動，襲擊國軍，儼然與日軍遙相呼應，挾擊政府。我中央深感於欲抗外敵，非先除內患不可，故有「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遂不得不忍辱與敵人簽訂「塘沽協定」。先求內部的統一安定，一面加強國防建設，以充實國力。

敵人不願見我國統一強大，乃得寸進尺，又乘我政府在致力於安內、建設中，於二十四年加緊策動「華北自治運動」，逼迫我軍退出平津，陰謀使華北成爲「滿洲第二」，以遂其不戰而亡華北之企圖。二十五年春，敵駐華北將領土肥原，復利用漢奸圖組冀、察、綏、晉、魯五省傀儡政府。同年日外相率性提出對華「三原則」。就是：(一)承認滿洲國，(二)共同防共，(三)經濟合作。這一步又一步的蠶食，非欲滅亡我國不可。

在這一連串的侵略下，我國民氣激昂到了沸點，但爲着整個國家民族的最後打算，蔣委員長（今總

統蔣公)不能不忍辱負重，以應付強敵。但却爲部份情緒過激者所不諒解，而共匪更乘機到處打擊政府，輕贖委員長(如西安事變，見後文)，在這一段時期中，委員長處境之苦，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件發生以前，冀察二省早就已經是一個特殊化的地區了；所謂「特殊化」，就是那一帶地區不適用中央政府的一般政令。而由日本認可的一些親日官員，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來作爲維持地方秩序和對華北日軍折衝的機構，至於駐軍方面，則只有經得日方同意的第二十九軍一個軍。

冀察政委會和二十九軍的任務，在維持和平狀態，阻止日本勢力的迅速擴展，防止國人抗日運動，免爲日方有所藉口。全盤的對日態度，便由中央政府來決定；可是，不論是防止中國人抗日運動，或者是阻止日本人的尋覓，都是十分困難的。

那年的春天。英國記者勃脫蘭(James Bertram)住在北平，曾經敘述過這樣一段回憶：

「在遠東，人們回憶一九三七年的春季，宛如一個戰事的鴻溝，劃開和平與戰爭兩時代的分野，正如大戰(作者註：一次大戰)的歐洲回想到被人遺忘了的一九一四年夏季一樣。在回憶上，很難相信那些和平的日子是真的，新春給中國人帶來了一個新生；它最後的嚴重內部危機，獲得和平解決。產生了全國團結的新希望，而使中國人感到驚異的，是日本人對於這事，似乎也並不覺得怎樣。一種稀有的平靜空氣，竟替代了以往東京和南京間的互相爲難的情形。」

說到北平，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件以來，每一個春天都要重現一次戰爭的陰霾。

當時的英文大陸報，在蘆溝橋事變前，刊載了一篇北平通訊說：「北平現狀，猶如火山，有隨時爆發釀成第二次「九一八事變」之虞，記者獲悉冀察政委會暨二十九軍雙方，已探悉日軍收買中鮮無賴，在平企圖生事，以便造成事故。據悉約有鮮人二百名，由日軍指揮，分佈重要各處，可能時即攫佔北平。二十

九軍會在馬立生街鬧市中，捉得身藏武器之便衣鮮人多名；在冀察政委會後門，亦捕獲逗留探張之漢奸三名，據供稱係日方收買者。日本軍車每日巡邏街道，居民恐生誤會，大都相戒不出，平警已實施夏防規則，晚間類似戒嚴狀態。時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天津市長張自忠，察省主席劉汝明，河北省主席馮自安鑒於此種局勢之嚴重，曾舉行聯席會議，討論聯防辦法。由於我方駐軍之監視與戒備，「九一八瀋陽事變」之重現北平，其亦可免歟。」這篇通訊，寫出了當時北平的恐怖狀態；更說明了華北局勢之平靜，的確是一九一四年的夏天一樣，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那年五月，勃脫蘭從華北到日本去，臨行之日，那位美國的中國通，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對他說：「這太像一九三二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使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哩！」

勃脫蘭在一路上所聽到的新聞，也加強了這種感覺，到大連那天，他聽說林銑大將的內閣要倒，後來果然倒了。近衛爲首的內閣中，外相廣田弘毅，陸相杉山元，藏相馬場鐵一，都是足以壓倒那政治經驗不夠的近衛公爵的人物，而他們又都野心勃勃。從這日本內閣的組織看來，更顯見暴風雨的必然降臨。

從民國二十年的「九一八事件」起，或者可以說從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起，我們的國防政策，就很明顯地完全針對日本；而日本也完全了解，中國一旦統一強大，各帝國主義國家必將放棄一切在華不法權益，而就中損失最大的，當然不是英、德、蘇、法，而是日本。所以：當時日本執政者的一切心計，都用在早日「併吞中國」上。

一九三六年，日本退出國聯以後，拒絕列強過問遠東問題，次年四月十七日，日本駐瑞士公使天羽英三發表著名的聲明：「關於中國問題，日本的立場與主張，或有與列國不相一致者，不過這種情形，實導

源於日本在亞洲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然。日本爲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負責進行的事實，日本認爲是當然的。又單獨進行東亞的和平的秩序，爲日本的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實行的決心。」他的聲明，引起了國際的嚴重責難，但其用意，則正替軍閥的侵略作了「正確」的辯解。

在中國方面：政府以抗日救亡之決心，從事軍路建設，蔣委員長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發表談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修築浙贛路、蘇嘉路、訓練預備軍官、儲積二百餘萬常備軍；在外交上，對日本虛與委蛇，拖延時間；使抗戰工作能够更爲完備。政府的這種苦心，不爲一般民衆了解，尤其不爲一般知識階級所諒解。

二十四年十二月，上海文化界人士組織的抗日救國會提出主張七點：

1. 堅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2. 堅決反對中國領土內以任何名義成立由外力策動的特殊行政組織。
3. 堅決否認以地方事件解決東北問題和華北問題。
4. 要求即日出兵討伐冀東。

5. 6. 7. 從略。

部份人士言論激烈，且以個人名義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的宣言，中有：「希望蔣先生親率國民政府統轄下的二百餘萬常備軍，動員全國一切人力財力智力物力，發動神聖民族解放戰爭。」

政府在作抗戰前的充分準備時，民情却沸騰激烈，與國策及外交政策無法配合。一般人不明瞭軍備應如何調整，國防線上應該如何配置，敵我實力懸殊到什麼程度，而慷慨激昂的論調，正足以轉移一般人之

視聽。共匪把握此一情勢，指使其黨徒煽動部份文化界人士作歪曲事實之宣傳，影響民心，使政府與民衆之間的距離，愈來愈遠，乃產生了二十五年冬天有名的七君子（沈鈞儒、史良、章乃器、鄒韜奮……等七人，現均在匪偽政權中，身居要職。可見都是共匪的同路人。）案，鬧得滿城風雨，全國皆知，而使政府之處境極爲困難。我們在事後看來，一般知識階級的要求抗日救國並不壞，但激烈的言論，難免有誤國家大事；政府的苦心，與不得已的處置，也是可想而知！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到抗戰發生的十年之間，雖有攘外必先安內的剿匪戰事，及日本強佔東北、不斷干涉華北行政等事實，但在經濟軍事與政治統一諸方面，仍有迅速進步。十六年之初，僅有五省完全屬於中央統治，到了二十六年，除了東北及華北在日本武力下造成特殊情勢之外，所有省份均在中央管轄之下，形成了一個有組織的國家，邊遠各省，雖有半獨立狀態，但因交通與運輸的進步，幣制的統一，地方軍的改編，以及民族觀念的勃興，離心力逐漸消失。即使是北方各省軍閥所代表的封建勢力，不但未因中央之加強統治而與日本勾結，反而嚮往於中央的保護以抵抗日本的壓迫，真如英記者勃脫蘭所說的：「日本的侵略對於中國的統一與團結，直接間接，爲助甚多。」

民國十六年以後，共匪陰謀顛覆政府的企圖越來越明顯，國民政府的大半力量，就用在對付「清黨」與「剿匪」的軍事上，在江西境內，雙方的死傷，使國家損失無算，但另一方面，由於匪軍的敗逃，使得中央聲威大振，全國人民的向心力增強。最微妙的是，後來在抗日的軍事工作上有所表現的部隊，便早已在剿匪戰爭中顯出了成績。這場戰事，像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一樣。民國二十三年底，匪軍經西南各省向西北流竄，中央軍追逐前進；因而統一了西南，造成了民國以來的大一統局面。匪軍到了西北以後，正值日軍從熱綏侵入華北，中央軍因爲追擊匪黨叛軍而進入了陝山二省，替後來的山西戰局佈下了伏線，對於後

來的西北抗戰；奠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十五年，匪軍流竄至延安，蔣委員長親臨西安坐鎮圍剿。共匪自知走頭無路，亡在旦夕，乃在俄帝指使下，轉變策略，利用日寇得寸進尺之侵略，及全國民心之期望早日抗戰，乘機派周匪恩來找到楊虎城煽動張學良，極力誣衊中央政府不抗日而用兵于「內戰」，對於東北人民不聞不問。利用國人之愛國熱忱而稱唯有抗戰，中國才有希望，東北才能收復，張學良也才能回家。在當時，抗戰幾乎是每一個中國人的願望，尤其是東北撤退的軍人。這種迎合大眾「抗日救國」的心理需要，極富於煽動性的話，使周匪恩來達到了目的，利用張學良親持委員長，這就是有名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張學良這魯莽的行動，防礙了剿匪戰事。給予匪黨喘息的機會，造成了日後共黨藉抗日以坐大的機會。所以「西安事變」不但影響到政府的國防建設，也促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加緊侵略的行動，迫我政府在國力尚欠充實中不得不提早抗戰，而給匪黨以起死回生，日後竊據大陸作了一次決定性的行動，可以說是「歷史的轉捩點」。這連發動「事變」的張學良也始料不及。

張學良，優柔寡斷，容易感情衝動，委員長批評他說：「漢卿小事精明，大事糊塗，把握不堅，心志不定，殊可悲也。」瀋陽失陷後，國人對他甚為苛責，汪精衛也會與之正面衝突，他便去國避誘。二十四年回國，頗欲有所作為，當時的東北軍舊部，也進入西北擔任剿匪任務，而關外風雲日緊，華北局勢益非，家國身世之感交集，東北部屬心理上有了變化；他自己本身也正苦悶，左右的心理變化，加以共匪的挑撥，立刻影響到他的意向，乃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事件。

當時參與「事變」的，除了張學良及西北將領楊虎城以外，共匪更利用一些東北的少壯軍人，與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熱愛國家的心理，極盡挑撥、煽動的能事，煽起了張氏的「違紀」行動。他的衛隊首先發

難，却 委員長自臨潼送往西安華清池安住，造成世界震驚，全國憤怒的局面。後來經由澳國人瑞納和宋子文的奔走疏解，張學良和楊虎城才覺悟前非，於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由張學良陪同隨機飛返南京。 蔣委員長出險消息四播，全國爲之歡騰。

「西安事變」阻得了剿匪，予匪黨以坐大的機會，但也因此次蒙難，使得 委員長威望更高，全國軍民更加信賴，連劫持 委員長的唐君堯旅長也說：「國家實不能一日無 委員長。」匪黨見「事變」失敗，也不能不表示「國事如今日，除 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爲領袖者。」從此，除了共匪口是心非之外，全國一心，上下一體，二十六年開始，一個政治上統一的中國終於出現了，從四川到沿海，自廣州到黃河，形成了一個行政一統的國家，這也是日本軍閥急欲開啓侵華戰端的近因。

日本既已完成一切侵略準備。而中國又已完成政治統一，民族覺醒運動澎湃，抗日情緒高漲，更加中國的軍略建設一日千里，使得日本軍閥對於「用兵中國」有「刻不容緩」的感覺，而我國的忍無可忍更是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只好「被迫」開火，而我國也就只好「返擊」，那年的「芦溝橋七七事件」，就成了八年抗戰的導火線。



## 二 蘆溝橋敵軍藉故尋釁 吉星文揭開抗戰序幕

九

「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生存」，不能超過三個月，中國因為軍備力量脆弱，政治無組織，決不能長期抵抗日軍。」這篇精彩的短視文章，為當時日本陸相杉山元給日皇的奏摺，它代表了日本軍方對華觀念的基礎。

民國二十五年年底，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田代中將，指揮河邊旅團的一萬多名日軍，在平津地區舉行了一次規模空前的大演習。以攻取北平，豐台為假想目標，並不斷進行對華北地區增援。從東北抽調了關東軍的一、三、五、十一師團的一部份兵力進駐華北，駐地擴及「辛丑和約」以外的地區而達於河北豐台；其總兵力業已超過五萬餘人，一律戰時編制。至民二十六年的五月間，除了河邊旅團之外，駐在華北的日軍，又增加了三個師團。並有二個師團集結北寧鐵路沿線，待運入關。察哈爾北部一帶的日軍數字，也顯著地增加，這種有計劃的佈署，提高了中國的緊張局勢。

日本因工業發達，備戰已久，所以在武力上，居於壓倒性的優勢，猶以華北地區為甚。駐紮天津海光寺的日軍，僱用中國工人修築工事，並殺而棄屍於海河內，以為滅口。二十三年開春以後，海河經常有浮屍漂流，為二十九軍軍方探悉，乃嚴加防範，且作戰準備。雙方劍拔弩張，大戰到了一觸即發之勢，所以在那一段時間中，二十九軍之擴編，也不遺餘力。二十五年冬天以後，宋哲元軍長為避免與日方直接交涉，藉口探親掃墓，返回山東故居。軍務由馮治安處理，對外交涉由北平市市長秦德純負責。全軍兵力，除原有的三十七、三十八、一三二、一四三各轄四旅，且附有炮兵營的完整師以外，又加上了新編的騎兵第三師，獨立二十五旅，騎兵十三旅，一個軍事教導團，一個特務旅，再加土察、冀二省的保安團隊，總兵

力也在二十萬人以上。但是由於裝備和訓練都不够水準，而駐區又大，佈署分散，所以在開戰之初，必然不是田代中將轄下駐於平津一帶日軍的對手。就在這樣的局面下，二十九軍被迫放棄豐台，而退守宛平，在豐宛之間的大平原上，乃形成了一個中日兩軍的緩衝地帶。

當時在北平，上海一帶華洋雜處的大都會中，那些恐日狂的「日本通」到處散佈謠言。認為戰事一起，平漢路和粵漢路以東絕無完土。中國人只能躲到西北西南的山嶽地區，與苗人把臂爲伍，這是漢奸的心理基礎。在平津尚未失守之前，周作人錢稻孫之流的人物，便已公開作如此宣傳。周錢及湯爾和諸逆，後來終於作了漢奸。也就是這個「日本必勝，中國必亡」的推論所造成的後果。但是我們看到了廬山訓練團的講詞，可以明白，蔣委員長一開頭便堅信「持久作戰，可以制勝」。而這個信念便成了政府在「七七事變」以後，義無反顧領導全民抗戰的最高戰略原則。

「與苗人把臂爲伍」，退守西南，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消耗拖垮敵人；延長敵人戰線，避免敵人火力之優勢，攻取敵人兵力短拙的弱點，正是政府的戰爭原則。關於「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作戰，對於中國人的力量的估計，那位清末著名的英國理財家赫德，曾經在返回英國之後，著書極力宣揚。他說中國農村的潛力，爲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及，任何侵略中國的國家，經過長時間的溶化，亦必爲中國所吞滅。還有那位替中國作過戰的戈登將軍，也認爲中國如果放棄沿海地區而退往內地，可以作持久戰爭的進行。而歷史學家威爾斯於「未來世界」一書中，預言中日戰事之發生及其後果，也以兩氏所論爲其依據，而我們考驗之於日後的事實演變，亦頗相符合。

二十六年春天日軍即要求在豐台和宛平之間的數千公頃平原上建造兵營和機場，爲當地軍民和地方政府拒絕，因而雙方感情愈來愈遠。雖華北當局一再隱忍，亦已難爲民間所見諒，所以如果再有任伺新的事

件發生，必將引起嚴重後果。日軍以爲武力製造事件，迫使華北當局讓步，二十九軍退出宛平，以便日軍對北平的包圍，更形有利。而選定了那年的七月七日，向宛平的二十九軍二一九團尋釁；不巧的是「估計錯誤」導致了八年浴血，「皇軍」奉「帝國」維新以來的全部精力，步入泥沼，深陷於中國本土，轉戰大江南北，縱橫數百萬里，徒以「殺人無算」而舉手投降。這絕不是杉山元所始料可及，任何一個日本人，如果知道中國政府有持久作戰的決心，而且這「四萬萬五千萬烏合之家」也會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的話，他決不敢於發動一次侵華戰爭。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之所以「垮了下來」，那並不是什麼原子彈的問題，而是他們自己「估計錯誤」，軍人無術的結果。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那座「曉月」高掛，風景幽雅的蘆溝橋，靜靜地橫臥在宛平縣西北的永定河上，沒有任何人會料想得到；她竟會因爲吉星文的一聲口令和一聲槍響，便掀起了「一八四〇年以來最悲壯的局面，開創了我炎黃子孫揚眉吐氣的新機運。

蘆溝橋又名馬可勃羅橋，是一座風景宜人诗情畫意的石橋。爲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二一九團的防區，與日軍河邊旅團一木青直大隊駐紮的豐台相距二十多里路。二一九團團長便是「八二三炮戰」中殉職的吉星文將軍。

北平市市長張繼輔在市政府（市政府原是遼清的攝政王府）設宴，款待北平的文化界人士和學者名流，返回寓所後，便接到了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翰和專辦對日外交的專員林耕宇打來的電話，她們急促的說：

「剛才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來說：今天有一隊日軍在蘆溝橋附近演習，但在整隊時，忽然有駐蘆溝橋的第二十九軍部隊向他們射擊，因而走失了一名日軍。並且看見這名日軍被迫帶進宛平縣城。因此日本軍

官要求率隊進入宛平城檢查。」

秦德純回答說：

「你們答覆松井，就說蘆溝橋是中國領土，日軍事前既沒有得到我方的同意，在那裡演習，已經是違背國際公法和妨害我國主權了；因此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能進宛平縣檢查。」

可是，這當然不能滿足日方要求，便在七月七日凌晨的三點半鐘左右，吉星文團長給秦市長打了一個電話說：

「日軍大約有步兵一營，附山砲四門和機槍一連，正由豐台向蘆溝橋前進，我軍已完全部署妥當。」秦德純了解，這已經不是外交官出面的時候了。他下達一道命令，這不但是給吉星文的，同時也給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以便所有該地區附近的部隊均能實施應變，共同擔負起保土衛國的責任！

「蘆溝橋和宛平城一尺一寸的土地，決不可輕易讓人。」

吉星文團長乾脆根本就不讓人。

七日拂曉五點鐘左右，河邊旅團的牟田口聯隊已經在宛平縣城的東面，東南面和東北面展開了包圍的態勢。先是一再要求入城檢查，而被吉星文團長及王冷齋專員拒絕之後；一聲令下，衆炮齊響，集中向宛平猛轟，並且掩護步兵進攻。

炮聲傳到十多里外的故都北平，振動了半壁河山。在清涼的晨曦裡，每一個駐守在宛平的中華軍人，都滿懷熱血，在陽光普照，和風輕拂的草原上，展開了保土衛民的浴血戰鬥。

當時在北平主事的，除了秦德純將軍之外，還有馮治安，和就近可以召集的張自忠，劉汝明等高級將領。他們集會於北平，遵照中央政府「應戰而不求戰」的指示，決定拖延時間，靜待發展。把分散了的兵

力，集中到各可能地點，而且決不放棄任何據點，把石友三的冀北保安隊調到宛平，接替二一九團的防務。以便集結三十七師的全部兵力以保衛北平。一三二師也自河北省各地急向北平以南集結待命，三十八師的劉振三旅和騎兵師的張德順旅，固守廊坊，並阻斷平津交通，防止日軍之增援。

在二十九軍裡面，劉振三和吉星文一樣，同屬於少壯派，他不理會什麼「辛丑條約」的規定，而以一种威脅的口氣，用電話通知北寧鐵路局長陳篤生（親日份子）。不准調車給日本人運兵，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果然收效。

七月十一日，日本內閣決定了正式對華用兵，軍閥們高喊「膺懲」的口號：「不宜而戰」的速度，像斜坡上滾下來的石塊，無法控制。其勢愈滾愈急，已經是誰也把握不住的了！

克勞塞維齊說：「戰爭包括許多不能預見的事實，我們不能說戰爭初期會發生什麼結果，其後的結果怎樣，我們更無從知道。」日本軍事專家岡本大佐也說：「將來戰爭有一特點。就是它的勝負，並不決定於軍隊的優勢。它的結局是要看人民的鬪志，國家內部的組織，全國可能獲得的物質資源如何而定。」而一般日本軍閥斷然認為「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生存」，不能超過三個月。」他們忽略了中國農業經濟的穩固性，人力的龐大，和因對外戰爭所可能造成的同仇敵愾心理，因而促使中國政治之統一局面。這便是日本軍閥幼稚膚淺的地方。

『速戰速決』是日軍戰略的最高原則，所以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後，敵軍即按預定計劃，分兵三路進攻華北。第一路由關東軍派遣鈴木、酒井兩混成旅團，經熱河向北平北側地區前進。第二路由朝鮮派遣川岸之第二十師團入關，向北平南側地區前進。第三路以平津駐屯軍河邊旅團為基幹，在北平東北地區，對北平包圍攻擊。另外又從本土派出板垣四郎之第五師團經朝鮮入關，會合海軍圍攻天津。截至七月十六

日止，敵軍進入華北者，已達五個師團，加上一部分偽滿州軍隊，共計已經有十萬人之多。想以速戰方式，攻佔北平，迫宋哲元脫離中央，或自行引退，以分割華北，製造另一「偽滿」。可是我國政府却斷然採取行動，命令華北當局進行抗戰，並發表了全面抗戰開始之聲明。

七月十七日，蔣委員長在廬山宣佈嚴正立場：「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篇談話，明白的指出了我國應戰的決心。

事已至此，日軍乃不得不繼續其侵略計劃，進攻宛平。三十七師的何基禮旅乃利用高粱地為掩護，突擊日軍，收穫頗豐，使得日軍攻勢乃不得不暫停。三十七師收復了豐台，廊房的劉振三部也突擊日軍車隊成功，三十八師進攻天津海光寺，一四三師自南口出擊，進攻昌平，密雲，高麗營等地。同時，一部分日軍從蘆溝橋開來北平，要求允許從廣安門進城，被石友三旅劉汝珍團守城的官兵拒絕。而且還把一位上城去交涉的日本軍官「通」了一刀，丟下城去。雙方於是發生激戰，國軍因為居高臨下，把日軍打得很慘，傷亡重大，不支而退。晚間又在永定門外激戰，日方得到「口實」，決定採取「強硬行動」。北平城內的日僑約三千人左右，也武裝起來，集中於東交民巷日本使館的營房內。局勢如此緊張，宋哲元將軍知道戰事已經迫在眉睫，乃調動可用之兵，作保衛故都的打算。

八年的戰爭，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日子，在絃及莊嚴濶大而壯烈的戰爭場面之先，讓我們先來分析一下交戰雙方的物資、人力、和戰爭機構及其可能具有之潛能。這會幫助我們了解神聖民族抗戰過程中，我們所處的地位和我們所做的奮鬥經過。英國記者尤脫來曾經這樣寫過。他說：

「當我們研究到兩交戰國在經濟方面的強弱時，初看似乎是日本佔有壓倒的優勢。日本有着現代化的

軍需工廠及具備最新式殺人利器的軍隊。中國只有少數幾個出產輕兵器的工廠，根本不能製造現代化的重兵器，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開發出來的煤鐵資源，中國造不出一架飛機或汽車。而日本，雖然在這方面還比其他大國相差甚遠，却能每年造出一二千輛汽車，並用輸入的材料、模型和鑄模來製造飛機。換一句話，日本的經濟，從某些生產部門來說，是很現代化的。而中國只不過剛剛踏上工業化的第一步而已！但只要中國不完全與外界隔離，這種落後性的本身，也自有其優點，日本之依賴國外貿易是具有絕對性的，其經濟之每一部門從依靠副業收入或工廠工資方能生存的農民，一直到為世界市場而生產的棉織及人造絲廠，都非靠國外貿易不能存在。中國以其原始的經濟，却差不多都能够自力生存，大多數的省縣都能或多或少地自給自足。現有的交通及貿易，並不足以打破這種古老的自給的鄉村或者經濟。這裡所謂自給，實在就是半饑荒狀態及間期性的災荒，這也是建立一堅強統一政府的最大障礙，但這同時也就是說國外貿易，或甚至省與省的貿易，在人民生活上並無絕對的重要性。因此，就全體而言，中國因侵略而召致的分裂的影響並不像高度發展國家那樣地嚴重，主要城市及大塊土地之淪於敵手並不能使其經濟體系停止功能。日本，雖然因其較高級的經濟型式使其依賴國外貿易之程度遠甚於中國。但其重工業及化學工業的發展的程度，還不能達到無需輸入鋼鐵、肥料及機器等物質的程度。它也沒有適用的焦炭和鐵，它的工業發展與社會機構，及資本擁有之極度集中，使日本利於動員一切資源從事於一次猛攻，但這一切並未賦予日本以支持長期消耗戰的能力。」

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的龐大軍備費用，加上佔領「滿洲」的耗費，使它的預算每年不敷三千五百萬鎊至四千萬鎊之多，它踏入這次戰爭，並無平時積備的儲藏以作後盾。而且負有國債達百十億元，它的國債在十年不到的期間，即已增加一倍；在本財政年度，除了要募集五十五億日元的公債外，還有十億元

須借自去年度爲戰事而編製的二十二億臨時預算。本財政年度，日本政府必須借貸近六十億日元，就是每月要售出公債五億四千六百萬日元，在每人平均收入只有二百元左右的國家，不用強迫手段，顯然是不能消化如此大量的公債的。

其次再談到雙方兵力和兵源的問題，日本早於明治六年（一八七三）施行徵兵制，到一九三七年，可以徵到軍中的壯丁的最高數目，約爲四百五十萬人；其中約二百萬以上的人受過軍事訓練，於作戰第一年開武裝起二百五十萬人，並將其中一百萬人動員到前方作戰是不成問題的。至於他們動員的機構，在戰爭開始後的幾個月中間，當然都是由各師團長就其本師團駐在地，將第二線和第三線預備兵組織起來，第二線預備兵當然是以師團爲單位，第三線以旅團爲單位。因此，戰事爆發後，以平時的步兵常備軍爲基礎，組織起三十五個師團，十七個旅團，總計可得步兵三十五個師團，十七個旅團，兵員總數九十餘萬人。日本陸軍平時每一師團，轄有四個步兵聯隊，一個重砲兵聯隊，一個工兵聯隊，一個騎兵聯隊，一個山砲兵聯隊，一個輜重兵聯隊。而在作戰時。每一師團又補充戰車、裝甲車、高射砲、探照燈、電信、航空、紅十字等各一隊，而使得每一師團之兵力達於三萬人。「七七事變」發生初期，日方陸軍之常備兵爲十七個師團，海軍約一百九十萬噸，空軍飛機二千七百架，內有海軍飛機一千二百二十架，陸軍飛機一千四百八十架。

我國人口衆多，兵源本來可以取之不竭，可是一向實行募兵制，到了二十五年才開始徵兵制。翌年底止，壯丁訓練完畢的，約有五十餘萬人，軍訓高中各同等學歷，而合格爲預備士官的，有一萬八千人；大專合格爲預備軍官的，還不到一千人。當時之全國步兵共有一百八十二個師，四十六個獨立旅，每師約爲六千人，兵力約有一百七十餘萬人。當時，在一百八十二個師中，須留除一百個師來維持地方治安。所以



實際上可以動員作戰的，只有八十個師，九個獨立旅，十九個騎兵師，二個砲兵旅，十六個砲兵獨立團。海軍方面只有十一萬噸的小型遊艇式兵艦，空軍飛機六百架，其中可以戰鬥的飛機只不過三百零五架而已！

就在這樣的形式之下，政府決定了爲「蘆溝橋」而引發戰火。由上可知，除了「原始的經濟」之外，我們一無所有。甚至我們的軍隊，還有一大部份是屬於封建氣息很重的地方武力，這些部隊的組成份子，非但裝備極爲低劣，而且還對現代戰爭的知識一無所知，更無作戰之訓練及經驗；甚至於不了解依深壕爲掩體的陣地戰的功能。可是戰爭還是爆發了，在其後的戰爭進行中，補充的新兵，幾乎沒有機會獲得訓練，「戰場就是學堂」，非但兵士如此，連許多軍官也都是些「讀書識字」的知識份子臨時任用的。

所以戰事初起，國際人士的一般見解，大多認爲中國決不能抵抗日本的武力，抗戰簡直是一種瘋狂行爲，戰爭一定會很快就結束，而日本一定獲得全勝。然而，當平津轉進，上海大捷，國府西遷，重心內移，持久戰爭在不斷地演變中成長時，一切局面都改觀了。我軍英勇的抵抗證明了日本不能輕易獲勝，最引人注目的，是日本在上海佔有一切便利；它擁有最新式的武器，坦克、重砲、飛機；它的砲艦可以安然地停泊在外灘江面砲轟中國陣地；它的軍隊，可以在公共租界「中立性」的掩護之下登陸，完全不顧工部局的主權把租界的一部分轉變成軍事根據地。雖然如此，而只配備着步槍和機槍的中國軍隊，却因兵士們英勇的必死決心，用血肉之軀，據守屋宇，使日軍傷亡慘重，損失巨大而相持達四月之久。「三個月不能滅亡中國」，使國際觀察者也很少再懷疑中國士兵的作戰能力了。日本人在太平洋戰爭中，以士氣旺盛著稱，以精神上的力量，抵抗了盟國優勢的物質力量，而在中國他們也碰到了相同的難題，八年裡，中國士兵們一直用肉搏爭取主動，用人海對付火海，拿血肉去壓制「皇軍」優勢的火力，因而摧毀了「大日本帝國」，「征服支那」，以實現其「東亞共榮」的美夢。

再讓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平津線上的戰局。

宛平淪陷後，日軍大舉圍攻北平，七月二十八日，就在三十七師反攻豐台得手的同一個晚上，南苑失守。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相繼陣亡。一三二師和其他二十九軍的直屬部隊潰散，二十九軍的敗績，終於使北平在八月四日被迫放棄，宋哲元南下，所有冀察綏靖主任北平市長等職務，全由張自忠一人代理。政委會也改組而容納了一批親日份子，張留守北平與日人週旋，使宋哲元等離平南下。年底也潛行天津，間接返回後方，參加抗戰陣營。第二年出任五十九軍軍長，後升為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兼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於民國二十九年任湖北襄陽縣殉國，加陸軍上將銜。

在華北大平原上，日軍以完整而優勢的裝備，一開始便佔盡了上風，這種形式自然不是宋哲元的地方軍所能挽回。雖然如此，我國政府還是展開了積極的抗日戰爭，退出平津的二十九軍散兵，進入察哈爾，合併於該軍原駐察省的劉汝明一四三師。中央也調動經已集結在平地泉由湯恩伯所率領的第十三軍和高桂茲的另一個師前往增援。集重兵於居庸關、獨石關、張家口一帶的董山峻嶺之間。阻南口，守懷來，防止日軍西竄察綏；因為日軍西向之主要目的，在於攻進山西。山西自古為表裡河山，固守中原，漢中、二湖，遙望平津、察綏。日軍如果取得了山西，西侵可攬陝甘，南下可脅臨海，直迫武漢，北可援助包綏，東可翼蔽平津，此兵家必爭之地也。在抗戰八年中，山西因而成了主要戰場之一。

至於敵軍窺我沿海地帶，也和戰事同時開始，在絕對優勢的海軍掩護之下，封鎖我國海岸線，斷絕海外輸入，佔領島嶼，以完成其外防線的島鍊線。又侵我沿海工業區，破壞我國民生經濟，而且運用海、陸、空三軍的協調，發揮立體戰事的威力，我軍在物質缺乏的惡劣環境之下，只好於完成消耗敵人兵力之後，空野而退，轉進內陸，憑西南多山之險，作長期抗戰的打算。

日軍攻佔平津，而我國政府毫無藉外交談判以求緩和緊張時局的跡象，為確保在華北的「勝利成果」，除了中國政府的外交承諾之外，只有擴大「防區」。爲了外交的理由，逼使中國簽訂城下之盟是速戰速決的既定目標，於是而有「八一三」華中地區的淞滬戰。爲了擴大「防區」，確保「勝利成果」，因而掀起了華北地區的「居庸關南口爭奪戰」。

「七七」是戰爭的直接導火線，而南北兩戰場的同時開關，便是中華民國持久作戰，長期浴血的開始。

### 三 三月亡華日寇作幻夢 淞滬血戰國軍振聲威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下旬，平津戰事局部擴大的可能性，已經證實了戰爭無可避免的危機。日方決定對華北繼續用兵；廣田外相並向國際宣稱，有關華北之問題，拒絕任何第三國之「干涉」。同時表示，如果南京政府介入華北，干涉華北地方政府與日本人間的協定，則日本軍部將以激烈手段對付之。廣田以為，這可以給宋哲元一個精神上的威脅；中央的「不敢和日本正面衝突」，將使得他只好和日方進行妥協或離開北平。中央政府的對日態度，在「戰爭」與「和平」之間，在中日兩國從民國以來的一連串衝突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過。這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而我們的選擇便只有「戰爭」！

「中國維護和平已竭全力，華北事件將來之發展，應由日本負責。」這便是我國外交部對於廣田聲明的僅有答覆，中日邦交面臨破產，戰爭的陰霾籠罩了遠東大陸。八年抗戰已經是「箭已上弦，只待引弓而發了」！

在緊張而恐怖空氣中，風吹草動，也會給人一種大難行將來臨的感覺。正是這時，上海突然傳出了一則驚心動魄的新聞——一名日本水兵「被綁失蹤」了！本來蘆溝橋辜變前夜的故事，在人們心目中，記憶猶新，對於日方製造事件的戲法，不免談虎變色。「被綁失蹤」，不是又要在華中地區惹事生非了嗎？

七月二十七日，這位失蹤的日本水兵，忽然在鎮江出現，他從輪船上跳入海中，被一船夫救起。第二天護送到南京，由政府當局面交日本領事；於是日本這種可恥的行爲終於揭穿，那個失蹤的水兵，叫宮崎真雄，他在一張簽名自供的文書上，寫着：

「七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他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一家娼館裡面，被另外一名日本士兵看見；因爲這家娼館，並沒有經過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指定，所以不能招待『日本水兵』。他爲了這個觸犯軍紀的小理由，終於釀成棄職潛逃」。眞像是否如此，只有日本領事館才知道了。

這件可笑的事情有如舞臺上的丑角，揭穿自己的西洋鏡，本來算不了什麼。但其中所包含的嚴重性，暗示作用，就像頑童引火，而點燃的正好就是那顆要把他自己炸成肉餅的炸彈似的。

那年的八月五日，日本議會通過撥付華北事件軍費。六日，日政府下令撤退旅居漢口的僑民。七日，長江上游的日本軍艦，全部集中上海；那天，日本大使川樾雖然以「重開談判」的理由來到南京，但却無補於事，因爲戰爭的紅球已經高高地掛起，他的到來，恰好正是爲了揭開戰爭的布幕。當時路透社從東京發出的電訊，便已經預言：「大戰將於本星期再起」。但他們似乎沒有料到這並不是另一次「九一八」或者「七七」之類的「大戰」，而是一口氣，中國人打了八年的浴血戰爭，換回了從鴉片戰爭以來歷史上最大的勝利。我國內部團結，舉國一致的決策，也在許多明顯的事實上看出。閻錫山、余漢謀、何健、蔡廷鍇、劉湘、龍雲等在地方上擁有實力，一向對於中央政府採取不太合作態度的將領們，都紛紛齊集南京，捐棄成見。以大敵當前，全國軍人意志集中，共赴國難的時機完全成熟，民心也因此而更爲振奮。

戰爭的直接導火線，起於八月九日虹橋事件，那天下午五時三十分，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和兵士齊藤要藏，武裝乘車至虹橋路。想衝進虹橋機場，被我守軍攔阻，齊藤竟兇蠻無理，開槍擊斃守衛。驚動了守機場的保安隊，但當保安隊出巡查看時，這兩位驕橫的「大日本皇軍」居然向來查尋究竟的警衛開槍射擊，於是雙方在相互射擊中；大山和齊藤死於非命，橫屍機場近處。這件事，便成了日本對我進行侵略的藉口，雖然經過我上海俞市長向日本總領事再三交涉，但因日本處心建慮，必欲一戰，以迫我政府

「不能爲三月之戰而訂城下之盟」。所以：談判只是拖延時間，調查只是談判進行的手段，而爭取時間，暗中作軍事準備才是日本人的真正目的。而我方也已經了解這種情勢，積極作戰的佈署，爭取主動，作制敵先機的打算。

八月十一日，大隊日本軍艦開到上海，陸戰隊兵員和大量軍火紛紛擠入了上海這國際矚目，動人觀聽的彈丸之地。而我方抽調了第五軍之八十七、八十八兩師兼程趕抵閘北和江灣二地佈防，嚴陣以待；火藥氣味如此濃厚，戰爭必不可避免的了。

在這段戰事過程之前，把淞滬戰場的輪廓勾畫一遍，也許更能幫助我們了解這場民族壯烈戰爭的開端。日軍自從民國二十一年淞滬協定成立，便開始在虹口構築了現代化的堡壘陣線，在北四川路底天通庵車站附近，建築了陸戰隊司令部，且係鋼骨水泥築成。下層爲倉庫，屋頂爲高射砲陣地和窺測所，其他各層便作營房使用。大廈位置重要，俯瞰天通庵車站，戰時，便是一所最好的要塞。東北面和六三花園及日本坟山連成一線。西南連接著日本小學，福民醫院，沿蘇州河向西，又和戈登路底的內外紗廠，梵皇渡的豐田紗廠相連，再繞過滬西和徐家匯的同文書院，祁齊路的自然科學研究所，這便構成了一條環繞租界的防守線。由司令部向東，接連著的，便是日本女學——公大紗廠——匯山碼頭，對着虹口，也構成了一條弧形的防守線。

戰事一爆發，敵軍除集結重兵於虹口地區之外，立即分兵滬西，據守豐田紗廠以作側擊眞如，北新的準備。一部份日軍伏處內外紗廠，準備渡過蘇州河，截取麥根路車站，迂迴於我駐守於閘北之防軍陣地後方。換句話說，在戰事未開始之前，日軍便有了一舉攻佔閘北陣地的軍事計劃；而且選用「一二八」戰役的經驗爲藍本，對於市區內的巷戰，作了無數次的演習。演習地區，有時竟遠及於水電路一帶，以進攻持

志大學爲作戰之目標。而我軍則拘束於停戰協定之約束，致使淞滬近郊，除了警察，只有保安隊負責防守，正規軍只能以太湖爲中心依據，從福山到蘇州構成一道國防線，用以防衛南京的安全。

蘇嘉路完成以後，南京與杭州之間兵運，可以暢通無阻，而且還遠離了敵軍的火力威脅。淞滬近郊，於北站設有兩路管理局大廈，其樓高與堅固性，和敵軍在北四川路陸戰隊司令部相同。兩大堡壘，遙遙相對。天通庵車站，順著愛國女學，持志學院，商學院，復旦大學，市政府，乃至遠及吳淞的同濟大學和中國公學，也同樣構成了一條防守堡壘線，而且也是弧形。

虹橋事件前後，我保安隊也在江灣一帶構築了戰壕，因而引起日總領事岡本的抗議。

八月初，江陰已經因華北局勢之緊張而封鎖，十二日晚間，更封鎖了黃埔江，使上海因虹橋事件而造成的惶惑，更加惡劣。

八月十二日，我軍開始動員備戰，八十八師奉命進入真如防地待命，八十七師開到大場集中。一天之內，京滬全線運兵，又加上公路的汽車運輸。所以在十二日的黎明，八十八師已經在北站佈好了防務，八十七師也進入江灣新市區，出現在敵人陣地之前。尤其是孫元良和王敬久兩將軍所率領的部隊，訓練最久，裝備最全，士氣最旺盛，而且承襲了「一二八」作戰的經驗，以精銳之師突臨敵前，其運動之神速，出乎日人意料之外。當時負責指揮作戰的是淞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他把指揮所設在南翔，作戰計劃之訂定，有如「一二八」戰事進行的復活。

就我軍之準備情形而言，八月十二日便已經完成了戰備狀態，可以在敵軍準備尚未就緒之前，進攻虹口防線。但因爲外交上的理由，才延期到八月十三日展開正式行動，進入租界地區。進入租界的行動，也是費盡心思，詳加考慮的結果。而駐上海之各國外交使節曾經召集了一次國際委員會，想藉用一九三二（

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的和平協定，來解決虹口事件可能引起的爭執。但是因爲上海市市長和日本總領事之間的相互責難，使得會議進行毫無結果。

雙方的態度都強硬，當然便不可能有妥協的結果產生，我外交部也知道和平到了絕望關頭，乃發表了立場嚴正，措詞強烈的聲明；「蘆溝橋事件發生以來種種行爲，均屬侵犯我國領土主權與違反各種國際條約，我國處此環境之下，忍無可忍，除抵抗暴力實行自衛外，實無其他途徑。今後事態之演變，其一切責任，應完全由日方負之。」這篇宣言，代替了中華民國的對日宣戰書，正式掀起了神聖的民族抗戰。

十三日上午九點半鐘左右，敵軍便沿著北四川路，軍工路一線向我軍展開攻擊。槍聲初起於橫濱橋一帶，戰事一起，敵軍便向天通庵車站進攻，跟着時間的進行，午後戰鬪便延伸到八字橋，寶山路、北站一線。尤其是八字橋一帶，戰事激烈，直到晚上，陸軍陣地戰的槍聲，絡繹不絕；敵海軍軍艦巨炮，更向虬江碼頭，軍工路，滬江大學一線猛烈轟擊，便這樣開始了大規模的戰鬪。

敵軍的企圖和一二八戰役大體相同，把攻擊重點放在天通庵車站——八字橋——水電路一線上。想由此突入閘北陣地，切斷大場，閘北之間的聯絡，以便包抄攻擊我北站一帶的守軍。可是因爲我八十八師主力死守八字橋陣地，又爭奪日本的坟地——持志大學——愛國女學一線，對敵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進行包圍攻擊。這一來，雙方均進入了陣地爭奪狀態，敵軍攻擊企圖暴露，一開頭便被我八十八師主力擋住，戰事又重踏「一二八」的覆轍，陷入了膠著狀態。

在八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十天中，我軍主力固守眞如暨南新村、潭子灣、閘北、彭浦、江灣，市中心區，以及吳淞等各要點上；警戒南市、龍華、互滬西以至北新涇一帶，掩護援軍進入上海參加攻擊。於是日本設在虹口的司令部到楊樹浦之間，便成了攻擊的重心。陸空合作，步炮協調，在強大的火力支援下



，向日軍施行猛攻。十五日夜間，我軍佔盡優勢，日軍敗退，步步爲營。第二天，敵軍根據地公大紗廠被我空軍炸毀，虹口地區，也中彈起火。下午我陸軍節節推進，連續三天的攻擊，右翼攻取粵東中學，愛國女學，日本坟山和上海法學院；左翼部隊便進攻敵海軍機場和海軍俱樂部，逐漸縮小包圍圈。而在浦東方面，長江一帶佈防的日軍也受到壓力，放棄了三菱、太倉、日清等各公司的倉庫和碼頭。這段時期，日本人吃盡了苦頭。

八月十三日滬戰爆發，我空軍即於十四日分批出擊上海敵軍事據點及船艦，同日敵機亦分批襲我杭州及廣德機場。我第四大隊各機，自周家口抵達寬橋機場，即緊急昇空作戰。由第四大隊長高志航率隊長鄭少愚李桂丹兩機羣共二十七架，分途攔擊，奮戰結果，當場擊落敵九六式轟炸機三架，首創空軍之光榮記錄。因此政府以是日定爲空軍節。

滬戰初期，敵在上海無空軍根據地，除使用艦上轟炸機外，並調其最精銳之鹿屋及木更津等海軍航空隊，進駐臺灣與濟州島，越軍洋襲我沿海各省主要機場及首都，以期一舉擊破我空軍。八月十五日，以轟炸機六十餘架，分襲杭州、嘉興、曹娥，南京等機場。我空軍第九大隊於曹娥上空，擊落敵九四式轟炸機四架，第四大隊於杭州上空，擊落九四式轟炸機十六架，並協同第三、第五大隊，及航校暫編部隊兵力於南京上空共同擊落敵機十四架。至十六日，敵又以轟炸機二十餘架，分襲各地，復被我第四第五第三大隊，分別於杭州、嘉興、句容、揚州、南京上空截擊，共擊落八架，經三日之劇戰，總計擊落敵機四十六架之多。而鹿屋木更津總兵力四十餘架，經此一役之後，被殲滅殆盡。

在戰事還沒有爆發之先，我軍從福吳線馳援上海，想在日方陸軍尙未能趕到之前，消滅其海軍陸戰隊；對方兵力約爲六千人左右，而我方之第五軍，內含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等三個師，再加上一些保安

團隊，實力超過二萬人，如果順利的話，便可以在短短的十天當中，把日本人吃掉。這是一場「示威戰」，掃蕩上海地區的日軍後，立刻封鎖海岸，選擇適當地點，進行大規模決戰，把華中問題徹底解決。如果不能解決這一問題，便作退守「國防陣地」，進行長期抗戰的打算。所以，在淞滬地區膠著作戰，接受立體攻擊，根本便不是我方的理想，但事實的演變，出人意外，一經接觸，雙方便進入了死打硬殺的「陣地戰」。

戰事進行的過程，很像「一二八」戰役的翻版，在上次淞滬會戰中，敵軍在街市戰中受到了慘痛的教訓。這次進攻，亦復如此，我軍扼守閘北陣地，從開戰到撤退，迄未稍變：八字橋方面的攻擊，我軍開始十分順利，迫使敵軍只能退守到日本坟山——六三團——陸戰隊司令部的基本防線上，這和一二八情形大致相同，這便出乎了敵我雙方的意料之外——戰事的確包含着若干不可知之事實。

八月十九日，宋希濂將軍所率領的三十六師，夏楚中的九十八師也趕到參戰。從保定路附近開始，戰車部隊加入攻擊，三天後，便深入敵軍在虹口的陣地，直到百老匯路口，唐山路，華德路之線。一度迫使對方孤守滙山碼頭。可是因爲虹口一帶大廈堅固，可以使用作爲堡壘，敵軍用以掩護作備戰憑藉，我方火力不足以應付逐屋掃蕩摧毀的惡戰，「易守難攻」是這一地區戰局不利的唯一原因。尤其像日本陸戰隊司令部那樣的建築物，一般輕武器，實在無法施展，我軍的迫擊砲彈，對它毫無效果，至於說機槍火力更是不用提了。

到了二十三日以後，我軍也改變了原有的作戰計劃，進行構築彭浦——真如——閘北間的堡壘線，利用閘北街市的房屋作持久巷戰的打算，而執行這一計劃的，便是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將軍。

八月二十三日清晨，日本陸軍在張華濱登陸，另一師團則在川沙口上岸，分別侵犯瀏河，羅店，寶山

，於是使得戰事的重心，從虹口一帶移到了月浦羅店之間。爲了應付這一大轉變，我軍成立了第三戰區長官司司令部，長官爲馮玉祥，副長官是顧祝同，浦東方面右翼由張發奎負責、淞滬近郊的軍事歸張治中，左翼的江防事務則屬於陳誠將軍。

從八二三到九一〇這三個星期之中，敵軍增援了大約五個師團的兵力（在上海登陸的有四個聯隊，吳淞三聯隊，羅店七個聯隊，包括一個工兵聯隊，共計三個師團，另外已經到達上海的有二個師團）。而以永野修身爲統帥，松井石根爲陸軍指揮官，第三艦隊司令谷川清爲海軍指揮官。我軍在虹口，楊樹浦，張華濱、川沙口各地圍堵日軍。於是最激烈的野戰，便全線展開了。尤其是羅店——月浦之戰，敵人稱之爲「血肉磨房」。敵軍登陸之初，先用艦炮，重炮，飛機向我轟炸，摧毀我軍陣地，掩護步兵向我猛撲，我軍往往全營殉難，援軍又冒死續進，把敵人包圍；敵人也增援把我軍反包圍；我援軍又到，對敵進行圍攻。這樣層層包圍，短兵相接，擲彈互炸，肉搏撕殺。參加這次戰鬥的第十四師師長霍揆彰將軍，十一師師長彭善將軍，六十七師師長李樹森將軍，以及羅卓英軍長等部，都受到慘重犧牲。到了二十七、二十八兩日，戰爭進入最惡化階段，我軍曾被逼放棄羅店，退守施相公廟，蒲家廟之線。但是到二十九日，我軍爲掌握戰機，進行反攻，和敵軍相持在羅店——月浦線上。三十一日，敵軍集中火力，飛機艦炮全力猛攻吳淞，步兵登陸，戰事重心又移到淞滬近郊。日本陸軍之右翼由吳淞向寶山及蘆藻濱猛攻，左翼向我關北——江灣——閔行陣地等全線進攻，火力強大，兵員家多，一直持續攻勢到九月十日，攻擊並未減退。

此時外報對我軍在淞滬作戰之英勇，讚爲奇績，尤其對此次變換陣地之井然有序，更表欽佩，評論極佳。茲摘錄如左：

(一)倫敦二十八日海通電；此間各報，日本對上海前線華軍於猛烈抗戰之後，始按照預定計劃，作最有帶

序之撤退至業經布置妥當之新防線，一致表示欽佩。泰晤士報發表社論，特別提出華軍之英勇抵抗，並稱日軍尚未獲得其摧毀中國軍隊之主要目的。即此次兩軍作戰，華方傷亡固極慘重，但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之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須知若干華軍器械，猶未充分，但一般所認為不能保持一日之陣地，彼等竟守至十週之久。此種奇績，自屬難能可貴，上海一隅之抵抗對中國實有極大影響云。

(一)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泰晤士報二十八日社論，對淞滬戰事之最近一幕，有所評論。先謂本報對於此次上海作戰中國軍隊之英勇智謀表示最大敬意，繼謂日軍欲使滬華軍局部而有計劃之退却變為總潰散，殆將感力盡精疲之苦。日軍之最大與唯一目的，在摧毀中國陸軍，使之不復有堅強有效之戰鬥力。苟無以達此目的，則土地縱有所得，亦無大關係。以目前所知，日軍殊未有達此目的之可能，日軍縱謂殺死華兵甚多，縱謂上海戰事此後不再延長，然實則未必如是，上海十週血戰，將有一日證明中國已安置從來未有的兵力之基礎矣。華軍現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世史中之第一次。雖華軍大部係現猶訓練未充足，武裝未齊備，並因無力量置備雨衣，猶攜傘與俱。然外人所認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至十週之久，而其退却也在任何新式陸軍不能抵抗的猛烈炮火轟炸之下，仍能有秩序作整齊之退却，吾人於此見滬華軍之抵抗，將在中國各處發生精神上影響，不獨今日如是，即將來亦然云。

(二)倫敦二十八日路透電；新聞紀事報二十八日社論稱，華軍在滬抵抗日軍攻擊之戰績，實為歷史中最英勇光榮的一頁。滬地華軍之忠勇抗戰，當可感動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之諸代表，為維護國際法起見，同取均勢之堅決立場。各國有較中國所有更強之武器，力能發起對日之國際抵制，此舉可使日本早日屈膝，而迫令放棄侵略之狂暴行動。

當敵我陸軍對峙於上海虹口地區，我空軍加強撲滅該區敵軍兵營及其司令部，以協助陸軍總攻擊，乃

於八月十七日，以空軍第四、二、五、七等大隊之霍機十七架，諾機十二架，可機十五架，由副大隊長孫桐崗，及隊長劉粹剛、董明德、楊鴻鼎、李桂丹，分批率領前往轟炸虹鎮敵陣地，敵損傷甚大，並擊落敵驅逐機轟炸機各一架。是役敵高射砲火甚烈，我隊員閻海文架機被敵擊中，跳傘誤落敵陣地，該員不願被俘，舉手槍擊斃包圍之敵軍數名後，以最後一彈，自殺壯烈殉國。敵人爲敬仰閻氏之壯烈，厚加葬殮，並立碑「支那空軍勇士之墓」。即敵國內報紙，對閻烈士壯烈殉職事實，亦加贊揚。

敵爲支援上海地面戰爭，集結海軍於白龍港，以航空母艦在長江口外之佘山一帶活動。我空軍爲撲滅敵航空母艦，及其轟炸機，終於八月十九日，由第二大隊龔穎澄，諒郁青各率諾機七架，並由第四大隊隊長李桂丹率霍機六架作掩護，往白龍港花島山一帶轟炸，結果炸沉敵巡洋艦一艘，是役隊員沈崇誨架機因故障，乃加足油向敵艦衝，結果與敵艦同歸於盡，壯烈殉國。

敵軍雖然運用重砲、飛機、坦克、艦砲這些立體戰爭的攻勢，對我軍土壕、沙包的陣地作戰，仍不能達成『中央突破』的目的。在吳淞、寶山、廟行、新市區等據點失守後，敵軍還是無法動搖我方的主要陣地；到了九月十日羅店——江灣——北站一線仍掌握在我軍手中。不過，我軍付出代價之大，實在是超過了一般人想像範圍以外了。我們已經把全國軍隊的精華投入了這一『血肉磨房』，在於敵人有利的地形中，消耗在敵人的現代化火力之下。當時敵人也認爲，他們已經吸引中國野戰軍的主力，而殲滅於淞滬戰線上了！

在淞滬一帶正進行着空前激戰之時，日本空軍便已經向我國後方的城市最慘烈的連續轟炸，諸如南京、杭州、廣德、南昌等地，都會損失無算，死傷衆多。無錫、蘇州、嘉興、金華等浙贛、滬杭、京滬線上的城市，也在轟炸的攻擊下，死傷難民相繼於途。敵海軍第三艦隊，從八月十五日起，便宣告封鎖南中國

海岸。(北緯三十二度四分——二十三度十四分)切斷我國船隻的往來，並檢查外國船隻。防止對華軍經支援。從種種事變的跡象看來，戰爭已經開始了！而日本仍不承認事實的存在，他們一口咬定這是新的「支那事變」，而否定兩國間平等對立的「戰爭」。這種情形，實導源於清末以來，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連年外患，割地賠款，可是除了八國聯軍之役外，沒有一次是正式堂皇決戰的，每次都有一種局部戰事的情調產生。「地方事件」、「中央外交」、是近代中國對外戰爭的一大特色。所以，日本人運用外交上的暗影，企圖減低國際間對「八二三」淞滬戰役的注意力。

可是，日本人在外交上所玩弄的技巧，被那些在「血肉磨房」中奮勇犧牲的中國軍人所粉碎了，土壤、沙包、刺刀、血和肉，在敵人的「立體戰爭」火海下，用壯烈的死亡換回了外交上的勝利，當時的國際人士已經明白：中國士兵的戰鬥力，在這雜亂、惶恐的時代裏，永遠是人類生活生存的最有力保證。「多年來認為中國人是不善戰鬥和易受恫嚇的。英國人士也驚異於他們的驍勇善戰和堅毅不拔了。」史摩萊少將說：「他從沒有看過比中國的「敢死隊」，最後保衛開北更壯烈的事了！」就爲了這個緣故，爲了堅持中國人團結統一的戰鬥力量的存在價值，兩廣軍隊在淞滬戰場上，在劣勢的火力支援下，以血肉之軀和指揮官的智慧，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三個月解決中國問題」的迷夢。

砲火、轟炸，登陸和陣地戰，激烈的撕殺。我們的大使許世英先生仍於七月中旬返回東京任所，而日本大使川樾依然留住南京。對方「掩耳盜鈴」，而我們用悶棒敲了小偷的腦袋，還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子，這就是政治藝術，中日邦交仍然「健在」，而「戰爭」，似乎只是另外一個故事！

九月十日以後，日軍實力大增，在攻勢受挫之後，我軍機動調整戰略，佈署防線，進行守勢計劃，在以後的整個九月中，日軍的攻擊，取代了我軍的殲滅戰術。這一階段的淞滬地區，日軍兵力達到十萬以上

，真砲三百多門，坦克二百餘輛。同時還在鴨窩沙高爾夫球場泗洲島構築臨時機場，飛機數量超過三百架。而我軍方面，在顧祝同司令官的指揮下，中央軍與兩廣部隊組合而成的朱紹良、羅卓英、薛岳三個集團軍，兵力之壯大和組織之健全，也是雅片戰爭以來，中國人對外作戰最有份量的一次動員。

寫到這裡，使筆者不禁想起了「八國聯軍」時代的「老前輩」們，當時的八國，實際上出兵最多的，只有日本、英國、德國和乘火打劫的俄國，總兵力不過二萬人，而河北一省的人口，當在千萬以上；如果「大清帝國」小施作爲，動員五六十萬「砲灰」，不就「把八個國家」擠下海去了嗎？以那個時代的交通工具，東印度公司能在中國戰場集結的兵力實在有限。以當時的火力，一個聯軍「勇士」要對付十五六個中國「士兵」，還真不是好玩的，而我們打败了！「東南自保」是士大夫階級至今仍引以爲榮的「壯舉」，其實，「可恥」！

淞滬會戰是一個轉捩點，中日兩軍的動員，都超過了國際人士的估計，東京方面的最初計劃，原想以第三艦隊牽制華南，而待華北軍之發展，但因爲海軍誤於輕敵，滬戰失利；華北的南口戰場又復相持不下，因而改變戰略，側重於淞滬戰役，自日方陸軍大量增援後，我軍會對羅店地區的敵人作數度攻擊，予敵重創，但未達掃蕩之目的。而寶山吳淞登陸的敵軍，進攻楊行南北地區，張華濱上岸的日軍也猛烈進攻我江灣守軍的陣地，使得我上海及瀏河方面的攻擊軍側背感受威脅。因此逼不得已調整戰線，轉攻爲守，這是淞滬會戰的第三階段。

兩個師團的敵軍主力，侵犯瀏羅公路，卒因我軍猛烈抵抗，而並無進展。因制空權操於敵人之手，我機只能夜間出動攻擊，防衛力量逐漸衰弱下來，這一時期的戰鬪幾乎全線都是挨受攻擊的重心。

敵軍進攻一貫以飛機、重砲爲前奏，先連續猛轟之後，施放烟幕，坦克衝鋒，步兵跟在戰車後面前進

。等到衝攻得手之後，佔領部隊便一湧而入；如果衝攻失手，便退回原陣，待機再攻，就在這樣的周而復始的攻擊下，我軍陣地，每一處都如此堅苦的支撐下去，有的在二十四小時內發生十幾次這樣的攻擊。守軍晚間修築戰壕，白晝挨受砲轟，一日復一日，困頓已極。敵軍儘量運用火力，機動攻守，減少人力消耗，因此兩軍對陣經月，罕有對面廝殺的機會。

到了九月三十日，我萬橋廠宅陣地被敵突破，第二天拂曉，陸橋劉家行陣地又失守，我軍只好向蘆藻濱南岸轉移陣地。

十月上旬，戰爭格外吃緊，敵軍數度增援，其第一線之兵力便已經超過了六個師團，而攻擊重點，側向劉行附近，企圖實行「中央突破」。在劣勢的火力下，我軍在劉行、太平橋、萬橋之線的陣地全被摧毀，乃移兵力防守唐橋站，陳家行，沿蘆藻濱南岸經廣福，施相公廟之線陣地；敵軍主力企圖渡過蘆藻濱進攻大場。十月六日，敵軍在飛機和重砲的掩護之下，強渡蘆藻濱南岸，佔領石駁岸，企圖擴大突破口。

我軍方面，因馮玉祥調任北戰場司令官，蔣委員長便兼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督導淞滬戰役，願祝同副之，兵力增加到四十多萬，張發奎任右翼軍總司令，指揮第八、第十兩個集團軍。第十集團軍總司令爲劉建緒。陳誠將軍任左翼軍總司令，指揮十九、十五兩集團軍及第六、十一、十六各軍團。薛岳將軍任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將軍副之，指揮第六十九、二十五、第二、十六、七十五、二十、二十六各軍。羅卓英任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轄二十六、七十四、三十九、十八、五十四、七十九、第四、七十三各軍。上官雲相任第一軍團軍團長。劉興爲江防司令，朱紹良將軍任中央軍總司令，指揮第九、第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及第十七軍團。黃琪翔任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指揮七十一、七十二、七十八、第八各軍及第三、六十一各師。廖磊任第二十一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任第十七軍團軍團長，指揮第一、七、四十八、七十



、三十二、四十各軍。一時名將雲集，戰士如雨，士氣民心爲之旺盛，前所未有；部隊之中，有自湖南來，自東北來，自四川來，自福建、廣東、廣西來，原屬中央者，原屬地方者，同心協力，共赴國難，倡民國以來未有之軍事一統局面，爲民族聖戰揭開了新的紀元。

敵軍的進攻方式，先以重砲火力壓制我軍陣地，使我守軍伏壕難動，再以飛機施放烟幕掩護步兵進攻。在蘆漢濱西岸的攻擊中，敵軍使用催淚瓦斯，致我軍喪失戰鬥能力，砲兵彈幕反復移動於蘆漢濱至封村嶺南岸地面。施行隔離射擊，我後方糧食彈藥，幾無法送至第一線，淫雨紛飛，壕中積水，腥污逼人，軍士們浸立壕中，饑渴難耐，而彈片橫飛，死生之事，決於俄頃之間，真是地獄生涯！因此，蘆漢濱南岸戰鬪更陷於艱苦境地，我軍也積極調兵，向進入蘆漢濱南岸的敵軍加以掃蕩。苦戰旬日，敵軍雖然損失慘重，但仍挾其優勢火力，節節進迫。爲了挽回局面，我軍先行鞏固現在防線，把第五路軍的四個師編成了二十一集團軍，隸屬於中央軍朱紹良指揮，陣線展開於唐橋站以西迄陳行蘆漢濱沿岸，阻退了敵人的攻勢。

十月十八日，由陳誠將軍所指揮的攻擊軍，總兵力十個團，從陳家行南北地區挺進，對當面敵人採取攻勢，雙方勝負相同，僵持達四日之久。但由於敵人強烈攻襲，我軍被追後退，大場亦因而陷落，乃造成了十月二十六日之關北大撤退。這次撤退，技術上極爲成功。大場失守，而江灣——廟行——關北一線依然穩定。日軍還經常受到我方的威力攻擊；廟行、江灣陣地逐漸放棄，八十八師仍據守關北如故，達到完成了掩護退却的任務以後，才按預定計劃轉入新陣地。其中第五二〇團的一個營，由謝晉元團長和楊瑞符營長指揮，固守四行倉庫，表演了最光榮的一幕。

十月十八至二十一天的這四天之中，由陳誠將軍指揮的十個團所編成的攻擊軍，兵力在三萬人以上，苦戰結果，大都殉職，損失慘重；在攻擊之先，中央軍曾發動佯攻，予虹口敵軍以重創，壓迫敵軍退守北

四川路以東的陣地。但由於火力懸殊，我軍傷亡慘重；終於在十月二十三日放棄大場，二十六日退出開北。在現代化的戰爭中，一場主要的戰鬪，攻擊的一方必然用重武器的火力爲先驅，以輕重機槍所佈成的火網，對防衛者施行屠殺，而刺刀、大刀所組成的血肉陣容，決不能突破火力圍牆，大場失守的時候，陣地上已經殘垣廢墟面目全非了！

四行倉庫位於蘇州河北岸，在國慶路和西藏路之間，曾經是八十八師的司令部所在地。十月二十六日晚上十一時，五二四團奉令留守開北，謝晉元團長即率部向四行倉庫集中，在敵人猛烈的砲火下，戰士們分別出發，午夜兩點多鐘，才完全到達。隨即構築工事，部署戰鬪。第二天早上，敵軍便在蘇州河沿岸搜索前進，到處放火殺人，姦淫虜掠。下午兩點鐘左右，開始向四行倉庫進攻，激戰二小時，我軍傷亡四五十人，我軍警戒部隊即退至倉庫，堵門迎戰，敵軍死傷二十餘人，倉惶退去。二十八日又多次進攻，均被擊退，因此日軍乃改採外交路線，運用國際壓力，迫使我軍自動撤退。那時的開北地區，到處瀰滿了敵方的陸紅瘡疤旗，獨有四行倉庫的屋頂，青天白日的中國國旗，在風和日暖的空中，給上海地區的炎黃子孫帶來了無限的鼓舞。在失敗沮喪的逆境中，無異於一針興奮劑。國際人士也對這支英勇的孤軍，多方頌贊；日本人則視爲眼中之釘，一心一意要掃除這個障礙。敵軍汽艇載兵馳入蘇州河，準備進攻，又爲租界當局阻止，因而威脅租界方面，限令國軍在四十八小時內退出四行倉庫，否則便將衝入租界，作包圍進攻。英美領事乃與我外交當局數度商量，由我政府下令該團退出四行倉庫。蘇州河南岸，原爲英軍防區，英軍與史摩萊少將欽佩我軍英勇，關於協助撤退，願爲盡力。我國當局尊重友邦勸告，乃於三十日夜半下令該團自動撤退。

租界方面於洽商時，原定該團進入租界後，即專車送往我軍部。不料謝團既已撤出四行倉庫，租界當

局便以日方干涉，而扣留該團壯士於膠州路，先後達五年之久；太平洋戰後，租界陷落，又爲日軍扣押。（其中一部份潛回到大後方。）該團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留守此一堅固堡壘、自始至終，不爲敵人威脅；拘留租界時期，鍛鍊體格，增進學養，培成完全的新軍人風格，尤爲滬人樂道。上海保衛戰中，軍方所表現的良好精神，是抗戰勝利的最佳保證，給國人救亡圖存帶來了信心。

我最高當局對於首都保衛戰的佈署，採取南北並重的原則。福吳國防線，防止敵軍從淞滬沿海而來；屯兵徐州，以備敵人從連雲港登陸或膠東地區南下。但淞滬陣地戰一起，立刻吸引了我方主力，擔任徐州方面警備工作的胡宗南部隊，也南調加入戰鬪，因而北線造成空虛局面。十月中，敵我決戰，我中央精兵約三十萬投入了戰場，閘北撤退，實力保存已經不足三分之一了！敵軍更增援了二個師團，故其攻勢強大，銳不可當。我軍退守蘇州河南岸，陣地雖已縮短，敵海軍砲火攻擊減弱，但我軍依然難於應付，無力還手。

十月二十六日，我軍退保大場主陣地後，又以老人橋被突破，敵軍分趨大場及其以南陣地，我軍被迫放棄主陣地，轉進而爲蘇州河戰鬪。二十七至三十一日，我軍以全力調整陣地後，沿蘇州河南岸構築上海西站，北新涇，姚家渡間陣地；復沿南華公路向南翔端構築陣地，分兵防守。敵軍連日搜索前進，分五路進攻：一自真茹進攻北新涇，一自江橋鎮進攻柴堤鎮，一路進攻南翔，一沿瀏嘉公路向嘉定攻擊，一自瀏河口進攻瀏河鎮。十月三十日，敵軍第三師團之主力已推進至大廈大學，陳家宅，金家宅一帶，向我蘇州河南岸猛攻。正在這時，國際視線，集中遠東；九國公約會議將於布魯塞爾召開，日本因爲上海爲中國之外活動經濟流通中心。且爲列強在華利益之根據地，就政略而言，想在九國公約會議之前（十一月十日），迅速佔領上海，以爲政治敲棹的資本；乃抽調精兵，組敢死隊，擬架橋偷渡蘇州河，並限令於三天之內，佔領蘇州河南岸的周家橋及北新涇兩據點。

十一月一日——三日，敵軍全力猛攻，砲火密集，戰事之慘烈，與大場陣地之戰鬥相同；二日下午，一部份敵軍便渡至劉家宅吳家宅附近，越過了蘇州河，接着蔡家宅、張宅、虞姬墩一帶相繼被佔。八十八師、三十六師、八十七師集中圍殲渡河敵軍，但仍然無力挽回。四日上午，敵第三師團之主力，在周家橋、姚家寶、吳家庫一帶分別渡河，我軍傷亡甚重，實力大減。統帥部作了最後撤退的決定，準備退守國防陣線。不料那天晚上，敵軍又以一個師團之兵力，迂迴至杭州灣北岸之金公亭，金山咀等處同時登陸；雖然駐在浦東和楓涇的我軍奉令夾擊登陸敵人，但以聯絡困難，行動遲緩，不及摧毀敵軍之灘頭陣地。第二天，敵軍便繼續而進，向松江壓迫，六日通過張堰鎮、松隱，通過新倉鎮到達廣陳鎮了。我軍尚未集結，未及佈防，便與之遭遇，各個分別被敵擊破，松江亦於九日陷落。從此淞滬陣地乃感受到側面威脅，南翔以東之敵又向南移動，敵軍第三、五、九師團集中全部兵力，對我全線發動攻擊，十一月九日，我軍作全線總轉進，淞滬近郊戰事乃告一段落。

在淞滬地區激戰的同時，華北南口之戰，也陷入了膠著狀態，我最高當局的決策，是寧可堅守甘陝關漢，阻止日軍進入大後方；而願在京滬一帶，東南沿海消耗敵人實力之後撤退，以便在大後方建立起長期抗戰的基礎。

我軍西撤留下五十五師張旅及警察總隊，堅固南市。其主要陣地是沿日輝港，從法租界南首起，以至黃埔江沿岸之地，防禦工事非常堅固。九日正午，日軍由蘇州河南岸繞道滬西來攻南市，我軍截擊，予以重創。其後三日，敵機、重砲猛轟南市，整日不絕，民房大半被燬。十一日，我軍且戰且退，當晚放棄南市；於是淞滬戰事正式中止。

從此，砲聲一天天地遠離了上海，戰爭一天天延續下去，上海成了孤島。「三個月滅亡中國」成了過去的幻夢，日本人陷入了長期苦戰的窘境，而拖垮在土地廣大，人口眾多的中國境內。

#### 四 華北平原敵軍肆虐 山西游擊我軍轉進

當淞滬戰事激烈進行的同時，日軍於強佔平津之後，繼之擴大其在華北地方的戰事，西攻南口，突破長城，企圖南下關漢、飲馬中原。這在整個中日戰事進行的過程上，一定爲我決策當局所關切，爲了防止元軍滅末的歷史重演，爲了長期抗戰的實際需要，國軍的防衛主力便被置於華北戰場。南口之戰，長城再爲中華民族之屏障，拒日軍入關，防寇盜經中原過青康入川黔而毀我大後方之防務。所以：華北戰場也就成了民族生死存亡的決戰地。

事後檢討，八年血戰之勝負，非取決於以後之「血戰」，而定論於戰前雙方之決策，一謀之得，一計之差，便是中日兩大民族甲午戰爭以來成敗之關鍵。日方以爲，一方面取下平津，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了優勢，而在京滬一帶迫使中國政府「訂城下之盟」。所以把最精銳的部隊，不用來破長城，過潼關，入漢洛而進川滇。反而在華北佯攻，在淞滬主進，結果一計之差，在華中膠着浪費大量陸軍兵員，而使華北之我軍得以堅守陣地，直到抗戰結束，日軍亦未能進入關中，此非天意，而人力何得爲耶！

平津淪陷，淞滬激戰之時，敵軍在華北也同樣施展壓力，西侵綏遠山西，南沿平津線攻入豫北。從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到二十七年的三月間，八個月中，山河變色，局勢日非，我軍不斷轉進，可說是抗戰期中「黑暗時代」。

敵軍以寺內壽一爲統帥，領有第十九、五、二十、九、一各個師團，以及酒井梯隊，鈴木旅團，河邊守備隊；這些部隊，均屬精兵，配有戰車、重砲、騎兵、飛機、化學兵隊，馳於華北大平原上，頗有縱橫千里，如入無人境地之感。（敵軍對我作戰，初期部署，以五個師團爲一單位。擔負一方面的戰鬥任

務。)

淞滬戰爭之進行，既已經吸引了我中央精兵的五分之一，而又大量消耗，過份損失。當時的國際軍事家們認為，我軍在上海所引起的牽制戰，對於侵略是有利的，「日方只派遣一個小小的混合部隊在上海登陸，並以艦隊和飛機為掩護，使中國政府把戰事和軍器集中在這個範圍內。不敢再有所移動，而日方則按照計劃，繼續在華北各地進攻，這個戰略，是審慎周密謀定後動的！到了九月中旬，我中央軍同著廣東廣西的最精銳部隊三十萬人被牽制着留在上海作戰，不能調移到別處去。所以日本陸戰隊雖不能在上海有所獲得，但在華北已有迅速的勝利，很能討償所失而有餘。」而事實上並不如此，我最高統帥認為：「從上海發動戰事吸收敵軍到東南沿海來，對於阻擋敵軍從西北深入，有極大的作用。當時敵軍很可能從山西渡黃河深入陝甘，循蒙古侵未的舊路，先犯川康、繼攻黔、滇、桂、湘，再迂迴順長江南下；那樣的情勢，對於持久的抗戰是非常不利的。敵軍戰線延伸到東南沿海，正有阻止其深入的作用，從後果上看，自有其妙用。」事實上也是如此，日本人為中國軍隊集中保衛東南，而盡情不斷地向淞滬戰場投資，其結果是使得在華北的戰事，只能獲得局部的成果，只在華北逞兇，而未能通過西北南下的目標，也許，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到過這一點，但是他們在淞滬地區的「大投資行為」，以及我中央政府動員西北華北地方武力以抵抗日寇南下的成就，實為抗戰勝利的因素之一。

敵軍佔我平津，即移主力，攻察省南部。其攻擊方向，一方面是從北平進攻南口，一方面從張北進攻張家口。另外又從多倫出兵，猛攻獨石口。在這三路進攻中，猛烈的，要算從北平對南口的攻擊了。我方為減輕壓力，便動用晉綏軍隊，出綏遠，東向察哈爾北部。劉汝明的二十九軍由張家口向張北進攻，張北是察北兩部的重鎮，與多倫東西相望。遙遙對峙，同為兵家之要地，張北一下，察北即去其半，張家口的

後方顧慮也可同時解除。我軍在湯恩伯將軍的指揮下，堅守南口，另以高桂滋的兵力移向獨石口，防止從多倫南下的日軍，這恰恰好與日軍進攻的計劃針鋒相對。當時，日軍主力，集中北平一帶，察北地區僅有少數偽蒙軍隊駐守，已經是南攻北守的形勢了。

我軍本擬先攻取察北，再出南口，入熱河，其勢必順。可是因為北平既然淪陷，昌平又入了敵手。南口相去北平，且夕路程，而敵軍之砲火威力很大，南口雖險隘，但也易攻難守，再加上當時的環境，中央與地方之間，還有一段距離，軍事上難以協調；因此二十九軍——晉綏部隊——與中央第十三軍之間，幾乎是各自為陣，獨立苦戰。在這樣的情形下，損失很大而預定的防禦計劃，却成了泡影！八月九日，敵方主力對南口作正面攻擊，先行空中轟炸，砲兵集中火力，繼之猛烈射擊，戰車部隊沿着居庸關的公路推進，他們挾着立體戰爭的威力，對我古老的要塞進行突破。我十三軍（湯恩伯軍長）的王仲廉部，依憑着簡單的壕塹，劣勢的火力，抱必死的決心，與陣地共存亡，扼守不退。苦戰結果，敵軍無法達成目標，正面攻擊既告失敗，其主力乃於八月二十一日繞至南口右側，撲我居庸關懷來，而以關東軍之本間旅團（第四師團三十二旅團），與鈴木旅團（屬第二留守師），聯合進攻我張家口。另外又以大井支隊由沽源經龍關截擊平綏路線。（懷來在南口之北，相距百餘里，去右翼橫嶺城約五十里，羣山圍繞，為截補樞要，宜鑿咽喉，時湯恩伯將軍的前敵總指揮部駐於城中。）八月二十日，敵突破我長城要隘神威臺口，即協同長城以外各路敵軍會攻張家口。湯恩伯將軍調動駐守赤城——延慶——懷來線的高桂滋部與敵鏖戰旬日；敵軍所受之打擊，也和淞滬戰線同樣慘重。其時，衛立煌正由石家莊率部馳援。因道路崎嶇，前進遲滯，致湯軍右翼已被敵軍突破。南口遂於八月二十三日棄守。懷來亦於二十七日晚間失陷。

南口激戰時，敵以其一部份兵力進窺平漢路，我孫連仲將軍部與之激戰，在良鄉城南及房山西北高地

激戰三天三夜，我軍傷亡二千餘人，敵軍死傷亦重，其後乃轉進至馬頭鎮流瀆河之線。南口陷落，敵方乃將華北地區的主力部隊南移平漢線增援，分三路進攻；一路由津浦路南犯，攻勢猛烈，楊柳青、良王莊、獨流鎮、靜海、唐官屯、馬廠等地相繼失守；一路由永定河上游，迂迴繞河，襲取長辛店、良鄉。一路由北寧路之廊坊，直趨固安對岸，強渡永定河。（同安北通黃村，西通涿州，東北通廊坊，西南經白溝鎮通保定，扼交通上之樞紐；固安既失，敵軍可以完成平漢津浦兩路之連絡。）九月十五日固安失守，十七日流瀆河失守，十八日攻涿州之敵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迫進城郊，我軍不及部署，遂亦失陷。

懷來失守後，敵軍分頭南下攻劉汝明部於漢諾壩（張家口東北三十餘里），劉部傷亡甚衆，退保口外；傅作義部，雖然在八月十四日克復商都，而張家口告急，兼程馳援，倉皇應戰，無力挽救，退守宋溝堡。劉汝明的二十九軍亦告不支，於八月二十七日退出張家口。至此，察省南部之重要隘口，完全入於敵人手，戰火接近晉綏邊境，而平津一帶之敵軍，亦高枕無憂了。

涿州陷，保定便形告急，關麟徵軍在劉峙總司令的指揮下，乃加強其在新安、漕河頭以及蒲城之既設陣地，拒敵南下。但因戰線長，正面寬，僅有之三個師的兵力，駐防於七十公里之廣大正面上，兵力不敷，以致造成了部隊收容未畢，敵軍便已跟蹤追至壓迫。二十一日早晨，敵乃攻我白洋淀城間之主要陣地，在敵機與砲火轟擊之下，工事多被摧毀。二十一日晚間，敵軍突破關部陣地。二十二日午，侵入我主要陣地，我軍在極度不利的情勢之下，不支而退，轉進新防區，保定便在二十四日的清晨變色；清末新軍，名將輩出於保定軍校，爲我陸軍搖籃，而今陷於敵手，怎不令人愴然！

保定失陷後，我平漢線軍事，改由程潛指揮；此時敵軍企圖一舉佔領石家莊，以完成滄石路之聯絡，並打開晉東之門戶；敵指揮官土匪原率領第十四師團，第二十師團之一部及河邊旅團主力，沿平漢線南下



，以一部由滿城定縣擊我右翼；定縣、新樂先後於九月二十八九兩天失陷。而這時，又值魯北告急，衛立煌所領有之三個師，乃開往晉北增援，使得平漢線側面的兵力更爲減少；宋哲元部又調往津浦線方面作戰，而正定要地則只剩下商震軍的一個師和鮑剛的一個旅在防守，經敵軍之機械化部隊猛攻飛機轟炸，正定及其西之靈壽縣均於十月八日失陷；敵復乘勢急攻，渡過滹沱河，以主力由正定沿平漢線進迫我正面，而以另一部份兵力，由靈壽向正太鐵路威脅我之左翼。另以一部由蒿城側擊我之右翼；我軍以三面受敵，終至不能抵抗，乃於十月十日退出石家莊。右翼沿滹沱河岸之部隊，亦相繼後撤。

這一串退却連着退却的戰鬪，使人沮喪失望之處固多。而悲壯可歌可泣的犧牲故事也很多，可是我們也得到了很好教訓；在現代戰爭中必須認識機械的力量；在作戰的時候，我們勇敢的士兵竟找不到一個日本鬼子可以射擊；他們看見的，只是飛機，遠距離的大砲和戰車。對於這些武器，雖然有了最堅強的部隊，憑着來福槍和手榴彈去抵禦，也是沒有多大效用的。那一時期，有人誇揚大刀的威力。而我軍健兒，憑着大刀，與敵人作血肉換取鋼鐵的戰事，在當時的許多附有插圖的周刊中，宣揚一個穿灰色棉制服的中國士兵，手中握着一柄大刀，斜倚在欄杆上，而同一時期的日本刊物，則刊出一支載了鋼盔的日本軍隊，藏在茂密的高梁中，而他們的背後則放着怒吼的野砲。另一批日本圖畫，表示出大隊的黑色日本飛機在華北大平原的天空中翱翔。這真是時代的諷刺，值得我們警惕。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雖然我們的工業落後，政治散漫，但在不抗戰便投降的處境下，我們怎麼可以逃避抗戰的責任呢？即使命運註定我們會亡國，也得打到最後一口氣，打到最後的一寸土地上。何況我們抗戰期中，除了物質力量無法因戰事而進步外，在政治上，戰前所存在的分崩離隙，地方割據的局面，都因爲一致抵禦外侮而破除了。西北的馬家，晉陝的瀋閻，兩廣的李白，雲南的龍氏，東北張學良帶入關來的東北軍，大家都能在中央政府的勸撫安慰

下接受號令，這是中國近代史上，尤其是民國史上最令人滿意的表現了。

敵於攻陷石家莊後，即將第六師團之一部，河邊旅團之一聯隊，及第二十師團之全部，轉攻晉東之娘子關。沿平漢線南下者爲第十四師團主力，第六師團一部，及第十六師團。我平漢線軍隊除孫連仲、馮欽哉、曾萬鐘各部，已劃歸山西方面作戰外，現有兵力僅步兵三師半與騎兵一師。敵乘我立足未穩，分兩路進擊，主力由鐵道南下，一部由寧晉柏鄉趨內邱；我軍於十月十一日晚，到達趙縣元氏之線，十二日晚，又被迫轉移聖贊皇高邑柏鄉鉅鹿之線。十四日退守內邱，因河北平地無險可守，又加兵力單薄，十五日邢臺，邯鄲，磁縣亦於十七、十八兩日先後不守。我湯恩伯軍團自南口戰後，奉令調駐安陽整補，十八日到安陽及漳河岸之線，於是嚴陣以待；我吳克仁軍亦於是時到達湯陰。敵分三路渡漳河進犯，斯時在平漢線正面者爲敵之第六師團；由武安觀臺犯我左翼者，爲第十四師團之主力。沿肥鄉成安臨月企圖攻我右翼者，爲第十六師團之一部。十月十九日後，敵不斷向我漳河鐵橋砲擊，另以一部着便衣混入難民羣中，由觀臺東西保漳渡河，期掩護其主力之偷渡。東西保漳一帶高地，於二十日上午已爲敵佔。我關麟徵部隊，遂於二十一日拂曉開始攻擊當面之敵，當被我二十五師將該高地奪回，將敵壓迫於河岸，殲滅甚衆。但敵又得河北之增援，遂再圖反攻，自晚至暮，反復肉搏，激戰至晚十二時，敵我傷亡均重，旋以安陽以東辛店附近，敵渡過約一聯隊，斯時我軍極爲疲乏，乃停止攻擊，佔領陣地，與敵成對峙狀態。敵軍主力因前進受阻，傷亡甚大，自二十三日後已撤退至邯鄲武安附近，擬由武安涉縣進窺晉南威脅我平漢線左側背，同時聲援山西之作戰。我湯軍團遂於二十四日推進至沿岸一帶與敵對峙，斯時山西又告吃緊，娘子關被敵攻陷。山西局勢危殆，我湯軍團之第十三軍，於十一月二日兼程援救，敵乘晉東勝利，平漢線上又向我安陽附近攻擊，我守軍商震部以實力薄弱，左右友軍距離甚遠，不得應援，十一月五日安陽又告失陷。商軍退

守至連寺東西之線。

宋哲元集團軍，在臨清堂邑大名內黃南樂清豐濮陽之間，以協同平漢線正面友軍，擊破平漢線南下之敵；使晉東我軍作戰容易達到目的，主力沿平漢線東側地區前進，騎兵部隊於十一月五日佔領南和任縣。並將邢臺以北之官莊車站佔領，其步兵部隊則向邢臺攻擊，六日晨已迫至邢臺附近。不意敵一面由邢臺西北增援，一面由邢臺以南沙河方面趕到步騎砲聯合部隊向我夾擊，且以敵機多架助戰，敵我相持兩晝夜，於八日下午任縣竟被敵奪去。十日邢臺之敵向我反攻，十一日因大名失守。敵攻廣平甚急，我騎兵部隊感受側背威脅，於十二日乃向衛河右岸移動，步兵部隊十一月六日進攻成安之敵，當晚佔領縣城，七日敵由磁縣方面增加，激戰竟日，八日並由臨漳方面續到援兵進窺廣平，九日復由廣平西北向大名運動，十日更以全力進迫大名，與我三十八師發生巷戰，十一日縣城遂失守。步兵部隊乃退守衛河南岸，敵佔大名後，以一部進窺衛河，主力扼守大名。是時華北敵軍先以主力進窺山西，十一月九日佔據太原後，復轉用其第六師團一部於東戰場方面。故對平漢線僅以第十四師團及十六師團之一部暫取守勢，在平漢線之漳河以及衛河北岸構築工事，與我軍對峙。

當戰爭展開到山西的山嶽地區，敵人重兵器已減低了運動速度，敵機也難於發揮破壞力量之際，而敵軍仍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晉北，晉東相繼陷落，敵騎竟而直迫晉南，那便只能責怪我們自己人謀不臧了。九月初，敵軍佔我張家口，即以酒井旅團向我懷來涿鹿前進，以鈴木旅團向宣化前進，以本間旅團向大同前進，欲會師我來源——廣靈——大同之線。九月十一日，敵主力侵入蔚縣，其一部經陽原南下攻我向廣靈的東西側陣地挾擊，戰鬪激烈，我軍向刀泉——炭堡——亂石關之線轉進；又因為敵向來源靈邱方面推進，而以一部由廣靈南下直迫靈邱，我軍因而向平型關——雁門關的長城線總退却。打算與集結在

山西境內的我軍主力會合，與敵人進行決戰。

敵自掠取了察省之後，即分向晉北進攻，圖佔領山西以控制華北，以第五師團主力向平型關推進，東軍主力則向應縣——山陰前進，企圖兩翼夾擊；同時一部由豐鎮向集寧前進，另外一部份向左雲岱岳方面前進，以保其側背安全。我軍爲確保晉北要地，乃在平型關——雁門關——神池一線佈防。敵軍於九月下旬完成攻擊準備，以一師團之兵力進攻平型關和因城口之線。我軍乃作兩方包圍之攻擊，雖經守衛陣地之我軍極力抗拒，但終因包圍之行動遲緩，未能配合，敵遂由鐵角嶺直趨繁峙，使得我平型關的守軍退路被切，只好於三十日晚上分別向晉東北一帶轉進了。

十月以後的華北戰場，益陷於不利的形勢。晉北敵軍，逐步南侵，太原危在旦夕；石家莊失陷，日本人直抵娘子關，晉東便爲之告急。沿平漢路南下的敵人，進攻彰德、衛輝，豫北也相繼失守。其沿津浦路南侵之敵，直撲德州，於是山東也岌岌可危，八方風雨，天地變色，大有萬事不敢樂觀的感慨！

從戰略上來說，山西爲北戰場之大側面陣地；從地形上說，恒山在其東北，太行山在東南，管涔山在其西北，呂梁山在其西南，層巒重疊，形勢完固，爲晉省天然屏障。自察綏不守，內長城一線只得拱手讓敵。至此晉北屏障全失。十月初，敵以第五師團之一部向晉東北山地一帶警戒，關東鈴木兵團由雁門關向原平前進，另外以一部由朝縣向寧武前進，企圖直下太原。我爲挽回危機，着眼於山西要地之確保；決定轉用平漢線兵力，十月三日，命衛立煌統率四個半師，連夜由石家莊向太原以北地區集中，並以山西，我軍堅守崞縣原平，冀延緩敵軍攻勢，作充裕之佈防。（十月三日，六十一軍軍長李服膺伏法，閻初令李率部馳援南口，李抗令不發，後來敵軍迫晉北，進佔天鎮，李又不戰而逃。閻錫山乃下令逮捕法辦，判處死刑。其時，晉軍殘餘疲憊，已失鬪志，但因爲李服膺處死。晉綏將士心存畏懼，不敢後退。）至十月八日

，崞縣失守。原平告急，十日原平失守。此時衛軍大部已集中於忻口及其以西地區，敵自攻下崞縣原平後，即以板垣指揮第五師團，及關東軍第十二師團等部，約五萬餘人，於十月十三日，以中央突破方法攻擊忻口陣地之南懷化高地。我以衛立煌爲總司令，其主力於十月十二日，展開於龍王堂，界河鋪，大白水南峪之線。而以忻口附近爲陣地之軸心，會合晉省我軍，區分三個兵團。以劉茂恩爲右翼兵團，王靖國爲中央兵團，李默庵爲左翼兵團，自十三日發生戰鬥後，至十八日止，陣線穩固，且迭次出擊，殲敵三四萬人，造成華北各戰鬥中最有利之戰局；郝軍長夢麟，劉師長家麒，均於是役殉國。迄十月初我受晉東不利之影響，背後連絡線有被敵截斷之虞，遂於十一月二日夜，自動向太原附近轉進。

九月二十一日，敵轟炸機十四架，驅逐機八架空襲太原。我以霍機四架，及學校暫編隊霍機三架起飛迎戰，由隊長陳其光率領與敵激烈空戰。結果被我陳隊長擊落敵指揮機一架，墜於大孟附近，俘獲敵號稱「驅逐之王」之少佐三輪寬一名，旋因傷重斃命，我隊員梁定苑亦於是役陣亡。

戰事進行到最慘烈階段時，我軍在陽明堡，火燒敵方飛機，一部極積活動於靈邱、廣靈、來源、阜平、曲陽一行唐之間，並更深入於察哈爾及平漢路兩側，發動廣泛之游擊戰，另一部進入山西西北、在神池、寧武、朔縣一帶活動。並分支深入於大同附近，展開雁門關以北之游擊。

晉東方面自平漢線之敵於十月十日侵佔石家莊後，以一部沿鐵道南下，以主力第二十師團沿正太路西進，圖以外線作戰之態勢，策應其晉北軍以會攻太原。我爲確保晉東，當將孫連仲部、馮欽哉部，會萬鐘軍，及第十七師等部，自十月六日以來，開始轉移於太行山隘路，娘子關南北之線；十月十日敵先頭兩聯隊到達井陘附近，與我守砭壩嶺之第十七師發生戰鬥，十四日敵西進至葦澤關舊關之線，均被我軍擊退。十月八日至三十二日，敵侵入舊關之第二十師團第七十七聯隊，爲我孫連仲會萬鐘部所包圍，給養彈藥均

賴飛機輸送，但因裝備關係，未能全部解決。二十二日，敵轉用平漢線第十四師團前來解圍，以一部向娘子關正面施行牽制攻擊，以主力約四聯隊由橫口車站（井陘東）向南漳城魚嶺前進，企圖包圍我軍側背。我晉東指揮官感受後方之危險，遂將正面之孫連仲部，轉移於平定方面，並將預定增援晉北之商震軍轉移晉東，因兩方顧慮，致部隊抽調未合機宜，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遂告失守。十月三十日敵到達平定時，我軍本由平定西南山地向該敵側擊，不期晉陽發現敵約一旅團西進，此計劃又不能如期實施。從此指揮失序，各部分散，陽泉壽陽相繼陷落，太原危急，晉北有利陣線爲之動搖，我爲挽回晉東敗局，曾於十一月一日，令在平漢西側水冶鎮之第十三軍，迅開太原應援，終以運輸困難，未能投合戰機參加戰鬪，晉東晉北因之均陷不利，而太原終以不保。

綏遠方面，自傳作義軍調晉後，綏境駐軍尚有騎兵四個師，及步兵兩個旅，能予晉北之敵以戰略上之側擊。敵人有見於此，於十月十日以千田機械化兵團，協同偽蒙軍沿平綏線向歸綏正面進攻，同時以兩聯隊由涼城進襲歸綏側，斯時我軍指揮有欠統一，部隊又過於分散，綏垣遂於十三日失守，十六日包頭相繼陷落。

晉東敗退，太原危急，我以保衛太原要點爲目的，於十一月二日令北正面各軍向太原以北青龍鎮既設陣地轉進，與晉東軍協同作戰，而以傳作義部守太原城。晉北各部於二日夜開始轉進，因受敵空軍猛烈轟炸，及機械化部隊之跟蹤追擊，立足不易，衛總司令不得已將陣地轉移於太原北郊，終以東山失守，受敵瞰制，不能再撤退，此時各部隊因屢次轉進，不免發生紛亂情形，守城傳軍受敵砲空制壓，太原城北被敵衝入，傳見大勢已去，於九日夜率部向西山衝出，堅持月餘之太原，至此遂告陷落。敵於進佔太原後，再沿鐵道進至太谷平遙汾陽之線，其攻勢行動即告停止。我軍亦因經久戰鬪，亟待整理，乃劃定防守及整

頓地域，以行補充，並發展爾後山西方面之游擊戰，消滅、牽制華北方面之敵軍數十萬，直至抗戰勝利。

## 五 保衛南京軍民同抗敵 姦淫屠殺日寇逞獸性

十一月十日，淞滬戰事結束，九國公約集會於布魯塞爾，六日那一天，通過了致日邀請書，預定十日復會時，日方能參加。並說明這種形勢。而日方明知淞滬事件可能引起的國際責難，於是拒絕派遣代表與會。因而使藉外交手段以達成和平之方式完全絕望，當時的情勢，日方已經決定了武力西向，圍困南京，迫我訂城下之盟，企圖使用帝國主義各國一向對付清朝的鄙劣手法；他們以為，戰爭不致擴大，中國不致應戰。軍事支持外交，桌子上爭取勝利。因而淞滬戰火甫停，炮聲便傳遍了太湖流域，十一月中旬以後，戰區遼闊，戰火熾烈，國防線上，兩軍均以控制通往南京之門戶，佔據有利形勢為主，犧牲之重，也超出了想像範圍以外。

爲使讀者充分明瞭二十六年冬雪刺骨，寒風迫人的氣候下，我軍所作的首都保衛戰。我該先分析一下東戰場的地理勢形，雙方兵力，武器之配置，這對於閱讀本文，或許更爲有助。

早在二十五年的秋天，我軍就作了一次首都保衛戰的大演習，假想敵軍自浙東登陸入侵，我海防破裂，日寇渡錢塘江而北。沿京杭大道上行，猛撲首都。防守之我軍，退離海岸據點，免除對方海上之威脅。在金壇、句容、溧水之間迎戰敵軍。這一演習之構想，乃依兵學原則進行。南京（金陵）「右環大江，左枕崇岡，三面據水，以山爲廓，以江爲池，地勢險阻。」古人所謂「龍蟠虎踞」之地。而在形勢上來講，南據溧陽，東臨鎮江，西扼當塗（太平），據險阻，絕糧道，可不戰而下金陵；所以南京的防衛並不在南京本身，而爲其外圍之太湖流域地區。而演習戰之構想，亦即在此。

現今敵軍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其進攻路向，也正是沿着京杭國道北犯。古之時，外敵入侵，多自北



來，爭勝於淮泗之野；或沿江東下，馳騁於江淮之間。而今日之日寇，南自沿海來。北上以犯金陵，形勢轉變，長江下游的軍事位置，因而格外重要。我方經營南京堯化門棲霞山一線爲防守陣地，置野戰軍之重心於蕪湖，灣沚之間，作成了「遠勢防禦」的姿態。並把吳、福國防線緊扣在太湖邊緣上，接連京浦——平湖——嘉興一線，造成了一條環狀防禦線。

「太湖位居江浙數郡之中，無事時爲財賦所資，有事時即要害之所寄也。」就全局來看：「京鎮山地綿於南京、鎮江之間，在此設防，足以控制長江，連續而南爲大華山，再南便到了蘇浙皖三省邊境之界嶺及浙皖兩省交界之天目山。此外孤峯散布於沖積平原之上，狀如海島，在蘇錫二縣境內者最高。這些邱陵，都是平原戰爭中的良好防衛據點。大茅山、天目山以東，長江以南，大海以西，這一廣大平原之內，地勢坦蕩，頗難防守，婁江以西，京滬鐵路以南，從常熟、福山經靈縣以至平湖乍浦一帶，西擁汪洋一片之太湖，右挾陽城、殿山諸泊，港灣縱橫，水鄉澤國，適足抗拒敵方機械化部隊之運動，因爲這樣，福山乍浦之間，便成了東戰場之國防第一線；其西側之江陰無錫，地處長江太湖之間，爲由湖通江之捷徑，成了國防戰之第二線。第一與第二兩線之間，堡壘林立，可作持久的防守。」

在江防方面，江陰之要塞，爲第一重門戶，黃山兀立於長江之濱。江水奔流，江面寬僅哩許，山上築有砲臺，俯瞰江面，如果日本海軍正面進攻，決死於江上（江底又已沉艦封鎖），向西到鎮江、諸山皆有砲臺，可資防守。

經過了三個月的淞滬陣地戰，國人對於持久抗戰之信念大爲增強，尤其對於國防線深寄厚望，認爲在我方長期預築之國防線上，更長時期的持久戰事，必然無可置疑。可是，兵家之事，可逆料者少，局勢之轉變，非人力可測，戰端一起，事便急轉直下，出人意料，不可收拾。此中因素之最爲重要者，爲敵我

雙方之力量未達平衡。

戰事進行之初，對方原以兩師團參加戰鬥，一師團爲預備隊，後來見於戰事僵持廢時，乃分梯次逐步增兵。到了十一月間，北部兵團便擁有了五個師團的兵力（第十一、十二、三、九、第六等師團，及第八師團之一部分和臺灣守備隊）。南部兵團，含有第十及一〇一師團之兵力。因而，日軍之總兵力，竟達七個師團之多。共計兵員約二十萬人之衆，而火力上又三倍優於我方。總實力之比，日軍約相當於我軍六十萬人之力量，而這時我軍動用之兵力，最高點僅爲四十五萬人罷了！

在陣地戰中損耗過多，若干精銳的部隊都已經犧牲殆盡。敵軍增援到七個師團時，恰好是我軍戰鬥力直線下降，一蹶不振的時候，因而像淞滬戰場那樣的持久戰，便也因而成了泡影！

敵軍從金山衛登陸之後，攻佔松江楓涇，主力即沿着滬杭線向南壓迫嘉興，猛攻嘉善，嘉興，又沿太湖地區，攻陷了吳興，長興，向泗安廣德宣城蕪湖西犯，第六師團由青浦越澱山湖西進，攻佔了平望。迂迴到我國防陣地之後，從這一點看來，我們可以知道，日方在戰爭一起，便已經發現我軍的國防線所在地了，這樣的情報戰，這樣的謀略戰，實在是註定了早期軍事節節失利的主要原因。日軍迂迴進攻，避免正面攻堅，他們已經看出我方野戰軍布置在蕪湖、宣城之間，乃先攻蕪湖，即所以完成對南京的包圍，在戰略上取得了主動。因而我軍的防守，乃從構想上的優勢，轉處於劣勢的「被動」，加以太湖地區港灣縱橫，原足以阻滯敵軍機械化部隊的活動；但因爲「一二八」戰後的教訓，日方配備了一千多艘汽艇，水面行動，十分活躍，各處大小港灣，反而成了日軍的天然交通線。我方的運輸，却更受阻礙。從以上種種不利的情勢演變而下，乃形成了太湖南北地區及京滬路上我軍的頹勢。

在戰爭中，我軍素質低落，也是失敗原因之一。淞滬之戰，我中央的精銳部隊損失過大，國防線上，

遠道來援的，多係地方武力；而這些部隊，往日所經歷的，大多為地方衝突的局部戰鬪，對於像這樣千里綿延，數十萬兵員作大規模的大兵團運動，仍乏經驗。尤其是坦克車，高射炮，裝甲車——之類，一向不會見過。所以心理上每處於劣勢。

這些地方部隊的官兵，為愛國情緒鼓舞，自發地覺得「勇往效命」是最高尚的美德，因此對於「達成任務」反而差了一點。於淞滬戰爭之教訓而論，挖掘戰壕，堆積沙包，愈深愈高，效果愈好，可是若干部隊，勇敢有餘，獨獨沒有忍耐性來作這種工兵的工作。所以造成了「犧牲格外加重」的惡果。統帥部再三告誡各部隊要縱深配備，避免單線佈防，可是對於這些勇氣過人的地方軍，還是難以糾正過來，這種單線佈防的錯誤，造成了一角被突破，全線均動搖的不良現象。而士兵教育水準太差，臨陣作戰，若無下級軍官指揮，便不能應付環境！淞滬之戰下級軍官損失過甚，也影響了國防線的戰鬪。

浙滬一戰，中央軍損失過大。於是以後的各次戰役，各戰線的作戰任務，便大半落在地方軍的肩上，這種現象，幾乎維持到抗戰勝利為止。在這次國防線爭奪戰中，有川軍、湘軍、桂軍、粵軍，和張學良帶進關的東北軍，這些來自四方八面的戰士們，將帥們，各自發揮其特戰性，戰志高昂，可是仍敵不過日軍猛烈的攻勢。爲了應付這千鈞一髮的危機，統帥部準備把關山萬里東來的滇軍之師精兵，使用在國防線上。但因長途跋涉，四十多天的勞累，兵士們精疲力盡，淞滬既陷，他們來到了江西，不及增援，悲憤莫名，又以遠道赴命，重兵器趕不上步兵，即以胡宗南的部隊，向以勇敢驕捷著稱，也因為沒有重兵器的支援，到了東戰場，以血肉之軀，與敵軍硬仗相拼，結果是犧牲重大，收效微小，這都是因為趕不上國際戰爭水準的緣故。

十一月十日，我軍自蘇州河南岸西撤。各方連絡斷絕，軍事陷於極度不利的狀態，敵機整日不停的轟

炸平湖、嘉興、乍浦以及楓涇一帶。松江便於是日陷落。我由中央軍歸併在張發奎、黃琪翔、劉建緒諸將指揮下的右翼軍，由陳誠、薛岳指揮的左翼軍，乃分別向獨山、虎嘯橋、太平橋、楓涇、珠家閣、青浦、仇江至吳淞江之線東渡，沿吳淞江至姚家濱，江橋鎮、南翔、度福、施相公廟、瀏河原陣地。這一帶延綿的戰線，在右翼方面，敵軍向楓涇西進，到達白鶴港進迫吳淞江岸。左翼方面，敵軍抄襲金山衛登陸之故技，從泖浦口上岸，迂迴到太倉後背，迫使我軍不得不向乍浦——平湖——蘇州——福山之線轉進。

在轉進的行程中，爲保持戰力，避免與敵決戰，只是以小部隊醫後，阻滯敵軍之追擊。好爭取時間在嘉興——蘇州——常熟之線穩定陣腳。可是却因爲天雨地泥，道路擁塞，運動不便，乃造成若干部署不能依限完成。十三日，我軍奪回大墅鎮、青陽港、支塘、白茆口之線，掩護主力軍之撤退。並且左翼軍於完成吳福線陣地之佔領，右翼軍完成乍浦——平湖——嘉興線之設防後，阻截了敵軍之前進，但效果並不大，敵軍猛銳，勢不可擋。第二天，日軍之先頭部隊已經進抵嘉定、太倉、外崗、安亭等處，在敵海軍火力支援下，部份敵軍登陸白茆口，向支塘推進，而陸續從金山衛上岸之日軍，除向松江北侵外，大部分向獨山、廣陳鎮、趙家橋、新棗鎮、瓦嘉善之線進攻。在這同時，另一部敵軍由西塘和嘉善之空隙竄入王涇，平望附近地帶。敵強我弱，再加上我軍協同作戰之能力難於發揮，對於福吳國防線的防守，也產生了不良的影響！

在戰事進行中，除了軍力的運用以外，又牽涉到民衆動員的問題。太湖爲穀倉地帶，大小城市均爲財富中心，出產極豐，生活安定。而當地人對於「戰爭」很少了解，又狃於「二二八」戰役前事，認爲敵軍只能進至青陽江岸，不會再進，因此政府雖明令疏散物資，民間還是漠不相關。當時淞滬近郊的持久戰，也引起了他們的幻想，認爲位在國防線以後的城市，定可穩若泰山，更不作疏散的打算。戰局猝變，精神

先行崩潰，敵空軍之轟炸威脅又大，人人惶惑，擾擾不安，於是紛紛空室走避，不但阻滯了大兵團的運動；而且還對自己的軍隊「空室清野」，大大影響到給養的供應。其時，漢奸日謀四處活動，謠言紛起，軍心大動，作戰自然不利。

至於政治上的鬆弛，兵未敗而吏先走，自無人動員民家。富戶豪門，皆相與奔逃上海租界爲上策，社會秩序無從安定，政治不能配合軍事，對於太湖地區戰事不利，也應負極大之責任。

十一月十五日以後，我軍幾乎無法穩定防線，稍爲喘息，以事調整，局勢也就越來越壞了。敵軍在黃埔江，蘇州河，杭州灣等處，集結大批小汽艇，及配置馬達之民船，企圖輸運部隊向太湖西北岸，即無錫常州之間登陸，擾亂我陣地後方。敵松井大將曾令其主力突破常熟後，再攻無錫，其海陸兩軍協同破壞長江封鎖線後，再攻江陰，以迫南京爲主要目標。敵知我江陰無錫防線鞏固，乃猛攻嘉興，而以精兵突破平望一線，繞太湖南進迫吳興、長興之線。（楓涇、嘉善、平湖先後失守，敵軍便積極進攻嘉興。）一路由嘉善千畝鎮直取吳江嘉興之王江涇，切斷蘇嘉鐵路；一路沿滬杭鐵路佯攻嘉興正面，另一路循平嘉公路奪取嘉興右翼。嘉興是國防第一線之重要據點，地扼黃埔、運河二水運與滬杭，嘉蘇兩路之咽喉，日軍若能得此，可以西攻吳興，沿京杭國道，包圍首都，並可直下吳縣，循京滬路前進。所以嘉興之得失，關係重大。其時，王江涇業已陷敵，平望吳江亦失，敵寇一方面利用湖匪，擾亂太湖沿岸各地，一方面以主力部隊攻擊嘉興，砲機集中轟炸，防禦工事全燬，十一月十八日，嘉興不支，乍浦我軍也向海岸一線轉進。

日軍佔有嘉興之後，乃分兵前進；一路沿滬杭線對杭州擺出進攻態勢，一路則向南潯挺進，並首先取下吳興。在廣德、宜興、長興相繼陷落之後，並與敵佔駐蘇錫之軍隊會合，這在戰術上來講，敵人是成功了，迂迴破險的勝利。（敵寇發動戰爭，即以鉅金收買湖匪，擾我後方；敵佔有蘇嘉後，乃與湖匪合流，

由匪前導，深入我後方，佔領沿湖各縣。）右翼方面，十一月十六日，敵軍進至常熟近郊；京滬線上的正面之敵，猛攻真儀唯亭，進窺吳縣，並分兵沿公路指常熟。二十一日常熟與吳縣相繼不守。我軍只好退守到江陰無錫之間的國防第二線了。

敵軍知道正面進攻江陰要塞，實在過於困難，仍沿用迂迴戰略，先取常熟，無錫二城，以孤立江陰。其進攻無錫的方法，是一路從錫常公路深入，一路由吳縣循京滬線直撲正面。並用汽船在太湖上載運陸戰隊進駐北岸。繞至我軍後路。正面之敵也越過了無錫進犯武進，我軍在四面被圍之下，乃不得不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撤退，無錫便這樣淪入了日寇之手！無錫既陷，敵軍分兵沿錫澄公路北上，猛攻江陰要塞。常熟方面的日軍也取道顧山、文林、橫塘西進，會於青陽；青陽雖爲巨鎮，無險可守，我軍迎戰日寇於南閘月城橋一線。當時我江陰要塞之砲位，主要防禦江面，國防線之砲位，也是座西北向東南，敵軍既繞過我防線之後，砲火遂失效力。守軍奮戰，但到二十九日，江陰武進仍然陷失，我軍移防丹陽。到了十二月二日，丹陽也失守了。於是，戰火迫近京畿，首都保衛戰因而也正式開始。

十一月中旬，太湖地區戰事白熱化之際。敵方也了解到事態的嚴重性，乃於十六日設立大本營，應付「對華戰爭」。我政府正式宣告遷都重慶，重申抗戰到底的決心。抗戰勢必維持下去。而遷都便爲適應此一要求而形成。遷都之後的南京，非但不是「訂城下之盟」的戰略要地，反成了日寇消耗兵力的一大死城。無怪乎敵酋於攻克南京之後，腦羞成怒。要製造歷史上最大的「三十萬人大屠殺」了。南京的防守，重在外衛線，前已言之。敵軍既已迫近丹陽、溧水，直叩國門；廣德之敵，分兵趨郎溪、高淳，攻當塗渡江入和縣，繞道長江北岸攻浦口，於是戰事便已經進入內衛線了。

「南京市與附郭之江寧縣，北控長江，南界溧水，東鄰句容，西毗安徽之當塗；大江則自當塗東北流

，江寧首爲其衝，至縣北境，過燕子磯，乃折而東行，故西北二面濱臨大江。京市地處秦淮河下流，廣大盆地中，城之內外復有山陵環峙，古稱「龍蟠虎踞」之地。京市山之高者爲鍾山，居高臨下，爲全城之鎖鑰。第三峯迫臨城市，尤爲重要。第三峯之南麓有一商阜，名曰富貴山，明初築太平門，城跨其上，爲歷代兵爭之地。隋軍攻陳，湘軍破金陵，皆由此入；（太平軍於第三峯築天保城，於富貴山築地保城。）辛亥革命，浙軍克天保城，而南京遂下。金陵形勢，富貴山而外，雨花臺亦爲必爭之地，其地距南門甚近，登高而望，全城如在盪中，他如獅子、幕府、烏龍諸山，皆俯臨長江，便於防守，其上皆建砲臺。江寧境內，亦丘陵與原野相間，東北有青龍；黃龍、大連、棲霞諸山，西南則牛首、馬鞍、大凹、鷄籠諸山，山地四周，多爲黃山邱阜，蔓延綿亘；介於此兩丘陵區之間，則爲秦淮平原。」我軍的內衛佈防，也就配合着這險要的地理形勢。

敵軍於展開蘇州河戰鬪之際，便認爲中國的野戰軍主力，已被消耗殆盡；軍事解決已成問題，第二步只要攻破了南京，摧毀這個政治中心，則城下之盟一定非承受不可。（而且上海又是經濟中心。）可是我們的統帥，早定了長期消耗戰的策略；南京的防衛線雖在形勢上可以維持久戰，却不想把我們的野戰主力消耗在被包圍的圈子中。十一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便已向高級將領指示：「一、南京守城，非守與不守之問題，而是固守的時間問題；在敵軍火力優勢，長江得自由航行之情勢下，欲期保持，頗屬難能，故只可希望較短時間之防守。二、既作短時間守城之望，則不必將全部之基幹部隊，全部犧牲，須預爲撤退之掩護。（三、四從略，）五、最後應以主力佔領溧水棲陵關丹陽無錫采石磯當塗蕪湖附近地區，牽制向南京攻擊之敵軍，並掩護南京城防守軍之側背。六、若是，至不得已放棄南京時，各防守部隊撤退，得有掩護。七、預計敵十天左右，才能到達南京城下，再固守兩週以上，約需月餘之時間，故我全軍各部隊

應設法迅速補充，使月餘後充實戰鬥力，則我軍可隨時由山地內予以局部之攻擊，使敵軍受我威脅，而不再作屈辱我軍之期望。」從這訓示，我們可以明白統帥部根據逐次消耗戰略而確立的南京防守計劃了。

進入南京防衛戰階段，我軍戰鬥序列重新加以部署，首都衛戍司令長官部由唐生智將軍擔任，則有三軍鄧龍光部，六六軍葉肇部，七四軍俞濟時部，七八軍宋希濂部，七十二軍孫元良部，五十一師王耀武部。左翼軍（第三戰區）由顧祝同將軍，指揮第九、十九兩集團軍，第九軍團軍上官雲相軍轄第十一軍團（上官部）及第十七軍團（胡宗南部），第十九集團軍薛岳，香翰屏兩將軍轄第十五軍團（劉興部）第十八軍團（吳奇偉部）。右翼軍（第七戰區）陳誠指揮第十五、第八、廿三三個集團軍，第十五集團軍劉建緒將軍轄廿三軍團（劉部），十六軍團（羅卓英部），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廖磊兩將軍轄第七軍團，廿三集團軍唐式遵將軍轄廿四軍團（唐部），二五軍團（潘文華部）。當時的情勢，敵軍以進攻南京爲主要目標，我軍則作掩護退却的準備，大部分兵力佈防在皖南（左翼）浙西（右翼）一線；我們明白了當時的佈置，才可以對南京的防衛戰前後的軍情，有深切的了解。

敵軍來攻，分四路出動：右翼之東路，自京杭國道之溧陽，經南渡鎮，北攻句容正南之天王寺。十二月五日，敵佔句容，分兵兩支：一支繞湯水鎮北九華山之背，取小道，攻麒麟門。麒麟門位南京正東，爲中山門之外屏障。一支自天王寺沿石子路，攻我光華門東南之淳化鎮，爲敵主力所在。（淳化鎮當句容入京之要衝。）右翼之西路，乃攻廣德之敵，爲避我軍主力，折北取道京建路，佔郎溪、東壩等要點，敵軍由此分二路，一路西攻宣城，襲我灣溧車站，（江南鐵路線）向北攻水陽鎮，繞道丹陽湖攻我當塗，渡江進攻，沿長江北岸進取備口。又一路由溧水北攻秣陵關。（秣陵位於關章山東北，江方山西南，形勢至爲重要。）十二月八日我秣陵關陣地移至牛首山，九日光華通濟二門已有敵蹤，十日，湯山我軍移至中山門



外，攻牛首山之敵乘勝前進，與我戰於雨花臺南，以斷我蕪湖南京之聯絡，城北烏龍山陣地亦毀。從那天以後，南京已進入街市戰階段，戰況略如左記：

十二月十二日——敵一部由中華門突進，被我軍奮勇擊退，入夜，該方面戰鬥激烈。先是我軍決定部署突圍向徽州方面前進，是夜開始動作。唐衛戍司令長官生智將軍以及在京諸將領均於是夜渡江至浦口。十二月三十日——從缺口突入中華門之敵，與我軍巷戰甚為激烈。光華門缺口亦被突入，兩軍混戰數日，死傷萬餘人，政府以政治重心西移，乃令守城部隊退出南京。

日軍於攻戰南京後，因所費鉅大，死傷過重，乃積憤不消，而我民族之抗日行動，如荼如火，全國團結一心，共禦外侮，南京市民尤為激烈，乃造成日本軍閥之變態心理，大事姦淫、擄掠，波及無辜平民，殘殺被俘之我軍士卒，血腥金陵，昔日繁華，一夜城空，三十萬人大屠殺，生縛活埋，還舉行殺人比賽，用武士刀濫屠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集體輪姦婦女。且姦而後用刀刺小腹、腸肚外流，屍體狼藉、南京城內人間地獄，日軍暴行，震撼全球，激起了國際人士一致公憤，外籍留京人士，領事官員，紛紛報導日寇獸行。在二次大戰中，除了希特勒把六百萬猶太人「送進麵包爐」的殘酷行為外，沒有再比日本鬼子更暴虐的了。

英國記者在南京的特派員會有如下的一件報導：「依據德國同事統計，強姦案有二萬件。我認為至少不下八千件，其實多半不止此數的。祇是金大一處，包括一些住有美僑的美國房屋，我知道全案細節者有一百件以上，獲有保證者達三百件。這種痛苦和恐怖是無法想像的。祇在金大一地，小至十一歲的女郎，老至五十三歲的婦人都被強姦。在其他難民羣中，七十二歲和七十六歲的老婦也被無情地強姦；在校場上，十七個兵士在大白天輪姦一個婦人。事實上，這些案件有三分之一是在白天幹的。幾乎城內每一建築，

包括英、美、德等國大使館，大使官邸及多數外僑產業，都屢遭兵士的搜劫。各種車輛及食糧、衣服、被褥、金錢、鐘錶、地氈、書畫，各式珍玩等都是搜劫的主要目標。這種情形，仍在繼續，尤其是在難民區之外。現在南京沒有一家商店，祇有國際救濟委員會的米店和一家軍用商店。大多數商店被無法無天地明搶暗竊之後，再遭三五成羣的兵士——顯然在官長指揮下——有系統地用貨車將它們洗劫淨盡，然後加以焚燒。這裏每天都還有幾次火警，多少的房屋都被他們故意燒去。我們手頭藏有一些兵士放火用的化學品發火線，縱火的全部過程我們從頭到尾都看過。大多難民的金錢及僅餘的衣着、被褥、食物等都被劫去。這真是慘無人道的行爲，在最初八九天中，沒有一個人的臉色不是沮喪萬分的。你可想像在這個城裏工作和生活的情景了吧，沒有商店，沒有工具，銀行和交通尚未恢復，一些重要路段的房屋已悉遭焚燬，剩下來的也搶劫一空，現在只有寒冷和饑餓在等待着人民。這裏約有二萬五千人幾乎全都在難民區中，並足有一萬人的食住全賴國際委員會維持……」。

東京日日新聞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登了一則標題爲「紫金山下」的消息；准尉官宮岡和野田曾約定作一個砍殺一百敵人的比賽，十二月十日，二人在紫金山下相見，彼此手中都拿着砍缺了口的軍刀。野田道：「我殺了一百零五名。你的成績呢？」宮岡答：「我殺一百零六名。」於是兩人同作狂笑：「哈哈，宮岡先生多殺了一個。」「可是很不幸，就確定不了是誰先達到一百之數。」因此，他倆決定這次不分勝負，重新再賭誰先殺滿一百五十名中國人。「十二月十一日起，比賽又在進行。」這是人類史上最可恥的血污記錄。（據首都敵人罪行調查結果，我慘死同胞約三十萬人。據谷壽夫判決書：我軍民被敵集體射殺者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在三十萬以上。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難，敵軍將其妻姦殺，幼兒幼女在旁哀泣，被用鎗尖挑入火中活焚而死。鄉婦謝善真，年愈六旬，敵軍用刀

剖殺，並以竹竿插入陰道。丁小姑娘被敵軍十三人輪姦，姦後，敵軍用刀刺砍小腹而死。當時敵軍爲炫耀武力，有自行拍攝之照片十五幀可證。又據金陵大學史學教授貝德士在東京作證，稱：「日軍姦淫婦女不分晝夜，有時竟在街頭爲之，有一婦人在某公墓內被日兵十七人輪姦，有一女孩，年僅九歲及該女孩七十六歲之祖母，竟在南京城內同被姦淫。有中國平民二百人，於離開金陵大學校舍後，當晚即被日兵射殺。」這可恥的血污暴行，一直不會爲日本人民所知聞，直到遠東國際法庭公佈了暴行的證詞，才引起日人的醒悟。一九四六年七月廿八日朝日新聞論稱：「南京暴行，彼時舉世皆知，日本報紙，對於南京事件真相並無隻字登載，回憶及此，不勝慚愧。」敵既陷我南京，其主力一部渡江而北，沿津浦線威力搜索前進，遠及縱縣；一部由鎮江渡江攻揚州，沿運河分攻六合，天長，盱眙，邵伯亦於歲末淪陷。宣城廣德之敵，十二月十六日向東南方移動，轉攻杭州。十八日，敵進攻企圖暴露，分三路進犯：一路由安吉孝豐進窺餘杭，一路沿滬杭路直犯杭州，一路由京杭國道猛力推進。蕪湖之敵，亦由裕溪口渡江，圖犯合肥。二十一日，敵分數路進攻孝豐，窺其意向，在我左側積極抄襲杭州，我軍且戰且退，向錢塘江南岸移防。二十三日，敵進陷餘杭，二十四日，敵又陷杭州，其前敵總司令長谷川率騎兵千餘人入城，我軍與之巷戰；是夜富陽亦告陷敵，至是，東戰場戰事告一段落。

## 六 臺兒莊我軍大捷 敵精兵被殲四萬

從二十七年三月的中旬到五月中旬，這兩個月間，戰事的重心在魯南地區，其間經過幾次重要的戰鬥；臨沂作戰——臺兒莊戰役——魯南對峙及徐州放棄諸戰，而基礎在臺兒莊的戰鬥中。我軍殲敵數萬，打垮板垣和磯谷二個名震日本的主力師團。形成了抗戰以來最光榮的戰果。

敵軍在攻陷了南京、蕪湖、杭州之後，便在南戰場改採守勢。轉移兵力，企圖打通津浦線，攻佔徐州，鞏固其對華北地區之佔領。對蘇俄採取應戰姿態；因此，控制津浦、膠濟兩鐵路乃成爲戰爭運輸必要的工作，我統帥部爲貫徹長期作戰計畫，乃於硬性陣地消耗戰以外，參以柔性作戰；即一面於交通線上，縱深配置有力之正規軍隊，而以游擊隊全面各線連續攻擊；正規軍竭力抗敵，堅守陣地，游擊隊則運用廣大地形，施行散佈性突擊，擾亂敵後。敵方攻我正規軍，我民間游擊健兒便進行勇敢而絕斷的攻勢，絕敵輜重，牽制敵人兵力；如果日寇集中兵力對付游擊隊時，一方面游擊隊化整爲零，四散潛伏，而正規軍便可收到長期抗戰的效果。這樣反覆不斷的運用「側面作戰」的技巧，八年來一直如此，制敵死命。當時的形勢是山西全境，江南各地都成爲廣大的游擊地區，而正規軍的主戰場便移到山東方面去了。

山東地形，半爲平原，半爲丘陵。魯西平原乃爲黃淮平原之一部，最便於寇騎馳騁，山東丘陵又因爲膠萊平原之間隔，而分爲膠東和魯南二部。試把青島、濟南、徐州三地，聯以直線，便可得出一個頂點向南的等邊三角形，每邊直線長約三百公里。這個三角形的三邊，便在魯南丘陵——泰山山地——的外沿。其山脈之走向，以西北至東南之斜線最多。高峯皆沿底邊自西而東；泰山、魯山、沂山。再加上諸城沿海東南行走的瑯琊山、構成了第一重山地；而汶泗之間的蒙山爲第二重；泗水之南的嶧山，稱爲第三重。嶧

縣和棗莊北面的抱犢崗，便是山地的南沿了。在軍事上言之，三重山地互爲表裡，相爲屏障。蘇皖二省，淮河以北地區，乃侵蝕平原。徐州近郊、羣山輻輳，雖不甚高，但古來即兵爭之地。大抵皖北連接蘇省之處，山嶺重重，自成一脈，呈東北向西南走，止於東海，東西蜿蜒數百里，稱爲相山山脈。自相山而東，徐海之間，山勢散亂，出沒於平原之上，至東海附近，山勢漸高，而雲臺山孤峯特秀。淮河沿岸地勢低下，自此而南地形皆是東西向之橫嶺，漸次增高，即所謂階級地，更上千峯萬仞，高插雲表，乃江淮之分水嶺，即爲淮陽山脈。循淮東下，山勢漸平，在專縣境內，屹峙於淮河南岸者乃八公山，爲有名的古戰場。再進則爲岡巒起伏，及近江蘇，方盡沒於原野之上。蘇北地形，在范公堤以東，高於堤西，裡下河的九縣地區，勢成釜底，自古以水患著稱；敵軍如在范堤之西進犯。可決運河之水以淹沒之，由是而言，本戰場之地形，自西南以至東北爲山地，自西南以至東北爲平原，敵如由北南犯，則趨魯西，如由南北犯則越淮涇之河而進淮北，迂迴以擾徐州之西。晉南水道左右分流，西下之水，以泗水最大；東下之水，以沂沐爲大。古時汶水北流入濟，泗水南下入淮。自運河縱貫，汶泗交通轉漕江淮，通梁兩京，而山脈遂亂。沂沐同出於沂山，上流皆在蘇境，並行而前，盛漲時亦相互犯流，沐水由臨洪口入海，沂水由灌河口入海，但在運河告成之後，沂河水量大部皆由江蘇宿縣迂注入漕渠，故魯南漕水道可綜括於運河系統。從地形與水道觀察，古人稱泰山山地爲『南北權衡』，洵非虛語。魯西與江北沿運河一線，爲河沼區域，地學家稱之爲運域湖羣。如邵伯、高郵、寶應、微山、獨山、南陽、蜀山、東平諸湖，在軍事上均有阻塞作用。我軍之所以固守微山、獨山二湖之南岸，使敵軍不能渡，即此種地形之效力。……徐州爲本戰場之核心。蓋徐州在黃淮二河之間，地介魯豫皖蘇四省之交，爲南北之通津，中原之屏障，在歷史上，徐州之得失，有關國家的興替。在八年抗日戰爭中也成了一大核心戰場。

敵軍攻略徐州，乃沿津浦線上下並行，欲求夾擊制勝；津浦線北段，自二十六年秋冬間，即與華北其他各線局勢，一同逆轉。日軍在第二軍司令官西尾壽造的指揮下，以打通滄石線爲目標，令磯谷的第十師團沿津浦線東側，中島的第十六師主力沿西側南下。九月十日，敵軍破我馬廠正面的陣地，逼使我軍退保滄州防線。十八日，敵軍近迫姚官屯陣地，爲我防軍英勇拒退；乃於二十一，以重砲，飛機掩護戰車部隊猛攻，升放汽球指揮砲兵射擊，四晝夜的激戰，傷亡屢屢。延至二十四日晚間，敵軍優勢之火洗劫了我軍陣地，鐵路沿線亦失，滄州只好撤退。

我軍初擬退守碱河南岸，因敵軍攻勢猛烈，未能穩住陣脚，乃續轉進，駐守南皮，守衛蓮花池，殷家屯、馮家口。二十九日敵佔馮家口，二十九日陷我泊頭鎮，東光連鎮亦相繼失守。這時，馮玉祥將軍從東戰場調來，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令副司令長官鹿鍾麟趕赴南皮，督率各軍襲擊馮家口，北饒口及泊頭鎮附近之代莊等處，且得東光之我軍協助，斬獲甚豐；但因通訊困難，與正面友軍無確切聯繫，乃沿鐵路東側，向德縣以東地域撤退。馮將軍見形勢危殆，乃抽調山東境內的韓復榘部隊的兩個師增援，韓氏留戀山東地盤，受敵利用，首尾兩端，令所部巡邏不進。到了九月三十日，等韓的一小部份軍隊到達德州時，桑園已經失守。十月三日，寇軍進攻德州，防軍死力抵抗；連其昌旅長率部激戰，四八五團全體殉國，卒以城垣被燬，日軍入城，德州即於五日失陷，我軍退至老黃河右岸佈防。敵軍跟踪來攻，隔岸對峙一週之久。十二日那天，敵偷渡老黃河向我陣地攻擊，韓氏的軍隊又撤退到徒駭河的南岸。統帥部因爲山西告急，津浦線敵軍兵力薄弱，便令韓軍攻取德縣，進奪滄州，牽制敵軍；可是該部推遲遲緩，敵軍已經先我一步，於十一月五日攻佔陵縣臨邑，同時從鹽山向我攻擊，十日陷慶雲，十一日佔惠民，十三日陷清陽；我軍在黃河北岸的陣地動搖了，韓軍遂於十四日向黃河南岸撤退，並炸毀了黃河鐵橋，與敵成隔河對峙的狀態。

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韓復榘被拘押審訊，撤職查辦，明正典刑；統帥部改以孫桐萱將軍爲該集團軍總司令，並將津浦線畫爲一個戰區，以李宗仁爲司令長官。南京失陷後，敵軍渡江北進，浦口滁縣一帶失守，南北夾擊之勢形成，津浦鐵路危急。而韓氏之禍國行爲，造成了更大的損失，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敵軍一部在青城濟陽之間渡過黃河，延安、歸仁相繼失守。二十四日晚，韓復榘離濟南赴泰安，留第二十師守濟南，二十五日敵進佔周村，分途攻濰縣，博山。二十七日濟南陷落，並抄攻泰安；我軍向大汶口寧陽之線撤退，一部份退往嘉祥及運河兩岸。十二月三十一日，泰安失守，我海軍陸戰隊只好退出青島，撤至諸城沂水一線。青島市長沈鴻烈在撤退之前，已經決定清野空壁，所以在十二月十八日先破壞了一部份敵人產業，二十四至三十日，封鎖港口，破壞電臺，電廠及通往佐世保之海底電線。膠濟路沿線則於二十四日破壞。撤退之日，青島已經成了焦土一片。接着日寇的海軍陸戰隊，於二十七年一月十日登陸，坂垣第五師團十二日登陸。這時，韓部已經放棄了大汶口和濟寧。該部退至運河以西，僅有小部沿河扼守，而主力集中到曹縣、城武、東縣等處。韓某這種不戰而退，棄濟南，泰安、丟兗州、濟寧。把泰山之險要，拱手授人，魯南山地也被敵人強奪而去，可爲我恃之良好地利，反而爲敵所用。韓氏誤失戎機，陷全局於大亂，十足該殺。韓某伏法，士氣大振，李宗仁爲確保徐海安全，乃令孫桐萱集團軍推進至運河西岸，取濟寧汶上以爲據點。該部軍心大振，佔孟靈山、李家宅、安興集之線，八十一師直撲汶上，二十二師進攻濟寧，二十師在鉅野，獨山集附近爲預備隊；十二日各部隊開始進攻，激戰數日，敵我短兵相接，肉搏撕殺，屠敵甚多，但因我裝備欠佳，火力懸殊，寇軍大部隊湧到，我軍傷亡太大，乃於二月二十五日撤至相里集，羊山集、鉅野之線，並以一部兵力對沿津浦線南下之敵，施行側擊。

二月上旬，我增強魯南兵力，乃令龐炳勛部隊開赴臨沂，支援青島市長沈鴻烈所率領的海軍陸戰隊，保安部隊和壯丁隊等合組而成的武力。二部協力作戰，曾在新泰泗水等處大獲勝利。二月二十日，敵由魯南直驅徐海，猛力南犯，龐沈兩部節節抵抗，莒縣、日照相繼失陷。龐軍退守臨沂，我即抽調正擬反攻濟甯之張自忠將軍所部向臨沂增援。張軍於三月二十日到達臨沂，與龐炳勛的軍隊聯合作戰。而當時敵軍之主力在臨沂以東沂沐之間的相公莊，正擬用二聯隊之兵力以迂迴奇襲，奪取臨沂。我軍龐部於三月十三日受敵攻擊時，佯作後退，引誘敵人主力至沂河西岸；待敵軍迫至臨沂近郊，我迂迴強渡沂水敵後之便衣隊及正規軍，乃會同正面受敵之龐部，於十四日同時猛攻，日主力部隊因受夾擊，慘敗不支。十五日，敵增兵由湯頭鎮渡河而來，向我茶葉山陣地進攻；我沉着應戰，失而復得，敵乃改變戰術，向其週圍之村寨猛攻，劉家湖四次易手，崖頭失而復得者三。在十四到十九的六天中，敵軍坂垣師團主力喪失達五千人之多。日軍乃以佯攻我劉家湖為姿態，向沂河東岸方面潰退，沈鴻烈又克復了蒙陰莒縣，自此我軍魯南右翼陣地鞏固，與臺兒莊正側面之我軍相為犄角。這便是有名的臨沂戰鬪。

在這同時，津浦線南段敵軍，也已向北推進。徐州蚌埠之間，我軍原已構築防禦工事，只因設計之初，只預備敵軍自北來攻，而沒有想到敵人自南北進。李宗仁上任之後，急為兼籌並顧，加強原有向北之佈防工事，又趕築南向堡壘；採取蘇聯的小堡壘法則，狀如伏釜，極耐轟炸。如敵軍遲延攻勢，旬日半月，則鳳陽、懷遠、定遠各線，即可依次完成。惜着手已遲，而定遠鳳陽一線先後陷落，敵軍渡江北犯，以進攻徐州為主要目標；其第一步計劃，津浦線南段主攻，北段助攻。部署既定，乃由鎮江，南京，蕪湖三據點分別渡江，以津浦線正面為中路，乃主力所在；淮南鐵路為左翼，運河及青楊公路為右翼；左右助攻，中央主攻。右翼戰場之西為湖泊，東為低地，因此限制了敵軍的運動，陷我揚州，即屯兵邵伯，不復前進



；其作用在掩護江南之鎮江防線，並佔六合、天長、盱眙、來安等地。以助鐵路正面之推進，中左二路在安徽境內，處於江淮之間，邱陵起伏，自古即爲兵爭之地。敵軍左翼陷我裕溪口後，北進至巢縣全椒一線。中路自滁縣失守，退保臨淮關。這時我軍以北線吃緊，大軍趕赴援救，僅以韋雲淞將軍之部留守合肥、定縣、明光一線；接防尚未佈署完畢，日軍便已由管店站進攻，明光遂告失守，張八嶺之險要亦遂失陷，敵我便相持於池河兩岸。二十七年一月三十日，池河又被突破，定遠、蚌埠相繼失陷。我赴援之廖磊集團軍未能及時趕到，而淮河北岸之三十里鋪等處，敵我激戰正烈，各守軍往復衝攻不下數十次；空軍亦飛往助戰。猛烈轟炸津浦沿線之敵，我軍且戰且退，退至永康鎮附近之山區中，便派遣了一個支隊南擊永康之敵，而命合肥駐軍分兵北上，以攻定遠、南北夾擊，敵乃退守靠山集一帶山地。其時，敵軍已盡陷臨淮關、蚌埠、考城、鳳陽、懷遠、劉府、上窰，定遠諸地，敵我對峙於洛河兩岸。

我軍自明光陷落，並不沿線向北收回主力，而向鐵路西側山區待機。取得主動地位，隨時出擊，止敵北進。二月三日，我以廖集團軍之一部向定遠反攻，並以增援之張自忠將軍所部接替于學忠將軍在淮河北岸各陣地之守備；敵雖數度猛攻，迄未得逞。旋以張軍奉命北調臨沂，淮河北岸仍由于軍固守，並以韋雲淞將軍所部固守爐橋，洛河之線，周祖晃軍由老人倉一線向池河鎮，定遠一線之敵積極反攻。同時發動大規模的游擊戰，因而吸收牽制了敵軍，使日寇進出於淮河北岸，乃不能前進北上，且把大部分兵力撤回南岸防我，形成對峙態勢。

其時津浦線北段，我軍也轉取攻勢，當泰安失陷時，統帥部以情勢緊迫，急調孫震軍所部，（孫將軍率鄧錫侯將軍部隊出川，轉戰於山西各線。）開赴臨城以北津浦路正面，以支持孫桐萱集團作戰。其先頭部隊於一月七日到達滕縣，鄒縣這時已經被敵軍佔領。孫部一面在鐵路附近嚴密佈防，一面向鄒縣進行攻

擊；前後一個月中，因為魯西我孫桐萱集團之反攻，以及孫震的竭力支持，敵軍無力沿津浦線南攻，也進入了膠着對峙的態勢。

三月一日，我增調張自忠將軍在滕縣附近向鄒縣濟寧之敵施行攻擊；旋因青島方面之敵有南進模樣，張部即調往臨沂方面戒備。三月九日前後，鄒縣之敵突又增加，十四日，向我界河陣地攻擊，我軍傷亡甚大，界河不保，我方才知道敵由濟青二地源源增兵，有大舉南下可能，乃命駐於毫縣之湯恩伯集團軍的王仲廉、關麟徵二軍先後馳援，並令孫桐萱集團由魯西向兗州側擊敵人，以策應正面之作戰。十五日，敵已增至三萬人，附騎砲各聯隊，戰車百餘輛，迫攻滕縣；我孫震守軍一二二師，閉城死守，以待湯軍之增援。王仲廉軍的先頭部隊，十六日在官橋佔領陣地以掩護主力之集結，並派一部由滕縣東北攻擊前進，期解滕縣之圍；時敵軍已分二路向臨城挺進，我軍猛力抵抗，傷亡甚大。十七日滕縣失守，我守城師長王銘章將軍，勳師長趙渭濱將軍，鄒參謀長紹孟都陣亡殉國。

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時，王銘章將軍從滕縣發出之最後電文：「立刻，臨城孫軍長（德操）×密，獨坐山方面，本日無友軍槍聲，想係被敵阻止。目前，敵用野砲飛機，從晨至午，不斷猛轟城牆。缺口數處，敵步兵屢登城屢被擊退，職憶委座成仁之訓，開封面諭嘉慰之詞，決以死拼以報國家以報知遇，謹呈。」那天晚間，全城陷落，王師長便和全部守城官兵一同殉難了。

滕縣失守，官橋陣地亦告失陷，我關麟徵軍先頭師之一旅，乃在沙溝附近佔領陣地，與敵激戰後，亦於十八日被敵突破；津浦線南犯之敵，經過這幾次戰鬪，受到了最重大的打擊。十八日晚間，關軍後繼部隊陸續開到，在韓莊沿運河南岸佈防，並以王仲廉軍向東轉進，佔領嶧縣之東北和西南一帶高地。孫連仲將軍屬下之池峯城師亦於十九日到達台兒莊方面，展開魯南最激烈之防禦戰。

三月十八日，敵軍由滕縣增援對我嶧縣王仲廉軍陣地攻擊，步砲與戰車隊協同作戰，竟日向我猛攻，終未得逞。十九日，又繼續以步兵猛攻嶧縣，熱戰竟日，我軍第四師二十三團團長殉國，全團官兵傷亡慘重，敵乃衝入嶧縣。

台兒莊戰鬪，開始於三月二十三日，敵軍之命令云：「二十三日出發，佔領台兒莊據點，前進直達運河，並沿運河佈防，確保台兒莊。」四月七日清晨五時，敵軍日記：「晨五時奉令退出台兒莊；午前十一時，到達泥溝。」這個戰役，以台兒莊爲中央防線正面據點，而整個戰線，左翼運動，則北至肥城大汶口兌州，南至兩下店河界；右翼運動，則東自臨沂，西迄向城。正面除台兒莊外，棗莊、嶧縣、韓莊、蘭陵、洪山皆爲重要據點；戰線全長約一百公里。

日軍自三月十七日攻陷滕縣後，即南攻臨城，企圖「以一部沿津浦線兩側，攻擊韓莊，而主力由棗臺支線攻取臺兒莊後，再由此右旋迴以攻徐州。」韓莊南阻運河，西鄰微山湖，運河以南，山陵連綿，不利於機械化部隊的運動，所以敵軍主力沿臨臺線東南迂迴，由棗莊嶧縣南下突擊台兒莊，台兒莊在運河北岸，又爲台灘公路和臨台支線的終點，形勢非常重要。敵軍進攻之初，曾將莊北平行線上各大小村莊，西至南壩子頓莊閘，東至五聖堂，一一佔據；砲火所及，如莊北之沅上，三里莊、劉家湖，皆經猛烈的爭奪戰。台兒莊居民約三千四百餘戶，築石爲土城，中有碉樓七十餘座；南北相距約一公里，東西橫長二公里，爲魯西一帶唯一之大村落。西北距嶧縣三十四公里，西南距運河四十六公里，有鐵路及運河，民物殷阜，經此一戰，蕩然無存，但却從此成爲中華民族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光榮墟落了。

接戰之初，我軍以一小部份憑運河扼守韓莊對岸，而以主力一部據守台兒莊正面，兩軍在村外作了一個星期的拉鋸戰。一星期的村內街市壘壘爭奪戰。又以主力集中在村外東北各山谷中，開始大規模的運動

戰。其中有三月二十五日郭里集之役，四月三日的劉莊之役，四月七日的蘭楊樓之役。迭次消滅敵軍主力，造成了空前勝利的基礎。敵憑鐵路而運動，我則據運河，徼山湖及東北方之山地高原以守之，佔盡地利。寇軍在優勢的火力支援下，進行兩線作戰，每攻得一據點之後，便經營堅固工事，憑穴死守。我則以靈忽戰術，行外線作戰，以使敵軍疲於應付爲主；又於台兒莊正面打陣地消耗戰，故而雙方犧牲重大。敵攻我守，我攻敵守，互相迂迴週旋，如捉迷藏，在抗戰軍事戰術運用上，造成了最爲成功的一頁。

敵軍之正面主力爲磯谷師團，與右翼臨沂的坂垣師團，同係敵軍中最頑強的部隊；尚有一〇五師團所編成的沂州支隊，其士卒深受法西斯主義之薰染，凡屬二二六事變的軍人都被容納在這幾個師團裡面。他們對於侵華戰爭的興趣最大，行爲亦最激進。此次山東戰役，由德州而濟南泰安，未遇抵抗，自以爲所向無敵。三月十四日以後，在滕縣初受頓挫；我孫震軍一二二師索取代價全師殉城，減低了敵人的氣焰。十七日我湯恩伯軍團由泥溝進擾，在臨城左進發生一度遭遇戰；隨即引兵轉進至韓莊以南，由一一〇師沿運河線防守，其主力部隊由台兒莊東北移動，控制棗莊嶧縣以東各山地。後來孫連仲軍到達台兒莊。扼守台兒莊正面陣地，孫震軍固守河防，湯恩伯軍進行全力右翼大迂迴。

二十三日孫軍池峯城師執行正面誘敵深入的策略，從台兒莊北進至泥溝車站。午刻即與敵軍發生猛烈遭遇戰，兩軍之騎兵也血刃相搏；戰至傍晚，我軍佯敗而退，撤至北洛；敵人跟踪南進。第二天早晨，敵人繞過南洛，追至劉家湖，距離台兒莊北三公里。下午，敵軍便從劉家湖南進，衝過三里莊，直迫台兒莊，戰局便這樣展開了。那一天，蔣委員長偕同軍令部參謀團副參謀總長白崇禧、次長林蔚到達徐州，指示機宜。事後參謀團留徐策畫台兒莊會戰。

其時，湯部關麟徵、王仲廉兩軍迂迴運動，由東北向棗莊、嶧縣進發；敵軍赤柴聯隊三千餘人也正由

此路向我軍襲擊，相遇於郭里集一帶。當敵軍在郭里集以東村落宿營時，我軍襲擊歸來，也宿於同一村落，敵我都不知道；後來被我軍某旅長覺察此種情形，引隊悄出，以火攻消滅那些村落中的敵軍。二十五日，戰事非常猛烈；各村落之石塞，多為敵軍所佔，我軍一一包圍殲除，尤以記官莊一役，更為猛烈，莊為敵軍部隊所在之地，其中下級軍官全數死亡，僅存一少尉軍官被俘。我軍之別隊攻燉縣及潭山，午刻亦已得手，臨台線中段均在我軍控制之下。當戰事正激烈時，孫湯兩軍失去聯絡，彼此音訊不通；孫軍惟恐湯部遲遲不進，乃以極大犧牲來維持正面陣地；湯軍惟恐孫部不能長期維持陣地，所以突擊工作更為積極。至二十五日晚間，彼此始通音訊，始協同工作。當時，湯軍偵知敵方援兵已大量湧到棗莊，大砲亦增加五十餘門，即下令由燉縣東北引退至山谷中據守，以故損失極少。

從二十四到二十八的五天中，孫連仲軍向台兒莊外圍各村落進擊，發生極猛烈的韌性拉鋸戰，經歷了一個艱苦的撐持局面。敵軍以大砲為主要武器，攻打我林寨陣地；最平靜的日子，常射一二千發，多則五六千發不等。當我軍把守一個村寨時，敵軍就用坦克車堵使那寨子的出路，以簫聲般的砲彈來轟平那個村落；白天飛機往來旋轉，投下信號，指示發砲的射角，有時非常準確。敵軍一進了石寨，那個堡恰是敵人安放輕重機關槍及小砲的架子，碉樓圍上幾輛坦克車，恰是一重堅固的城垣；在那樣優勢的防線之中，我軍只能以血肉之軀和機敏的動作來取勝。我士卒沉着果敢，白晝任憑炮火喧天，只是不理不睬；到了晚間，始分隊摸索前進，向敵營突擊，敵常受重大損害，敵人最怕我軍夜襲，入夜常退往十公里以外。

二十五日，我軍重砲隊趕到前方，當晚即開始砲戰；砲戰繼續二晝夜，我軍陣地並無大變動。敵以砲攻不甚得手，二十七日即以坦克車隊為攻寨主力，一陣砲轟過後，坦克車便參差成行衝過來了，以強大的火力壓制我軍，因此一部已竄抵台兒莊北面。又因二十六日，整天用坦克車衝馳，曾衝亂了我軍行列，

所以敵軍更迫近我們的陣地。那時，我軍平射砲就發威了，等到敵軍馳近相距五六百尺的地方，就瞄準放射，砲彈過處，無不中的，一連毀了十三輛坦克車，敵軍經此重創，才不敢再駛近我們的陣地。

敵軍正面進犯時，坂垣師團也以猛勢攻我右翼臨沂，二十五日晚間，敵軍突攻桃園，我龐軍損失甚大。向後退却，臨沂岌岌可危；我張自忠軍迅速進據，反攻桃園，經夜激戰，敵受重大打擊，遂於二十六日清晨退去。那天下午，我軍遂進至沂水西岸。二十七日日上午，我張軍在沂水西岸已立定陣腳，敵於十時開始攻擊，均被我擊退，戰至二十八日晚間，敵軍自知攻擊無效，即停止攻擊。二十九日晨，我繆激流軍到達，鼓勇攻十里鋪八里莊的殘敵，中午以後，敵被逐退，所以右翼陣勢，十餘日中全無變化。

在這時期中，敵於我正面及右翼均取攻勢，我則以全力扼守；於左翼及正面右線，我軍不時迂迴攻襲，破壞其交通線，或截斷其歸路，使敵窮於肆應。敵亦不時閃避，乘機迂迴，使我左右奔馳。三月二十七日，敵軍正以主力攻我台兒莊正面，我湯軍即由蘭陵洪山西攻臨台支線，直入北洛南洛，拊敵之背；不料敵軍也由台維公路進擾，襲取洪山蘭陵，拊我湯部之背。我湯部放棄了南洛各據點，回師解洪山蘭陵之圍，自一至三日，乃有洪山劉莊一帶的大殲滅戰。

左翼方面之我軍，自三月二十四日晚間，即開始分南北兩路運動；北路乃孫桐萱軍爲主力，從汶上向兗州進發，轉攻大汶口；二十七日晚間，在大汶口附近，進襲敵飛機場，燒毀敵機五架；並將大汶口至兗州間路軌全部破壞；敵增援部隊阻於泰安間，無法南行。二十九日，我軍已進至界首，又大毀路軌；與敵軍之中隊相遇，殘殺寇軍四百餘人；敵望風遠退。三十日晚間，即進至肥城，並將兗州濟寧間路軌全部折毀，斷絕日軍左翼增援之路線。南路以曹福林軍爲主力，由南陽鎮出發，東截津浦線；三十一日晚間，佔領兩下店，並沿路南下，進佔界河，亦曾與敵兵遭遇，殲滅其大部分，兗州並臨城間路軌，亦被我軍全部

破壞了。

四月一日，攻擊我蘭陵洪山之敵，係坂垣師團的仙島聯隊，約三千餘人，坦克車、野砲、山砲隊外，還有好幾個騎兵縱隊。其預備隊則集中在向城一帶，前鋒則分佔洪山劉莊馬莊柿樹園各大小村落。敵行動迅速，機械化部隊協同壓迫；我軍事主要指揮部均在砲火射程以內，情勢危急萬分。湯部之關軍王軍，乃以高速度猛撲各村，且藉火攻之助，分別加以解決；劉莊、馬莊、柿樹園各村落敵軍全部殲滅，尤以劉莊一地所殺日人最多。據所奪獲之旗幟證明；莊中騎兵一縱隊，步兵一縱隊，共五百餘人。二日那天，敵方自知不妙，又不能突圍；即以槍自擊其馬；惟我軍攻入該莊時，仍奪獲生馬四十餘匹。三日正午，各村落敵軍已全部消滅，洪山敵軍又傷亡相繼，蘭陵殘敵，遂向向城退却。我軍既解蘭陵之圍，即分兵追剿殘寇，圍困向城和愛曲一帶。這一回大殲滅戰，對於整個戰役含有決定性的意義；台兒莊正面壓力也就減輕了許多。

台兒莊東北二里許，有一小村莊，地名沉上，其地和台兒莊相爲犄角。二十五日即被敵軍佔去，二十八日晚間，我軍以兩連兵力，在極大的犧牲下奪了回來，成了我軍攻打莊北的重要據點。三十一日晚間，沉上之我軍摸索進莊，直撲文昌閣，將閣中敵軍全部殲滅，並檢閱所得文件，知係敵軍指揮部；可惜解決閣中敵軍，費時較久，莊北其他各地敵軍已警覺戒備，未能完成內外合圍的預訂計畫。

當外線各軍苦戰時，台兒莊正面，陷於更艱苦的陣地消耗戰中，尤以三月二十八日迄四月六日的街市戰，最爲驚心動魄。二十日那一天，有一部分敵軍由缺口衝入北門，佔了幾個碉堡，當即被池峯城的部隊消滅；那一晚通宵激戰，直至天明。二十九日，敵人攻打台兒莊的砲火更是猛烈，又有一部分衝入莊北，仍被池師消滅。這兩天，池師只能以全部力量做消滅寨中殘敵的工作，而無法顧及莊外的運動戰了。三十

日那天，震天動地的砲火達到了陣地最高峯，守莊之池師雖仍勉強支持下去，但敵人都任砲火掩護之下，攻入莊北，穩定脚跟，且建築堅固陣地與我軍對峙。其時因我孫連仲軍黃張兩師有了迅速進展，我軍陣線也就穩定下來。

四月一日，敵軍西攻運河北岸的南壩子，且以坦克車猛轟頓莊關，圖由彼處渡過運河。又以重砲轟打台兒莊東南之黃林莊，阻絕我軍進援，這時的正面全線，無一處不砲火喧天。二日以後，正面敵軍主力在莊東地帶行動，莊內殘敵，以優勢火力逐漸擴張，幾佔全村三分之二；四月三日，一部敵軍衝至台兒莊南門，我守軍死亡十之七八，被迫渡過運河，僅保有台兒莊西關之一部分，與運河南岸相為聯絡。那一天，真是千鈞一髮，台兒莊幾乎不保了！

台兒莊最危急那一天，恰巧我湯部在外線上殲滅敵軍，得了絕大勝利。四日晚間，湯部迂迴向西北挺進，脅迫嶧、棗敵軍之背後，又造成四月六日在底閣楊樓的大捷；敵軍遂於六日晚間，解台兒莊之圍，悄然北退。底閣楊樓的敵軍，一部屬於磯谷師團，一部屬於坂垣師團，共三千餘人；我湯部於五日晚間造成合圍態勢，敵軍以坦克車掩護突圍，我方以猛烈的交叉火網封鎖出口，經幾度肉搏，終將突圍敵軍全部殲滅。敵突圍不成，乃改變計畫，增固村寨陣地，作死守打算。我軍敢死隊分批攻擊，毀其陣地，並發砲消滅其碉樓，衝鋒入寨進行激烈街市戰。如此，兩天一夜間，敵衝攻二次，均完全失敗；我衝攻四次，犧牲極大，最後一次始將敵寨衝破，殺敵一千三百餘人。敵潰不成軍，負傷退却的亦有一千餘人，所獲輜重軍實無數，敵軍全線動搖，只得向北潰退了。

敵軍總潰退前兩日，台兒莊正面已無坦克車踪跡。頓莊關方面掩護強渡運河的坦克車，被我擊毀數輛，也殲隊溝邊，並未拖回。據我軍事當局推測，敵軍自汽油被焚後，汽油已經缺乏，坦克車以此不能活動



。又據台兒莊中敵軍日記，其時敵軍的子彈接濟，也很困難，已無法再支持下去了。四五兩日，敵砲依舊猛烈轟炸，但敵兵動作已不活躍。我右翼，左翼及中央各部隊渡過運河，分別解決台兒莊左進各村落之殘敵，進行非常順利。五日夜半，我池師重復展開街市戰，經三小時搏鬥，莊中殘敵七百餘人，大半被我軍消滅，寇軍於六日夜七時半由東北西北兩路退却，僅留極小部分，分據碉樓頑抗。此役敵在莊中死亡萬餘人，莊外至三里莊途中，又死亡二百餘人，正面敵軍之士氣全挫。

● 六日晚八時，我軍全線反攻；湯部執行外線包圍，孫軍執行正面掃蕩，十時左右，莊中餘敵，全部肅清。十時半，我軍越過台兒莊北進，又將劉家湖，三里莊敵軍全部蕩清。七日早晨，敵軍退至泥溝；我湯部乘勝追擊，又勝之於紅瓦屋；敵軍遂退往嶧縣，棗莊一帶，台兒莊戰役遂告結束。

此役將敵殲滅近四萬，殘敵萬餘人向北潰退；我奪獲大小砲若干門，戰車數輛，輕重機槍百餘挺，爲抗戰以來的最大勝利。

## 七 徐州轉進順利突圍 河堤被炸敵自遭殃

四月下旬以來，晉綏及蘇皖各戰場之敵，陸續向津浦線南北兩段轉移，企圖包圍徐州。五月上旬，津浦線南段之敵，除一部犯合肥牽制該方面我軍外，更以其第九師團及井關機械化部隊循渦河出蒙城，而阜寧、淮陰方面有敵第三第一〇第一一六等師團之各一部活動。五月九日，我蒙城被陷；十二日晨，敵又陷永城，直趨歸德，更以一部進犯徐州。此時蚌埠附近之敵，（一〇二、一〇七、一一九師團之各一部）亦進迫宿縣，我廖磊將軍部向西轉移。同時津浦線北段，濟寧方面之敵，以一一一師團向南進犯。我守軍薄弱，郟城荷澤相繼於十一、十四兩日失守。敵第十六師團之一部，由南陽鎮西度南陽湖，攻我魯西軍之右側，敵一一四師團攻我金鄉魚台一線，十四日亦告失守。我孫桐萱將軍所部及商震龐炳勛將軍等部，以魯西開濶平坦之地區無險可守。敵到處突竄，我節節抵抗；到了五月十三日，我魯南部隊，爲脫離當前之不利態勢，乃全部西移。

我軍向西移動之際，敵軍企圖殲滅我軍，從金鄉、魚台、豐縣李莊、永城、渦陽、蒙城、界溝、懷遠等地，均加強封鎖後，於黃口以西，蕭縣以西，宿縣與永城之間，亦分別封鎖。我方處以鎮靜，一方不斷反攻，於隴海線上牽制敵土肥原師團之精銳部隊。一方面各軍按照預定計劃，分五路退却；李司令長官部及廖集團軍由徐州沿津浦路南下，至宿縣以南，折向西南行，於界溝過渦河封鎖線；湯軍團及機械化兵團由隴海線運河站向西南推進，於符離集北越津浦路，突破宿縣永城封鎖線，在渦陽突破渦河封鎖線；孫連仲集團及張自忠軍團由台兒莊向西南退却，過徐州南，越蕭縣以西之封鎖線，在永城附近突破封鎖線；關麟徵軍及川軍之一部由徐州越隴海路，向西北退却，突破黃口李莊兩道封鎖線；孫震部由津浦線柳泉向東

南退却，越隴海線，經泗縣折西南行，在固鎮蚌埠之間過津浦路，於懷遠以西突破渦河封鎖線。各軍均能安全到達指定防地，完成退却之任務；於是敵軍佈網壓迫我軍向徐海地區一舉捕捉之計劃，完全失敗。我軍總退却時，徐州由劉汝明奉命掩護退却，不僅其整個部隊留在大軍後方，他本人又留在其部隊之最後；待重大任務完成，乃由我空軍於蘇北基地迎接。此種勝利之退却，亦為戰史中之佳話。

（日本時報說：「日軍進至徐州城垣附近時，發覺華軍作抵抗戰，不過千餘人。日本人民聞知此事，無不大為驚異」云）

我軍徐州撤退時，若干記者參與突圍，親見親聞，有足述者：「前進容易後退難，大兵團撤退，而且要通過敵人包圍線，實在可能遭遇重大的危險。如果突圍部隊再帶上一些笨重的砲兵，因為運動不靈，目標易顯，撤退起來，困難更多。十八日在徐州東南六七里的小村中，記者看到這樣一條電令，大意謂：「予親率湯、廖兩軍團自×××間突圍，望貴軍（指孫連仲）從蕭縣一帶衝出，李宗仁叩」。湯、廖孫三部合計十萬以上，在日軍已截斷了我軍後路一週的時候，如此大軍要突圍而過，大家都料到會有些事情發生。記者十七日在徐州偶然加入湯軍團，得隨軍突圍之便，正巧湯軍團擔任着中央突圍的任務。（這一軍團剛從運河東岸撤回來，已經打得相當疲憊，掩護機械化重砲隊自中路突圍，任務相當重大。）

日軍飛機從五月十日到十五日把徐州炸得差不多了。他們的活動轉而注意到徐州四週戰場的偵察和轟炸。華軍突圍的企圖，也許已在敵方想像之中。十六、十七，日方偵察機的活動，幾乎沒有停止。十七日天本微雨，然而日方偵察機仍如穿梭式的飛來飛去。所以如何能隱蔽大軍突圍的企圖，在我軍運動中不被日軍發覺，要秘密將主力撤出敵軍包圍線，乘其不備中突然闖過重圍，當時成爲大爲憂慮的問題。

十七日夜間，中央軍團由運河西岸之西南，向津浦鐵路之夾溝及符離集間前進，計程有一百里。軍團

既大，道路難尋，當時午後七時始天黑；而晨間四時半已天明。故欲大軍圍於天明前進入宿營地，免去日機之偵察，相當不易。十八日晨竟起大霧，十數丈外不見人。直至十時左右，始霧散天青，敵機嗡嗡出現，而我軍已全部進入村莊休息。十八日午後，風沙大作，塵土掩蓋了地上的村莊，使我方大軍之隱蔽，更確實。可見天亦不助侵略者得逞其暴也。

十八日我方軍團的主力，已經佔領了津浦鐵道，一面向西北敵軍警戒，一面向西南之敵軍留心，就是我方全軍突圍之路。

我空軍除支援陸軍參加台兒莊，徐州等會戰外，並轟炸黃河以北之安澤，靈石，風陵渡等敵據點，反攻擊敵渡黃河部隊。敵爲企圖消滅我空軍，以減其地面威脅，對我南昌、廣州、武漢各空軍基地，大舉襲擊，我空軍分別迎頭痛擊，其中以四二九之空戰，最爲慘烈。當時爲日本天長節。日機三十九架偷襲我武漢。我空軍當局對武漢早已戒備，且集中兵力達六十七架之多，其防衛方針，係以機巡邏武漢上空，攻敵轟炸機，以機巡邏武漢外圍東北領空，誘導敵驅逐機脫離其轟炸機羣，俾我機之攻擊容易奏效，故當敵機侵入武漢上空，各機均奮勇迎戰，纏鬥，總計擊落敵機達二十一架之多。我機亦損失十二架，日空軍經此鉅大損失，兇鋒由此大挫。

十八日夜我軍團全部橫穿津浦鐵路，一步一步接近敵軍，於是全軍將汽車大車行李等儘可能的減輕，儘可能的焚毀，各人準備自己體力所能帶走的東西，下令軍中不得照手電筒吸香煙燃火，不許談話。

攻擊的退却，大家不是隨便爭先恐後亂跑的隊伍，仍然要按照戰鬥行軍的序列，井然不亂的出動。

古代戰爭文學的術語中，有「衝枚疾走」的話。如果說衝枚疾走是形容一種夜間襲擊敵人的景象，則我們攻擊的退却中，也有幾分近似。在初集合時，人還儘可能的沉默，而戰馬却不了解我們的心情，在極

度要求靜肅中，牠們似乎爲表示他們的勇敢與興奮，而高聲嘶號。

夜間行軍，嚮導是很大的問題。我們都是外來軍隊，地方的道路一點也弄不清楚。我們行動，完全靠地方土著人民的引導，沒有嚮導，軍隊就成了瞎子，一步也不敢移動。

十八日夜，我們鬧過兩次失聯絡，一次在道路複雜的村莊，一次在岔路口上，夜間視線太短，後面一旦看不到前面，心中之焦急，等於嬰兒一旦失去保姆，在這個時機，後隊最先頭的人，因爲他沒有跟上前面的隊伍，拖長距離，弄得大家失去依據。

津浦路附近的地帶，是我們司令部縱隊必經的地方，我們從平地開始騎馬翻山。除了山砲之外，任何車輛都不能通過。中夜翻了一座石山，下坡滑倒了幾次馬，步兵在黑暗中上山和下山，輕快肅靜，但聽刺刀擺動聲。午夜剛過，大家已走了近百里。

下山行十餘里，抵津浦鐵路線，我們乘津浦車南北來往者，已不知若干次。而獨於此次騎馬過津浦，意境愴然。佇馬鐵軌中，順鐵軌南北展望，朦朧的月光將軌道照成兩道無盡的微弱的白線。向南看，想到蚌埠、南京。向北看，想到徐州、北平。前面的隊伍已經去遠，後面的又擠了上來，我們不能不走，策馬西行，彼此皆不約而同，頻頻顧戀。

十九日天方黎明，許多軍隊和車輛，被一座獨橋束縛起來，不但有許多部隊由東向西，而且有另外部隊，自西向東，目的是向鐵路以東，襲擊敵軍。據他們說，從宿縣北上的敵軍，以爲我方的軍隊，還是在鐵路以東，運河以西，誰知我軍已西過鐵路，不再相待。爲了不完全表示冷淡，全身武裝的東去部隊，特別準備去「迎頭歡迎」！

天已明，過了橋已接近永城到宿縣的公路。公路之南爲滄河。滄河沿線，即敵軍重要交通線所在。既

已接近敵軍，行進非常迅速。只看見大隊從麥田中掠過。一會又是一個村莊，一會又是一個樹林。

再有一晚的行軍，我們可能脫離包圍。但是問題在我們將走那一條路？十九日我們宿營在大賈家一帶。一部軍隊截斷永宿公路上之西三舖西四舖。以戰鬪部署，接迎敵軍。從這裏面向西，斜穿永宿公路，在永城與其南之臨渙集間通過，本爲正路。而河流因上游關係，水淺易渡。其次直向南進，橫過澗河，然後轉頭西去，過肥河以趨渦陽附近。

十九日終日聽到西北和東北的砲聲，知道附近我軍正和敵軍作戰。而陳師所得報告，日軍有搜索前進模樣。總之兩軍已經逼近，要突圍似乎非打不可。

敵方的偵察機，在十九日黃昏前，始終未離我們上空。萬分肯定的說，敵軍已經知道有相當大的軍隊，接近了他們包圍線，十九日晚，是我們最緊張的時節。我們預定的十九日晨宿營地，已經在敵軍交通線外面。

這裏關於行軍路線，高級將領有點不同的意見。多數主張向西走，在永城及其南之臨淮集間衝過，因爲這樣可以避過渡河麻煩。用步兵戰鬪前進困難較少。但是某軍團指揮官獨決定向南行，首先是橫過永宿公路，然後橫渡澗河，判定敵軍必不在北方戒備，可以掩護機械化重砲容易出險，雖然有渡河的困難，反正就是這一夜，黃昏未盡，敵機未去，我方先頭的部隊已經從各村莊中開始出動。本來看起來平靜的樹林村落，這一下彷彿都伸出了烏色的長蛇，蜿蜒前進，一會兒包圍村莊的橋林，這綠色的點，被灰色的線聯起來了。

軍隊出發了。黑夜行軍本不容易，特別是要遇敵軍封鎖線上的隘道河流等，萬一接火，軍隊更難掌握。爲了保護重砲，爲了防止敵軍從兩翼來進攻，我軍分成十幾個縱隊，由北向南，並行前進。對於渡過澗

河問題，爲每一縱隊選了一個渡河點。有些有橋，有些需要徒涉，每一個縱隊都是戰鬪的準備，和抱著衝破敵軍包圍的決心。

我們可以說是右路軍的中央縱隊，右面靠近臨渙集，左面的縱隊實力很厚，比較安全。接近滄河北岸，青年農民的報告，滄河南岸韓村集有日軍兵站，騎兵一二百人，韓村集已在橋頭上。而且每天在河南的道路上往來的坦克車汽車和騎兵很多。究竟南岸的佈置怎樣，從民間消息看來，還弄不大清楚。

本來在麥田裏穿來穿去，走得官兵們有幾分困乏。然而情況既如此緊張，大家好像喝了一杯水，精神爲之一振。重機關槍，輕機關槍，戰車防禦炮，小鋼炮……都躍躍欲試……這時落伍兵都飛快去趕上他自己的隊伍，驟馬快步送上牠背上的武器，一聲不響，準備給戰士使用。

河邊到了，前面隊伍停了。據彭齊良團長報告是：前方開始搜索，並開始渡河，在河那面先佔據點。並且說，過河的木橋已經被敵軍將橋面破壞，過渡不易。過河東南二三里地方即韓村集，爲敵軍兵站所在，渡口右面一二里地方，有敵軍架的堅固木橋，爲敵軍坦克及汽車經過處，可以過我軍的重炮。後面的軍隊統統按次序在麥田裏休息，或者安然而過，或者要打過去，只等彭團長的通知。

突然下起大雨來，天也將近上午四時了。許多的軍隊集在河邊，如果天明後，遭遇着大規模空襲，可真不得了，指揮官趕緊催促前隊速進，令工兵速架橋，驟馬另尋路涉水而過。

記者到滄河邊，目送一部軍隊渡河，但是對岸沒有槍聲，先頭部隊沒有和敵軍接觸模樣，反不如午夜前還有少數槍聲和砲聲。我有幾分奇怪，我趕緊隨前隊過河，登岸處已看到戰車防禦炮等在登岸路口上架好了，這是準備敵方戰車來衝時對付牠。

過河後，一片平野，大麥田正快到成熟期。敵軍的電話電報線，架得非常之多。地上麥田中，敵軍汽

車跡，幾隨時看得見。再過，敵軍戰車來往的道路，簡直把地面已壓得發光。

韓村集敵軍居然沒有敢於出來，我們走不到幾里，看到重炮隊已經飛速的在我們右翼飛快的開過去了。

大軍這時乘勢分路過河，同時掉頭向西進發。直出蒙（城）永（城）公路，我軍的傳令騎兵不斷出發到兩翼，聯絡友軍縱隊，約着大家齊頭並進。

機械化重炮能安然過河，大家都料不到。沿途鄉民告訴我們，敵軍在十九日白天，大約有一千人左右，經韓村集，開向永城方面。二十日趕到蒙永公路上的殷家廟，殷家廟北的青集還是敵軍據點之一。後來部隊帶來消息，二十日晨我們突過澮河後，當日午後，敵軍坦克車騎兵就從永城方面追來了，只有些伙食擔子和落伍兵被他們俘虜屠殺。

大軍趕過永蒙公路以西，立刻回頭把槍口對着東北永城和東南蒙城的敵軍，這大兵團又是自由之軍了。

徐州我軍退却之日，隴海線（豫東）戰事又已劇烈展開。原來南京戰役後敵會寺內壽一，認為我軍兵力衰弱，不值一戰。他說：「第一期對華作戰，皇軍係以混成旅團為單位；今後對華作戰，應進而以大隊為單位，即可控制各要點。」語氣之中，多麼輕視我們的實力。敵軍突進台棗支隊，瀨谷旅團即一個混成大隊，付以「攻佔台兒莊而確保之」的任務。受了台兒莊會戰的重大打擊，才知我軍實力尚不可侮，乃調集各線兵力集中在津浦線南北兩段，發動大規模的包圍攻擊。敵土肥原十四師團也由濮陽渡河，進截蘭封，阻我軍西退之路；我軍看破了敵方陰謀，援軍東集歸德——蘭封——開封間，便發生了劇烈遭遇戰。



三十七年五月上旬敵分向皖北魯西轉移，我爲集結強大兵團擊滅該敵計，乃以孫桐萱軍主力在相里集潭集之線及微山獨山南陽各湖西岸之李必馨李英等師，展開於郟城及紙坊集鉅野之線，以掩護大兵團之集中，五月九日，濟寧方面，敵開始向金鄉魚台郟城進犯，並以一部西渡微山湖進攻沛縣，以威脅我側背。在魯西廣闊之平原內，敵利用機械化部隊，向我間隙內到處竄擾，郟城魚台金鄉沛縣於十一、十四、十五、十八等日相繼失陷，敵直趨隴海線，五月十一日我兪濟時軍及黃杰軍分在歸德等地已集結完畢，李漢魂軍向歸德輸送，斯時由蒙城北犯之敵突犯北竄，隴海線形勢漸趨緊張，我最高統帥乃令薛岳統率兪黃李三軍爲魯西兵團，以擊滅當面之敵，五月十二日，北犯之敵又佔永城，即以其輕快部隊直趨碭山歸德，於是在韓道口周寨等地發生劇烈之戰鬪。五月廿一日起，敵猛攻碭山，二十四日被陷，黃軍西撤，敵陷碭山後，以一部經虞城轉歸德，主力沿鐵道西進，二十六日開始向我歸德陣地攻擊，二十七、二十八兩日，經敵以猛烈之砲火轟擊後，二十八日歸德又陷，黃軍遂向睢縣柳河集轉進。

自五月十八日以來，由荷澤南下之敵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主力，向鐵路集南進，企圖遮斷我隴海線交通，其一部十七日由新興集向蘭封以東之儀封前進，十八日其主力進至大黃集附近，我當準備於二十一日夾擊該敵，五月十九、二十兩日，竄儀封之敵一部已與我宋希濂軍在儀封及內黃附近發生激戰，同日我空軍第一五兩大隊，曾出動轟炸永城蒙城賈台集三叉砦及蚌埠敵機場，毀敵橋樑車輛無數，我馬丁機二架，並飛往日本長崎散發紙彈，促其軍民覺醒。二十一日，儀封之敵向西南竄擾，一部當日竄抵興陵附近，羅王岩白岩附近均發生戰鬪，同時賈台之敵益逐次渡河增加，我以兪濟時李漢魂宋希濂等三軍向蘭封楊固集之線急進，胡宗南軍團由開封方面沿鐵道東進，掃蕩當面之敵，劉和鼎軍任蘭封開封之河防。二十二日，敵一部續竄羅王砦，二十三日我胡宗南軍團向該敵攻擊，劉和鼎軍拒止該敵北竄，二十三日土肥原竄據羅

王碧三義碧一帶者已陸續增多，又有一部由陳留口開始南渡，我李漢魂桂永清兩軍二十四日晨由陽固集協同開始向該敵攻擊，斬獲甚衆。但蘭封方面敵本晨以一部與我宋軍換防之際乘隙竄入，二十六日我宋希濂軍反攻，二十七日乃告克復，斯時我軍仍以主力向羅王碧三義碧一帶行連續之圍攻，頗有進展，二十五至二十九日之間，予敵軍以鉅大之創痛，終以敵負隅頑抗，憑險死守，未能完全殲滅。二十八日我戰略要點之歸德被陷，黃軍主力退集睢縣柳河一帶。二十九日晨敵騎一部竄抵寧陵附近，我軍爲避免敵在豫東平地決戰，乃決定轉移各軍，六月一二兩日陸續向平漢線以西地區撤退，七八九日陸續到達指定地點。蘭封西側之敵於我軍西移後，即繼續向開封前進，六月五日我放棄開封，敵分攻中牟尉氏，該兩地亦於六日失守，隨即進擾新鄭，七日敵轟炸黃河堤，趙口附近河堤崩潰，水流經中牟尉氏沿賈魯河南汎，敵我遂沿黃泛兩岸成對峙形勢。

隴海沿線，西自潼關，東至蘭封，與黃河水流平行；自晉南、豫北淪陷，敵騎遍佈黃河北岸，風陵渡、平陸、孟津、武涉、新鄉、垣曲、長垣、東明，隨處可以渡河，脅我側背。徐州失陷，歸德迄鄭州間無險可守；可是大兵團西移之際，我軍在隴海沿線作戰，牽制敵軍一部主力，有掩護退却的作用。因此，徐州各兵團退却完了，我軍也就從蘭封、開封間後撤，戰事亦遂於六月初旬終了。不過敵軍西竄新鄭時，一部敵軍亦已由開封西竄中牟，距鄭州不及二十公里，窺其意向，確有進攻豫西，迂迴鄂北襲樊攻沙宜之勢；對於當時武漢確有嚴重的威脅意味。（據路透社漢口六月二十二日電：「聞華軍新防線幾成一直線，由豫省之鞏縣起斜過豫省，經平漢路之許州，而達豫南之固始，此爲第一道防線，由湯恩伯將軍任指揮，司令部設於許州。此線後之第二道防線，東南斜過平漢路之信陽，孫連仲將軍之部，業已佈防該線各陣地，以信陽爲司令部。孫將軍爲該防線之中堅，如第一道防線被突破，則將在此中堅四周重行配備。第三道防

練成一半圓形，由武勝關起，經漢口東之麻城，越長江而達南岸，將來南岸爲大決戰地區；此線備有生力軍，助以各項新式砲隊與機械化部隊。另有二軍保衛此斜越平漢路之三主要防線兩翼，北面者在鞏縣與潼關間隴海線一帶，與由潼關起迄大別山一帶。南面者由固始起南越麻城，而達長江。北翼守軍以由蘭封開封鄭州後撤之軍，與隴海線西段駐軍組成之；南翼分爲兩半：一以由津浦線後撤之部隊防守之，實在保護平漢線之右翼；另一則在九江、湖口、馬當、陽新大冶之線，實在防禦沿長江西攻之日軍。」此電關於我軍當時建制的報導，不甚正確，惟當時我軍佈防態勢，大致如此。而中牟附近黃河決口，改變了整個攻防的情勢；從軍事上說，黃河決口在當時，的確遲滯了敵軍西進的行動予敵軍以重大傷害，這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自作孽的結果。

原來當我國軍沿河南岸向西轉進時，敵機連日出動偵察、轟炸，其實，在久經戰陣的國軍，已知如何防範敵軍的空中攻擊，晝伏夜出，或利用河堤爲掩護，隱蔽極佳，敵機不易發現目標，只有濫施轟炸，於是把黃河之堤炸毀，造成決口，河水氾濫，一片汪洋，因而淹死了成萬敵軍，浸沒了無數戰車重炮，這確不是敵人始料所及的。只可惜我中牟附近地區的同胞，亦遭水災之患，幸我最高統帥部急令國軍隨地搶救，損失無多。事後，敵軍爲掩飾其罪行，竟宣傳黃河決口是我方所破壞，真可笑也。

此次黃河決口，氾濫所及，泥沙沖積地區，水浸泥汗，對於敵軍重兵器之運動，確爲重大障礙。至於黃汜洪濤，挾巨流入賈魯河，那也是也在七月下旬，距決口時只一個半月，敵軍看明「黃水南流入淮，不僅對華北戰局發生重大影響，將來華中戰局，亦將受其影響。」（他們知道黃汎已近。）因此，正在積極西進的敵軍，便平漢路以東停止前進，轉向華中，準備圍攻武漢了。

## 八 豫晉游擊有如捉迷藏 勞師動衆屢戰無功

豫北平漢線之敵，自攻陷我安陽、大名以後，（二十六年十一月上旬）頓兵不能進；若干兵力移向東西戰場作戰，抽調過多，守兵勢弱，乃與我萬福麟部在安陽以南湯陰以北之寶蓮寺一帶相持經三月之久。其後敵軍打通津浦線之企圖，南北受阻，師久無功，乃在平漢線開始積極行動以牽制我軍向隴海線運動之兵力，並與津浦線北段敵軍互爲聲援。一面企圖由平漢線左側越過太行山，威脅晉南我軍右翼之側，因此，攻擊目標在奪取豫北戰略據點之新鄉（新鄉位於平漢與道清兩線之交點，東控大名，北制安陽，且爲西通晉南之捷徑。）二月八日（二十七年）敵土肥原十四師團主力，向我寶蓮寺陣地猛犯，我萬軍高樹勳師奮勇抵抗，激戰四晝夜，卒因部隊傷亡，至十一日，移轉於淇水以西高地繼續作戰。時我宋哲元部主力佈防於道口汲縣一線。正面之敵於十一日佔我湯陰，十三日佔我淇縣，十四日佔我汲縣。敵軍一方沿平漢線南進，一方佔領輝縣東北二十里之山彪鎮，十九日晚新鄉遂告失守，翌日輝縣亦失，敵前進至黃河北岸附近之忠義鎮。同時，右翼大名南犯之敵，沿公路南下，南樂、清豐、濮陽等地相繼失陷；敵復分兩支前進，一支由道口西向滑縣及道清線進展，一支南向經長垣，犯封邱，作渡河威脅開封態勢；封邱雖經一度克復，不久又告陷落。敵軍既得豫北重要據點，集中全力於汲縣新鄉，沿道清路西犯。我宋哲元軍乃於獲嘉、修武、焦作、博愛、沁陽、濟陽各線陣地逐次抵抗，阻敵西進，以確保太行山脈及晉東晉南，掩護我山西戰場之右翼。黃河南岸我軍，爲策應宋軍作戰，經派兵向道清線以南，平漢線以東地區進擊，疊次予敵以重大打擊，敵遂未渡河南犯。至四月下旬，敵方轉移各戰場之兵力於津浦線南北段，以圖包圍徐州，土肥原部敵軍乃集結濮陽，濮縣一線，待機東渡以犯魯西。

晉南自二十六年冬，我軍自晉東撤退後，即成爲軍事政治之重要根據地，而以臨汾爲其中樞，（臨汾爲平陽舊府治，同蒲路經其地，位汾河之東岸。顧棟高云：「東連上黨，西略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景霍以爲城，汾澮以爲淵，披山帶河，天下要地，蓋地大力強，所以制關中之肘腋，扼河南之肩背者。」我軍當時佈置，肘腋秦晉，南指太原，未有不以汾州爲中頓；平揚北向，未有不以汾州爲啓途，西北有事，此府爲必備之險也。）右翼以太行山爲根據，固守沁縣與東揚關一線。沁縣與東陽關爲長治晉城之外衛。（顧棟高云：「沁州北接太原，南走澤潞，居心背之地，當四達之衝，山川環抱，形要之地也。」）（東陽位於黎城涉縣之間，北爲白岩山，南爲玉皇山，其險要在關外之太行山。自山之西口至東口，長達三四十里，全爲山嶺，僅崖壁之間，有乾涸之河谷可通，形勢彷彿雁門娘子二關。）出東陽關即爲豫北涉縣，由涉縣東北行百四十里爲武安。武安東南六十里爲平漢線之邯鄲，涉縣東南行百五十里爲彭城鎮，彭城東南三四十里爲平漢線之磁線，此乃敵人由平漢線進攻東陽關之二大路。東陽關以南，經潞城、平順、壺關至陵川各縣，尚有十餘谷口，山狹路窄，不利於重兵器之通過，而便於我遊擊隊之進出。長治與晉城爲晉東南重要據點，長治較晉城尤爲重要；由長治向西南經高平至侯馬，有公路可制同蒲路南下之敵；向南至晉城，有公路可制道清路西段之敵；向西北至子洪口，有公路可通；其中沁縣與子洪口一段全爲山嶺，乃施展運動戰之理想地帶；我軍已在此配備相當兵力，退可掩護長治，進可威脅同蒲線祁縣，太谷之敵，向北至和順縣以達晉陽平定爲險峻山道，爲我游擊隊之根據地，進可威脅正太路之交通。向東北過潞城、黎城至東陽關，有公路可通，退可掩護長治，進可斷平漢線之交通。」（長治舊爲潞安府，「據高設險，爲兩河要會，自戰國以來，攻守重地也。澤潞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語其形勢不特甲於河東一道而已。昔人以上黨於河北上爲兵衝者，以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抵孟川也。明定山

西，亦由澤潞而北，常黨（即潞潞）誠自古必爭之地矣。」（晉城舊爲澤州，「山谷高深，道路險窄，說者謂州據太行之雄固，實東洛之藩垣，蓋太行爲河北之屏障，而州爲太行之首衝矣。」其南之天井關爲晉城之門戶，與壺口石街二關古稱上黨三關，皆晉東南之要害地。）「中路由晉東撤退部隊向介休附近之高地移動，以霍山爲根據，崎嶇險峻，介並晉二州之間，實控扼之要。白霍山以北，石嶺以南，爲汾河之沖積地，名太原盆地，縱二百里，橫六十至八十里，爲山西高原中最大之平原。於其周圍，我軍築有強固工事。我軍防線甚長，西起名梁山，中經霍山，東迄太行山，如一馬蹄形，有進攻退守之便，隨時可收出奇制勝之效。此我軍當時之大勢也。」

二十七年二月間，敵軍轉移兵力，有事於津浦線；平漢路之敵亦策動攻勢向新鄉南進，互爲呼應。我晉南部隊策應津浦、平漢兩線之作戰，先行反攻太原，以衛立煌將軍爲前敵總司令，統率各部隊向前推進，原定二月十五日，到達指定地點。此時，敵亦以津浦線戰事不利，亦變更計劃，企圖以主力略取晉南，先完成其佔據黃河以北之目的，乃以其第一軍（下元一〇八師團）由東陽博愛二路西進以威脅臨汾，第三軍（川岸二十師團，柳川一〇四師團，岡山一〇九師團）循同蒲路及其西側南犯，希圖壓迫我軍於黃河沿岸。自二月中旬接觸以來，敵繼續增加，我戰況不利，乃於二十五日，開始向汾河以東山地及汾西以南山地轉進。其始，侵入東陽關之敵軍約三四千人，後續部隊爲一〇八師團，陷長治後，一部竄據屯留，主力經長子屯留間出良馬，竄臨汾。同蒲線正面之敵爲二十師團及高橋兵團，暨第一師團山下兵團各一部，沿鐵路南下，繼又轉移主力向我汾河西岸迂迴。太隰公路之敵，爲一〇九師團及板橋師團之一部，進佔汾陽後，一部竄離石，主力經大麥郊出隰縣進犯大寧，另以山下兵團主力及第九師團一部封鎖文交以北各隘口，拒止我軍南援，並以黑澤兵團（騎）偵察搜索，兼以威脅我軍翼側。板橋師團主力任陸曲警備。我爲減

少消耗，乃於三月中旬，不以扼守城鎮爲目的，完全分散各部隊兵力於山地，展開大規模之運動戰；當時以前所分左翼中央右翼各兵團改爲東南北三路軍，各有系統，縱橫連繫，迄三月十七、八兩日，敵以兩師團以上之兵力分路圍攻我鄉吉。十九日，吉縣失守，二十二日鄉寧失陷。四月中旬，敵又企圖消滅我晉東部隊，調集主力萬四千餘人，以榆社、武鄉、沁縣爲目標，分路由涉縣、和順、子洪鎮、沁源、襄垣向該區前進。我爲收復晉東汾西晉北計，當決定部署如下：朱懷冰武士敏部消滅子洪鎮方面之敵，曾萬鍾部、阻絕東陽關長治屯留，趙壽山、楊覺天部阻絕高平以南北犯西犯之敵；王靖國部攻擊離石、汾陽，陳鐵部攻擊靈石霍縣，阻敵南援，劉茂恩部殲圍蒲縣黑龍關之敵，陳長捷部迎擊鄉寧附近之敵；孔繁瀛部及四十二師王旅攻河津禹門之敵，劉勤、裴昌會、高桂滋攻沁源一帶之敵，李家鈺部分控絳縣翼城，牽制侯馬南北之敵，彭杰如控制陽城南北，趙承綬、何柱國、金憲章等部，分別在晉北執行原任務，各保安游擊隊協助正規軍積極活動。二十三日，我東路各軍已粉碎敵軍圍攻計劃，劉師及徐旅圍攻武鄉，將敵擊退。高桂滋、劉勤、魯英等部攻克沁源，敵突圍南竄，退據沁源西南之寺溝，經裴昌會部截擊，敵傷亡枕藉，朱武兩師擊退子洪鎮之敵，陳長捷部完成肅清吉縣任務，並攻克鄉寧，聯合東路軍向臨汾威脅；王靖國掃蕩永和石樓之敵，向中陽進展，郭部已迫離石城下，趙承綬部截斷晉北交通，一部迫近太原。迨二十六、二十九日於長治、高平、晉城之役，戰況尤爲激烈，各處均斃敵甚多，俘獲輜重人馬無數。殘敵除一部竄武安外，餘約萬人，悉向晉城以南潰竄，復經我游擊隊別動隊之截擊，狼狽萬狀，晉城遂於五月一日克復，晉東之敵至此已完全肅清。五月初旬，我軍進行肅清晉南三角地帶之殘敵，當策定掃蕩計劃；自四日起，開始以主力攻曲沃侯馬，扼晉南敵之咽喉，以一部掃蕩三角地帶及臨汾以南同蒲鐵路沿線散駐之敵，屢戰至六月中旬，相繼克復平陸、芮城、風陵渡、永濟、虞鄉、解縣、榮河、稷河、出門諸要地。敵川岸殘部退

據安邑、運城、聞喜、曲沃、新絳、侯馬等處，閉門困守，經我各國或部隊之積極攻擊，一方破壞臨汾以南之交通線使敵補給增援均感困難。汾西方面，自五月中旬，經我肅清盤踞蒲縣、黑龍關之敵，僅汾陽、離石、中陽一帶尚有敵一〇九師團之一部，我軍會數度攻入城內，與敵巷戰，敵竟使用毒氣，阻我攻擊，故我未能奏功。晉北方面，自我軍北上後，相繼克復偏關、清水河和人格爾諸地。五月二十八日，敵分三路進犯，迄六月四日，三路之敵會合於偏關東北近郊；我大軍及何柱國騎兵軍一部迎頭痛擊，五日拂曉，我軍退出偏關，繼續戰鬥。六日，我軍何柱國、門炳岳等部協同反攻，圍擊偏關之敵，激戰甚烈，至七日晚間，敵不支潰退，我軍當即進駐偏關。——到了二十九年夏間，山西局勢，轉而有利於我軍；晉南我軍的活動，對於豫西、關中的掩護，有着最重大的作用。

自二十八年一月以來，敵機以運城爲基地，集中飛機四十餘架，專向我西北各地進襲，以阻擾我國陸運輸線，阻斷我物資補給，我空軍遂於二月五日，由第十隊隊長劉福洪率伏爾梯機四架，每機攜帶十四公斤炸彈二十枚，轟炸集結運城機場之敵機，當抵達上空，機場停有飛機三列，共二、三十架，當即炸毀約十餘架，敵機並未昇空迎戰，我機僅被高射砲火力射擊，略有損傷。嗣於四月十一日，及二十九日，我第一大隊大隊長龔顯澄，率機九架，及第二大隊大隊長金燮，率領機六架，再炸該基地。因未發現敵機停留，除將基地破壞外，改炸同蒲鐵路，及其火車站。

山西局勢之轉好，始於三月間我最高統帥之軍事指示；其時，我軍留晉作戰部隊，尚有三十餘師之家，奉令一律不許渡河，「凡指定守某一部分國土之部隊，在該部分國土失守以後，不得退却，即留該地大規模之游擊戰。」此令一下，即收極大效果。我軍各部各尋生路，敵軍來攻，我軍不支，即向敵人後方退却，淪陷區域，到處見我國旗之飄揚，民家心理有所寄托；我地方政府均在鄉鎮辦公，敵軍佔守城垣，所



得甚微。我游擊隊採取奇襲、偷襲、伏襲、截襲等戰術，化整為零，變陣地戰為運動戰，使敵兵力分散，不得不以聯隊或大隊為單位，隨處分竄。我軍迂迴敵後，使敵人之連絡線，節節受破壞，敵給養困難，陷於進退失據，首尾不能相應。華北敵軍，至是乃深深陷入泥淖，不能自拔。

山西全省，我游擊勢力發展，至為迅速，使敵已無前後方之分，錯綜之戰局，在北戰場已難分別，其根據地如下：

(一) 晉西根據地 北以汾離公路為界，南以永濟為限，地介同蒲路南段與黃河之間，北控刻石、軍渡、馬門間諸險，山陵環抱，地形險要。我軍退出同蒲線時，一部即集結該地一帶，時時出擊，為敵南下及西犯之大阻，同蒲路南段，常在我軍控制中。

(二) 晉西北根據地 北以長城為界，南以汾離公路為界，地介同蒲路與黃河之間，捍禦河防，形勢雄固，陽曲近郊與文水、交城一帶游擊隊之活動，均以此為根據地，與晉西同為黃河陝西之屏障。

(三) 晉東南根據地 以太行山脈為根據地，包括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東及黃河以北地帶，東踰太行即入平漢線，北進為正太線，西行即同蒲線之南段，我軍自同蒲線正面撤者，即以此為根據地。日夜出擊，為敵心腹之患。

(四) 豫北游擊區 包括道清路以北漳河以南，平漢線以西地，西與晉東南區聯接，東北則與冀南根據地銜接，平漢道清二線常被我軍切斷。

(五) 冀西根據地 北以娘子關外之正太線為界，東以平漢線為界，南以漳河為限，為太行山之山麓地帶，為游擊隊活動最理想之地點。

(六) 冀南根據地 包括平漢路東，津浦線西，滄石路南，黃河以北地帶。]

以上各游擊根據地之國軍，無不遵照統帥部之命令，恪守活動區域，與敵周旋，迭予敵人以重大死傷。獨共匪之晉察冀邊區，則本其「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之原則積極擴充其勢力，挑撥離間，分化友軍，歪曲宣傳，蒙蔽視聽。暗中延伸其力量於河北、山東、及豫北平原，以爲後來公開叛國之資本，而造成我國家目前之浩劫！

豫北平漢線之敵，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攻陷安陽，十一日佔領大名以後，因忙於後方之整理，兵員之補充，及東西兩戰場兵力之轉用，遂無餘力繼續南下，乃與我萬福麟部在安陽以南湯陰以北之寶蓮寺一帶陣地相持達三月之久，我並在冀中冀西發展游擊戰。二十六年十二月下旬，敵發動津浦線之戰事企圖打通津浦線截斷隴海路，給我平漢線以重大之威脅，但師久無功，乃在平漢線方面開始積極之行動，另圖發展。二月八日，敵十四師團土肥原部，以其主力在敵機掩護之下，向我寶蓮寺陣地猛犯，我萬軍高樹勛師奮勇抵抗，激戰四晝夜，卒因部隊傷亡過大，至二月十一日不得已轉進至淇河以西高地繼續抵抗，是時我宋哲元部主力在道口汲縣陣地，九日敵有力一部由右翼方面侵入濮陽，十三日進佔長垣窺視封邱，十五日急轉西進，以與沿平漢線南下之敵相連繫，而圖攻我宋軍，我宋軍與正面之敵相持數日，因汲縣陣地被突破，於十五日向新鄉附近之既設陣地轉移，又因立腳未穩，敵已跟進，而新鄉以南之元村已發現敵人，我宋軍乃於十八日放棄新鄉向西轉進，旬日之間，在修武焦作博愛沁陽濟源各陣地逐次抵抗，阻敵西進，以期確保太行山脈及晉東晉南各要道，掩護我山西戰場之右翼。我爲策應宋軍作戰起見，經派兵北渡黃河，向道清線以南，平漢線以東地區進出，疊次予敵以重大打擊，敵遂未能渡河南犯。至四月上旬，敵在台兒莊慘敗後，即轉移各戰場之兵力於津浦線南北兩段，以圖包圍徐州，更以一部集結於濮陽濮縣附近，企圖東渡以迫魯西。

自南京失陷後，敵企圖打通津浦路，當即轉移兵力，由津浦線南北夾擊徐州，同時平漢線之敵亦策勵攻勢向新鄉南進，互為呼應，我晉南部隊為策應津浦，平漢兩線之作戰起見，決向太原之敵反攻，仍以衛立煌為前敵總司令，統率各部隊向目的地前進，原定二月十五日到達指定地點，惟敵此時亦以津浦線迭經我軍迎頭痛擊，戰事不利，亦變更計劃，企圖以主力略取晉南，先完成其佔據黃河以北之目的，乃以其第一軍（第一〇八師團下元熊彌部）由東陽關博愛二路西進以威脅臨汾，第三軍（第二〇師團川岸文三郎第一〇四師團柳川平照第一〇九師團岡山重彥）循同浦路及其西側南犯，希圖壓迫我軍於黃河沿岸，自二月中旬接觸以來，敵繼續增加，我戰況不利，乃於二十五日開始向汾河以東山地及汾西以南山地轉進，預定自各部到達指定位置後，再連繫兩翼部隊，夾攻汾河以西及向安澤前進之敵。

## 九 三戰區展開游擊 新四軍乘機叛變

二十六年十一月下旬，我東戰場方面劉建緒部退守杭州附近，廖磊部退守桐廬分水於潛之線，廖部旋調至江北合肥方面，十二月十九日，我劉軍當面之敵，第九第一〇一師團由菁山市方面向我攻擊，二十二日我向錢塘江南岸轉移陣地。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餘杭、杭州、富陽均相繼放棄。一月中旬以後。我一面固守錢塘江南岸陣地。一面派兵在錢塘江北岸沿滬杭線配合游擊隊深入敵後方，予敵以甚大之打擊。數月來敵疲於奔命，只能固守城垣，不敢越雷池一步。

我軍由京滬撤退後，敵分路向廣德宣城蕪湖進犯，廣德於十一月三十日失守，十二月八日宣城又陷，九日蕪湖亦不守，南京放棄後，十二月中旬，我薛岳集團在寧國以北地區佔領陣地，阻止宣城之敵，唐式遵集團在南陵銅陵間佔領陣地，阻止蕪湖之敵，同時仍派出有力部隊配合游擊隊深向敵軍後方發動大規模之游擊戰，數月之中，屢予敵以重創，蕪湖之敵，為保護江南鐵路之連絡，雖屢向我反攻，均被我擊退。敵軍攻陷了杭州，他們在東戰場上的脚步暫時停住了；敵大本營曾經授意松井大將，（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擬以江山（浙東）為中心，築成江浙之西格弗里式戰線以為固守之計。當時，敵大本營決定「南支軍之第一企圖，仍為浙贛鐵路，次則津浦鐵路，再觀形勢向前發展。」這個企圖，不曾邁步，便已放棄；進攻抗富的敵軍，到了二十七年歲初，便大部抽調，向津浦線移動了。他們攫據了江南財富之區，（太湖區域）大魚大肉，慢慢咀嚼，慢慢消化。江南戰場（第三戰區）的軍事局勢，乃起了重大的變化；經濟戰、政治戰、軍事戰，相互為用，經濟、政治，採用攻勢，軍事採取守勢。從戰術上說，從僵硬的陣地戰，轉變為柔性戰法。（一月六日，第三戰區作戰命令：「本戰區正待根據地設備完成，軍隊整理就緒，地方

部隊組織成立，通信交通諸般設施妥善後，以游擊作戰之指導，展開全面抗戰力量。」（一月二十日，統帥部命令：「爲適應游擊戰法，對於今後之部隊教育，應自士兵起，以迄班排連營各小部隊單位，求其獨立作戰能力之增加，尤應注意研究散開集合警戒偵察及簡單之通信方法。」）

鄱陽湖爲入南昌之重要水道，我爲防止敵人深入江西腹地，計調派寧字砲艇數艘，及配有武裝之小火輪多艘，擔任湖防，並於二十七年六月間，分別在鄱陽湖及姑塘敷佈水雷，六月二十六日義寧砲艇在湖口白許鎮巡弋，被敵機九架輪流轟炸，投彈三十餘枚，艇長嚴傳經殉職，員兵受傷頗多，艇體被彈傷數十孔，而機件多因受震損壞，長寧、崇寧兩艦艇於是月間，在湖口被敵機炸傷後，相繼在武穴田家鎮犧牲，湖口失守之後，七月九日據報敵小型艦艇已進至姑塘，我海寧砲艇急開赴吳城附近丁家山警戒，十四日敵機多架向該艇投彈七八十枚，被炸毀下沉，員兵除壯烈犧牲者外，餘留組佈雷隊，在鄱陽湖內擔任佈雷工作，九月十三日於吳城佈水雷數十具，二十八年三月敵謀南昌益急，復以海軍總司令部裝運水雷一〇〇具，分佈鄱陽湖及贛江各水道，用以增強防禦力量。

不過整個江南的局勢，從大動盪中轉變過來，慢慢安定下來，其間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淞滬作戰期中，大部分傷兵，集中在滬杭、京滬兩路沿線的城市；上海失陷，局勢突轉，後勤部門彼此脫節，「傷兵」與「難民」的洪流，衝亂了東南各城市的社會秩序，又以浙贛全線，路軌工程尚未完成，幾乎陷於癱瘓狀態。兼以敵機轟炸，謠言流播，民衆對於戰爭的恐怖心理，織成了大混亂局面；而太湖流域各城市流出來的大量難民，一窩蜂似的擁向後方去，也添加了不少戰時的嚴重意味。這情形從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繼續到二十七年二三月間，直到戰爭移向魯南，戰線漸漸地遠了，大家才漸漸安定下來。京滬沿線作戰，且戰且退，若干部隊的士兵，有如斷了的繩子，失去聯絡，茫茫無所歸宿；這樣的散兵，到了南京陷落，

格外增多起來，其數當在十萬人以上。這些散兵，飄浮於太湖地區，有的受富戶僱傭，成爲私人的保安隊，有的和地方勢力相勾結，揭竿而起，嘯聚山林之中；也有的浮來浮去，在找尋他們自己的部隊；各地的梟雄，地痞，流氓，土豪，惡霸，也就乘機而起，各霸一方。這些份子，本來良莠不齊，而且各不相統屬，每每大魚吃小魚，自相火拼。這一幅混亂的圖畫，却正是後來游擊部隊的底子。所以初期的游擊隊，在當時，並不少槍械和彈藥，有的也有幾門小鋼砲，在若干場合，也可以應付短期間的戰鬥場面，予敵軍以相當的打擊。可是，他們都缺乏糧餉，因此，這些以游擊爲號召的烏合之衆，很快就成爲擾民的「洪水」。第三戰區在皖南穩定防線以後，顧司令長官便着手整理這些散漫無紀律的「游擊隊」，重新組織，統一指揮，調集各隊官佐加以訓練，並且嚴禁就地籌餉，糾正他們擾民的惡習。政治方面，也有重大的調整，限令從陷區撤退的地方政府，重復向陷區推進，建立新的政治系統。種種情況，到了三四月間，都已向好的方面轉過來，幾乎江南（蘇南、皖南、浙西）各地，都已一新面目，只有少數幾縣，不曾建立我們的地方政府呢？

不過游擊的主要任務，還有待於正規部隊來擔任。一月底，統帥部明令：「在敵尚未有行動期間，各戰區務以各種積極手段，採取攻勢游擊，使敵窮於應付。」第三戰區決定：「一、野戰兵團與游擊區，不分割集團軍之建制，統屬集團軍總司令指揮，使正面抵抗部隊與側擊游擊部隊協同動作。二、劉建緒集團以李覺軍及另配保安團之一部爲基幹部隊，擔任浙贛與杭甬鐵路兩側第一游擊區之任務，陶廣軍爲野戰兵團，擔任正面作戰。三、羅卓英集團，以萬耀煌部爲第一野戰兵團，擔任浙贛公路正面作戰，羅卓英軍吳奇偉部爲第二野戰兵團，擔任杭徽公路及京贛路正面作戰，浙江省保安部隊擔任錢塘江兩岸至杭徽公路以南，王東原軍擔任長興宜城公路南，杭徽公路以北，第二游擊區游擊之任務。四、唐式遵集團，以唐式

遵軍爲野戰兵團，擔任正面作戰及江岸守備，潘文華軍爲基幹部隊，擔任宣城至蕪湖公路兩側第三游擊區之游擊任務。」這一部署，從二月到六月間，當敵軍發動魯南及隴海沿線作戰期間，會開始以策應第五戰區方面之作戰，威脅京滬路敵軍之側背，對杭州、吳興、蕪湖附近之敵作全面攻擊。我軍會先後進出於富陽、餘杭、孝豐、安吉、宣城、灣沚、蕪湖之間，我軍會一度克復灣沚、宣城等地，並會渡海至杭州灣北岸，攻擊嘉興、海寧之敵。這些小戰鬪，小勝利，對於經濟戰政治戰、有着最好的影響。敵方會企圖獨佔太湖地區蠶絲之利，那是春夏間，却正是受我軍襲擊之時，收穫大受影響。

我空軍經二十六年八、九、十，三個月各地激戰，消耗過重，舊機損失殆盡。至十一月間我補充了部份轟炸機，及驅逐機。十二月間空軍兵力逐漸增加，而敵空軍根據地亦推進至南京、蕪湖、杭州等地，其驅逐機可深入我南昌、漢口各處。十二月九日，敵轟炸機多架，以驅逐機十四架掩護，襲我南昌，我第九大隊二十六隊隊長王漢勳，率新霍機四架起飛迎戰，擊落敵九六式驅逐機一架，我隊員周克彝、關中傑兩員陣亡。至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敵轟炸機三十五架，驅逐機十八架之大編隊，再襲南昌，我F15機十九架，F16機十一架，共三十架，分三個隊羣迎戰，先攻擊其轟炸機，旋與驅逐機互相格鬪，結果擊落敵機一架。是役我機一架被敵擊落，四架受傷迫降。

二十八年三、四月間，敵佔有南昌。我空軍爲協助陸軍反攻，於五月四日，由第一大隊大隊長龔穎澄，率機五架，轟炸南昌近郊敵軍專陣地，予敵以重創。

南京失陷後，我最高統帥以共匪既經宣言願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蔣委員長之統轄，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乃核准葉挺、項英收集舊部，編成新四軍，（相當於一個師兵力）並以葉挺爲軍長，項英爲副軍長，列入第三戰區之戰鬪序列，歸顧長官指揮，

規定在江南京燕間游擊。詎料該軍竟乘此機會，不打敵人，專襲友軍，以擴充其實力！以後由軍委會一再令其北上併入朱德部同一地區抗敵，均不遵守命令。仍盤據金壇。丹徒。句容。郎溪。溧陽等縣，收繳民槍，圍攻地方團隊，擅自擴充其兵力至數倍之家，復於三十年一月四日，乘國軍四十師南調換防之際，集中七個團之兵力，分三路圍攻，第四十師未注意竟會遭自己之抗日友軍襲擊，倉促應戰，頗受損失。可恨我傷亡官兵不死傷於日寇之槍砲下，而死傷於新四軍之手，共匪之此種無人性傑作，實令人痛心已極。

願長官爲維持軍紀，不得不下令制裁，自六日至十四日止，一週間，始將該叛變部隊全數解散，統帥部爲整飾紀綱，遂於一月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之番號，並將拿獲之該軍軍長葉挺革職，解赴重慶交軍法審判。（編者按：新四軍叛變時，家父正在三戰區服役，事前一月，長官部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將軍向擬令家父到第四十師工作，如當時前往該師，亦必同受匪叛軍之圍攻也，以後捕獲叛軍解來上饒，——長官部所在地——亦會親眼看到。走筆至此，家父特爲講述當時見聞，因附記之。）

六月以後，敵軍溯江而上，開始對武漢的全面攻擊，第三戰區的我方精兵，也逐次抽調西行；這一戰區在軍事上，處於次要地位。這麼漫長遼濶的戰線，佈置着稀薄的防守部隊，尙有新四軍之作亂，願將軍總算小心謹慎支持下去，直到頑寇的投降。



## 十 以華制華且說偽組織 長期抗戰敵經濟崩潰

敵人侵略中國，有三句代表陰謀的口號：「以華滅華」，「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以華滅華」，乃其軍事侵略的方式；他們佔了中國的一部分領土，便利用之爲進攻的踏腳石，一步一步侵入，到後來併吞整個中國。「以華制華」，乃其政治侵略的方式；利用軍閥、土豪、劣紳以及社會上的敗類來造成偽組織，用以間接統治全國人民；這便是以李完用亡韓的老法門；「以戰養戰」，乃其經濟侵略之方式，軍事佔領以後，便大量利用中國之人力、物力、財力，以補其資源之先天不足。這三種侵略方式，互相補充，相輔爲用。

平津淪陷，敵方利用奸僞，組織僞「地方治安維持會」，又命兩會合組僞「京津治安維持聯合會」，九月二十三日成立於天津。十二月十四日，敵解散僞「京津治安維持聯合會」，指使王逆克敏等成立僞「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北平，其管轄地區爲冀、察、綏、豫、魯五省。王逆出任傀儡前，曾與敵訂立密約，將軍隊之指揮及調動，行政及教育設施等權完全讓與敵人，華北之礦產、棉業、交通、水電、森林等一切經濟事業均聽任敵人開採經營，並將北平近郊及冀東二十二縣劃爲日本移民區。僞政府所有人員須經敵人調查鑒別，方得錄用。其組織採三權分立制度，一爲「議政委員會」，審議決定僞政府重要施政事項，設委員長、常務委員、委員等僞職；一爲「行政委員會」，施行「議政委員會」之決定事項；一爲「司法委員會」，掌管司法事務。各委員會實權，皆操於日籍顧問之手。當僞政府成立時，與冀東僞政府分門別戶；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又由敵會喜多誠一監督將二組織合而爲一。

南京僞政府，爲「維新政府」，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南京成立，其管轄區域爲蘇浙皖三省，由梁

逆鴻志任傀儡。組織亦採三權制，設行政、立法、司法三院，由正副院長及各部部长組織「議政委員會」。行政院設外交、內政、綏靖、財政、教育、實業、交通等部。立法院於國會未成立以前，議決法律案預算案等重要法案。司法爲僞方最高審判機關。僞府成立時，日方之政府派與陸軍派互爭領導權，政府派卒佔勝利。僞府以下遞級成立省公署，道公署及縣公署，沿用軍閥時期之舊制，僞府標榜反對共產主義，否認國民政府及對日保持密切關係三原則，完全成爲敵人之工具。

敵軍向我攻擊，大部分兵力膠着在前線，在廣大佔領區中，兵力苦於不敷分配，乃利用僞組織練僞警、僞軍，期以逐步消滅我游擊部隊之武力。此種措施，在華北稱爲「強化治安運動」，在華中則稱爲「清鄉運動」。其目標政治上固在消滅我遍佈敵後之地方政權，在經濟上亦企圖藉此對我實行嚴密之經濟封鎖及加強物資之掠奪。（強化行政工作：一、實行保甲制，二、建立連環愛護村，三、實行編村小區制，有聯合鄉，集團村等名目，四、建立防共模範村）。（敵方常將據點附近十里以內劃爲保護里，十里以外劃爲「匪區」，「匪區」內居民一律不准進保護區，一切貨物，涓滴不准流入「匪區」。據點附近十里至二十里間爲防匪第一線，強度施行政治統制；二十至三十里爲第二線，加強特務活動；三十里至四十里爲第三線，在此線內，多採夜襲或閃擊方法向我出擾。）

敵方對我經濟作戰，採取更積極的手段。敵軍到達之處，便開始物資掠奪；（一、掠奪淪陷區物資，維持當地侵華駐軍之消耗與給養。二、確立佔領區內之經濟建設，以供敵國之用，實現其經濟開發之野心。）大抵以武力掠奪勒派、包庇，以遂其需求。甚或先之以禁止、登記或封存等令頒行於前，繼以收購或徵發之方法奪取於後。亦常採取設立合作社農業倉庫，用高價收購、放款、預購等方式作間接之掠奪。掠奪品類多以軍需民食爲主，大抵華北方面以礦產與食糧爲最多；華中方面以食糧與特產品爲主要，如浙杭

之絲繭，皖贛之茶，以及贛閩之桐油，均爲其掠奪之對象。華南方面，除食糧外，錫鐵更爲重要，其物資開發之領導機關爲「國策會社」，在我淪陷區以「華北開發公司」及「華中振興公司」爲兩大機構。前者支配整個華北一切資源之開發與統制，後者主持華中物資之產銷經營。此兩公司分屬於興亞院華北華中兩連絡部所設立之經濟局，舉凡佔領區經濟開發之計劃與調查，交通通訊航空事業之建設，產業之收買經營，水利鹽業以及造船事業之建立，港灣水道之整理，莫不歸其掌握，實爲敵人執行經濟侵略之總樞紐。（一、華北開發公司，成立於民國廿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北平爲中心，業務範圍，包括交通、運輸及港灣事業，二、通訊事業，三、發電及送電事業，四、礦產事業，五、鹽之製造販賣利用事業，六、促進華北經濟開發須加以調整統制之事業。）原有分公司五家，其後規模擴大，增至分公司二十二家及投資組合八家。（華中振興公司，與華北開發公司同時成立，地位亦相稱。經營業務對象爲：一、交通及運輸事業，二、通信事業，三、電氣瓦斯自來水事業，四、礦產事業，五、水產事業，六、其他公共利益。在該公司前，已設有華中礦業、水電、上海內河輪船、電氣通信、地產、都市公共汽車等公司；自該公司成立後，即歸其直接統制，此外並設立九個分公司及一個組合。）

爲着達到掠奪物資的目的，敵方又曾一度施行傾銷物資政策，藉以吸取法幣或換取物資。（一、吸取我法幣以奪取外匯，減少法幣基金，破壞法幣信用，再以吸收之法幣，掠購我軍需物資。二、換取戰區物資之輸出，供給其軍需工業之用。三、維護其在華之工商業市場，以濟戰時國外貿易之窮途。）和傾銷政策相輔而行的，又有物資封鎖政策，其主要目的，在確保淪陷區之資源，以免削弱其本身之經濟力量，並期由封鎖之徹底實行，以覆滅我全體國民之經濟生活，（敵自發動侵略戰，即對我實施封鎖；彼時之封鎖，限於沿海口岸，其目的在斷絕我之國際通路。但在大陸，則仍對我實行傾銷政策，以冀吸收法幣奪取外

匯。自英美封存敵方黃金，其奪取外匯之伎倆，無從措施，於是在大陸上亦一變而為嚴密之封鎖。尤以華北之封鎖制度，較之華中更爲嚴密，其機構亦較爲健全。）在淪陷區，敵人又曾嚴格施行配給制度，這一制度，和封鎖制度相互爲用，正足以防止淪陷區物資之流入我後方。（一、敵人在其佔領區內實行嚴格之配給，然後物資之供求情況，始有精確之調查統計，民間除必要之消費量外，毫無多餘，如此則物資自無外流之餘地。二、調節物資之消費，使之分配適當，配給不致流於浪費，與其重點主義相配合。三、推進一般消費統制，以救物資之缺乏，使民間之購買力不傾向物資而歸於貯蓄一途。）其統制配給係由華北開發公司負責主持，與關係各方面成立各種物資配給機構協議會，藉以統制商品。華中方面，則有：一、重要物資關係組合，由興亞院華中聯絡部統制，二、華中軍票交換用物資配給組合，三、各種販賣協議會。

此外，敵人還有一件毒辣的經濟工具，便是設立偽行發行偽票，破壞我國之金融，二十六年八月，敵軍曼人張家口、大同及歸綏後，即於九月二十一日設立「察南銀行」爲偽行之首先成立者，旋又在懷來、宣化、大同、歸綏、包頭等地設立分行；繼將察南、晉北及蒙古聯合三「自治政府」共同出資，擴大爲「察南銀行」，改組爲「蒙疆銀行」，業務除經營普通銀行業務外，並有發行偽鈔，代理爲「蒙疆國庫」等特權，儼然蒙疆地區之中央銀行。此外又利用原有新式金融機構破壞之機會，乘機建立其地方金融之統制網，由蒙疆出面拉攏各地錢莊，在各「自治政府」所在地設立察南、晉北及蒙古三實業銀行，而受其統制。二十六年十二月，華北偽「臨時政府」成立，敵方即擬在華北地區設立偽「中央銀行」。二十七年一月七日，有所謂「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籌設，由日本朝鮮、正金、興業三行借繳資金，並於三月七日向日本銀行團成立一萬萬元信用借款，該行遂於三月十日成立。嗣後分在各處設立分支行辦事處三十餘處，此外優仿蒙疆區內之辦法，由偽聯銀行策動，在各都市設立偽地方銀行，由偽聯銀行擔任資本之半數，其餘則

就地徵集，以期利用原有地方金融機構之潛伏勢力，以建立其統制華北之金融網（華中地區，偽銀行成立稍晚，延至二十八年五月一日始成立偽華興商業銀行，詳見下章。）

在淪陷區流用之敵偽鈔票，除關外之偽滿中央銀行，其在關內流通者，有敵軍用票，偽蒙銀券，偽聯銀券及偽華興券。敵軍所到之處，敵偽鈔票隨之流行。（敵人在華使用之軍事票，又分為昭和十二年日本內閣印刷局印製之純軍用票及日本銀行票加印軍用手票兩種，均無分文現金準備，又無號碼及發行機關簽署。）這是吸取我們民衆膏血的工具；有一段時期，敵人以破壞我法幣爲主要目標，「偽幣」在經濟侵略陣線上處於最重要的地位，當然，我們在經濟作戰上，也和軍事一樣的艱困，不過敵人所期待的「經濟崩潰」情勢，畢竟不會出現呢！

中日戰爭發生的前夕，一位英國記者尤脫萊氏分析日本社會經濟與政治的機構，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日本的泥腳；這部書，就像預示日本命運的啓示錄，她看到了日本帝國的結局。戰爭發生以後，他又寫了「日本在中國的賭博」，瞻望中日兩國戰爭的前途。替「日本的泥腳」這句預言作正確的註解，他說：中國似乎能比日本支持較久，它的抵抗意志並沒有現象表示某一黨派準備與日本妥協，背叛祖國而接受日本傀儡組織的官職。日本仍然在尋覓一個「佛朗哥將軍」。雖然它把北平臨時政府大總統一職虛位以待，可是，沒有任何中國的重要人物願意接受它。日本甚至找不到一個「二等角色」來充任親日政府中的職位，它企圖收買舊軍閥如曹錕吳佩孚等之舉已完全失敗。

日本人所顯然失敗的地方，就是，它自己毀壞了拉攏到中國任何階級來支助它的可能性，並因而失去了建立一新中國政權爲日人的利益來統治被佔領區的可能性。所以目前它只有兩條路可走，不是純以武力來鎮壓中國人民，自身擔負維持其佔領地區治安之巨大費用，就是放棄此次戰爭。當時亞細亞雜誌曾發表

了一篇從華中寄出來的論文，充份說明了爲什麼日本「已經戰敗」的原因；雖說，他們（指日本人）也許再要好幾年才會醒悟過來。文中說：

「當日本軍閥貿貿然毀壞了大上海的買辦階級資本家與江蘇、浙江之銀行家及地主時，它錯過了「獲勝此次戰爭」的唯一機會，（所謂獲勝此次戰爭，就是戰爭結束，而軍需之積需並未動用，直接的戰略必要條件均能實現，它作爲西太平洋最強國之地位並未動搖，並有一中國政府能與之媾和修睦，及依照其帝國理想統治中國。）因爲毀壞了他們，就是毀壞了日人欲實現和平妥協所必不可缺的份子之經濟基礎，及其在政府中具有左右力量之政治勢力。目前中國政治機構的經濟基礎已經完全變更。同時，這政權（僞組織）也更爲散漫，不復具有實現和平的能力，所以就失去作爲日本統治工具的主要價值，現在，已不再有任何政治勢力和經濟勢力的中心，足使日本憑之而能獲得決定的勝利。祇有在上海和江浙省區，日本才有機會有利地結束其冒險。現在它已經無力從中國內地的泥淖中自拔了，它侵入內地愈深，它也陷溺愈深，希望也就愈爲微小。」

根據以上引述，則日本已將爭得這些份子支持的可能性摧毀淨盡。它對於上海的破壞及加於它的蹂躪，無異於削弱了可能與它妥協的中國唯一的集中的財團之經濟地位，也就是削弱了他們的政治勢力。當日本進攻上海及南京時，它希望對準中國心臟予以打擊因而麻痺中國在北方的抵抗。如果它的部隊，它的艦及它的飛機當時能迅速致勝，它也許能實現其直接的目標，但上海一戰，證明了日軍並非無敵，因而加強了全中國的抵抗決心。即使日本控制着長江下游，中國的政治統一也未被毀；同時，認爲只要中國方面不惜任何犧牲，堅持到底，即消耗日本實力的這種信念，隨着戰事之延長，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堅強起來了。同樣地，日軍殘殺俘虜的行爲，也使我們的士兵，不顧任何艱難，勇往奮戰，而已與大軍隔斷的

小部隊也決不肯投降敵人。這些小部隊留在敵後，變成了游擊隊，從事擾亂日本的交通線及掠奪其給養。他們不讓日本獲得任何遺留於內地的物資，即使農民仍固耕種土地，也不讓日本輸出他們的出產。例如日人希望在華北收穫百萬擔棉花，結果祇能到手四萬擔；因為大部分的貨物都在交貨途中被毀掉或奪去了。即在它控制下的鐵道內，也不能派遣足夠的軍隊來保護運輸線的安全。日人的恐怖行爲，使中國各階層的人民寧願拋家離井，不願饑寒和流浪，跋涉長途，以逃避日人的統治。此種戰區中數百萬難民的逃亡，已遍及全國。這些棄家出奔的農民，離開學校城市，以避敵鋒的學生、商人、技術人員，已予我政府以發展大西南後方社會經濟，作爲國防重心的努力以更大的刺激。國際觀察家，稱之爲中國政治、經濟復興的朕兆。

另外一位英國記者，二十七年春夏，他在河北，山西敵後地區周歷了一大圈。他親眼看見日本軍隊恐怖政策所造成的慘酷地獄。他說：「日本經濟的性質是這樣的：那些新帝國主義者，已被驅使而從事一個殘忍而毒辣的搜刮政策了。他們必需馬上得到補償，否則他們便滅亡；這是現代日本的統治者，以國家爲孤注一擲的一個最大規模的賭博。所以他們的辦法，是對於所有的佔領區域任何階級及任何部份的人民，決不隨便放過的。不久以前，即使那些目前給予征服者以支持與助力的商賈和地主們，也將明白自己行爲的錯誤。中國民衆，誠然知識不够水準，但由於他們慘痛的經驗，他們開始明白將來自己的命運。一般體格強健的平民，便幾乎每一個都加入了這種游擊隊。每天聽到他們語言中所表露着他們對侵略的痛恨，真是深惡痛絕，一腔真誠。他們明白：「目前失去最多的人，却是明日獲得最多的人。」他們說：「我們假使能保持國土，我們並不愛惜我們的房屋。」他們爲國土而準備戰鬥的決心，也是非常顯著的。對這些因素，下一番考慮，就會看到侵略中國所給予日本大陸帝國的重大危險。在一個井井有條的計劃上，或許能有着強化華北，封鎖西北，並在最後才進行征服長江流域和華南等程序。但在實際上這些主要的初步計劃

，竟一步也沒有達到。反之，日本在從事於一件幾乎不可能的工作，想給他們的敵手以致命的打擊；但這敵手從來沒有被準確估計過的真正實力，現在正在顯露出來了。」

那位著名的美國記者，約翰·根室 (John Gunther) 也說：「這一場戰的特色，就是：儘管日本人抱着阻撓中國日漸強盛這一個目標來作戰，可是相反地，戰爭的結果，反令中國成爲一個空前團結和堅強的戰鬪單位。日本雖佔了廣大的土地，但中國的後方，却日漸興盛起來。日本侵華的戰爭，使中國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一)「時間」對於中國有利，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戰事越延長，中國便越有利。理由是日本的生活程度隨着戰事的進展，而一天一天的壞下去；反之，自給自足的中國，却能够吃苦打下去。(二)京滬失陷後，中國軍隊已重新整頓，力量也增強了許多。(三)防禦比進攻所消耗的爲少，日本一定要繼續爭取戰略上的勝利，而中國的政策却不必更變。(四)游擊戰對於日軍的交通線上和士氣予以極嚴重的打擊。日本對軍事的控制甚感困難，這是對中國最有利的條件。中國有如一塊大毛毯，日本人只佔到了縫線，他們佔的是運河、鐵路、河流以及各大城市，單單把握着這些縫線是不够的——日本人現在正和那從來未爲敵人永遠擊敗的民族作戰呢！」(中日戰爭的相持)

還有一位蘇聯的教授摩脫利夫 (U. Motylev) 分析日本戰爭中的物資恐慌，說：「日本政府現已違反了它原有的目標，不得不逐漸動用了它的大量軍事儲備，榨取它所有的經濟富源；結果，日本的經濟，業已達到一種戰時的狀態，而日本軍人希望掩藏着該國戰時經濟的弱點。便已繼續的顯得困難。日本帝國主義者認清了這一次「大戰」發生之時，原料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曾經化費多年工夫，特別積聚了各種不同的原料，以供戰時之用。但日本在中國進行這一次所未預期的「大戰」；而戰事規模之大，使他們的原料儲備，已經消耗得很多了(在戰爭劇烈化時，日本的原料輸入，竟較一九三六年的水準爲低，可見日本



政府已無力輸入它所亟需的原料。(關於原料問題的嚴重性，日本便採取各種手段，減低一切用於非軍事用途的原料比耗，大部分消費者的商品業已禁止鐵的消耗；棉花與皮革，祇能用於軍事或輸出的用途，許多橡皮物品以及石油和其他原料均已禁止。除此以外，煤油產量極少，若干種織以外的五金，完全缺乏；所以要增加在中國所能取得的原料，還需要大量的投資；在華佔領區裏的收穫，對於日本的嚴重的原料問題，決不能獲得任何實際的解決。]

我們又從一位美國的經濟學家勃洛克 (Kurt Bick) 的分析中，明白了「航運困難與勞動力缺乏，為日本的兩大弱點。」他說：「日本的威力就是海軍。由於地理的限制，日本一定要把它的軍隊和給養遠渡重洋地輸送到大陸來，這就是它唯一的弱點。日本的軍事行動，完全要依賴着海上交通；日本越深入大陸，它對海上交通線的依賴就越深，它的海岸根據地越多，那麼，它的軍隊就需要更多的船隻來輸送給養。因此，日本的航業是含有重要的軍事性質的。一九三七年八月，軍部所僱用的船隻，竟達七十萬噸；到了三八年年底，竟增加到百二十五萬噸，差不多達日本商輪噸數四分之一。(日本既感到船隻缺乏，就不能不租用外國輪船來補救。一九三八年春，日本僱用外國輪船達五十萬噸之多。)中國軍事家看出了這一點，那就是深入腹地的日本遠征軍，和它本國的聯絡，是要依賴海上交通線來維持的，這正是有被擊收可能的一個弱點。日本潛在戰鬪力的另一弱點，就是人力的缺乏。戰爭爆發後，勞動力缺乏問題愈來愈嚴重。有一本日本刊物說得好：「兵工廠、海軍船塢、飛機製造廠、以及商辦的兵器廠，盡量的從農村、店員階級、各工業部門，將那年紀較大的男女吸收過來，叫他們製造軍火。——戰爭的結果，不獨使勞動效力減低，而且影響到日本農產品的輸出，糧食生產受到很大的打擊，蠶繭減收，也影響到航業的收入了。中國的抵抗愈久，日本潛在戰鬪力的兩大弱點所受的影響就愈深；征服東亞這一個奢望，已經使日本感受相

當的痛苦了。」（日本感到了緊張。）

以上編者摘引了若干國際人士的觀察，使我們明白日本的戰敗的朕兆，在那時已經顯露出來；至二十七年七月七日，（抗敵週年紀念日）蔣委員長告全國軍民書，有云：「抗戰一年的經過，敵我兩方有一很顯著的不同的點，這就是敵人『狼奔豕突，百出其技』，而我們的方針和決心，則『堅定明確，始終如一』。從敵人方面說，軍費預算增加了一次又一次，兵員增調了一回又陸續不斷的增調二回三回到無數回。在策略上始而宣稱速戰速決，繼而又聲言變為猛力結束戰爭。至於政局的轉換，經濟的動盪，處處可以看得出敵寇的阢陁不安，也處處顯出敵寇的不顧一切，而將悍然來逞。至於我們一方面，自始從最危險最惡劣的局面作澈底的打算，早已定下了始終一貫的決心。」在戰爭結束以後，重讀此書，使人欽佩蔣委員長的遠見，與堅決的意志。從此，我們也可以相信，在總統的卓越領導下，我們消滅共匪，收復大陸，必能獲得最後成功的。

（敵陸相板垣曾於大坂宣傳：「中國事件，在最近的將來不能結束。必須要全力提高國民精神，並動員物力以求順利結束戰事。國民精神總動員及物力總動員，並非一定指武裝國民而言，但係包括調整社會問題在內。日軍決定許多辦法，這些辦法應付諸實施，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現在應轉採『實際的步驟』。』依總動員法第四條，日本政府可以強迫徵集十六歲至五十歲的男子從事公共事業。這樣，被徵集的工人，是在軍事機關監督之下，在各軍需工廠和各企業中工作。）」

## 十一 武漢會戰大小數百次 四月又半殲敵二十萬

南京陷落，我政府西遷重慶；可是事實上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却在武漢，我們軍事上最危險時期，也就在南京陷落後那個月；當時，敵軍若溯江直上，不讓我軍有休息有調整的機會，可能變成一個極壞的局勢，使抗戰工作更爲艱苦。敵軍渡江北攻津浦線，二十七年春夏間，軍事中心移往魯南；敵人雖收貫通南北交通線，鞏固沿海佔領地區的戰果，却也留下了一個喘息的時機，我軍乃得重整軍備，再勵士氣，完成了國防上的新部署。徐州失守，歸德、蘭封、開封相繼移防，我軍的戰志並未衰退，可以遣調的部隊，也比南京退却時，增加了一倍以上，敵闕到了那時期，才明白中國的長期抗戰，不僅有此決心，而且有此「可能」；乃調遣援軍，作進一步的冒險，開始進攻武漢的軍事行動。六月七日，敵軍從黃河氾濫地區往腳，六月十二日，便以海陸軍全力，進攻安慶了。這是武漢會戰的序幕。

武漢保衛戰，以三鎮爲核心，以豫西、豫東、皖北、皖南以及湘、贛二省爲其外衛。言其地位，則「東走江淮，（安徽），西走梁漢（陝西），南運荆襄，北馳陳蔡汝穎（河南）」。（張聲道圖經跋）「顧盼江東，馳驅河洛，間道出奇，以入光蔡英霍之郊。」（湖北通誌）雖爲四達之區，亦爲四塞之地，自古爲軍事上必爭之地。「言其地形，則湖北盆地之四陲；大巴武陵諸山分界於川鄂，桐柏大別諸山雄峙於北及東北，幕阜山蜿蜒於東南，江漢雲夢川澤湖沼之區，南與洞庭湖盆地連成一片，成唇齒相依之勢。且東西兩方江南北諸山，迫近江岸，造成著名之峽江，西爲宜昌夔州之三峽，東爲武穴田家鎮間之峽谷，均爲水陸要隘。且鄂省之外，尙有高地可作屏障，如伏牛山脈盤結豫西，崑山，外方（嵩山）諸山均爲支脈，適當登洛之後側，爲南陽荆襄之屏障。大別山脈向東延伸，綿亘於江淮之間，稱爲淮陽山脈，南與匡

廬山脈，隔江遙接，爲鄂東之外衛，兼爲贛北之屏障。皖南後有黃山脈，南接天目山、大杉嶺、武夷山等諸山，又爲武漢外衛之前哨，兼爲贛東之屏障。湘贛之間，後有羅霄、武功諸山，山間各道，爲湘贛之通路，據高山以制低谷，極便防守。」敵軍進入這一地區，既非平原，亦非湖沼，必然得放下了重兵器來參加他們認爲艱苦萬狀的山嶽戰。「以交通言，則武漢居水陸中心，粵漢路南通廣州，以接廣九路，在衡陽西接湘桂路，均爲國際重要路線，在株州，東接浙贛路以通贛浙，平漢路北通平津，在鄭州與隴海線交軌，爲西北之國際路線。公路則西北有襄陽通南陽一線，東北有羅山經河口至漢口一線，以及潢川、商城經麻城至漢口二線，而信陽、羅山、潢川以東，更有公路北通霍邱、正陽，台通、六安、合肥，順江而下，則北岸有漢口通廣水、黃梅、宿松、太湖、潛山之線，南路有武昌通鄂城、瑞昌、九江、馬當、東流之線，水運則有長江、漢水、洞庭湖之利，誠如顧炎武所謂「道通九省，冠蓋輻輳之地也。」（武昌爲我大本營所在地，漢口爲大商埠，漢陽爲軍事工業區，三地居江漢之交，成鼎足之勢。）

至於敵軍對我的攻擊路線，我們除了西面可以高枕無憂，北、東、南均有被襲的可能。「敵軍如由北東兩面來攻，則以平漢長江兩線爲主，其他各公路爲輔，鄭州、合肥、安慶爲三大據點，爲敵軍所必取，由鄭州沿平漢路南下，其正面當在信陽武勝關，右翼出台陽白河一路，左翼出羅山黃安一路，由合肥沿浦信公路，經六安商城而趨麻城，與平漢路南下之敵相會。東路則以安慶爲出發點，海軍溯江西上，陸軍於北岸取道潛山、太湖、宿松、黃梅、南岸取道馬當、彭澤、湖口、九江，即後來敵人所試用的沿江躍進計劃。敵軍如在馬當一線受阻不能前進，亦可變更路線，或循太湖、宿松、黃梅之線前進，利用陸軍突破武穴線，再用海軍協同推進；或由湖口進攻九江，循瑞昌、陽新、大冶之線前進，可利用南岸陸路西上；甚或採用迂迴戰術，利用南北兩岸較遠之陸路前進，或由合肥西趨六安、商城，亦可迂迴沿霍山英山間與立

煌羅田間之山路西進。故大別山、太湖、宿松爲我軍必守之據點，大別山北六安、壽城，亦爲不可或失之據點。至於長江南岸，可由東順流而下，橫渡鄱陽湖，衝截南潯路，否則即由浮梁樂平繞由鄱陽東南進窺南昌，或迂迴樟樹吉安西攻衡陽，對長沙、宜昌，沙市作遠勢包圍，與北來之敵相會，然後順流而下以攻武漢，亦爲對我軍最嚴重的威脅。此外，蕪湖，宣城杭州、富陽之敵，亦可以相互策應，由贛東窺南昌，乃至廈門汕頭之敵，沿海登陸，進襲廣州之敵，亦可冒險西北進攻，先佔衡陽，繼攻武漢。上述種種路線，其可能性幾乎相等，我軍防禦的任務，實在方面太多了。敵軍攻擊之初，隱匿其真正意向，而其分進合擊，也寓有嘗試的作用，六月初旬，敵軍進至平漢路；我軍即對北面夾攻，有所戒備。信陽武勝關一線，已嚴陣以待，同時，還顧慮豫西南陽一線的安全，湯恩伯將軍之部便開始緊急準備。後來敵軍停止向豫西前進，兵力移向皖北，我軍也於長江南北兩岸同時分兵抵禦。六月二十三日，敵波田支隊在高空掩護下進攻馬當；我統帥部判斷敵軍或將有事於鄱陽湖東北盆地，由馬當蘄澤南攻浮梁，以迂迴攻南昌之右；乃由羅卓英將軍所部防守浮梁鄱陽一線爲第一線，湯恩伯將軍所部警戒樟樹、萬載、上高、高安一線爲第二線，準備一場野戰軍的主力會戰。七月間，敵軍沿江西進甚急，三日彭澤失守，五日湖口失守，二十四日，敵在姑塘登陸，二十六日九江陷落，戰事重心移至南潯線上，我軍入於德安、南昌一線集重兵戒備，以防敵軍之迂迴攻擊。其後敵軍又沿江西攻，其主要企圖始判明，如我軍所判斷，敵軍沿江躍進，把主力決戰放在第二步；首先要集中力量，「以多數空軍掩護海軍，以海軍掩護陸軍，沿江躍進，企圖迅速奪取武漢，控制長江天塹，橫切中原，以遂其切斷我南北交通的毒計。」蓋敵人已向其國人及士兵保證攻下了武漢，即可以結束戰事；所以急於西攻武漢，不想找尋我們的主力，以決戰來解決戰局了。八月以後，敵軍主力全部出動，進攻路向也完全顯露；各以二至四聯隊之兵力，分四路前進；其在長江南岸的，一沿南潯

鐵路南進，掩護其左側背，一沿瑞武路西進，迂迴武昌之南；其在北岸的，一沿江北岸進攻漢口，一躡沿大別山北麓進攻信陽，迂迴漢口之北，此外並以艦隊溯江而上，陸戰隊到處登陸；冀以外線作戰態勢，實行包圍殲滅我軍，那便已到了武漢防禦戰的最高潮了。

現在，且從緒戰說起：六月初旬，敵艦隊集結大通貴池沿線，有蠢動模樣；十一日，敵艦四十餘艘，商輪十三艘，汽艇八十餘隻，木船數百隻，大舉進攻安慶；十二日晨，即於棕陽前江口間之新河口登岸，敵艦直駛安慶對岸，向城內砲轟，敵機多架連續掩護敵軍登陸，由正面來攻。合肥之敵，亦於六月九日攻舒城，十三日陷桐城，進迫潛山，以拊安慶之背。十五日，安慶棄守，潛山亦於十七日失陷，自此，合肥，安慶遂成爲長江北岸敵軍之重要據點。其時，我佈置江防，封鎖馬當江面以爲大江屏障。（馬當居長江中流，屬彭澤縣，正當皖贛接壤之地。馬當山橫踞江濱，與小孤山相爲犄角。北岸屬安徽望江縣。江中流沙沖積成洲，名糧洲與新洲，面積甚廣，分江流爲二，其左水道爲別江，今已淤塞，不復通航，其右水道，臨馬當山下，爲長江航行要道，江面甚窄，廣不及半公里，乃成江防險要。馬當距九江百八十里，距彭澤三十里，太白湖橫其東南，由江防形勢言之，馬當可謂合乎國防條件的要塞，足與江陰要塞比美。惟在陸岸則處於凸角之不利影響。要塞位於馬當鎮約五里。陸上防禦線以緊迫香河之張公磯爲第一線，馬山黃山隔河而居前哨地位，此前哨之地勢反高於張公磯以西之主障地，足以控制整個馬當，爲敵我必爭之地。江面三道封鎖線。起迄共長四十里，水雷線佈於華陽（距馬當二十餘里）（香口馬當間防禦之周密，甚於江陰。）安慶失陷後，敵即沿北岸西進，企圖越過馬當之險，繞攻我防線之後，我軍馳援阻敵於潛山太湖之間。敵乃移主力轉攻南岸，敵艦亦捨貴池，（時貴池尚在我軍固守中）越安慶而犯我東流。（東流位於大江南岸，形勢之暴露與安慶同。東流之西即彭澤，爲封鎖線所在。）敵軍進襲馬當，後犯其下游香口河

口之香口，二十三日晚間，佔香口附近之黃山翌晨進攻香山，敵我隔香河鏖戰，我張公磯陣地，全被其擊毀，守軍傷亡過半；要塞方面我軍分兵進擾，防務留待上游援軍，不料彭澤援軍尚未到達，敵汽艇已由太白湖繞至要塞後方；要塞守軍既少，砲位又不適於阻擊，馬當要塞及馬當鎮，遂於二十六日晚間失守。敵人既突破馬當防線，循山路西竄，當晚竄至彭澤線之右後方；同時，敵軍乘淺水艦越過馬當封鎖線，於娘娘廟登陸（彭澤西十五里）。我援軍不及趕赴，七月一日，亦遂退出彭澤。二日援軍到達，雖一度反攻，收復娘娘廟，仍無以阻敵前進。敵軍固守彭澤馬當一線，並沿公路越涼京徐家渡向湖口進犯，江邊則沿流斯橋突進，三日已至湖口東之影橋，水陸並攻，遂於四日陷落。（湖口位於鄱陽湖口，顧棟高云：「湖口之緩，江南之盛衰；江南有事，欲保江右，則湖口不可以不備也，湖口之於九江，又獨當東南二面之險。」）

湖口戰後，敵軍進展甚緩，一因我大軍固守香口以至湖口側面陣地，待機反攻，荻港、銅陵、大通、貴池，東流一帶之各要點，均在我軍固守中，不僅截斷蕪湖宣城敵軍與彭澤口敵人聯絡，且使彭澤湖口之敵，受我大軍三面包圍。二因我空軍活躍，敵艦在江面迭被我炸沉四十餘艘，敵海軍未能充分活動。三因馬當失陷，封鎖線迄未被破除，航道甚窄，大型艦無法通過，上駛至彭澤湖口間的汽艇及中小型敵艦，我沿江流動砲隊，隨地控制，敵艦不易西進。四因北岸之敵膠着於潛山太湖之間，迄無進展。我軍乃得於鄱陽湖地區從容部署。

（敵軍企圖進攻武漢，因顧慮我江南炎夏氣候及瘧疾之流行，乃特調遣駐臺灣之波田旅團擔任前驅，以駐九州之第一〇六師團繼之；一〇六師團師團長名松浦淳六郎，故名松浦部隊。此兩部隊之駐防地，均係敵國之南部，與我江南氣候略同故也。該師團於五月十五日動員，未及一月，即向我東戰場輸送；六月

中旬，開抵蕪湖，下旬進犯我銅陵、大通、貴池等各沿江要點，其步兵第一二三聯隊之第三大隊與一三聯隊之第三大隊，於六月十三日，進攻蘄港，此爲該師團抵華後最初之戰鬥，頗受損失。據當時之部隊指揮官梅木少佐，於六月二十三日之師團會報中謂：「華軍之近兵戰技能優良，尤以手榴彈不可忽視。」

二十七年一二月間，我空軍經補充後，戰力日強，除支援陸軍作戰外，復集結主力，對東戰場及津浦路南段敵機場陣地，及長江敵艦施行轟炸，並截擊破壞粵漢路之敵機，予敵損失甚大。二月十八日，敵驅逐機二十六架，伴護轟炸機十二架，向武漢進襲，我駐漢口孝感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李桂丹，率全大隊E15 E16機二十九架，起飛迎擊，經激烈空戰結果，擊落敵機十四架，我大隊長李桂丹，隊長呂基淳，隊員巴清正、王怡、李鵬翔等五員陣亡。

自馬當湖口失守後，武漢防務漸形吃緊，除於馬當湖口各要區配備防務時，另發海砲一部分在武漢前衛之田家鎮分臺裝置，構成長江第三道防線，同時並於武漢門戶之葛店，設立武漢區砲隊，分臺安裝海砲，一面將九江以上漢口以下各航路、標誌、逐段燬除，並在田家鎮半壁山間，斬春嵐頭磯間，黃石港、石灰窰間、黃岡、鄂城間，均劃爲雷區，各區附近分別劃補助雷區甚多，先後佈雷共一千五百餘具、團風、陽暹、湛家磯各段，亦籌劃封鎖，並遣軍艦駐防武漢，另指派永績、中山、江元、江貞、楚觀、楚謙、楚同、民生等八軍艦駐漢，擔任軍事委員會之運輸工作，各佈雷小輪平明、永平等十艘均因執行此項工作相繼犧牲於斬春、田家鎮、新洲、葦源口、李家洲、余家洲、石灰窰、道士林各處，儲雷砲船亦被炸不少，我佈放漂雷之別動隊，於九月八日晚十一時許，於鯉魚山下探知敵艦已上駛大龍坪武穴間，向馬頭鎮砲擊，該隊立時由鯉魚鎮出發，進至敵艦約數公里將雷拖抵中流，斯時一髮千鈞，幸未被敵察覺，於翌晨三時許安全返航，是日新洲方面發出巨大之聲響，敵探知我方所放漂雷發生效果，而敵艦已炸沉兩艘，又於貴池方面



，因接近戰區，交通不便，一切供應材料，均感缺乏，仍於困難之中積極進行佈放漂雷，海軍員兵伏處深山內，鋸木製板，自行改造民船，利用手工佈雷，設備製造完竣，繼之以佈放工作，晝伏夜出，經三夜之冒險工作，於九月十一日晚完成任務。九月中旬田家鎮發生激戰，先是敵軍攻陷九江之後，敵艦即於二套口，新洲一帶，從事活動，嗣知我有戒備，乃改變沿江西犯計劃，而採取進攻廣濟，切斷田蘄交通，進而威脅武漢之策略；九月七日廣濟失陷，十四日敵軍在馬頭鎮以東登陸，我陸軍轉移陣地，馬頭鎮既失，南岸武穴一帶雷區，無法控制，江防因之吃緊，十八日有敵艦兩艘，駛至晒山附近，我砲臺突向敵艦發砲，中有一艘負傷下逃，二十日敵艦六艘，乘雨露迷濛，掩護汽艇十一艘，向砲臺進犯，被我砲擊退後，旋敵巡洋艦，驅逐艦各兩艘，以猛烈砲火向我砲臺攻擊，經我還擊，敵艦不支退出，二十一日敵汽艇十四艘上駛佈雷，我砲臺終於其迫近時，發子母彈立將其擊沉八艘，餘六艘狼狽向下游遁去。二十二日復有淺水艦率汽艇十數艘上駛，企突破我之要塞陣地，我沿江部隊紛以輕榴彈砲轟擊，惜彈着點不甚準確，致被敵迫入六千碼以內，我砲臺立發子母彈向敵射擊，敵汽艇一艘爆炸，敵復不逞。二十三日敵汽艇在上果湖企圖偷渡，又被我砲臺發覺，擊沉其兩艘，是晚南岸守軍撤退，富池口要塞失守。二十五日敵以海陸空軍全力進窺田家鎮要塞，敵機終日投彈轟炸，敵艦發砲協攻，第一第四兩分臺於是被炸，時敵軍已進抵崔家山，其汽艇亦向富池口活動，當被我砲臺擊沉數艘，二十六日敵由崔家山等處向我繼續猛衝，馬口遂告失守，其時田家鎮已處四面包圍之中，各臺員兵堅決死守，二十七日我砲臺復擊沉竄入黃蓮洲之敵汽艇兩艘，入晚敵艇十餘艘突向砲臺猛襲，我砲臺守兵以機關槍向敵密集掃射，敵傷亡甚重，二十八日敵集陸海空全力再度向我砲臺猛犯，彈落如雨，同時有敵汽艇二十餘艘由其陸海空軍掩護，於盛塘附近登陸，隨迫至馮家山，離臺僅數百尺，我砲臺據守沿江戰壕，以機步槍繼續抵抗，計自九月十七日起至二十八日止，敵軍平

均每日對我砲臺發砲約五百發，投彈千枚以上，田家鎮海軍工事及砲兵陣地全燬。二十八日晚奉令撤退，當田家鎮危急之際，爲增加防務計，在黃穎上，沙鎮間佈放漂雷一百二十具，田家鎮一段敷佈固定水雷，已達四百數十具之多，田家鎮失陷十天，南岸守軍盡撤以後，敵艦仍未敢深入，十月中旬敵採取大迂迴戰略，葛店陷入三面包圍，二十二日敵艦由三江口湖江上駛，觸我浮雷炸沉兩艘，二十四日午後敵圖在趙家磯登陸，被我砲臺擊沉汽艇四艘，二十五日清晨，敵在汀橋鎮及葛店公路間分兩路向要塞進犯，以汽球指揮砲火對我砲臺不斷射擊，並以飛機輪流轟炸，至十七時許砲臺發現我方指示退却標誌，入晚時始將砲門拆卸放棄葛岸，武漢亦於同日淪陷，二十四日敵機終日不斷於金口以上，城陵磯以下往來搜索，猛炸我中山艦、楚同、楚謙，勇勝等各艦艇，發生惡戰，楚謙、勇勝、湖隼三艇均脫重圍，楚同於嘉魚附近被炸傷，中山艦與敵戰鬥最烈，迄三時十分敵機六架向該艦輪流投彈，該艦以全艦火力集中射擊，船尾左舷首中彈，鍋爐被炸搶塞無效，水深達四尺餘，艦體逐漸向左傾側，艦首亦中彈着火，時艦長薩師俊在望臺指揮作戰，脚部炸斷，臂部受傷，各官兵之在望臺執行任務者，前仆後繼，情況慘烈，該艦長身受重傷，神志尚清，猶勉力發佈命令，將該艦設法擱淺，奈以機件炸壞，前艙着火，消防等設備大部被炸，灌救工作極感困難，艦上血肉橫飛，傷亡枕藉，其時艦已隨水漂流，艦長薩師俊仍堅守望臺，各員兵以船體將沉，強掖艦長下舢舨，乃離船不遠，在敵機槍下飲彈殉職，舢舨復沉，中山艦已傾斜四十度，剎那間，船首突昂，旋即沉沒，而爲國家作壯烈之犧牲矣！

（六月二十六日，敵波田支隊，攻陷馬當後，全力西犯，於是該第一〇六師團奉敵中支派遣軍作戰命令一四〇號：「第一〇六師團，中止銅陵大通池州附近之攻擊，以主力逐次溯江至香口附近登陸，集結兵力於彭澤或馬當附近準備爾後作戰。」乃於六月底集結於蕪湖，七月初，開始輸送，七月六日陸續到達香

口登陸，八日下午後抵彭澤，其時波田支隊已西竄湖口。七月四日，我軍反攻流淞橋，將敵之迫擊砲兵隊列及獨立工兵隊之一部重重包圍，致波田支隊與後方之第一〇六師團聯絡斷絕，勢成孤軍深入，形甚危急，於是該師團第一四五聯隊，乃以全力向我團攻流淞橋之部隊逆襲，隨發生激烈之戰鬥；此時敵使用「特種發烟筒」之速效性毒氣以解此圍；然敵勢已成被動，其圍雖解，已蒙重大損失，此役爲該師團遭我痛擊之始。因此，敵軍未敢輕進，一意保持其馬當湖口間登陸據點。及輸送點之安全。）

波田支隊，原爲敵之駐臺灣守備旅團，有步兵二聯隊，山砲一大隊，獨立工兵一隊，於一月間來華。六月十二日，溯江陷安慶，二十二日，進攻馬當，二十四日，在香口東方江岸登陸，二十六日，進出於馬當東方四公里之大山，卽於是日陷馬當，繼復西竄；七月五日陷湖口。爾後，該支隊至七月二十一日，始集結兵力於馬影橋、梅蘭口以西之線，二十三日，乃於姑塘強行登陸。）

（敵軍各部隊，於徐州會戰及安慶作戰，開始使用「特種烟」，卽毒氣烟幕混合彈。據敵方報告：「高濃度之毒氣彈，雖使用數量不多，對無防毒面具之華軍，已有預期以上之效果，而以使敵喪失戰意之精神效果尤大。」六月一日，用毒氣彈攻擊我軍於上窰河渡河地點。六月二日又連續使用於上窰河之南岸。固鎮，壽縣一帶亦曾連續使用。自香口附近之戰鬥至攻略湖口時止，也不斷在使用。其後我化學兵隊在武漢會戰中發揮其相當的效能。）

七月二十三日，敵軍攻擊準備就緒，鄱陽湖西岸戰事復起。據七月二十日，敵一〇六師團司令部所發第二十四號情報：「波田支隊二十一日晨，集結兵力於馬影橋梅蘭口之線以西，預定×日拂曉，在殷家胡莊附近，強行登陸」蓋當時敵軍登陸計劃，爲拂曉強行登陸；因我守軍警備疏忽，乃於二十三日昏夜陰雨之際，乘隙提前登陸；當時登陸敵軍，爲波田支隊之第二聯隊，預定登陸後，以一部佔領王頂峯附近，及

其西北高地，使一〇六師團易於行動。二十四日拂曉，敵一〇六師團乃繼續波田支隊主力之後，在海軍及第三飛行團協同之下，以一部在胡家馬家附近湖岸登陸，主力在殷家莊附近登陸，經塔頂山南側地區向九江西南前進；二十五日，波田支隊突破雅雀山及廖家坡我陣地後，一〇六師團其餘各部隊及第九師團之一部，相繼在九江上下游江岸登陸。其後，敵軍分向南西兩面前進；其西進右側隊為波田支隊，沿江西竄。八月十日，其第一聯隊，又在港口強行登陸，與左側之第九師團相策應，威脅我瑞昌，第一〇六師團則專任南潯線正面之進犯。

敵一〇一師團（伊東部隊）於敵在姑塘九江登陸時，已集結於彭澤湖口地區待機；至八月下旬，始竄入湖口，強登星子。此舉或非敵方之預定計劃，觀當時敵第十一軍之作戰，目標為攻佔武漢，其主力正銳意西進。此時該師團待機出動，即係準備加入西犯敵軍之主力，（企圖乘我沿江守軍一有破綻，即乘隙直入。）（一〇一師團，師團長名伊東正喜；二十六年九月十日動員，抵淞滬後，繼第三，第六師團之後，守備京滬杭地區，其一部曾渡江攻南通，北侵海安，東臺。二十七年中間，復集結於上海，準備進攻武漢；七月中旬開始行動，八月中旬侵入鄱陽湖。）據敵一〇六師團第一四七聯隊第二大隊陣中日記，該師團主力轉至南潯線正面後，曾留一左側支隊於高壩陳村，任務為相機進窺星子，因此該隊即沿九星公路兩犯，企圖佔據白鹿洞一帶之要點。後因該師團主力屢攻金官橋不逞，損失重大，直下德安之計劃，頗受挫折；因此，敵中央突破南潯線之企圖，即告失敗，其沿江西犯之主力，左側背亦受威脅；於是敵軍移用待機加入作戰之預備部隊一〇一師團，遂移用於星子方面了。（按星子一線，在敵人作戰部署上為最左翼外線，敵如不企圖大規模之包圍即不至於浪費兵力；壓迫敵軍，出此下策，即為我戰略上之成功。）

八月十七日，敵一〇一師團之一部向南攻擊，企於陸上南迫星子；二十日，其主力於海空掩護下，強

攻星子，我軍以猛烈火力瞰制，該師團中下級軍官傷亡甚多。那天晚間星子失陷，敵主力猛攻星子西北之玉山，反復衝攻，又被佔領。

七月二十七日，敵一〇六師團主力，進出於九江南面地區積極向南推進，全力撲我獅子山張家山陣地。○（一一）旅團山地部隊爲左地區隊，攻擊獅子山；一三六旅團青木部隊爲右地區隊，攻擊張家山。其命令指示對於毒氣應作有效之使用。）戰鬪於二十九日開始，此爲該師團登陸最初之全線總攻，戰事至爲激烈。二十九日，敵突破東林頭，三十日，又犯我沙河陣地。八月一日，我南潯線軍事劃歸薛（岳）兵團指揮，乃從新部署，轉進至金官橋陣地。三日，敵一〇六師團又猛力來犯；其左翼爲盛莊——陶莊——北部曹——陳家爐——株山相連之線，其右翼爲蔣莊——汪家大屋——孟家壩——雲臺山相連之線；我軍始終拒敵於陣地前方，敵軍攻擊，均歸失敗。其後迄九月初旬約一月間，屢次來犯，均無所得。其官兵傷亡甚衆，田中聯隊長坂田，上田兩大隊長，均戰死於金官橋附近，戰力消耗甚大。八月中旬，敵軍經一度調整，恢復戰力；並鑑於山地作戰之需要，命各隊應以現有馬匹擔任作戰必要之攜行與輸送；二十五日又指示使用「特種烟」之速效性毒氣，即又開始攻擊，而南潯正面我陣地，仍未爲所動搖。正值此時，敵第九師團主力自瑞昌方面突破岷山，進展甚速；九月二日夜間，其先頭部隊竄抵馬迴嶺西北地區，我金官橋陣地左側背遭受威脅，乃於是夜轉進至烏石門陣地。九月四日，敵一〇六師團進至馬迴嶺，向東南隘口方面推進；一〇一師團亦已參加攻擊，七日晨，佔據蜘蛛山陣地。其後敵又構築據點式之陣地，與我軍相持於馬迴嶺之線。

敵一〇一師團八月下旬，自星子登陸佔據王筋山，急圖進攻隘口，於是星子隘口道南側之東西孤嶺，遂成必爭之地。八月二十四日，該師團之一部，乃於東孤嶺東麓牛屎墩登陸，協同陸上之敵主力進犯東孤

嶺。我在該高地早有準備，當即與以痛擊。敵之第一次攻擊遂告失敗。二十六日，敵又以全力來爭，並使用大量之「特種烟」，一連數日猛攻不息；我守軍雖傷亡枕藉，猶能死守不退，九月四日，敵又開始第三次攻擊，自該山之東北麓樟樹橋萬杉寺一帶，利用東北風向，使用大量「特種烟」向我猛攻；敵重砲隊亦刺達王筋山東北地區，向該山猛射，激戰至次日，我傷亡過重，該山最高點，遂被敵佔領。其後敵居高臨下，西孤嶺之我陣地，處於不利地勢。九月八日敵作第四次攻擊，西孤嶺我軍拼死守禦松西二郎河以迄黃梅之線。敵繼續前進，黃梅遂於三日失陷。敵騎攻入鄂東門戶，北岸形勢一時爲之緊張。幸武穴東十五里處之黃堤缺口，黃梅至宿松公路線均爲水所淹阻，敵重兵器隊效用大減，未能向西猛近，我乃迅調大軍由廣濟迎擊，由白崇禧將軍馳赴前線指揮，分由英山浠水向太湖宿松之側面反攻，六日以後，危機已過，敵主力乃徘徊於黃宿之間，未能西進。

敵在北岸受挫，乃又移調主力向南岸進攻。八月二十日，敵第九師團由港口登陸，沿瑞陽路西犯；同時長江江面敵艦四十餘艘，向我馬頭鎮、富池口南岸要塞猛轟，敵以主力沿江西上，於大樹下、宋莊、周橋等處登陸，由城門湖與赤湖間之九瑞公路，直進瑞昌，在平山頂，望夫山一帶與我軍發生激烈爭奪戰，又以汽艇越城門湖與赤湖，竄擾，瑞昌遂於八月二十五日失守。（瑞昌城爲一盆城，其險在四郊，城東憑城門湖與九江相隔，城北有赤湖橫阻，西郊三面，山巒綿亘，陽瑞公路左側爲郎君山，登其高峯，全城在望。瑞昌之失，郎君山先被敵佔。瑞馬公路兩側之歐山、倒插腦以及西南之筆架山、鯉魚山相連，成半環，爲瑞昌之屏障，亦爲富池口、田家鎮、陽新之門戶，故瑞昌之得失，不僅影響德安，且有關幕阜山脈以內我軍陣地之安全。）八月二十六日，我關麟徵將軍所部馳援，與敵軍在桃村，郎君山一帶，發生遭遇戰，敵軍傷亡六七百人，我軍即將大路口一帶山地奪回。其後，敵軍大量增援；我軍於三十一日晨，乘敵陣

地未穩，即向大尖山（瑞昌西）一線之敵，大舉反攻，血戰竟日，殲敵三千餘人，南岸之敵，攻勢亦受頓挫。到了八月下旬，南北兩岸敵軍，其實力已在八個師團以上；而敵軍由皖西向豫南迂迴攻擊之行動，亦已開始。八月二十七日，敵主力（第十、十三、十六等師團）由合肥向六安進攻；其明日，我軍退出城郊。敵隨又分兵竄攻霍山，我乃撤守淠河西岸富金山陣地。敵渡未及，我宋希濂軍予以極大打擊，敵第十三師團主力死傷三分之一，陣亡聯隊長二人。嗣因沿淮河西進之敵陷我固始，威脅富金山陣地之側背，我軍遂於九月十一日，放棄富金山陣地。其後敵軍即進犯潢川商城，與我張自忠孫連仲將軍各部作極猛烈之爭奪戰。全局戰事，已逐漸迫近武漢外圍了。

當我軍放棄南京之際，敵欲乘機迫我屈服而未能如願，於徐州會戰後，敵即轉運兵力於長江方面，企圖深入武漢，破壞我抗戰中心區，使我不能繼續抗戰。民國廿七年六月十二日，敵先以陸海軍犯安慶，打通合肥安慶公路，並進佔潛山，太湖。廿三日以波田支隊，在海空軍掩護下進攻馬當；七月二日又進攻湖口，敵軍在該兩處，均使用毒氣攻擊，馬當於六月廿六日失守，湖口於七月五日失守。七月廿三日，敵復在九江附近登陸，遂展開武漢會戰。敵進攻部署，係各以二至四師團之兵力，分四路前進，其在江南者，一沿南潯鐵路南進，掩護其左側背，一沿瑞武路西進，迂迴武昌之南，其在江北者，一沿江北岸進攻漢口，一沿大別山北麓進攻信陽，迂迴漢口之北，此外並以艦隊溯江而上，陸戰隊到處登陸，冀以外線作戰態勢，實行包圍殲滅我軍。我在武漢外圍九宮山脈、幕阜山脈、廬山山脈、大別山脈等地，配置重兵數十師，預築堅固陣地，並在田家鎮兩岸構築江防要塞，待敵進入，予以痛擊。同時我並集中空中主力，阻止敵艦西侵，晝夜轟炸東流九江間敵之艦船及沿江機場，先後出動數十次，炸沉敵船十二艘，傷二十九艘，使敵增援接濟均感困難。敵在九江登陸後，我即退守廬山兩側及南潯路上之既設陣地，敵第一〇六師團數度

仰攻，死傷慘重，乃於八月廿二日，以第九師團，由港口登陸進攻瑞昌岷山迂迴我陣地之左側背，並以一〇一師團，由星子登陸企圖截斷我南潯路後路，經我軍一部阻止由星子進犯之敵，同時將南潯路正面部隊撤守馬週嶺附近第二線陣地，利用廬山據點及兩側有利地形，予敵莫大損害，故敵警爲天然堡壘，無法攻擊。至十月上旬，敵第一〇六師團主力，及一〇一師團一部，秘密迂迴至萬牯嶺附近，被我抽兵包圍，於雙十節國慶日殲敵約四聯隊之家，敵棄屍盈野，俘獲械彈輜重文件無算。

港口登陸之敵，沿瑞陽路西犯；同時長江敵艦四十餘艘，向我馬頭鎮，高池口南岸要塞猛轟，我軍沉着應戰，數度將敵擊退，敵乃大量施放毒氣，我軍冒毒固守，敵始終不能急進，每一山頭之得失，皆付無數之生命及巨量之砲彈，至九月廿四日，富池口要塞陷落，其沿瑞武路進犯之敵，在白水街，覆血山等處遭我擊潰，死傷極重，嗣後敵再增兵沿長江南岸及陽新辛潭鋪龍港等處，數路前進，又被我截擊，在龍港，木石港、三溪口、大冶、鄂城、舍牛等處予以重創。至十月中旬我逐次向武寧、通城、岳州附近之線後撤，十月廿五日，敵遂逼近武昌城。長江北岸之敵第六師團，自佔領太湖後，遭我數次反攻，不能前進，至七月下旬，乃以海軍掩護其第三師團在小池口登陸，協同第六師團兩路猛攻，我軍苦戰數日，黃梅宿松相繼失陷，嗣後我軍反攻，於八月下旬規復太湖潛山，敵乃改變其後方連絡線於小池口，仍積極向我廣濟東方陣地攻擊，戰況異常激烈，我守軍犧牲甚大，陣地終被突破，乃退守界領第二線陣地，及田家鎮要塞。敵進犯田家鎮，我守軍冒敵機艦砲之轟及毒氣之危害，苦戰兼旬，先後斃敵六七千，於九月廿九日田家鎮要塞失陷。十月初，敵遂利用長江水道侵入田家鎮以西，在駱春、蘭溪、巴河、黃岡、陽邏等處登陸，策應廣濟西進之敵，十月廿五日該敵遂進至黃陂，威脅漢口側背。

敵由大別山北麓西進者，爲第十師團，第十三師團，沿信合路及淮河後方路線，於八月廿八日猛攻六



安、霍山，渡俾河進攻我富金山陣地，經我宋希濂軍予以極大打擊，敵第十三師團死傷過半，聯隊長陣亡二員，嗣因沿淮河西進之敵陷我固始，威脅富金山陣地之側背，我富金山陣地遂於九月十一日放棄，此後敵進犯潢川，商城、被我張自忠、孫連仲各部迎頭痛擊，激戰一週，敵濫用毒氣，我軍損害頗多，乃退守大別山既設陣地，敵力攻月餘，始終未被突破，但大別山北麓之敵，已分兵越潢川西進續佔羅山，九月下旬與我胡宗南軍在信陽以東發生激戰，經我胡軍痛擊，斃敵五千餘，敵退羅山待援，旋敵陸續增加，胡軍損傷甚重，乃於十月十二日晚放棄信陽，固守桐柏附近山地，敵即轉兵南下，企圖竄入武勝關以西，截斷我襄花公路，我遂放棄武漢，各部遵照計劃，順利轉進，至廿五日敵佔領漢口空城，二十六日午後五時，武昌陷落，漢陽亦於二十七日午後三時棄守。總計自六月十二日，敵在安慶登陸起，至十月廿五日、二十七日敵佔武漢止，歷時約四個半月，大小戰鬪敵百次，敵軍死傷在二十萬以上，其所使用十二個師團竟補充五六次之多，敵之海空軍亦受重大損失。

在廣州失守，粵漢路運輸阻斷之後武漢於戰爭上之實際價值已失，同時我在大後方西南、西北、各項戰事建設，亦已樹立基礎，爲貫徹我國持久抗戰之基本決策，此時自應避免與敵決戰，故放棄武漢，殊不足以影響抗戰之前途。

## 十二 空軍武漢三殲敵 贛鄂血戰寒敵膽

自民國二十七年六月起，敵軍已經進攻武漢的外圍，軍事情勢漸趨嚴重；這時，東北那一角上，日蘇兩軍在張鼓峯的大規模衝突，成爲有意義的插曲。這次衝突，可以說是小型的世界大戰；參加戰鬥的兵員，多至十餘萬人；同時出動了重砲、戰車、飛機；蘇聯的飛機，曾經轟炸過朝鮮。關於這次衝突的實際情形，戰勝的蘇聯不會公佈，戰敗的日本更是閉口不談。那時，頗有人以爲這局部的戰鬥，可能發展成爲蘇日間的全面衝突；可是衝突到了八月十日便停止。（雙方在莫斯科簽訂停戰協定四款）蘇聯表演這種姿態，吸引日軍在關外，對我國有消極援助的作用，減輕敵軍進攻武漢的力量。日軍則經過了這一次以及後一年諾門坎戰鬥的試驗，了解蘇軍的實力；這和以後積極南進行動有著連帶關係的。

（蘇聯在遠東的紅軍，一九三三—三五年間約有十師上下的步兵師，三四個騎兵師，還有強大的各色機械化部隊爲輔，包括有空軍、戰車隊、化學兵隊、工程隊等，人數在二十萬人以上。此外還有極右翼的蘇蒙混合軍隊，實力在五萬至十萬之間，此外還有濱海省軍團（海參威）阿木爾軍團（海蘭泡—伯力）和貝加爾軍團。其後幾年中，遠東紅軍更是增強，到了一九三八年，其實力已超過四十萬人了。張鼓峯事件發生以後，特別紅軍又有增加，人數蓋已超過五十萬人。據蘇聯方面的估計，一九三四—三五年間，日本在滿洲的實力，大概在十三萬—十五萬間，共有三個步兵師團，五個特別步兵旅和二個騎兵旅。中日戰事發生時，日本在滿洲的實力，約有三十萬人，日本軍事當局，把「滿洲國」的軍隊當作後備兵，但德國方面估計，這一支軍隊，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不可靠的。經過戰鬥以後，日本大板每日新聞記者也承認「蘇聯的戰鬥力（在遠東方面）遠較日本爲強。」我們看了這份實際的軍力，便可以明白當時日軍不能集中

全力來攻擊武漢，她必須留相當力量於東北，以防萬一。而蘇聯也同日本帝國主義一樣，是一個早對我大陸懷有野心的國家，但在我對日抗戰中，她寧願見我國的軍隊來消耗日本的實力，不論是日本失敗，或中國失敗，這對她（蘇聯）都是有利的。所以她自己還是冷靜的站在一邊，待收漁人之利。）

當時，因自南京陷落以後，我空軍因各地激戰，消耗過重舊機損失殆盡。蘇聯希望我國能繼續予以寇以打擊，消耗敵人之力量，於二十六年十一月間賣給我部份俄製C B轟炸機，及E 16驅逐機。以後更得美機之補充，我們的空軍便由衰而復盛了。敵艦企圖沿江西上，安慶東流，望江彭澤、湖口間，我機於七月初旬連續轟炸，阻絕敵軍的運輸，所收戰果非常之大，上文已經提及了。（有一次，日本從軍看護婦在座談會中說到在長江上流遇到空襲的情形。記者問他們：「空襲的程度如何？」一個說：「夜夜戰戰兢兢地不敢入睡；向着窗子，遠遠地望見空襲的炸彈，落地爆炸。」一個說：「我們的病院船到達大通時，恰有中國飛機來襲。日本病院，是沒有十字旗號的，中國空軍以為是裝有防備武器的日本船，在腹部狂炸了一下。當時，船員雖然很快地用木頭高架起來，偽裝做高射砲以防空襲；現在想來真可笑，當時是不忍笑的。」）又一個說：「不久，我們發現從遠方飛來的救星，那是已死於空戰的南鄉少佐的指揮機；唉！太遲了，病院船旁邊的二兵艦已經徐徐行入水禮了，中國飛機遠遠回去了。」這些談話都可以襯出當時中國空軍的威力。）二十七年二月以後，空中的戰鬪，如一般人所說的，交織着光榮與勝利。其間有「二、一八」的武漢第一次空戰，（日機損失十二架，死十五人。）「二、二一」的遠征臺北，「二、二四」的粵北上空之戰，「四、一〇」的歸德上空之戰，「四、一三」的廣州空戰，（擊落敵機八架）「四、二九」的武漢第二次上空會戰（擊落敵機二十一架）「五、一一」南海之戰，（沉日艦一，傷日艦二，擊落敵機二架）「五、二〇」的遠征日本，「五、卅一」的武漢上空第三次空戰（擊落敵機十四架）（編者按：此一空

戰之日家父及寡母適在武昌參觀蛇山黃鶴樓名勝突聞警報，遂上山隱避，未幾，即見敵機整隊臨空，繼則高射砲之聲隆隆大作，旋見敵機縷縷白煙一團團火燄，俯衝墜下，轟然作響，事後統計，擊毀敵機十四架，余幼時，家父常爲講抗戰故事，述之如見云。」「六、一六」的第二次粵北空戰（敵機六架全部覆滅。其間尤以武漢三次空戰及遠征日本，爲國人所津津樂道。日本自誇的無敵「荒鷲」，在中國天空鏖羽，他們的「空中紅武士」「四大天王」如何西長平、白相定男、栗本敏樹、南鄉茂章，先後都死在我們的天空。我們的空軍勇士，如高志航、劉粹剛、湯卜生、陳懷民、沈宗海、閻海文等數員，也都先後成仁殉國。這一頁光榮史原非短短篇幅中所能詳叙，編者且節引當時的報道如次：

「二月十八日午刻，敵機三十餘架，向武漢進襲；下午一時左右，敵機漸漸逼近。敵方以驅逐機升凌高空，匿於雲端，其餘轟炸機十餘架作低飛。我驅逐機列陣市區，準備迎擊。旋在轟口及戴家山一帶，發現敵機數架，向我機猛撲挑釁；我隊長奮勇率領戰士，迎上交綏；彼上此下，爭死角逐，廝殺異常激烈。正當我陣線略現微弱之際，我方某隊從旁趕來，痛加側擊。敵機勉強還擊，翻覆上下，各逞技術。正在混戰中。我方另一隊長統率生力軍增援，馳驅往來，敵機漸漸敗北乃竄向機場北部，舵詔口及漢陽一帶。我機乘其不備，急忙列成包圍陣勢，取個別射擊戰術，向前射攻；敵機隊形頓見混亂，無力回擊；當見青光朵朵，濃烟縷縷，數架敵機，節節應聲下墜。我軍一見奏功之時已至，遂各展神威，奮力追逐至漢陽黃陂東湖倉埠黃花滂及後湖一帶，以最敏捷之技術，連將敵機擊落。敵殘餘機隊，狼狽東潰。我空軍見任務已達，未加窮追。事後調查，我機亦犧牲四架，一架落地焚燬，戰鬪員駕傘安全降落。一機機身稍損，戰鬪員脚受微傷。另外兩架，人機俱毀。」

「五月十九日黃昏，我轟炸隊隊長徐煥昇奉命前往敵國三島，散發誥誠傳單。徐隊長以使命重大，與

奮異常，乃令副隊長修彥博，隊員蘇光華、劉榮先、雷天春、吳積冲、陳光斗等緊急集合，自某地昂然起飛，冉冉離開祖國，長空中發動萬匹馬力，遠飛重洋之上。午夜既過，星光初朗，月色自雲隙閃出，我神勇將士愈見奮發。飛抵某島附近，我機突低飛海面，作周旋偵察，是時，敵艦慌亂異常，迅發探照燈照射。各機輕移翼身，閃逝雲端，直飛至長崎上空。徐隊長當先環飛一週，偵明情勢，即指揮各機魚貫低飛，乘街燈明亮之際，以最迅速手法向通衢小巷遍發傳單。各機完成任務後，排成一線，直上雲霄，向九州西岸飛行。一迴顧時，但見全市燈火突熄，探照燈閃放如電。我機又沿九州西岸各城市低飛散傳單，紙片紛紛，降如瑞雪，移時，晨光曦微，我戰士已完成使命向祖國海岸飛返。稍頃，煦暖陽光，陡湧海面，我遠征之戰士，已飛抵國土。十一時正，於歡聲雷動中，由徐隊長率機相繼降落。下機時，場中軍樂齊作，掌聲震天，情況熱烈，前所未有。』

敵自二十七年六月以後，利用長江水漲時期，以海軍突破我長江封鎖線，以陸海空軍協同奪取沿江要點，及馬當要塞，溯江而上，水陸併進，直趨武漢，以一部由潛山略取孝感，另一部由永修略取咸寧，截斷平漢粵漢交通，進而包圍武漢。我空軍為協助陸軍保衛武漢，以主力轟炸長江敵艦，及蕪湖，安慶敵機場，痛殲其登陸部隊，遲滯其進展，並阻擊敵機襲我後方，經三個月之猛烈作戰，予敵傷亡甚重，至九、十月間，又支援胡宗南軍團在羅山，信陽對敵作戰。我空軍自保衛武漢以來，前後五月，戰果總計：炸傷敵艦六十七艘，炸沉二十三艘，炸燬敵機十六架，擊落敵機六十二架，擊傷九架。

九月以後的戰事，南潯線正面，長江南北兩岸及大別山地區，同時展開了。依次復加敘記如左：  
南潯線正面我軍自九月初轉進至烏石門陣地，敵西進軍左側背之威脅已減輕。九月中旬，敵第十一軍

主力，乃向辛潭鋪下流富水之線進窺。此時，敵第二十七師團（本間部隊）自北戰場經海路輸送，九月六日到達九江，即加入戰鬪。（二十七師團之前身原爲「支那駐屯軍」山下兵團，曾任天津保定等處之守備；徐州戰後，七月十四日，決定轉用於華中，乃改編爲第二十七師團，師團長名本間雅晴。）當時，敵軍第十一軍預定第二十七師團九江登陸後，即增加至南潯正面，協同其友軍一〇六、一〇一兩師團進犯德安，而該方面之戰事，已成膠着狀態，遂轉用該師團於瑞武方面。九月十五日進至瑞昌西南，攻我饒家嶺南側陣地；次日，即向瑞武公路進攻。激戰後，我陣地被突破。十七日，該師團推進至馮家鋪，其左翼遭我軍痛擊，攻勢稍挫。十八日，敵又攻我茶園嶺陣地，戰鬪甚烈；敵第三聯隊聯隊長宮崎郎大佐於是役負重傷。入夜敵襲我丁家山，並使用毒氣。十九日拂曉，進攻我老鴉尖，遭我軍迭次反攻，損失重大，敵死傷六十餘人。二十日，突破馬家山，二十二日，進攻烏沙嶺，二十四日，竄抵白水街。敵自十八日佔據茶園嶺，即以其主力擔任瑞武公路正面之攻擊，而以第三聯隊南下，直趨白水街之隘道，企圖進窺若溪，以斷修水北岸上下游我軍之聯絡。二十五日，敵該聯隊，奉到攻擊麒麟峯之最後命令，遂於二十六日開始攻擊。當日雖已佔領該山之一半，因我守山將士，奮勇迎擊，敵終不支，午後七時，乃退却下山。次日，該敵乃以聯隊全力再犯，麒麟峯遂於是日上午失守；不久，該峯又被我軍強力反攻所奪回，敵遂斷念頭再犯，放棄其進窺若溪之企圖；而其沿公路前進主力之左側背，遂曝露於我挺進部隊之前面形成被包圍之勢。正值此時，南潯線正面之敵一〇六師團，開始向德安西北地區，作一大轉移運動。九月二十七日，其先頭部隊，已竄抵竹坊枯，我爲殲滅此深入之敵計，重新部署，於是瑞武公路之敵人危機遂解除。

南潯線正面我烏石門陣地，左右兩翼依托山岳向北突出，中央凹入，形成一大反八字陣地；敵對此形勢之陣地，爲自身安全計，不得不放棄其中中央突破之慣用戰法。敵一〇六師團雖時向我左右兩翼作小規模

之攻擊，始終不敢向正面嘗試；其左翼一〇一師團，又被我阻止於隘口街以東，雖不斷強攻，亦終不能越隘口一步。戰事至此遂成膠着狀態。九月七日，敵發現南潯正面我軍一部，向若溪方面移動中，於是一〇六師團即準備向西轉進。九月下旬，我機動部隊，漸向瑞武公路之敵左側背壓迫；敵一〇六師團即準備以主力於二十六日突破我五臺嶺附近陣地，進出於德安西南方，自側背攻擊德安周圍之我軍。二十五日，敵主力之一部集結於鷄籠庵以西，又一部集結於李莊以西；於是敵軍之轉進，乃於二十六日之黃昏開始。二十八日，其右翼先鋒已發現於竹坊桔附近，我軍出敵不意，予以猛擊。二十九日，敵竄抵何家山。十月二日，又攻抵萬家嶺。是時，我已發現該敵之深入，實爲我各個殲滅之良機，乃自西南東三方面，調集大軍向該敵圍擊。十月七日，我軍已將敵之退路完全遮斷；爾後我軍三晝夜猛攻未停，戰鬥之激烈，前所未有。至十月十日，除一部之敵向北突圍外，大部均已被殲，我獲輕重機槍五十餘挺，步槍千餘枝，俘敵三十餘，馬百餘匹，爲南潯線作戰以來之最大勝利。——是爲萬家嶺之役。

以下爲日本新聞記者九鬼豐二之戰事報道：

### 江南山嶽戰

九鬼豐二作

——往德安途中——

在妙智舖有兩條歧路，一登廬山，一通德安。地圖上的線很清楚，實地却不易辨。

我們各背負背囊，惟無線電機和電池，無人負責。車不可通，馬無鞍轡——鄰近的鷄犬，逃匿一空。適一趕牛兵士，自遠方至，求載不許。只好肩抬，彳亍而行。

體重一百一八斤的我爬走山路，氣喘吁吁——全力僵僵，前而不進。汗染眉毛覺得眼重，私按脈搏，已九十四五下，自揣尙無事。

「水在待君，可安心飲——給水班。」

到處看見類似咖啡館廣告的這樣字條，但山壁水筒，空空如也，有水，亦似非水，見之欲嘔，無以止渴。

日暮抵胡漢城。點點繁星。點點燈。（牯嶺）輕風拂面，螢飛如織。想起李白舊遊之地，而對白樂天的「香爐峯。」滿懷詩意，聽遠處炮聲，閉不得眼。

戰爭出乎意料之外地劇烈。可與去年八月由南口至居庸關的戰鬪相並美。在華中最初一次山嶽戰。

廬山連峯，屹然東立，若一座屏風。附近丘陵與高地重疊，中間夾着一線長帶的水田。中國利用這天然形勝，構築數線國防的障地。其堅固有云：「足當百萬日軍，而作戰一年。」

日軍確實也遭極重的犧牲——田中部隊長戰死，茶村工兵部隊長以下，屍橫遍野，不知其數。一丘一壑，莫不洒遍了鮮血。

中國障地半圓形，對日軍圍抱。日軍除突破外，無術應付。然實施突破，中國由左右前後，甚至由頭上射擊，彈飛如雨。日本的飛機一來，中國兵便縮入山腹的洞穴，莫奈他何。

用步兵衝鋒更難，中國障地的前端，道傍岩隙，佈滿地雷網。一見日兵，便丟手榴彈，手榴彈丟完，繼之以石塊，中國兵象，輪值休眠，不時反攻或夜襲，總無機會可前進。

九月三日，好容易地突破成功。

然已人困馬嘶——士兵們個個一副黑暗的面孔，雙目深凹，無光澤。馬，骨瘦如柴，拉出一團團冷糞。

這邊的水田，比日本深。稻尾已蒼黃成熟，無刈穫主人。華北高粱的園地，刈後便四通八達，然華中



水田，不利於戰。

踏月趕程，山靜如死。沿途遺屍未爛，一塊塊縱橫狼藉。越過大山，到通達嶺已午夜。

通達嶺有特異的門欄。一列白壁的市街，無一完戶。家家破爛，不見生物，但見屍體的閃光。我對水牛加鞭，匆匆穿過，追到部隊時，已日落夜暗。

翌日正午，抵南潯路一小站——馬廻嶺。

馬廻嶺有獨立空房住，隔壁的死屍，重重疊疊；前面青地，也浮着三具屍體，日本兵士，在池邊洗臉，有的在洗米。

由馬廻嶺到黃老門，陳屍放臭，奇味難聞。溪中池畔，盡是爛骸，喉乾欲裂，水不可飲。一陣風，一回難過。

距德安五里，部隊忙於準備第二次攻擊。中國也積極構築陣地——主陣地在德安北方的山嶽地帶，幅寬四基羅，自西而北而東，成半圓形。中國打算在這裏，殲滅日軍。

兵隊用手榴彈投殺池中的魚類，又從農家牽來五六隻小豬。我們想去偷點番薯來，但都碰到剛剛掘去後，撲一個空。

我為連絡的任務，回到久別的九江——九江的暑氣已盡，吹起秋風來了。

「撲滅霍亂！」防疫本部的標語，色鮮奪目。——九江霍亂真兇，自法國教堂的門，每日搬出十餘個的吐瀉症死者。

日本領事館後庭，有古井一。俯瞰井裏的星座，想起R君在東京銀座，汲起井水，不料吊桶中有一瓶冷啤酒喜出望外，一飲而盡。

歸，病作，陡熱。繼之無線電師及聯絡員二亦腹痛，發熱。攝影班丁君頭痛，K君瘧疾，另一K君赤痢。全「班」皆臥床不起。——九江「支局」，「變成野戰病院，悲夫！」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五日於九江——文藝春秋時局增刊（戰地報告）十三號。

自九月下旬，敵二十七師團，在瑞武公路遭我南潯線挺進部隊之迂擊，幾被我包圍，其一〇六師團協同作戰，已向西轉進，南潯線正面，敵一聯隊主力，向隘口左側金輪峯進犯，企圖自左側背包圍隘口，以牽制南潯線正面我軍之反攻。戰鬪竟日，該山大部雖已被佔，而金輪峯之最高點，始終在我軍控制之中。（敵砲兵日記：「仰望峯頂死守之華軍，不禁有畏敬之念。」）結果，該敵經兩日間苦戰，被我殲滅殆盡，敵軍企圖，遂又失敗。其後，敵以瑞武公路及萬家嶺方面，情勢危急，乃不顧一切，繼續猛攻，十一月十一日，已強佔隘口南北兩側之最高點，於是固守一月有半之隘口遂告失陷。隘口一失，該師團遂得與南潯正面之一〇六師團會同南犯；而若溪方面之敵，亦漸向德安側背壓迫；於是德安遂成突出。十月二十四日，敵一〇一師團全力強行渡河，進迫德安。二十七日，敵以飛機大砲掩護進攻德安，當時我德安守軍，雖知德安危在旦夕，猶復據守城中殘垣，與敵激戰兩日；三十一日，乃轉進至修水南岸。南潯戰事，至此已告一段落。——自七月下旬，敵一〇六、一〇一兩師團前後在姑塘、九江、星子登陸以來，苦戰三月有餘，傷亡之重，出其意外；據各種敵軍文件估計，該兩師團於贛北各戰鬪期中，傷亡在三萬人以上，亦為作戰以來極重大的損失。

長江南岸敵軍，九月中旬，主力集中瑞昌，分四路進犯：一路沿江岸西犯馬頭鎮，兵力約一個師團，企圖佔我因家鎮對岸之富池口。一由瑞昌以西之大路口，沿瑞馬公路向西北進犯，與江岸之敵夾擊馬頭鎮。一由瑞昌西南，沿瑞武公路（瑞昌——武寧）進攻，企圖壓迫我軍西撤，以策應對馬頭鎮之攻取。敵

軍對於馬頭鎮，勢在必得，瑞馬、瑞武、瑞德三公路間，九月七日起，展開全面激戰。正面敵突破瑞馬公路雀兒冲我前進陣地，積極北犯，沿江敵艦亦進至馬頭鎮下流，密集砲轟；十四日，敵軍迫近鎮郊，雙方血戰甚烈，全鎮化爲焦土，我軍乃轉移至鎮西山上。敵亦西犯富池口，與北岸龍坪鎮之敵協犯武穴，武穴東南兩面受擊，乃於九月十九日陷落；富池要塞亦於二十四日失陷。

敵軍既入富池口，已越過幕阜山之東端，乃以此爲攻取長江南岸之據點。一面西取石灰窖，與北岸進攻田家鎮之敵，合力破壞江中封鎖線；一路由瑞陽公路進攻木石港沿富水猛攻排市塘，（排市塘位富水北岸之凸面，北通陽新，西達通山，東接瑞武公路，爲江南重要據點。）一路沿瑞武公路進攻武寧，企圖竄入湖南。九月二十日以來，戰鬪劇烈。二十五日，我軍乃向後撤退，誘敵深入瑞武公路西南地區山中，乃遂分進合擊，圍敵於櫻桃與馬塞屯間深谷中，其後路棧樹港，亦同時被我截斷；此役殲敵一千餘人，敵勢乃遂稍戢。

敵進攻武寧，屢受重創，乃又改變計劃，進犯陽新。（陽新位富水以北，南據幕阜山之險，山澤交錯，爲江南重鎮。）十月七日，敵進犯陽新正面受挫，遂由袁家村偷渡富水，八九兩日復由下游港口強渡，一方繞越排市塘北襲辛潭鋪、龍港、圖沿陽通路進犯通山崇陽，以斷我粵漢路之交通；一方由泮湖茶鋪北犯陽新正面，一方由半壁山西犯。其時，我關麟徵軍固守此線，湯恩伯軍團亦由贛西移集湘鄂交界地區，負粵漢線北段之防禦任務。我軍對敵以環形陣線應戰，於是瑞通，陽通兩公路間展開激烈爭奪戰，戰事重心在辛潭鋪、龍江、陽新間之三角地帶。在此三角山嶺地帶，敵我血戰三日，我軍犧牲重大。十七日，敵軍迭次施放毒氣彈，陷我三溪口陣地，同時辛潭鋪亦發現敵人，戰事遂展至陽新附近。十八日，敵我在陽新鳳凰尖前東北老虎墩，展開血戰，一日之中，五得五失，雙方傷亡枕藉。十九日陽新失陷，敵又續向和

尙腦進犯，其進截粵漢線之企圖益爲明顯。

X  
長江北岸敵軍，九月初旬，亦先後增加。我軍圍攻黃梅不下，乃退守黃梅以西各據點。九月六日，敵軍進佔廣濟，（廣濟，鄂東重鎮，武漢之門戶，田家鎮之屏障，在地形上爲一盆地）。次日，即以其主力向界嶺（廣濟西二十五里）推進，原期一舉攻入滬水，越滬水而西，即可長趨直入溪口。我軍退却時，兩翼另有部署，敵軍進至松陽橋，我西撤部隊開始反攻，左右兩翼伏軍同時出動夾擊，敵人猝不及防，被我聚殲二千餘人，殘敵退據四顧坪及界嶺一帶死守，並施放毒氣，阻我進攻。

X  
九月中旬，武穴既失，南岸馬頭鎮亦相繼失守，敵主力戰場移入鄂東。（敵海軍以長江水路爲進攻武漢之捷徑，武穴戰後，敵軍急於進攻田家鎮。九月以後，長江水位漸落，敵艦亦急於西攻。）武穴田家鎮之間，兩岸山勢逼窄，江面極狹，爲溯江入鄂之門戶。（田家鎮位於北岸，江面寬僅一里，背負邱陵，前臨大江，形勢險要。邱陵之後爲黃泥、馬口二湖，東西並列；二湖之間有鴨掌山峙立，西北爲釣童山，對岸爲半壁山、馬鞍山、半壁之東，富水入江之口爲富池口，富池口之背又有軍山聳峙，三處丘陵，隔江鼎立，勢成犄角。太平軍之役，張亮峇勘察形勢建爲要塞；其地有南北中三砲臺，南在半壁山，中在吳王廟，北在馮家山，爲控制要塞之鎖鑰，戰事西延，江面封鎖形勢尤較馬當爲險要。）犯田家鎮之敵，一路由廣濟向西南進攻，（界嶺失敗後改向此路。）一路由武穴沿江南西犯。九月十六日，敵由廣濟犯我松山口陣地；十八日，增援分兩股攻我香山沙子腦一線陣地，展開激戰，卒以強弱異勢，我陣地被敵突破，乃轉移至馬口湖與黃泥湖一帶，重開劇烈爭奪戰。二十日午夜，我軍反攻，克復松山口，擊斃敵七百餘人，田家鎮形勢乃趨穩定。二十二日，我軍分三路向敵猛攻，中路攻鐵石墩（廣濟西南）北路攻五里墩（廣濟西

○南路向武穴出擊，與敵軍爭奪家山。迭經八晝夜之苦鬪，殲敵六七千人；卒以敵大批飛機連續轟炸，投重量炸彈數千枚，我陣地大部被毀，二十九日要塞遂告失陷。失陷後我要塞守兵，固守未退，全部殉國。田家鎮既失，敵軍遂利用長江水道侵入田家鎮以西，於斬春、蘭陵、巴河、黃岡、陽邏等處登陸，策應廣濟西進之敵。

大別山北麓西進之敵軍（大別山亘豫鄂邊境，地勢險峻、武勝、平靖、九里、三關均有重兵防守，阻敵南犯及西攻。）九月中旬，一路由固始西竄，攻我潢川，意在進犯信陽，斷我平漢線之交通。敵軍之來攻，仍分股流竄，企圖擾我後方；十六日敵軍一部曾竄至潢川之西，截斷潢信公路。十八日，敵機連續轟炸潢川；我軍憑險固守，予敵重創。是日，北城被佔，我軍仍固守南城，俯瞰北城，予以威力控制。敵軍隨即分兩路進犯，一路沿合信公路聯合息縣之敵進攻羅山以取信陽；一路轉向東南，擾我光山沙窩。十七日，西進之敵，被我軍阻於竹竿舖。二十二日，敵援大增，由敵機三十餘架掩護強渡竹竿河向羅山進犯。我軍於羅山城郊，與敵血戰經日。此路之敵，曾一度進至信陽、羅山間之五里店，於五里店東之獅河與南面之澀港店一線與我激戰。我胡宗南軍猛力反撲，予以痛擊，敵死亡五千餘人，遂退至羅山待援。其由商城南犯之敵，九月下旬主力被我阻擊於打鐵店，及沙窩附近，南進之勢亦遂稍挫。

十月初旬，戰事已進至武漢內衛，敵軍一再增援，兵力增至十二個師團之衆，已屆接近主力決戰之最後階段。豫南之敵，原擬由商城、潢川、光山、羅山分兵南下，越大別山脈經由沙窩、麻城、黃安、宋埠而側擊平漢路南段，會軍於黃陂，繼因在商麻路，羅黃路上迭受重大打擊，南進行動受挫，乃復集中兵力向正西攻至信陽東北五里店，中山舖一線，一部向西南迂迴抵達信陽以南之柳林，越過鐵路攻至西雙河及

譚家河。敵軍攻至信陽附近時，我胡宗南軍孫連仲軍南北夾擊，敵軍傷亡七千餘人，十月十二日柳林之捷，平漢路一變轉危爲安。其後敵援增至，我軍犧牲重大，隨即放棄信陽，退守桐柏附近山地。（信陽爲豫鄂交界重鎮，入別山與桐柏山圍繞其東西南三面，其北則爲一望無際之平原。其南八十五里爲武勝關，爲中州之門戶，武漢之前衛。關塞建於叢山險道之中，西擁桐柏，東抱大別，爲秦嶺之支脈。信陽武勝關間鐵路兩側，峯巒嵯峨，處處可以扼守，左爲平靖關，右爲九里關，互爲羽翼，防禦堅固。）敵既佔信陽，分四路進犯，一沿信南路犯桐柏，一佔譚家河犯應山，一沿平漢路北竄，一由東南犯九里關，察其態勢，頗有迂迴豫西攻襄樊之意；實則敵主力攻擊，仍在大江南北；大別山之敵，仍於沙窩一線取攻勢，向麻城推進了。

長江北岸之敵，迭又增加援軍；十月十七日，犯我蘄水西南之蘭溪，廣濟之敵，也沿廣濟路之界嶺，渡白馬河犯蘄水，以策應沿江西進之敵。十八、十九兩日，小股敵軍竄至右灰窰對岸之魯人鎮，同時，又在黃石港東之聖洋港登陸，以冀突破我黃石港封鎖線，我軍雖迭次殲敵，均未能遏止敵軍之西進，其先頭部隊，已進至新港一線。南岸敵軍，爲其另一主力；十月八日即在長江南岸之黃陂口及偉源口一帶活動，十二日強行登陸，十五日，沿江竄至道士洲，與我激戰於沅家湖一帶。十七日，道士洲失陷，敵即進犯石灰窰，並分三路犯大冶：一由道士洲城北，二沿陽大公路竄城東，三由三溪口直趨城南。十八日，復受北岸洋港新港三線敵軍之威脅，右灰窰至黃石港一線，即陷入混戰狀態中。十月二十二、三兩日，鄂東南戰事進入最緊張階段。北岸蘄蕩起，沿南岸黃石港，石灰窰、大冶及偉源湖西南岸，金牛鎮，石橋市東南面再行向東南竄冠山、龍港西一線，綿延數百里，均在激戰中。沿江登陸之敵，二十二日，猛犯浠水、鄂城及通山，二十四日，一由鄭城西北，一由大冶西，一由三溪口西，分犯粵漢線側面，迫我主力北撤。同時

北岸之敵，由新水趙團風，黃州登陸之敵亦趨團風，窺其意向，蓋欲與豫南南下之敵會合，對我主力作合圍攻擊。二十五日，北岸之敵進至黃陂，南岸之敵，亦陷我鄂城，戰事迫近咸寧賀勝橋通山一線。我統帥部完成武漢撤退之部署，北岸主力向西轉移，南岸主力向西南撤退。我們的抗戰中心，也就西移入蜀（國民政府於二十六年冬即已移居重慶）第一期抗戰，至此告一段落了。

### 十三 武漢撤退告軍民書 廣州失陷海軍抗戰

蔣委員長爲加強全國軍民抗戰之信心，特於廿七年十月卅一日發表「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明顯申告：『寧爲玉碎、毋爲瓦全』之最大決心！並期我全國軍民更能盡其最艱辛之努力與大無畏之奮鬥，以求我全民族之澈底解放，原文如左：

敵寇在魯南會戰以前，即已揚言進圖武漢；迨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傾其陸海空軍全力，沿江進犯，激戰五月，我將士浴血奮鬥，視死如歸，民衆同仇敵愾，踴躍效命，犧牲愈烈，精神愈振，使敵軍死亡超過前期作戰一年以來之總數。敵人計無所施，乃不得不掩飾其策，以發動華南之侵戰，於是粵海告警，羊城遭燹。自茲抗戰地區，擴及全國，戰局形勢，顯有變遷。臨此成敗勝負轉移之關鍵，特爲我全國同胞概述抗戰經過之事實與將來之目標，重加闡明而申告之。

第一、吾同胞須認識當前戰局之變化與武漢得失之關係。我國抗戰根據，本不在於沿江沿海狹狹交通之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地；而西南諸省，尤爲我抗戰之策源地。此爲長期抗戰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終一貫之政策也。武漢地位，在過去十閱月抗戰工作上之重要性，厥爲掩護我西部建設之準備與承接南北交通之運輸；故保衛武漢之軍事，其主要意義原在於阻滯敵軍西進，消耗敵軍實力，準備後方交通，運積必要武器，遷移我東南與中部之工業，以進行西北西南之建設。蓋唯西北西南交通經濟建設之發展，始爲我長期抗戰實力與建國工作堅實之基礎，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線開闢完竣之後，我抗戰實力及經濟建設所需之物質始得充實，而供給無虞其缺乏。今者我中部工業及東南之人力物力，多已遷植於西南諸省，西部之開發與交通建設，已達初步基礎，此後抗戰，乃可實施全面之戰爭，而不爭區區之點線；同時我武



漢外圍五閱月之苦戰惡鬪，已予敵人以重大打擊，而樹立我民族復興之自信心與發揚我軍攻守戰鬪再接再厲之新精神，故我守衛武漢之任務已畢，目的已達。且自敵人侵粵以後，粵漢交通既被截斷，則武漢在一般局勢上之重要性顯已減輕。至就軍事言之，武漢在戰爭上之價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點，而實在外圍之全面；我在武漢外圍鄂、豫、皖，贛主要之地區遠及敵人後方之魯、遼、熱、察、綏、蘇，浙各幹線，均已就持久作戰之計劃，配置適宜之根據與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如此不唯無需於武漢之核心，且在抗戰之戰略上言，亦不能斤斤於核心據點之保守而反不注意於發展全面之實力。敵人用意，期在包圍武漢，殲滅我主力，使我長期作戰陷於困頓，以達其速戰速決之目的，因此我軍之方略在空閒言，不能為狹小之核心而妄廣大之圖；以時間言，不能為一時之得失，而忽久長之計，故決心放棄核心而着重於全面之戰爭，然因疏散人口，轉移兵力，皆已完畢，作戰部署，重新布置，既經完成，乃即自動放棄武漢核心之據點，而確保武漢四周外圍之兵力，使我軍作戰，轉入主動有利之地，今後武漢雖已被敵人佔領，亦將一無所用，然其深耗時間五閱月，死傷人數逾數十萬，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為空城，繼今以往，全面抗戰，到處發展，真正戰爭，從新開始。而我軍於進戰退守，不惟毫無拘束，無所顧慮，且可處置自由，更能立於主動地位，敵人對於佔領之地，不惟一無所得，且亦一無所有。往昔敵軍，本已深陷泥淖，無以自拔，今後又復步步荆棘，其必葬身無地矣，吾同胞應知此次兵力之轉移，不僅為我國積極進取轉守為攻之轉機，且為徹底抗戰轉敗為勝之樞紐，決不可誤認為戰事失利而退却；蓋抗戰軍事勝負之關鍵不在武漢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繼續抗戰持久之力量。

第二、願吾同胞深切記取我抗戰開始時早已決定之一貫的方針，從而益堅其自信，所謂一貫之方針者，一曰，持久抗戰，二曰，全面戰爭，三曰，爭取主動。以上三義者，實為我克敵制勝之必要因素，而實

決定於抗戰發動之初。年餘以來，一循此旨，未嘗稍渝，自今以後，亦必本此意旨，貫徹始終。蓋暴敵自九一八發動侵略，猖狂恣肆，野心日張，我中樞爲保國家，已察知最後犧牲關頭無可避免，故早已於西部奠立今日對敵持久抗戰之基礎，凡我同胞應知今日之抗戰，即爲完成建國永久之基礎。又應知不經此次長期之抗戰，決不能獲得建國自由之時期。凡茲由統一而戰而建國之一貫政策與必經之革命程序，早已確立於先，深信必能貫徹始終，以克底於成。吾同胞試重新檢取中正日常之所言與所行，而與十亦個月戰事經過相印證，即可瞭然於抗敵戰事之特質與我方決策之基點，在戰事初發之時，中正在廬山講演即謂：「戰事既起，唯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犧牲到底，再無中途停頓妥協之理」，又說明「戰端一開，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應抱犧牲一切之決心」，此即持久抗戰與全面戰爭之說明也，去年雙十節更明告我同胞：「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始可獲得最後之勝利」，此猶恐我同胞當時未明戰事必經長期與必發展至全面之意義，故具體指陳，以供全國之省察也。及後首都淪陷，人心震撼，中正又昭告同胞：「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所必經，爲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交戰國勢均力敵者之戰爭，大異其趣！我之抗戰，惟求我三民主義之實現，與國民革命之完成，故憑藉不在武器與軍備，而在強毅不屈之革命精神，與堅忍不拔之民族意識。」更復說明「戰爭成敗之關鍵繫於主動被動成分之多寡，我之所以待敵者，即爲久戰不屈，使敵愈深入而愈陷於被動」。此則更就此次戰爭之特質，充分指明抗戰到底與爭取主動之必然結果也。

夫唯我國在抗戰之始即決定持久抗戰，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唯其爲全面戰爭，故戰區之擴大，早爲我國人所預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戰爲全面長期之戰爭，故必須力取主動而避免被動。敵我之利害與短長，正相懸殊，我唯能處處立於主動地

位，然後可以打擊其速決之企圖，消滅其宰割之妄念。以我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物產之豐，戰區面積愈大，我主動之地位愈堅，必使敵人之進退動止，依於我之戰略而陷於被動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則絕不受制於敵。今後之軍事行動，已不復如在上海南京作戰因於地形與其他關係而不得不受若干被動之牽制，敵人無論如何進攻與封鎖，皆不能動搖吾人主動之方略與戰術，最後勝利，更可操券以俟，只須吾全國軍民，共矢持久不屈之決心，執行全面攻擊之戰略，不餒不撓，戮力奮鬪，則抗戰彌久，精力彌充，戰區愈廣，敵力愈分，縱不問國際變化之如何，而敵人必以久戰疲竭而覆敗，蓋中正前已言之，我國抗戰，絕非如普通歷史上一兩國交綏爭雄圖霸之戰爭，以我之抗戰，在敵寇爲欲根本吞併我國家與滅亡我民族，在我國則絕不能容許我國家民族之獨立生存有絲毫之危害；故我之抗戰，在主義上言，實爲民族戰爭，由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爲革命戰爭。革命戰爭者，非時間與空間所能限制，非財政經濟交通上外來之阻難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氣與炸藥等一切武器之懷疑與傷亡犧牲之慘重所得而限制。革命戰爭無時限，目的達到之日，始爲戰爭之終結！革命戰爭無前方後方區域之限制，整個國境，隨處皆得爲我軍之戰場！革命戰爭不計較有形兵力之優劣，亦不畏犧牲挫折與傷亡之嚴重，更不因物質供給之缺乏而影響於作戰，即令武器經濟全無供給，海上交通全被封鎖，而我三民主義之民族革命意識與精神，不斷煥發，必可奮鬪到底，以迄於成功，何況我軍武器早已充備，交通斷無阻絕之患耶？蓋民族的國民革命之長期戰爭，未有不得到最後之勝利，此古今中外之歷史如美如法如俄如土對侵略與壓迫者之長期抗戰，終能獲得國家獨立與民族自由之一日，即其明證也，而且於此次戰爭之過程中，益可證明敵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強，戰爭中傷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發展，以及我創造力與建設力之恢復，亦必愈速，故我全國同胞，當此抗戰轉入重要關鍵之時，但須追憶我抗戰開始時所決定之方略，與我國政府駐重慶時之宣言，

則決不因當前局勢之變化，而搖動其對於抗戰之信心！但須認清持久抗戰與全面戰爭之真諦，則必能以更大努力承接戰區擴大後之新局勢而益勵其奮鬥與決心，自今伊始，必須更哀戚更悲切更踏實更刻苦，更猛勇奮進，以致力於全面之戰爭，與抗戰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後之成功，必賴於最艱辛之努力與大無畏之奮鬥。又曰：「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必須我人抱定最大之決心，而後整個民族乃能得澈底之解放。國家存亡，抗戰成敗之關鍵，全繫於此，願與我全國同胞共勉之！」

二十七年十月十二日，那是武漢外衛戰事最激烈的時期；敵軍一個半師團四萬餘人，由海空軍（敵艦數十艘，飛機百餘架。）掩護向大亞灣與大鵬灣（大亞灣爲趨惠州捷徑，大鵬灣在九龍之東，南控廣九路。）進襲，大亞灣登陸之敵，分兩路進犯惠陽：一由淡水進襲永湖，一陷稔山進犯平山，與我鏖戰於平山淡水之間。由大鵬灣登陸之敵，進犯廣九路，在坪山、龍岡與我激戰。同時敵艦竄擾湖汕沿海，牽制東路我軍，延至十月十五日，我軍放棄惠陽。惠陽爲廣州東面屏障，惠州一失，廣州即受威脅，華南戰局立即逆轉。其時惠州之敵，分沿廣惠路西犯博羅、增城，由惠樟路犯東莞，由增城沿增江北竄龍門，西北趨從化，廣州遂有被敵包圍之勢；二十一日，我余漢謀集團乃放棄廣州，移至清遠、橫石、良石圩迄新豐之線，阻止當面之敵。我陳耀樞所部兩旅留在惠、淡、虎寶地區，牽制敵人後方，我正面各軍即對敵施行襲擊，十一月二十四日克復從化，十二月九、十兩日，相繼克復惠陽、博羅、寶安。敵因正面過寬，處處受我威脅，珠江三角洲，均爲所佔。）

當敵人全力注意武漢之時，海軍總司令部以城陵磯爲荆湘門戶，防務重要，當組成洞庭區砲隊於臨湘

磯、白果磯、洪家洲、楊林磯、道人磯等處，分設砲台，裝置海砲，並計劃將湘荆兩河處處佈雷封鎖，荆河方面，金口、嘉魚、新堤、臨湘磯、道人磯各地，均於二十七年七月劃作佈雷區域，勘定掩護陣地，構築防禦工事，洞庭湖方面，亦分別劃作雷區，復於金口、城陵磯、岳州、長沙各處，配備艦艇，以固後防，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敵機二十七架飛至岳州，以我艦隊爲目標，大肆轟炸，各艦集中砲火協力抵抗，我民生、江貞兩艦重傷，各艙進水，遂移擱淺處，定安運輸艦受震較重，另有砲船兩艘及民船三艘，均被波及，是役江貞副長陳秉榮殉職，員兵死傷數十人，十月二十一日，永績艦在新堤被敵機炸傷擱淺，江元艦在岳州被敵機襲擊，艦身損壞多處，官兵傷亡亦多，但機器無恙，尙能航行脫險，旋因蒲圻之敵進入路口舖車站駐軍後退，乃亟令將重傷擱淺之民生江貞兩艦自行焚燬，永績亦於新堤焚燬，以免資敵，十一月八日臨湘磯發現敵艦，經我臨湘磯、楊林磯兩砲台發砲猛擊，始退去，旋有敵機多架，在城陵磯、臨湘磯、道人磯上空投彈，我砲位損失頗重，九日復有敵機多架，輪流在洪家洲上空投彈，同時洪家洲背後巴蕉湖中發現敵橡皮艇企圖登陸，同日道人磯砲台附近亦發現敵汽艇，經我開砲阻擊，嗣各台奉命後移，其時石首、藕池等處，已在佈雷中，義勝、勇勝、仁勝三砲艇及四號六號砲船，於十一月十一日因護運水雷被敵機尾追投彈，各艇均被炸甚劇，同時在藕池口撓沉，員兵亦有傷亡。

自「八一三」（滬戰）起，敵即以優勢海軍封鎖我沿海，並於華南海面伺機登陸，廣東省江防司令部除將各航道堵塞及敷佈水雷封鎖外，並派出艦艇分赴各處警戒，準備迎擊，並對空監視，當時海軍之佈署，以肇和、海周、海虎，海鷗等艦巡戈伶仃洋至虎門一帶，堅如、湖山，廣澄防守潭州口一帶，江大、飛鵬、光華，江平等艦防守橫門一帶，江鞏、舞鳳、廣安、廣源。廣澄等艦守磨刀門一帶，安北、海繼、平西，靖東等艦守崖門一帶，以快艇四艘駐橫門口，相機襲擊敵艦，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晨，敵巡洋艦一艘

驅逐艦三艘，自伶仃洋直向虎門疾駛，爲我守艦肇和，海周發覺，俟其駛至砲火有效射程內，即發砲迎擊，同時我虎門各砲臺亦集中向敵艦發砲，敵艦亦以猛烈砲火向我各艦及虎門要塞還擊，經四十分鐘之海戰，遙見敵驅逐艦一艘濃煙突起，其他敵艦不敢再戰，遂倉惶挾護受創敵艦後退，該受創敵艦以受創過重，卒沉沒於伶仃洋，我艦海周號於酣戰中艦尾中砲受創，官兵壯烈殉國及負傷者無數，是爲虎門戰役。

敵經此戰役後，以我軍艦隊作戰英勇，改派飛機分向我各艦轟炸，我方僅較大之艦裝有高射砲，各艦官兵對來襲敵機莫不奮勇迎擊，敵機不敢低飛，擲彈不易命中，九月二十五日以後，輪流派機向我各守船更番轟炸，我艦以防空火力微弱，終被炸沉多艘，而敵機亦爲我艦擊落一架擊傷四架，我艦艇先後被炸沉者計有肇和，海周、海虎三艘沉於虎門至黃浦之線，江大沉於橫門，舞鳳沉於磨刀門，海維一艘沉於崖門，堅如沉於潭州（後絞起修復，官兵傷亡數千人，至此我廣東江防司令部因較大之艦既已損燬，乃將所餘各艦重新分配巡戈警戒各地，計廣州至虎門一線有公勝，江鞏、湖山等艦，潭州全板沙尾一線有平西，仲愷等艦，橫門小攬鶯歌嘴一線有仲元，飛鵬等艦，江門外海疊石至虎坑口一線有執信，安東等艦，魚雷快艇四艘控制於虎門沙角砲臺，伺機出擊，十月二十一日我軍放棄廣州，敵機數十架分批狂炸虎門要塞及附近艦艇，二十二日繼續轟炸，我各魚雷快艇在空中襲下固守原防，至二十三日晨敵機繼續向各快艇掃射投彈，第二號快艇被擊中沙箱燃燒。廣州既陷，各艦隊分別駛赴西江集中待命，江鞏艦駛至番禺縣屬紫泥河面時，先後與敵機四批凡三十餘架作戰逾兩小時，擊傷敵機兩架，該艦卒被炸沉，公勝則於順德縣屬客奇河面與敵機十餘架劇戰，亦被炸沉。

廣東省江防司令部退出廣州後轉進至西江之肇慶佈防，守西江固咽喉，嚴令各艦固守江門、西江、三水，肇慶之線，嗣因敵由廣三鐵路進陷三水，恐各艦被切斷於三水馬口之外，乃令各艦集中於三水之青岐

至肇慶一線，旋據報有敵裝甲艇潛伏三水之河口思賢濬一帶，意圖西窺，該部即令各艦嚴密搜索，予以撲滅，十月二十九日據報思賢濬東岸等處敵構築砲兵陣地，下午四時執信、堅如、仲元、仲凱、飛鵬、湖山等六艦，由執信艦長李錫熙率領向三水之思賢濬馬口等處搜索進攻，至五時許執信等艦駛至思賢濬附近，即與岸上之敵發生砲戰，各艦冒彈猛進，直指濬口，展開劇烈之砲戰，當有敵砲位四座爲我砲擊燬，敵乃轉換戰術，集中火力專向執信艦射擊，並派敵機協同作戰，執信被中數彈，艦長李錫熙右腿受傷，仍復忍痛指揮，繼續進攻，嗣艦身再中數彈，最後兩彈直中機爐，當時沉沒，該艦官兵陣亡者有副艦長林春，槍砲員周昭傑等二十三員名，受傷者有輪機長楊信先等十五員名，艦長李錫熙亦因傷重殉國，執信艦沉，各艦仍繼續作戰，敵續向堅如艦集中射擊，該艦亦被中兩砲，我各艦以攻擊力減弱，乃回航固守肇慶峽，是役西江正面仍在我少數艦艇及江防部隊保衛下，渡過危機，不久我陸軍部隊開至，與三水之敵對峙，此線直保持至三十三年九月始行棄守，經我海軍進攻三水之戰，敵愈圖消滅我西江各艦，自十月三十日起，每日均派飛機搜索我艦艇施以轟炸，我遂以一部武器置岸上高地對空，惟以敵機不斷輪番轟炸，除平西艦外，餘均被炸沉沒，此三水河戰役經過情形也！

廣東河道縱橫交織，抗戰開始以後，我艦被敵機相繼炸毀或自行沉塞，餘艦甚少，於是廣東海軍即作佈置準備，將舊存各式視發水雷修配完好，乃在虎門、橫門、崖門、獅子洋及汕頭之馬嶼口五處，由水雷隊分別派隊員負責監護敷佈，當時水雷隊僅有十一組，每組十二人，經常雇用小火輪十餘艘及民船百餘艘爲貯運雷具及調遣佈雷人員之用，敵機經常穿梭飛經三角洲地帶，佈雷工作異常艱難，多在夜間行之，除在虎門、橫門、崖門三封鎖線加佈繫碇觸發水雷外，並在虎跳門、泥灣門、磨刀門、大刀沙、淡水河口、小虎山、三虎山、潭州外海等處封鎖線，敷佈大量之繫碇觸發水雷，每線敷佈達十重，此外另在大亞灣之

虎門頭等處亦佈設少量水雷，此項工作於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完成，除敷佈觸發碇雷外，並控制時門佈雷，相機襲炸駛近沿海之敵艦，曾先後在三灶島及橫門以該項雷襲擊敵艦，予敵以極大威脅，水雷第十一組在淡水河封鎖線於十一月二十三日晨放漂雷襲炸虎門敵艦艇之際，不幸被敵機炸中人艇具殉，嗣日軍大舉南犯，以我珠江三角洲各口均有水雷封鎖，不敢逕由各口侵入內地，突於十月十二日晨在大亞灣強行登陸，當有敵船一艘在該灣觸雷沉沒，迨敵軍登陸成功，經博羅直迫廣州，二十一日我軍放棄廣州，至是敵機分炸我虎門潭州等雷區，繼以汽艇分別載兵登陸及掃除水雷，二十二日敵汽艇三艘在潭州河沉沒，二十四日在虎門沙角砲臺登陸時，又有滿載武裝之敵兵漁船兩艘觸雷沉沒，二十八年七月十日日軍犯牛山縣，其運兵船五艘及鐵拖船一艘分別在磨刀門東西雷區觸雷沉沒，二十四日復有八百噸之淺水砲艇一艘及武裝漁船一艘在橫門雷區觸雷沉沒，各艦艇上之敵兵大部被我炸斃，是爲初期抗戰佈雷防禦戰之概況。

日軍侵粵，以各河分別佈雷封鎖，不敢貿然輕進，我初期佈雷已如上述，至二期佈雷則始於二十八年，當我軍撤出廣州後，即先在肇慶峽內及外口敷設視發水雷，及敵軍在三水立足已穩，我艦艇亦已損失殆盡，乃決將西江正面肇慶峽至三水一線加以封鎖，以防敵艦西進，至二十八年夏已先後完成永安沙浦桃溪等雷區封鎖線，其後於最前線續增佈水雷，並隨時將各雷區加以調整及補充，於二十八年夏至二十九年秋，海軍總司令部亦派出佈雷人員駐肇慶協助西江之佈雷工作，西江正面除上述之佈雷區外，另在高要縣屬之大鼎峽、孔灣、祿步、德慶縣屬之悅城、九宮、馬墟、鬱南縣之南江口、羅旁、封川縣屬之各地主要河道、分別測定，預佈雷區，於必要時加以封鎖，故我在西江高要三水之線相持達五年之久，其間敵會數次自三水竄擾高要，惟從未敢以艦艇逕犯我雷區，是爲西江正面佈雷之概況。

新昌河爲珠江三角洲之主要支流；經恩平、開平、台山、新會等縣，可通汽船電船，其下游爲敵所據



，我爲防敵西犯，曾先後敷佈七堡、陳冲、石阻、牛灣（均新會屬）、單木口（開平屬）等雷區，三十三年春，敵軍爲奪取物資，向我三埠進攻，先自新會沿新開公路西犯，及抵開平屬之單木口，即更圖打通新昌河以便水運三埠物資，乃於十七日派大批艦艇駛至陳冲雷區，一面砲擊沿岸我軍，一面進行掃雷，敵艦一艘觸雷炸沉，後檢獲該艦遺物，得知是役指揮進攻之敵大佐一員及敵官兵四十餘人爲我炸斃，敵經兩日時間始完成掃雷工作，進抵三埠之時，我三埠商民之物資已從容疏散，使敵撲空，乃退回原防，我隨即從新佈雷封鎖，同時九月底敵再犯三埠，乃先自陸地以鉗形攻勢北岸沿新開公路攻取單水上，南面自廣海（台山屬）潛行登陸，突擊台山城，夾攻三埠，迨正面取水道西進時，其艦艇被我監護雷區之雷隊在馬山（陳冲雷區附近據點）截擊，無法突破進行掃雷，直至三埠陷後，敵軍自後方包圍，我雷隊始放棄據點，突圍而出，是爲新昌河之佈雷防禦戰。

北江流經曲江、英德、清遠、四會、三水等縣，沿江據點有觀音岩、盲仔峽、彈子磯、大廟峽（以上英德屬）、橫石、飛來峽、石角（清遠屬）、黃塘（三水屬）等處，我海軍除先後在接近淪陷區之黃塘、石角及綏江（北江支流）之黃崗、長灣塘（四會屬）敷設雷區外，並在石角以上各沿江據點測定預佈雷區，在橫口、連江口、黃崗等處，經常派駐雷隊，準備工作，上述黃塘、石角雷區陸地曾經數度淪陷，各該雷區亦被清掃數次，旋經我雷隊數度從新敷佈，二十九年九月，廣州敵北犯清遠，英德、自三水花縣兩面進抵清遠縣城後，即掃除石角雷區，利用水道運輸，二十八日有載敵兵北上之汽艇一艘觸雷沉沒，斃敵兵三四十名，其後續之船不敢再進，是爲北江佈雷之戰況！

東江下游惠陽、博羅、東莞等縣，接近前線日軍，我海軍漂雷隊常川駐該地區工作，先後敷佈大田壩、龍河（惠陽屬）企石、鐵崗（東莞屬）等雷區，三十年十二月敵進犯惠陽時，敵船盲目竄進大田壩雷區

，當有敵裝甲電船一艘觸雷炸燬，在粵東方面，除於初期抗戰曾在 頭馬墩口佈設發水雷，並於二十八年六月在揭陽縣屬錢江口敷設觸發水雷外，及汕頭淪陷，我復於二十九年秋遣派水雷隊至韓，蛇兩江擔任封鎖工作，勘定佈雷地點，俟機敷佈，以防汕頭敵軍自該兩江河道深入內地，後實施佈雷有蛇江下游石井，青任間各封鎖線，並曾於三十一年十月在蛇江下游中田洋河面施放機械式漂碰水雷，當有汕頭河面敵警備艦數艘被炸沉，至三十三年秋敵大舉進犯揭陽，碍於水雷封鎖不能沿江進攻，乃向陸地迂迴，攻陷揭陽，此為東江韓江蛇江佈雷概況。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敵軍自欽州灣登陸後，旋進據南寧，我海軍奉令趕派水雷隊赴邕江工作，對該江上下游予以封鎖，計分別在下游之千里沙，橫州、燕子沙、石州、陸屋等據點佈設雷區，並以防材阻塞橫縣之伏波灘，於賓陽會戰之役阻敵直下貴縣，效果極大。另在鬱林，隆安及鬱江之樟木塘、石門、桂平等處控置水雷，勘定預備雷區，桂南會戰，海軍經常派員在戰區長官部擔任聯絡工作，二十九年二月底，日軍退出南寧，我水雷隊奉令限期掃雷開航，恢復邕江交通，十一月中旬邕江完全通航，桂林各水雷隊乃調粵增強工作。

三十三年九月中旬，當敵軍自廣寧入桂及西江南岸敵蠢動之際，西江正面我防軍遂即撤離肇慶，於友軍盡撤之後，始轉進祿步（高要屬），指揮所部於孔灣，祿步佈雷封鎖，但該部所屬之掩護大隊仍扼守肇慶峽東西兩端南岸之據點旋掩護殿後雷隊撤退其守峽西端南岸之隊伍，直至敵軍攻抵該處，我官兵奮勇作戰，中隊長劉人鳳及官兵三十餘人均壯烈犧牲，及梧州告急，該部繼續西移，沿江節節封鎖，我雷隊並在悅城，九官、馬墟（德慶屬），南江口，羅旁（鬱南屬）、蟠龍（封川屬）等雷區敷佈水雷，該部南經西移，敵軍隨自北面沿撫河入梧，我雷隊乃沿潯江各要點設置雷區，此時敵已陷平陽，丹竹空軍基地，嗣敵

軍分途再進，十月初敵陷桂平，該部乃沿邕江西移，將在桂省水雷隊分配西路工作，一部擔任柳江佈雷封鎖，一部擔任邕江佈雷封鎖，邕江雷隊隨在桂平縣間敷佈下灣，東津，蘿蘭灣等雷區，十月我軍反攻桂平不利，續向桂西轉移，並飭柳江雷隊及武宣之壁灘，平冲，大神廟該隊所屬部隊於十一月下旬向桂西轉進，以上爲西江轉進佈雷區經過情形也。

至遊擊佈雷爲粵海軍在抗戰中重要工作之一，曾獲相當戰果，珠江三角洲地帶，河道縱橫，自陷入敵手後，敵即賴水上交通調動軍隊及物資運輸，二十八年秋海軍派出一個水雷分隊前往工作，頗有成效，三十一年一月水雷第八分隊長戴偉率隊深入中山縣屬橫河佈下視發水雷，並有一部分員兵留守該處守候施放，十四日有敵兵乘榮安丸輪航經該處，該輪雖傷未中要害，後逼駛岸邊，敵兵登陸向我雷隊人員潛伏處搜索進擊，戴偉及隨從員兵奮勇迎擊，卒因寡懸殊全數犧牲，自二十八年冬至三十三年夏，粵省海軍在三角洲淪陷區實施遊擊佈雷之地點計有新會縣屬之周羣，橫江、三娘廟、天河、汾水，順德縣屬之東馬寧、西馬寧、鶯欽咀、容奇、李家沙、板沙尾、中山縣屬之橫河，南海縣屬之西南及莞東縣屬之獅子洋，東岸等處河面。其中多經數次佈襲，尤以在天河及東西馬寧佈襲之次數爲最多，收效亦最大，綜合其成果，計於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新會縣屬周羣河面炸燬敵運輸軍械之千噸運輸輪若恭丸一艘，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在天河面炸沉敵運輸汽輪二艘，三十年四月五日在三娘廟河面重傷敵運輸輪海剛丸一艘，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在順德縣屬馬寧海面炸傷敵運輸輪海運號一艘，十一月在天河河面重傷敵運輸輪南海丸一艘，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在馬寧河面炸燬敵砲艦六〇九號一艘，三月十九日炸燬偽艦江權號一艘，二十七日復炸燬偽艦協力號一艘，是役俘獲偽中將廣州要港司令陸福壽及重要僞員七人，三十三年三月十九日在順德縣屬李家沙河面炸燬敵運輸船南海丸一艘，四月十八日在中山縣屬橫河炸燬敵大型汽艇一艘。

在敵我戰爭的場面中，敵海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德軍事家曾經特別指出日本海軍所發揮的戰鬥力量與效果，我們即不特別加以強調，也承認敵海軍和陸軍空軍有同樣的重要。我們完全缺乏海軍，因之海防便等於零；敵海軍一開頭就封鎖我們的沿海口岸。（軍事家說：「如果中國有二十四艘指揮得宜的潛艇，那麼便會展開了另一個新局面了。」）淞滬戰役初期，敵海軍陸戰隊，擔任虹口、閘北一線的戰鬪；其主要任務，乃在封鎖我國沿海各口岸的交通線。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敵第三艦隊司令官長谷川清便下令封鎖長江口以南——福州——廈門——汕頭，亘六百五十哩間的海岸。（北緯三十二度四分——二十三度十四分）九月五日，十一月二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敵第二艦隊司令官吉田善吾連續發表封鎖中國海岸宣言，（北緯三十四度三十分——二十一度三十三分）起始阻絕我國船隻的來往，其後檢查第三國進入我口岸的船隻，阻止軍用品的出入，並封鎖青島口岸，禁止一切船隻的出入。

「七七」事變發生以後，敵海軍便在連雲港外車牛山登陸；這是敵海軍在我們沿海島嶼登陸的第一步。從敵人的國防觀點，日本海是他們的內湖，他們的防線，必須伸展到黃海東海的彼岸，這才把內防線修整得十分完固。敵方的計劃，把蘇、浙、閩、粵沿海的島嶼連成一串島線，一頭扣在崇明島，一頭扣在海南島，臺灣則是當中的大寶石；這一串島線，不僅是日本的外衛防線，而且是封鎖中國的最好的鐵圍。據傳，日海軍企圖佔領的大小島嶼在五百處以上；先後佔領的有三百七十餘處。其中有的是軍略據點，有的是淡水供應池，有的是貨物集散所，也有的是水上航空站。若干島嶼，只有我們的海濱漁夫到過，敵人却早已在那兒設氣象台、防空哨，完成軍事上的佈置了。

二十六年九月三日，敵海軍陸戰隊，佔領東沙羣島，把它當作南進的前哨站，後來便劃歸臺灣管轄。當時，敵軍便作進佔西沙羣島和海南島的聲言；法國當局惴惴自危，除與英國合作外，並希望美國合作。

巴黎日報社評會謂：「英、美、法在東方聯合防止日本，實屬必要。東京羅馬柏林三角結合，只有觀點形態上之根據，而缺乏地理軍事戰略上的根據；反之，英、法、美三角結合，則在東方有強大力量。」由日人方面傳出消息，法國曾準備以近海防的亞琅灣給英美作海軍根據地。可是當時英美當局並沒採積極的行動，就讓日軍經營這個前哨據點。十月二十六日，敵海軍進佔福建南部海岸的金門島，控制了第三個軍事據點。

二十七年一月十日，敵軍佔領青島，已見前述；二月三日，佔領烟台，三月七日，進攻威海衛；這就完成了渤海沿岸的防禦。敵軍攻佔上海以後，立即修築吳淞砲台，並加強高昌廟造船廠的工程。這樣的海防，說是以對中國作戰是解說不通的；我們應該明白這是太平洋戰爭的準備工夫。三月十八日，敵軍攻佔崇明島，五月十日，敵陸戰隊在廈門東岸上陸，十三日全島陷落。五月二十日，敵軍在東連島登陸，接着，連雲港便於二十三日被佔。這些行動，我們放在敵人完成「島嶼佔領」的行程中去看，是可以十分明白的；敵人要佔領我們的沿海來作對美作戰的準備。

在這些行動中，廈門的攻佔要算是最重要的一擊。廈門與臺灣一衣帶水之隔，為敵人南進行動之重要據點。自二十六年冬天，金門失陷，廈門已失屏障。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敵艦十二艘飛機十八架掩護陸戰隊進攻廈門；於五通白石間何厝線上陸；我守軍即為敵包圍；我軍增援反攻，完成包圍，生擒七十五人，斃敵百餘人。敵遭此重創，即以飛機艦砲密集轟擊，十一日竟日輪炸，其部隊推進至中山路大同路廈門港一帶，巷戰連續二日之久，到了十三日，全島均被攻佔。我方的徒手壯丁，被敵驅逐至鷺江碼頭，用機槍掃射，數百人同時殉國，至為慘烈。（十二日，敵機狂炸廈門大學，全校被燬。）

六月四日，敵艦活動於海南島附近，襲擊海面的中國漁船，並作登陸試探；二十日，曾與我海口砲臺

作砲戰。六月二十一日，敵陸戰隊奇襲南澳島，強行登陸。（南澳孤懸海中，爲潮汕的前衛，嶺東的軍事據點。一個純漁業區，島上居民三萬餘人，十之八九，以捕魚爲業。它適在臺灣對岸，敵軍攻佔後，即建碼頭，築機場，用作海軍根據地。）（此島會由我抗日自衛隊第四大隊洪之政部突擊克復全島，其後又被攻佔。）敵軍進攻華南的行動，便一步一步緊迫起來了。

敵軍在抗戰第一年所佔我沿海港口島嶼，略如左列：

華北：烟台、威海衛、青島外之靈山、大公諸島，及連雲港外之鷹鷲山島。

華中：崇明島、馬鞍山島、杭州灣附近各島，溫州口外之黃大嶼。

華南：廈門、福州口外之馬祖島，廈門附近之金門、及小金門，汕頭外之南澳島、東沙羣島及其他島嶼。

敵軍有事於華南，本來含有對英美挑戰的意味，尤其對於英國勢力，容易發生正面的衝突；因此，敵軍在魯南，在武漢外衛作苦戰時期，敵艦在南中國沿岸，只能盤馬彎弓，作攻擊的姿態，不敢有積極的行動。到了二十七年八月底，英法出賣捷克的慕尼黑會議，給敵閱以積極的啓示。敵軍乃毅然決然進攻華南，從大亞灣登陸，佔我廣州了。（廣州爲粵漢、廣九二路之交點，爲一重要國際路線，敵軍侵略華南，廣州首當其衝。）（廣東海岸線特長，除雷州半島及狹長海濱平原外，大部爲岩岸，港灣紛歧，島嶼蕃佈；良港頗多，但我國海軍力弱，此等港灣，利於敵之內侵，我則處處受敵。廣州扼水陸交通之總匯，大部分軍火由此輸入，爲抗戰初期之軍略要地。而東路之潮惠，爲閩贛之門戶，南路之高、雷、廉則爲廣西之門戶，此等要地，均位沿海，故攻守之計莫切於海防。）

（香港的特殊形勢以及它爲英國殖民地的事實，在日本進攻中國以後，就更有價值了。這個軍事海島

要塞是英國在海盜盛行時代所掠得的，上海被封鎖了，日本巡洋艦在中國沿海巡邏了，但是香港還是屬於英國的；這，英屬的海港，就變成了戰時中國唯一的繁榮部分，成爲輸入軍火的海口。）

中日戰爭發生後，廈門即早爲敵方所覬覦，自二十六年九月，敵機敵艦開始向我廈門口要塞砲台襲擊，並濫炸我海軍各機關，要塞各台時遭炸壞，員兵均有傷亡，金門被佔後，廈門愈形吃緊，嗣因敵艦艇迭次進犯五通，經將其他部分大砲移裝五通、何厝兩處，二十七年五月十日晨四時敵艦十一艘，敵機十八架，猛向我何厝一帶攻擊，並掩護敵汽艇二十餘艘，裝載敵兵由五通附近登陸，何厝灘頭相繼失守，禾山陷落，十一日晨敵機又復襲集炸我陣地，同時另由廈門口外海邊之黃厝、塔頭登陸，圍攻白石砲台，另有敵驅逐艦三艘、砲艦兩艘，在該台正面猛烈攻擊，十時半胡里山盤石兩台及白石砲台均被圍攻，我官兵傷亡慘重，同時敵機數十架更番猛炸，廈門遂於是日陷落，福建省垣頓受威脅，二十三日敵機向我梅花及黃支、北港各處砲擊，敵機亦相繼騷擾，三十一日及六月一日我扼守閩江口封鎖之巡警、正寧、肅寧各艇，均先後被炸沉沒，同時南港停泊之楚泰軍艦被炸受傷，而海軍設在馬尾之要港司令部、學校、練營、造船廠、醫院、陸戰隊營舍等，前後均被轟炸，復將各沉艇員編成巡防隊，擔任閩江口防守任務，迄三十年四月十八日敵艦二十餘艘，汽艇十餘艘，分泊閩江口及連江各地，川石封鎖線亦有敵艦艇巡戈，閩江口局勢突緊，十九日拂曉，敵陸軍在海空掩護下，向福斗、琅岐兩島登陸，駐防兩島之我海軍陸戰隊奮起抵抗，電光山、煙台山、金牌各砲台不斷壓迫川石之敵，阻其接濟，我陸戰隊在福斗島與敵相持三小時，全連幾告覆沒，琅岐方面戰鬥激烈，電光山砲台乃發砲助戰，但敵之陸軍已分由連江、長樂兩地登陸，向我砲台兩側包抄，我陸戰隊死守下岐一帶，保護長門砲台，戰況尤烈，三時許有敵驅逐艦三艘，向石川、芭蕉尾前進，川石亦駛出汽艇四艘，各砲台俟其駛入我有效射程內，合力向之猛擊，傷其驅逐艦一艘，沉其兩艘

。連江既失，下岐之敵不斷進迫長門，是晚連江之敵攻至瑄頭，我陸戰隊於二十日拂曉反攻，與敵展開惡戰後始集結於馬尾，閩安鎮之線，分頭迎擊，敵無進展，此際連江之敵已攻入福州，省垣陷落，馬尾海軍部隊四面受敵，始突圍轉進。

敵於三十年四月侵犯閩省之際，同時並向浙江方面急進，四月七日敵艦在鎮海口外開始活動，我海軍佈雷隊乃於是月十二、十七兩日，先後在甌江水道及飛雲江水道搶佈水雷，阻敵進展，十六日敵向曹娥江發動，用汽艇裝兵三百人，由三江城登陸，圖攻紹興，防守該處之佈雷隊當日在敵機轟炸下，於章家渡要點冒險佈雷，達成任務，十八日敵小火輪一艘，拖帶民船十餘艘，裝載給養與軍品向浦陽江上駛，經虎爪山時，觸我水雷燬沉，各民船紛紛逃遁，敵遂趕速掃雷，惟掃除數量有限，雷區威力仍存，廿三日敵大汽艇一艘，裝兵數十人復經虎爪山水道再度觸雷，全船炸燬，生還僅一人，甬江佈雷任務，係於四月十九日在靈橋一帶佈放漂雷阻敵前進，甌江佈雷係於是月十七日於極端危急之際，奮勇執行，我佈雷隊進抵老鼠嶼時，已有敵艦監視，並向我砲擊，敵彈均落佈雷艦附近，以無法工作而折回，在岩時衛歸途中，適與潛由霞芷鎮登陸向海門襲擊之敵遭遇，該隊隊長吳徵椿等均被害殉職，其時鎮海、寧波、諸暨、海門等處，先後被敵佔領，瑞安亦於四月十九日陷落，二十二日進陷永嘉，續向海門包抄，我設立於丹竹嶺之海軍砲隊堅決死守，遂陷重圍，但甌江水道以我佈雷阻塞堅強，敵艦未克侵入，我砲台所裝海砲係固定位置，不能向內地與敵作戰，是日午後奉令將砲台自行燬壞，守台員兵照指定地點轉進，甌江遂亦失守。

二十六年十月間，山東方面主戰場移至禹城附近，敵我兩軍隔徒駭河對崎，我山東方面戰事由韓復榘指揮，時我海軍第三艦隊駐防青島，鞏固山東沿海防務，並協助友軍作戰，遂決定抽調砲隊加強火力防守膠東，乃由鎮海、定海、江利、同安四艦發三〇七公分平射砲八門，及重機槍等，並遴選各艦優秀精壯官



兵組成一個大隊，下轄二中隊，該隊編組完成後，於十月十九日自青島出發，當晚第一中隊開抵禹城，第二中隊到達惠民，此時敵方正集中兵力於禹城徒駭河北岸之黎家寨，將對我南岸守軍作全面之總攻，二十一日上午七時敵機輪番向我陣地投彈轟炸，惟我砲兵早已各就地形隱蔽，幸無損傷，至下午四時敵軍又以鐵道甲車爲前驅，企圖大舉衝越鐵橋，我守軍甲車二列，被其擊燬，敵先頭甲車二列，即衝進至北岸橋頭，我海軍砲第一中隊，出其不意，向之猛烈射擊，敵車頭及其主砲塔均被燬，敵甲車急以猛烈火力趨前救援，我砲隊又以猛烈砲火，連續命中其要害，敵死傷慘重，乃拖曳其受傷車輛倉惶遁去，敵官兵受此巨創，遂不敢復由正面進犯。

## 十四 策應武漢大會戰 山西游擊挫敵鋒

武漢會戰期中，華北各戰線的游擊戰鬪，斷斷續續在進行著；尤以山西全省的戰鬪為最激烈。我國軍英勇作戰，粉碎了敵人的大圍攻。勃脫爾氏曾會見過山西的將領趙承綬將軍，他曾大膽提出了幾個直接問題，趙將軍說：「我們已從這次戰爭中學習了不少東西。我自己已成爲一個不同的人了。我們中國人應得改變我們舊式的作戰方法，並應得從我們過去的戰敗上得到的教訓，而改變我們的作戰思想。我們現在有著新的原則：不使我們的軍隊獨自防守各地，而當組織當地的民衆來防守他們自己的區域。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山西省中進行的工作。」他的話，說明了他們自己已經從戰鬪中學習了許多、有了極多的進步。山西軍隊一直能在山西站住了腳，便是他們的軍隊已經進步了的鐵證。

這位英國記者，他曾到過山西的敵軍後方，和游擊部隊同處過許多時候。他看見一個年輕的隊長：佩著一枝日本手槍，戴著一頂有著日本華北軍隊嵌著黃星的蒙古皮帽。他是一個壯健的湖南農民，他一隻手上有三個手指，是去年冬天雁門關之役生的凍瘡。這隊長向他講述他部下的一次作戰經過：「在固縣附近的黃道堡，我們向一隊押著一輛日軍手車的隊伍進襲。我們祇有三小隊步兵。我們擊毀了六十輛手車，殺死了二百多個日軍，並獲得了四十枝步鎗和兩挺機關鎗。其中的一挺是長射程高射機關鎗。」他領著他到一處天井中去著，那挺機關鎗架在石級上，一個十歲的「小鬼」，在很勤勉地擦指著。他在那個部隊住了一個星期，每天前線都有戰事發生，大部是小接觸，日軍因此覺得很疲勞，但山西新軍却得到一個極好的練習機會。每天晚上都有奇襲，而日軍的抵禦往往都在不利的形勢之下。不像東京的廣播，說是「已經肅清華軍殘部」了。

二十七年敵軍在華北戰場共使用兵力十八個半師團，進攻武漢時，曾經調走了五個師團，還留下十三個半師團，共三十餘萬人。指揮敵軍的統帥，最初爲香月清司，二十七年初由寺內壽一繼任；到了六月間，又由杉山元來指揮了，可見當時敵人對華北戰場的重視。山西方面之我軍，配合著武漢保衛戰，曾擊潰敵軍對呂深山的進攻，又曾在汾離公路三次襲擊，斃敵一〇九師團山口少將以下一千二百餘人，焚毀汽車三十輛。至於北平西郊的游擊部隊，時常活動於西山一帶，也給北平敵軍以意外的襲擊。敵酋杉山元曾於九月間發動大規模的圍攻。（僞正報稱：「游擊隊乘日軍大舉圍攻武漢之際，猖獗於山西各地，威脅至北京。以價值論，漢口及山西，爲國民黨軍之根據地；日軍決心一面圍攻武漢，一面進剿山西。」）九月二十日，敵一一〇師團，一〇九師團，一一六師團獨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團三萬餘人，分二十五路向我防地進攻。二十九日，廣靈西南張家灣一戰，擊斃敵聯隊長正亞大佐以下千餘人。同日於伯蘭鎮，殲敵獨立第四旅團清水部隊長以下之六百餘人。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張家灣伏擊戰，又斃敵第二旅團長常岡寬治少將山崎少佐，歸森砲兵大尉以下三百六十餘人。十一月三日，又殲滅冀西東犯之敵，斃敵一〇九師團一三五聯隊納野大隊長以下五千餘人。獲大砲四門，俘敵兵二十一名。於是我軍大舉反攻，十一月底，阜平一戰，攻佔該城，敵人的大圍攻，便這樣被粉碎了。當時，英政府曾電詢我外交部，關懷敵後作戰情況，我外交部長王寵惠氏即作聲明：「我軍仍在華北敵後堅持，山西之游擊根據地，依然屹立。」云。

最遺憾者，正當我國軍與日寇作生死鬭爭的時候，是年（二十七年）八月，匪却利用此一機會，故違統帥部規定——在山西境內抗敵。自由行動，擴充部隊，搶佔地盤，北去綏遠，向大青山挺進；九月三日佔桃林，十月佔領烏蘭花（百靈廟西），深入冀北、察南，和其晉察冀部隊連成一起；次年五月更開入冀魯豫大平原，用圍攻襲擊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縣、北馬莊、武靖、安次、贊皇、元氏、趙

縣、隆平、武安、上焦氏、鎮金市等處地區，次第消滅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部及喬明禮、丁樹本、張錫九、尚中業、楊玉崐、趙天清等部。（共匪却大事宣傳：消滅了敵偽軍六、七萬人，克服了三十多個城市。）於是，中央政府所編成之抗日民軍，悉被摧殘，減輕了華北敵軍所受之後方牽制。

X

X

X

不過，那一時期另一大規模的游擊戰鬪是在晉南。晉省戰事，自我軍開始掃蕩晉南三角地帶之敵後，經月餘之激戰（見上文）斃敵不下二萬餘人，其第二十師團殘部困踞曲沃、侯馬、新絳、聞喜、運城各城鎮，外援斷絕，僅恃飛機運送彈藥，苟延殘喘。我以缺乏攻擊火器，未能予以澈底消滅，殊為遺憾。及至徐州會戰終了，敵抽調在豫東北之第十四師團，第一〇八師團及其第四混成旅團，分三路入晉，希解曲沃之圍。七月杪，其土肥原師團石黑旅團附川谷等部分兩路向我進犯，一路向大口村（晉城南六十里）前進。六月二十九日進佔天井關（晉城南四十里）一路自三十日佔我晉城後，七月三日復陷我陽城。五日夜，其一部進至沁水受我截擊，傷亡甚大。八日該敵乃陸續通過郟嶺向翼城西進，經我軍於十五日在沁水西南許家莊、五柳莊、劉家山等處襲擊，激戰甚烈。相持至二十六日，敵回竄沁水。二十九日晨復經我各部隊於王寨東郟嶺之線夾擊，血戰數日，除少數之敵突圍逃竄外，餘均被我殲滅，我相繼克復沁水、翼城、曲沃等地。

濟垣之敵，自七月十二日以來陸續增加，向垣曲方面前進；該方面之我軍，避開正面，集結於邵源以北，同善鎮以東地區，準備襲擊。另敵一部由曲沃經平縣、橫嶺關、臬落鎮、向垣曲攻我側背，我另一部即撤至垣曲以西，準備與友軍協同東西夾擊。十四日敵進犯垣曲，我軍當向該敵左右夾擊，十七日我軍克復垣曲城；敵不支，向臬落鎮方面潰竄，我跟蹤追擊，十九日進佔王茅鎮、王村鎮敵狼狽向橫嶺關竄去。

盤據晉南各要點之敵，第二十師團，經補充後，其一部自八月十五日起分三路向永濟進攻，十七日永濟失陷；二十八日又陷我風陵渡。同時橫嶺關方面自八月下旬敵我相持以來，迄九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敵第二十師團之大部復大舉向我橫嶺關南陣地猛攻。我奮勇逆襲後，向臬落鎮以南地區轉移。十月五日，我分向臬落南北之敵攻擊，七八兩日，同善鎮敵二千餘在駱駝峯一帶被我擊潰，紛向垣曲西北潰竄。經我猛追，先後克復王茅鎮、口頭村、上下南蔡等處，斃敵甚多。十六日晨我續攻佔臬落、官店，殘敵分向橫嶺關、冷口、橫水一帶逃竄。

綜計諸役，敵聯隊長以下犧牲極大，而我則傷亡甚小，在此階段內，我晉省各部之廣大游擊戰，實已收獲甚大之效果。

當武漢會戰之際，津浦沿線之敵亦欲以少數部隊保守要線；於是津浦北段方面我石友三部配合地方游擊隊；南段方面我韓德勤部，分別擾襲敵人後方，歷次予敵軍以甚大之打擊，敵人深溝高壘，莫敢越城池一步。

平漢方面，自黃河洪流南瀉，豫東之敵第十六師團，用於長江方面，第十四師團主力轉移於道清鐵路沿線，此時我有力部隊，亦先後向湘鄂贛方面轉移參加武漢會戰。此時豫省大河南北當面之敵雖兵力不大，但我之有力部隊既均已他調，亦未能施行大規模之積極行動。僅一面策應晉南方面友軍作戰，一面發動游擊戰。敵人在我豫魯境內除佔領少數據點外，別無發展，無時無地不受我遍地游擊隊之攻擊。不僅在佔領區域偽組織不能實現，我政府政令之推行，仍能普遍於各地，並加緊組訓民衆，增加抗戰力量，敵欲統治其佔領區域之迷夢，蓋已根本粉碎無餘。從軍事說，華北戰線從此漸告穩定。

## 十五 秦濟南槍斃韓復榘 國際間原無真道義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首都陷落，長期抗戰形成。蔣委員長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略謂：「今日形勢，毋寧謂於我爲有利，且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在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瞭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固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當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這個堅定明決的宣告，立刻獲得朝野上下的普遍響應，而共產匪黨也乘機高喊抗戰，「擁護」中央政府抗日國策，以掩護其發展的企圖。（他們却藉此機會坐大，才造成抗戰勝利後叛亂的力量。）大體上來說，當時的局勢顯示出全民一心，共赴國難的好現象。從當時的政治主流來說，首都變色，並未動搖我全民族抗戰之信心，反而更爲增強我反抗侵略的力量，我們要繼續作戰下去，直到拖垮敵人爲止。因此，日海軍司令也只好擺出態勢，揚言擴大延長戰爭的決心。

在敵軍的心目中，我們的抗戰只是一種姿態，難於真正的長期抵抗下去。敵華北派遣軍司令寺內壽一分析說：「中國的軍隊，經過了山西會戰，南京會戰之後，已經接近崩潰的邊緣；任何地區，只要有一團聯隊的兵力，就可以完成掃蕩的任務，令得中國軍隊無力作戰，只要掃蕩掃蕩就可以了事了。」他的估計是依據中央軍隊兵源不夠，下級幹部缺乏，一時不能再組新軍。而地方軍隊，只稍以「利誘」、「威脅」，就可以全部瓦解。寺內的見解，因爲山東守軍韓復榘的軍隊，未經接戰即自行動搖，撤出防區，而增加了他的信心。錯覺使日本軍閥變爲瘋狂，他們以爲南京失陷，中國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也就隨之瓦解，中

國依舊恢復到軍閥混戰的舊局面，替他們鋪平了鯨吞之路。

然而在中國方面，戰爭成爲民族團結的大熔爐，抗日使國家進入了新境界，舉國一致在英明領袖蔣委員長剛毅沉着的領導下，奉行國策，救亡圖存。

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了關於蘆溝橋事件的談話，廣西當局的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諸氏通電擁護，而且立即入京，參與抗敵策劃。在前線作戰的桂軍，其勇敢與犧牲之壯烈，爲東南人士所欽佩。李、白二氏一直擔當着一方面的重任，表現出充分合作的精神與絕對忠貞的責任心。爲中國軍人開創了「國家至上，民族第一」的新風氣，樹立了良好的軍人作風。當時的馮玉祥，在指揮上雖沒表現他的特殊成績，可是他所訓練的部隊；如宋哲元屬下的馮治安、張自忠、劉汝明各部，以及孫連仲、孫桐萱、曹福林諸將軍所部，都善於在陣地上打硬仗，可以擔當一方面的戰鬥任務。「抗戰」的熱力把一切封建勢力的外衣撕毀了；四川一省所出的兵力，以及補充的兵員，幾乎佔去了全國兵力的十分之一。這個一向以打內戰最多出名的省份，對於國家民族，這回可真出了最大的力量。他們的將領之中，如鄧錫侯、潘文華、唐式遵、楊森、孫震諸氏，都表現出了智勇與服從的精神。在就西北方面的軍人來說，喬震、傅作義、何柱國等將領所統帥的軍隊，也都有了非常優異的作戰記錄。閻錫山將軍支持着山西的殘局，一直不曾離開過他的地區。東北軍人中的于學忠、劉多荃諸將，善戰驍勇，名震一時；黃河東西，大江南北的戰場，都有著他們的功績。尤其是廣東部隊的「廣東精神」，使日本人聞之色變。從六十六軍的南京退却，轉戰蘇南、贛北，到東蕪嶺之戰，處處成爲敵軍的勁敵，將領之中，如、張發奎、薛岳、余漢謀、羅卓英、李漢魂、吳奇偉、黃琪翔諸將領，都成了抗日戰爭的骨幹人物。湖南一省，非但在革命戰爭中供獻了最大的力量，曾國藩的湘軍清除太平天國之亂，也爲人所共知的史實。在聖神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爭中，湘軍依然是一支銅牆鐵壁

的勁敵。劉建緒、李覺、陶廣諸將領擔負起了屏障東南的任務。從雲南而來的滇軍，貴州的黔軍一〇二、一〇三師等，萬里赴援，雖救不回首都的危急，但後來在東南戰場上，奮勇直前與陣地共存亡的戰績，也值得大筆書寫。一般人的批評都說，在抗戰中，中國的軍人進步了。其實，我們的軍隊，在抗戰的洪爐中，熔化成爲國家的軍隊，我們的軍人，鍛鍊成爲現代的軍人了！這是國家統一的基本條件。

至於中央軍，從保定、黃埔二軍校出來的將領與下級幹部，在抗戰中擔負了最吃重的戰鬥任務。往往動用大兵團作戰，一百個以上的步兵師推向前線，由最高當局統一指揮，在我國戰爭史上，還是空前盛舉。每個部隊，只服從統帥部的命令，移調往來，參加戰鬥，不問誰是指揮的長官；甚至在第一線已經作戰多日，而中級將領除了電話中聽到長官的指示命令外，雙方還沒有見面的機會。各個戰區的最高軍事長官，雖對於軍事佈置及行政決策可以提供意見，但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屬於統帥部。任何戰區之長官，並不獨斷獨行。統帥部的幕僚人員，幾乎都和八年抗戰相始終，若干戰役，都由他們來籌畫決定。可是他們幾乎不爲國人所知聞，許多在前線負最重大責任，支撐過許多危局的將領，也並非個個都有赫赫之名。這是湘軍建立以來所未有的好現象，軍人們只作戰，只執行任務。把名利榮祿棄之不顧，這是曾左李等人當年皇皇求之而不能得的風氣，抗戰期中却不求而自得了。這和軍事領導的氣度有關，蔣委員長對全國所起的領導作用，是他在歷史上最值得一提的地方。

「盧溝橋事變」這一顆炸彈，震動了全世界，改變了整個太平洋的局勢。一九三七年（二十六年）七月以後的國際間，對於遠東局勢的反應，也頗值一般人的關切與閱讀。

當淞滬戰爭爆發的次日，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十日的那一天，我國外交部即向世界發表聲明，譴責日本違反國際條約，謂：「中國之領土主權，已橫受日本之侵略；國際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已爲日本



破壞無餘。此等條約，其最大目的，在維持正義與和平。中國以責任所在，盡其能力，維持其領土主權，及維護上述各種條約之尊嚴。中國決不放棄領土之任何部份，遇有侵略，惟有實行天賦之自衛權以應之。『這時的日本，經已退出國聯，我政府即擬根據盟約十七條之規定進行申訴，先於八月三十日向國聯提出事實證明書，陳述日軍開釁之經過，指明日本應負之責任；繼於九月十二日提出補充聲明書。正式申請國聯援用盟約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七條處理事變。國聯行政院以國聯大會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曾設有遠東諮詢委員會，處理中日爭議，（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我向國聯申訴時之組織。）遂交由該委員會處理。該會當即舉行會議，並邀請中、日、德及奧大利亞參加委員會之工作。我國與奧大利亞當即接受，日、德則表示謝絕。在開會期中，適逢日機在中國不設防城市濫施轟炸，即於九月二十七日會議中決議，嚴正譴責日空軍之暴行。此議決案後經國聯大會於翌日予以通過，採為大會自身之決議。另指派若干國組織小組委員會，考查中日戰爭所造成之局勢，研討所引起之問題。小組委員會旋經開會討論擬具報告書兩件，第一報告書就中日爭議之起因詳為分析，考慮當事雙方在條約上應負之義務，其結論謂：『日本陸、海、空軍對中國所實行之軍事行動，實與引起衝突之事件全不相稱。且係違背日本所簽訂公約上所負之義務』。第二報告書則鄭重聲明目前中日爭議並非純系兩當事國間之事，在某種範圍內實與一切國家均有關係。就爭議之性質而言，日本既已違反一般條約上所負之義務，故此項問題不能由中日兩當事國直接解決。應由國聯大會發動會員國中之同為九國公約簽字國者，於最短期內，設法召集九國公約會議。同時，國聯大會應對中國表示道義的聲援，並請各會員國個別援助中國。國聯大會旋於四月六日通過議決案，採納諮詢委員會所擬之報告書為大會自身之報告書。

英國政府旋商同了美國之同意，於十月十日請比利時政府出面，邀請九國公約簽字國在布魯塞爾舉行

會議。(被邀者有：中、美、英、法、葡、義、荷、加拿大和日本等十九單位，定於十月三十日在北京召集會議。)被邀各國均願參加，惟獨日本拒絕出席。各國並同意另邀蘇、德兩國參加，蘇聯當即允許，而德國則以並非公約簽字國，未能參加為由拒絕了邀請。嗣會議日期延至十一月三日舉行，先後集議數次。我國代表聲請各國務勿以財政及經濟上之資源，軍火及軍用原料供給日本，而對中國及時予以道義上、物資上、財政上及經濟上種種有效之援助。當時與會各國代表，除了義大利外，均對於日本之行動深表憎惡，但也並沒有積極主張對日本採取集體強硬政策，予日本以適當制裁。僅於十一月十五日會議中，通過了一紙冠冕堂皇而空洞的宣言：

「就法律而論，此次衝突實與九國公約暨非戰公約之簽字國有關；就事實而論，實與全世界所有國家有關，日本為干涉他國內政而使用武力，既無法律根據，且此項權利一經公認，將永為糾紛之淵源，在此種情形之下，各國不得不考慮其共同之態度。」義大利代表袒日，投反對票，瑞、挪、丹三國棄權。

九國公約會議雖於十一月二十四日結束，而所謂「共同之態度」，只是一種態度而已，並無任何有力的行動。

國際間之微妙關係，完全取決於自身實力的強弱。列強對於中日兩國之觀點，本已重日輕華，因而對來自外國的「有力援助」，我政府並不寄以厚望。獨力作戰勢在必行，而我軍年青官兵之民族意識完全覺醒，愛國情緒高昂，促進了中上級將校採取堅決抗日的信心。後當戰事進入山東境內時，日方便對韓復榘作離間工作，敵機不轟炸青島和濟南二地，暗示山東可以避免戰禍，只要韓復榘不參加作戰。而韓某在大敵當前，民族存亡之秋，喪失軍人應有之自尊心，動搖意志，猶豫不決，一面和日人虛與委蛇，不戰而退；一面表示服從中央，暗欲引兵入陝，保全自己的實力。這種行動，引起了最高當局的憤慨，決心整飭紀

綱，以便對前線抗戰將士，出力的論功行賞，失職者給以嚴厲的處罰。所以便在二十七年一月十五，蔣委員長親臨開封，召集軍事會議，當即扣押韓復榘，解返漢口軍法審判。二十四日審結，判處死刑，於當天晚上七時，在武昌執行。判決書中所舉事實如次：

「韓復榘，充山東省政府主席及第三路軍總指揮；去年中日軍興，兼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嗣敵軍南犯，爲便利起見，復兼充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該被告並不盡守土職責，及抵抗能事；對於本會委員長先後電飭移師應接德州，及追擊滄州敵軍等五點之命令，均不遵奉；後因敵軍渡河，擅先放棄濟南，撤退泰安，委員長續令該被告堅守魯南防地，又不奉命，節節退往魯西濟寧，致敵軍跟蹤侵入，陷軍事上重大損失。據該管長官等先後分報檢舉。並以被告尚有藉勢勒派煙稅，強索民捐，收繳民槍各情事，一併檢報到會，奉委員長令飭將被告拿獲訊辦。經審理終結，判處死刑。」

韓復榘的輸決，使士氣民心爲之一振；這是南京陷落以後，鞭策軍心最重要的措施。（當時失職將士受處分的，尚有一月二十日及六月十五日所公佈的李服膺，石友三各案。抗戰各役中，放棄守土，擅離職守的均受嚴厲處分。）敵人所預料的中國軍隊總瓦解的情勢，不但不會出現；反而到了二十七年春天，我們的軍隊重又恢復了戰鬥力，敵軍向津浦線猛進之時，便在魯南台兒莊，遭遇了我軍的堅強抵抗。張自忠將軍在臨沂一線首挫強敵。張桐萱將軍（韓復榘舊部）在魯西也發揮了驚人的戰鬥能力。

戰事的進行。迫使日軍非長期硬戰不可，而其所希望之「城下盟」，却因我政府之堅決長期抗戰而成了泡影。十二月十八日的東京朝日新聞透露消息：「中國如願意識和，『日本亦可停止戰爭。』這時；進攻蕪湖的敵軍第六師團，已經奉令凱旋，士兵歡聲如雷，把行裝搬向碼頭，結果是春夢一場，『凱旋還鄉』歸於幻滅。日方授意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爲和平經紀人，獨家經營對華談判停火。於十二月初向我當局

提出了如下之條件：

甲、訂立中日經濟協定，許日方參預中國財源、海關、交通、運輸。

乙、中國參加反共公約。

丙、日軍永遠駐防中國。

丁、在日方指定地點，設立非武裝區域。

戊、在內蒙古設獨立政府。

己、中國賠償戰費。

陶德曼向我當局進言，語氣中還帶着半恫嚇的意味；好似中國此刻投降，還可以找尋不至於亡國的條件。錯過這個機會，就連這樣的條件都不可得的了。當時我國政府之中，以汪精衛爲首，走德義路線的人們，頗想從這條件下，向對方討價還價，但却被 蔣委員長斬釘截鐵地拒絕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敵軍司令松井石根在南京作威脅性的宣告：「日本將予中國以改變態度之機會；但必要時，日軍將攻取漢口重慶。」到了二十七年的一月初旬，日方已知我方無屈膝苟和之可能，因而老羞成怒，乃宣告：「日本拒絕承認國民政府爲中國之中央政府。」一月十六日，敵首相近衛更狂吠：「時至今日，國民政府依然不了解日本真意，策動抗戰，不察國內人民塗炭，對於「東亞和平」，毫無顧忌。因此，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希望真能與日本政府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並協力建設新中國。」

日方知道我中央政府之抗戰決心無可動搖，企圖製造地方與中央衝突，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希望能有「東南自保」的人出來，他們以爲中國人還處在那種地方觀念重於國家意識的時代，結果錯了，全國一

致，抗日建國的思想勝過一切，中央政府已經獲得了全民擁戴。國民政府於一月十八日向全世界發表宣言：「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國之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同時在日軍佔領區域內，如有任何非法組織僭竊政權者，不論對內對外，當然絕對無效。」

二十七年春天，國民政府適應時勢需要，重行改組，蔣委員長專主軍事。孔祥熙出任行政院長，主持政務。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黨務政治改革方案，以及抗戰施政方針。會中決定：（一）確立全黨領袖制，選蔣中正為總裁，汪兆銘為副總裁；總裁代行黨章所規定總理之職權。（二）設立青年團。以三民主義訓練青年。（三）通過抗戰建國綱領——有關外交、軍事、政治、經濟、民家、教育各綱領三十一條，使全國力量得以集中團結，實現總動員之效能。

至於民家情緒的熱烈，那是史詩、悲劇、小說和傳奇故事的最好題材：「雖然日本的侵略已駭人聽聞的降災禍於苦難的中國。然這血和火的洗滌，却同時已在中國的舊社會中創造了進步的勢力」。在濯濯的北方山嶺，在桑麻茂密的長江原野，在華南的稻田和多雨的雲貴高原中，整個民族武裝起來，已有着統一的指揮了。」千千萬萬的知識青年，離開了家鄉和學校，走上了戰場。有的做了戰地服務的工作，有的直接加入了戰鬥；狂熱愛國情緒的表現，傳遍了全國各省的每一角落。我們嗅到了中國復興的氣息！看見了民族新生的曙光！

就當時的國際局勢而言，我們所得到的，只是「道義的支持」，一切生死存亡的鬭爭，還是要看我們自身的努力而定，英國外相艾登在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的下院演說中，他宣稱：「帝國政府準備與美國共同行動，不在美國之先，亦不落美國之後」。又於十二月二日答覆反對派議員要求行動時，激昂地說：「

倘使反對派議員諸公是主張對日制裁的話，我可以提醒諸公，可能的制裁辦法只有兩種是無效的，不值得實行：一種是有效的，即使不一定促成戰爭，亦冒戰爭的危險。我慎重地說，無論那個國家，除非相信有壓倒的力量來支持它們的政策，是不應考慮在遠東從事那種行動的。難道反對派議員諸公，真正以為：目前的國聯，只有兩個大海軍國家。（我們英國和法國）已能算是具有那種壓倒的力量麼？各位必然完全曉得，那種壓倒的力量並不存在。」從國際聯盟，到九國公約，從日內瓦到布魯塞爾，妥協的暗影，籠罩了人們的心靈，西方國家對於中國的「聲援」。非但阻止不了侵略，反而助長了日寇匪盜的氣焰！

在當時，給予中國直接援助的，只有蘇聯最爲熱心，彷彿他同情中國的抗日戰爭，而肯拔刀相助似的。其實，蘇共存心擴大中日火併，造成中國因戰亂而社會經濟崩潰解體的結局，以便遂行其「共產革命」的陰謀。所以莫斯科開出了遠期支票，承允於「開戰六個月後參加作戰」，對中國政府極力鼓吹抗日，結果八年抗戰，除賣一部飛機給我們，要付現款之外，他們到日寇投降的前幾天，才下手洗劫了東北的一切財富，還把繳獲日寇關東軍的武器，轉交共匪，扶持共匪叛國。造成今日之赤禍。淞滬戰爭的第二週，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便於八月二十一日在南京簽訂；二十九日在莫斯科南京同時公佈。兩國重申一九二八年非戰公約之原則，不以戰爭爲解決國際糾紛之工具。兩方依照此項原則，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國家，對於彼此爲任何侵略，（他只支助共匪從內部叛亂。）又兩締約國之一方受第三國侵略時，他方約定不得對於該侵略國予以任何協助，或有不利于被侵略國之舉動。這張冠冕堂皇的條約，對當時的中國，的確是具有興奮作用，可是就在民國三十年，我國抗日戰爭吃緊之時，俄軍在「互不侵犯條約」的同盟原則下，出兵烏梁海，竟公然據爲己有。

我們的真正盟友是美國。十月五日，淞滬戰爭最爲激烈之時，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演說：「最近

世界政治形勢日趨險惡。人類對於永久和平之期望，已為大難將臨之觀念所摧毀。其初係不法干涉他國內政，或違反條約，侵略他國土地；馴至今日，愈演愈甚；未嘗宣戰，又無警告或理由，而多數無辜之平民婦孺，竟橫遭空軍之轟炸殘殺矣。多數之船隻，正任意被潛艇擊沉矣。」他嚴正指責日本的侵略行爲，並主張和隔絕疫病病人一樣，隔離侵略者。接着第二天便在美國國務院正式宣布：「美國已不得不承認日本在華行動不合國際關係之原則，並違反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之規律。」九國公約在北京開會時，美國即表示願意積極參與對日本侵略的制止、禁運、抵制財政、或航運上的限制；若非英國保守黨政府的因循敷衍，在那時的確可以收到了實效。

南京陷落前一天，十二月十二日，美艦巴納號在南京上游二十九里處五和縣境內，被日機炸沉，死三人，傷十六人。十三日美總統致書日皇，對被炸沉事表示深切焦慮。同時美政府向日提出嚴重抗議。日當局知道態勢不妙，乃由外相廣田，駐美大使齋藤向美道歉並賠款了事。其時，美國人民之反日情緒，達於高潮，各地均有抵制日貨的示威遊行。雖是物質上的援助還在很久的將來，不過美國的朝野人士畢竟是同情中國，至少已來了道義上的支持。（日本轟炸中國所用的飛機和炮彈、炸彈的鋼鐵，都從美國輸入；日本依賴美國的輸入而對中國作戰，這也是事實。）

英國的姑息政策，一直持續得很久。上海的第一顆炸彈爆炸，破壞了英僑的財產，危害了英國人的生命，日本海軍陸戰隊爲拼命阻止我軍進展而放火焚燒的許多房屋，不少是英國人的產業，日本飛機轟炸的鐵路，是抵押給英國的；英倫不斷地向日本提出抗議，可是英國爲保衛它自身利益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被日本人看作是處心積慮的搗亂行動。淞滬戰起不久，日本就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英運動。在東京的讀賣新聞上（軍方的報紙），一個激烈的作家說：「從事戰爭的是日本與英國，中國不過供給戰場而已」。那年八

月十六日，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爵士所乘的一部汽車，在從南京往上海的途中，在距離上海約五十哩的地方，被兩架日本飛機掃射，許大使受了重傷，日機明明看見大使專車頂上覆蓋著很大的英國國旗，仍然滿射攻擊，倫敦立刻向東京提出強硬抗議，要求正式道歉，懲兇，保證不再發生同樣事件。東京有意挑釁，對英國的照會遲遲不答。英國送出照會的第二日，日機襲擊廣州，而廣州和香港相距很近，只一衣帶水之隔。東京國民新聞刊載一篇顯然為軍方所授意的文章：「我們的海陸軍，不像外務省，毫不恐懼英國。因此，對廣州加以有效的空襲，是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途徑。」那年冬天，英國的軍艦和商船常常為日本的飛機及大砲所轟擊。十二月十二日，美艦被炸沉的同一天，有六艘英國船隻同時被炸。日本雖趕快對華盛頓道歉，而對於英國表示「不勝遺憾」的照會，却有意延至數星期之久。而在東京，煽起了普遍的反英情緒。（一個包括許多家議員的時局討論會，通過決議案，要求與英國斷絕外交關係。）

南京陷落以後，日軍對於外人在華利益，加緊壓榨，英國是主要的犧牲者。可是英國當局還是堅守他們的綏靖政策，霞關與唐寧街十號不時表示妥協與善意，友誼的保證交錯在血腥的鬭爭當中。英國所準備造成的「東方慕尼黑」局面，我們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在抗戰初期，我們在國際上的地位是孤獨的。歐美列強都忙著料理身邊的問題，沒有閒工夫來關心遠東的大火哩！

然而國內，在這最艱苦的階段，我國的政治有著最顯著的進步，政治機構逐漸適合了戰時的需要，民主政治顯見抬頭，全國團結，更為鞏固。而抗戰意志堅決，賞罰漸次嚴明，一般人心有了依歸，那時我們有四句口號：抗戰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也成了全國上下行動的準則。消極沮喪活動的傾向也就低伏下去了。一心抗戰，全力救國，便成爲今後一切行動的中心目標。



## 十六 深陷泥淖日軍失計 戰略運用我軍成功

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統帥部召集軍事會議於南嶽，蔣委員長開會致詞，謂：「從蘆溝橋事變起到武漢退軍岳州淪陷爲止，這是我們抗戰第一期。從前我們所說自開戰到南京失陷爲第一期，魯南會戰，到徐州撤退爲第二期，保衛武漢爲第三期，這種說法都不適當，應即改正。我們這次抗戰，依照預定的戰略政略來劃分，可以說只有兩個時期：第一時期就是我剛才所講的截至現在爲止，這以前的十七個月的抗戰；從今以後的戰爭，才是第二時期。」在第一期抗戰軍事告一段落之際，我們且從頭檢討，看一看敵我之戰略與戰術。

武漢會戰的前期，某記者曾訪晤顧祝同長官於皖南防地；談次論及敵軍的戰略，顧將軍說：「敵軍雖說採取速戰速決的閃電戰略，可是在閃擊的技術上還差得很遠。」他說，敵軍的砲兵戰術不錯，空軍並未發揮出特殊的性能。當時在座的聽者，將信將疑，並未十分理解。直到歐戰發生，德軍對波蘭，對挪威，對西線戰事，發揮着閃擊戰的高度技術，才明白顧將軍對敵軍戰略的評論，確有深入的觀察。和顧將軍作同樣的結論的，我們還看到過蘇聯軍事家維列次基的評論，他說：「中日戰事的總結，很肯定的顯示出培養了將近七十年的日本作戰法的無用。過去這一時期的中日戰爭，日人用了最大的努力，消耗着它自己國家的、人民的、經濟的和財政的資源，企圖實現包圍戰略。但是每次作戰的目的，沒有一次達到過。只有消耗敵方的實力，才能完成「速決」的戰爭，爲了達到消耗敵方力量的目的，日軍指揮部採用兩翼包抄和包圍的戰術，但這方面的一切努力，毫無收穫；中國軍隊善於採用機動戰術，總能從強大的許多打擊中脫逃出來，保存着自己的實力。日本作戰法的破產，已無疑義。他們從來沒有獲得一次接近持久戰的結局的決

定性的勝利；佔領了中國的領土，並不能決定勝利，只要中國的軍隊實力還是保存着。關於這一點，歷史的教訓說得很清楚；卡爾王十二和拿破崙一世曾經佔領了俄國的廣大土地，但是勝利並不站在他們那一邊。疲憊的長的戰爭之後，日人碰到了全面的戰線；在戰線的那邊，一同和軍隊站立着的是充滿着抗敵熱情的英勇的中國人民。而在搶掠者的後方，游擊戰爭日益擴大的展開，纏住調入中國領土作戰所有日軍的三分之一，使之不能在前線作戰。中日戰爭的局勢，顯然表現日本軍事理想的破產；在機動戰中作戰既屢告失敗，於是只能想法來穩定戰線，戰線形成沒有遠景的素描，無論如何不能達到決定性的結局的。從歐洲課本裏抄襲來的兩翼包抄戰術的空洞的圖型，在中國戰場上並沒有收效，包圍戰的失敗，把日本將軍們從平衡中拖了出來，剝奪了他們的創作力，以及為重新解決軍事技術問題所必要的冒險心和決心。這一代的日本將軍，都是前一代老輩的忠實的因襲者；而日本前代的將軍在軍事技術方面並沒有給日軍貢獻一個新人，也沒有一個成功的領導者，也沒有一個軍事思想家，在日軍的全部歷史中，日本的將軍只是外國教師的直接門生而已。」他的批評，在當時原是一種「明見」，到現在，更覺得非常精到。（勃脫蘭說：「日本人的效率是有限度的；日本人辦事效能，比中國人當然高得多。但是他們一遇到了意外的事情，就要感到狼狽。這就是在戰爭中，日本參謀工作的一個證明。祇要事情是依照計劃發展的，他們的工作就最有效果。如果有人出了岔子，那末，全部的計劃，就要完全脫節了。一般說起來，日本人的危險，就在這個呆板性。中國人的優點，同時也是他們的弱點，却在於有伸縮性。」）

美國有一軍事學家懷特（J. H. White），他也曾批評過日本侵華戰略的失敗。他看出中日間的戰爭已走上規律化的途徑，彷彿像舞劍似的玩着老閉路，閃轉騰挪一來一往的打起來。每個鬪士都知道對方的解數與閉路；每一方面都知道對方的着數與閉路；每一方面都知道用什麼老套，來對付對方的行動。戰線

的伸展好比一些裝有彈簧的發條，向着三個中心盤旋着，全線延長着二百五十英里，中間更插上一片片段。這些發條，由一個固定據點用雙線向外伸張出去，等對方加力壓以後便灣回收捲起來，但却終究能伸張出去恢復到原來的位。從日本最近的官方聲明看來，他們不想更佔一些中國的土地；然而即使如此，日本在中國還遭逢着兩個最重要的軍事問題：前進與佔領；而且無論前進與佔領，都需要有一種特殊策略。日本的軍事前進，研究起來最有趣味；他們的機動戰術恰像十九世紀的戰爭一樣，正像拿破崙式的一點突出而隨後前進的辦法。在日本的突出戰術上，下列各種因素是最基本的；進展目標固定而有限度，冗長的縱隊依附着一條狹窄的補充線，死死釘着迂迴與側擊的觀念。日本的參謀工作，在許多細微的地方做得頗好；外國的軍事專家都認為日本人製訂軍用地圖的能力很高；但在大規模的戰略上，日本人却完全失敗。中國人在這次戰爭是採取機動辦法；日軍一動作，中國軍隊便給他們一個反作用。中國軍隊很少正圖深溝高壘地保持一個單一據點；日軍一有進攻，中國軍隊便退到鄉村去。因為日軍的前進，並不是沿着一個寬面平推；乃是幾條槍尖式的突進，所以中國軍隊的撤退，也不是平面退出，祇是從前線抽出幾個士兵而已。中國軍隊的反攻，並不在摧毀敵人的主力，乃在截斷敵人的交通線。這樣，中國軍隊便以側擊與後路進攻的戰術，收到了莫大的成功。日軍的佔領策略，可以比之於二千年前古羅馬征服地中海的老調；在每一個侵入的區域內，都設立一個球狀的兵力網，然後由圓球中伸張出去通過防衛周密的連枝線，由這樣便可由這一中心通到另一中心去。在主要的駐軍區內，都有戰鬥力最強的軍隊守住一個圓圈的強固據點，層層圍繞着精兵，一直延長到外圍去的軍隊則與中國軍隊保持接觸。

而且，即是以閃電戰顯身手的德國當局，也從中日戰爭中看出了這一戰略的危機。德國陸軍部經濟司長多瑪斯少將曾在威瑪演講，對於閃電戰的速戰速決戰術，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他堅持在準備戰時經濟的

時候，不要太樂觀了，應該準備應付最惡劣的可能情勢發生，就是：戰事的持久化。關於這一點，日本在這次戰事，應該得到一個大大的教訓。多氏說，據他個人的意見：「在一九三八年戰爭中所得的教訓，可證實下列各點：（一）一個國家必需有一致的經濟國防組織，在一個對於一切戰爭用品，不能完全自給的國家裏，關於這一點，尤其應該注意。日本沒有這樣的組織，所以吃了大虧。（二）我們必須明瞭，一個國家經濟基礎的重要，時常和軍備同樣地可以決定戰事的勝負。因此，對於一切假想敵和同盟國家的經濟準備，均須予以密切注視。（三）對於戰時應該需要幾多人力，必需有適當的規定。」據多氏的意見，在未來的戰爭當中，第二個問題最難解決，因為它對於前線和後方最有密切關係。他說：「對於積存的物資，健全的生產以及戰時輸入問題之間的意義，是不應該忽視的。一個國家沒有礦產資源的，必須節制戰時所需的原料。……日本的榜樣，有一點特別重要，即是一個國家必須有充分的黃金和外匯的準備，以便償付那不能用輸出抵消的入口數額。」（海通社柏林電）

蔣委員長在南嶽會議中，也說：「在第一期戰鬪過程中，我們雖失了許多土地，就一時的進退說，表面上我們是失敗了。但從整個長期的戰局上說，我們不但沒有失敗而且是完全成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戰略上，一切佈置的完成，也就是我們預定的戰略，陷敵軍於困敵失敗，有如陷入泥淖莫能自拔的地位，這就是孫子所說的「致人而不致於人」最高的原則，我們已經做到了。詳細一點說：我們最高統帥部所定的這個戰略，就是拿我們劣勢的軍備，一面逐次消耗優勢的敵軍，一面根據抗戰的經驗來培養我們自己的力量，以逐漸完成我們最後戰勝的佈置，所以在形勢上，過去我們雖然失敗，但戰略上始終一貫的著著成功。孫子兵法虛實篇：「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我們現在就是誘敵深入，使他自至，以陷入於進退維谷的境地。兵法又說：「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

戰地而趨戰者勢；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我們能誘敵深入，處處我軍是先處戰地以待敵，敵人處處是後處戰地而趨戰。在我們是以逸待勞，步步致敵，而不爲敵人所致。」我們的統帥，在那樣軍事危急的當兒，堅決地斷定軍事已經到了轉振點，立下了第二期抗戰的規模，又是多麼高遠的見識。

更具體的是敵人戰略上的失敗，敵人在戰略的抉擇，雖然恰合我國情，我們的消耗戰略，雖然是針鋒相對，足以打敗採取殲滅戰略的敵人；但假如敵人對於殲滅戰略的作戰指導，能够恰當，也必能給我以相當的困難。殲滅戰略，要看能不能集中優勢兵力於戰略戰術的主要地點；敵軍雖然在依速決企圖來殲滅我們野戰軍，却因指揮官無能，又逐次使用不充分的兵力，結果使速戰速決的戰略計劃，變成無雨空雷。（上海會戰，增兵七次；南京戰後，希望「速和速結」；魯南戰役，我軍退出徐州，並未受包圍。）敵軍既不能完成戰場殲滅，也無力實現追擊殲滅，亦爲其戰略上的失敗：「敵軍對於我國的作戰，先制的權利本在其手。對於戰略上的時間和空間的掌握，敵人本有充分的自由；只是敵人不能掌握這種利益，所以越打越弱，其因在於對時間和空間，沒有一種先勝而後求戰的通盤打算。」「何況敵軍始終以一種狂妄的心理，以爲我國不會展開全面的抗戰；同時，且忽略了我們領土遼闊的條件，故有三個月亡華的企圖；而對自身減弱的條件，毫無估計。結果，隨戰況的延長致超越其戰略前進的頂點，仍不能殲滅我軍。所以在武漢會戰以前，其重要戰鬥的攻擊成分，本爲百分之九十四，到武漢會戰以後，則衰退爲百分之五十三。至此，雖欲改取守勢，而實際上因戰略側面的暴露與延長，不能不於全正面與廣縱深受我不斷的消耗，不能不被動的自陷於坐以待斃的境地了。」

一九三一年以來，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在多數觀察家看來，實在是個謎。最初史汀生對於英國何以拒絕美國共同對日的建議，百思不得其解。此後數年，英政府將東亞的霸權讓給日本；把歐陸的優勢讓給

德國；把東非洲和中部地中海的控制讓給義大利。這個謎一年比一年更接近了打破均勢的程度，使英帝國必須對付比自己更強而又垂涎其財富的幾個勁敵。一九三八年局勢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而英政府的政策依然如故。在這時候，也和以往一樣，英國竭力幫助或默允三個法西斯國家的種種侵略。凡受德義日三國犧牲的國家或與德義日爭雄的國家對於集體抵抗侵略有所努力，英國莫不加以破壞。（舒曼教授語。）張伯倫的綏靖，事實上便是犧牲弱者的利益；中國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他們正在出賣中國。一九三八年四月，一位英國海軍大將巴里·鄧偉爾爵士，他說：「照我的見解，要恢復遠東的和平，我們只有對日本採取一種更友善諒解的態度。」（「太平洋上之戰略現實」）就在那時期，美聯社的駐滬記者曾發出如次的消息：「在半個月之內，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英日協定也許可以成立。據說新駐華大使卡爾爵士已延遲赴漢口及重慶呈遞國書之期，以便能與日本特使谷正之完成協定草案中的細節。這個協定，假如能成立的話，將成爲英日言議於好的基礎，英國將以「現實」的態度應付日本在遠東的地位。」四月二十一日，日首相近衛，也作如此聲明：「英國是一個實利的國家，英國政府的政策必將變更以適應變動了的局面。所以在我們期望英國改換它的政策前，我們必須先打倒國民黨的中央政權。」據上海大美晚報所傳消息，英使卡爾，曾從日方接到如下的條件：「①准許內蒙獨立，②黃河以北之華北省區由聘用日本顧問之特別委員會管理。③日本不僅有權利駐軍黃河以北，並得駐軍於上海、南京、漢口及廣州。④中國賠償日本二萬萬元，該款再由日本投資於中國。」這些條件，和二十六年底，德國出任調解時所提的條件並無不同；英國政府顯然希望中國能接受這樣的條件，只要出任調解的是英國而不是德國便行。英國外交繼續腳踏兩船頭，並且不讓英國人民知道現在日本對遠東利益所造成的真正威脅。不僅戰爭的恐怖很少刊載於報紙上，日軍在南京及他處的駭人獸行被謹慎地遮掩起來，連日本排英的程度以及日本的真正目標都不讓大眾知道。

艾登外相的「姑息」論調，上文已經提及；可是艾登去職以後，張伯倫的「姑息」，還要更進一步。德義兩國已在西班牙堅強地樹立它們的勢力，張伯倫飛到慕尼黑，奪取「我們時代的和平。」捷克，就在慕尼黑的席上被瓜分了。那些戲劇化的事件給遠東的強力政治造成一個不幸的背景。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的全部時期，遠東都在動盪之中。一九三八年開端，日本軍人對於外人在華利益，加緊壓榨。西方人從內地被趕到幾個少數的沿海城市。外國船舶不能航行主要的水路，遭受反復無常的限制，且常為軍隊所攻擊。西方國家的商業市場被切斷，在日本軍部和托辣斯打擊之下即將消滅。日本狂妄的報紙和發言人，繼續要求民主國家從遠東剷除。在這個排外總攻擊之下，英國是主要的犧牲者。但是，倫敦終於妥協，從不採取堅強的行動。一九三八年初以親英著名的字垣大將，出任外務大臣，立刻與英大使開始談話。一切都順利進行，霞關和唐寧街所有的人們都表示妥協與善意，他的努力頗為大企業家所稱譽。善意的季節至一九三八年十月終止。張伯倫和達拉第在慕尼黑明明白白的表示英法軍事上的軟弱，而德國軍隊堂堂地向蘇台德區進兵，希特勒在歐洲的成就，鼓勵日本軍人在亞洲有所動作，日本軍部便決定進攻華南。字垣曾試想阻止軍部的計劃，近衛首相也準備支持他；可是當軍部表示將推翻內閣時，近衛祇得請字垣下野。幾星期之後，日本軍隊在香港防禦工事的陰影下登陸；十三天之內，佔領了廣州。

漢口和廣州的佔領，使日本統制了長江和英國出資建築的粵漢鐵路這兩個交通動脈的終點廣九路。英國在華的整個經濟機構在危險中。英日諒解的希望已完全消逝了。直接而有效的行動是必需的。倫敦提出了抗議。這個抗議包括的範圍很廣，單單重要的衝突點就有一百多起，其中有：強使偽鈔在華通用，攔奪英國出資建築的鐵路，繼續封閉上海公共租界的工業區域，日本鼓勵走私，日本封鎖海岸，限制英國航業，封閉長江航路等問題，每一項問題對於英國的利益都是百萬鎊以上的損失。總括起來，這些問題說明

丁英國一世紀來努力的總收穫，化爲烏有。年十二月唐寧街會強烈地重申前言，說英國將繼續遵守日本侵華前英國所宣示的一切原則。唐寧街還決予中國以信用貸款，但商務部表示不熱心，否決了對日施用經濟報復。關於經濟方面或海軍方面實行報復的傳說，日本發言人便表示：英國如果採取任何一種步驟時，日本必然立即報復。這類傳說，也就很迅速地平息下去了。澳大利亞曾經請求加強新加坡的海軍力量，同樣的沒有答復。一九三八年冬天到三九年春天的全部時期中，英日爭端平靜無事，從報紙上的標題上，可以看出，日本對英國權益，在老實不客氣地蹂躪著，而英國則在後退。英國報紙社論裏絮絮地商談英日妥協的必要。由於歐洲之風雲日緊，太平洋上的危機，也日深一日，而英國政府還是走那「姑息」的老路。

美國的態度，比較積極得多。赫爾不等待張伯倫改變他在東方的姑息政策，便自己起來領導反日。每逢日本破壞美國利益，都接上有一道嚴厲的美國通牒，和對中國更大的協助。雖說援助仍是爲數甚微，却已足以在危急的時候振作中國的士氣。而且也使那些急於和日本和解的歐洲姑息主義者不敢亂動。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美國政府爲了在華權益被侵害事，照會日本，指出美國對於日本當局在中國實施的行動及政策，實違反在中國之機會均等原則及條件。又以強硬措施，對日本提出下列三點：一、停止在日本管理之中國地區內，直接或間接歧視美國負責及企業之偏惠匯兌統制及其他辦法。二、停止任何專利或足以剝奪美國在中國從事任何合作貿易或工業權利之任何侵越權益，或意圖偏惠日本利益而對於中國任何地區內商業或經濟之發展，造成任何普遍之超特權之任何辦法。三、停止在華日本當局對於美國財產及其他權利之干涉。日本的答覆，延至十一月十八日始送出，除申述日本在佔領區內對於外人在華營業所設之限制「並不以國籍之不同而異其趣。」復於結論宣稱：「日本政府現正在以全力建立「新秩序」，新秩序之實現，非僅爲日本帝國所必不可缺之條件，抑且爲東亞永久和平安定之唯一基礎。日本政府深信東亞之局勢，



正在急劇發展中。任何企圖，如欲以過去不適用之觀念與原則引用於今日至明日之情勢，則於建立東亞之真正和平，以及解決當前之切要問題，兩無裨益。」美方對於覆文中所提各點，深致不滿，尤其是對日當局所宣示之「如欲以過去不適用之觀念與原則引用及於今日以至明日之情勢」一語，顯見漠視美國在遠東之利益。因之，十二月卅一日又提第二次照會，宣稱：「美國人民遵守暨主張機會均等之原則，不僅在商業獲得利益，且望獲得政治與經濟安定。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於任何第三國，為種種特殊目的，而自行創設一種制度，以強行取消其久經取得之均等機會及公允待遇之權利，不能予以同意。」英法兩國亦提出同性質之照會，日方未加答覆，仍倡其所謂「東亞新秩序」，到了一九三九年開始，美國乃轉取積極的態度。在這時期（一九三六——三九），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顏露爾中將，成為公認的反侵略領袖，美國在上海的海軍陸戰隊，把日本便衣隊逐出他們的防地。他在廈門的積極行動，使得日本攫取鼓浪嶼野心，延宕有數月之久。他相信武力的功效，並且毫不遲疑地以示威為手段。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義大利參加了防共協定；簽字後兩日，義國公然承認滿洲國，到了三八年二月間，德國也公然承認滿洲國，後來滿洲國也參加了防共協定。軸心國之間，共同行動的意向，格外積極起來。三國充分發揮作用，歐洲民主國家開始感受它的壓力。當日本攻佔中國時，它早已得到充分保證不會遭受外國的干涉，而希特勒鑒於這樣有用的盟約的價值，不惜犧牲了德國在中國的大量貿易辛苦獲得的好感，以及它在太平洋政治和經濟上的希望，以取悅於日本。南京危急，而且當武漢陷落那一時期，德義還申演了和談的雙簧，誘惑中國上其圈套呢。一九三八年初，希特勒派奧特到上海，命令德國新通訊員放棄他們對於中國的同情。同年夏天，希特勒召福根霍森將軍（Von Falkenhaußen）率領德國在華的軍事顧問回國。德國對華的軍需供給停止。涇渭分明，中國在國際的友敵陣線漸漸清楚起來了。

## 十七 委員長抗戰到底 汪精衛與敵言和

武漢戰後，軍事上又轉入嚴重的階段；敵軍沿粵漢線威力搜索，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攻陷岳陽；其時，華南敵軍已佔我廣州。敵軍可能南北夾攻，打通粵漢路全線，切斷西南大後方與東南沿海地區的聯絡。我當局爲了應付這可能到來的嚴重局勢，曾經準備建立粵漢路以東南方各省的大游擊區。爲了貫徹長期抗戰的計劃，也準備「堅壁清野」，來消耗敵軍的實力，阻礙敵軍的行動。堅壁清野，原是舊俄重創拿破崙的戰法，可是我們中國人的中庸性格，與斯拉夫民族的極端性格，極不相同，因此，到了實踐的關頭，大有出入。岳陽陷落之日，敵軍有向新牆河推進的態勢；因爲情報不正確，前後方聯絡不確實，乃發生了十二日晚間的長沙大火。（時機上失之過早）。

大火起於十二日的午夜，數十處同時燒起，到了十四日才完，長沙城中，八角亭，中正路、南正路一帶街市以及機關齋署，對河嶽麓山下的湖南大學和第一紡紗廠，都已化爲灰燼；全城精華，捐棄殆盡。我最高統帥以湘省當局措置失當，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澈職查辦，警備司令鄧錕交付軍法審判，處死刑；以緊急處置平息輿情。當時敵方即利用長沙大火爲口實，作分化我抗戰陣線的宣傳，敵軍也就退保岳陽，等待我們內部的分化。汪精衛爲「戰敗心理」的動搖，爭取自己的政治地位，作投降的準備。（他曾以副總裁名義發表談話。）

其時敵酋近衛，認爲政治進攻足以輔助其軍事進攻，乃開始誘降的陰謀。十一月三日，近衛即發第二次對華聲明，略謂：「……帝國之所期待者，在乎建設能保「東亞久安長治」之新秩序，此次出師之最終目的，亦即在此，所謂「建設新秩序」即由日、華、滿三國相提携，樹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互助連

環之關係。以此爲基礎，進而確定國際正義，達到共同防禦，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合作。此即所以「安定東亞」，裨益世界進化者也。至於國民政府，倘能拋棄從前錯誤政策，另由其他人員從事更生之建樹，秩序之維持，則帝國亦不事拒絕。……」

言下之意，就希望「其他人員」來做日本的傀儡，分散抗戰的陣線。所幸我們的統帥，意志非常堅定，武漢撤退之日，即發告國民書表明「抗戰到底」的決心。國民參政會即決議擁護總裁領導抗戰，國策決不變更。近衛聲明發表之明日，英美法輿論一致抨擊，謂「亞洲爲亞洲人之亞洲」爲誕語，十一月間，英外交部聲稱全力援華，與美國採取一致行動。汪精衛準備投降的意興，迎頭受了打擊。十二月十六日，敵政府老羞成怒，乃公布了「興亞院官制及興亞院連絡官制」。（採用船田法制局長之意見）。十二月二十二日，敵酋近衛又發第三次對華聲明，略謂：「日政府已決定：一方繼續進行其軍事行動，俾完全消滅反日之國民黨政府，一面與眼光遠大之中國人民，共同合作，建立東亞之新秩序。查中日滿三國將來，將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睦鄰善，共同反共及經濟合作，爲其共同之目標。中國今日應即首先祛除一切狹小偏見之觀念，及放棄其反日怨懣之愚蠢政策……」

事後推尋，字裏行間，可見汪逆精衛，與敵酋間秘密勾結之蹟。從汪精衛對外國記者明白表示「中國未關閉第三者調解之門」（二十七年七月間）到公開斥責「焦土抗戰」政策，（十一月到潛行離渝飛昆往河內，公然背叛黨國，這條迂曲的路，在當時屬於內幕新聞，很少有披露的機會；現在且引用當時參與內幕的端納顧問（W. H. Donald）的「節通信」（與友人田伯烈（H. J. Timmerley）書）以明當時的曲折。他的信中說……

「……中國之繼續抗戰，是絕無疑義的。中國目前絕無和平可言；如要和平，惟有日本直接的明確

的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汪精衛離開了重慶，到雲南的時候，提過講和的話。外間因此傳言，謂汪氏實在係替政府做雙簧；這句話，確實够得上是謠言的本色。你要知道，汪精衛澈始澈終，是無權替中國談和平的一個人。

汪精衛向來是親日小組的領袖；自從抗戰開始以來，他的黨羽便赤誠表示爲國家而努力，因此汪氏便變成空頭領袖。汪氏腦海中，於百無聊賴之際，幻成一種空中樓閣，認爲：倘能够和日本弄成一種似是而非，雖勉強，但仍可庶幾的條件，便會吸引到一大部份貪圖苟安的人；汪氏既動了念頭，一部份無聊的二三流黨羽，便開始活動。我想，他們要直接的和日本人交涉是辦不到的；間接和日本人交涉，捕風捉影，却有可能，二三流黨羽得到一種「虛無漂渺」的結果，加上了汪氏的「空中樓閣」，於是事實便具體化了。照我所知道的，中國軍隊撤離漢口之後，當時這一班人仍留在漢口活動的。

蔣委員長於十二月二十日飛往西安，視察軍事，未啓飛之前兩日，（十八日）夜深的時候，汪氏往見蔣氏，說要飛到成都去演講，這當然是平常的事。委員長到了西安，忽而收到雲南龍主席的電報，大意是汪氏忽然飛到昆明，告龍主席謂，就彼個人的意見，和平大概有一點希望，請龍主席幫他的忙。汪氏又謂，委員長曾兩度說接受的。龍主席於報告此事之外，並在電末說：汪副總裁所言，是否可靠？不能無疑，未審鈞座曾否預聞其事；應如何辦理之處，仰候鈞裁。蔣委員長覆電龍主席，大意是說，此事事先並未預聞，目前絕無談判和平之餘地云。

十二月二十四日，蔣委員長夫婦從西安飛返重慶，這晚聚餐，我亦在座。談起了汪精衛，蔣委員長對我說：「請你通知英美兩國使館，告訴他們：汪精衛絕對無權和任何人談判和平。中國不但沒有想到與日本談和，並且現在正準備作大規模之抵抗。」我立刻打電話到英國使館通知該館當時的負責人格林威君（

J. D. Greenway) 並請他通知美使館代辦貝克君 (W. R. Peck) 這時正是晚上七時三十分。

當時的重慶正充滿了謠言，日本的無線電台不斷的廣播，謂汪精衛已逃出了重慶；原因是政治的失敗。至汪氏「所幹的和平勾當」，日本當時還在夢中。

汪精衛到了河內，對人說：「我之飛往雲南，係應龍主席的邀請。」消息傳到了香港，可憐香港方面的人，紛紛推測，以為汪氏真的可以和日本講和。當時委員長還客氣，致電汪氏，請其病體稍痊，仍早日返渝。

查近衛宣言，係於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的近衛宣言中，對於毀滅國民政府的決心，比前尤厲。二十一日，委員長在紀念週演講，堅決聲明中國絕無發起和平談判之意。關於汪精衛事件，委員長稱：「我輩中國人，凡知道國家之艱危及認識目前之時事者均不會想到與日本講和。汪精衛先生，熟知日本軍閥欲滅亡中國之野心，應該對日本軍閥深惡痛絕；深望汪氏能返國共同努力，以達到抗戰必成之目的。」讓我告訴你一點舊事；在一九三七年聖誕節的時候，德使談和失敗了。義大利外交當局忽向汪游說，先之以義使，繼之以義大利代辦。他們提出：(一) 委員長辭職。(二) 由汪寫一封信給日外務大臣，聲明戰事停止之後，中國將放棄反日的思想。苟能如此，則日本將以中國易於接納之條件而退兵。當時汪精衛尚清明在胸，懷疑義代辦何以會向他進言，並說：「我不好意思請委員長辭職，也不好寫這封信。」事後汪將此事報告委員長。後來義代辦又向汪進言，願意撤回了委員長辭職條件，但求汪寫封信到日本外交部。汪也將此事向委員長報告。後來，我從某一個外交家方面聽到，汪氏當時，確曾私自對義使提了他書面的和平條件。這些條件，義使曾否轉到東京，我不曉得；縱使這個條件轉到東京，我想日本也祇是束之高閣，沒有睬他；因為日本本來曉得在偉大的抗戰當中，汪氏沒有什麼力量的。

去年（二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七時四十分，我聽到倫敦三十日深夜的廣播，謂頃從香港收到消息，汪曾致電蔣委員長，請其與日本談和。我聽到了便寫了一張條子送到樓上蔣夫人那裏，請蔣夫人代問蔣委員長，有無收到汪氏電報。蔣夫人覆一條子，謂「委員長並沒收到汪氏電報，請代向路透社或其他機關聲明。」後來查明，才曉得香港方面汪氏的黨羽，擅在報章發表了一篇當時沒有拍發的電文。

我個人對汪氏的批評，是：汪精衛是一個政客，但他却被德義的政客所利用。「和平」，是政客利用政客的把戲，我們要知道：德義想利用日本牽制蘇聯。但日本却要打中國；德義知道日本此舉，結果祇有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淵，在德義不免失去了東方的強援；但要叫日本回頭，日本又不肯。在無可如何之中，祇有利用汪精衛幹那與日本中國兩不相干的獨腳戲。」

這是汪逆精衛從脫離抗戰陣線，發表著名的「豔電」，走向做漢奸的經過。汪精衛之為人「實在是個無主張、無目的、無恩怨、無是非的一個怪角。他有着翩跹動人的風度，配上富於煽動性的口才及文之成章的一支筆，所以也能擁有一部份黨徒，因而取得黨國的崇高地位。但由於他個性之反覆無常，不能與任何人合作到底，常會發生負氣出走的事，終至跳到做漢奸的火坑裏來。」（陶菊隱語）。那時，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蓄意要滅亡中國，已很明顯；蔣委員長已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紀念週上作嚴正駁斥，指出：「近衛所謂『中國事件之最終目的，不僅在軍事勝利，乃在中國之新生與東亞新秩序之確立。此項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支三面合作為基礎」。大家要注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據於中國已變為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連絡而成的。目的在什麼呢？以防止赤禍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亞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壁壘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日滿支經濟單元

「或「經濟集團」的工具，扼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大家試想，「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七個字之上，包藏著怎樣的禍心。」他又明白指出，成立所謂「興亞院」，這是承接著敵國鬧了許久的對華機關而生產的。他們這種做法，是要使整個中國支離破裂，不止亡中國，也要危及整個的亞洲，這與亞院是本月十五日正式成立，先一日近衛發表談話，是「要籌組新的行政機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機關，依國外各機關，與中國保持聯帶關係，將成爲執行華對政策之樞紐，以實現日本對中國事件之最後目的」。這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說，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務機關！」敵人的陰謀，已經全盤托出；中國應該如何決策，蔣委員長也已說得非常明白。偏是汪精衛通電主和，豈電的前面大半天，所謂第一、二、三各點，即是公開對廣田三原則加以辯護，表示可以承受。「他說：「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之聲明，第一點爲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對於中國無領土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第二點爲共同防共，……第三點爲經濟提攜，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唯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只有第二點，是修正廣田共同防共辦的法，由日方自己去應付蘇聯，而由中國政府對付共黨產，分工合作。從電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以後，則設法在滿足對方認爲「自動承認三原則六條件」還不够的情勢下的對象。所謂「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即是針對著日方所謂「現在已佔領區域，一年以後撤兵」而言，所謂「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亦即對日方所要求「中國境內駐兵」而言。而結末一段，所謂：「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鄰友好，有其自然與必要；歷年以來，所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

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更是表示對於廣田所提根除「抗日思想」一項要求提必有之保證的意思。「豔電」全文，從頭至尾，都是胡話，可見汪逆當時的昏亂，國人乃對之完全絕望了。

汪逆到河內以後，一直逗留到五月初，中央對「豔電」的答復，是二十八年一月一日，中常會開除他的黨籍，免去他的本兼各職。當時，汪即派梅思平、陶希聖、周佛海等赴港。不久，日本人犬養健便到河內來了；一月十七日，林柏生在香港被狙擊，三月二十一日，曾仲鳴在河內被刺死；其後汪逆便發了一篇「舉一個例」，爲自己的行爲作辯護，說：「我的主張雖暫時不爲重慶所採納，終有一日爲全國人民乃至中日兩國人民所採納，則我可以無恨。」四月二十五日，汪在幾個日本特務人員的設計護送之下，乘車到海防，偷偷上了日本人替他所預備的北光丸。五月六日，到了上海。他的漢奸命運就此註定了。（汪逆做了漢奸的種種，後文另詳。）孫總理在北平臨終的時候，汪問總理有何遺言，總理說：「我死了，你們就會被敵人軟化了，我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倒真一語斷定汪的終身了！

汪逆開除黨籍之後三日，近衛內閣便崩潰了，這便是敵人速和速結計劃的破滅。繼近衛而起的，爲平沼麒一郎；他曾於一月二十一日發表施政方針的演說，說：

「對於中國事變，天皇已定有確乎不動之方針，現內閣當然依此根本方針，向所期之目的，澈底邁進。『日滿支』三國，應立對互相充分理解之上，互相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實現互助關係，善鄰友好，奠定東亞興隆之基礎。中國應諒解，此帝國之大精神，從速協力完成『東亞新秩序』之建設。如終不諒解此意，繼續抗日，惟有使之潰滅。然對中國卓識之士，協助帝國國策之遂行，以期奠定『更生新中國』之基礎者，當欣然援助」。



」。演說中之真意，只是期待一個「新漢奸」的到來而已。

（汪精衛出走以後，某記者有「折衝側語」一文，記敘和談經過如次：「從二十六年十二月德大使陶德曼奔走和平，二十七年十二月底汪精衛托病去國，這一年間，在抗戰激潮邊上的和議洄流，頗耐人尋味。現在虛偽和平的最後一環，已經敲斷，且讓記者從側面作綜合的追溯。在倫敦方面的看法，二十六年十一月間九國公約會議之沒有結果，大出他們預想之外。十月底邊，國際外交界認為調停定有辦法，美國之熱心邀請，並非沒有把握；不知英美兩國上了墨索里尼的當，還是日本外相上了墨索里尼的當？調解之門是給墨索里尼關上的。二十八年春間，記者和某要人閒談，他說：「十一月以後，我已不作和平的夢想了。」這是真話。

由於日本方面所放的空氣，說德國是比英美為適當的調解人，九國公約會議擱淺以後，德大使陶德曼就露頭角了，他為了調解，到過南京好多次；在他出面調解中，曾說了這樣半恫嚇的話：「在南京未陷落前，還可以找一個不亡國的條款；南京陷落以後，那就難說了。」而所謂不至於亡國的條款是怎樣的呢？大致如港滬各報所載；除了「承認滿洲國」，「加入防共協定」以外，還有永久解除中國武裝，內地駐兵及賠款等條款。這樣陶德曼大使也就自己把調解之門關上了。

二十七年這一年的調解，其主流仍由英國方面直接間接在推動，雖說日本方面並不認英國為適當的人。於此，記者先得補敘陶德曼出面調解時，我方一部分要人（極少數）如汪精衛之流，打定了怎樣一種接受和議的底子呢？他們主張自動承認廣田所提的三原則六條件。也許對方知道了這個底子，所以其提出條款，側重「解除武裝」及「內地駐兵」二點。二十七年一年間三番五次的，沒有結果，就是日本方面仍在「解除武裝」及折衝「內地駐兵」上做文章，而其最巧妙的筆法，是把「內地駐兵」做成了已「佔領區域

」，一年以後撤兵。當英大使在推動調解之門時，倫敦方面會一度非常樂觀：二十七年三月間，已有外交界人物預言四五月間戰事會結束。

武漢陷落以後，那極少數意志薄弱的要人會一度非常動搖。其最顯露的表徵，即汪精衛在重慶曾對海通社及美聯社記者表示可以接受和議。就在汪發表談話前後，有一半可信的傳聞，日方曾這樣表示：「要和議的對手，是一個適當的人，條款可以非常客氣，到世界各國都不敢相信」。言外之意，只要議和的對手是汪而不是蔣，「和平」定價，就可以十分克己，這是對於汪精衛的最大的誘惑。

但是，領導全國抗戰的蔣委員長，站在調解之門的邊上，抱定一定的戰略；他認為調解之門不妨大開，但調解基點必須建立在領土完整主權獨立之上。他曾對某大使明白表示：「中國決不能做捷克，更不能做阿比西尼亞」。而蔣委員長對於軍事上增加了勝利的信念，更堅決他對於外交的既定戰略。這回汪精衛因羞去國，不但抗戰方針全無變更，在政府方面，更可說是對於虛偽和平的折衝表示冷淡。

中國有句成語，叫做「同床異夢」；這句成語，正可用以形容虛偽和平折衝過程中的各方面的心理。在日本方面，認為和平條款，不僅要中國承認既成的事實，而且認為這次即算和平下來，也不過是暫時的休戰，希望於五年或十年後那一次大戰中，一下子打毀了中國的實力，就非儘量培植漢奸（三政府一日滿。支—合流的一個奇談），控制軍事要點（南京、徐州、上海、漢口、鄭州、廣州駐兵），吸收資源（華北經濟合作）不可。無論近衛的宣言，這樣那樣說了多少次，弦外之音還是這幾句——廣田三原則六條件加「解除武裝」及「內地駐兵控制軍事要點」。

英國方面所擬議的和平條件的底子，正面文章尚不可知，其側面影子，大體不離現實主義的一貫辦法，她希望中國承認既成事實，犧牲一點。犧牲到什麼程度呢？滿洲國是非承認不可的，華北經濟和日本有

特殊關係，也非合作不可的。某要人，曾經這樣說過；而且三月間，漢口某報曾發表過一篇註解「抗戰到底」的「底」字限度的文章，其中說「底」的限度在長城以山海關為終點，這就暗示不妨承認滿洲國的意見。

德國希特勒的打算，和英國紳士的打算當然不同啦。她要幫助所謂東方的朋友，使他成為包圍蘇聯的支柱，叫中國儘量犧牲，滿足她的朋友的軍事上經濟上的需要。同時，又想保持中國這個市場，不讓中國全部倒下去。據從柏林方面傳來的閒話，說希特勒言外之意，彷彿以為擁有黃河以南的中國，就足夠大了。其意有叫中國把內蒙古甘肅山西河北山東都割給她的朋友的必要。

但是，在日本方面，義大利墨索里尼的態度還是一個重要的因子；因為墨索里尼頗想拉住日本的海軍來牽制英國，日本呢，也想拉住義大利的海軍來牽制英國，義大利方面雖沒有和平條件的底了，以往調解門戶的緊鬆，和她極有關係。

不過，無論敵人或調解者是否在做夢，蔣委員長這方是清醒的，這就是一切底子成為單相思的主因。

1)

x

x

x

對於堅決的抗戰國策的最有利的條件，還在於軍事上的調整與進步。武漢撤退以後，我最高統帥曾召集長沙、南岳、西安各次會議，對第二期作戰，作如左之部署：

一、減少指揮級數——本諸抗戰經驗，深感我軍指揮級數太多。（軍委會——戰區——兵團——集團軍——軍團——軍——師，戰略單位凡七級，致命令報告傳達遲滯，軍隊使用不靈。）乃決定廢除兵團，軍團兩級，而改軍為戰略單位。爾後由最高統帥部至戰略單位，只有軍委會、戰區、集團軍、軍四級，而

新編之師，又決定廢旅，戰略單位下，又減少一級，如此無論戰略指揮，戰術指揮，均較敏活。

二、從新劃分戰區——其時敵我全般態勢，已大有變更，我乃從新劃分戰區，配置兵力，俾足應付敵人之行動。計凡：第一戰區，轄豫境及安徽之一部，由衛立煌司令長官指揮。第二戰區，轄山西及陝西之一部，由閻錫山司令長官指揮。第三戰區，轄蘇南、皖南、贛東浙閩兩省，由顧祝同司令長官指揮。第四戰區轄廣東廣西兩省，由張發奎司令長官指揮。第五戰區，轄皖西鄂北豫南地區，由李宗仁司令長官指揮。第八戰區綏遠方面，由朱紹良司令長官指揮。第九戰區，轄贛省一部；鄂南（長江以南）及湘省，由陳誠司令長官指揮（薛岳將軍代）。第十戰區，轄陝西方面，由蔣鼎文司令長官指揮。此外尚有魯蘇戰區，由于學忠將軍任總司令，冀察戰區，以鹿鍾麟將軍任總司令。

三、淪陷區設專管機關——設戰地黨政委員會，直屬軍委會，各淪陷區設立分會，其任務在發動民衆對敵全面抗戰，並消滅偽組織，阻止敵政治、經濟、文化之侵略。

四、行營之調整，——取消廣州、西安、重慶各行營，改設桂林及天水行營，統一指揮南北兩戰場之各戰區。

南岳會議，蔣委員長指示第二期抗戰的特質，在轉守爲攻，轉敗爲勝，並研究會（國藩）胡（林翼）中興的史蹟，來推求吾人轉敗爲勝之道。他提示了二十要點：尤以一、政治重於軍事，二、民衆重於士兵，三、精神重於物質（一物要作二物用，一人要作二人用，一彈要作二彈用，一日要作二日用，全在於以精神補物質之不足。）五、訓練重於作戰，六、情報重於判斷與想像，七、行動重於理論諸項爲最切要。他又從第一期第二段抗戰經過中所得的教訓，指出今後改進的方針，分析了敵軍的優點來做我軍的借鏡。經過這次調整以後，不僅士氣振作，戰鬥力加強，而長期抗戰必勝的信念，也從將領到士兵，都堅定起來了。

二十八年一月十五日，陳誠將軍（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在重慶招待記者，報告關於第二期抗戰，軍事戰略上之轉變。他說：「戰事發動以前，敵人原想不戰而征服中國，及戰事發動以後，則又持「速戰速決」的戰略，以適應他們的環境。我最高統帥當戰事發動之初，即揭櫫「持久戰」「消耗戰」，爭取主動，為戰略上之最高原則，用以針對敵人的戰略。我們一年多的奮鬥，不惟使敵人不戰而征服中國的迷夢打破了，就是所謂「速戰速決」的戰略也告失敗，所以從戰略上可以說，敵人是失敗的，而我們是相當的成功了。目前已轉入第二期戰事，我們的戰略已經有了新的規劃，就是要爭取主動，以後的戰事，都是在山岳地帶，形勢於我極為有利，且敵人愈深入，將愈感困難；今後我們必爭取主動地位，而使敵人反處於被動地位，這是絕對可能的。目前前方戰事，暫時歸於沉寂，並不是敵人放鬆了我們，却是他們積極準備另作新的企圖。據敵人最近表示：『中日問題，以佔領武漢為開始；前此的戰鬪，不過序幕而已。』由此可知，今後敵人更將加強其進攻了，至今後敵人的動向，在軍事上當然要封鎖我沿海及西北的國際路線，同時在已淪陷的地方，從事於要點之固守，使我們無法反攻。至政治方面，亦必加強偽組織之政權，以期淆惑國際之視聽。現在第二期戰事開始，我軍事上已有新的部署，……：大要可以說，第一期是純粹的軍事，第二期則政治將與軍事同時進行，這是兩期的不同之處。至第二期工作的原則，約有三項：一、軍事系統的調整，二、加強在敵人後方的武力，三、調訓作戰的部隊。今後的戰事用正規軍固守要點，鞏固國家政權根據地，庶免因軍事而影響政治，在敵人的後方，即以游擊戰為主，著重摧毀偽組織，肅清漢奸，瓦解偽軍，以及動搖偽軍為其任務。此外，復設法訓練各項幹部，深入民間，此事已由政治部計劃訓練，俾增加抗戰力量；如以上各點都能做到，我們抗戰的前途，是十分樂觀的。」他當時的話，現在看來，和事實的演進並無不同，可見我們統帥部軍事部署的確當。

## 十八 以戰養戰敵亦徒勞 南昌陷落各省游擊

自第二期抗敵戰開始，我政治部會就敵我之新戰略分析，向新聞界發表如左之談話：

七七事變發生後，敵人用兵於中國，其作戰的策略，可以分爲三個步驟，即速戰速決，速戰速和，及以戰養戰是。經二十二個月之抗戰，敵之速戰速決，及速戰速和兩個策略，均告失敗，最近敵知非長期戰爭，不能解決整個戰局；但又不欲且不能支持長期戰爭，於是乃實施「以戰養戰」，山東半島、及江蘇北部之戰。敵所用兵力，亦達四個師團。復次江南方面，滬、淞、蘇、杭、嘉、湖，以及京蕪之間，其所用兵力，亦不下三個半至四個師團。至廣東方面，亦有二個師團兵力，進行其掃蕩戰。自敵軍在我南北戰區實施掃蕩戰以來，除有枝節成就外，絕鮮根本之成功。蓋我軍爲對付敵軍之掃蕩戰，除以各該地原有駐軍與之周旋相持外，並於我後方抽調大批援軍，增強作戰力量。因此敵不但絕無活動能力，而且被我軍圍困，欲罷不能。至於經濟方面，在一期作戰時，敵軍到處破壞我鐵道公路，封鎖我海口，摧殘我工廠學校。但二期作戰開始後，敵一變前次之作風，以開發代收買原料，（如華北之煤、鐵、棉花、華中之米、油、絲、茶。）傾銷日貨，發行偽幣，開闢航線。其猶要者，爲修復鐵道，及另行敷設新線。惟敵自施行此項經濟政策以來，並無顯著成績可言。雖上海已有少數工廠恢復，長江流域，亦有日貨輸入傾銷，但其原因，乃由我封鎖抵制不足。現我政府，已注意及此，一面決心加強封鎖抵制，一面則在敵之後方，進行破壞工作，使敵些微之效果，務爲我完全破壞無餘。關於政治方面，二期作戰後，敵政治上之企圖，即希冀擴大傀儡組織，以便其國際上之作用。至其心目中的人物，爲北吳南汪。至就此二人而論，汪雖在國內有其地位，至吳則究竟比汪明白，吳會嚴詞拒絕敵僞之慫恿，不爲敵俘。敵除希冀擴大組織傀儡外，同時並施

展其挑撥造謠之技倆。如重慶被炸後，敵以「以戰養戰」之策略，企圖困我，並逼我屈服。此一策略，即企圖以中國之人力物力財力，與中國作戰，換言之即以華制華之戰略是也。至於敵內部，對此策略實施之意見，亦頗紛歧，大抵可以分爲三派：第一派以元老重臣，多數政黨及輕工業家爲代表，彼等以爲佔領武漢後，即應停止進攻，致全力於其佔領地區之掃蕩開發；即使欲進攻，亦應著重西北。第二派以少壯軍人，少數政黨，及軍事職業家爲代表；力主悍然不顧一切，冒險進攻，務必達到佔領蘭州、昆明、桂林、以及重慶等地而後已。其作戰計劃，著重西南，以掃蕩英法各國在華之利益，配合歐洲之局勢，乃至主張加入德義軍事同盟。第三派亦即統治派，即現執政當局，以前內閣近衛，及現內閣平沼，以及銀行財政界爲代表，甚至少壯軍人之執政者，如荒木板垣等，亦漸屬此派。此派調和以上兩派之意見，而折衷之，彼等之主張，可以兩句話包括，即「重視敵後，相機進攻」是也。在第二期抗戰中，敵人在我國所施行之策略，即以統治派之意見爲主，現敵無論在軍事經濟政治各方面，咸以「重視敵後相機進攻」爲歸趨。試就軍事方面而論，在我二期作戰中，敵軍掃蕩重於進攻，其主要兵力，配置於其佔領地區，即我淪陷區內，從事掃蕩戰。是以武漢撤退後，半年來除贛北之南昌，鄂北之棗陽外，無主要戰鬪。至若掃蕩戰，則在各地大規模進攻，華北方面敵軍，轉用於山西、河北游擊區之掃蕩，其所用兵力，總計不下十個師團。其次爲造作許多謠言，冀能動搖我民心士氣，但此項謠言之無稽可笑，爲家所深知，已將正確事實，向世界報道矣。就上所言，敵近所欲推行之「以戰養戰」之策略，可謂極少成功。

現在就二期抗戰中，我國所應取策略而論，在一期作戰，我之戰略，係以空間換取時間，將敵引誘至有利地帶，以待時機，實施反攻；二期作戰之戰略，乃須變敵後爲前方，積小勝成大勝。而最重要者，爲不使敵人利用我戰區之人力物質資源。此種爭取戰區之政策，實爲我二期作戰之主要政策。至此政策之實

現，在軍事方面，要在敵人後方展開游擊戰；此項意義，委員長在南嶽會議時，已一再申說。至游擊戰有兩個重要的任務，一為創造敵後的根據地，一為經常消耗敵人之兵力，假定我軍能在敵軍後方建立根據地，則不惟能把敵軍地盤縮小，而且能牽制敵人多數兵力。至於此項根據地，是否能創造，事實之證明，絕對可能。此時南北各戰區，已有許多根據地建立，例如山西及蘇、浙、皖各地，我軍即有良好之根據地創立。至游擊戰還能發生政治上與經濟上兩個作用：關於政治方面的作用，在戰區內，積極發展我政治領導權，瓦解偽組織，務使鄉村，在我掌握中。而敵軍在城內，亦無法行使職權。自抗戰後，杭嘉湖已淪陷年餘，但我地方政府，照常收稅。至江南各處之民家，亦多已組織起來，以前如大刀會等迷信組織，均已消滅，而代以有組織之游擊隊。是以地方治安，愈為安寧。再就經濟上之作用說，發動廣大的游擊戰爭，在敵人後方，實施一切抵制破壞封鎖等手段，使敵人在我戰區內，不能建設，不能開發。我自己則努力生產，以支持其長期抗戰。同時在宣傳上，要啓發廣大落後之民家，發動精神總動員之積極作用，使戰區內之每個民家，咸能自動參加實際戰鬥，如此方可杜絕漢奸。因此可以說一期戰爭，是動員城市進步民家，參加抗戰；二期戰爭，則由動員廣大鄉村，落後民家全體參加，如此我游擊戰之目的，方能期其成功。上面所說之敵後游擊戰，乃我全面戰爭之根本計劃。我唯有展開對敵之全面戰爭，方能擊破敵人「以戰養戰」之策略，方能使敵無從利用中國之人力物力財力，以打擊我中國。

我人應說明，我軍事上除展開敵後之游擊戰外，同時尚應充實實力，從事於正面之戰爭。我人應知，二期戰爭之正面戰鬥，並非機械的保衛幾個大城市，我軍應進行對攻對打。例如敵軍攻我某地，而我亦機動的調集兵力攻擊敵佔地及敵人之弱點。四月份我軍各線出擊，所收戰果，至為顯著，即可證明我此項對攻對打計劃完全成功。惟我軍僅僅展開敵後游擊戰，及實施正面之對攻對打，仍嫌不足，此外我軍仍須後



方加緊訓練新力量，以待時機之來臨，實行戰略反攻，進行恢復領土，驅走敵人之大戰鬪。

總而言之，一期作戰是誘敵深入，分散其兵力於我之廣大地區，使之陷入泥淖，而莫能自拔；二期作戰，我應深入敵後，展開全面戰鬪，到處攻擊敵人，使之膠著分散，疲憊削弱，以待我之反攻。蓋我軍在二期作戰之計劃，已傾全力於敵人後方戰區之爭奪，是以今後戰事，我人應移其注意力於敵後，我國誠能在敵後獲取勝利，則二期抗戰之戰略要求，即將完成大半，我之反攻時期，乃益接近也。

戰爭長期化的情勢，到了武漢撤退以後，便已十分顯露。二十八年四月五日，敵陸相坂垣在師團長會議中宣稱：「雖然日軍在中國獲得了光輝的勝利；但戰事的結束，為期尚遠，故要達到已定之堅強國策的目的，必須以國民總動員的方法來鞏固我國的地位，我們必須建立國民總動員和國民一致的基本的活躍的力量，必須有一停戰線。」即是承認長期戰爭的存在。不過敵閱也並不準備作更長期的戰爭，只想穩定在某一線上，慢慢來消化已佔了的戰果。因此，坂垣便公開說出他所希望的停戰線：華南進攻到南寧，華北進攻到蘭州，日軍的脚步便停止了，這便是「坂垣停戰線」。

從我們的防禦說，西南、西北、兩個大後方；尤以西南大後方，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西康及湘西之一部，成為抗戰的堡壘。當時，政府西遷，以重慶為陪都，而成都險地為其府庫。顧棟高云：「四川介在西偏，重山疊嶺，深溪大川，環境內，自相藩籬，且渝變東出，則據吳楚之上游，利（今廣元）閬北顧，則連褒斜之要道，威（今理番）茂，黎（漢源）雅（今雅安）足控西番，馬湖（今屏山）叙瀘以扼南楚，自昔稱險塞焉。」重慶「會川蜀之象水，控瞿唐之上游，臨馭蠻荒，地形險要。」成都「山川重阻，地大而要。諸葛武侯云：『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是也。是故蜀之險，弱則足以自固，強則足

以仇人。」無論從政治、經濟或軍事條件說，四川乃是抗戰的最重要根據地。雲南「控馭戎蠻，藩屏黔蜀」，貴州「山川險阻，貫帶南陲」，用現代軍事地理眼光來說，爲了鞏固西南的外衛，雲貴乃陪都的屏障；古代敵自西北來，或自湘桂西進，雲貴只是邊陲；現在敵兵從西南北進，情勢轉換，雲貴的防禦作用尤見重要。抗戰第二期之初，廣西和湘西的地位，倍見重要，湘桂路完成於武漢會戰期中，東南工商業集中，在衡陽、零陵、桂林一帶，桂林一時蔚爲西南文化中心。湘西則資沅二江上流，長、沅一帶，重岡複嶺，帶水繁行，險要固塞；積極經營，作最後決戰的場所，對於蜀渝的保衛作用，也和滇黔同樣重要。（據遠東評論調查：此次中日戰事中，江南區人民，遷往西南各省，在一千六百萬人以上，爲近代世界史上最大規模之移民。）

西北形勢，自敵軍陷我綏察，山西，豫北、陝西和甘肅的防禦作用，頓顯重要。西安「名山聳峙，大川環流，憑高據深，雄於天下，論者以雍州之險，在華岳與黃河，交會在於潼關。」漢中「北瞰關中，南蔽巴蜀，東達襄鄧，西控秦隴，形勢最重。」從抗戰初期，陝西便成爲軍事中心，到了抗戰後期，軍事的重要性質與日俱增。至於蘭州「控河爲險，隔關羌戎，自漢以來，河西爲雄，金城爲最」我們要控守河西走廊，保護西北國際路線，甘肅在軍事上的地位，也重要極了。抗戰第二期，我們須看重大後方的建設與發展。

武漢會戰開始後，敵苦戰四閱月，其兵力消耗之鉅，爲開戰以來所未有，敵爲策應武漢會戰，並謀切斷我國國際連絡起見，已於臺灣集結部隊的四萬餘人，於民國廿九年十月十二日在南海大亞灣之澳頭附近，用敵艦數十艘及飛機百餘架掩護，強行登陸，我守備部隊兵力薄弱，無法拒止，敵先後陷淡水，惠陽、博羅、增城、石龍等地，猛撲廣州，我水陸交通俱遭破壞，部隊集中困難，廣州於十月二十一日遂告失陷，

我余漢謀集團乃轉移至清遠、橫石、良口圩迄新豐之線，阻止當面之敵，一面整頓態勢，準備爾後之作戰。斯時我陳耀樞兩旅留在惠、淡、虎、寶地區，牽制敵人後方，我正面各軍即對敵施行襲擊，十一月廿四日克復從化，十二月九、十兩日相繼克復惠陽、博羅、寶安。敵因正面過大，處處受我威脅，乃放棄大亞灣方面之連絡線，將其兵力退集廣州附近，憑險固守。

東戰場之游擊戰——自徐州會戰告終，敵轉用兵力於長江方面，對於東戰場則以少數部隊固守各要點，我軍爲牽制敵起見，乃以劉建緒部任滬杭一帶，上官雲相部任京杭一帶，唐式遵部任江南鐵路沿線及沿江岸之游擊。半載以來，各游擊部隊頗爲活躍，曾一度克復富陽、溧陽、宜興、當塗、宣城等處，又先後克復海寧、海鹽、吉安各縣城，且隨時對敵後方連絡補給線及偽組織予以重大破壞及威脅。我江防砲游擊敵軍艦及運輸艦，尤奏偉功。

當武漢會戰之際，津浦沿線之敵，亦欲以少部隊保守要點，於是津浦北段方面我石友三部配合地方游擊隊，南段方面我韓德勤部，分別擾敵後方，歷次予敵軍以重大之打擊，敵人深溝高壘，莫敢越雷池一步。

平漢線方面，自敵機炸毀黃河河堤，洪流南瀉，豫東之敵第十六師團主力，轉移於道清鐵路沿線，此時我有力部隊，亦先後向湘、鄂、贛方面轉移參加武漢會戰，此時豫省大河南北當面之敵，雖兵力不大，但我之有力部隊既均已他調，故無大規模之積極行動，僅一面策應晉南方面友軍作戰，一面發動游擊戰，故人在我豫、魯境內，除佔領少數據點外，別無發展，且無時無地不受我遍地游擊隊之攻擊，不僅被佔領區域，偽組織不能實現，我政府政令之推行，仍能普遍於各地，並加緊組訓民衆，增加抗戰力量，敵欲統治其佔領區域之迷夢，蓋已根本粉碎無餘。

敵軍攻佔武漢以後，在軍事行動原有如次的幾種意向：(甲)南岸主力，向蒲圻、通山、修水一線推進，攻擊粵漢路的側面，再由岳陽南下，趨攻長沙，復以衡陽爲攻擊重心，作一度會戰，粵漢線南段敵軍北上會師，打通全線，割斷東西的交通；(乙)北岸主力，由信陽攻方城南陽，晉豫之敵渡河進攻鄭洛一線，在豫西作一度會戰，打通黃河南北兩岸，藉以穩定山西地區之確佔。(丙)修水北岸敵軍渡河沿南潯線進攻南昌，切斷浙贛路轉向皖南贛東積極擴展，藉以掃盪我江南地區的游擊部隊。(丁)敵海軍與一部份陸軍協同動作，攻佔南中國沿海重要島嶼，作進一步的封鎖打算。從二十七年冬天到二十八年春初一那三個月間，敵軍的動作，確乎和這些推測，都有些相似。不過就全局看來，這是最沉靜的一刻，也可以說是敵軍準備積極動作前的暫時沉靜。

就在最沉靜的短短時期中，我軍曾經準備開始江南敵後的突擊。二十七年十二月中旬，我軍一部由贛東移向浙西天目山一帶，一部由皖南向蘇南推進，準備以廣德爲根據，向宜興、溧陽敵陣突擊。我方計劃由此推進至京滬杭兩路側背，分段截擊，切斷敵方的交通線。當時，我軍由上官雲相將軍前往蘇南指揮，而以王敬久軍防守宣城以待蕪湖灣沚敵軍之來襲。二十八年二月初旬，我軍準備業已就緒，正在開始行動；敵軍岡村寧次所部，(時岡村爲敵十一軍司令官)忽向南潯線開始行動，渡過修水，攻我南昌一線。二月十七日，敵下令攻擊南昌，一〇一師團即於斯時陸續沿德星公路及南潯路集中德安永修間。三月十七日，下午十時，敵即以一〇一聯隊主力，向我山下杜佯攻；十八日晨，繼以一〇三聯隊之第一大隊協同一一六師團一二〇聯隊之一部及海軍陸戰隊，向吳城進犯，其主力協同一〇六師團於二十日午後起，由永修虬津間強渡修河，經我軍奮勇擊退。二十一日，拂曉，敵機二十餘架，輪流轟炸我修水南岸陣地，其步兵利用毒氣烟幕繼續強渡，於時全線展開血戰。敵軍主力，第六師團，側重武寧一線，一〇六、一〇一師團，

一路由永修軍安義，一路由南潯線南下，迫攻牛行。其間迭經灘溪之戰，安義之戰，奉新之戰，萬壽宮之戰，生米之戰，我軍犧牲甚大，敵軍亦傷亡甚重。二十六日晚間，敵軍先後到達牛行及其兩端之贛江西岸，二十七日，由山田砲兵掩護，分由牛行以南及生米街附近強渡贛江，直攻南昌，二十六日，我軍作戰略上之轉移，南昌亦遂陷落。

南昌陷落，在軍事上有牽制的直接作用；蘇南我軍，便星夜由皖南運赴贛東馳援，剛到廣德，指揮作戰的上官雲相將軍也趕向撫河前線佈置南城—臨川線的防禦，在交通上，切入「向塘—樟樹」間的浙贛路，西段從株州到南昌間完全拆毀，東段從南昌到鷹潭間，也完全拆毀；（諸暨—杭州間早於杭州陷落後拆毀。）金華—衡陽—桂林間東西聯絡線，便如蚯蚓般一段一段地切碎。這對於軍事運輸的「量」與「速率」，影響非常之大。第三戰區的軍需補給，只能依靠著浙贛二省的公路線了。沿海敵軍，封鎖海口，已經增加物資輸入的困難，交通阻滯，更使後方的日用品來源缺乏，物價暴漲；敵方便從經濟上加強壓力，促我崩潰。因此，二十八年四五月間，東南各省又陷於相當混亂境況。

所幸敵攻陷南昌以後的次一動作，便受我軍的阻擊。當時，敵軍為求南昌之確保，急圖攻佔外圍各據點。三月二十九日，敵一〇一師團以一〇一及一四九兩聯隊，由南昌向南逐次擴展至沙埠潭—劍霞圩—橫溪市—新村圩—市漢街之線，以一〇三聯隊由西山萬壽宮向我高郵市以東錦江北岸地區壓迫，使與贛江東岸市漢街連成一線。同時，敵一〇六師團之一四七及一二三兩聯隊，沿湘贛公路兩側地區，向高安西犯。四月一日，敵挾戰車三四十輛，砲十餘門，在飛機掩護下，向我祥符觀一帶陣地猛攻，並混用催淚噴嚏性毒彈，一部攻我蓮花山，我官兵奮勇抗戰，斃敵五百餘；惟以當面地形不良，敵戰車隨地行動，向我正面衝擊，激戰至二日晚，我軍逐次向錦河南岸及高安以西高地轉移陣地，予敵打擊。八日，我軍一度攻克高

安城，旬日以來，消耗敵軍實力不少，遂成對峙狀態。當高安正面劇戰時，我左翼軍有力部隊利用山地，繞擊靖安安義灘溪一帶之敵，於是敵之側後感受威脅。四月十一日，高安正面一〇六師團之攻擊停頓。並將防務交由南昌移來之一五七聯隊接替後，即開安義奉新一帶增防。又一〇三聯隊之第三大隊及佐澤部隊，歸簾堂獨立第十四混成旅團長指揮，積極向我廬山游擊隊圍攻，激戰甚烈。四月十八日，我游擊隊退下廬山。其時，一一六師團之一部，將南潯沿線警備，交由簾堂混成旅團接替後，移至九江以東沿江一帶，武寧方面之敵第六師團，進攻武寧；受挫後，亦漸次他移，至此全正面之敵，漸入於守勢狀態。

我偵知敵已無力進攻，改取守勢，乃乘敵立足未穩之際，出其不意，爲斷然之出擊；部署已定，四月二十一日夜間起，我軍分左、右、中三路分向靖安、奉新、高安、南昌之敵圍攻，中路正面精銳部隊取強攻，另以一支隊挺敵側後，甚奏攻效。二十三日晚，我會一度攻入高安城。左翼部隊掃蕩奉新靖安以西地區各據點之敵，亦有顯著之進展。右翼，二十四日開始，首先收復梁家渡西北一帶高地，敵猝遭打擊，砲兵急向後撤；我便衣隊是晚由東潛入南昌城市，預爲佈置以作內應，敵急電廬山附近部隊南下，一面分由南昌安義抽兵增援沙埠潭及高安，但遭我挺進隊在大城萬壽宮一帶伏擊，傷亡頗大；且毀其彈藥車三十餘輛，致其增援未果。二十五日起，我全面正展開猛烈之攻擊，右翼，二十六日渡過撫河，攻克武溪市，謝埠市，殲敵一中隊俘敵數十名，奪獲步槍五六十枝，敵中隊長自戕。我先遣部隊進抵南昌新飛機場，南昌城內數處起火；又攻佔新村圩，進取了坊合山李坊。中路再度確實攻克高安城及高郵市，並進迫豬婆大丘，俘獲甚多。左翼進迫奉新城西郊，城內起火。一部攻佔鴉鳩嶺鳳凰山，敵甚狼狽，死守據點，一面增派飛機戰車助戰，並急由長江方面抽調海軍陸戰隊四五千，來贛增援。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敵數度反攻，激戰更烈；但我軍左翼仍控制靖安一線，中路已突過公路，右翼且進佔蓮塘。時敵援軍陸續到來，我主力攻

擊被阻。五月二日，我軍再興攻擊，右路攻克向塘、瀝口渡、市漢街各據點，光鋒隊四日攻入南昌總車站及飛機場，大部隊五日迫城郊。中路挺進隊突進至湘贛公路至樂化附近，及進迫虬嶺。左翼亦截斷奉新虬嶺間公路。卒以敵增援部隊全到，死力據守要點，至十日，我遂停止進攻。戰鬪至此，暫告一段落。

晉省戰事，自我軍開始掃蕩晉南三角地帶之敵後，經月餘之激戰，斃敵不下二萬餘人，其第二十師團殘部，困踞曲沃、侯馬、新絳、聞喜、運城各城鎮，外援斷絕，僅恃飛機運送彈藥，苟延殘喘，我缺乏之攻堅火器，未能予以澈底消滅，殊爲遺憾。及至徐州會戰終了，敵抽調在豫東北之第十四師團，第一〇八師團，及其第四混成旅團分三路入晉，希解曲沃之圍。七月杪，其土肥原師團附川谷等部，分兩路向我進犯，一路向大口村（晉城南六十里）前進，六月廿九日進犯天井關，（晉南四十里）敵一路自三十日佔我晉城後，七月三日復陷我陽城，五日夜其一部進至沁水受我截擊，傷亡甚大，八日該敵乃陸續通過鄆嶺向翼城西進，經我軍於十五日在沁水西南許永莊、五柳莊、劉家山等處襲擊，激戰甚烈，相持至廿六日，敵回竄沁水，二十九日晨復經我各部隊於王寨、東鄆岑之線圍擊，血戰數日，除少數之敵突圍逃竄外，餘均被我殲滅，我相繼克復沁水、翼城、曲沃等地。

濟垣之敵，自七月十二日以來陸續增加，向垣曲方面前進，該方面之我軍，避開正面，集結於邵原以北，同善鎮以東地區準備襲擊，另敵一部由曲沃經絳縣、橫峇關、泉落鎮、向垣曲攻我側背，我另一部即撤至垣曲以西，準備友軍協同東西夾擊，十四日敵進犯垣曲，我軍當向該敵左右截擊，十七日我軍克復垣曲城，敵不支向泉落鎮方面潰竄，我跟蹤追擊，十九日進佔王茅鎮、王村鎮，敵狼狽繼向橫峇關竄去。

盤據晉南各要點之敵第三十師團，得補充後，其一部自八月十五日起，分三路向永濟進攻，十七日永濟失陷，二十八日又陷我風陵渡，同時橫峇關方面，自八月下旬，數我相持以來迄九月廿四、廿五、廿六

三日，敵第二十師團之大部，復大舉向我橫峇關以南陣地猛攻，我奮勇逆襲後，向泉落鎮以南地區轉移，十月五日，我分向泉落南北之敵攻擊，七、八兩日，同善鎮敵二千餘在駱駝窩一帶被我擊潰，紛向垣曲西北潰竄，經我猛追，先後克復王茅鎮、口頭村、上下南蔡等處，斃敵甚衆，十八日晨我續攻佔泉落、官店、殘敵分向橫峇關、冷口、橫水一帶逃竄。

晉北之敵，企圖肅清晉冀察游擊區之我軍，於九月下旬會合各路敵軍五萬餘人，飛機數十架，圍攻我軍區，我以一部固守各據點，另一部出包圍線外，配合我平綏、平漢、正太、同蒲等線各部隊，分襲敵之後方，敵之圍攻計劃遂告失敗，大部敵人自十月廿一日起，相繼向平漢、平綏、正太、同蒲等線撤退，其後方阜平、柏蘭、喜樓、石咀經我先後克復，繳獲大部軍用品及糧秣。

綜計諸役，敵聯隊長以下犧牲極大，而我則傷亡甚小，在此階段內，我晉省各部擴大游擊戰，實已收獲甚大之效果。

武漢之敵，對於鄂北我軍感受甚大威脅，二十八年我軍「四月攻勢」敵損失甚重，敵爲鞏固武漢計，乃集結其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以其主力第十三第十六兩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由鍾祥方面開始向我進攻，並沿襄河東岸向北迂迴，其第三師團，則分由應山信陽西進，企圖圍擊我軍於桐柏山一帶。自五月一日開始行動以來，其由襄河東岸向北迂迴之部隊，曾先後佔領棗陽新野唐河，而信陽方面之敵，亦進陷桐柏，企圖包圍我軍，我軍窺破其陰謀，乃調兵增援南陽，並令襄河兩岸部隊截斷敵主力之退路，其在桐柏山部隊，則一面抵抗，一面向西北轉進，部署既定，遂於十三、十四兩日開始反攻，從數方面夾擊敵人，敵死傷累累，惶惶東竄，我軍先後收復新野唐河，跟踪尾追，又克棗陽桐柏，恢復原有態勢，此役斃敵達一萬三千以上。



## 十九 戰長沙日寇喪師 委員長南嶽訓示

二十八年九月敵集中強大兵力，企圖犯我湖南，打通粵漢路，分由新墟、楊林、通城、三路夾攻長沙。洞庭湖一帶敵軍汽艇大事活躍，岳陽方面集合敵艦數十艘，汽艇及民船數百艘，於九月二十二日以汽艇民船三百餘艘，載運敵兵由岳陽迂迴繞渡折入荷葉湖，經夾港橫渡湘江，翌晨，進逼營田，我湘江佈雷隊正在磊山深夜佈雷，突得敵軍包圍消息，我佈雷達成任務後，乃將平海汽艇，雲勝佈雷艇及空駿等悉數破壞，以免資敵，二十五日該隊復冒艱險繼續在老閘口等處佈雷封鎖，其越出許家洲向醴陵港佈雷之江安佈雷艇於工作完成後，因許家洲已封鎖，無法撤退，並將該艇自行擊沉，此外另有海軍雷艇五艘，任務甫畢，被敵圍攻，在營田灘焚燬兩艘，三艘失縱，然敵受我雷區層層阻礙，兵力不能集中，聯絡不易，而後方接濟斷絕，我陸上友軍因得分途截擊，造成空前勝利，海軍雷區封鎖，於湘北會戰大捷，關係至巨，戰局好轉，海軍佈雷隊復於斯時擔任整理善後事宜，湘陰之南及長沙常德水上交通，亟須恢復常態，我佈雷隊馳往各雷區中，負責領導通航，三十年九月，敵又企圖奪取長沙，海軍即先期電令洞庭湖一帶各佈雷隊，嚴密注意，是月十三日我佈雷隊在注玆口阻敵前進，十七日敵海陸軍同時出動，陸軍自新墟河越汨羅江，海軍則結集鹿角附近，第二次湘北大會戰之局勢，遂即展開，我於是日復在磊山加緊佈雷，予敵以重大牽制，敵竄入荷葉湖之青山，我在虞公廟佈雷一百二十具，蘆林潭佈雷九十二具，湘陰下游之烏龍咀佈雷六十具，十九日敵陸軍進抵長樂街，其前鋒且越過湘陰，敵機終於在營田猛炸，幸我軍戰線堅固，未被破壞，敵海軍仍被阻於鹿角以北，於是敵海陸不能聯繫作戰，二十、二十一兩日我續在劉家灣、臨資口、元潭間，並湘陰之扁擔洲，三叉河間佈雷二百七十二具，二十二日戰況益緊，蘆林潭發現敵艦，我復於湘陰之三

又河老開口間冒險佈雷，使敵艇無法進入湘江，沅江方面我亦積極佈雷，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喬口白馬寺等處，趕佈水雷一百九十具，二十五日敵軍突破我福寧鋪，高橋進逼長沙，惟湘陰一帶雷區密佈，江防穩固，二十八日敵掃雷艇一艘，在營田觸雷沉沒，此時我湘沅兩江前後佈雷共達四千具，阻塞力量強固，使敵艦艇不能直趨長沙，我友軍始得從容佈署，二十九株州失守，長沙外圍發生戰事，我又在湘潭、楊柳湖、神童院一帶分別佈雷二百餘具，並在南湖洲易俗河等處挖置佈雷隊，準備實施佈雷，旋敵以水道阻梗，援軍及一切軍用品輸運不靈，漸陷絕境，長沙乃轉危爲安，遂造成湘北首次會戰之大勝利。

隨戰後，敵軍已體味到「山嶽戰」之不易；而山西地區的連續戰，更使敵軍明白運輸線上的弱點，乃是敵軍深入的致命傷。（敵方承認：「山岳地帶運動極爲遲滯，應盡力避免谷道，以選定高地上之道路行進爲有利。」敵統帥部曾告訴部屬：「假使指揮官過於愛惜部下，規避險峻高地之道路，而由谷道行進，此不但不能達到愛惜之目的，且給與擅長游擊戰之中國軍隊以好餌，而遭受不利且悲慘之結果。」）又據敵方觀察：「華軍游擊戰法之特質，在誘我深入，斷我歸路，我在山地內進擊，不論華軍兵力如何強大，我定可突破前進；然在我部隊通過三四小時，我所經之道路；均已滿佈華兵，無警戒前進之危險，吾人應深加警惕。徵諸歷來戰例，最危險而易惹起最激烈之戰鬥者，乃在背敵行軍之時，倘警戒不嚴密，必致遭受莫大損失。」）因此，敵軍爲著利用海陸軍協同的利便，又準備進攻幾處軍略的據點：宜昌、沙市、襄陽、樊城和長沙。

二十八年八月，平沼內閣辭職，阿部信行組閣，宣言「決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設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部，任西尾壽造大將爲總司令官，板垣爲參謀長，企圖打破軍事僵局。到了九月中旬，進攻長沙的行動開始了。劉敏云：「長沙左納夏沅（即武昌）右抗荆門，控百粵而包九嶺，形勢與荊州相頡頏。」

王應麟云：「長沙，湖南襟要也，指顧伸縮，皆足有爲；是故南出則連韶之項背可拊，東顧則章夏之肘腋可扶，西下則棘黔之咽喉可塞，爭南服者，不得長沙，無以成帶卷之勢，欲北向者，若拮据於滇黔之嶺嶠之間，而不得長沙，馬首且安抵哉？」長沙自岳陽失陷，成爲捍衛西南各省的前哨，敵軍如沿粵漢鐵路南攻株州，直過衡陽，曲江、桂林均將受其威脅，贛西贛南也同樣有被包抄的危險；如沿公路西趨常德桃源，則鄂西宜沙亦被其控制，西南趨邵陽，則湘西被侵入，川黔都將震動了。所以堅守長沙，即所以保衛西南大後方，其作用非常重大的。

九月，敵酋西尾壽造到了南京，其作戰指導方針，即在迅速攻取長沙，然後南收衡、永、西指常、桃，扼兩廣之咽喉，控四川之門戶，將國軍壓迫於川黔邊境，掩有中原腹地，以期打擊我長期抗戰之意志。敵方調集五個師團兵力，由贛北、鄂南、湘北，取外線作戰態勢，企圖制勝於長沙附近地區。（九月以後，敵第一〇一師一〇六師團由南昌附近贛江東西岸及武寧、張公渡方面，逐漸向靖安、安義、奉新一帶地區集結。第三十三師團由咸寧、蒲圻、崇陽集結於通城及其以東地區。第十三師團由武漢方面以火車輸送至羊樓司、五里樓，逐漸向大雲山以南地區集結。第六師團原在通城、岳陽間，此時，其主力亦逐漸向西移動。第三師團由武漢方面，以船舶逐漸向岳陽方面輸送。獨立第十四旅團由九江、德安一帶地區逐漸向灘溪、安義、靖安一線移動其總兵力共約十萬人。當時，敵華中軍最高指揮官爲山田乙三中將，以二十五軍爲助攻部隊，以十一軍（軍司令官岡村寧次）爲主決戰部隊，配有機械化兵團，瓦斯中隊，海軍陸戰隊，陸軍飛行隊等特種兵隊。

我軍窺破敵方動向，即移調部隊：（一）贛西方面：我以某某部隊守備下列區域：一、錦江南岸新下屈洲至高安之線；二、司公山、祥符觀之線；三、蓮花山、瓦源家邊陳之線守備。又以某部置於廟前街附

近，攻襲永修、德安間之敵。並守備沿溪李、棺材山，（奉新附近）之線。另以某部集結於萬載。上高、分宜一帶地區，以爲應援。（二）贛北方面：贛北方面，我以某部隊守備修江南北岸、球場、蒲田橋、梅子山一帶陣地。另以某部擔任心安、黃老門一帶挺進攻襲。又置某部隊於三都、渣陣一帶地區，控制湘鄂邊界。（三）鄂南方面：鄂南方面，我以某部及某挺進支隊，擔任陽新、大冶、鄂城間之攻襲。另以某某各挺進支隊，擔任賀勝橋、汀泗橋、蒲圻間之攻襲。（四）湘北方面：湘北方面，我以某部隊守備下列區域：一、九嶺、麥市、黃岸市之線；二、長安橋、楊林街、新牆、鹿角之線；三、長樂街、歸義、營田之線。並以某部隊擔任臨湘，岳陽間之襲擊。（五）湘西方面：湘西方面，我以某部隊守備湘江口互常德、華容、瀆湖沿岸之線。此外另置戰區總預備隊控置於長沙附近，及洞庭西南兩岸。（其後戰事開始，我薛岳司令長官部即（一）令某部由石頭街、棠浦、向村前街、上富鎮方面攻擊，（二）令某部向三都甘坊、橫橋前進，（三）令某部由南林橋轉渣津向南樓嶺前進，（四）令某部以主力向修水及以東地區前進，（五）令某部由渣津開平江，（六）令某部由醴陵開歸義、長樂街。）

敵爲秘密其企圖，先自贛北方面發動助攻，以牽制我兵力。九月十四日，敵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師團以陸空聯合開始攻擊，由奉新、靖安向西猛進，企圖奪取修水、銅鼓，直下平江、瀏陽，而與湘北之敵相呼應。後經我軍於十月二日下令反攻，在上富、甘坊、找橋及黃沙橋、沙窩裏、九仙湯一帶地區，南北夾擊，苦戰二十四晝夜，肉搏衝鋒一百餘次，將其全部擊潰，繼向奉新、靖安追擊，共傷斃敵四萬餘人，造成重大勝利，是爲第一次長沙會戰。遂打破其贛西湘北分進合擊之原計畫。戰鬪經過，有如下述：

### （一）高安之爭奪戰

敵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師團自九月十四日起，由奉新、靖安一帶開始西犯。取會埠後，遣其一部於十

八日竄抵高安西北之村前街，從東西北三面圍攻高安城。十九日晨，我軍轉移城外有利位置，靜候時機之到來。其時我某部佔領錦江南岸、市漢街至石頭街之線，某部佔領石頭街至棠浦之線，某部至灰埠西南十一公里之會上洪及泗溪，某部亦自東港進至甘鋒，至是圍攻高安之勢已成。先是敵入高安後，以一部千餘人守錦江北岸，十九日夜我某部以一團兵力首向該敵猛攻，我某部突擊隊亦於是夜攻佔村前街。二十一日夜，我某某兩團續向高安附近之敵攻擊，二十二日拂曉，我高安以南部隊亦協同向高安進逼。初高安城垣先爲我軍拆毀，故此際敵亦無法守，經我某部反覆衝鋒，敵守城部隊傷亡過半，我乃於二十二日辰時克復高安。敵遺屍甚多，由其屍上文件證明該敵爲一〇六師團之一二三聯隊。二十三日我攻克高安之某部向北推進，某某兩部亦於同日午後六時克馬形山、左家山、白右嶺一帶，並克趕車壩。某部亦於二十二日午後攻克斜橋續向北進，次晨佔領南山河、羅鼓嶺、百步山、打鼓嶺、丁坊之線，敵向五橋河一帶潰竄。十月十二日我某某兩部克復五橋河、樞樹嶺。高安附近，至是無敵蹤。

### (二) 會埠一帶之爭奪戰

爭奪戰開始，會埠之敵，一路犯上富，羅坊一帶，企圖由銅鼓以入瀏陽。一路向九仙湯進擊，佔領石溪，敵澈夜自焚糧彈。次日子刻，我在坵下吳莊殲敵三百餘人，辰刻我進攻九仙湯，敵以七八百人頑抗。經我壓迫，至晨九時潰退，我乃佔領九仙湯。十二日晨我某部克會埠，敵向奉新潰退十三日我軍由冶城，羅坊向奉新之敵追擊，至是敵人兩路西犯之師，完全潰退矣。鄂南方面，敵第三十三師團自九月中旬陸空聯合，由崇陽、通城經高冲、麥市、桃樹港、龍門廠、長壽街、嘉義、獻鐘、向瀏陽、平江進犯。

其由崇陽南下之兵力約兩聯隊，附戰車二十餘輛。二十一日至大沙坪後，一部竄通城，一部竄塘湖市，大白段一帶，與我某部激戰。二十三日進犯麥市，又與我某部激戰。二十四日自麥市南竄，至桃樹港後

分爲兩股，一股西犯，與我某部在蓋文嶺激戰；一股南犯，與我某部在白沙嶺激戰。西犯者由上塔市，南江橋以至平江，南犯者由龍門廠，長壽街以至獻鐘，節節遇我截擊，所餘無幾。至十月四日，殘部分路潰退矣。

湘北爲敵主攻方面，其第三、第十三師團，與其大量空軍配合，自九月十八日起，由新牆河北岸開始攻擊。另敵長江艦隊小型艦艇三百餘艘，配合海軍陸戰隊及第三師團各一聯隊，利用飛機轟炸，並放毒氣，於九月二十三日分由洞庭湖濱之鹿角、磊石山、營田三處登陸，妄冀乘正面敵我酣戰之際，側擊我軍。但經我軍猛烈抵抗，擊沉敵艦艇達一百餘艘。登陸後雖獲得地步，祇益增其傷亡而已。至在新牆河南北岸被我擊斃者，約三千餘人，在汨羅江南北岸被我擊斃者，約二千餘人，在福臨鋪、三姐橋一帶中我伏擊，又擊斃約三千餘人。激戰廿晝夜，總計湘北之敵，傷亡在一萬八千以上。第六師團少佐以上軍官陣亡四十餘人。其佔領長沙之迷夢，至此方爲驚醒。略述其戰鬥經過如次：

#### (一) 初步誘敵戰

九月十八日，常山、青崗驛、湯家牌一帶之敵四五千人，向我下燕安、大橋嶺、小橋嶺一帶猛攻。十九日晨被其佔領。至午我軍反攻，即行奪回。同日黃公廟北登陸之敵，亦被我擊退。九月二十日夜大橋嶺附近之敵二千餘人，向我新牆方面攻擊，並放毒氣，經我強烈抵抗，敵未得逞。九月二十一日夜草鞋嶺附近之敵千餘人，三次向我陣地進犯，同日敵千餘人亦向我榮家灣東北二公里之馬家院攻擊，均被先後擊退。九月二十二日敵二千餘人復向草鞋嶺進犯，並放毒氣。我某部陣亡營長一人，連長三人，士兵頗多，遂將該地放棄。九月二十三日新牆河北岸之敵，以汽球指揮砲兵，向我大橋嶺、小橋嶺、馬家院、七步塘猛攻，同時施放毒氣，且以飛機多架在我陣地上空更番轟炸，敵遂越過新牆，分途南犯。同日清晨，敵砲艦

二十七艘，汽艇四十餘隻，飛機九架，攻我鹿角及各處之封鎖線。先是有汽艇五十餘隻，載兵二千餘人，竄至荷葉湖，是晨亦經溪港竄入湘江，在營田附近之日魚圻、土星港登陸，被我守軍擊退。乃以一部竄入古湖，襲我營田側面，而以一部在登魚圻以南地區登陸，輔以飛機十八架，與我某部在千家坪、堆三咀一帶激戰，被我擊沉汽艇二十餘艘。九月二十四日午刻，營田一帶之敵，繼續向我黃婆段一帶陣地猛攻，我遂逐漸轉移至東塘南湖之線，與敵對抗。是夜，由某部接替某部，以一部迎擊營田附近之敵，主力則在新市、歸義、東塘、大路浦、三星橋、海公壩、三塘橋、馬頭山、烏龍嘴、于家嘴之線。九月二十五日自辰至申，敵機更番在我新市陣地方面轟炸。未刻，新市東北一帶發現敵蹤，同時敵向我海公壩陣地猛攻。激戰至午，我以傷亡頗大，轉移至牌樓峯以北地區，以便遂行將來之計劃。九月二十六日，新牆南岸之敵七八千人，自長湖向我猛攻，另敵二三千人竄抵大荆街附近。入夜，我某部佔領關五橋、渡頭橋、田家段之線，主力在顏家鋪以東，汨水南岸佔領陣地。某部集結白沙橋附近，某部在汨水南岸、顏家鋪、新市間佔領陣地，主力集結橋墩附近，併力遲滯敵南下。是日我某某兩部在汨羅以南，新市、歸義一帶與敵激戰。某部在馬五橋與歸義南竄之敵激戰。某部在落馬橋與牌樓峯南竄之敵激戰。各處戰鬥之烈為連日以來所僅見。我軍本預定計劃，逐漸由正面撤退，同時部署反攻，置重兵於兩翼。敵盲目突進，其先頭部隊於二十九日進至長沙北面之永安市、土杉市、金井、福臨鋪、橋頭驛一帶，企圖於敵酋西尾，板垣履新之際，攻取長沙，殊不料大遭挫敗。

## 二、移轉戰局之反攻

九月二十七日，我薛長官鑒於全般狀況，認為殲敵之機已至，進駐南方某地，準備開始反攻，大戰於以開其序幕。九月二十八日，我某部向湘陰之敵完成反攻準備，其由長樂街南犯之敵，經我某部在福臨鋪

附近與之對峙。九月二十九日午後三時，我某某兩部對竄至永安市、上杉市之敵開始反攻，敵遂少挫。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湘北鄂南之敵，主力集結平江公路一帶高橋、金井、上杉市、青山出、福臨鋪等處。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我某某兩部殲滅苦竹坳、上杉市、高橋、金井一帶之敵約二千人，殘敵固守上杉市。十月二日薛長官正式下達總反攻令，我東、南、西各部隊數十萬大軍同時向敵反擊，敵已不支，即全面潰退。我某部亦向上杉市之敵再行攻擊，敵向青山市、麻林橋一帶潰退。我即佔領上杉市。斃敵五六百人。十月三日我某部由襄港渡河，向瑤湖以南之敵襲擊，當即收復高田湖、武溪市。由上杉市向青山市潰竄之敵，經我連日圍擊，一部循原路經長壽街、龍門廠退却，一部突圍至平江，由湘鄂公路向月田退却。

### 三、追擊掃蕩戰

十月五日我某部掃蕩長壽街、龍門廠一帶殘敵，其時敵之主力已向新牆北岸潰退。十月六日我某部進襲平江，其集結營田之敵，被我壓迫，是夜亦乘船下駛竄回岳陽。十月七日我某部渡湘江入營田，某部進駐湘陰縣城。十月九日我某部佔領新牆、楊林街、榮家灣，另派一部渡新牆河尾追潰退之敵。十月十日我某部渡新牆河繼續追擊。十月十二日我某部向白螺磯之敵進擊。十月十三日至十九日敵已退至會戰前之態勢，第一次長沙大戰於焉告終。

#### (附) 敵軍退却命令：

此次進犯湘贛之日軍第一〇六、第一〇一、第六、第三十三、第十三等六個師團，均受日十一軍軍司令岡村甯次指揮。經我軍痛擊慘敗後，於十月五日由岡村甯次下令退却，用飛機傳遞命令時，被我軍擊落。其退却令原文如次：



## 呂集團軍作戰命令第四七四號

集團軍作戰命令十月五日十二時於咸甯。

一、本軍與江南華軍主力決戰，全賴天佑，應一致苦鬥，華軍頑強，現仍潛伏於汨羅江、修河兩岸地區。

二、本軍為避免不利態勢，應速向原陣地轉進，以圖戰鬪力之恢復，並嚴密注意華軍之追擊。

三、第六師團歸還戰前態勢，肅清深入追來之華軍，以確保原陣線之安定。並迅謀恢復戰鬪力，準備應付華軍之進攻，以一部接替通崇地區三十三師團之警備，並掩護十一野戰輸送隊與通城附近兵站之撤退及上村（第三師團二十九旅團）奈良（第十三師團二十六旅團）兩支隊之轉進。

四、第三十三師團，以有力部隊從三都方面，擊破華軍之追擊部隊，以一部攻擊潛伏九宮山北麓之華軍，並迅將崇陽、通城之警備交第六師團接替，即恢復戰前之態勢，繼續原任務。在九宮山北麓地區作戰之該師，一部至南林橋歸還建制，第十一野戰輸送隊以一部協助該師運輸。

五、第六、第三十三師團，邇後作戰地境變更爲汀泗橋、白霓橋、小山界（遙城東約五華里）相連線，線上及以東屬三十三師團。

六、第一〇六師團在修河南岸擊破追擊之華軍後，即歸還戰前態勢，續行原任務。

第一〇一與一〇六師團作戰地境爲雷王殿、赤土街、常家港相連之線，線上屬一〇一師團，佐枝支隊（第一〇一師團一〇二旅團）即歸還建制，其作戰地區由一〇一師團定之。

七、各師團轉進至原態勢後，警戒地境，得重新區分之。

八、由上村支隊（第三師團二十九旅團）沿粵漢線阻止華軍追擊後，速向臨湘、城陵磯附近轉進，由

十月十日起，利用船舶輸送，從揚子江再向武漢轉進。

奈良支隊（第十三師團二十六旅團）在江南制止華軍之追擊後，經通城、北港、桃林、長安驛逐次向臨湘附近轉進，繼上村支隊利用船舶輸送，從揚子江再向武漢轉進。

九、在臨湘、城陵磯之上村、奈良支隊從揚子江轉進，所需之船舶，由第二十碇泊場司令部擔任之。

十、第十一野戰輸送隊，擔任崇陽、南林橋、通山間第三十三師團之補給。

十一、小松兵站部仍繼續現任務，第六師團及上村、奈良支隊之補給，由各部直接商洽。

十二、關於細部事項，由參謀長指定之。

十三、余在咸甯戰關司令部。

集團軍司令官岡村寧次

此次會戰，贛北地區，由第十九集團軍羅卓英司令主其事，所部有七十九軍夏楚中部，四十九軍劉多

荃部，七十軍李覺部，七十八軍夏首勛部，三十二軍宋肯堂部，湘鄂贛邊區由樊崧甫總指揮主其事，所部有第八軍李玉堂，七十三軍彭位仁部，正面有第三十一、第一、第二十七、三十、二十各集團軍，由周魯、盧漢、楊森、王陵基、商震諸將軍主其事，所部有十八軍黃維部，九十一軍李仙洲部，三十七軍關麟徵部，五十二軍張耀明部，五十八軍孫渡部，新三軍張冲，六十軍安恩溥部，二十軍楊漢城部，七十二軍韓全模部，五十四軍霍揆彰部，五十三軍周福成部，八十七軍劉膺古部，七十四軍王耀武部，七十五軍周晏等部，直隸戰區指揮。這五十多師的將士，對於這次的攻防，切密協同，步趨一致，乃能力殲強敵，收獲戰果。當時舉國興奮，中外注目，大家都承認我軍作戰的真正力量，不僅沒有衰退，而且正在增進呢。

會戰結束之日，薛岳司令長官招待中外記者，報告會戰經過，最後他說：「贛北、鄂南、湘北，爲山岳湖沼地帶，道路早經我軍澈底破壞，崎嶇難行。如敵第一〇六師團企圖自奉新經上富、甘坊、銅鼓進犯瀏陽，必須經過一九二公里之山岳地帶；敵第三十三師團，由崇陽方面，企圖經婁市、龍門廠、長壽街、進犯平江、瀏陽，必須經過一五九公里之山岳地帶，敵第十三、第六、第三等師團及海軍陸戰隊所進犯之湘北正面，或爲山岳地帶，成爲湖沼河流地帶，犬牙交錯，地形複雜，而此等地帶，正有利於我軍處處設伏，猛烈夾擊。敵此次陷身其中，實無異自投羅網，彈糧運輸，皆惟騾馬是賴，機械化兵團，更無法運用。以故敵軍慘敗之際，各線除火焚無數死屍傷兵外，仍遺棄死屍傷兵及槍砲彈藥極多，甚至將大量槍械鋼盔輻重，自動毀棄。凡此現象，均爲向所未見；此固由於交通困難，而我軍民抗戰堡壘之堅強，敵軍士氣之渙散，尤爲主要因素」。我軍進入山林戰，得「地利」之助，敵軍進入山林戰，陷於困難之絕境；這是第二期抗戰軍事情勢轉變之明證。（三國屬志姜維傳：「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團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團，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團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殲敵之術也。」此說可作長沙會戰之註解。）

（註）敵軍陣中要覽稱：「本支隊中不慣戰場生活之新士兵佔大多數，而敵之游擊行動，復甚活躍難侮，懸賞獎勵民衆，捕捉日本兵士，我幹部如不密切注意，掌握部下之行動，則失蹤及被俘情事，將不斷發生。」「此次作戰地域之湖南居民，一般的均聰明自覺，役使之時，表面上努力工作，善於奉承，使人以信任。一有機會，敵愾之心即生，進而爲其本國設想，或行暗殺，或引敵來攻；我方不可不切實留心

此次湘北戰勝，我軍爲擴大勝利成果，乃召集第二次南嶽軍事會議，檢討得失，策定後期抗戰應取之戰略，蔣委員長會親臨主持，指示今後我國國際形勢已日趨好轉，敵軍官兵以對華戰爭結束無望，普遍厭戰，士氣低落，在此時機我軍應乘虛蹈隙，積極前進，反守爲攻，轉靜爲動。其訓詞原文如左：

「這次江南戰場各戰區黨政軍聯席會議，經過很好，結果圓滿，對於今後工作進行的具體辦法，大會已有決定，本委員長對大會所要說的話，亦已告訴白主任（崇禧）轉告大家，今天不必贅述，但一年來未與各位見面，此來特和大家會晤，乘這個機會將最近國際外交情勢和我們以後作戰的戰略，對各位扼要說明。

自從月初湘北戰爭以來，我國抗戰局勢，已臨到勝利的一個大轉變，國際外交形勢，亦隨之一天一天好轉，就最近十天內所表現的事實，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美國對中日的態度已有極明確的表示，第一件事就是本月十九日美國駐日大使格魯在東京日美協會歡宴席上，對敵國朝野知名人士發表其歷史上有名的演說，各報先刊登其要點，後露佈其全文，各位諒已看到，其中對日本軍閥明確指示，最厲害的一節，就是說明他回國休假之半年中，在各地所見美國一般民衆對日本的觀感，他說美國政府與人民對日軍在華野蠻殘暴的行動，一致表示憤慨，對於美國僑民受日軍侮辱排斥，美國權益受日軍摧殘損害，一致表示憤慨，而對日閥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美國絕對不受欺騙，深知日本詭謀所在，無非要想驅逐歐美各國在東亞的勢力，因之其朝野人士尤表一致之反對，格魯大使根據此種事實和情況，昭告敵國政府與人民，很明白的說出日本此種政策與行動，如不即時改變，則美日關係必至江河日下，將有不可收拾之一日，他這篇演說發表以後，美國對遠東的政策，亦隨着而更堅定其維護公理正義的立場，第二件事就是前幾天敵軍

主使上海偽組織警察侵入越界築路區與工部局巡警衝突事件，美國務卿赫爾於事起之當日，特發表談話，對日本企圖改變上海租界現狀，表示堅決反對，同時宣稱美國在上海及遠東的駐軍決不撤退，這一個強硬的表示，更予侵華日閥以一大打擊！在此後三個月中外本來是已廢棄的美日商約是否續訂的關鍵，依格魯大吏所表示，如果日本現行政策與態度不予改變，不僅美日新約無從談判，美國對日本政策推行之結果，將有不能容忍之一日。所以在此後三個月當中，乃是遠東局勢轉變之最大關鍵。我們現在可以看出，無論歐戰形勢如何演進，無論美國國內對歐戰之政策尚有多少歧異未能決定，但其對遠東的政策，不論政府黨與反對黨已完全趨於一致，美國已明白表示，不植日閥之所為，而要求改變他在東亞大陸之政策與行動，這實在是國際外交形勢的好轉，關係於我抗戰前途最大的一件事，也就是我國兩年又三月的抗戰，尤其是自去年此時武漢撤退迄今我全國軍民犧牲奮鬥所得的結果。預料此後三個月，國際外交必更有更利於我之大進步，可以斷言。

其次，講到蘇俄的外交情形。蘇俄對歐戰的態度，現在仍和從前一樣，沒有什麼變更，他在歐戰期中，不願參加任何一方作戰，而要保持其中立地位，俾可獲得很大的利益，這是顯而易見的，但自英法土互助協定簽字以後，蘇俄要求土耳其封鎖黑海海口，已告失敗！土耳其此種決定使蘇俄對芬蘭態度不得不趨於和緩，蘇芬關係和緩了，於亞州局勢當然有重大的影響，而且就最近歐局大勢看，意大利對德國已感不滿，對蘇俄亦然，自英法土互助協定成立，因為近東中心之土耳其的政策既經確定，意大利的態度也就一天一天轉變過來，似有與英法接近的趨勢，這兩件事實，於蘇俄對歐的外交運用，是有相當的影響的，此後如何演變，固難預測，但蘇俄對歐局的重視，則可斷言。我們所應注意的，就是蘇俄對遠東的政策，至今仍守定原有立場，沒有什麼變更，雖然在表面上他是要拿全力注重歐洲，但實際上他對遠東方面的警戒

，絲毫沒有放鬆，根據最近的情形，日本漸對蘇俄讓步，頗想對蘇俄妥協，此不僅「諾門坎之停戰協定」爲一明顯之事實，就是他在東三省的負責將領，也亟於希望對蘇和緩，以求告一段落。而在蘇俄方面，雖然在蘇芬關係緊張時，也許有緩和日本的意向，然到現在，他在波羅的海的霸權，已經形成，在東南歐方面，這次英法土互助公約中聲明，已有規定，土耳其決不參加因履行盟約而致引起任何蘇土間的戰爭，他也可以安心無憂，在此情況之下，蘇俄對於日本，實無讓步妥協之必要，且因西方安全無慮，轉可集中力量於遠東，於日施以壓力，採取更強的態度，這都可從最近蘇俄對我國與對日本之態度表示，概見一斑！

根據上面所說，與遠東利害關係最切而實力最大的美俄兩國，對中日戰爭的政策趨向，既有明確之表示，其他英法兩國，此後亦必能堅定其一貫的立場，共謀壓制侵略暴力，亦爲必然的趨勢，所以國際外交形勢，實在是一天一天顯明進步，足以助成我抗戰的勝利，而東進東亞之安全與和平，但大家要知道：我們要求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一切要求之於本身。如果我們本身健全充實，一切黨務政治軍事經濟等，都能及時進步，使前方抗戰能歷久彌堅，着着勝利，則外交情勢好轉，固然有利於我，即令不然，我們亦能獨立抗戰，自力圖強，反之，如果我們自身不健全，抗戰無進步，無論國際外交不會好轉，即令好轉，我們亦不能獲得如何大的利益，這是一定的道理。即如此次湘北戰爭以前，國際形勢一時極爲沉默，那時候蘇俄進軍波蘭，不久又與日本簽訂諾門坎停戰協定，英法以歐戰發生，無暇顧及遠東，美國對遠東的態度，亦無明確之表示，國際人士關心我國抗戰的，都替我們擔憂，而我們國內一般知識分子心理多不免動搖，以爲局勢演變至此，前途不曉得如何危險，當時我對他們解說，無論日俄停戰或蘇俄進軍波蘭，與我國抗戰並沒有什麼妨礙，而且我們抗戰，始終是靠自己努力，只要我們自身能持久抗戰，愈戰愈強，國際形勢，只有着着好轉，但無論如何告勉，他們的心理總是不免動搖。後來湘北打了勝仗，捷報傳出，大家心

理爲之一變，國際上的觀感，也就煥然一新，對我們另眼相看。尤其是美國亦於此時對日本表示其明確之態度，一般心理，極感興奮，我們國民的信心格外堅定，與上月底的情形可以說是完全兩樣，由此可知我們一切事全靠自己努力，尤其要靠我前方將士與黨政負責同志能隨時完成任務，獲得勝利，才可以振作人心，增加信念，達到抗戰建國的目的，我前方同志努力與否，以及努力有無成效，關係於國家民族前途，如此重大，今後各位必須確實認識，爲民前鋒，爲國干城，非我莫屬，必須戒懼恐懼，加緊奮鬥，不斷造成勝利的光榮，以貫徹抗戰的使命！本委員長此次來到南嶽所要特別勗勉大家，希望大家切實作到的，這是最重要的點。

這次湘北戰勝以後，一般國民知識份子的心理以及國際人士對於我國抗戰之觀感，固然是前怯後堅，完全不同，洽成爲正反兩面之轉變，但是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心理與精神上所受之打擊，更爲重大，更值得我們留心！自此次湘北戰役後，敵軍上自將領下至士兵，以及其國內一般民衆厭戰心理已經充分暴露出來，即如此次敵軍由湘北進攻，於佔領新牆之後，他們總司令的命令，原擬直攻長沙，雖然他已知道我軍在新牆河北岸最外只有兩師人與他作戰，但因我軍奮勇抵抗，敵軍官兵即爲之膽寒，後續部隊，亦即不肯奉命前進，由此項情報觀之，可知這次戰爭，不僅敵軍心理動搖，而且完全表現出他們渙散怯弱的心情，尤其他國內民衆，看了軍閥之窮兵黷武，永無結束之日，對於侵華戰爭，格外感覺失望，格外表示厭惡，敵我兩方軍民士氣與心理之消長情形如此，實爲我抗戰勝利之最大關鍵，我全國軍民，實在愈戰愈強，而敵人愈戰愈弱，各位高級將領對於敵我兩軍這種戰鬪心理與戰鬪力量之轉變，要時刻注意研究，喚起部屬的注意，我們對本身力量的日加強固，如果沒有察覺，還不要緊，但敵人厭戰心理與敵軍所表露出來的最大弱點，我們一定要研究明白，多方設法來打擊他，以保持我們已得的勝利，更進一步說，僅消極的

保持戰果還不够，我們一定還要積極前進，發揚戰果，否則，我們如不前進，敵人就要前進，照現在敵人厭戰不前，與其上官命令不生效力，足以證明敵人實在已疲弱不堪，我們如能乘虛蹈隙，勇往進攻，就格外可以振作我們整個的士氣與軍心。大家都知道：我所定戰略，後來乘勢轉進，竟獲得如此決定的勝利，可知敵力已疲，我們進攻的時機已到，本來防禦的戰略乃是第一期——剪除抗戰的戰略，現在進到第二期——後期的抗戰，我們的戰略，應該是見到敵人的破綻，見到敵人厭戰怕戰不敢前進的時候，我們就立刻採取攻勢，決然攻擊前進，所以我們今後的戰略運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澈底轉變過來，要開始反守為攻，轉趨為動，積極採取攻勢。固然我們現在的武器與裝備，還不能從事於澈底的大規模的攻擊戰；但是我們一定要不斷研究出避實擊虛，乘間蹈隙的方法，使各地敵人都受到我們的打擊，不能不失敗退却，如此次湘北戰勝之例，這次我們高級將領與各省主席以及一般黨政軍負責同志，人人要奮勉努力，發揚攻擊精神，提高民心士氣，善為配合運用，以求其成功的！

要知道：我們第二期作戰的要旨所在，不是要在裝備上武器上與敵人決勝負，而重在戰略上與精神上與敵人決生死！以上幾段話是就最近國際外交情勢與國內人士心理，以及敵人的內情，簡單扼要的告訴各位，使各位知道我們抗戰的進程，無論從那一方面，都已達到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階段。至於以後我們抗戰的政略歸趨如何，趁此機會，也要對各位說一說。

我會迭次講過：我們這次抗戰，一方面在求中國之獨立自由與平等；一方面也是為了保障國際信義與確立永久和平，我們認定中日問題，實在是世界問題之一環，只有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才能獲得澈底的解決，所以我們這次抗戰，既發動以後，一定要與勢在必起的世界戰爭連接起來，並且要與世界戰爭同時結束，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的抗戰目標，一貫如此，決無改變。現在歐戰已起，而我抗戰轉勝，東



亞西歐的兩大戰爭，已經連接起來，可以說我們第一步目的，已完全實現。我們對國際外交的政略，已獲得一個最大的勝利與成功！此後第二步目標就是爭取最後的勝利，就是要勇猛堅定的抗戰下去，以承接歐戰結束的新局勢。因此，我們的戰略亦就是要使中國抗戰能達到與世界戰爭同時結束的目的。因此，才可以澈底解決遠東問題，真正獲得永久的和平。現在一般意志不堅定的知識份子，沒有認清這個長期抗戰的意義，更沒有認清我們抗戰最後歸趨一定的事理，所以在一月以前，當蘇俄與日本訂立諾門坎停戰協定，英國爲天津上海租界問題對日遷就，並將海軍撤退之時，他們就以爲抗戰無望，心理動搖，亟亟希望第三國出來調停，殊不知現在任何第三國都無法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其在我國，更沒有託第三國調停戰爭的必要，因爲此時任何調停結果，於中國都無利益可言，何況事實上亦決不能獲得如何結果。所以我國抗戰只有朝着既定目標，努力前進！要知道：現在世界大戰雖在起始，將來必有一個結局，國際形勢，亦必隨之發生一個大的變動，這也就是說國際是非，必有大白之日，公理與正義終必伸張。我國抗戰，就是要持久到世界大戰結束，公理正義伸張之日，才能獲得最後勝利！否則，如果我們不能忍耐堅持，而要急求速效，則最後勝利的目的不能達到，結果就要歸於失敗，而兩年多抗戰以來戰土同胞的流血犧牲，將完全沒有代價！所以今後我們只有堅持努力，抗戰下去！就整個戰局形勢來看，可以說，我們現在還只戰到勝利的中途，要想達到勝利的目的，一定要堅持到歐戰結束，世界問題得到解決之日，始能獲得抗戰最後的成功！如其不然，在歐戰沒有結束，世界問題尚未解決以前，我們若急求速了，妄想日本妥協講和，這就是自取失敗，自取滅亡！這是我們抗戰一貫的方針與最大的政策。乘此一年中，南嶽重聚之時，本委員長特別要剴切宣示給大家，希望各位澈底明瞭這個道理，本此方針與政策，在各前線堅忍奮鬥，愈戰愈勤，不問國際形勢如何變遷，不管抗戰環境如何困難，祇是埋頭努力一意作戰，用最大的努力，和敵人拼下去，以

盡到我們對國家對世界一貫的使命。要知道抗戰到了今天，我們最後光榮偉大的勝利，必有完滿達成的一天，這已是絲毫沒有問題的了！

自從抗戰開始，各位在前方惡戰苦鬪，已兩年多了。現在歐戰已起，而日寇深陷泥淖，日就疲敝，我們抵抗暴力侵略的戰爭，在時間上已與歐戰連接起來，這是我們將士努力的結果，也是我們致勝的樞機，雖然現在歐戰形勢，與我們抗戰當時所預料的稍有出入，例如由於蘇德妥協，致使英法蘇的結合未能成功，而日德義防共軸心解體以後，所謂民主集團極權國家兩個壁壘不如初料之十分分明；但日本外交始終陷於孤立，當初一般人以為歐戰一起蘇德既已妥協，蘇日又在遠東簽訂諾門坎停戰協定，日本必可乘此機會全力侵略遠東，然到了現在，情形適得其反，不但他在大陸上不能鬆弛他對蘇俄的防備，即在海上，自從美國太平洋安全巡邏制度確立，並在夏威夷菲律賓等處，一天一天增強其空軍海軍力量以後，暴敵已不能如前此之橫行無忌，而實際已到不能安枕之時，總之，我們抗戰，既能堅持到現在歐戰發生，使困竭的日闕不能再乘歐戰肆行侵略，反而我們已確實把握勝利復興的時機，這就是我們已得到一個最大的成功。此第一步的目的既能達到，則最後勝利，也一定能够完成！但一切的一切，根本之根本，還要靠我們本身能作繼續不斷的努力，我們以後如能專心一志，堅忍奮鬥，增加本身力量，打擊敵人弱點，處處能獲得勝仗，時時能發揚戰果，則不僅遠東形勢的發展必然有利於我，即國際正義和平的新局勢，亦必能由我們兩造促成，希望大家明白這個道理，再接再厲，加緊奮鬥，來爭取最後的勝利，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

## 二十 敵侵海南又犯英蘇 歐戰爆發冀晉游擊

二十八年二月十日拂曉，敵以海空軍掩護波田旅團在海南島天尾港登陸，與我保安隊激戰；我因隔海無法增援，迄午後三時，海口府城被陷。十二、十四、十六，敵又先後在榆林港、新英港、博鰲港等處登陸；我保安隊以寡寡懸殊，節節抵抗，文昌、定安、樂會、澄邁等處相繼陷落，我保安隊遂漸轉移於該島腹地繼續抵抗，仍隨時向敵襲擊，妨害其建港口關機場之工作。敵軍既佔我瓊山、文昌、樂會、崖、儋各屬城後，亦不再推進，即於海岸附近築港，造飛機場，積極佈置海空軍根據地；三亞、榆林、博鰲、清瀾、鋪前、海口、洋浦各港，均為敵海軍所侵佔。這一次戰鬪，地區很小，時間很短，意義却非常嚴重；因為這是日本南進行動的初步。（海南島扼東京灣及南海的要衝，距廣東欽廉大陸百三十浬，與香港安南鼎足而立。敵軍佔了海南島，不僅對香港取包圍態勢，而且對越南有隨時進襲的可能。）敵軍登陸海南島之次日，蔣委員長便對外報記者發表談話，揭發日閥的野心，說日軍進攻海南島，乃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當時，歐洲大陸正在醞釀「戰爭」，無暇東顧；因此，日閥趁火打劫，侵入海南島，英法當局雖曾向日方提出質問，日方藉詞延宕，也就無可奈何。到了四月初，敵軍又續佔新南羣島，又引起英法的嚴重抗議，美國調集艦隊到太平洋來增加珍珠港的防務；可是敵閥的南進行動一步緊着一步；而且認定「歐洲大戰」是「神風」（神之助），開始對西南太平洋的全面進攻了。

（一九三六年，日本海軍評論專家石丸藤太發表過「海南島在軍事上的價值」一文，開篇就說：「日本之生命線有三：第一是大陸正面的生命線，在滿洲國，第二與第三是海洋正面的生命線，前者在內南洋，即指我（即日本）委任統治地諸島，後者在外南洋，即包括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羣島，及英屬北婆羅洲

等諸島。這三者之中，第一與第二之生命線，已經緊握於日本之手；第三生命線，則尚未着手觸及。因此，我有一種主張與信念：日本爲要在太平洋上建立政治的與軍事的鞏固地位計，那非確保持第三生命線不可，這是當務之急，我每遇機會，即反復闡明我這主張。）

日本所謂南進政策的目的與意義，這幾句話說得很明白，毋待解釋。但因近年間遠東局勢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上段引言有幾點已與當前局勢不相符合，彼此之間顯出了種種偏差，須在此先作必要的解釋。

甲、石丸藤太的那篇文章，原是說明海南島與「外南洋」即日本南進之目標之關係；他認爲「日本國民如果漠視了海南島，那所謂南進論，不過是沙漠上的樓閣罷了」（原文最末一句）。

日本在七七事變之後，先後佔領了海南島與斯巴特萊島（Spratly），後一島在南海南部中央，介於越南南部與婆羅洲之間，是「外南洋」中的一個島。這兩件事說明日本對於「外南洋」已經「着手觸及」。最近日本欲對香港越南緬甸有所舉動，只是南進政策第二步的表現，絕非南進政策之開始）。

乙、原文所謂「外南洋」僅列羣荷屬東印度（簡稱荷印），菲律賓羣島（簡稱菲島），英屬北婆羅洲等諸島！觀於日本南進最近的動態，他的目的物，並不限於上舉諸島，實已包括印度支那半島及馬來半島在內。我們看：（一）日本與泰國訂立所謂「不侵犯條約」，並積極增進日泰間之商務。數年前盛傳日本與泰國交好，期能得到在克那（Kra）地峽（在泰國南部）建設運河之權。（二）日本最近想佔據的除香港外，便是越南，而非前述三羣島，泰國與越南固都在印度支那半島之上。至於（三）馬來半島更是日本所最想得到的，原因有三：（甲）香港是新加坡的前哨，日本既欲取香港，進一步便要奪新加坡。（乙）北婆羅洲之經濟價值，不及馬來半島，日本沒有孔融讓梨之意，實具始皇滅六國之心，如機會適合，馬來

半島也是日本所要佔有的。(丙) 如果得不到馬來半島尤其是新加坡——英國在遠東最大的海軍根據地，日本亦不敢去奪取荷印和英屬北婆羅洲的，因為英國及荷蘭在遠東一切屬地——包括澳大利亞與亞洲及新西蘭在內，都受新加坡海軍的保衛。

因上述一、二、三，三點理由，本文把石丸藤太所講「外南洋」的範圍向西北擴大，把印度支那半島的越南和泰國及英屬馬來半島都包括在內，總稱之為南洋各地以代意義狹小的南洋羣島。(廣義的南洋各地更應包括澳洲、新西蘭、和一部份海洋洲各島。)

丙、石丸藤太認為日本如果得到「外南洋」，便可「建立在太平洋上政治及經濟的鞏固地位」，就是說建立起日本在太平洋上的霸權。原來這句話主要是對英國而發的，次為美國和法國，英國在南洋各地勢力最大，能够阻止日本霸權的建立。自去年九月歐戰發生之後，尤其是今年五月法國戰敗，英國孤立之後，太平洋上能够控制日本阻止日本南進的國家，只有美國了，而英國法國轉居次要地位。因此石丸藤太那句話現在可算是對美而發的了。——沙學浚：日本南進與美國。

(日本於擷取海南島以後，法國家議院海軍委員會副主席波斯格 (Eduard Boguet) 提出一個廣大的國防計劃。波氏新從越南旅行回法，感到日本和泰國都正暗中在同謀準備，一旦攻擊開始了，越南就會被鉗子夾死。他的計劃是要一、即刻增強托倫 (Toulon) 海防以及其他沿海據點的防衛工作。二、在沿海根據地集中大量飛機和潛水艇。但法政府情性過重，日本侵佔了海南島，只派了一些砲艦和飛機增防。從荷蘭買了五十架轟炸機，後來只交到了九架。在托倫的大空軍根據地，結果並沒有飛機。這些事情，乃和後來的日軍的南進，有最密切的關係。)

英國的一切應付政策，只托之於空洞的抗議，事實上等於毫無動作，遂使日本軍人覺得希特勒在歐洲

所已成功的，他們也同樣在東方做出來。接在進攻海南島後，他們選擇重新打擊英國的試驗場所是鼓浪嶼。（鼓浪嶼是廈門外的一個小島，在上海與香港的中途。）二十八年五月，鼓浪嶼發生一件一個偽組織官吏被狙擊的兇案，日方便利用這案子爲口實，要求把這一小小的租界交出來。但鼓浪嶼是公共租界，日本不但觸犯了英國，而且觸犯了美國。日本陸戰隊剛在鼓浪嶼登陸，美國亞洲艦隊司令顏露爾上將，即派陸戰隊登陸；英法兩國司令，表示「愉快」與「驚異」，也派陸戰隊登陸，總算給日本軍人一次小小的打擊。

日軍從鼓浪嶼引退，便向上海採取攻勢。上海日人口口聲聲要「改革」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日本的發言人明白表示：「倘工部局方面拒絕這些要求，即將引起日本對公共租界實行軍事佔領」。美政府便向日方提致一個嚴厲的照會，其中明白指出鼓浪嶼的局勢，並聲明它不能容忍單方面改變上海的租界地位。照會中，並進一步要求立刻交還日軍在淞滬戰事初起時所佔的地區。倫敦方面，也立即採取同一步驟。於是日本的攻勢又受一次打擊。

到了六月間，日閩又對沿海採取攻勢，二十一日，敵海空軍掩護一〇四師團之一旅團，及海軍陸戰隊共約萬餘人，在汕頭附近登陸。我潮汕守軍竭力抵抗，因濱海作戰，敵陸海空軍得以充分發揮威力，我軍不得已乃退出汕頭城郊。其後敵又沿韓江於自來水廠，龍湖市、雲步等處逐次登陸，進迫潮安，經數日苦戰，二十七日，潮城失陷。七月十四日，我軍增援反攻，曾一度衝入潮城；惜得而復失，遂退守揭陽——普寧之線。潮汕失守，一方面固封鎖我方的海口，杜絕物資的輸入，而另一方面，也完成對香港的圍牆，和臺南高雄閩南廈門金門相爲犄角，有其南進行動上的重大作用的，也可以說是對英國的另一打擊。（同時，敵陸戰隊又在浙東鄞江口外定海登陸，其地爲大小七十餘島嶼所組成，亦爲敵海軍根據地，屬於島隸

另一對英的攻擊行動，則在天津發生，由華北日軍總司令杉山元主其事。那年，（二十八年）四月，一個偽組織官吏在天津英租界的電影院內被狙擊，刺客在逃；四個中國人以嫌疑犯被捕。他們在日本人的苛刑下，不得不供認犯罪。可是他們在移歸英國監管時，又聲言他們的供認是在毒刑下逼迫出來的。英國警察於是對這四個人重新審問，結果認為無罪。所以當日本提出最後通牒，要求該四人等於十天內引渡時，英國當局予以拒絕。於是五月這一月中，日本發言人公開發表嚴厲的反英言論，說：「庇護暗殺」臨時政府要人」和日本兵士的刺客，是英法兩國租界當局對於我們軍部的一種間接的敵對態度，同時是對於建立「東亞新秩序」的挑釁行爲。如果英法租界當局不改正他們的態度，日本軍部勢必被迫採取他們認為適當的措施，以爲實行自衛，並維持華北的和平與秩序。」這樣緊張的情勢，整個五月都是如此。英國警察宣佈無罪的四個嫌疑犯，憔悴地囚居在獄中。六月一日，日軍司令部又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在一星期內予以「滿意的答復」，英國當局宣佈，在將來，恐怖主義將被「驅逐」，但是仍不允將四個嫌疑犯交出。六月八日，日本提出第三次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日本居留民在官方授意之下，舉行所謂「憤怒的集合」。英當局仍緘默不言。六月十二日，日軍司令部宣佈四十八小時內封鎖英法租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對日僞記者說：「現在的情勢，已經發展到全面反抗英國援華政策的階段。所以，封鎖英法兩租界，並不再是地方問題。除非英國放棄它們現在的態度。」封鎖天津，並不是偶然的事件；在整個日本佔領區內發生有組織的反英運動，而且都帶着軍事的意味和準確性，封鎖天津，不過是反英運動中的一部分而已。那年五月，英駐華大使館武官斯皮爾中校，從游擊區回到北平，經過日軍防區，在內蒙被捕。到張家口去探視斯皮爾的另一個英國軍官也被拘押了兩星期，斯皮爾也拘留了好幾個月。在上海，日本浪人煽

動英國紗廠罷工，六月六日，一個日本水兵爬牆打開大門，把工人放入工廠。一個英國官員和一個日本軍官爭論了，便被一個日本水兵用槍柄擊倒，在旁的水兵又用刺刀戮他。這個英國的官員，不久便受傷過重死去了。在青島，日方僱用流氓，叫他們向英國總領事館及英國商店投石塊，一個英國水手把其中之一打傷了，日本強迫英國道歉。這種種，無非要打擊英國。日本軍部於對華戰爭第二週年紀念日所發的聲明中說：「歷史上日本人心目中對英國的懷恨，從來像現在這樣厲害。」有名的日日新聞和讀賣新聞，便說：「如果英國的反日情緒，愈形惡劣，而英國決定對日實施制裁與海軍示威，英日戰爭並非是不可能的。新加坡恐將在日本海軍攻擊之下而陷落，潛水艇亦必發揮作用。新加坡陷落，即將成爲英國在遠東全部防務崩潰的先聲。」六月十四日晨，日軍隊在天津英法兩租界的入口處，立起障礙物來，五時宣布海面戒嚴，封鎖開始了。那天早晨，第一個英國人，一個有名的商人，就被迫脫去褲子和鞋子，以給在旁看熱鬧的人取樂，第一天，日本檢查者命令幾個英國人在街上脫得精光。一個英國人被日本軍官毆打，只聞英國抗議，未聞日方道歉。英國船不敢在天津海岸，一個廣告氣球，掛在租界上空，球上掛着一條布，寫着：「英國必須承認『東亞新秩序』」。第四天，情勢更是惡劣，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拒絕接見英方官員，說是「事情已經演變到如此地步，他覺得會見也沒有用處。」天津的英國人所受的恥辱，在現代史上，尚無先例；英國的男女，衣服被剝光，被檢查，被餓餓，被下獄。英國的權利被踐踏到糞土中，英國的尊嚴和權威爲日本輕薄的士兵的玩物。而創鉅痛深和無可奈何的英政府除了謹慎的抗議外，並無任何積極的表現。天津封鎖的第六天，張伯倫告訴下院說「我們堅持日本對英國的這樣虐待，必須停止；可是凡足以妨礙對於日本政府成立圓滿解決的話，我也不願意說。」那時，英國和日本正在東京舉行秘密談判。（杉山元公然說他將派代表團到東京，以備日方代表諮詢；同時他通告困惱萬象的英國人說：「東京會談開始，他更將



加緊封鎖天津。」

英日會談，從七月十五日開始，（對唐寧街而言，英日會議不過是藉以平息輿論和議會的憤怒，和把英日糾紛從天津好戰的不負責任的日本軍事領袖手中奪下來的一種工具。英日會談，還給英國提出一個喘氣期間；歐洲之風雲日緊，這種喘息，在英國是絕對必要的。）那天，有田對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提出日本的廣泛要求。十九日，克萊琪又對有田提出三項對案，有田忙又就商於安藤少將，（杉山元所派的代表團團長）拒絕了克萊琪的要求，第二天，英日協定便公佈了。內容如次。

七月二十二日用日本公報的話來說，克萊琪爵士以協和的精神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英國政府充分承認中國之事實狀態，大規模之軍事行動在該處進行，知悉：在此種狀態繼續存在期間，日本在華軍隊為保障其安全及其統治下區域內之秩序起見，有特殊的需要。並知悉：日本軍隊不得不制止並剷除任何妨礙日軍或有利於其敵人之行為與因素。英國政府無意贊助有礙於日軍達成上述目的之任何行為，並將乘此機會，對在華英國官員明白指令，彼等應避免此類行動與措施，以符合英國之政策。」

這個協定使世界各國為之昏眩。羅馬和柏林說，英日協定是表示大英帝國的瓦解又進一步。莫斯科說，這個協定出賣了中國。華盛頓方面用另外方式來答復，三天以後，羅斯福總統宣佈廢止美日商約。

「……經過審核結果，美國政府認為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在華盛頓所簽訂之「美日通商航海條約」之內，有數項條款，應予以新的考慮。基於目前形勢之發展，美國為求較為的保護美國利益，及為便利新的考慮起見，美政府願根據該約第十七條所規定之手續，特提出通告，該商約應予廢止。……美國務卿赫爾。」

同時，我外交部也對英日談判發表聲明：認為「英方所發表之聲明電，已引起若干疑慮；但中國政府

深信英政府對於所謂天津局部問題之討論，必將採取一種態度符合其法律及道德上對華之責任，並以行動表明其對於日本在華侵略造成之局勢，決不變更其固有之政策。」重慶各報聯合版，也發表了一篇諷刺評論，謂：

「……如果我們的家被土匪搶了，我們的家人被土匪殺了，或者受傷，而我們的鄰居，却去告訴土匪說，他曉得他們特殊的需要，並且願意阻止他的家人干涉土匪的行動，我們對我們的鄰居，將有怎麼的想法呢？即使我們的鄰居沒有援助我們的法律義務，但如果他鼓勵土匪的行動，而同時却仍講着，他對他的鄰居，並未改變友誼的政策，那麼，我們的反應又將如何呢？」

於是，哈里法克斯（英外相）又以扭扭捏捏的語調對中國保證：「英日協定只是「承認」，並沒有「贊助」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英國的遠東政策，並無變更。」於是，日本的軍人勝利了，安藤少將離東京回華北時，驕傲地說：「天津局勢可以教訓英國在中國應當採取的正當途徑。我們要以東京會議做一個教訓，告訴英國，在它遠東政策中，它應當採取的正當方向。」安藤少將走後，英日會談變成無聲無臭，彷彿那個會議已經把它的靈魂去掉了。有田外相，似乎老是猶豫不決。到了八月底，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炸彈響了，日本政府和軍部統帥，隨之大加改組；有田離開了外務省，杉山元從北平被召回，編入預備役，英日談判也就中止。

日本軍人另一次嘗試，則在外蒙古邊境發生。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日軍集中了四師團的兵力，向蒙邊進攻，均被蒙軍擊退；後來愈戰愈劇，還出動了五百架飛機助戰。蘇聯也出動了陸空軍直接助戰，雙方展開激烈空戰，一日之中，日機損失了五十九架。蘇蒙聯軍續以重砲及機械化部隊，大舉反攻，日軍退出蒙境，日軍傷亡萬餘人，關東軍的弱點，也暴露出來了。這便是有名的「諾門坎戰役」。正當雙方互相在

蒙古原野上猛搏的時候，希特勒和史達林締結了條約，同時德軍已在長驅攻入波蘭。東亞方面的反應是屬電一般的，九月十九日，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十六天，外蒙方面，蘇日正式休戰了。

從軍事觀點看來，哈桑湖的戰鬪不過是一種小接觸。在那裏祇有成萬的人參加戰鬪，而不是幾十萬或幾百萬人的大場大戰。戰鬪只發生在一個狹小的戰線上，並不是在一個延長至千百公里的戰線上。但就這次戰鬪的性質和使用的武器來看，這倒是一個真正的現代化的戰爭。因為日軍在事變一月前即計劃妥當，早研究了並測量了這個地區，戰場的選擇，作戰的方法，一切的裝備，早經慎密決定，一切條件都是利於日方而不利於蘇聯的。

日軍用強大的部隊將曹征那亞山拜幾棉那亞諸高地逐走蘇軍，突然佔領哈桑湖，戰場四週高地都在日軍手中，並且築起防禦工事。蘇聯如欲進攻，只有從兩條狹道上着手，這兩條狹道，寬不及五百公尺，在哈桑湖與圖們烏拉河之間，日軍佈置好了嚴密的砲火與機關槍火網。

然而蘇聯在此不利地區斷然反攻，八月六日，在空軍與砲兵掩護之下，步兵與坦克擁進狹道，衝上了高地。八月七日至十一日，因重光葵之請求暫停衝突，暗中則積極增援，不斷反攻，目的在高地的再奪回，可是都被蘇方擊退，這就是哈桑湖事件的簡單經過。日本事後對世界宣稱：「因為大水氾濫，日軍便自動從曹征那亞撤退了。」可是大水對於蘇聯軍隊竟一無影響。

九月間，歐戰爆發，這對於日本，又是一個重大的變化。日本一向是以反蘇為號召的。這不僅是把反蘇做為侵華的掩護，而且反蘇自身也和侵華同樣是它的目的之一。特別是在歐戰即將爆發前的平沼內閣，是把「參加德義軍事同盟，強化防共軸心」，由號召反蘇進而實行反蘇，做為其基本的外交政策。一九三九年一月，平沼組閣後，在國會所宣佈的施政方針中，曾明白表示：「將努力更加強化和德義之間的防共

軸心。」而有田外相也聲明：「希望日德義防共協定的強化。」到五月二十二日，德義成立軍事同盟，平沼立刻發表談話，謂：「德義同盟的締結，從目前國際情勢和確保世界和平的觀點看，自應爲友邦慶幸。日本爲世界和平計，也期待和德義愈加保持緊密的聯繫，使三國關係愈益密切和鞏固」。隨着，迭次召開閣議討論的結果，於六月五日，決定準備參加德義軍事同盟。同時，自五月十一日即已開始的對蘇挑釁的諾門坎戰事則更加擴大和積極地進行着。這表示日本不僅在言論上反蘇，而且在行動上反蘇；不僅要發動以「防共軸心」爲中心的全世界反蘇戰爭，而且自身已在實際上擔負起反蘇先鋒的任務。然而出乎它的意料之外，「由於德蘇互不侵犯協定的締結，歐洲的天地發生了複雜奇怪的新情勢。」（平沼語）迫使日本「不能放棄從來所準備着的政策，而另樹立新的政策」（平沼語）。於是平沼內閣在歐戰爆發的前夕，於八月二十八日引咎辭職了。

繼平沼內閣而起的阿部內閣，在英德宣戰第二日，九月四日，立刻發表聲明，謂：「當此歐戰爆發之際。日本帝國將專致力於「中國事變」的解決，而不介入歐戰」。到「八面玲瓏」的米內內閣依然踏襲着阿部內閣的這種「不介入政策」。當時的外相有田八郎曾經聲明：「新閣的外交政策將以處理「中國事變」爲目標，並着重於調整日本和第三國間的關係。同時，堅決維持日本的獨立地位」。並特別指出：「若認爲日本和蘇聯接近有碍日德、日義友好關係的建立，實爲淺近的見解，而未能明瞭日本的獨立地位。」此外，對於日本和德義的關係，既表示「彼此間的友誼完好無缺」，而對於德義的敵人英國，則也說：「相信英國覺悟的結果，可使英日關係在不久期間內，得到改善。」這些，不僅是口頭上，文字上的表示，實際上，從阿部內閣到米內內閣所採取着的外交政策，確是改善蘇美關係和周旋英（法）德（義）之間。這是所謂「八面玲瓏」的政策，同時，正表示它的徬徨歧途。

至於我們的適應這新局勢的國策，當時蔣委員長曾在參政會作如次的說明：

「歐洲戰事發生以後，我們將怎樣來適應這個新的局勢，以貫徹我們的抗戰國策。這個問題，最爲重大，特別要慎重的研討。我們都知道，中日戰爭問題就是世界問題，而且是世界最大的問題。須知今日世界的戰亂，完全是由日本侵略中國、破壞國際公約、擾亂世界和平的強暴行爲所引起來的。我們中國的抗戰，一方面固然是爲保障本國的獨立生存，而一方面實在爲要制裁這個世界侵略戰爭的禍首——日本，維護世界的正義和平，因爲如果中日戰爭一日不了，世界和平亦就永遠不能恢復，簡單說，中日戰爭就是世界戰爭的起點，亦就是世界戰局的重心。」

八年以來，國民政府秉此奮鬥，始終不渝，現在歐戰既起，我們更要固守既定的方針，不計前途的險易和利害，亦不計國際形勢變化到如何程度，而必求我們一貫的方針貫徹到底。在歐戰既起以後，敵國的代表是不干涉歐洲戰爭，自稱要專力解決「中日戰事」，他所謂不干涉歐洲戰事，換句話說，就是不許歐美干與中日戰事，讓他可以獨霸東亞，建立他所謂「東亞新秩序」，這就是我平時所說的，敵人要在現在世界之外，另造一個世界，這豈不是要使他日本這一個國家的名稱，不再存在於現在世界之上——一樣嗎？除非世界上以後沒有日本這一個國名，否則無論東亞的中國或日本，皆不能脫離現在世界和國際關係，而能孤立獨存的。然而敵人至今還在那裏說這些「東亞新秩序」的夢話，於此更可見敵人趁火打劫的心理是分外明顯了。但是我們中國却是國策早經決定，立場始終一貫，我們早從最難的情況作打算，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從不存絲毫僥倖的心理，敵人如要想全力來解決中國戰事，我們就可集中全力來消滅敵人的這種野心，使之粉碎無餘，實在說，敵人到今天還說要以全力來「趕快結束中日戰事」這一類的話，實在是等於癡人說夢。」

據敵國人士事後追述，日本軍人到了魯南會戰才感受到「長期戰爭」的危險性；武漢會戰結束以後，他們才看明白戰爭長期化的局勢。那時候山西的游擊戰，已經成爲敵後的主要戰場。指揮游擊戰爭的所有行動的中央軍，在敵後進行戰鬪，成爲華北敵軍的「心腹之患」。對着戰爭長期化的局勢，敵閥乃把戰事重心放在華北，回復田中奏章的舊路，從消化「華北」着手。敵軍源源向華北集中，由十三個半師團增到二十二個師團，兵力在四十四萬人以上。二十八年春天，華北敵軍頒佈了所謂「治安肅正計劃」，強調軍政民一體的「總力戰」，在軍事上提出了「鞏固點線，擴大面的佔領」的方針。那年九月，多田駿繼杉山元爲華北派遣軍司令，提出了「囚籠政策」，實行「分區掃蕩，分散佈置，靈活進剿」的「牛刀子戰術」。「牛刀子」係日語，取「殺鷄焉用牛刀」之意，以「游擊隊」雖「小」，非以全力來撲滅不可。）不過敵軍雖有四十萬人之衆，由於點線增加，兵力分散，仍不敷分配。這時，汪逆精衛已投附敵方，敵人就利用汪逆實施以華制華政策，有計劃的培植偽軍。到了二十九年，華北偽軍已達十四萬人。

我軍進擊敵人，以極度流動性發揮其效能，我軍雖時時受到重兵器的攻擊，但我們極力避免作陣地戰；由我軍主動地選擇可以作戰的地點才作戰，我們要在有利的條件下作戰。即如涇源之戰，敵軍一千餘人的精銳縱隊，正在搜索我軍被我誘入袋中，在不意的襲擊中全部殲滅。敵阿部中將，爲着這一次可恥的敗北，親自率領另外一支一千多人的精銳縱隊，又接受了同一的結局，阿部中將及其僚屬同被擊斃。這樣對敵軍的打擊，使敵閥明白了我們的實力，乃集合若干戰術家，研究對策，草成了「廣佈驅散」與「蠶繭」戰術。基本據點的網，中間有着好的築着堅強工事的碉堡、戰壕及鐵絲網，在這一區佈置開來。隨後開始他們的蠶食工作，那就是逐漸擴張他們的網狀工作，以便把區內設立更多的據點，位置愈弄愈形密集，在這一戰術下，敵人希望減少我游擊部隊可以活動與取得給養的地區。沿着敵人控制的鐵路、公路，和在他

們底主要城市外圍，所建築的防禦工事，差不多有七公哩長闊而深的防溝；一萬個以上完美的碉堡，四圍有壕溝，有地下室，還有地道，好幾百哩的封鎖牆和鐵絲網的障礙物。可是我軍自有克服敵人的戰法，不論在大的小的戰鬪中，配備最好的正規軍總是在最前線，面對着敵人的主力。配備較差的特殊游擊部隊，就來截斷和誘騙敵人，同時分散他們的兩翼。民兵就擾亂和狙擊敵人的小隊，埋置地雷，做破壞工作，幫助保持情報連繫，和保護正規軍通過他們自己的地面。因此，敵人和僞軍便不能再征服這些由游擊部隊控制的地區，事實上反而被囚禁在沿他們的運輸線和大城市四周的狹小的土地上了。幾乎每一個人及堅強的據點和碉樓，經常受包圍；他們底守軍，遭受嚴重的給養的困難。我們的巡邏隊，監視每一個防溝，這種防溝每隔戰略地一哩，就有一個。而通過這些防溝，敵人企圖由此向危急的碉堡中趕送生力軍去的。我們又發動了「交通鬪爭」，用人力改變了地形，從二七、二八年起，普遍挖起道溝。道溝深六尺，寬五尺，剛好可通牛車，溝外有胸牆，以便我軍在行軍中隨時投入戰鬪。溝內每隔一里，挖一個弧形的或圓形溝（與火車站的鐵軌相似），將土堆積中間，既使敵人無法順溝的縱深進行射擊，而我們的人馬特別是大車互相碰頭時，又可在此讓路。有了道溝，軍隊可以在道溝裏隱蔽運動，人民也可以在道溝裏暢行無阻，使敵人汽車裝甲車遭到意外困難，不能在溝裏走，如在田裏行駛，又時遇溝橫阻其前，必須臨時修理道路，或在溝上鋪上幾層厚板，始能勉強通過。汽車速率降為與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時只能走八里到十二里，有的地方且根本不能走，這樣，就消滅了敵人快速部隊的特點，迫其像步兵一樣與我作戰。

實際的戰鬪，經常進行於晉東南地區，敵軍最感痛苦，並喻為盲腸。尤其中條太行呂梁各山岳地帶，遍佈我軍，晉省之敵位於狹長之交通線上，並不斷的受我襲擊，敵曾兩犯澤潞，七攻中條，皆被我先後擊退。二十八年五月下旬，敵又以第二十、第三十七師團之主力，由運城解縣及

張店鎮分路南犯，第八次進攻中條山，曾一度佔領平陸、茅津，然經我軍迂迴側擊，敵即狼狽北竄。至七月中旬，敵復由各方抽調五萬之衆，分七路向我晉東南根據地圍攻，我軍避免與敵決戰，開放白晉、博晉、洪屯、冀晉各公路，及其沿線城鎮，主力移於附近山間，待敵沿公路進踞晉東南各城鎮時，我即隨處施行側擊，截斷其聯絡線，敵損失繁重，又相繼回竄。七月下旬我軍先後收復屯留、襄垣、武鄉、沁源、陽城、沁水各城市。迄八月下旬，晉城高平又告克復，敵死傷不下二萬餘人。

冀晉戰區，二十七年秋天唐鍾麟將軍奉命向敵後推進，設立河北省政府，高樹勳石友三等軍突入冀南，朱懷冰龐炳勳等將軍進出於太行、中條山地區，中央的聲威，重行越過黃河遠及邊塞。二十八年二月間，敵曾抽調兵力，集結於津浦、平漢兩線，圍攻冀中地區，結果，則彼來我往，彼退我進，我逸敵疲，演成拉鋸態勢，那年六月間敵軍也會以一個半師團的兵力，向我魯南游擊根據地，開始攻擊，與我于學忠軍沈鴻烈軍在莒縣費縣附近發生激戰，敵軍於八日佔蒙陰，十日佔莒縣，沂水，死傷五千人以上。我軍旋即出沒於敵軍前後左右，仍未失去固有的作戰地區，直到敵軍放棄掃蕩攻擊，我軍重又掌握魯南根據地。

和敵人在晉冀豫地區繼續作戰的，還有以晉北爲根據地的我軍。我們針對着敵人的「聯合掃蕩」與「囚籠政策」，進行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相輔的反掃蕩戰與軍民結合的「交通破壞戰」。二十九年冬天敵軍會連續對冀中進行了兩次「掃蕩」，都被擊退。那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軍冒風雪由晉西北出發，開入了冀中。二十八年二月敵人開始第三次進攻，我軍連殲敵於解中堡、中堡店、河間一線，開始了我軍平原作戰的勝利紀錄。四月間，敵軍二十七師團主力二千餘人，向我軍分頭攻擊，又被我殲之於齊會村中，敵死亡七百餘人，生俘七人。那年五月，敵第八混成旅團主力一千五百餘向我晉察邊區陳莊進攻，經過了六天五夜的戰鬥，斃傷敵軍（連增援部隊）二千餘人，敵全部裝備均被我所繳獲。而上文提到的涞源大戰，也於



十一月初旬，以五天的戰圍結束了阿部中將的掃蕩進攻。從二十七年底到二十八年底，我軍粉碎了敵人四次大掃蕩。敵人也只能承認：「不消滅華北游擊部隊，游擊部隊將消滅華北的『皇軍』了。」

## 二十一 犯南寧桂南燃戰火 奪崑崙敵軍全覆沒

敵軍南進軍事行動之又一步驟，即從進攻南寧開始。一方面說，對中國是封鎖西南國際路線，又包含威脅桂林、柳州、貴陽、昆明的作用。又一方面，則是進攻越南的又一路線，其後第五師團便由桂南鎮南關進入越南北部。這是敵軍軍事行動最重要的一步。

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敵攻略南寧時，並集結各種飛機二五一架，謀截我西南國際通路，封鎖我戰略物資輸入，威脅我西南。十二月，我空軍爲協助該方面陸軍作戰，乃於湘桂各地集中第三、四、五、六各大隊，第十八，及蘇聯志願隊、各種飛機一一五架，以第一路司令官張廷孟駐柳州，第二路司令官邢劃非駐桂林，分任各該地之指揮，於本年十二月下旬開始攻擊，迄二十九年一月中旬，出發轟炸敵軍陣地機場倉庫等，共十二次，炸毀敵機十五架，空戰十八次，擊落敵機十一架，並掩護轟炸，及掃射敵軍陣地，暨偵察敵軍狀況共六次。

敵軍欽防登陸，始於二十八年十一月中旬，準備工作早已開始。那年四月間，敵第五師團便在青島附近練習上陸作戰，並以專事上陸參戰之第二十八師團參加此役。敵軍佔我海南島以後，便在欽州灣附近海測岸量水位，封鎖海面，遮斷交通，一一次第實施。九十月間，敵便利用大批漢奸假扮商人在西江欽縣東西兩岸附近村莊活動，偵察上陸地點。（當時，我方判斷，敵軍如犯桂南，必由北海登陸，敵軍却在欽州灣登陸，其事前佈置的確非常秘密。）十一月十五日拂曉，敵第五師團及川支隊，先以第十一聯隊之一大隊佔龍門島，以該聯隊主力在企沙登陸，即日下午佔我防城。其中村支隊，以二十一聯隊於十六日拂曉沿漁洪江（西江下流）至黃屋屯登陸，主力在蚊蟲山登陸後，會合及川支隊犯大直，繼竄大寺。第二十八師

團一部於十五日在欽屬黎頭阻橫山兩處登陸，其主力於十七日陷欽縣，隨沿邕欽路迫小董。我欽防守備部隊新編第十九師，兵力單薄，正面廣大，在防城方面的，對敵節節抵抗，即向貴縣以西轉進；在欽縣方面的，向小董東北轉進。第一七五師在合浦一線，因運動需時，到了十八日，一部才到達板城長灘附近，截擊北犯之敵；後即進入南寧會戰期了。

敵進犯南寧之企圖，我西南行營主任白崇禧即馳赴桂南指揮作戰。十八日，我四十六軍新編第十九師經連日激戰，損失甚大，分向上思及板城方面轉進。第一七五師在養利迄北海一帶，急向西移，陸續抵那香板城間，襲擊北竄之敵；但因情況不明，倉卒應戰，未獲戰果。時我一七〇師在靈山間，卅一軍之一三一師在陸川博白，一三五師在桂平，一八八師在粵羅定附近，均準備向西江移動，旋奉命回師參加南寧戰鬪。此外在衡陽之第二師，亦南調參與戰鬪。我以兵力分散，集中不易；二十一日後，敵已迫近邕江南岸附近。廿二日，我一三五、一七〇、二〇〇等師始零星趕到南寧之老渡口迄邕賓路四塘之線。北竄之敵分由西鄉塘、思沿堂等處渡江，經我堅強抵抗後，其氣稍殺。廿三日拂曉前，敵忽以一部由剪刀圩及上下洲附近渡過江北，迂迴我之左側，佔領四塘，並會合各路渡過之敵，猛攻南寧。當時我軍之指揮聯絡均感困難，敵情不易判斷。我一七〇師、一三五師、二百師各一小部，沿邕武路向北轉移，其餘沿邕賓路向八塘山地轉移。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後，南寧遂陷落。敵軍既攻佔南寧，即分路迫攻正在轉移之我軍；奈以運動不易，掌握困難，未能挽回戰局。十二月一日高峯隘陷於敵手，四日，崑崙關亦失陷。此後敵未再進，我亦終止戰鬪，準備爾後會戰，並以第一七〇師一部在高峯隘以北地區，二〇〇師一部在崑崙關以北地區，分別佔領陣地，拒止當面之敵；嗣一三五師調至武鳴附近集結整頓，第卅一軍主力經武鳴渡右江至邕龍路方面，擔任該方面之作戰。

(欽廉臨臨大海，制取安南，爲海陸要防。由此西北入桂南，崎嶇於十萬大山之中，形勢險要，有如山西之太行山。敵在準備進犯數月，對諜報、編制、裝備以及使用之兵力選擇，與夫對戰場之偵察上陸戰作戰之特殊訓練，無不着着進行，一朝有機，即挾全力以乘，故能迅即成功。反觀我方，工事構築道路破壞均未達期望，又以兵力分散，不及應戰；當時我桂南主力正調赴西江，執憲兵至中途，而敵奇襲上陸及進犯南寧之消息即至，以致轉用兵力困難，南寧迅即陷落，桂南第一期戰事，我軍頗失機宜。)(敵二十八師團原爲，被田支隊，富有奇襲上陸作戰經驗，第五師團，素稔山地戰，其指揮官爲今村均。)

敵乘我桂南兵力空虛，繼續佔領高峯隘崑崙關，憑良好之地形，以圖確保已得之欽地地區。我軍調整就緒，即於十二月十八日反攻南寧，以崑崙關以北地區之北路軍爲主攻。我開始攻擊後，進展頗速；惟南寧之敵陸續北增，死守崑崙關及附近陣地。我新二二師及九二師在崑崙路五塘至八塘間不斷截擊其增援，敵仍不顧一切，拼命繼續增援，並以空軍補充糧彈及兵員，負隅頑抗。迨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我一五九師加入崑崙關東北高地作戰，我步砲之協同，與各兵種戰鬥技術之改進，先後確實佔領六〇〇、六五五、四一五、六〇、老毛嶺、羅塘、枯桃嶺、六城、六扒及其他重要之高地，得收瞰制之利；益以我空軍向七八塘間之敵轟炸掃射，緊密協同我陸上部隊之作戰，卒促敵軍之危機，終收包圍殲滅之效。到三十一日午刻，我新二二師及一五九師各一部確實佔領天險之崑崙關，創我抗戰以來攻堅成功之新紀錄。此次反攻，我以東西兩路軍截擊敵之連絡線及後續部隊，戰略上非常確當。攻擊中由於五六七八塘間之大包圍，及九塘之小包圍，而使孤守崑崙關附近之敵軍補給斷絕，僅賴飛機之少量輸送。二十四日以後，其特種兵已無法增援，敵砲兵遂不能撤退，爲我殲滅殆盡。敵參加作戰部隊以第九旅團主力爲主，由中村旅團長指揮，步兵四聯隊，旅騎兵一中隊，砲兵兩中隊，防禦砲一中隊，均於崑崙關附近全軍覆沒；損失之重有如魯南

戰役。——這便是著名的「崑崙關戰役」。

崑崙關戰後，我軍暫與敵對壘相峙，以待後續兵團之增援。（其後我軍陸續到達，參與戰鬪者，有十六集團軍，所部爲卅一軍及一三四、一七〇各師，卅七集團軍所部爲六六軍，卅五集團軍，所部爲六十四軍，卅八集團軍，所部爲第二、五、六、卅六、九九各軍，廿六集團軍所部，爲四十六軍及四個獨立團，其他有第四十三師、新三十三師，及砲兵、工兵、通訊兵各團及空軍第十一路部隊。）敵亦由粵轉用兵力，圖殲滅我野戰軍以期確保南寧。（華南派遣軍總司令安藤利吉任指揮官，所部有第五、廿八、兩師團，近衛混成旅團第十八師團之廿三旅團，海軍陸戰隊，共三個半師團。）二十九年元月中旬，我後續部隊，一部到達前線，又一部尚在輸送中；而敵轉用兵力，已於廿三日全部到達。二十五日，敵即以二十八師團主力協同十八師團之主力，攻我七塘西春虎山各高地之我第六第九九各軍陣地，以一小部由五六塘東竄天景，北經那河迂迴武陵；以近衛混成旅團沿邕永路渡過永淳東岸北竄甘棠。是時，我作戰指導，原期先擊破向永淳甘棠之敵，令六十四軍主力西來，四十六軍主力北上，第二軍主力南下，六六軍之一部東向，包圍敵軍於賓陽附近殲滅之。無如在七八塘以東地區之我軍，行動遲緩，未能截擊敵軍之迂迴前進，第二軍之七六師、四九師倉卒到達，又因情況不明，兵力逐次投入，消耗甚多。六十四軍亦因主力未克同時發揮戰力，且敵空軍轟炸甚烈，運動困難，無補戰局。尤以第卅八集團軍在賓陽總部，被敵機轟炸，一時通信中斷無法掌握指揮。二月二日午後，賓陽遂告陷落。至崑崙關以西之第六、第九九兩軍，血戰近週，傷亡慘重。崑崙關九塘之第二卅六各軍，由於賓陽失守，後方斷絕，迫得向隆山都安忻城方面作離心之轉移。敵乘勢分竄上林武鳴肆行焚殺劫掠，沿邕賓路北竄之敵，至清水河南岸爲我新卅三師在北岸所拒止。五日，我第六十四軍由貴縣方面疾向賓陽之敵側擊，在賓貴路之五靈黎塘間與敵血戰三晝夜，卒將敵擊潰。

敵殲滅我野戰軍之企圖已經粉碎，孤軍深入，後受我尾擊側擊；十一日，竄佔武鳴上林賓陽之敵，先後撤回南寧，桂南會戰遂告結束。（敵軍以崑崙之敗，其攻路曲江之企圖即中止，移兵轉用桂南。其後確保南寧，僅止於高峯隘及邕賓路；四塘，蓋敵積意南進，不敢對我多耗兵力了。）

桂南會戰期中，粵北敵軍亦在蠢動。自二十八年十二月中旬，由銀盞坳北犯失敗後，爲策應桂南作戰，復秘密增援，迄至十日止，以第十八師團全部及第一〇四師團，近衛師團，第三十八師團之各一部，共計十一個聯隊之兵力，分三路北犯，其左路爲第一〇四師團之一部，二十五日進佔琶江，越連江口，卅日進佔英德，並以一部進佔高田，以掩護其左翼之安全。中路爲敵之近衛師團之一旅團，二十五日亦越過長江圩，二十八日在牛背脊被我猛攻，損失甚大。此路之敵，經我截擊，迄無進展。右路敵爲第十八師團全部，自增城沿東江支流北上，經龍門於二十四日進至龍門西北之地派圩，二十七日續向新豐西南之梅坑進攻，二十九日其先頭部隊進抵翁源附近，我援軍趕到，迎頭痛擊，敵不支，於二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由翁源大嶺河頭之線分路南竄，其主力三日向沙田竄逃，我軍跟蹤追擊，截至九日，增城以北各地，次第被我克復，並續向增城攻擊。比時敵左路之一部在英德連江口黎洞高田清遠等處頑抗，經我掃蕩，卒於一月五日上午十時將英德克復，敵向南潰竄，我追擊部隊截至十日止，又將連江口高田清遠黎洞等處克復，繼又將琶江口銀盞坳克復，花縣亦於十六被我克復。中路方面，我軍掃蕩良口呂田之敵，乘勝於十一日將從化克復，我軍即完全恢復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原有態勢。

邕寧方面，我軍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開始攻擊，我空軍亦參與地面戰鬥，十八日攻克崑崙關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峯坳，以後繼續攻克五六七塘，二十日敵積極增援反攻，大高峯坳崑崙關九塘又重陷

敵手，此後我集中兵力於崑賓路，反復猛攻，卒於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崑崙關，一月四日又進佔九塘，敵第五師團之十二旅團傷亡殆盡，我軍進至八塘，敵第五師團潰不成軍。

崑江南岸方面，十二月十七日，我以一部南渡崑江，由西向東威脅崑寧敵軍之背後連絡線，十九日克蘇圩綏線，敵一部約三千餘，汽車百輛，西竄龍州，企圖誘致我軍於該方面，以保障其背後之安全，被我民團狙擊，二十四至二十八日復分兩批回竄，我軍截擊該敵於西長圩以西地區，殘敵僅餘八九百人，突圍向崑寧逃去。

在崑欽路以東，一月十五日，敵一部千餘，進至鎮南圩，似亦以保障連絡線爲目的，又被我軍擊潰。敵以受創甚重，崑寧岌岌可危，乃由粵轉用近衛第一旅團及第十八師團各一部，連原有兵力約在三師團以上，企圖再興攻勢，一月二十九日，乘我後續兵團尚未到達之際，以第十八師團各一部，共約一師團，沿崑賓路以北地區向我陣地正面攻擊，其近衛第一旅團，則沿良慶劉圩進佔我永淳，北渡崑江，與由伶俐圩鹿頭圩之敵會合，進攻甘棠，直指賓陽，企圖包圍崑崙關正面之我軍，予我以大打擊，此時我左翼方面之兵力較薄，二月二日，賓陽思隴遂相繼失陷，然我崑崙關正面部隊，並不因此退縮，仍在思隴以北山地與敵苦戰達六日之久，（一月三十日至二月四日）予敵重創，敵廣播中譽爲勁敵，後以補給斷絕，乃向上林方面撤退，而敵之包圍打擊計劃，即告失敗，三日敵一部竄鄒圩，隔清水河與我對峙，四日敵復侵入上林，七日進佔黃圩，八日竄至武鳴，先是我軍見敵兵業已分散，殲敵良機已至，而我之後續部隊亦已到達，乃轉移攻擊，以有力一部拒敵前進，主力由貴賓路方面側擊敵人，三日克復甘棠古辣，四日克永淳，並向賓陽之敵側擊，敵態勢不利，後方連絡線有全被我軍截斷之虞，於十日起倉惶竄退，二十四日，五塘以上，六七八九塘迄崑崙關一帶，完全被我克復，敵以一部退守高峯均及崑寧城，其主

力則紛紛南下，在欽州灣上船外駛，自我軍反攻邕寧以來，敵之損失在一師團以上，其結果僅能據邕寧城，對截斷我西南國際交通線之目的，並未確實達成。



## 二十二 汪精衛粉墨登場 偽國府簽訂密約

歐戰發生以後，敵方在國際的孤立，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乘火打劫的甜蜜回憶，引起了種種複雜、煩躁的反應；一面相信是這是拯救其國運的「神風」，急急作南進的準備，一面想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際，完成其「東亞新秩序」，獨霸大陸；可是他們的大部份兵力膠著在中國的戰場上，戰事一日不結束，他們便一日不能自由運用兵力向世界戰場去投機。因此，敵方又急急想結束對中國的戰事。二十九年一月十四日，阿部內閣解體，接著米內光政組閣，以有田爲外相；對外政策，仍圖繼續採取日本式的和平攻勢，希圖以和協方式分化列強，實現他的解決「中國事件」，建立「東亞新秩序」的企圖。那年二月間，日議員齋藤在議會提出質問：「……余之所欲知者，厥乃中國事變前途如何？倘須曠日持久，至於何時。政府所擬解決計劃又爲如何？凡此各項問題，全國正期待本屆議會予以答覆。前者近衛內閣，未能解決中國事變，即行告退；平沼內閣如何，諸公當均知之；阿部內閣，雖曾宣言當以全力處置「中國事變」，結果則一事無成，即告總辭職。現內閣既已登臺，自可乘機與國人共同檢討此一問題。……兩年來，日本人暨全民族，已受極大犧牲，雖名曰「事變」，實乃日本帝國所未經歷之大規模戰爭。據陸相昨在衆議院報告，日軍所佔領之土地，大如日本帝國全部。日兵陣亡約十萬人，官兵受傷，亦有數十萬員名之多，凡以處置「中國事件」爲言者，自不能不予以顧及。」他所質問的話，正可以代表日本朝野人士的苦悶焦急情緒。（齋藤氏即以質問之故，被衆院懲戒會開除議員資格。）由於敵國的焦灼徬徨，米內內閣便飢不擇食，想利用汪逆精衛作傀儡，來結束中國事變了。

汪逆以二十八年五月六日到了上海；他的來滬，使一般愛惜他的大惑不解。那時，還有人替他警喻

，說：他並無意於組織傀儡政府，只想做李鴻章第二；也有人說他的講和平與重慶的繼續作戰是唱雙簧，他的嘍囉們，到處宣傳唱雙簧的動機，說汪之出走，原本得蔣的同意的。敵人方面，早已組織了南北兩個傀儡政府，並無意於組織第三個「偽府」，也只想他做李鴻章，結束這場深陷泥淖的侵略戰。可是汪逆，這個情感衝動、盲目負氣、不擇手段的政客，却自告奮勇，願為傀儡，而且誇耀組「府」以後，將有二十師軍隊及過半數國民黨員來歸；這正投了敵人的胃口，於是上海外白渡橋邊的百老匯大廈，便成爲他的組「府」大本營了。

汪逆的賣身投靠，從六月到日本向平沼遞「降表」開頭，七月在上海廣播「我對於中日關係之根本觀念及前進目標」，到八月到廣州發表煽惑軍心的廣播詞，這是他活動組「府」的初步工作。他回上海後於八月二十八日在愚園路召集所謂「第六次全代大會」，廢除總裁制，推他做什麼「中央執委會主席」，電召各地黨委來滬報到的種種醜動作，是組「府」工作水到渠成的另一階段。九月十九日赴南京晤梁鴻志，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偕梁等飛往青島晤見王克敏並舉行擴大聯席會議，出席者有他的黨徒褚民誼、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等，「華北臨時政府」系王揖唐、齊燮元、劉郁芬等，「華中新政府」系梁鴻志、溫宋堯、陳羣、任援道等，「蒙古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等。議決於三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召開偽中央政治會議，容納各黨各派，這就是他「遷都運動」的完成時期。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發電，二十九年一月十六日發電，他勸告重慶共同致力於「全面和平」，於是他的「和平」陣線起了分化作用，真正的主和派而不甘於做漢奸的幾個人跳出了無邊的苦海，回到抗戰陣線去，陶希聖並發表了汪與平沼所締結的「和平密約」，揭穿汪逆賣國的勾當。南京偽中政會決議取消臨時、維新兩個偽組織，解散興建、大民兩個偽政黨，定三月三十日爲所謂遷都日，推五十八歲的汪逆以偽行政院長代理偽國府主席，羣奸呼汪爲「唯一之領袖」。

，集「軍」「政」「黨」大權於一身，才補足了他歷年來求之不得的私慾。他虛「席」以待年高德劭的林故主席，而林公豈肯與鳥獸同羣，十一月他便由偽中常會補選爲僑主席，解除了「代行職權」之名。

十一月三十日汪逆和敵人簽訂所謂「中日關係基本條約」，人們才認識他是喪心病狂之徒。這份基本條約，爲敵國企圖與其所擬製造之傀儡政府間訂立之一種協定，根據其中規定，舉凡中國之內政、外交、軍事、財政、經濟、貿易、交通、航空、資源、教育、文化等，莫不置於日本統制監督之下。換言之，此種規定，不啻置全中國於日本保護之下。蔣委員長指出敵人與汪兆銘所訂立之協定，「更足充分證明日本軍閥政府將進一步欺騙各友邦，且將根本取消各友邦在華之權益。一面在中國努力製造傀儡政權，一面與尚在製造中之傀儡政權簽訂協定，以組成所謂「日支滿」三國經濟集團，並以中國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等統由日本統治，俾其他各國之一切活動，均受日本國策之打擊，且以此「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之日汪協定而根本取消各國在東亞之地位矣。抑日汪協定內容所露布之日本野心，尤不止此，觀其所規定者，華北及蒙古在國防上並經濟上設定中自強度之結合地帶，在蒙古地方，則除前項之外，雙方防共之關係，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爲達到共同防共之目的，「日本將所要之軍隊駐屯於華北及內蒙之要地」，並與中國「另行締結中日防共軍事同盟」；此外日本對於開發並利用華北蒙古之資源，應有特別之便利，日本對於中國駐兵地城內所存之鐵道、航空、通訊及主要港灣水路，均保留其在軍事上之要求權及監督權，而且以防共軍事同盟爲藉口，可在中國各地駐兵，永無撤兵之日；不寧惟是，日本並得派遣所要之顧問，尤其在強度結合地帶內統制一切，凡此等等，莫非皆以共同防共爲口實，而其目的則爲永遠控制中國與獨霸太平洋之張本。至於「在揚子江下流地域設定經濟上中日強度結合地帶」，在中兩沿海特定之島嶼設定特殊地位，「日本艦隊部隊得在長江沿岸之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

等項規定，再加以「中國對第三國關係一切之措置」皆不違反此「日支滿三國相互提携之原則」，是不僅中國之外交權完全被其統轄，航空、交通、通訊、海運、河運等完全被其獨佔，乃至上海被劃爲日本勢力範圍，以及海南島嶼與廈門之被指定爲特殊區域等等，均證明日本之目的；匪獨在侵略大陸獨佔中國，而實欲排除各國在太平洋上所有之權益，且已進而威脅東亞各國領土之安全，即印度、安南、菲律賓等地，亦無法例外也。」（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爲日汪密約告友邦人士書。）

三月二十日，汪逆在敵酋西尾監視之下，組成僞中央，實則僅爲僞「維新政府」之擴大，既不能支配僞華北臨時政府，且不足以與「僞滿」、「僞蒙」抗行。汪逆發表所謂：「還都宣言」，以實現「和平」及實施「憲政」爲號召；此外尚有以「密約」爲底本之「政綱」與「經濟政策」。此僞中央之唯一特點，即盜竊三民主義以欺騙我淪陷區同胞；僞政府組織悉皆摹擬國民政府，旗幟則於青天白日之外，加杏黃三角形旗及「和平反共」四字。（僞中央的勢力範圍，僅限於蘇、浙、皖三省淪陷區極狹小之範圍。汪逆以僞國民黨爲政治資本，華北僞府則以新民會與之相抗。）汪逆開始組織僞府之初，我國民政府曾於二十八年國慶日宣言否認僞組織一切行爲，謂：「……主權完整，不容破壞，倘有漢奸集團，傀儡組織，僭竊名義，擅發文告，或竟與任何國家，訂立文件，任在何時，概不承認。」僞中央政府改組成，我國民政府又於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向世界致函，聲明：「……任何非法組織如現在南京成立者，或中國他處所存在之其他僞組織，其任何行爲，當然完全無效。……」同時，美國政府也發出否認南京僞組織之嚴正聲明謂：「……南京之汪僞組織顯屬追隨中國其他各地僞組織之規模及制度，而凡此一切，均由某國所主動，特別利於該國，而損害美國及其他各國久已存在之權益；且剝奪各國應享合法平等待遇之權。美國政府具有充分理由，相信現以重慶爲首都之國民政府，仍擁有多數人民之愛戴。美國政府當然繼續承認國民政府爲

中國唯一之政府。」

日本方面，當然愛惜而且準備利用這個新來的傀儡。四月一日，便任命阿部信行為駐南京的全權大使。四月下旬，阿部到了南京，立即進行修訂所謂「日華條約」。由於德軍在歐洲西線的空前勝利，法軍的全面崩潰，敵愾急急想向印度支那半島及南洋羣島進兵，更希望通過汪逆的關係，結束對華的戰爭。那年九月下旬，日德義三國軍事同盟條約成立，十一月三十日所謂「日華基本關係條約」也就正式公佈了，本之於近衛聲明，強調「善鄰友好，協同防共，經濟提携」三原則的立場，同時還由偽滿洲國參加，發表所謂：「日滿華共同宣言」（條約正文凡九條，附約五條，還有「了解事項」五項。）條約成立，敵方的期望很高，到後來才明白這不過是一張白紙，汪逆的「買空賣空」，被敵人所蔑視了！

汪逆登臺以後，華中的「秩序」比維新政府時代還要壞，而他對於愛國抗日分子的恐怖手段，比維新政府也更毒辣，上海的「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乃成為恐怖的地獄。可是淪陷區的反抗情緒，繼續增高，他乃在華中發動所謂「清鄉運動」，以配合敵軍在華北的「治安強化運動。」汪逆所以發動「清鄉」，其目的在建立「偽黨中心勢力」，以促成所謂「奸偽統一」「行政一元化」等企圖之實現，敵人也希望由此減輕其自身對於「中國事變」的負擔。「清鄉」之初，先劃定江南之鎮江、丹陽、武進、江陰、無錫、常熟、吳縣、崑山、嘉定、太倉十縣，即所謂「江南東路地區」為清鄉區，並於上列十縣中劃出自常熟之福山鎮經常熱縣城至蘇州，後由蘇州經崑山至泖浦間之三角地帶為「清鄉模範區」，即為第一期「清鄉區」。至第二期乃以自常熟無錫至江陰之三角地帶為對象。後又由江南地區逐漸推廣及於浙西游擊區。偽「清鄉」最高行政機構為偽清鄉委員會，以汪逆為委員長，李逆士鸞為秘書長，其下為偽清鄉委員會駐蘇辦事處，再下為偽清鄉督察專員公署，再下為特別區公署，所指均有偽軍偽警「清鄉警察總隊」及偽自衛團

。汪逆意中，由此建立他自己的軍事力量，由是而支配政治、經濟及文化教育各方面，完成他的「獨裁」大夢。可是他是「變成了一飲一啄聽命於人」的傀儡，他的大夢，也就和他的清鄉運動一樣，完全破裂了，我們的游擊隊就活躍於南京城外，直追汪逆的臥榻呢！

華北的情形，也和汪逆統治下的「華中」一樣的壞。一位美國記者威爾從北平發一封通信說：「有些竅暗家常把日本在華北的「新秩序」喊作「新極天」，這個新名詞，實在再適用不過了。」

## 二十三 襄陽惡戰張自忠殉國 宜昌失陷鄂西北殲敵

敵軍自武漢戰後，主力部隊移集山西、河南北部，而以華中爲輔助戰場，已如上述。歐戰發生，敵軍準備南進，華北部隊向華南移動；華中戰場的重要性又復增加。二十八年冬間，華中敵軍又在武漢外圍集中，窺其意向，非重犯長沙，即西窺宜沙，並有沿贛江南攻可能。我統帥部爭取主動，先於長江中流發動襲攻；由第三戰區反攻皖南殷家匯爲主攻，（願祝同司令長官親往祁門指揮作戰）連克貴池東流間十數據點。殷家匯外衛，敵我進出十數次，死傷甚重。南昌外衛，羅卓英將軍指揮所部，由奉新高安切入，直撲萬壽宮及大城，祥符觀，掃蕩錦河以北敵軍。上官雲相將軍指揮所部包圍滁槎，襲排樓寨，佔武溪市，推進至棠溪鄒一線，（距南昌不過三十華里）湘北鄂南，則以進攻大沙坪爲主目標；我第九戰區各部，（薛岳司令長官指揮）分襲崇陽、通城、桃林、西塘、羊樓司各線。鄂中則由第五戰區（李司令長官指揮）反攻武漢外圍，隨（縣）浙（河）馬（坪）各據點。我孫震將軍所部四十五軍則包圍了浙河馬坪，四十一軍也攻克隨縣外圍的滾山、擂鼓墩兩大據點，而以主力包圍隨縣敵人，也都達到了任務。這一次攻擊，正如敵人所判斷的：「華軍發動冬季攻勢，其目的在破壞日軍之交通線及阻礙日本之內江航業。」

二十九年五月初，敵爲確保武漢防線，乃由贛北湖北抽調兵力，並集中鄂省境內部隊，發動對襄東一線的攻擊。（敵軍對我攻擊，利用江面運輸及鐵路線往來移調，二三星期即可集中，較爲便利。其戰術也有新的決定：（甲）集中優勢兵力，強佔我據點，並修築道路，建碉堡，分割我游擊根據地若干小塊，使我軍不能集結使用。（乙）以若干支隊分路壓迫我主力於包圍圈內，而後會合主力來打擊我軍的主力。爲着遂行這個戰術，將敵部隊區分爲駐防軍及討伐軍兩種，以駐防軍鞏固已佔領各據點，以快速部隊搜索我

軍予以掃蕩。敵軍攻擊之初，即以進襲南陽襄樊爲主目標，採用分進合擊戰術，企圖由兩翼包圍，殲滅我軍於南陽以南及襄河以東之地區。其使用兵力，約在四個師團以上，分別在信陽、隨縣、鍾祥各線集中，並置重點於右翼（即信陽方面）攻略明港後，即轉向西進；其左翼由鍾祥北進，欲以左右兩翼構成包圍態勢；其中路則由隨縣沿襄花路前進，企圖吸引我軍於棗陽地區，以便其左右翼對我軍之圍擊。五月一日，敵由信陽、隨縣、鍾祥三個地區開始進攻，而信陽隨縣之敵，各分二路前進，因之，敵軍來攻計有五條路線，即一、由長台關經明港轉向沁陽、唐河；二、由信陽至桐柏；三、由隨縣至棗陽；四、由隨縣至吳家店；五、由鍾祥至雙溝。我除於中央地區之隨棗路（即襄花路）方面，一面抵抗，一面逐次轉進於唐河流域，並另以各一部分別固守桐柏山、大別山外，大軍則早向敵之左右兩外翼移動，爭取外線主動地位。敵軍盲目前進，其右翼方面，五月一日佔明港，六日陷沁陽，八日陷唐河，中央方面，亦於八日突進至棗陽。左翼方面七日佔張家集，續向新野突進；迄十日止，敵包圍態勢已告成功，各路進犯之敵均於襄東塘白河畔會合；但包圍撲空，原計劃完全失敗，我外翼部隊反將敵之左右兩翼向中央地區壓迫，而將敵之大部兵力包圍於襄東平原地區；到了十日，我合圍之勢已成，遂克唐河、沁陽，將敵約四萬餘人之衆，包圍於棗陽附近；敵死傷慘重；迄十六日下午我克復棗陽，截至十六日止，我軍所獲戰果，合五月一日以來，共斃傷敵約四萬五千餘人，獲砲六十餘門，馬二千餘匹，戰車七十餘輛，汽車四百餘輛，其他俘虜甚多。十六日午刻，我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將軍，在襄河東岸張家集附近指揮作戰，不幸中彈，自戕殉國。（詳見後文）敵左側面之壓力減少，遂於十七日反攻棗陽，棗陽復陷敵手。（張將軍殉國後，襄河西岸河防空虛，敵軍突攻南漳，我孫震將軍所部四十一軍，以一二三師反攻襄陽，一二四師固守南漳，一舉攻克襄陽，並殲滅突入南漳之敵，乘勢追擊，克復宜城，挽回了軍事劣勢。）



張自忠將軍於豫鄂大會戰之役，渡河督師，追擊敵軍，五月十六日在棗陽南瓜店附近以少數部隊與大舉來犯之敵交綏，予敵巨創之後，卒因我寡敵眾，致遭包圍；張將軍仍奮不顧身，指揮部下繼續抵抗，致身受創傷，將軍恐被俘受辱，乃拔槍自決；隨從將弁睹狀，莫不涕泣感奮，多自戕以殉。

（按張將軍字蓋臣，山東人，久歷戎行，精於戰略。北伐軍興時，隸屬於第二集團軍，率部轉戰豫魯燕趙，所向無敵。民廿一年暴日侵入熱察，將軍奮起抗戰，後任中央軍第三十八師師長，察哈爾省主席。七七事變爆發，將軍遷任天津市長，當時誘毀叢集，謠譟繁興。及二十九軍奮起抗戰，將軍亦喬裝鄉人，逃出敵手，赴京晉謁蔣委員長，請纓殺敵，用以自明。委員長對張慰勉有加，張氏益形感奮，嗣即轉戰各地如台兒莊隨棗及此次豫鄂諸役，均親臨前線，身先士卒，敵聞將軍至，無不聞風披靡，此次竟不幸壯烈殉職。）

將軍殉國經過，詳見馮治安李文田將軍電，附記如次：

馮治安電：

一、顯堂兄並轉仙閣兄：張總司令由方家集率七十四師擊南竄之敵，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與敵軍激戰，日軍以步騎三四千人附炮二十餘門，向我反攻，異常劇烈。我軍傷亡殆盡，敵軍以大部向我包圍，接近總部，總司令抱有敵無我之決心，親率總部官佐及特務營，作最後之苦撐。自晨至未，血戰未休，卒因彈盡力孤，總司令竟以身殉。總部官佐及特務營長以下同作壯烈犧牲，生存無幾。總司令遺體，現正在尋覓中。弟得噩耗當即由普門冲馳往快活鋪總部，並飭各部隊續行原任務，固守河防。謹先電聞，弟馮治安叩禱（十七日）秘。

二、顯堂兄並轉仙閣兄：篠（十七日）電計達，此次蓋兄渡河殺敵，因長官部一再督催，復以蓋兄責

任心重，敢不顧一切毅然前進，時黃劉兩師長因病甫及到部，各部隊均在河東分途截敵。力量多未集中，董兄僅帶七十四師之兩團及特務營三連之家，深入追敵，弟曾竭力苦勸，未能阻止。臨行之日，曾給我一親筆手函，大意謂：「因戰區全面戰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如不能與各師取得聯絡，奔着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毋論作好作壞，一切求良心得此安慰，以後公私，請弟負責，由現在起，或暫別，或永別，不得而知」等語，足見董兄早抱必死之決心，此函竟成遺囑，曷勝慘痛。關於董兄身後公私一切，正與燦軒兄等詳爲籌計中。特聞，弟馮治安叩巧（十八日）秘。

李文田電：

一、顯堂兄並轉仙閣兄：前電計達，先總司令遺體，經黃師長維綱親自率隊分途搜尋，將敵擊散，業已覓得，運回總部，正裝殮中。據先總司令衛士谷瑞雪負傷回部稱，當敵人大部向我包圍，總司令即登山督戰，十六日午左肩受傷，我勸回部綁紮，堅不肯回，神色自若，仍大呼向前衝殺！未幾，胸部又受重傷，即拔槍自決，爲隨從副官朱增源所奪，隨即倒地，微聲曰：「你們快走，我自己有辦法。」又曰：「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殺敵報仇。」遂瞑目矣。謹電奉聞。弟馮治安、李文田叩皓（十九日）印。

二、特急。顯堂兄並轉仙閣兄：張總司令此次親率七十四師之兩團及總部特務營，冒險渡河截敵，因河東各部隊正分頭追敵，力量多未集中，嗣又奉命向棗陽方面追截，與湯集團會師，且追且截，迭獲勝利。追敵大部分路南退，又奉命向南追截，於十六日在南瓜店附近遇敵步騎三四千人，附山砲二十餘門，飛機六架，密集轟炸；我軍於行進中激戰，傷亡殆盡。總司令親率特務營及總部人員，繼續死拼，敵漸逼總

部，官兵生存無幾，僅總司令與弟及衛士數人，奔向山頭，向敵猛衝，在敵人四面包圍之下，弟奮力衝殺，竟與總司令失去聯絡；迨至山嶺，遂竟跌倒翻滾下山，經衛士攙扶，突過敵入火線，遍身跌傷甚重。復聞總司令身受重傷，竟慷慨殉職，不勝慘痛。現已聞道返部，忍痛含悲，與馮副總司令計議善後，仍督催各部，繼續殺敵。謹先奉聞。弟李文田叩號（二十日）秘。

張自忠將軍致蕭振瀛函：

仙閣大哥如晤：燦軒帶來之手示，謹悉。當面之敵，最近或有積極之企圖，我部業已預備妥當，來則痛擊之。弟仍本久決之心，在不死之前，未成則盡力整理，到戰爭開始，就以必死之決心，與暴敵周旋，以報國家民族及領袖之大恩大德。專此佈復，順頌近好。弟張自忠拜啓（五、一。）

關於國際及國內之新聞，請見告，並請諸多指示，俾有遵循，是所盼禱。（五月二十九日）

此次襄東戰役，敵以德軍在歐洲西線閃擊成功，亦高唱閃電戰；急調援軍，再向襄河西岸發動攻擊。（敵閱已作進攻越南準備，急欲打擊華中我軍，結束在華戰事。）五月卅一日晚間，敵北路軍由襄陽東南突過襄河西岸。六月一日晚陷襄陽，其主力陸續西渡，並分道南進，三日陷宜城南漳，六日陷荊門，十日陷遠安，向宜昌進襲；敵南路軍則於六月五日在沙洋南北強渡，分向沙市江陵十里舖一帶西進，企圖由南北兩路圍擊我襄西部隊於宜昌以東地區。襄西我軍於敵入突過襄河西岸後，即節節向西撤退，於十四日晚放棄宜昌；而豫南鄂北之我軍，則由北向南對敵北路軍之背後節節壓迫，在襄河東岸者，於六月三日攻克棗陽，積極向鐘祥前進。在襄河西岸者，於六月三日攻克襄陽，四日攻克南漳，八日進至宜城，截至六月中旬，我北兵團在襄河東西兩岸南進，業已到達鐘祥、荊門、當陽、宜昌之線以北，又完成包圍態勢。是時，我軍為適應當前軍事情勢，重劃戰區；長江兩岸劃為第六戰區，由陳誠將軍任司令長官，孫連仲將軍

副之。北與第五戰區，南與第九戰區相爲犄角。戰事重心在豫南、鄂北、鄂西、鄂中一線，而南陽、襄陽、襄陽、宜昌、沙市爲敵我不斷拉鋸戰鬥的場所。〔武昌，水要也；荊州，路要也；襄陽，險要也，三郡之於楚，如鼎足然。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荊州，全楚之中，北有襄陽之蔽，西有夷陵之防，東有武昌之援。武昌，東南得之而存，失之而亡者也。襄陽者，天下之腰膺，中原有之，可以東併東南；東南得之，亦可以圖西北也。〕後期抗戰，華中戰場，形勢上非常重要，襄樊宜沙爲必爭之地也。〕政治重心，也就移往鄂西恩施了。

宜昌陷後，敵雖佔據宜沙一線；我軍仍扼守襄河東西地區；我軍陣線自遠安西南經荊門、鐘祥之北方，及大洪山山麓至隨縣西北地區，橫跨襄河兩岸，右依武當，右連桐柏，並配合東南各方游擊部隊，對突入宜昌之敵，時時予以打擊。敵爲解除此種脅迫，又於二十九年十一月下旬，發動新的攻擊。敵攻擊之初，即作積極準備，修築公路與橋樑，趕築工事及飛機場，並運輸鐵船及橡皮艇於鐘祥附近，又由各方抽集兵力運達鐘祥附近，凡五個聯隊，連同原有敵軍，共計三個師團以上，並於襄花路隨縣線上，亦增加兵力，合原有兵力，不下一個師團。（敵部署五個兵團：一、荳島兵團，轄第十八混成旅團之全部及第四十師團之一部。二、村上兵團，轄第三十九師團之全部及其他特種部隊。三、平林兵團，轄第十七師團及第十五師團之各一部。四、北野兵團，轄第四師團之一部及楠瀨戰車部隊。以上四個兵團，係平行部署於荊山、當陽、鐘祥各附近及京山之北方地區。五、豐島兵團，轄第三師團之主力。部置於襄花路之隨縣方面）十一月二十日起，敵由飛機大砲掩護，以廣正面開始向我進犯。當時我馮治安集團一面機動打擊敵人，一面以主力向遠安、南漳、宜城各以南地區，就預定之配置，以待敵軍之竄入，並以有力部隊向武安堰以南地區轉移，以對敵之外翼。我王集團則按預定計劃，向大洪山及馬家集兩方面誘敵深入，並集結有力部隊，

於雙河以南地區，乘敵兵力分散之際，先擊破張家集附近之敵，並向長壽店挺進，威脅馬家集敵之背後；二十七日合圍勢成，我軍開始反攻。廿八、廿九兩日，連克仙居、栗溪、及鹽池廟、馬家集、長壽店各據點；犯三里岡之敵，亦於二十九日擊退。同時，我孫（震）集團在裏花路，亦克復淨明鋪、厲山兩要點，裏花路上敵屍枕藉。二十九日，各路敵軍均被我擊潰，乃紛紛後退；三十日晚間，我軍完全恢復原來態勢。此次戰鬪，自二十四日——卅日，先後不過七日，來攻之敵全部擊潰；傷亡萬二千人以上，遺屍千餘。敵軍原望於十一月一日承認汪逆偽組織之際，獲一較大勝利，結果適得其反，而宜沙之敵，仍在我軍控制之中。

宜沙一線，二十九年九月下旬，我軍為策應長沙會戰，曾發動對宜昌的攻擊。（宜沙線上敵係第十三師團之主力，並在當陽、荆沙、鐘祥、京山各線，分駐敵第三十九師團及獨立第十八旅團之主力，共有兵力四萬餘。）霍集團軍方面，以趙師附洞庭支隊，於二十八日進攻白螺磯，威脅岳臨之敵；十月十五日晨，攻克王家店，並衝入白螺磯市區，砲毀敵機數架。鄭軍向沙宜間之敵攻擊，破壞敵公路車輛電線甚多，十月三日攻克磚橋，六七兩日，攻克魯家店、毛家店。七八兩日，彭軍一部衝入鴉鵲嶺、安福寺，同時進攻棗兒嶺。江防軍方面，亦於九月三十日，開始攻擊；李軍十月一二兩日，先後進攻滑石坑、譚家台子，並組織奮勇隊攻曷洲壩，並將該區偽警完全解決，李軍於二日攻擊宜昌西北之敵，三日攻克小溪塔、茶店子，至六日，進攻至東山寺、土城附近各據點。八日晨一部突入宜昌城內，嗣以敵機多架猛烈投擲猛性毒氣，我軍傷亡甚重，遂退出宜昌。此外，則周集團軍，於九月二十九日間開始攻擊，宋軍十月二日進攻馬鞍山，並圍攻鳳凰觀，五六兩日，進攻吳家大包豐寶山土們垭等據點，施軍於九月三十日攻克仙人岩，並進攻東煙墩、雙蓮寺等處，十月三日進至鴉鵲嶺東北之王家店，並與當陽西進之敵激戰，劉軍於十五日進

攻當陽西之茶店子，以斷敵之後路。馮集團軍方面，則於九月廿一日開始攻擊，黃軍於九月廿九日進攻三陡坡、團山寺，十月一日，襲擊荆門南之撥刀石機場，焚毀倉庫後，續向沙洋前進。馮軍於八日以一部進攻胡家集、桐木嶺以阻敵西犯。此次參加反攻之部隊，多因敵據工事死守，致我攻擊部隊犧牲重大。我以長沙方面之作戰，已告一段落策應之目的已達，遂於十月十一日午後開始，復以第一線之部隊向敵猛攻，掩護宜昌東側之部隊向北轉移。十二日晚，我軍先後恢復攻擊前之態勢。

當敵於廿九年五月佔據宜昌時，即以一部兵力渡過宜昌西岸，佔領五龍口、萬道山、趙家嶺、點軍坡、翠福山、紫陽各據點，構成橋頭堡陣地，與我蕭軍對峙。廿九年十一月敵在鄂中戰綫失敗，三十年一月下旬至二月上旬敵在豫南會戰又失敗，遂於三十年三月抽兵向鄂西進攻。

三月六日宜昌之敵，第十三師團業向宜昌西南增至三個聯隊以上，附騎砲兵各一部，是日上午五時半起，即自其陣地向我蕭軍陣地施行砲擊，敵步兵即開始前進，同時並以飛機助戰。我蕭軍以後方增援部隊距離稍遠，乃向後撤退，並以主力分向敵之兩外翼轉進。敵係分三路進攻，三月九、十兩日先後攻至韓家壩、紅石坡、王鬍子冲、平善壩附近之線。此時我方援軍已到預定位置，而來攻之敵，數日來遭我節節打擊，銳氣大減，且陷於錐形深入之不利態勢。我乃開始反攻，以主力由南北夾擊，且以兩縱隊斷敵歸路，十一日上午，敵傷亡慘重，向後潰退，我乘勝追擊，克復大橋邊、太平橋等地，十二日續克黃泥塘，截至十三日止，殘敵完全被我擊退至原陣地，我遂恢復原態勢。此次戰鬪，前後共計六日，敵雖非大規模進攻，但我亦僅以一部兵力擊潰之。總計敵傷亡官兵約四五百人，足塞敵膽，並斷其西竄之念。

敵在鄂中鄂西兩次戰鬪失敗後，對於宜昌附近之境，始終無法改變。復以鄂中鄂北大洪桐柏兩山，數年來始終爲我控制。不特宜昌之敵，陷於尖銳之角頂中，即京鐘隨縣之敵亦時感威脅之苦，故三十年五

月上旬，又在鄂北發動局部攻勢。五月五日鄂北應山馬坪隨縣一帶敵第三師團主力，分股向子河白馬寺高城之線進犯，當與孫集團之一部激戰於白廟一帶，七日晨，敵一部竄達天河口附近，經我猛烈堵截，敵遂南竄劉家河，八日復以一部竄佔太山廟，大部南竄江家河企圖經樓子灣攻我孫軍側背，當經我阻擊於高城江家河鶯子山之線。此時西竄太山廟之敵，亦經我截擊於太山廟附近，敵銳氣大減，我乘勝聚殲，敵遂不支，九日晚分三股向西南潰竄，我跟蹤追擊。十日克復賁山唐縣鎮，十二日攻佔清潭，殘敵向環潭潰竄，十四日爲牽制我軍，藉圖策應環潭方面敵軍之作戰，復以一股約數千竄至興隆集槐樹崗隨陽店一帶。十五日晨合力向棗陽猛犯，並以敵機十餘架助戰，至十六日晨，棗陽遂被敵攻入，我軍立即反攻，加以圍殲，是日午夜，即將棗陽克復，敵突圍向沙河左岸潰竄，是役敵遺屍達二千七百餘具，我俘獲尤多，環潭亦經我軍力攻收復，敵仍潰回原線，爲策應鄂北敵軍之作戰，五月八日起，亦分向我仙居及遠安以南陣地進犯，九日攻至仙居遠安附近，經我黃何等部痛擊，向南潰竄，我即恢復原來態勢。

## 二十四 進犯上高敵枉送命 二戰長沙敵又徒勞

敵軍在華中戰場作戰，以武漢爲軍略據點，而以長江爲運輸總脈；沿長江南北兩岸，佔據若干據點，一面保護水面的交通，一面作向外擴展的根據。沿江西上，伸展到宜昌、沙市；沿粵漢線伸展到岳陽，沿南潯線伸展到南昌，沿錢塘江伸展到富陽；因此襄河兩岸，長沙外圍，贛西上高高安之間，浙東紹興諸暨金華衢州一線，成爲抗戰第二期軍事上必爭之地。從敵方來說，鄂北鄂西有戰事，則豫南策應之，湘贛之間，則長沙外圍一有戰事，贛西敵軍必先發動助攻。浙贛之間也是如此；敵軍有事於浙東，則贛東之敵助攻；若主力進攻贛東，浙東之敵，也作助攻態勢。我軍的防禦與反攻也是如此，西自襄樊宜沙，中自長衡，東抵金衢寧紹，相互呼應，協同動作。五、六、九，三幾個戰區，相互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三十年三月間，贛北敵軍蠢動，乃有第二次的上高會戰。其時，敵軍北路爲三十三師團之一部，集結於西山萬壽宮附近，南路爲第二十混成旅團之全部，先則錦河北岸，繼於南岸。我羅卓英總司令所部在第一線與敵保持接觸者，在北部僅兩個師，在中南兩路則僅一個師，主力王耀武軍則置於上高附近。

三月十五日拂曉，北路安義之敵，向奉新進攻；是日上午，我李軍兩師，憑藉潦河兩側高地，節節予敵打擊，敵傷亡兩千餘人，我傷亡亦重，卒將此路敵軍擊破，敵三十三師團自十九日起，沿潦河向安義回竄。十六七兩日，中路敵軍第三十四師團，沿湘贛公路西犯，南路敵軍第二十混成旅團沿錦河南岸西犯；此時北路敵軍尚未敗退；敵企圖先以三十三師團破我李軍，然後與卅四師團及二十混成旅團，合力向我三軍兩翼包圍；此時，我王軍尚在高安以西，棠浦以東，錦河南北一帶地區，乃留置一部遲滯當面敵人之東



進，以主力轉移洞溪，棠浦陣地；預期李軍於擊破北路之敵，則向南壓迫，包圍由中路突進之敵，並另調劉軍主力迎擊南路之敵。

三月二十、二十一日，中路敵軍向我王軍陣地攻擊；其南路第二十混成旅團，亦由灰埠石頭街各附近渡過錦河北岸，與中路敵軍會合，向我王軍陣地猛攻。但敵二十混成旅團，留置錦河南岸之小部隊，先後在新市街、盧家圩各附近，被我劉（多荃）軍王（鐵漢）師完全殲滅。此時北路敵軍，已被我軍擊退；於是李軍回兵南下，我韓軍亦奉令南下，對敵構成反包圍之態勢。二十二日，敵第二十混成旅團全部，沿錦河北岸向我王軍右翼攻擊，其三十四師團則由正面指向上高焚擊。此時該兩股敵軍，已在上高東北地區被我逐漸包圍，於是北路敵軍之一部二一五聯隊，由奉新附近西窠五橋河，企圖解救其被包圍之友軍。從三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我軍包圍敵軍終日與敵搏鬥，各處高地屢失屢得，敵機十數架終日助戰，戰況異常激烈。因我王軍之強韌抵抗，故我由北轉南之李韓兩軍及錦河南岸之劉軍，得以逐漸縮小包圍圈，竟使敵軍大部兵力陷於我嚴密包圍中，敵死傷枕藉，全線不支，乃於二十四日黃昏開始突圍，經我猛烈堵擊，其向西北突圍者均未得逞，僅有七八百人向東突圍，窠至會埠附近，仍被我劉軍王師堵擊殲滅大半。二十五日敵北路援軍二一五聯隊，向西急進；此時，上高東北地區被我包圍之敵，遂以一部由南茶羅向南攻擊，藉以掩護其主力，其主力即向北突圍，與其北路援軍夾擊我北面包圍部隊之李軍；於是該路突圍之敵軍，遂能與其援軍在棠浦附近會合，我軍當夜又將該敵完成第二次包圍，並繼續猛攻；二十六日夜間攻擊棠浦，二十七日晚間，殘敵一部由官橋村前街東窠，其北部增援部隊，在南茶羅官橋一線掩護退却。二十八日，我軍各部對官橋南茶羅殘敵繼續攻擊；敵於下午四時，分兩縱隊向楊公圩，村前街潰敗。是夜我軍清掃戰場，搜索前進。二十九日，殘敵一股約千餘人，窠至村前街，又一股亦約千餘人，潰至楊公墟，沿途均與

我軍分頭接觸，敵軍狼狽不堪。至是，贛北敵軍又復歸於三月上旬之舊相持線。此役，先後十四日；敵傷亡萬人，我雖傷亡略重，但對敵軍之嘗試攻襲上高之企圖，已予以最慘重之打擊。從贛北軍事形勢說，敵軍未攻佔高安、上高，則南昌據點在我軍三面包圍之中，其勢甚孤。且敵三十三、三十四兩師團均後備師團，戰鬥力較弱。（此時敵主力第六師團已移至湘北前線，一〇一、一〇六兩師團調往臺灣整訓，即將用往緬甸前線。）我羅軍沉着應戰，足以挫其銳鋒。惟南昌之敵，利用贛江及鄱陽湖之水面運輸，增援迅速，故能固守不退。此時日美之間，正在作外交談判，且敵聞急欲南進，因此上高戰後，華中各戰場無重大戰事發生。

三十年六月間，德蘇宣戰，七八月德軍向莫斯科迅速推進。敵聞意有所動，乃自我戰場抽動部隊，一面向東北增派大軍，一面又向越南集中兵力，裝扮南進北犯姿態。敵軍又以我軍反攻武漢為慮，乃以攻為守，發動第二次對長沙之進攻，以期確保武漢之安全。八月下旬，乃秘密移調信陽之第三師團主力，京山鐵祥之第四師團主力，及獨立第十四旅團三個大隊，宜昌第十三師團之第一一六聯隊，贛北之第三十三師團一部，及獨立第十四旅團三個大隊，獨立炮兵、工兵各一聯隊，會同原守備鄂南湘北之第四十一、（缺第二三五聯隊）第六兩師團，兵艦二十餘艘，汽艇百餘隻，飛機百餘架，總兵力約十二萬人，由第十一軍軍長阿南畿維指揮。

九月六日，敵第六師團即發動攻擊，初步目標，即在岳陽東南之大雲山。該山週圍數十里，崇山峻嶺，森林密佈，我挺進軍隨時出沒其間，一面截斷粵漢路敵之後方交通，一面威脅岳陽。兩年來，敵寇屢不安枕，雖不時「掃蕩」，然以我軍行動敏捷，迄無所成。故此發動大戰，即先以此山為攻擊目標，以確

保其後方安全與部隊之集中。第六師團全部出動，分兩路向大雲山包圍。我孫軍洞燭機先，預爲佈置，除一部與敵週旋外，主力轉出敵人左翼，預佔外翼，向敵側擊，由七日起，激戰至十六日，敵損失慘重後，始通過大雲山，到達新牆河北之楊林街；但一無所獲，而我主力復乘勢向敵攻擊，第六師團主力受創甚重。

大雲山之戰，我已佔絕對優勝，敵奮野心，猶不稍殺，乃驅其由鄂中、鄂西、晉南所調來之第三、第四、第十三等師團南下，以主力由港口、西六房、漳沅街、新牆渡河，我楊森集團軍各師遂與敵發生遭遇。自十七日至十八日，新牆河畔，血戰展開，我士卒以一當十，向敵肉搏，前仆後繼，往返衝殺，二日間斃敵竟達五千以上。直到十八日晚，我軍方依預定計劃，主力轉移至楊林街、關平橋、三江口方面待機側擊，將新牆河正面開放，歐震軍向東轉進，以待爾後之作戰，敵軍貿然深入，尙以爲我以潰敗，初不知我早已準備周詳也。

新牆之戰既起，楊森將軍奉命率兩軍，組機動兵團，集結平江以西，待敵進迫汨水北岸，即由東向西側擊敵之東側背。敵十八日晚到達汨水北岸，楊氏即親率兩軍，並會合歐軍向楊林街、關平橋等地猛攻。敵長驅直入，正得意忘形之際，初不料我軍出現於其左側背，倉皇應戰，措手不及，我楊滿漢師一舉即將關平橋佔領。敵雖急派一個聯隊反擊，亦爲我所擊潰。我得手後，即轉而南進，與敵後路接觸，始終不放，敵經此重創，其勢更殆。

敵即到汨水北岸，積極渡河，其時由洞庭湖竄擾營田及蘆林潭之敵，迄無進展，我江防砲兵，大顯神威，以準確之射擊，將其艦艇擊沈甚多，而我空軍大編隊，更不時飛湖面，將敵艦擊散，汨水敵軍既不能得其海軍之協同呼應，乃改變戰術，以小部騎兵，配合便衣隊，分若干小隊，由汨水長樂街、港口、黃集

等地渡河，東竄澧江，擾我軍後路；其主力則隨後前進，企圖由我右翼大迂迴，壓迫我軍於湘河畔，直下長沙。我亦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彼以小部擾我後路，我即以大部攻其後路，彼爭我外翼，我亦爭其外翼，雙方各集重兵，周旋於金井、蒲塘、澧江者數日，敵始終處於內線，爲我大軍包圍，而其後方補給及司令部乃爲我處處擊破，彈盡糧絕，敵大恐慌。其第三師團參謀長乃以軍用鴿傳書於第十一軍團參謀長，告以彈盡糧絕，後路已斷，速以飛機接濟。不料又爲我將其通信鴿擊落，洞悉其企圖，乃將汨水正面亦予開放誘敵深入於瀏陽河一帶，然後包圍而殲滅之。

徘徊於金井、澧江之敵，無法進展，見我將汨水開放，乃蜂擁南下，向長沙急進。二十六日，敵分途進至撈刀河岸，以一部由渡頭市向長沙東南迂迴，又以一部由春華山迂迴長沙之東，主力則從正面猛犯，企圖包圍長沙城。二十八日下午六時，並有一部竄入市中，尚有少數快速部隊，經渡頭市向株州流竄，我俟其主力通過後，留置湘陰附近之我軍，乃向汨水進出，一夜之間，完全控制汨水各渡口，將汨羅江完全遮斷，敵尙不知，並將其降落傘部隊運送到長沙東北郊紅山廟、東屯渡、楊家山等地降落，每次降落二三十人，以戰術幼稚均爲我隨時擊斃。其主力此時已到達我預定殲敵之地區，我乃於二十八日發動反攻，東西南北四面向敵圍剿，我李軍（第十軍李玉堂部）以一部確保長沙市區，一部向長沙東北郊湖蹟渡、楊家山等地攻擊，而我楊森將軍所率領之機動兵團，此時亦已渡過汨羅，南佔長樂街，進迫馬蜂嘴，將其運輸卡車一百三十餘輛悉予擊毀，而其後方新修之公路，又爲我完全破壞。敵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一日晚遂開始總退却，我又獲重大勝利，此役敵傷亡四萬餘人，俘獲步槍一千三百餘枝，機槍三十八挺，山野砲六門，步兵砲九門，戰馬八百餘匹，裝甲車八輛，俘虜百餘人。是爲第二次長沙會戰。

敵寇此次攻長，鑒於上次之失敗，乃集中兵力，使用於一地，不似上次之由贛北、鄂南各路進攻。由

新牆河至撈刀河，不過二百華里，由平江至洞庭湖濱，不過一百五十華里，在此區區地帶，敵集中兵力十二萬，民伏十五萬，一面穩紮穩打，一面進攻，一面修路，實可謂開戰史上未有之先例。而其戰術方面，亦較前不同，如敵在新牆渡河後，即將其部隊分爲若干小隊，四處竄擾，不顧後路，以爲拊我軍之背，我即發生動搖，殊不知我統帥部此次一反以前辦法，以小部隊行正面抵抗，始終以大部隊控制敵後任其前進，俟其輻重通過時，方由其後路側擊。如敵過新牆後，我機動兵團即置於黃岸市一帶，迫敵南渡汨羅後，即由東向西側擊敵之左翼，一舉而將登龍橋、關王橋、大荆街等要地克復，斃敵三千以上，將敵後路完全遮斷。此戰以後，強迫民伏所修之公路，已通至長樂街、福臨鋪、婁江一帶，我爲進一步斷其聯絡，我軍南下進迫長樂街，南渡汨羅，乘月夜將馬蜂嘴、白沙橋、江家橋等地佔領，各該地乃敵倉庫所在，糧秣彈藥集結頗多，被我悉予破壞，陷入長沙地區我大包圍圈之敵，無法獲得接濟，以致一敗塗地，此實爲我此次會戰勝利重大之成功。

會戰自始自終，我戰區指揮作戰，始終一貫，毫不紊亂，而決心之堅定，亦爲以往所不及。我軍此次會戰，蓋以「爭取外翼」四字處置之，故爾後敵主力突入撈刀河北岸時，即採取右翼大迂迴，但敵始終不知我軍之翼在何處，蓋我大軍在右側山地，重重配備，第一線被繞過，第二線即隨之而來，外翼之外，復有外翼，使敵耳目眩迷，無法捉摸，而我敵後大軍，又尾追席捲，其由水道正面窺襲相陰、營田之敵，且始終爲我阻絕。敵左右前後，均被我完全控制，其不退也幾希。而我高級官於此次會戰中堅定決心，亦頗值一述。當敵陷婁江、金井，長沙情況緊迫之際，我若干援軍尚不及趕至預定陣地，薛岳司令長官仍從容坐鎮長沙，籌帷擘劃，態度從容，談笑若昔。蓋其時長沙近郊僅有守軍不足一師，大部已集結瀏陽、醴陵，準備包圍敵也。

## 二十五 劫掠物資江南敵蠢動 破銅爛鐵無不運扶桑

從二十九年五月以後的一年半間，我們從種種文件判明，這是日本軍閥躊躇徬徨的時期；他們急於想解決「中國事件」，却戀於大陸，不肯自動撤兵；法國崩潰，英國危殆，這情勢所造成的「千載難逢」的爭取西南太平洋羣島的機會，千萬不容失過，而中國並無軟化的現象，拖著了他們的泥腳不肯輕放；美國的壓力一日加重一日，增加了他們的苦悶與煩躁。從這一角度來看當時敵軍在中國沿海的動態，我們可以明白其用意所在了。二十九年冬天敵軍勢力伸入越南，其對我國海岸封鎖線便向南延伸，泰國早已變成敵國的幫兇；唯一的缺口是緬甸，英國的當局爲了自己的苟全，也竟出賣中國，允許封鎖緬路三個月，（詳見下文）把中國的國際路線，幾乎全部切斷了。不僅此也，敵海軍在我浙、閩、粵沿海不時有騷擾攻擊；他們想一石彈兩鳥，攻佔我沿海地區，用作對英美作戰的根據地。所以，敵軍在我沿海地區的戰鬪是零星星星的，而其在軍事上的動機，則是一貫的。

浙東方面，敵軍佔舟山羣島以後，積極經營作爲海軍根據地。進一步便覬覦杭州灣南岸諸暨——紹興——餘姚——寧波——鎮海一線。三十年四月中旬，杭州之敵，二十二師團主力第十五師團及十一混成旅團之各一部，分三路向我諸暨防線進攻。其左翼係由杭州乘船，繞至杭州灣南岸之三江城登陸，經紹興與向諸暨前進；中路係由杭州渡江經蕭山向諸暨前進；右路係由富陽渡江向諸暨前進；三路敵軍，不下一個師團；其左路之敵，四月十六日，在三江登陸成功，十七日進陷紹興，十九日進抵楓橋鎮，（諸暨境）與我軍發生激戰。中路之敵，四月十七日，由蕭山（編者三叔父王公哲，時在浙江保衛第二團，守蕭山夏履橋，卽於是役陣亡。）南犯，二十日，會同楓橋敵軍陷我諸暨，並繼續南進；右路之敵，四月十七日由富陽

渡江犯大源，二十日，進至十二都附近，與我軍激戰經日；敵隨又分路南竄，亦於二十三日攻入諸暨；五月六日，我增援部隊到達前線，開始反攻，經旬餘反復進出，敵陣動搖；我乘勢猛攻，遂於五月二十一日克復諸暨。而紹興之敵，構築工事，與我相持；我軍亦相與對峙以待局勢之發展。其時，敵第五師團之一部，亦於四月十九日晨，由角江奇襲鎮海；是日陷鎮海，二十日續陷寧波；同日，我軍反攻，一度克復；二十二日敵侵入慈谿，二十三日，敵一部竄至奉化溪口，當被我擊退；同日，餘姚又告失陷，二十六日敵又分陷我奉化溪口等地，被我阻擊於奉化西郊及康嶺一帶。五月十五日，溪口敵竄至上下踰駐，十七日，被我擊退，二十四日百官敵一小部竄入上虞，二十五日，又被我擊退，當即克復上虞。其後浙東寧波奉化餘姚慈谿一線之敵，亦與我形成對峙態勢。（是敵第五師團之一部，三月十九日，在陽園城登陸，當陷我瑞安，與我守軍激戰，續陷溫州平陽；二十一日，敵一部進至梅山，二十三日，被我擊退，五月二日，我攻克溫州，三日收復瑞安平陽，殘敵下蘆北去。此外，則敵海軍陸戰隊，於四月十九日晨，在海門登陸，我守備部隊將指揮官志英戰死，敵遂進陷黃岩，二十日復進佔臺州，經我反攻，二十五日，攻克臺州，五月二日收復黃岩，三日回海門。三十年春夏間，敵軍沿海游竄，往來無定，大抵如此。）

在江南方面，實行主動作戰以來，處處予敵打擊，敵乃發動所謂「十月攻勢」，企圖掃蕩我軍根據地。二十九年十月四日分四路進攻，其一路為皖南之敵第十五師團主力，首由灣沚出動，南犯南陵，並渡青弋江巡襲涇縣，同敵第一一六師團之一部，亦由銅陵向何家灣進擾，我軍機敏應戰，向南陵縣一帶之敵猛攻，將敵約一聯隊之家包圍於涇縣東北地區，予以殲滅之打擊，殘敵回竄。一路為蘇南之敵第十七師團全部，及第十一混成旅團之一部，於十月四日分由夏溪吳興武康一帶，侵擾廣德溧陽，亦經我分別擊破。一路為餘杭之敵第二十二師團之一部，於十月四日沿臨安新登渡富春江進犯諸暨。一路為蕭山之敵，係第二

十二師團之另一部南犯諸暨，此兩路於十月十七日，攻陷諸暨，經我反攻，當即克服諸暨，敵受創甚重，紛紛潰退，綜計此次戰鬪斃敵逾萬，在戰績方面頗足稱道。

二十九年十月中旬，我軍以遮斷敵長江航運游擊敵艦之目的，於十一日晚，分路向馬當附近據點，施行果敢襲擊，午夜進迫馬當陣地，與敵肉搏激戰，至十二日晨，敵磯田守備隊之一部被殲殆盡，我遂佔領馬當，焚燬敵司令部戰藥庫多所，我砲兵亦進入陣地，開始向長江敵運輸艦射擊，後敵大部增援，我遂撤退，此次攻克馬當雖未能始終固守，但已予敵相當之打擊矣。

三十年三月，長興宜興上興埠一帶之敵，企圖蠢動，向長興增兵四千餘，連原在該處之敵，共約萬餘之衆，三月二十日起，分兩路向我進犯，長興方面爲敵二二師團之八四聯隊，附騎兵百餘，野砲四門，由長興西南之虹溪橋犯我林成橋，二十一日後，由林成橋西犯泗安，於泗安以東之山岳地帶，與我劉師激戰，二十二日敵增援猛撲，遂陷泗安，旋經我軍夾擊，二十三日陶師即將泗安克復，殘敵二千餘，北竄花灘市，又遭我方師堵截，殲其一部，餘敵潰竄合溪，同時我一部復襲擊敵後，二十九日將林成橋克復，敵向長興敗退，我乘勝進迫長興近郊。上興埠方面，爲敵第十五師團之一部，三月二十日，由上興埠東犯。與我趙師在溧西青龍山附近激戰，二十二日陷溧陽，並犯南戴埠，我軍乃轉向敵後襲擊，攻佔南渡鎮等據點多處，二十四日，我軍以勁旅進襲張塔鎮及山丫橋同官里，敵以後路被截斷，乃急向張塔鎮溧陽逃竄，二十五日上午八時，我軍克服溧陽及張塔鎮，並乘勝追擊，斬獲頗多。

三十年七月中旬，敵以大小兵艦三十餘艘，駛達鎮海洋面向鎮海砲臺砲擊，十七日拂曉，一部敵軍於鎮海以東地區登陸，分兩路向鎮海進犯，我軍一度抵抗後，即向後轉移，是日晚敵進佔鎮海，並企圖窺我寧波，我於十八日反攻，先將鎮海砲臺及老鼠山等據點克復，廿二日又將鎮海克復，殘敵登艦他馳。



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敵轟炸機三十六架，以驅逐機三〇架掩護襲渝。我第四大隊隊長鄭少愚爲總領隊，率同第三大隊 B-15 B-16 機共計三十四架，分爲四個編隊，起飛迎敵，在壁山附近與敵遭遇，發生空戰，此役敵擁有零式機及九七式機兩種，兩者性能，均較我機爲優，我總領隊鄭少愚，空戰中受傷，但仍奮勇與敵惡戰，前撲後繼，負傷頗重，結果，我機被毀十三架，傷損十一架，陣亡十員，傷八員。

福建方面，三十年四月十九日，敵第四十八師團主力，及第十八師團之一部，又海軍陸戰隊，依海空軍協力，於是日拂曉之前，分由松下漳港長門大小澳百勝東岱等處登陸，我海岸守備部隊當即抵抗，後以不堪敵海陸空軍壓迫，遂向後轉移。午後四時，閩江口之敵，遂陷閩江岸北之連江。午後六時，又陷我閩江南岸之長樂，二十日敵陷福清，二十一日，長門連江之敵會犯福州，我轉於福州南北地區，協同敵後之地方團隊反攻。二十五日，我一度攻克福清，爾後敵我相持，各無進展。五月十六日，我反攻連江福州之地方團隊反攻。二十五日，我一度攻克福清，爾後敵據城固守。到了七八月間，敵乃呈動搖之勢；我乘機反攻，於一度克復連江，並攻至福州外圍；其後敵據城固守。到了七八月間，敵乃呈動搖之勢；我乘機反攻，於八月二十五日，以一部襲佔關源裏西境，二十六日乘勝向福州外圍之據點，桐嶺陣地攻擊，至九月二日突入敵陣，三日，敵不支，向福州方面潰退，我乃乘機克復福州。四日上午再克馬尾。連江之敵，經我宋師一部，於八月二十五日反攻，激戰於金字山臺市之線，至二十八日，敵增援反撲，戰鬪至爲劇烈。敵狼狽潰竄，九月一日，我軍迫近城郊，至三日遂克連江城，殘敵由飛機掩護向瑄頭潰退。福清之敵，經我地方團隊於八月二十五日反攻，戰於王屏山覆船山之線，翌日我以一部衝入福清城內；二十七日敵由海口增援反撲，與我激戰於十排山以北地區；二十八日我軍增援猛攻，斃敵甚衆。至九月二日，敵終不支，乃向海口潰退，我又克復福清，繼即啣尾追擊，收復海口。又長樂城及沿海地區，於三日亦爲我所收復，殘敵落竄逃命，福州及其附近地區，均爲我軍所收復了。

這一時期，敵軍正作太平洋戰爭的軍事準備，南軍

退却後，繼以福州退却，蓋有集中兵力之慮。

至於我軍的攻擊行動，側重在皖南、蘇南地區；這一年半之中，也有過幾次重要的戰鬪。二十九年十月間，敵軍會發動所謂「十月攻勢」；敵分四路來攻，其一路爲皖南之敵第十五師團主力，首由壽州出動，南犯南陵，並渡青弋江襲涇縣。同時，敵一六師團之一部亦由銅陵向何家灣進擾，我軍機敏應戰，向南陵縣一帶之敵猛攻，包圍敵於涇縣東北地區，予以殲滅，敵殘部迅即回竄，一路爲蘇南之第十七師團全部及第十一混成旅之一部，十月四日，分由夏溪黃與武康一帶擾廣德溧陽亦經我各別擊破。一路爲餘杭之敵第二十二師團之一部，十月四日，沿臨安新登渡富春江犯諸暨。一路爲蕭山之敵，係第二十二師團之另一部南犯諸暨，此兩路於十月十七日，攻陷諸暨；曾經我反攻，即克復諸暨，敵又回竄富陽對江及蕭山一線。十月攻勢，遂告一段落。

到了三十年春間，敵我又展開一次更擴大的戰鬪。其時，敵因我江南地區，突出於京滬鐵路右側，威脅京滬之交通至大，且使盤據蘇常丹溧之敵有腹食不安之苦，自三月上旬敵竄擾豫南後，其原在京滬杭之第十五師團第十七師團及參加豫南作戰之一部編成三路軍，分別集結於長興宜興暨溧水東南各附近地區，由敵酋第十三軍軍團長澤田茂統一指揮，取分進合擊之態勢，企圖會師廣德，將我江南地區之野戰軍包圍於溧陽以南地區而殲滅之，打擊我軍反攻力量，遂其破壞我軍事設施，擾亂我軍後方劫掠我物資之陰謀。敵以外線作戰態勢，企圖分進合擊，分別集結主力於江浙皖邊區太湖瀟湖長蕩湖石臼湖間地區。敵第二十二師團，抽調山砲兵五十二聯隊一部，約五個中隊，以八十四聯隊之兩個大隊，編成古賀支隊，八十五聯隊之一個大隊及師團直屬部隊，編爲預備隊，集結於長興附近爲南路軍。敵第十七師團以第五十三五十四兩聯隊之各一部，合編成五大隊集結於宜興附近，並配屬張渚支隊爲中路軍。（敵獨立第十一旅團以兩個

大隊編成張渚支隊，配屬第十七師團指揮，集結於宜興北之官村鎮附近爲中路軍之右側支隊。敵第十五師團以第五十一聯隊三個大隊編爲溧陽支隊，集結於溧水東南天王寺白馬山一帶地區爲北路軍。我江南地區野戰軍，除以有力之一部，不時深入京滬路西段沿線地區，暨京句溧間地區敵佔領之後方游擊破路外，另一部扼守長興以西沿太湖西岸經宜興西南溧陽以北沿石白湖東岸，迄高淳以東之線陣地，主力則分段控置於側後方。其時，我第三戰區顧司令長官，洞悉敵有深入流竄企圖，當即妥爲佈置，相機各個擊破進犯之敵。三月二十日，敵分兩路向我進犯；長興方面，敵由虹溪橋西犯泗安，於泗安以東之山岳地帶，與我劉師激戰。二十二敵增援猛撲，遂陷泗安，旋經夾擊，二十三日我陶師即將泗安克復。殘敵二千餘，北竄瓊花灘市，又遭我所堵截，殲其一部，餘敵潰竄合溪，同時我一部復繞襲敵後，二十九日將林成橋克復。敵向長興敗退，我乘勝進迫長興近郊。上興埠方面，爲敵第十五師團之一部，三月二十日，由上興埠東犯，與我趙師在匣內青龍山附近激戰，二十二日敵陷溧陽，並犯南戴埠，我軍乃轉向敵後襲擊，攻佔南戴鎮等據點多處。二十四日，我復以勁旅進擊張渚，敵竄山丫橋同官里。其時，敵以後路被截斷，乃回向張渚溧陽逃竄，二十五日上午八時，我軍遂克復溧陽及張渚，並乘勝進至相峙原線上。敵軍之春季攻勢，亦遂告終。

敵軍所謂「掃蕩攻擊」即「游擊攻擊」，乃其第二期對我作戰的方法，吾人稱之爲「啄木鳥戰法」。敵軍每於戰場要點採急進急退方式，其目的在消耗我軍之戰鬥力，逐次殲滅我野戰軍，而不在佔領地域。二十九年冬間，敵方曾於南京召開參謀長會議，由閑院宮親王主持，出席者華中係島田參謀長，華北係香月參謀長，華南係田中參謀長，會中決定：「一、華軍自採取攻勢後，其質與量均有驚人改進，各區部隊不得再存漠視一切之心，對華軍輕忽估計。二、佔領區域佈滿華軍游擊隊，後方治安無法維持，交通運輸

尤爲困難。爲報復計，以後應從側面向華軍後方，儘量採用急進步驟，截斷其聯絡；但應審慎而行，以免孤軍深入，遭受包圍。三、爲消極防止後方被截斷，士兵應各多帶乾糧，以後不再存畏敵心理。」又據敵十五師團第五十一聯隊相樂中隊長日記所載，其作戰以一中隊爲一單位，輕裝，脫上衣除天幕及背包，帶二日糧秣，以一星期爲作戰週期，急進急退。所謂掃蕩攻擊的行動，大抵如此。（該中隊，係於二十九年十月間在皖南參加作戰。）針對著這一戰法，蔣委員長曾對各戰區司令官有所指示：「敵軍最近之戰法，以速進速退爲要諦；敵向我局部進攻時，最大限度持久至一週間，必自行撤退。我軍一方拘束其正面，從兩方面加以攻擊；同時，在敵退却方向與道路上設置多數游擊隊，以營或團爲基幹，待敵退却而攻擊之，則以多數斃敵少數，也就是應敵速進速退之對策；但對敵前進路線應預先知悉；蓋敵之進路必爲其退路。」——我們明瞭這種戰法，便可以了解敵在江南地區及浙、閩、粵沿海地區若干戰鬪的動向了（當然，這些戰鬪，也包含著經濟游擊戰的作用。白崇禧將軍謂：「敵在沿海沿江，更實行其經濟游擊戰，如先後在福建、廈門、浙江、紹興、餘姚、廣東的蘆包等處，敵人以兵艦輸送兵力登陸後，專門從事於劫掠物資，甚至破銅爛鐵也劫運而去；一面又毀壞我們的建設，這都是敵入重視經濟戰的明證。」）。

## 二十六 桂南敵退伴攻粵北 進兵越南威脅泰緬

華南戰場的地位，隨著太平洋情勢的轉變，一天一天重要起來。敵軍把臺灣、海南島積極經營，成爲南進的海、陸、空軍根據地；而坂垣停戰線的南端——南寧，乃成爲對越南進攻的觸點。

敵軍以二十九年十月間退出桂南南寧龍州各線，那年五月間，却先對粵北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攻擊。此次攻擊，敵以三十八師團主力爲主攻，合一〇四師團之一部及十八師團之一大隊，共約二萬餘人，配以戰車數十輛，飛機三十餘架，分三路來攻。五月十三日，敵以其主力第三十八師團附戰車數十輛，由神岡進來從化街口，十四日復至雞籠岡，經我張軍分路反襲，於十六日收復雞籠岡及從化縣街口，同日花縣城得據復夫者凡二次。旋敵增援來犯，我軍乃轉移至福源水花街亭一帶，十七日從化方面之敵再增援反攻，縣城遂失。十八日敵分竄芷寨白石山三夫田，十九日敵又向李寨頂石榴花頂等處猛攻，二十日突破李寨頂我陣地，進陷良口。二十二日藉飛機助戰，並施放毒氣，攻佔我石榴花頂及良口以北高地，二十四日，我軍各以一部份向來襲良口東兩側之敵反攻，並會一度攻入良口，二十七日深圳芙蓉頂等處之敵，乃狼狽向軍涉逃竄，二十八九兩日，敵再增援反攻戰鬪至爲激烈，敵我傷亡均重。三十日敵攻佔狗耳腦頂一帶，三十一日又竄至白石腦芙蓉廠，同日增城贛捕方面之敵第十八師團之一部，向我派潭進犯，但經我軍猛烈抵抗，拒止於河大塘靈山一帶，不能進展。值此時期，深入良口之敵，爲我軍節節抵抗，消耗疲困已甚，復因花縣城兩方面之敵，被我阻擊不能協同，致陷孤立，被我包圍。我軍爲徹底圍殲敵入計，乃以張黃兩軍分向來涉良口垣雞籠岡東西兩側施行攻擊，以黃軍一軍逐次抵抗當面之敵，誘之深入，經我於水頭予以痛擊，於六月一日起開始動搖，東洞芙蓉之敵，向南撤退，同日克復花縣。二三兩日從化方面之敵，被我圍

攻，傷亡慘重，亦向南潰，我乃克復良口，同日收復派潭，敵向增城福和潰退。四日花縣方面之敵約二千，企圖牽制我軍，復向我進犯，五日被我擊退。同日從化方面我軍追至從化街口官村一帶，敵被我迫逼腰擊，無法逃逸，乃復由廣州增調第一零四師團之一部北犯，以掩護殘敵退却。七日與我軍相持於官村黑山間，我軍於十一日克復和陸，黑山附近之敵，因受我軍側擊，於十二日向神岡以南潰竄，遂得恢復戰前態勢。（是時，粵北劃爲第四戰區，由余漢謀將軍任司令官；所部有二軍，六三軍及六十六各軍。）

到了二十九年冬間，敵軍從南寧總撤退；不管當時對這次撤退作如何解釋，總是中日戰爭的重大轉捩點，也見華南戰場上最重大的變化。我們於敵人退出南寧之後，巡視敵人所留下的郊區扇形陣地，不能不承認敵軍會對南寧作久守的打算。於那陣地的構築情況，某記者者當年隨軍進入南寧，曾作如次的報導：

「敵人以四塘一線爲前進陣地，而以二塘一線爲主陣地，前進陣地取據點式的防守，主陣地則西起高峯隘一帶，迤邐經二塘延至邕江，對南寧作扇形展開，長三十餘公里。四塘相近那山阜上，即是一處重要據點。築有重炮陣地，輕重機關槍陣地，而以三重鐵絲網圍繞之，每一據點，以一中隊或二中隊來據守，每一據點，有彈藥室糧秣室，自成爲單位。在危急時集中在據點的防禦工事中可作相當長時期的固守。二塘線上，記者所巡視的那一段，有據點式的陣地，亦有線形的野戰陣地，（其他各段，據軍事家所見，也大體相同。）以輕重機槍陣地爲主，而以炮兵陣地副之，前後佈成四重火網，而以密如蛛網的交通網連綴其間；彈藥輸送線，三十公里間一氣呵成，大約三五萬人匍匐其間，可以不見形影；記者目見整個山阜，全部挖空有如蟻穴，也不禁爲之愕然。依軍事家推測，這條主陣地，建築得這樣完整，敵人是準備著我軍三五十萬大兵總攻擊，在此線上來一度猛烈陣地戰的。」

假使敵人在二塘主陣地上受了打擊，他們就立刻退出南寧了嗎？我們把整個南寧來看，才知道敵人並

不如此打算的，這個看來似十分破碎的南寧城，其實正是敵人所準備的街市戰陣地。敵人自從二十八年冬入城以後，便當作一個軍事大據點來經營，不許我國民衆留住城中。每一所房子的牆壁挖了許多孔穴，使家與家可以相通，整條街巷或者說整個城，就成爲一氣呵成的防禦陣地。依軍事家估計，敵人也準備着用整個師團的兵力來配佈在全城的。這可說是第三道防線，也爲着應付我軍的總反攻而佈成的。

南寧近郊的大飛機場，係將我飛機場擴充改良而成，周圍四公里，可以停留百架以上的飛機，（事實上常停有五十架以上。）其規模也和這個大規模的陣地相配合。敵人把南寧當作進攻西南的重要據點，先後費了十一個月的經營，規模如此重大，其企圖恐不在小；如此推測，敵人忽然退出了南寧，怕是有別的大企圖在誘惑他呢。

據確實調查，十一個月來的敵軍，雖時有增減，大約在一師團上下，最多時曾增至兩個半師團；二十九年五月間爲最多，南寧城中曾住三萬人上下，全城差不多住滿了。城中目下還留下十萬個酒瓶，這也可以用作對此士兵數額的旁證。敵軍原以第五師團爲主，後來又增來近衛師團及第二十八師團，這幾個師團，騎兵甚多；南寧城郊，曾留養馬萬匹以上，不獨馬糞遍野，連馬夫的橫暴，也使城中殘餘的難民談馬色變呢！

法國戰敗，敵乃乘機壓迫越南，其主力第五師團已由桂南入越南，僅由近衛師團及二十八師團之各一部固守南寧一線，我乃乘機反攻，完成全面勝利。原來十月中旬，敵陣已漸露動搖態勢；板峇附近，敵原設有醫務所、修械處、彈藥庫、糧食庫多處，那幾天，忽全部遷移至公路近旁；民間有種種傳說，豈欲間，敵軍用票價格狂跌，每元僅可換法幣四角；欽城東家村一帶，曾發生一度拒用風潮。那時最有力的傳說，乃從欽方傳來，某通譯官曾對欽城僑維持會負責人談及敵軍將於二十日左右後撤決議，僞方人心一時大

爲惶懼。敵準備撤退的運輸艦，蓋於十月十三日集中龍門港外。十五日，南寧緊急戒嚴，運輸車終日不斷，禁止民衆窺視。其第一部撤退，先從小董開始；傷病兵及糧食，重兵器，紛紛移往欽城。十九日，敵釋放前所征用長伏，其傷兵廢鐵，亦分裝汽車百餘輛，由邕送欽。其後邕武路兩旁工事及鐵絲網，先後拆毀，那霄附近建築物及鐵軌亦分別拆去，已臨到總撤退的最後階段了。二十三日，邕賓路各橋樑均鑿裝藥室，也在準備破壞工作；邕武路敵軍也逐次縮短防線，僅留高峯均一據點爲掩護；董欽間敵軍主力也於那天全部移去。並解散僞維持會的自衛團，繳取一切槍枝及其他軍器。敵軍的掩護攻擊，蓋於二十四日開始，那五天間，四塘方面，敵我曾有幾次猛烈的炮戰及步兵肉搏戰，直到二十九日拂曉，敵方從心墟大塘村高峯均撤退，南寧已成爲空城了。我方亦於十月半，判斷敵方有撤退態勢，即準備進擊工作；除正面向邕賓路猛攻外，並以主力由邕武路挺進；敵以我軍進擊迅速，壓迫猛烈，其掩護部隊從邕賓路後撤時，倉皇狼狽，不僅不及破壞工事，連通行工具都不及收拾，有幾處橋樑也不及炸燬呢。二十九日上午九時，殘敵逃至邕江南岸，隨有敵機一架低飛至邕江上空將浮橋炸毀。其時，我軍已到達南寧北門，某連之一部，誤觸敵方所埋地雷，略有死傷；乃分遣某部由東門入城，青天白日之旗，便飄揚於南寧城頭了，敵軍離邕後，如蚯蚓一般，分自大塘、小董一帶，沿邕欽線逐次收縮。輕便鐵道，也隨撤隨拆。撤退的部隊，由欽出口的共一個師團；直到四日下午，才全部退至欽城附近。我軍一日晚間進至小董，五日亦進至欽城近郊，相持於平樂橋附近。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我軍又兩路攻入欽州。欽州這一出口，敵方要運出五萬上下的官兵，及配屬的輕重兵器及其他輜重，此外還得運輸董欽間的輕便鐵道的鐵軌和火車頭。敵方十月十五日開始撤退，直到十月二十九日撤離南寧城，集結在邕欽線上的敵軍，還有二萬五千人左右。因此十一月五日起，這十日間，敵軍即以黃屋屯爲中心，分守平樂橋、松柏山、石灰洞各據點，作掩護的攻擊；其組合，



蓋取步炮工混合兵種，約一聯隊實力，共五千人左右。敵軍之輸出，以龍門港及辣椒槌兩口爲重要出口，遂泊有大小運輸艦約在十二艘左右。先後乃經二十日，始撤退完畢。

我軍之追擊，自攻克大塘小董後，即進迫欽城；在平樂橋附近，與敵軍迭起猛烈遭遇戰；我軍另一支，又以防城爲中心，對城作側面攻擊。十月十一日，敵方通事官，會對僞組織中人揚言華軍追擊如此緊迫，我軍（敵自稱）不惜一戰。因此十一日以後，欽城近郊，敵軍幾度反撲，其勢甚猛。即以平樂橋一據點而論，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經十數次之多。敵軍原定十五日爲最後撤退期，我軍攻勢猛烈，乃不得不早期放棄欽縣，十四日下午便全部登艦遠離。我先頭部隊到達龍門港口時，猶見海上輕烟，籠蓋著最後離岸的敵艦的淡影；所謂「坂垣」停戰線至此乃由敵人來自己抹消掉了！

南寧、欽縣克復以外，龍州的克復，也是桂南戰役中重要的戰鬪。從二十八年底到二十九年冬間，龍州先後兩次被佔，第一次失陷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底，被掠三日，即行克復。第二次在二十九年七月一日，直到十月二十七日止，盤踞了四個月。

當時敵人侵佔龍州，其第五師團主力在寧明、明江，憑祥地區；一部兵力，在龍州，平而關，鎮南關，隘店。又寧明以東，沿邕龍路各據點，敵人均配置有守備部隊。到九月中旬敵人曾用二千至四千兵力，三次「掃蕩」我上思十萬大山的部隊和游擊縱隊，但是都沒有什麼效果。那個時候，敵在越南派有監視團，企圖封鎖我國境，嚴行禁運物資，並威脅越南當局假道進攻雲南。日越談判時弛時張，到九月二日，談判決裂；八日有敵兵一大隊衝入同登，後又退出，再舉行談判；九月二十二日，談判又決裂；以後敵人即開始進攻同登，越軍抵抗，敵增兵約一萬人，大小砲六十門，戰車五十餘輛。二十三日進攻諒山用五千餘人由平而關入越南，另用兵力三千餘人由隘店入越南，二十五日，遂侵佔了諒山。我七戰區張發奎司令

長官於九月二十三日所下的作戰命令是：「某集團應以有力一部協同我桂西部隊，向萬平（越南境內的一省名）以南地區進出，襲擊由鎮南關西進之敵。主力應乘虛略取龍州，分段切斷襲擊邕龍路敵之後方交通，並殲敵後，進入越南；另以有力一部協同我邕欽路方面部隊，誘敵於據點以外而殲滅之，以攻佔吳村墟，並協力邕江北岸部隊略取南寧。」十月十三日上午三時，各部隊依據其任務開始行動，直到十四日上午十時各部隊安全撤回原陣地止，計戰鬥共經三十一小時。

經過這次戰鬥，龍州城的敵人由寧明、明江增來諸兵種混合之敵，計共有三千餘人，馬二百餘匹，炮六門；同時上金方面也從寧明明江增敵六百，共九百餘人。但十月二十二日午後敵全線呈不支狀態，那山、板利、新開之敵，全數乘車東退，二十日北江之敵，也悉數東退，二十五日思樂、板雷、西長、模範之敵，向東敗退；寧明、明江之敵，有向越南敗退模樣，上金之敵，二十六日向龍州敗退。到了二十七日的晚間，龍州方面的敵人完全動搖，經我猛擊，十一時我們的部隊便進城了。

在敵人南進以前，還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值得追記一下。三十年五月五日，敵海軍大將大角穿著鮮明禮服，帶領幕僚乘飛機，由廣州飛往海南島，就任南洋聯合艦隊司令，老天不幫忙，飛機在零汀江上碰到了旋風，氣壓很低，引擎發生了障礙，飛回到中山縣境，被迫下降；恰巧袁帶司令所指揮的游擊隊，見「機」圍攻，在密集機槍火下，這位南進主角及其部屬九人都「無言凱旋」了！機外死了兩人，那是準備修理機件的機師，駕駛員尚未離座，大角等要員都在倉皇逃命中倒地；大角頭部中彈，腦角破裂，血流滿體服……。

這件小事，（應該說是大事）其意義並不在替崑崙關上多一點綴品（大角大將由我埋葬於桂南崑崙關）而在暴露敵方南進的決心和計畫，（作戰準備及軍事地圖。據一極可靠方面所得消息，敵方文件中有

如次幾項重要決定：

甲、以進攻新加坡及荷印爲主要作戰目標，日方決定調集海軍主力兩艦隊在越南及峽境海岸待機。

乙、以進攻緬甸爲陸上作戰目標；日方決定調集機械化一師團及現役師十師團，潛在南境集中，壓迫泰國共同作戰。

丙、對美暫取守勢，潛艇主力分佈海南島及臺灣線上，對菲律賓警戒。

丁、佔領香港及上海公共租界，並有「確保沿海領線」字樣。（文件中，聞對發動日期未有決定，大角大將分明負有決定時機的使命。）

X

X

X

（附）桂南戰後，越南形勢倍增重要。「越南就地勢上可分爲三部：北部爲紅河流域平原，南部爲湄公河口三角洲地帶，中部爲山嶽地帶。法蘭西以帝國主義方式統治越南則分爲五大區域，計一直轄領土即交趾支那，四保護地即安南、柬埔寨、老撾、及東京，而東京之河內海防，則又劃爲直轄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越南實際上已爲日本勢力所包圍，日本之奪取越南，不過時間問題耳。越南西鄰之泰國，幾若日本之附庸，惟日人之馬首是瞻。泰國自其首都曼谷有鐵道及多數公路直通越南西境，日本乘人之危，向越南提出領土要求，集中大兵於阿哥拉以東地區，虎視湄公河，西貢當感受莫大之威脅。越南之東北境與我桂南接壤，日寇侵佔南甯以後，不思北趨桂柳，而西略龍津，若謂斷我交通線，毋甯視爲進窺越南之前奏。龍州以建甌之勢俯臨越南，自諒山而下一路平坦，以至河內，無險可守。中法之戰，馮子才大捷鎮南關，進克諒山，全越震動，攻滇之法軍，以後路受威脅，不戰而退。蓋龍州控制越南，誠如顧祖禹所云：「龍州控馭交趾，藩屏中原，固中國之藩籬，亦東京之門戶也。」其次關於越南海防形勝，越南海岸線

延長二千五百公里，南北兩端有西貢海防爲其重鎮，其中一部爲新建東蘭軍港（Tourane）乃對東北而來敵人之海軍根據地。越南海線由北而南成半月形，原來設防不易，惟適有廣州灣西沙羣島，（Paracel）斯巴特萊羣島（Spratler）屏障東方，勢若羣星之拱衛。廣州灣西南之海南島，因中法條約規定不得割讓與第三國，已無異劃入越南之勢力範圍。西沙羣島位於北緯十五度四十六分至十七度五分，東經一百一十度十四分，至一百二十度四十五分之間，共有大小島嶼二十座，斯巴特萊羣島位置在北緯十度，及東經一百十度至一百十五度之間，共有大小島嶼九座。法蘭西之佔領此兩羣島，於軍事上有巨大之價值，蓋可利用爲潛艇及空軍之根據地，不但屏障越南，且握有南中國海的制海權。」

## 二十七 豫皖之戰敵偽喪師 晉北魯南阻敵進犯

從二十九年秋天到三十年底，這一年半之中，華北敵軍開始無數次「掃蕩」，其對象當然不僅對於晉東的守軍，對晉北豫北豫南的守軍也同樣的掃蕩。三十年這一年中，敵著名戰略家岡村寧次繼多田駿任華北派遣軍司令官，他準備著掃蕩的新計劃。在作戰地區的四圍首先建築起長長的封鎖線，並在四圍積極修築公路，建立據點，挖封鎖溝在戰場上，採取所謂「巖壁合圍」，「梳篦式清剿」，「馬蹄形堡壘線」，「點綫式包圍陣」方式，並使用傘兵毒氣。

敵軍進攻的局勢，以豫南晉南二次會戰為最吃重。三十年一月下旬，豫南我軍守備正面，橫亘鄂皖豫三省，自遠安西南經荆明，鐘祥北面沿大洪山南麓，桐柏山東麓，明港皖北豫東而至蘆封，其長達四百餘公里；在我正面之敵約步兵七個半師團，獨立騎兵一個旅團獨立戰車三個聯隊獨立野戰重炮一個聯隊，計步兵十五萬餘，騎兵八千五百餘，炮五百五十餘門，戰車三百餘輛，裝甲車百餘輛，並集中空軍於安陽、新鄉、淮陽、信陽各地約百餘架。一月二十三日晨，鄂中襄河兩岸之敵第十八混成旅團，第三十九師團等部，先對我王（續緒）馮（治安）兩集團進犯，企圖牽制該方面之我軍；而其兵力，則集中豫南，分三路北犯：甲、第三師團，第四師團之第八聯隊及水野戰車部隊，由豐島師團長指揮，為左翼兵團。乙、第十七師團主力附第十五師團第六十七聯隊，及吉松楠瀨等戰車部隊，由平林師團長指揮為中央兵團。天谷師團長指揮第四十師團為右翼兵團。（以上三兵團，統歸國部和一郎指揮）此外皖北豫東方面，另有敵騎兵第四旅團附戰車聯隊為一路，由亳州向滑進犯，第二十一師團之太田聯隊，由宿州向西進犯；又第三十五師團之湯口聯隊，附騎炮戰車裝甲車各一部，分向開封、許昌、朱仙鎮沿黃河以北向鄭州對岸，並沿汜濫

區南下；以上各路都在策應其豫南方面之進攻。

我統帥部事先綜合情報，判斷敵軍集中主力沿平漢路北攻，求我主力作決戰，遂以一部於正面節節抵抗，牽制敵之主力，一部向敵後截斷交通，主力由兩翼向敵側擊而擊破之。我戰區李長官遵從指示，在平漢路正面，僅配置一師於西平附近，主力則伏於預期敵人進犯路線之兩側，縱長區分，保持機動；準備於敵軍北進至汝南郟城舞陽時，向其機動側擊。此役因部署適切，各軍均保持機動之有利態勢。會戰開始於一月二十五日晨，敵分六路前進，計左翼三路向小林店、固城、寶山攻擊，中央一路向明港攻擊，右翼二路向陡溝，槐河鎮強渡淮河攻擊，同時，敵空軍協同地面作戰，對我陣地猛炸，二十六日，敵攻至確山、邢店、高邑、泌陽之線，二十七日又攻至駐馬店沙河店、春水之線時，我北方湯恩伯集團之李軍主力，向上蔡附近機動，張軍向象河關以南之敵人尾擊，曹軍由唐河向泌陽前進；馮治安集團之黃軍向南陽前進。二十九日，敵左翼各線在舞陽南方之接官廳、尙店、小史店附近，被我張軍攻擊，激戰甚烈。其右翼兩路於上蔡東南汝南附近，被我李軍猛烈攻擊。中路敵軍，沿平漢路及其西側北進，因我軍北撤，以致撲空。此時，敵軍最右最左之兩縱隊，受我優勢兵力打擊，尤以接官廳附近之戰鬥為猛烈，敵傷亡達三千餘人。至三十一日，敵另變更部署，以第十五師團之一部，由遂平經上蔡左右旋迴，企圖與汝南北進敵軍會合。對我李軍南北夾擊；其第十七師團主力，則由遂平西分兩路向舞陽方面左旋迴；第三師團主力及第四師團一部，亦西向舞陽前進，企圖由北向南夾擊接官廳、尙店、小史店我張軍，但我李張兩軍於敵合圍未成之前，李軍主力已向商水郟城間沙河以北地區轉移；張軍則向葉縣以北地區轉移，同時，我豫西主力，劉黃各軍分由泌陽、唐河附近，向舞陽敵後圍擊，而皖西莫及游擊隊向正陽北進，並於二十九日克復正陽，敵因對我湯集團主力，未獲適於所期之地點，形成優勢兵力，反以劣勢兵力被我反擊，其側背又感受我剋

曹黃各軍之威脅，遂於二月二日夜間開始南退。至南陽附近一線，敵第三師團主力，以一部佈置舞陽、保安砦牽制我張軍，其主力由方城向南陽西竄，我張軍向當面敵人猛攻，克復保安砦舞陽後，即向方城敵後追擊。二月三日，我黃軍於南陽東側沿白河之線防禦，敵分路由南陽北側，向大石橋南陽鄭平間迂迴；四日夜間，敵陷南陽，我黃軍乃轉移於南陽西側燎河西岸防禦。是時，我張軍主力已進出於防城，向敵後攻擊，曹軍已向南陽南側前進，六日拂曉，黃軍向敵反攻，克南陽，敵軍即向唐河東竄。當二月二日晚間，敵以第三師團主力竄南陽時，其第十七師團主力及第十五師團第四師團各一部，亦由舞陽經象河關向泌陽南河南竄，企圖與南陽東竄敵人會合，夾擊我劉曹陳各軍。當其竄至象河關附近時，被我劉軍猛烈截擊，及竄至泌陽附近，又被我陳軍迎頭截擊；至七日夜間，敵被我四面圍擊，乃以一部沿唐泌大道，主力沿桐柏陽大道，向信陽附近退却；我李軍向泌陽東南追擊，曹黃兩軍各一部及張陳兩軍，向信陽附近追擊，乃恢復會戰前之態勢。至皖北豫東之敵，爲策應其豫南方面之會戰，同時，（一月二十五日）分路西犯，一路爲二十一師團之太田聯隊，由宿州向西進犯，另一路爲第四旅團附平戰車聯隊，由亳州分三路向渦陽，山河集雙橋西犯，與我騎兵何軍之馬師，在十字河倪邱集各附近激戰；另一路爲第三十五師團之湯口聯隊，由通許朱仙鎮向泛濫區進犯，與我賀師激戰；另一路爲小林聯隊，則沿黃河鄭州北岸西犯；一月二十九日，敵進至三塔集附近，被我李軍攻擊傷亡甚重；淮陽附近之敵，乃向我右側威脅，我何李兩軍，遂退守阜陽、太和界首之線，旋敵軍以炮兵戰車，向太河界首猛攻，五日相繼失陷，六日晨何李兩軍向敵反攻，克復太河界首，敵向東北退却。——此次會戰，始自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日終結，先後凡十七日。敵進攻企圖，遂全部破滅了。

到了五月七日，敵軍又有晉南之「掃蕩」戰役：

先是敵人環繞外圍而與我軍對峙者，爲三十五、三十六、四十一、二十七共四個師團，分佈於豫北之泌陽博愛及晉南之晉城泌水絳縣聞喜夏縣安邑之概略線，我軍則配置於廣約一百七十里深約五十公里之戰線，以保持我軍北進之各渡口。到了三十年四月底，敵由山東，河北，晉北各處抽兵向我外圍集結。截至五月六日止，連同原在該地之兵力，其集結於豫北道清路西方之泌陽博愛一帶者，共約兩個師團，其集結於晉南之晉城陽城泌水絳縣聞喜夏縣安邑一帶者，共約五個師團。總兵力不下七個師團，除原有四個師團外，其新增之部隊計有第二十一師團第三四九混成旅團及騎兵第四旅團等番號共約十餘萬人。於是對於我軍遂構成大優勢。

五月七日起，敵開始向我進犯：（一）豫北道清路西段泌陽博愛之敵，於七日下午分三股向我濟源孟縣進犯，我濟源守軍戰鬪不利，於八日正午放棄濟孟轉進至封門口既設陣地，敵兵猛攻，自九日上午激戰至十日晨，封門口被敵攻破。我即分別轉進於濟垣大道南北地區，戰至十六日晨，敵一部挖置白坡至官陽以西各渡口，主力繼續前進，至邵源與由垣曲東進之敵會和。（二）晉南陽城方面之敵，於七日下午，在董封東西之線，向我攻擊，激戰至十二日，我陣地屹然未動，敵一個大隊侵入董封東南二里腰，被我全部圍殲，十三日敵增援反攻，董封失陷，我遂轉移至橫河鎮東北地區。（三）晉南絳縣嶺關方面之敵，以中央突破之戰法指向垣曲，於七日下午，向橫臬大道側猛攻，激戰至八日上午二時，我陣地正面被突破，經數度反攻，均未奏功，旋被敵壓迫至望仙莊附近陷垣曲，分向東向西挺進，東進之敵竄到邵源，與濟源西之敵會合，西進之敵於十一日佔領五福澗，掌握黃河北岸各渡口。（四）晉南聞喜夏縣東南之敵，於七日下午向我張店鎮以東猛攻，八日下午我轉移至望原四杰村，節節抵抗，九日下午又轉移台營村附近，與敵堅持苦鬪，五月十二日以後，我衛長官命令各軍從敵背後攻擊，我各軍主力遂於十三四日開始突圍，於



十八十九二十各日，分別突至敵軍背後即轉向敵夾擊，敵之攻勢漸遭頓挫，直戰至二十七日，雙方戰鬪，始告停止。此次會戰，自五月七日起，至二十七日止，共二十一日，敵因在華北方面，交通便利，比較容易抽調兵力，得對我構成大優勢，並有空軍助戰，又使用毒氣，故其最初數日之攻擊，比較順利。我軍方面主力失去若干山隘及該山以南之幾個渡口，但各部隊在極惡劣情況之下，仍能突破包圍轉向敵後攻擊，使敵始終不能確實佔領侵入之地。

關於晉東北敵後地區的戰鬪情況，茲節要引述如次：

「民國二十九年。正是國際法西斯最猖獗的年頭。在東條好夢正酣的時候，在華北敵後全線進出了戰鬪的火花，打擊開始於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時。在同一小時內，我軍在廣大游擊隊的配合下，向全華北主要的交通線開始了破壞的總攻擊。從八月二十二日晚八時大戰爆發時起，到九月十日止，是這次戰役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內作戰的中心任務，是交通總擊戰。進攻目標包括正太路，同浦路、平漢路、津浦路、北寧路、平綏路、平古路、白晉路、滄石路、德石路、平滌路、代尉路等線之敵計五個師團九個獨立旅團，約二十萬人。打擊點爲正太路。我即破壞平定至石家莊的正太路，分頭向北寧路、津浦路（德州以北）實行寬正面的破壞，自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三天之內我已破壞了正太東段（陽泉至石家莊間）的鐵道，連續攻克娘子關、井陘、地都、乏驢嶺、南北峪、葦澤關、移穰、賈元、東主舍、關頭村、頭泉等車站和據點，斃敵獨立第四、第八混成旅團千餘人；繳槍千餘枝。其後又連續打擊孟縣境內敵人，攻克北倉里，東倉里、河底、鎮上社、中社、下社、興道、西烟、楊興等據點，所有公路也被我軍破壞。我某部以主力和炮兵進攻由平定至榆次的正太路；以一部對付元氏以南至安陽段的平漢路；另以其部分頭破壞德石路、正太路、南段、及邯濟線。太谷至臨汾段的同浦路、平遙至安關段之白晉路，則由其部分頭擔任，另以其部

對臨汾屯留公路破壞。二十餘天中，單在正太路沿綫，就有片山旅團的德江、原田兩大隊全部被殲滅，條藤、鈴木大隊及三十六師團之永野支隊等，也被殲滅過半。汾離公路全綫，置重點於陽田南北，阻敵向正太路增援。此一階段的戰鬥，延續二十餘天，到九月十日，我軍完成了預定計劃。從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下旬，爲作戰的第二階段。我軍爲繼續擴大第一階段的戰果，戰鬥重心就側重在殲滅敵人，消滅交通綫兩側及深入敵軍據點。其中大的戰鬥如榆遼之役，涞靈之役，破襲石德路和邯濟路，對同蒲路寧武北段的破襲等。一個半月接連不斷的破襲和殲滅，使華北敵軍陷於大混亂的局面。敵惱羞成怒，乃急調大兵，向我華北各據點進行報復「掃蕩」。於是「掃蕩」與反「掃蕩」便構成作戰的第三階段。這階段從十月六日起，到十二月五日止，歷時凡二月。首先由晉東南開始，次及平西、晉西北、大清山等地。在此階段中，我軍又打了幾次殲滅戰，如關家腦殲滅戰便是其中之一。我軍從八月二十日起，到十二月五日止，連續作戰，整整有三個半月。在整個大戰過程中，除配合部隊戰果不計外，總計我軍進行了戰鬥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敵軍二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僞軍五千一百五十五人；俘敵軍二百八十一人，僞軍一萬八千四百餘人；消滅敵僞據點二千九百九十三個；繳獲了步馬槍五千四百餘枝，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四十一里，公路三千里，橋樑、車站、隧道等二百五十餘處，而最重要的戰果，則是打破了敵之「囚籠政策」。

「三十年夏間，岡村寧次繼多田駿任華北方面軍總司令。他到了華北，立刻集中了十萬以上的大兵，首先指向晉東北來一次空前大「掃蕩」，且號稱爲「百萬大戰」以爲報復。他集中的敵軍爲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二十六、第三十二、第一一〇等師團的精銳，和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等六個混合旅團，其他還有一部份僞軍。在「掃蕩」之前，敵人首先在晉東北與冀西交界處的高山嶺上建築起一條

南北五百里長的封鎖線，並對易縣、滿城、孟縣、平定、井陘、平山、行唐等地區，不斷進行小「掃蕩」的動員準備。不等敵人來攻，我就主動地全面出動，沿途封鎖交通，敵企圖將我主力合圍於長城兩側而殲滅之。我軍指揮部估計到在當時一開始就和敵人決戰是不利的，所以當敵人經過半個月時間，到達我中心區時，我主力已適時地轉移到敵人的後方。敵人的合擊撲空後，就開始分股「清剿」。從九月初起，敵人的小股部隊，到處搜捕壯丁，燒殺搶掠。我外圍部隊就在這時轉戈回擊，配合了某部的反「掃蕩」戰，華北各游擊根據地，我軍如洶湧的浪潮一般，迎面向敵人打去。在廣大的地區裏，克復了許多名城，佔領了三四百個據點。平漢、同浦、滄石、德石等幹線，不時爲我切斷。敵人在我軍的夾擊中，其主力在九月中旬撤退，殘敵二萬仍企圖掙扎。我軍除以一部留在內線繼續消滅敵入外，主力又跟蹤追擊到外線，向敵人各主要據點襲擊，斷敵歸路，這時內線敵人感到有被圍殲的危險，就在十月中間全部退走，沿途到處遇到埋伏，損失很大。岡村寧次這個「百萬大戰」這樣完結了。所謂「鐵壁」，也被打破了。此後我部隊與敵作戰，打死和俘虜敵僞軍八千多名，破路八百多里，還擊毀了敵人火車三列。」

（自二十八年六月初，敵感於我魯南游擊聲勢浩大，威脅津浦隴海膠濟各路之安全，遂以一師團半之兵力，向我魯南游擊根據地開始攻擊，與我軍在莒縣費縣附近發生激戰，敵軍於八日佔蒙陰，十日佔莒縣、沂水，死傷五千以上，而我游擊隊之活動依然遍於河北、山西、山東各省，以後屢次進犯，亦遭阻擊，損失重大，敵軍毫無辦法。）

## 二十八 英法媾敵泰國幫兇 日美會談德蘇宣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這是劃分戰爭的重要日子；從這一天以後，中日戰爭成爲太平洋戰爭的一輪；（中日戰爭本爲太平洋戰爭的序幕，太平洋戰爭則爲中日戰爭之擴大與延長。）東方的戰爭和西方的戰爭聯爲一體，安危與共，呼吸相通；中英美荷這些同盟國家的士兵，在每一戰場上比肩作戰了。

不過在這一天以前，敵閥雖積極準備兩造的軍事行動，乘法國潰退的時機向越南進兵；英國的當局依然抱着妥協的幻想，而美國的孤立派也不願美國牽入對日本的戰爭；日美之間的外交談判，也正在華盛頓進行着，直到珍珠港的炸彈已經響起了才停止。我們今日還得看看當年國際間縱橫捭闔的局面。

英國在太平洋的地位，到歐戰發生以後，更爲軟弱了，英日談判雖在歐戰爆發那个月中停了，（一九三九年八月）有些保守黨人物還在夢想，以爲誘導日本使守善意中立，甚至和日本締結分開的同盟，日本依然是他們所寵愛的夥伴。一九四〇年一月間，英國的巡洋艦在距日本五十哩的地方，制止了在太平洋上航行的日船淺間丸，搜捕了二十一名德國水手；這事件和英國實施海上封鎖的整個問題，與日本在太平洋的霸權問題，有不可分開的關係；於是東京咆哮了。結果，英國退讓了，把逮捕的德人，引渡給日方；英國已默認日本海和中國海已不再是公海了，日本完成了西太平洋的霸權，不許英國軍艦自由往來了；英國的保守黨，進一步向日方表示願意結成更密切的友誼。有一次，英駐日大使克萊琪爵士在東京英日協會中，公然的說：「我們兩個國家最後都向同一目標努力，和保持我們的制度使不受外來破壞勢力所摧毀，使英日兩國國策的目標完全協調。」（這篇演說，曾引起國際間的驚疑，我國也會對英提出抗議。）邱吉爾登台以後的英國態度，也沒有什麼大轉變。法國淪亡，使越南成爲日本的禁燬，從越南通到中國的路綫

是封閉掉了。日本便進一步對英國採取攻勢；那年六月，剛到法德簽訂停戰協定後七十二小時，東京外務省就把克萊琪爵士請了去，提出許多要求；這些要求包括封鎖滇緬路和不重要的香港路線，停止對中國政府財政上的援助，英國協助日本成立中日「和平」，並由英國在天津再行讓步。邱吉爾便不顧全對中國的信義，全部同意了；「三個月內封閉滇緬路不許運輸軍械、軍火、汽油、汽車和鐵路器材。」英國又同意在天津讓步，並從事促成中日和平。我們提出抗議，邱吉爾只能強作解說：「英國在歐洲正從事一個生死存亡的戰事，不能再在他處樹立新的敵人；滇緬路從七月到十月的三個月中間，幾乎不能行駛，在此期間內封鎖了，對中國造成相當大的損失。」（這時期我們中國處於最難苦的境況中；越南路線被封鎖以後，滇緬路成爲從南方通海外的唯一路線，現在也被切斷了。我們通國際的路線，只留下那條萬里迢迢西北的大陸路線了。）不過事態之演變，並不如英國的預想，這協定簽訂後（七月十三日之第三天，日本的米內內閣下台，又由近衛出面組閣）日方又不以英國的徵末讓步爲滿意，又燃起新的挑戰。英當局才漸漸地改變態度，重振鬪志，和美國採取協調的步驟。那年十月，英國內閣決定重開滇緬路，華盛頓方面明白予以支持。英帝國的各聯邦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加拿大，都主張採取堅定的行動。英國人士才承認中國的抗戰，乃是民主國家與極權國家鬪爭最重要的一環，到這時候才認識這一原則，已經太遲了；但也是太平洋局勢轉好象徵。

法國的遠東政策，到了歐洲戰爭發生，格外的軟弱。其在越南的軍備，陸軍不過兩師，約五萬人，（一師駐東京安南，一師駐交趾支那及柬埔寨。）再加上安南土軍約數萬，戰鬥力甚弱，其海軍，有法國之遠東艦隊，后鐵甲巡洋艦中級巡洋艦及炮艦僅十餘艘。空軍司令部在河內，陸機約五隊，水機一隊，力量也很脆弱。自敵人佔了海南島，不獨廣州灣失其屏障，即東京灣亦受正面威脅。西沙羣島、斯巴特萊羣島

先後被敵侵佔，從此越南海上之藩籬盡撤。越南法當局也曾表示願與中國合作，却又躊躇不定，失誤戎機。德軍攻入波蘭之後三箇月中，日本在桂南的軍隊便衝進越南邊境，同時，海、陸、空軍開始集中於海南島，離越南海岸不過百五十哩之遙；軍事行動存在於中國境內這個事實。於是交出越南重要根據地給日本，唯日本之所欲爲。敦刻爾克陷落後不久，日本的恫嚇，到了頂點，巴黎失陷前一天，日本在華南的司令官宣稱，「不能容忍不識東亞新局勢的越南當局的存在」。六月的一個晚上，法國駐日大使亨利，便保證不「阻礙日軍在東亞樹立永久和平」，正式承認日本在中國的「特別權益」，允許日本派遣「視察員」駐守越南，監視不以貨物運華。六月十九日，法國在康邊投降了，日本的龐大艦隊便向越南進發了。法國的「戰鬪」內閣雷諾在辭職的前兩天訓令越督賈魯（G. Catroux）要順從日本的意向；他們的「投降」內閣員當上將又重申同樣的訓令，並派海軍中將德古（J. Decoux）替代賈魯，予以獨立行動的全權。就在賈魯離開越南那一天，日本軍官西原一策和佐藤賢到來了，開始逼求軍事上的讓步，同樣的壓力也加在維琪政府和法國駐日大使的身上。中間還導演了一次泰國的入侵。一九四一年春初，在東京的「和平會議」裏，泰國和越南都被稱爲日本的「合作者」，共同解放東亞，脫離「白種危險」。日本的合作，從越南北部開頭，然後慢慢向南推進，直到法國在西貢的政權成爲它們的可憐工具，而他們的轟炸機已到達離新加坡不過三小時的飛程爲止。

印度支那那半島的一角上，還有一個替日本的侵略戰作幫兇的國家，那便是泰國，（暹羅）泰國的當局舉逢首相，計算了許多形勢和機緣，於是決定把自己的命運付之於「日軍旗」，泰國的軍備，便在日本人的裝備之下，強大起來了。他們就做了日本的矛尖；它的軍隊成爲日軍的先鋒，它的外交也被東京牽了鼻子走，它的首都曼谷成爲日本攫取東南亞的陰謀中心地。在這時候，日本在做着基礎工作，以備將來利

用泰國作軍事根據地。在泰國南部和西南部，大塊的土地已經獲得。一個泰國軍事代表團正和日本參謀本部人員在進行長期談話。日本測量員已幾個月來在研究着泰國的地形。大量的軍需品已積儲到盤谷和越南的根據地來。一位當時身在泰國的日本每日新聞社記者森正藏曾於後事作如此的記敘：

「在五月初，（一九四一）盤谷的市民忽見有飛機成羣出現在南國的晴空上；這種大編隊飛機行在盤谷是少見的事。不久這些飛機都在盤谷郊外的頓飛機場降落了。原來都是日本的重轟炸機。不久這些飛機，就編入暹邏空軍。（飛機中藏有強力的無線電機械。）在盤谷的日本陸海軍武官大大增強了人事。昭和通商和臺灣拓殖等社的人都以間諜身份潛入活動。暹邏國內的道路、河川、橋樑，將來的空軍基地，均預先進行調查了。一切作戰準備已進入最後階段。」

太平洋的局勢既已如此逆轉，日美間的衝突也露着尖銳化；英法正在為歐洲的德軍而煩惱，也只有美國能過問西太平洋的「變化」。當時兩國人士都已看明白美日戰爭已經無法避免了。那年夏間，美海軍參謀長斯德林將軍說：「太平洋之大戰終將成爲無法避免之事實，美日間外交關係之緊張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此美政府所以決定將海軍主力駐防太平洋。自德國佔領荷比戰敗法國，美日間緊張之關係已達成破裂之程度。日本對荷屬東印度越南富饒土地之野心日益暴露；若一旦決裂，則兩國之戰事，將於遠東之海空解決之。」美海軍上將顏露爾發表演說，謂：「美國將來之命運，端在東西兩大暴政之崩潰。」這都是露骨的表示。日本方面的人士如東條陸相在兵務部長會議席上演說謂：「環繞我南方的英美之政策，已逐漸包圍帝國。他們封存資金，廢棄通商條約，顯然已成爲無異於經濟宣戰的狀態。因此，我們已至必須考慮恐被包圍之時期。固然，兵凶器也，必須慎重；但如外交路斷，和平無望，則帝國必訴諸武力。」（九月一日）那位最後跨進白宮的來輔三郎，也說了同樣的話：「外交方面既盡最大的努力，應即作軍事準備，由德

國所獲的教訓，「求人不如求己」，除積極備戰以伸國運外，別無他法。」（向東京讀賣新聞記者談話）日本法西斯主義派的組織所謂東方協會的會長中野正剛，發表公開談話：「日本與英美無接近之可能，因為彼此立場根本矛盾。就現實論，苟非日本屈服，近衛也不能與美國成立相接近的途徑；而日本對美國屈服即等於毀滅。」（九月十三日）那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衆議院通過所謂「完遂國策決議案」時，島田俊雄代表各派說明理由，謂「現時在收拾中國事變途中之最大障礙物，乃以美國爲中心之敵性國家羣。彼等且干涉泰國內政，以緬甸爲抗日立腳點，嗾使荷印不供給我國必需的物資，強化新加坡、菲律賓、夏威夷等太平洋地點之防衛，作無益之威脅……事已至此，除了「幹」以外別無他途，吾人希望政府專心致意完成戰爭目的。」這已是最明白地在挑戰了。

一九四一年，美國開始正面援助中國，派馬格魯少將所率之軍事代表團來華。日本大本營海軍部新聞班長富永中佐發表廣播，謂：「美國已超過協助重慶或與重慶合作之階段，實際上已開始擔任包圍日本之領導地位。馬格魯少將所率之軍事代表團赴華，可表示中美間事實上已締訂軍事同盟。」美國的一舉一動，日本方面一定密切注意，予以惡意解釋，接上一陣咆哮之後作種種聲音吶喊。而日美的談判，也就在這樣的空氣之中斷斷續續進行着。

日美談判，始於一九四一年二月中旬。二月十一日日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到了華盛頓，十四日，他便往白宮呈遞國書，立即和羅斯福總統赫爾國務卿舉行三人會談，商談國交調整問題。（近衛第二次組閣，以松岡大橋爲次官，白鳥爲顧問；他就職以後，更換了四十多處在外使節，而以野村吉三郎使美。野村前於一九一五年以武官地位在華盛頓四年，與羅斯福總統有一些交情，後來任阿部內閣的外相，和美駐日大使格魯作外交上的折衝。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前後，美日兩國私人間已秘密進行調整國交，到了野村使



後，才入正式的程序。）到了四月八日，美國先提出第一次試案。赫爾並於十四、十六日兩度與野村舉行初步會談。以第二次試案為基礎，進行交涉。美方希望事先能知道日本政府的意向。當時美日諒解案的內容，共分七條：一、美日兩國所懷抱之國際觀念及國家觀念。二、兩國對於歐洲戰爭的態度。三、兩國對於中日事變之關係。「美國大總統承認左記條件，若日本政府能以保證時，美國即進而對中國政府勸告和平。其條件：A 中國獨立。B 根據中日間成立之協定，日軍應自中國領土撤退。C 不併吞中國領土。D 不要求賠償。E 恢復門戶開放方針。F 重慶政府與南京合一。G 日本自行約束其對中國領土之大量或集團移民。H 承認「滿洲國」。當中國政府接受美總統勸告時，日本政府應即對於統一的中國政府進行直接和平交涉，日本政府在上列條件範圍以內，根據善鄰友好共同防衛及經濟合作的原則，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具體和平條件。」四、關於太平洋海軍兵力及航空兵力並海運之關係。「美日兩國為欲維持太平洋和平起見，不得配備有相互威脅對方之海軍兵力及航空兵力。」五、兩國間通商及金融之提携。六、兩國在西南太平洋方面之經濟活動。七、兩國關於安定太平洋政治之方針。（此方案當時秘密進行，事後亦未公布，後見於近衛首相的自白。）

這種諒解方案，四月十八日到達東京，近衛首相曾召開政府統帥部聯絡會議，討論對此案加以接受抑或拒絕。當時席上的共同意見，十分穩妥；主張立即復電野村，令其向赫爾表示日本在原則上贊成此項提案。惟外交次官大橋雖同意此辦法，仍認為須待松岡外相歸國後決定，復電遂予擱置。其時松岡已由歐洲歸日，二十一日由大連到東京，當夜重開聯絡會議，而局勢一變，松岡既遲延對美的答覆，並提出修正案，重提交於五月三日第三次聯絡會議中通過，修正案中明白表示日本對於三國（日、德、義）條約上之義務。插入「由美日兩國調停英德戰爭」一句，並刪除了「日本保證不武力南進」等句，並主張暫時不發表中日戰事

的和平條件。會後，松岡對野村大使發出兩件訓令：一件爲對美之答復，作爲外相向赫爾國務卿所提之口頭聲明。其內容爲說明德義當局早已有勝敗誰屬之自信，美國之參戰，徒使戰爭長期化，使文明趨於沒落，日本固當以同盟國爲前提，然而自應顧全本身。另一電爲訓令野村大使作爲自己之意見，試向美國提議締結簡單明瞭之日美中立條約。五月四日，松岡秘密通知德義兩大使：美國曾有調整日美國交之秘密提案，並告以如上述之答覆情形及向美國提議簽訂中立條約。復於五月六日接見德國大使面告如里賓特洛甫外長有何意見希望示知，並云：「利用美國之善意，解決中日事變，結局對德國亦爲有利。」野村接到訓令後，即於七日會見赫爾國務卿，就中立條約試探意見。赫爾國務卿絲毫不予重視。大使嗣後復偵察美國政府首腦部之意向，咸認爲中立條約在諒解案成立後且須考慮，現在此階段，毫無討論之餘地。松岡之試案未成效果，而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情勢，因國防法案之成立及商船護航問題，頓感困難。野村大使再三向本國催促答覆，正在驚疑時忽然駐柏林大使館之武官致電陸相稱：「據聞自極可靠之消息，現與美國正在交涉，本人對之絕對反對，準備隨時總辭職。」當時之情勢即已日趨複雜。德國對於松岡之通知遲遲不予答覆，日相近衛即訓令野村根據前電日本方面之修正案開始交涉。野村於五月十一日十二日兩度訪問赫爾國務卿，提示並說明日本之修正案。松岡復於十三日致電赫爾，鄭重說明如希望日本決意對美會談，前提有二：一爲美國不參加歐洲戰爭，二爲美國應同意迅速勸告蔣介石：開始對日本和平交涉。赫爾對野村大使則表示：「目前進行中之日美會商，並非在某種基礎上所進行之協議，而是非正式之自由談話，故希望能坦白表示意見」。赫爾對於日本所提之修正案將保障不武力南進一條加以刪除，深表疑惑，並特別關心中日事變一則，曾作種種質問。還說此問題須轉達英國。赫爾又告訴野村，據他的觀察，目前美國國內情勢，日英會談之進行決非容易，態度非常慎重。其後德國之對日方妥協之本意，無非藉此向對德總參戰之途

邁進，所以日本政府（一）應認爲美國現在之警戒與護航爲發動且刺激戰爭之行動，勢將使日本參戰。（二）應表示美國須先放棄此種行動，再準備研究所提之提案。同時，鑑於此舉足以影響三國條約，故在最後之答覆送出以前，希望能事先徵詢德國之意見。繼之，德政府對於未得德國之同意即答覆美國深爲不滿。並認爲三條約國之任何一國與他國締結條約，均爲弱化三個條約國之戰線，貽誤原則上反對日美交涉英國與軸心國之戰爭爲「美國政府之義務」，及「日本因三國條約所生之義務」。最後更施以高壓；聲稱：「德國政府認爲日本未獲得諒解，逕自聽取美國之意見，今後日本地位，將被認爲不適合三國條約之關係」。松岡對於三國條約第三條之解釋，係強硬主張倘使德國攻擊美國之「護航」時，則認爲戰鬪行爲之開始，日本有參戰之義務，日本即不得不攻擊新加坡；又美國戰後，長期戰之結果，德蘇恐亦有衝突之危險，在此場合，日本則應放棄日蘇中立條約，支持德國，非出兵至伊爾庫次克不可。）

當時日方以松岡爲中心的「親德義軸心」的外交路線，加上德方對日美談判的反對，松岡與野村之間的嫌猜，美方對日本真正意向的懷疑，於是談判愈久，雙方的距離也愈遠。五月一個月中，野村和赫爾有過五次以上的會談，「仍未見有若何進展之徵兆」。到了六月以後，德蘇戰爭突作，日本軍方「北進」與「南進」的爭持，後來決定了「南進」，八月一日，越南派遣軍最高指揮官飯田祥二郎在西貢登陸，日並以最後通牒的方式迫維琪政府接受，成立所謂「兩國共同防禦越南協定」。（八月四日，德國發表聲明承認日本在越南的行動。）美國方面的答覆便是下令「凍結日本」資金。近衛第二次的內閣，係於七月十六日解體，在近衛第三次的內閣期中，繼松岡而起的新外相豐田，也曾向美國提出了「爲打開美日難關，希望能在太平洋上與赫爾對於此項建議原則上均表贊同；但因日本方面未能提供此項會議可能有實在成就的保證，因此不曾予以接受。」赫爾認爲：「在數個月的交涉期中，日本始終未有放棄侵略方針的表示，余

深知會談，不是第一個慕尼黑會談相終，即一無具體結果可得；余反對第一次慕尼黑會議，故亦反對此第二次慕尼黑會議。」續談即已落了空，到了十月十六日，近衛又以關於最近國策不能獲一致意見為辭，又宣佈了第三次近衛內閣的結果。（是日的御前會議中，已通過了蘊蓄着開戰決意的所謂「帝國國策實行要綱」，其內容為「如循外交方針至十月上旬而猶不能貫徹吾方要求，則決意與美開戰。」）（日本軍方認為：「今日日美之關係，如喻之病人，猶在應否施行手術，任其自然，則有逐漸萎弱之虞。如施以手術，固危險，而有希望。此際即為考慮究竟是否施以殆已絕望之手術階段。」）

繼第三近衛內閣而起的東條內閣，他身兼首相、陸相與內相，十月十八日，第一次閣議後便發表聲明：「日本將執行其基本政策，實現『中國事件』之解決，並建立『東亞共榮圈』；對內，吾人必須團結結戰時機構，對外，吾人必須加強與有條約的國家之聯繫」。那晚又對日本人民廣播：「鐵之意志與迅速之行動將為新閣之基礎。」（當時，美共和黨領袖威爾基也作如次廣播：「在柏林、東京、羅馬軸心之征服世界迷夢未粉碎以前，美國必須放棄和平之希望，日本近衛內閣倒台後，其新閣實無異於舊者，且更險惡、殘忍，與集權。」）當時東條曾有這樣幻想：「一九四二年末，希特勒一定能擊破蘇聯，而使英國屈服，那時，美國就將喪失戰意。所以日本如能硬撐一年，自然能獲勝利的。」

## 二十九 日寇瘋狂偷襲珍珠港 正式宣戰抗日獲同盟

最後一幕的美日談判，乃是一九四一年來栖大使的東飛。（來栖任駐德大使時，曾代表日本和德國的里賓特洛甫和義大利的齊亞諾外相簽訂過日德義三國同盟。）十一月十五日，他到了華盛頓，十七日上午，他和野村往訪赫爾之後，立即與赫爾晉見羅斯福總統，舉行全世界注目的第一次美日正式會議。到十二月五日上午十一時向赫爾提出覺書爲止，一共二十日之中，前後舉行了十四次會議，會談的結果，就是大家所知道的美日戰爭。據一般推測：東條內閣的出現，即是已預料到交涉的必不能成功，故而早已下了作戰的決意。所以東條內閣之派遣來栖往美，毫無疑問是掩護作戰使對方不防備的一種手段。所以當時的和平使者，不過是陰謀的使者而已。至於來栖本人，據負責調查戰犯所得的結論：「來栖確未預知東條的戰爭計劃，他是確爲交涉和平而飛往華盛頓的。」（一九四二年八月九日，野村和來栖大使乘了美日交換船淺間丸到了新加坡，他們感慨地說：「我們總算是努力交涉直到最後一刻；但松岡外相和東鄉外相的回訓，始終辜負了我們的期望，反傷害了赫爾對於我們的感情。我們始終堅信日本和美國不應交戰，就是今天也還是如此。」）

從十一月二十日到二十六日這一週間，爲美日交涉的最高潮時期。十一月二十日，日方會向赫爾提出二十日方案；二十二日上午，赫爾邀請英大使哈里法克斯，澳公使凱希，荷印公使倫特及中國大使胡適等聽取他們對於日本新提案的意見，下午八時，復於其私邸與來栖、野村舉行非正式會議，要求再讓步。二十四日，赫爾與中英澳荷各使舉行會議，翌日，羅斯福總統召集赫爾及陸長史汀生、海長諾克斯、參謀總長馬歇爾、作戰部長史蒂克舉行軍事參議會，其後更個別邀請四國代表會議。二十六日，宋子文、胡適二

氏訪晤羅斯福總統，接着赫爾又與總統長談，繼與漢彌爾敦東部長巴侖且次長霍貝克顧問等協議，乃於午後五時向野村、來栖提出二十六日修正案，內分十原則，其第三項，提及「日本政府應即撤退其在中國及越南之駐軍，包括陸海空及警察，第四項提及二國政府除重慶政府之外，不得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支持任何政權。」到了十二月二日上午十時，威爾斯奉總統之命向日本兩大使提出質問：「最近日軍有向越南增強模樣，日本的真意究竟如何？」到了五日上午，兩大使又訪赫爾，以防備中國軍隊活動爲口實，掩護其對越南之增兵。其時，羅斯福總統極力欲避免太平洋上的悲劇，特於十二月六日（日本時間七日）向日皇裕仁致電，宣稱：「……此次日軍對越南之集中，規模甚大，範圍及於安南之東南及西南部，故菲律賓、東印度、馬來以至暹羅各國人民，莫不疑慮日軍將作一方面或多方面之進攻。若日本陸海軍能從安南撤退，美國決無侵入安南之意，且在東印度、馬來、暹羅各政府，亦能獲得同樣保證；即對中國政府，吾人亦可使之作同樣保證。」當夜十點三十分，駐日大使格魯，深夜訪東鄉外相於官邸，要求立即設法將電文親遞日皇。東鄉最初加以拒絕，後來答允了，格魯乃於八日午前零時三十分離開外相官邸，其時，離開日本偷襲珍珠港，只有三小時了。東京方面，一切都已安排就緒；他們不僅故意延遲羅斯福總統來電的送達，也不讓日皇有看到原電的機會了。

據一個日本記者的記載：「美國東部標準時間七日午後二時零七分，日本時間上午六時，華盛頓時間七日午後二時零七分，適爲日本時間八日午前四時七分。當日本發出「帝國陸海軍於八日天明在西南太平洋與英美兩國入於戰鬥狀態」的宣戰文書時，日本國民猶在寒夜中深睡未醒，而野村和來栖也恰好向赫爾遞交斷絕國交的最後通牒。當赫爾回答「余對本日日本通牒甚爲不滿」時，珍珠港已在受日本海軍的猛襲了。」第一次空襲是日本時間午前三時二十五分，華盛頓時間，七日午後一點二十五分。因此赫爾之接到

日本最後通牒，已在開始攻擊珍珠港後四十二分鐘，因此完全是偷襲性質。羅斯福總統對此會憤然說：「日本的行爲，完全是騙子，余及余背後之美國國民當終身不忘此事情，故誓必決戰到底。」

在美日談判與太平洋戰爭發生的過程中，我政府以利害相關，蔣委員長先於九月十一日向合衆社駐滬記者，發表如次談話：

「日本侵略者目前的企圖，也就不外希望中國放棄抗戰或美國鬆懈其經濟制裁。余敢鄭重告吾美國友人：在遠東乃至世界永久的與合乎正義的和平未獲切實保障前，中國必繼續抗戰，決不畏避繼續犧牲。同時，余亦期望並且相信，在中國抗戰期中，美國及其他友邦對日的經濟制裁，今後只有加強，決不鬆弛；這應該是太平洋反侵略國家的精神盟約。」

到了十一月五日，蔣委員長又在重慶招待各國記者，表明中國之嚴正態度：

「現在是我們聯合奮鬥的一個極重要時機；我們清楚的認識，在每一個戰場，每一條戰線，從守勢改進攻勢，以及最後勝利的機會，有賴於我們全世界被侵略各國的合作程度而定。由於我國一九三一年所得到的教訓，凡是一個戰場開始抵抗侵略的時候，必須要堅持抵抗下去，否則就要威脅到新的戰場；抗戰開始於一個以上戰場的時候，各個戰場必須要聯繫起來，方能團結一致，打倒共同敵人，獲得最後勝利，否則，主動將操於侵略者。……」

日本對英美宣戰之次日，我國立即與日德義斷絕邦交，正式宣戰，和英美共同作戰了。（國民政府對日宣戰及對德義宣戰佈告見附刊圖片。）蔣委員長於十二月十日發告全國軍民書，略謂：「……吾全國同胞自今伊始，更須緊張嚴肅，各竭其能，各盡其責，共作最大最後之奮鬥，吾海外僑胞，應盡其赤誠，奮其偉力，各就所在地區，貢獻所有力量，協助友邦，消滅共同之公敵，造成祖國之榮譽。吾全國將士，

更應切認今日爲吾軍人奮勉圖報唯一重要之時檢，亦爲國家民族存亡榮辱之關頭，宜更沉着堅忍英勇奮發，以收獲「九一八」以來血肉所造成之戰果。……」從行動上，表現我們抗戰的決心。

關於日軍偷襲珍珠港及進攻新加坡、馬來亞羣島、菲律賓羣島之經過，事詳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本書姊妹本）不復贅述。茲述其在亞洲大陸之作戰及我軍協同防禦之行程如次：敵軍之南進陰謀，在當時乃以「偽裝進攻昆明」的手法出現的。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秋天，臺灣的作戰準備，一天緊張一天；（當時臺灣軍司令官是本間雅晴中將，參謀長是和知鷹二少將。）航空專家古川到了臺灣，便在臺南建築飛機場，十糧的加農炮，十五糧的加農炮，每天轟轟地自北至南的從臺北市經過；一師團一師團的部隊，從「滿洲」開來，做南方的新客。向南方進出的船隻，頓時使高雄充滿了戰時景色；自臺北經廣東、河內而到盤谷的日暹航空線，滿是搭載的軍人。敵軍方廣播日軍自河內廣東方面同時向昆明進攻的消息，於是大家認爲是昆明作戰開始了。（當時，我軍在昆明也着手軍事戒備，集中有中央軍十二個師，滇軍九個師七個旅，桂軍六個師二個旅，還有機械化部隊第五軍也向昆明集中。）河內方面，也在準備對昆明的作戰，日本方面的記者也正向河內集中。可是到了安南南部的西貢，戰事的空氣更加濃厚，却不見對昆明作戰的說法了。七月間飯田祥二郎中將，率領日軍到達西貢，第一件工作就是建設飛機場。（後來在馬來亞擊沉英艦威爾斯親王號及驅逐號的日機，即從當時所建的布拿彭飛機場起飛的。）到了十一月，從西貢到布拿彭，便已建造了幾個基地；兵器、彈藥、汽油、糧秣，亦堆積如山，足夠南方派遣軍半年的消耗。還開到了一個師團的鐵道部隊。不久，山下奉文和寺內壽一也在西貢出現了，其動向也更明顯了。

戰事開始的第一天，（十二月八日）那個想在英日兩強之間嚴守中立的國家：泰國，有如落了阱的老鼠，一下便被捉住了，泰國的首相畢達，聽了淺田總領事申述理由，提出要求訂結攻守同盟和許可日軍過



境等等提案，只能滿口答應，接受一切條件。（日本的陰謀，連駐泰國四十年的英國公使克洛斯比，都沒有看到。）成爲日本南進的踏脚石了。敵軍的主要攻擊，第一步便是進攻香港、新加坡、和菲律賓；（香港只經過幾小時的戰鬥便被佔領了）這兒撇開新加坡菲律賓的戰事，單提香港方面的防禦過程。我們早已說過，英國的遠東政策，在保守黨的綏靖政策之下，很少積極的行動的；戰事迫近了門口，香港當局才發現自己是毫無防禦力量的。它沒有防禦武器制止空襲。香港的大蓄水池極易招引敵人的轟炸。香港的港口和市街沒有高射炮。從官方說，香港只有包括兩隊飛機的空軍。香港守軍有正規軍四營，義勇軍一隊。很明顯的，當日本對華南發動它早已準備好的攻勢時，這些防禦是很可憐地不够用的。倫敦和香港當局，後來也明白在日軍的包圍之下無法防守；但他們仍希望有力的防禦使攻擊者見而却步，他們曾撥八百萬鎊加強香港防務，建築地下水道，在九龍擊劃新飛機場，建築新路，延長到邊界的碉堡線，裝設更大的大炮，並大量儲存食糧。其實香港也早成爲阱中之鼠，日本的許多新根據地，海南島與斯巴特萊島，把香港臨海的一面包圍起來；在危急時，香港是不能期待新加坡方面的援助的；它也不能依賴日本統制的陸地，獲得食物上的供應的；香港，進入了一戰，便是一個孤島。十二月八日黎明，敵機進襲九龍機場，制空權便落在敵人手中了。敵軍立即向九龍進攻，經過了三天的戰鬥，到了十三日，九龍便陷落了。當時，香港市民幻想中國軍隊由陸路進援；由於香港當局事前和我政府未取軍事的聯繫，那時，所能調集的只有一部分惠州方面游擊部隊在深圳虛張聲勢。我當局星夜調集的援軍正由桂衡方面南移，九龍失陷後一星期才由韶關向南推進。英軍退至香港本島後，敵軍便取包圍態勢，十四——到十八日這五天，雙方曾經展開猛烈的炮戰，但英軍已無法阻擋敵軍的奇襲上陸，而且通香港的自來水道也已爲敵軍所控制，正如扼住了全島市民的咽喉。港督楊格也兩次拒絕敵方的誘降，但自十八日夜間，敵軍分三路登陸後，香港的末日已經很近了。

。二十二日夜半，敵軍進至山岳地帶攻佔了奇力山、太平山，抵抗已至最後一線，十二月二十五日，全島乃告陷落。果如日本軍事家所預料，香港防守，不能超過三個星期的。

太平洋戰事的發生，結束了英帝國的遠東綏靖政策，也結束了美國的「孤立主義」，轉變了整個東亞與世界的局勢；證明了一句真理：「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註）「在此次戰爭尚未爆發之前，日本之能力常被一般所低估，但日本除菲律賓以外，並未遭受抵抗，在絕短時期中，已控制二人口多於美國之地區，因此對它力量的估計，也轉而趨向另一絕端了；即使依此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一般標準作準則，日本亦被視為第一流軍事及工業強國，然就吾人所能得之各項事實而論，實未足以證實此種估計之當否。

日本過去之種種成功，並非由於其全部軍事及工業力量所致，而實因彼在這一戰爭之各主要戰役中所達到之對手方面作戰力較弱之故。同時日本所勝者祇為比較少數之敵方軍隊，而被佔各地之土著人民大半採取中立，即如在緬甸時，土著人民且予日本以相當支助。一旦聯合國之軍事能力與工業能力配合後，日本之勝利亦將立即告終。」

## 三十 老百姓願為救國犧牲 共產黨只在破壞抗戰

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冬天，有一美國國際新聞社駐東京記者楊格從東京到重慶去，看我們的戰時動向；後來回到東京在日本評論二月號（一九四〇）發表了一篇印象記。（楊氏以此被日本警察當局所逮捕。）他以冷靜的眼色，來看戰時中國，觀察得頗為深刻，他說：「在戰亂行程之中我訪問了中國首都重慶，那麼他們（指日本人）最願意曉得的是那一點？多數日本人願意曉得的事：是共產黨在重慶政府裏面究竟保持有多少壓力？其指導者是誰？不過事實上，蔣介石將軍是一重「誠信」的人，他確實的遵守抗戰初時所同意的「國共合作」諾言，任何黨派，只要不違背國策，都可以自由活動。在重慶只有蔣介石將軍是最高的指導者。基督軍人馮玉祥是個普通的共產主義者。再者共產黨的一派人，也會開過中蘇文化茶話會，舉行過演講，游園會，解釋歷史事象，分配小冊子，開映蘇聯的影片，在重慶也許有幾個沙龍式的（客廳中的）淡紅色主義者，知識階級們也許有時要談談共產主義；不過僅此而已。在重慶並沒有強大的共產主義團體存在。當然，你在重慶也可看到一些共產主義浸潤的色彩。不過日本人認為蔣介石將軍的中央軍的抗戰，是受共產黨壓力，這種想法，一定得承認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一致的希望，是國家的自由與獨立，他們唯一的指導者，就是蔣介石將軍。

我在東京、南京、上海，常常有人問我英美蘇各國大使對於重慶政府的影響力究竟怎樣；但單就美國大使詹森言，他是一個德謨克拉克西的人物，充滿著誠意的人格，是個忠於自己職責的典型人物，他在中國過了大半生的生涯，他的瞭解中國人和中國，猶如他的瞭解美國人一樣。他送到華盛頓國務院去的關於中國的調查報告，都是傑出的東西。詹森大使雖有權利和重慶政府交涉，但與日本駐佔領地區的特使加藤外

松，卻無交涉的權力。關於這一點，詹森大使在重慶的飛機場上曾親自向我說過。凡有關中國的日美間的瑣屑問題，均由東京格魯大使擔當折衝之任。再者，關於日美問題，詹森大使固不會和野村外相締結日美新商約，且據駐華美國大使館的觀察，此事前途極爲悲觀，這是這裏要順便附記一句的。英國皇帝陛下的代表人駐華英大使寇爾爵士，也一樣的不得和家族分離而居。因此大使爲暗見在上海的夫人起見，不得不特地轉道香港；每逢英國大使訪問上海，同盟社總來一番宣傳，說英國的陰謀開始了等等。照同盟社的說法，英大使的訪問香港，與中英借款問題有關，上海訪問則係探聽日本的「新政府」建設工作，即打聽所謂「新政府」樹立的行動。這種說法，不過是笑話而已。實際上因爲英國的在華利益散處各方，所以英大使不得不常在中國各地巡行。英大使的存在，在政治上並沒有甚大勢力。尤其在英國專心於歐洲問題的今日，駐華英大使的行動勢必狹化。不過寇爾大使是一個有能力的外交官，是不待贅言的。他和美國大使一樣，對於當代中國事情通達，是勝過日本中日事變的資料，永爲關心中國問題者所需要。他所起居的私室，完全是中國式的，別的外交官中，誰都沒有這樣的房子。大使館員會時作旅行，但並無惡意的目的，他們或則舉行郊外野宴，或則舉行游園會，不過並不像同盟社所傳有甚麼作用在內的。因爲目前中國的眞像，決不能在日軍佔領區中得知。所以英美兩大使對於中國均很表示樂觀。不過兩大使對於中國並不給甚麼忠告，中國究竟是中國，她有她自己的東方式的方法，行之頗爲得手。中國人有時好像很特別，有時頗有些見解錯誤，且樣子懶吞吞，可是比之一年前中日戰爭開始時所受的打擊，中國人是進步得多了，已逐漸克復過來。

講到蘇聯大使——其實像許多不可解的俄國事情一樣，大使殆乎每年在變更，所以眞相不很弄得明白。蘇聯大使館中人員十分衆多，但主要是書記官和翻譯官，他們做的事，是舉行外交團中最大的宴會，請

別人喝俄國製的香檳酒——這一些事，在政治上是沒有多大的意義的。就活動一點言，重慶外交團中的第一人，要算是代理德國大使狂·反達博士了。這位代理大使，經常雖在北平，但因他在中國已有十二年，是外交團中最敏捷的一人。他的關於中國的知識，是任何人都不會有疑問的，他所提供的關於中國問題甚詳。其實駐華的外國使臣，根本不需要甚麼權謀。他們早已蒐集有充分的情報和豐富的資料，可以呈報本國政府。本國政府就可以根據此種情報資料，而自行獲得結論。因此他們關於西部中國的情形，遠比日本曉得更詳細。和平希望是否很大呢？誰在指導這種和平呢？這種和平對於第三國的影響又怎樣？蔣將軍對於這種工作作何考慮？在沿海岸被封鎖的現狀下，中國的國外援助是很難的；然而沒有外國的援助中國也能繼續抵抗嗎？對於這一問題，我的答覆是：中國被封鎖的海岸約長二千五百哩，重慶卻在離上海千四百哩的內地。和平工作等等的話，在重慶是禁止的。蔣介石將軍的意志，是堅強無比的！他認為縱然沒有外援，中國也要抗戰到底。除非日本勢力完全退出，保全中國的領土，主權完整，決無和平可言。要是有人進行辱國和平工作，全中國一定會起來反對。因此在這種現狀下，根本談不得和平。當然，中國人也希望和平。誰都希望家族團圓，商界希望復興，對於戰爭已有幾分厭倦，尤其商界最具此種傾向，可是中國人卻依舊擁護重慶政府。和平的路因難殊多，英美德等的外交官們，也不談甚麼和平。中國人一致信仰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仍舊支持重慶政府，且比二年前予以更大的支持，老百姓對自己的生命、財產，都願為抗戰而犧牲！這乍看之下似屬不可思議。其實這正是中華民族永不可侮的特點。然而究竟有什麼解決的辦法沒有呢？——我到處常常問中國人，結果總不能得到滿意的答覆。我會詢問過八十名左右的官吏軍人，約百五十名的商界人物，他們多希望恢復到事變前的常態，但一談到怎樣實行恢復的具體問題時，就議論紛紛。結論還是歸到在現狀下依舊除了繼續抗戰外，別無他途。當時著手的產業擴張計劃，道路建設等等，現在已

屆完成，今日的中國人，看見高高雄舉於工廠上面的煙囪，滿載輸出入品馳騁於國道的運貨車隊，就感到安心和滿足，並且得到了勇氣。汽車修理工場，有一大所業已完成。這工廠大約有橫濱的日本工場那麼大小。無編電機械工場亦已完工了。在這裏可以製造飛機用的精巧無線電。雲南的某美國系工場，一明可製造飛機五十架。紡織工廠的棉布製造額也大大增加了。水門汀工場，麵粉廠，皮革工場等等，進行的均極順利。」我們從這美國記者筆下，可以看到 在委員長領導下，二十八年以後西南大後方的進步與社會經濟安定的實情；他告訴東京人士兩句有力的話：「日軍在理論上似能擊破華軍抵抗力，實則未必盡然。」我所祈願於日本記者的，是請他們再詳細研究一下中國的內部情形，知道了真相再來講對策。」（日本經濟學家木村增太郎也說：「日本一部分說客，多極度輕視法幣（抗建時的國幣）的基礎，每說法幣不出半年即行崩潰。然而，這種謬誤的判斷，在今日正被相反的事實在矯正著。中國的國民生活，依賴國際貿易的程度本來極低，尤其事變以來，中國民衆即實行了極度的自給自足經濟，所以即使外匯準備金完全涸竭了，或者即使英國完全不給予助力，或甚至法幣的對外價值崩潰到對外購買力等於零，也不見得就能給中國的國民生活以直接的致命打擊。」）

（另外還有位楊格博士，他是我們的財政顧問，他曾在中國評論週報，發表關於中國戰時財政的報告。他說：「一位中國的軍事學家曾說中國犧牲空間爭取時間。這倒是真話。不過兩年半的戰爭的確在削弱兩個交戰國的國力。千百萬的人流離失所，內部的生產及對外商務都受著日本的干涉，而華北却又受水災之害。中國的金融機構實已顯出不堪其苦的情形了，收入銳減支出鉅增，使她收支不能平衡。法幣的外匯價值降落到戰前的三分之一，幸而內地的物價並未相對地高漲。遍地都是戰爭毀滅的殘迹！然而中國却有條不紊地繼續著她的經濟生活。這不能不歸功於兩個原因：她的大部分人口在廣大的分散農業領域，而人

民既富於適應非常時期的能力，又能忍辱負重。這實在使外國的西方朋友爲她慶幸。」

不過，狡獪甚於狐狸的共匪，包藏禍心，藉「團結抗日」之名，爭取國人的好感；藉服從政府的領導，而暗中陰謀活動，隱藏他們破壞抗戰的行爲，蒙蔽友邦人士的耳目。在抗戰情勢相當穩定之後，他們的假面具揭開，公然叛亂。接著擴大起來，乃發生了許多不幸的事件，直接地對於抗戰工作起了極壞的影響，這影響直到後來還在繼續著。關於「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明明是叛亂行爲，共匪却用很多的篇幅來向國人控訴，還編了一本小冊子，叫做「震動世界之皖南慘案」。若撇開政治的葛蔓不說，單從軍紀軍令這點來說，這問題是非常簡單的。「新四軍」，並非獨立的部隊，而是屬於軍事委員會管轄下的部隊；在建制上，配屬於第三戰區，應聽從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指揮。不管「新四軍」在政治上和共黨有何種密切關係，共黨如直接指揮新四軍的行動，即是違犯軍紀破壞抗戰。站在公正的立場，摘錄三十年一月二十九日重慶大公報社評如次：

「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爲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戰大局。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電公正的話：『：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一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





共匪的「背信無義」，他們不只背叛政府，也在欺騙全國的老百姓。他們只知擴充勢力，襲擊國軍，等於在幫助敵人來摧殘我們的抗日力量。這不是十足的漢奸行爲是什麼？下面就是他們在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所發表的「共赴國難宣言」中的四項諾言：

-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中國共產黨願爲其徹底實現而奮鬥。
-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的統一。
- 四、取消紅軍番號名義，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共匪不守其「諾言」，破壞抗戰，襲擊友軍，最初只從地方團隊及游擊隊開始，以後則公然襲擊國軍了，他却對外宣傳「解決了多少僑軍。」僅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年十月之一年間，就有三百九十五次之多！其最嚴重影響抗戰形勢者爲：

二十七年，第十八集團軍已自由開入河北，是年十二月，集中賀龍、趙成全、呂正操等部，及東進縱隊、青年縱隊等，用圍攻襲擊方法，在博野、小店、北邑、冀縣、北馬莊、武靖、安次、贊皇、元氏、趙縣、隆平、武安、上焦氏、鎮金市等地區，次第解決河北抗日民軍張蔭梧、喬明禮、丁樹本、張錫九、向中葉、楊玉崐、趙天濤等部，這些都是我中央政府所編成在河北的抗日民軍，至此，悉被共匪摧殘，減輕了華北敵軍所受後方的壓力。

二十八年，十八集團軍徐向前部竄至山東，到處圍攻地方游擊部隊，如長清之第一區保安司令部，壽光之第十四區保安司令部，魚臺、鉅野、萊蕪、蒙陰等縣團隊。九月以後，又被其解決者，計有博興保安

第八旅、魯東第九梯隊、招遠保安第二十七旅、邱縣、萊蕪、東平、嶧縣等保安隊，及鄆城常備隊。各地民衆自衛武力，悉被其繳械，使山東省政府無法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冬，我軍在北戰場方面發動攻勢，原希望一舉殲滅晉南三角地帶內之敵軍，十八集團軍竟於此時煽動晉省新軍薄一波，韓鈞、成勝伍等叛變，達十餘團之衆，其中下級官兵多有不從者，賀龍匪部且公開援助加以收編，致我北戰場之主要攻勢計劃，完全被其破壞。

二十九年一月，十八集團軍在河北方面，又集中一二九師、一一五師，並調徐向前、賀龍、呂正操、楊勇、楊秀峯等匪部，分向冀東冀南之國軍猛攻；三月中旬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鍾麟，及孫良誠、朱懷冰、高樹勛等部，均以被匪攻擊不已，更不忍同室相殘，乃忍痛退出冀察，孫良誠、高樹勛等向黃河以南魯西轉進，鹿鍾麟、朱懷冰等部向晉東南轉進，而十八集團軍仍復節節進逼，經統帥部迭電制止，然孫高兩部又復被其圍攻，此即十八集團軍攻擊河北省政府與國軍之暴行也。

二十九年六七月間，在河北之十八集團軍又移兵南岸，以彭明治、楊勇、楊尚志、蕭華、陳再道、趙金城及一一五師等匪軍主力，對孫良誠高樹勛部攻擊，孫高兩部不得已，又退回黃河以北。匪軍於佔據魯西後，又伸張其勢力，侵擾豫東皖北，並與擅自江南渡過江北之新四軍互相呼應，向魯、蘇、皖、豫邊區進逼，使河北之敵軍，得以積極佈置軍事，發展交通，建設經濟，掠奪我資源。

二十九年八月，佔據魯西之十八集團軍，又協同山東縱隊徐向前匪部，進攻魯村之山東省政府，魯主席沈鴻烈爲避免衝突，率部後撤，匪佔魯村後，仍繼續進迫沈部，統帥部嚴令退出魯村，迄未遵令。迨敵軍向魯村進犯時，匪軍又不戰而退，拱手讓敵，待敵人退去，匪又復進佔，其打擊山東省政府之暴行如此。

二十九年十月，匪軍即由魯村南下，而擅自渡江北上之新四軍陳毅、管文蔚部，則於七月襲擊江蘇省

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屬之陳泰運部，八月佔黃橋，九月初即與南下之十八集團軍聯合對韓德勤部，包圍攻擊，使韓部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以下官兵殉職者數千人。此共匪打擊國軍，企圖消滅江蘇省政府之又一暴行也。

二十九年年底，尙盤據在金壇、句容、郎溪、溧陽之新四軍，於三十年一月四日襲擊國軍第四十師之經過，如本書第九章，及本章三〇二、三〇三頁所述，茲不贅。

新四軍叛變經統帥部明令撤銷番號後，共匪即擅自另委陳毅，張雲逸爲偽新四軍正副軍長，並宣佈擴充爲七個師，繼續其破壞抗戰之叛國罪行。

三十年八月，原駐洪屯公路以北之陳賡、薄一波匪部，及駐沁河以西之孫定國匪部，奇襲國軍王靖國、王部呂軍，劫去團長高翹及李熙泉等二員。九月下旬，又圍攻沁東之武士敏軍，使武軍長在日寇與共匪之合圍攻擊中，自戕殉職。

三十二年，共匪以其勢力已逐漸坐大，公然提出要求，要政府（一）承認其「蘇維埃」邊區政權，及一切敵後武裝部隊。（二）恢復新四軍，並准許匪軍擴充爲四個軍十二個師。

三十三年，乘日寇對我中原及湘桂各地，瘋狂進犯之際，共匪竟與敵軍訂立密約：採取所謂「平行運動」，夾擊國軍。並又要求（一）政府至少給予共匪軍隊，五個軍十六個師之番號。（二）政府承認共匪在陝、甘、寧邊區，及華北、華中、華南各根據地的「蘇維埃政府」，及其各項設施。（三）成立聯合政府。更進而要求改組統帥部，企圖紊亂指揮中樞，陷我抗戰軍事於危境。

三十四年六月，煽動陝北保安團隊叛變，佔據淳化等縣城，襲擊當地的國軍，同時在浙東、浙西、魯南、魯西等地，不斷對國軍奇襲，使我對敵之全面反攻，大受牽制。

### 三十一 英美難保太平洋羣島 我國發揮戰鬪強韌性

太平洋戰事發生之前，敵軍早已向印度支那半島沿岸伸展侵略的觸鬚，置南中國海於完全控制之下，勾結泰國、進兵越南、封鎖香港、圍困菲律賓、包抄緬甸。威脅新加坡，完成南進的種種準備，已如上述；戰事一發生，英、美、荷在西南太平洋上所有屬地的抵抗，全部癱瘓；珍珠港被偷襲，據美海軍部公報：「八艘主力艦，十艘小型艦，一個浮動乾船塢，以及二千五十架海空軍飛機，全被日機炸毀及炸傷。」僅僅一小時之內，美國艦隊所受的損失，大過上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海軍全部的損失。」其後敵軍所向無前，攻佔了關島、威克島、香港、吉爾貝特、西里伯斯、拉布爾及新不列顛等島、那盧島、北婆羅洲、薩拉瓦、俾斯麥羣島、菲律賓羣島、新加坡、帝汶島、荷屬東印度羣島、所羅門羣島、新畿內亞島北部，安達曼羣島及緬甸全境。從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發動攻勢到一九四二年五月中旬佔領緬甸，僅僅五個月之中，所佔土地達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之廣。這一次敵方的海上攻勢，採取海陸空協同攻擊，較之英美的海軍第一觀念進步得多。蓋英美海軍傳統觀念，深受馬罕海軍第一原則的支配；他們以為在太平洋戰作，「守勢方面，只需要一個充分強大的海軍，能在敵人到達海岸之前，先予迎擊並將其擊敗，另外還要有實力，足以使海軍能自由行動的陸空軍。在與海外敵人從事戰爭的場合，空軍的作用仍將次於海軍的主要地位，即防止敵人到達可以發動有效攻擊的地位。」「攻擊方面，日本是一個島國，所以它害怕遭受海軍的攻擊。它可以無須被軍事征服即被海軍弄得無能為力，終致失敗。」（一九四〇年五月，美參院海軍委員會報告。）美國海軍作戰計劃，在珍珠港事件以前，仍計劃以巨型戰鬪艦為作戰系統的中心。英國的太平洋戰略，比美國更偏於馬罕主義，在軍事重心的新加坡，既無陸上的縱深防禦，而作為海軍主力的「威爾斯親

「五」號與「抵抗號」，也並沒和空軍協同警衛，竟乃駛入敵方以西貢爲中心的轟炸圈中，以至全軍覆沒，這都是戰術落後的教訓，而且英海軍在大西洋上所受的打擊，也沒促進他們的覺醒，以至慘敗之局重演於遼東。倒是日本方面，並不墨守馬罕主義，從歐戰接受了經驗，他們採取了海陸空協同並進的戰略；它的海軍任務在掩護隊部登陸，和執行封鎖，不在和敵人作正面決戰，和敵正面決戰的是陸空軍。這一進步的戰略，達成了戰事初期的全面勝利。」

至於敵軍的戰術方面，則採取「直接作戰」和「漸減作戰」的滲透戰。「何謂「直接作戰」，和「漸減作戰」呢？譬諸二人格鬪，一開始即傾全力對敵方加以突襲，致人於死命，謂之「直接作戰」；反之，誘敵注意正面，但避開正面的決鬪，施行側面攻擊，等待對方斷手殘肢，痛苦不堪，而後稍一使力，便完結對方的生命，謂之「漸減作戰」。日寇在太平洋發動軍事攻勢，一開始就大規模突襲各軍事目標，敵人知道對方空軍力量薄弱，企圖一舉而摧毀盟方各屬地的抵抗力，是採「直接作戰」戰法，不過她所用於「直接作戰」的主力是空軍，不是海軍。但是敵人海軍所採的戰法則是「漸減作戰」。這可以分爲三個步驟來講：（一）如敵人海軍進攻某一根據地或據點，必同時進攻一切可能成爲某一根據地或據點的前衛和側翼，封鎖某一根據地或據點的海面，陷它們於孤立，而後各個擊破；（二）敵人海軍要輸送陸軍在某一地點登陸，亦必同時要在幾個地點登陸，藉以分散對方的目標，牽制對方的兵力；（三）登陸以後，又不是集中攻擊，正面決戰，而是分路進兵，施行大迂迴，襲擊對方後路，並包圍殲滅。」且敵軍在進攻南洋羣島和緬甸以前，知道這一帶多山岳，多森林沼澤，而要在如此地帶進行戰事，普通一般的戰術和裝備決不適用，特殊的訓練是有必要的。一九三八年敵人佔我海南島，就獲得一個訓練的機會。一位美國郵報駐日記者於一九四二年四月在「讀者文摘」上曾特別指出過：「海南島是一個準備從事侵略的大學校。在這裏

大約有十五個師團，學習了十五個月進攻馬來亞和緬甸課程。侵略者的作戰計劃，四五年前即已擬定；所採的戰術則確定於一九三八年，並曾在島上繁茂而多蛇的叢林中經過嚴格的試驗。其戰前之準備，可謂十分周密的了。

（所謂熱帶叢林，其地形亦至複雜。馬來亞、爪哇、緬甸及印度阿薩姆之山麓，即有濃密之熱帶叢林，密林叢莽，非斬荆披棘無由通過，至於視界可謂絕無僅有。但沿林邊，則常有稻田、茶園、橡皮園，近海各地復有紅樹林之沼地。在在皆是，且滋生蚊、蚋、螞蟻、蛇、鱷，易感傷風，瘧疾；畜類且易得蹄病。對此等等之豫防，時須注意。無論叢林之性質如何，其共同特徵厥為：缺乏公路與鐵道，故車輛之通行，頗多困難。多數地區，陸空之視界均極有限，對於初臨其境者，幾為不能活動之「死地」。一日軍叢林戰術之檢討。）

關於日本的作戰行爲，軍事家威爾納氏，曾舉出三個主要特點：

「（一）日本的軍隊是被作爲一個單位來運用。日本向它的敵人們投出了一個密切合作的陸軍，空軍，和海軍的結合體。這一戰略很適宜於平均發展的日本武裝部隊，主要是陸軍和海軍。日本比任何別的大強國更是一個海陸一起的強國。不過這一「複合」戰略不只是在物質的意義上被準備了的；它並且是破用精微的確實性和完全性計算過和執行着。戰略上作戰部隊的合作是在整個戰事計劃中實現，而作戰上是個別的行動中。在每次作戰行動中，陸軍，空軍和海軍應該使用怎樣的比例和能力，是曾被精細地計算過的。沒有任何裝備部門會作孤單和獨立的行動。日本的軍事當局是同時有陸地，海上，和空中的心腸的——而這一普遍性正是它的長處。每一地方它都作三度的行動。個別日本戰鬥部隊的職能常使適於形勢的急需，並且常常被用違反習例的非常方式使用着。日本的海軍部分地被用作對付陸地目標的流動砲壘，主

要是保衛軍隊運送和掩護登陸行動。日本的陸軍部隊常作水兵行動，替艦隊佔領根據地。這樣，海軍實現了陸軍的行動，而陸軍擴展了海軍的範圍。空軍被用作陸軍和海軍的空中武器，在某種程度內作為控制海洋的工具。

(二) 日本戰略的特徵是海上閃擊戰。它包含着不是純粹大陸的也不是純粹海洋的作戰。這二日本戰略的決定方法是遠程登陸的方法，它和希特勒的挪威作戰有着某種類似，但它是在廣大的海洋空間實行着。在實際的陸地作戰上，德國軍隊遠勝於日本軍隊，但是日軍在聯合海戰上會表現舉世無匹的精巧。他們不單單於海上的戰鬪，並且善作海上的擴張；他們進行着一種海上的運動戰，由海軍，陸軍，和空軍來實現。沒有別的戰略能夠跨越空間到這種程度。海洋區日本部隊結合體的行動比之希特勒的摩托——機械化部隊更為閃電般迅速。

(三) 決定的打擊是出之於陸軍和空軍。這在曾把太平洋戰爭夢想為一種海軍決鬪的同盟國是出乎意外的。但是日軍當局，即使在進行海上戰爭時也沒有依據純粹海軍戰略規例。日本海軍避免主力的海軍交戰。日本在海上已經略取得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地帝國——雖然沒有一艘日本主力艦會向美國的主力艦開過一砲。日本海軍並不重視抽象的制海權。除了對中途島的進攻外；它不會企圖奪取美國在中太平洋的海上控制權。日本是一個島上帝國和主要的海軍強國，却沒有固執純粹海軍的學理，而有着光榮傳統的日本海軍，也謙卑地委身於陸軍和空軍。整個西南太平洋的征服是由日本的陸軍和空軍實現的。」

「美國和英國通過不能達到海岸的海洋眼鏡來看世界。東京雖然擁有強大的海軍，却通過陸地眼鏡來注視太平洋」。亞歷山大·基拉爾菲，曾經這樣寫着（他是最清楚地把握到日本戰爭行為的要旨的海軍評論家。）海上戰爭的登陸，陸地攻勢，和佔領是日本戰略的決定作戰行動。日本是用它的部隊的共同體來

從事作戰，在這一組織中，它的二等陸軍的收穫遠超過它的頭等海軍的。

日軍的作戰計劃，採取一個最大的攻勢；它是要囊括西南太平洋地區的島嶼和東亞大陸。目標事先早已選定，包括着所有英國，美國和荷蘭的屬地，也會準備了太平洋衝突的數種不同的方式；有對美國的戰爭，和對英國的戰爭；這些不同的方式，又被溶合在對西方聯盟的戰爭和對中國仍在進行的戰爭連結在一起的，無所不包的計劃中了。因此，日本的攻勢有着這樣龐大複雜性的特徵的數種作戰同時在進行，互相之間隔着極大的距離，菲律賓的登陸是和馬來亞的作戰同時進行着；緬甸攻勢的發動是當荷屬東印度正被佔領的時候；新加坡的進軍發生於大洋洲許多地方的登陸時。跟着這些不同方向的平行動作同時，又在一個選定的方向進行連續的作戰行動，使每一被征服的地方成爲下一目標的行程站、跳板。日軍的大攻勢，就是這樣從北到南進展着，經過菲律賓到婆羅洲，西里伯斯，大洋洲而迫近澳大利亞。他們要把所有西方強國的軍事根據地，從太平洋和東亞大陸上清除了，這是作戰的預定目標。（伊藤正德說過：「日本對遠東的基本政策是藉清除西方強國的前進根據地來穩定世界的這一部份。日本有充份的理由要求清除這些危及已上軌道的新秩序的軍事根據地和特權。」）

從戰事發展的過程看，我們可以明白敵軍的主攻勢是沿着兩個方向進行；首先向南進；這一階段包含菲律賓的登陸，東部中國海的鞏固，和馬來亞的征服。攻勢接着便向西和向東發展，到達大洋洲羣島；從西北側擊澳大利亞，到達緬甸。印度尼西亞，從西蘭（摩底加羣島之一）到蘇門達臘，給日本在南太平洋構成一條橫貫東西的軸心。在這擴張階段之後，接着開始了大陸鞏固的階段。一九四二年六月和七月，日本在中國再取攻勢，那是要完成從上海到新加坡一線的大陸征服。（在陸地的作戰中，日軍有着比盟國差長多兩倍的軍隊參加，比起複雜的盟軍來，日本軍隊有着統一的訓練、組織和指揮。盟國的白種軍隊對殖



民地有色的軍隊的比例是：在菲律賓一比三、在馬來亞一比一，在荷印可能一比〇。在每一地方，盟國軍隊都沒有充分的武裝配備，在馬來也許比別處好一點。在日方看來，對西方各國的戰爭是一個補充的戰爭，和對中國的老戰爭並行着，太平洋戰爭所表示的日方閃擊的輝煌成就，使英美人士明白了「中國軍隊所發揮的戰鬥強韌性，」是西方軍隊難於企及的。」

## 三十二 戰長沙三殲頑敵 逞兇焰棄屍遍野

中國的大陸戰場和西南太平洋的島嶼戰場，聯絡成爲一個戰場以後；中國戰場的軍事意義，便起了重大變化。敵軍對我進攻，原擬以華北戰場爲重心；華中戰場則爲輔助戰場，藉以完成華北地區之確實佔領；華東戰場、華南戰場則爲支戰場，其封鎖行動由海軍來執行，陸軍作戰只是推動其政治、經濟侵略的一種助力，因此，敵軍在華兵力也就依照這一戰略上的需要而有所輕重。華北最多，華中次之；華東華南只散布着二三個師團的兵力。

太平洋戰爭以後，敵方對於中國戰場的看點，已經完全改變；他們想結束中日戰爭既不可能，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又爲軍事情勢所不許；乃採取以攻爲守的戰略，從各戰線發動攻勢，來消滅我野戰軍的實力。敵方明白我軍可能反攻平津，鄭洛一線將爲我軍反攻的軍略據點；也明白鄂西、鄂中、鄂南、湘北我軍對武漢宜沙取包圍態勢，乃向長沙、常德、襄樊各線不斷發動攻擊；東戰場閩浙沿海，將爲中國與友邦協同作戰地區，敵方也非常警覺，繼續作「掃蕩」進攻；華南戰場的重要性，更是顯著，不僅爲印度支那半島各線的屏蔽，且有防禦印度的積極作用；敵軍於島嶼攻防戰順利完成之後，虎視眈眈，作進攻我西南大後方的打算。因此，華東、華南兩戰場之重要性，反在華北戰場之上。

從我們中國的立場看，當英美盟軍從西南太平洋各島嶼逐步後撤，還站不穩脚步之際，大陸作戰，得由我軍獨力擔當；在東亞大陸牽制敵軍百六十萬之衆，使之不能自由移調，乃是我們對盟軍最大的貢獻。我軍還在緬甸戰線掩護盟軍的退却；敵軍所以阻滯不進，印度和澳大利亞之得以保全，盟軍得以從容調整補充，着手反攻，皆我軍在陸上協助之功。（盟國從柏林所獲得對德國的軍事報告中，即提及這一問題。

）因此，一九四二年以後，中國戰場上一有動作，便和太平洋整個戰場有着密切的關係。

在這裡，我們先敘述一下日軍的第三次進攻長沙，三十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間，湘北鄂南之敵，陸續集中第三第六第四十師團於岳陽地區，總兵力約達七萬餘，是時在新牆河南岸守備之我軍，爲第二七集團軍總司令楊森所部，分防右自方山洞三港咀新牆瓦榮家灣鹿角之線。十二月二十四日，敵於羅家嶺至八仙渡（新牆東西各約十餘公里間）分八路渡過新牆河南犯，我楊部當予迎擊，敵陸續增援，於廿五日竄至關王橋大荆街黃沙街之線，我楊軍於逐次抵抗後，以一部與敵保持接觸，主方向關王橋東南地區轉移，協同由平江方面到達楊林街及其以南地區之孫軍，向西側擊南下之敵，但敵仍以一部掩護側背，主力則冒險南犯。廿六日晚，敵迫近長樂街及以西汨羅江北沿線，與我汨羅江沿岸守軍第三七軍陳沛所部，及第九九軍（傅仲芳軍）之前進部隊接觸。廿七日午後三時，敵右翼於歸義汨羅江附近，強渡成功，遂與我陳傅兩軍發生激戰，二十八日敵左翼復由長樂街附近渡汨羅江。廿九日晚，由鐵道正面南犯之敵，竄至新開市大娘橋地區，一部於三十日在新開市附近整頓態勢，我陳傅兩軍亦乘機按預定計劃，分別向長樂街金井東側地區，及鐵道以西地區轉移，準備向南犯之敵圍擊。

卅一日，敵各路先頭分經春華山楓林港石子鋪到達撈刀河瀏陽河中間地區，並以第四十師團（左翼）向瀏陽河畔金潭渡頭市仙人市各地推進，其第六第三兩師團主力，則向左旋迴，對長沙外圍攻擊，其沿鐵道南下各一部，則爲我朱師阻止於長沙以北。一月一日敵第六第三兩師團主力，開始向長沙猛撲，我李玉堂軍沉着應戰，同時我岳麓山砲兵，亦能適時以火力支援，予敵以重創。二日起，敵復以進出瀏陽河畔之第四十師團主力，增援於長沙方面鏖戰四日，我陣地屹然不動，敵攻勢乃呈頓挫。四日我軍按原定計劃，孫楊兩軍，由北向南，夏陳兩軍向西南，蕭軍由東向西，夏軍由東向西北，歐軍由南向北，李彭兩軍由西

向東，傳軍由西北向西南，實行總反攻，敵以長沙堅不可破，死傷奇重，又以陷於重重包圍，四日夜開始向東北突圍，分經春華山望仙橋石子鋪北竄，因被我包圍攔擊，致退却十分困難。此時敵酋阿南惟畿，爲挽回危局，遂急派敵獨立第九旅團南下，應援被圍之敵，迨於五日到達花門樓古華山及福臨鋪以北地區時，遭我在金井福臨鋪栗橋一帶之部隊迎擊，且我傳軍亦於七日在李家墩新開市神鼎山一帶，由西向增援之敵側擊，激戰至八日，敵第九旅團幾全被殲，致不克與主力會合，而被我各個擊破矣。

北潰之敵，渡過金井河撈刀河後，以大部經楓林港麻林市福臨鋪長樂街道，一部經新安鋪青山市栗橋新市道北竄，經我緊緊追擊，截至九日，敵始會同第九旅團殘部分向汨羅江逃竄，至十三日，殘敵大部由長樂街新開市各處渡汨羅江，我除以蕭歐陳各軍由正面追擊外，以陳傅兩軍由東西截擊，以孫夏兩軍由左右行超越追擊，李孔各師，則進出於黃沙街洪橋長湖新牆一帶準備截擊，殘敵由汨羅江北竄時，被我右超越追擊部隊，於長樂街渡頭橋三江口黃谷市關山一帶截擊，致殘置於長樂街大荆街黃沙市一帶之敵掩護部隊，大部被殲，及至長湖洪橋新牆一帶，又爲我孔李兩師夾擊，狼狽不堪，至十五日夜，新牆河以南殘敵即告肅清，我遂恢復會戰前之態勢。是役斃敵五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員名，俘敵一三九名，馬二百七十匹，步騎槍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機槍一百一十五挺，砲十一門，手槍二十餘支，擲彈筒二十具，無線電九架，其他尙夥。是即爲震驚中外的第三次長沙會戰。

長沙戰後，美記者，福爾門氏親往湘北視察，作如次的報導：「中國第三度的長沙大捷，證明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中國軍隊的配備若能與日軍相等，他們即可很輕易的擊敗日軍。這一次獲勝的原因有二：第一、長沙道路全被澈底破壞，使日軍坦克車與重砲不能通過，不能發揮威力；第二、在卅年十一月十一日，那時第二度長沙大捷結束不久，華方就擬定了一個抵抗日軍計劃，決定一旦日軍三度進攻，華軍即伴作

抵抗，把這些躊躇滿志的笨東西引誘到一個袋形地域，然後從四面八方包圍起來。

這一次長沙大戰，可以說是太平洋戰事爆發以來日軍第一次遭遇的大敗仗，不，不僅是大敗，還是慘敗。這種說法並不是根據官方的報告，我是從親眼所看的事實推斷出來的。我會親到湖北戰場上去觀察，看到大量的血，長沙城外幾十里的土地都可看見鮮血。日本人說他們佔領過長沙，可是他們連保衛長沙的第一道防線都未曾突破。我還看見了許多屍體，成千成萬的屍體，都堆積在長沙市郊外的道路上，有的四肢張開，有的縮成一團，屍體的週圍都是乾血。我還看見大量的戰利品，像步槍、機關槍、手榴彈、催淚毒氣彈、鋼盔、防毒面具、戰旗等，此外還有三百多顆砲彈。當日軍在長沙市郊大敗的時候，他們就把這些東西一概丟下，倉倉皇皇的逃去。日軍的根據地在岳州，從長沙到岳州一共有八十哩的距離，其中有三條大河橫梗着。當日軍從長沙北退，渡過這三條大河的時候，他們犧牲尤其慘重。我會在那冰天雪地的長沙平原上躍馬奔馳二十哩，一直到達瀏陽河的渡口，這個渡口也是一塊戰場，到達此地以前的三天，日軍會被埋伏着的中國機關槍掃射，我親眼看見一堆堆的日本屍體蜷伏在河邊。

我曾在長沙市區巡視，當時長沙的市街堆滿了障礙物，居民幾乎絕跡。長沙人口原有三十萬，爲了避免平民無謂犧牲，早已全部疏散了。後來我又跑往長沙近郊，我看見有些居民從遠道歸來，探視破敗不堪的田園，他們都靜悄悄的整理什物，當我們一大羣人跑過去的時候，他們連頭都不抬起來。走不好久，道路突然狹窄起來，它只有一呎的寬度，有些地方還給戰壕截斷了，戰壕裏面盡是水，我所騎的馬頗爲強悍，可是牠竟不容易走過這樣的小道，由此可知日本的重砲與坦克車更沒有方法可以通過。這些地方的屍體，大都已爲清道夫收拾了，可是我們還可看見大堆大堆的血跡，可見得這一帶每一寸土地上都有過激烈的

戰事。

後來我們看見大批居民潮湧似的返回長沙，他們的行李鍋爐水缸小孩都放在籬筐裡，用扁擔挑着，有些人趕着水牛、豬隻、家禽一道回來，地上遍佈着破爛的日本軍服，一張張的日本書頁，撕碎了的日本國旗，這些東西，幾乎沿途都是，可以想見日軍撤退時狼狽不堪的情形。中國軍隊的軍官都很年輕，從校官到將官，平均的年齡只有三十四歲。他們都久經戰場，他們都很聰明，有很多軍官會講英語，還有一些軍官能講法語、德語、日語、或俄語。」

(附) 黃鐘將軍三戰長沙日記

(三十年除夕) 關於戰鬪準備事，本日完畢；乃展地圖細讀，並作各種判斷腹案。是日城內無行人，街道蕭條。晚得各方情報，寇先頭數千人抵瀏陽河東岸榔梨市東屯渡附近，我部隊在嚴陣以待。

(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十三時寇犯阿彌嶺、左家塘，十五時許，敵竄東長嶺軍儲庫附近。戰鬪之前二日，軍參謀長告余：「敵之主攻必在東南角，蓋(一) 避免東屯渡黑石渡之敵前渡河。(二) 東南郊地形隱蔽接近容易。(三) 敵主力如使用於東北，則大軍不易展開。(四) 由東南角攻擊，可將我壓迫於形河(形河指瀏陽河)之上受殲。」是夜，本師奉令以兩營攻擊左家塘，經六小時，苦鬪克之。是役我符營長獲獎，林營長樹濱重傷，某連全部犧牲。

(一月二日) 三時，敵大增再犯左家塘，久戰失據，拂曉乃作如次之處置：「(一) 令某團扼守南元宮柳家山之線而死守之。(二) 令某團集結於新軍路附近準備攻擊。」晨，倂朱將軍賞梅，敵機盤旋於頂，朱將軍(歎)若無其事然。十三時，敵以步砲飛機聯合猛犯，並以燒夷彈燒我據點，毒氣毒我守兵；十五時，守南元宮之某團犧牲幾盡。

(一月三日) 晨，敵增至二萬餘，以必得之決心，怒潮之勢，開始總攻阿彌嶺、瀏陽門、陳家山、林家山

、孫茅冲、姚家巷、留芳嶺、湘雅醫院等處，終日在激烈戰鬥中。瀏陽門北大馬路均起巷戰，新軍路肉搏四次；本師爲奪取陳家山犧牲百餘名。下午四時起火，烟霧彌天；尤以北大馬路附近爲尤烈；野外無鳥獸，城內無行人；此爲激烈日，亦爲決戰日，鹿死誰手，惟在能守。在最後五分鐘，得最高統帥電：「……敵人孤軍深入，後方斷絕，同時我主力正向敵人四面圍擊，我第十軍如能抱定與長沙共存亡之決心，必能摧破強敵，獲得無上光榮。」電中有七個「我第十軍」，何等親熱，士氣大振。敵經一日之壯烈犧牲，死傷二千餘，我寸土未被奪。

(一月四日) 自拂曉時起，敵集所有兵力，繼昨之精神作決死戰，豕突瀏陽門小吳門興漢門，並向其他各陣地頻頻猛犯，前仆後繼。新軍路之敵，挖牆突擊，我軍登樓應戰，寇斃於手榴彈者累累。十四時，我英豪團攻北大馬路，佔湘雅醫院以西，官兵高呼本師陣中口號。十四時三十分，我留芳團克留芳嶺，電報朱將軍，將軍曰：「留芳團克留芳嶺，豈不宜哉！」大笑不止。十七時三十分，敵因背後聯絡線被我截斷，補給不繼，三日不得食，精疲力盡，且傷亡過大，彈藥無多，開始向東屯渡榔梨市退却，保衛長沙之光榮燦爛勝利，隨寇之退却而到臨。

(一月五日) 晨，敵除被我圍困於湘雅醫院之敵外，大部均退却。以視戰場，傷殘之敵，或仰或臥，或屈或伸，咸爲隳目者。沿途血蹟，或斑或點，尚有滴滴成行者。」

### 三十三 浙贛路敵又肆虐 十萬衆勞而無功

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杜立特少將率領重轟炸機二十五架自航空母艦起飛轟炸東京以南海軍造船所。名古屋飛機製造廠、坦克車廠、船塢、鋼鐵廠、煉油廠、軍器製備所及軍需倉庫，先後歷二小時之久，予日本人心理上的震動，遠過於物質的打擊。這批飛機達成任務後，向西飛抵我浙東衢州機場，（一部分以聯絡不切實，分別降落，惟戰鬥員均安全無恙。）敵方既深感威脅，乃自四月下旬起，分由江西、安徽、江蘇、湖北、河北、山東等地調集兵力於寧波、紹興、蕭山、杭州、富陽一帶，計有第十五師團、十七師團、三十二師團、獨立第一旅團、第十七旅團、二十六旅團、及三十四師團、四十一師團、一一六師團、獨立第十一旅團之各一部，並會合原駐寧紹蕭杭之敵第七十師團、二十二師團，步騎砲兵約十萬餘人，飛機六十餘架，於五月十四日起，分由奉新公路，曹娥江南岸、紹興諸暨大道、浙贛鐵路及富春江兩岸，五路同時向我進攻。其時，我軍事當局判斷敵有一舉攻略金蘭進窺衢州之企圖，當即依照預定佈置，先以有力部隊在長樂街、安華市、桐雅之線，嚴重打擊敵人後，誘致之於金蘭要點前而殲滅。

序戰自五月十四日開始；左翼方面，奉化之敵千餘，上虞之敵五千餘，分沿奉新公路及曹娥江方面，向我軍進犯；我於真治附近，予敵打擊後，十七日即轉就長樂鎮附近既設陣地，繼續打擊敵人；守備曹娥江兩岸我軍，於三界鎮附近截擊敵軍，即向嵊縣敵後轉進。是日，中央方面敵軍，亦自紹興蕭山來犯，與我軍激戰於勾嶺山、安華、沙溪市之線。右翼方面，餘杭富陽之敵千餘，亦於十七日來犯新登，與錢江北岸我軍（陶柳將軍指揮）戰於新登、窄溪、桐廬、建德各線；十九日我軍棄桐廬，敵軍即向建德急竄。先是我軍預定於金（華）蘭（溪）線迎敵決戰，嗣以東調援軍，不及趕赴應戰，第三戰區長官部遵照統帥部



指示，避免在金蘭決戰；十七日起，即改變部署，以四十九軍轉至衢州西北集結，七十四軍控制大洲鎮鑿山鎮附近，二十六軍控制衢州江山附近；八十六軍則就衢州既設陣地，準備衢州之決戰，而以主力之一部分守金華蘭溪之線，（歸八十八軍何軍長指揮。）暫九軍則利用長樂、東陽、義烏各既設陣地，予敵打擊，並控制東（陽）永（康）公路線策應金華作戰。（我軍右翼由上官雲相司令指揮，左翼統由王敬久司令指揮，顧司令長官則在上饒統籌全局。）二十一日左翼之敵，陷我東陽永康，二十三日進犯武義，其先頭部隊進至金華近郊下朱嶺之線。中央方面，陷諸暨之敵，向我勾嶺山、安華、王沙溪市之線進犯，二十日激戰竟日，全線被突破，浦江即告失守，次日，義烏亦失陷，二十三日，各路之敵進犯孝順（金華東鄉）。右翼之敵，是日進犯建德，晚間亦失陷。金蘭戰爭，遂進入嚴重階段。此次，當敵犯建德時，右翼我軍已在蘭溪江西岸新安江南岸佈防，二十四日，敵渡新安江西犯，即與我軍在洋溪望城嶺等處激戰。其時。二十三日，由永康西犯之敵四千餘，騎兵千餘，諸暨南犯之敵八千餘，騎兵千餘，繼續進迫我金華核心陣地。我守衛金華之段師，利用既設工事，與敵鏖戰至二十六日，乃率主力轉移至陸殿李宅之線，城垣守軍之一部，亦於次日突圍轉至北山地區。二十四日，由浦江分頭進犯之敵五六千人，繼續迫攻蘭溪，於高聖尖一線展開激烈爭奪戰，血戰至二十六日，亦分別突圍，主力逐次向城東白石塘一線集結。蘭溪遂於二十八日失陷。金蘭之戰，至此遂告一段落。

敵自侵佔我壽昌龍游及金蘭各要點，其第二十二師團、十五師團、獨立第一旅團及偽軍第一師既沿鐵路線，及由蘭溪沿衢江北岸向衢州前進，另三十二師團及一一〇師團之一四〇聯隊亦由壽昌杜澤鎮大道進犯衢城。二十八——三十日數日中，敵除以一部由正面逐次進迫，掩護其主力在龍游以西地區集結外，另以一部約三四千人，先後侵佔靈山鎮、全旺鎮繼續南竄，似有控制龍游衢州以南各隘路要口，以圖封鎖我

衡南山地主力軍之進出。我軍適應這一情勢，乃作迎戰準備。六月一日，敵對我衡州南北山地部隊不斷實施威力搜索，三日拂曉，衡江南北岸之敵，配合多數飛機與砲兵，同時向我進犯。衡江南岸之敵，二日突進大洲嶺；我第四十師按照預定步驟避開正面，我四十九軍當與該敵發生激戰；其由鐵路兩側前進之敵，突破我八十六軍警戒陣地後繼續迫近衡州主陣地，向饅頭山、河埠一線猛攻；北岸之敵，三日拂曉，向我十六師正面孔家山桿山進犯，迄午，我陣地大部被突破，我軍乃移至百家塘、六馬橋、婁家山、錢家山之線。同時敵以一部向我四十九軍李家山、白雲山、衡門山之線猛犯，我二十六軍乃以主力由石梁市側擊該敵；是晚我四十九軍以二十六師主力集結華墅以東地區，一〇五師主力集結孫家埠、牛坑背一帶，並以一軍部推進航埠。第三戰區顧長官鑒於衡州決戰之時機成熟，即向王敬久集團及上官雲相集團下達攻勢轉移命令，規定此二集團分就當日攻擊準備位置，準備四日與敵決戰。可是，那天晚上，戰區又接奉統帥部命令：「避免衡州決戰」。當時，衡州決戰與不決戰為戰區與統帥部觀點不同之處；但衡州決戰準備完成之日，正南昌敵軍分向贛東之時，統帥部統籌全局，力主避免衡州決戰，戰區乃遵令改變部署；七十四軍逐次向江山轉進，四十九軍在衢州西南守備，二十六軍以一師守備常山，兩師向玉山轉進，廿五軍一〇八師向常山轉進，一四五、一四六兩師向西移轉，八十六軍於掩護退却任務達成後，亦迅速向東南突圍；我軍損失極為輕微，衢州附近之戰鬥亦遂結束。

我軍既退出衢州防線，我統帥部指示：誘敵深入，機動打擊敵人，由被動的守，變成主動的出擊，一面到處襲擾敵人，一面逐次分就新部署，敵亦跟蹤前進。六月七、八、九三日，衡敵約千餘，藉飛機掩護，向我四十九軍仁家弄碗窠大橋頭錢陳坎山峽等陣地進犯，七十四軍正面之敵亦向我岸家觀音堂陣地進犯，均經擊退，十一日，敵七八千人砲十餘門，分別由江山江東西岸向江山猛犯，並使用毒氣。我五十一師守

城部隊奮戰至午，殲敵甚衆；旋敵一部由西岸攻入城中，江山遂陷敵手。十二日，向清湖鎮搜索前進，另支敵軍亦於是晚進陷玉山；我軍乃就峽口及廣豐洋口河流南岸之線，嚴整戒備。十三日晨，江山之敵沿江廣公路南犯廣豐，我軍送於王府、楓樹底一帶予以堵擊，十四日敵軍遂竄入廣豐。其後我第十集團軍主力乃就峽口及廣豐洋口河南兩岸之線佈陣，嚴整戰備，對廣豐及其他渡河點確實掌握，以爲後來攻勢轉移之準備。至常山方面之敵，九日陷城即向灰埠推進；我軍即於十一日自側面反攻，一舉克復常山。前進之敵，十四日攻陷上饒；我軍即迅就洋口及上饒至江村信河南岸之線嚴整戰備，作反攻的準備。其後敵軍於六月一日陷弋陽，七月一日陷橫峯，復與南昌東來之敵會於貴溪。其時，大雨經旬，山洪齊發，敵我運動，均甚困難。敵軍沿浙贛線流竄的路線已在三百公里以上，我軍轉進均已到達側擊有利地區；六月中旬，乃有棋盤山、於溪、三江橋象鼻山各線的激烈戰鬪，敵軍遂阻滯於信河兩岸，無大進展。

其時，敵爲策應浙東作戰，並預防我軍轉用兵力計，乃於五月下旬積極由南昌調兵約達三萬以上，與浙敵同時蠢動，以主力沿浙贛路東犯，以一部南竄三江口大港口，爲使其作戰容易，復以有力一部，經由李家渡先後攻陷臨川崇仁宜黃南城金谿等地，其主力方面，則於六月二日佔領進賢，我軍於將軍嶺東鄉等處逐次抵抗後，至九日在鄧家埠附近予當面頑敵以重大打擊，血戰至晚，斃敵數千，我以目的已達，乃向貴溪轉進。此時浙贛全線，雖已盡陷敵手，但經我月餘之消耗打擊，敵於疲憊之餘，亦祇能喘息沿線各地，力求自保而已。

當浙贛之敵分途進犯時，我沿線各軍，除相機轉移於敵之周圍避免決戰外，並隨時打擊浙贛路側掩護之敵，收復路側各要點，計六月二日克復浦江，九日克復義烏，十二日一度克復常山，十五日一度克復崇仁宜黃等地，至七月八日我再克崇仁，四日克復宜黃，九日克復南城，十三日一度克復青田，十八日克復

陽橫峯及瑞安，二十八日克方良。（平陽屬）至是我軍以時機大熟，乃於八月初開始部署反攻，三日攻臨川城垣，頑敵負城困鬪，其他沿線，我軍亦同時發動總反攻，所向披靡，十九日克復上饒，二十日克復廣豐，並乘勢追擊，於二十一日克玉山，二十三日克常山江山，二十八日克衢州，二十九日克龍遊，卅一日克湯溪，直向蘭溪追躡敗退之敵。另一路於八月二十八日再克遂昌，二十九日克松陽、宣平及縉雲，九月一日克永康。至浙東温州之敵，見其主力戰鬪失利，乃倉惶於八月十五日分股撤退，我當於是日克温州，二十一日進克青田，二十八日克麗水。同時我軍猛烈腰擊浙贛路中段貫溪之敵，八月十九日將該地完全克復，乘勢追擊，殘敵狼狽西潰，我軍一鼓於二十一日克鷹潭，二十三日克餘江、餘干，同日又克臨川及瑞洪，二十三日克東鄉及三江口，二十五日克都昌，二十七日克進賢，至是贛境遂恢復五月二十一日戰前之原態勢。浙東方面，亦先後克復永康及建德壽昌等地，除蘭溪金華及義烏尚在敵手外，其他各地，均已恢復五月中旬戰前之態勢。

此次敵軍使用兵力達十餘萬人，其意不僅在破壞我衢州空軍根據地，以剷除對其本土之空中威脅；且欲消滅我東戰場野戰軍主力，完成其對我東部沿海各地之全面控制，滅除我空軍利用沿海機場對敵本土之威脅；我統帥部仍以誘敵深入分頭截擊之戰術操勝算，卒將敵軍計劃完全粉碎，為後來全面反攻之基礎。

## 三十四 陳納德組織飛虎隊 孫立人緬甸救英軍

「戰爭」把中國和盟邦聯合起來；這聯合作戰，就是在中國、緬甸、印度地區開始，這一戰區是一處大雜碎，是在世界最大一洲上散播在廣大面積內各項東西的龐大蔓延的聚合區。

中美的軍事合作，首先是從空中開始的。一九三七年，（二十六年）一個堅毅勇敢的陳納德上尉從美國軍中退了伍，就到中國來做空軍顧問，幫助了中國空軍的發展。到了一九四一年，他以百架舊型的 P-40B 飛機和一夥愛冒險不怕死的年青美國飛行員，成立了有名的飛虎隊，正式名稱爲美國志願部隊。那年五月離開舊金山，聖誕節在仰光登陸，恰好發生了太平洋戰爭。次年七月，這一部隊成爲美國陸軍在華空軍機動部隊。（到了一九四三年三月，又更名爲美國第十四航空部隊。）這支空軍有兩個主要任務，而且把這些任務確實地完成。第一、這支空軍要「受」在華日本空軍實力的攻擊。由於其挑釁和敏捷，由於其打得重追得快，飛虎隊牽制了相當數量的日機，使其忙於應付大陸而不能抽調去作島嶼戰爭。第二、是將在大陸上及邊近各大島上轟炸日軍的部隊集中區與運輸線，同時設法保護其時尚未完成的雷多公路的工人。太平洋戰爭的第一年，美國所能幫助我們的實際力量，僅此而止，我們還得獨力支持大陸上的作戰，同時在緬甸地區掩護盟軍的退却。

敵軍的征服越南泰國和緬甸，原有其雙重的戰略目標：三方面對着印度洋和太平洋，另一方面則對着亞洲大陸。這些地方的征服，是要給日本到西南太平洋和孟加拉灣的一個出口，而同時從南方包圍中國，更重要的是切斷滇緬路。（一九四二年六七月，敵軍對我重作積極作戰行動；表示出他們仍然追求着全盤的大陸戰略，與海洋戰爭和亞洲東部周圍戰爭同時併行。）所以緬甸之戰，在太平洋戰爭初期，有着最重

大的意義。

(緬甸可分爲三個區域：西部阿拉甘區域，中部伊洛瓦底江盆地區域。所謂阿拉甘區域即指緬甸沿印度洋的山地區域而言的。它包括首府阿恰布和阿拉甘、九漂、仙多衛等地，有阿拉甘山脈縱橫於其間，爲印緬之天然邊界。緬東係一古老地塊之高原，爲我雲南橫斷山脈之餘脈，因距海較遠，雨量稍稀，絕少叢莽，但多草原。其間有薩爾溫江，上游即我雲南西境的怒江(滇邊之天然障壁)，自北走南，滔滔而下，流入孟加拉灣；出口處有毛淡棉港口，爲由泰國入緬甸南部的一條重要通道，此往昔暹緬戰爭之古戰場。在上舉兩區之間，則爲中部盆地區域。這是合江伊洛瓦底江東岸一帶，與由伊洛瓦底江，西陽阿及薩爾溫江三條河流所匯成的三角洲的盆地區域。中部北端爲中印緬交界之野人山，偏北的密支那暨八莫仍多屬山地，不過大部份地域如瓦城、東瓦、仰光則無不地勢低窪，平原廣濶。從仰光有鐵道北經瓦城達臘戍，西北至普羅姆，東至瑪打萬。除鐵道外，仰光復握全緬河海交通總樞紐，此爲兵家必爭之戰略要地。)

三十一年二月上旬，以泰越爲根據地之敵，先後侵佔馬來亞新加坡以來，爲徹底打擊英軍，並遮斷我國際路線起見，以其第十二師團，十八師團，三十三師團，三十五兵力，及泰軍兩個師團，共十餘萬衆，集結於緬南泰北地區，旋分三路，向北猛犯；一、以三十三師團，沿伊洛瓦底江東岸進犯普羅姆。二、以五五師團沿仰光——曼德勒(瓦城)鐵道附近地區北犯東瓜三、泰國境內之十八師團，則連合泰軍由泰西景邁一帶向東進犯。我軍爲應英軍之請，即以駐滇之第五軍，第六軍。及六十六軍等部進入緬境，協助英軍作戰。

先是敵人爲了牽制新加坡英軍，已從泰國邊境越入薩爾溫江出口處的毛淡棉(在緬東南)，到新加坡快陷落時，緬甸戰事已達仰光外圍，緬甸和荷印兩處地方乃同成爲日寇下次攻勢的兩大目標。二月二十三

日英軍退守西湯河西岸，仰光東面的屏蔽洞開，兩日後仰光宣佈戒嚴。三月二日敵軍渡過西湯河，直逼仰光，此時新加坡已淪陷半月有餘，大軍陸續調至緬境，七日仰光遂陷落。敵攻佔仰光後，西北與英軍相持於伊洛瓦底江、列揚、列賓間地區，北與入緬我軍對峙於西湯河派育、東瓜（即同古）一帶（我們南開應援，於十五日到達東瓜）。十九日敵開始進犯派育，二十五日迫近東瓜，（同時敵佔領孟加拉灣的安達曼羣島，切斷印緬海上交通）。敵我展開激戰，持續達四日夜，日軍也承認是南侵後第一次所遇到的硬仗。到四月一日，我軍以消耗目的已達，始放棄東瓜。敵於攻陷東瓜後，為減少北上側面將受到威脅，乃於四月初循鐵道向西北推進，攻佔普羅姆，經英印軍節節抵抗，頗有損失，但十六日仍竄至仁安羌。該部盟軍一部被圍，沿緬境中部鐵道線（由仰光經東瓜、瓦城、畹城、西保、達臘戍的幹線）的我軍星夜馳援，自十七日起與敵激戰兩晝夜，十九日克復仁安羌及油田，解除盟友之圍。二十五日盟軍向仁安羌北更的宛河左岸卡里瓦轉進。仁安羌之圍雖然解除，但英印軍已退至更的宛河以東，而普羅姆又在敵佔據之下，敵人側面的牽制完全消除；於是東瓜之敵即沿東臘（戍）路北犯，於麻奇、雅多、及南拉克等處與我發生激烈戰鬥，四月下旬，戰事移至平蠻以北，我軍奮勇抵抗，阻敵前進，敵志不得逞，乃從泰國經緬甸東端抄襲臘戍的後門。當時我們主力分在正面三路作戰，後方比較單薄，二十九日臘戍被侵，滇緬路切斷，我軍由維新，貴街北退至婉打，五月三日自動放棄瓦城（在臘戍之西南）三日婉打又陷，八日盟軍防線下的阿恰布（緬甸西岸）及密支那（緬甸）亦俱被佔領。英軍於五月中退入印度，我遠征軍除在緬東另行建立據點外，也有一部入印，緬甸之戰至此結束。

（東瓜之役，我軍戴安瀾師長於三月二十九日自東瓜前線發出的電報有簡要的敘述：「作戰之初，敵與我接觸戰始自十九日，迄今已經一旬，當開戰之初，祇第五十五一個師團之兵力，至廿四日，即發現敵

三十三師團及其騎砲兵團各番號。激戰至二十九日，我仍固守東瓜，鐵路以東之陣地。當交戰之初，敵勢之猛，向所未有。尤以二十四至二十八日敵機更不斷轟炸，掩護其戰車縱橫馳聘，其砲兵且使用大量毒氣彈，晝夜更番向我陣地猛攻。然我軍皆預有準備，故敵未得逞。綜合戰果，在最近六日間，敵軍在我陣地前遺屍在五千人以上，我軍亦多傷亡。……」至於仍失東瓜的原因，戴師長亦曾發表談話：「東瓜之失，因我軍趕得太晚，該處平原一片，建築工事極感困難；前線「緬奸」出沒，耗我力量不少；又因英方運輸不能配合關係，致某師在東瓜被圍；又無空軍配合作戰，制空權為敵人獲得，致我軍未能達成預期之戰果。」四月十四日倫敦方面軍事評論家亦稱：「緬甸方面，日軍沿伊洛瓦底江推進，可能成爲更嚴重之因素者，即英軍之撤退，已使東瓜以北華軍之側翼暴露，華軍亦必須隨之後退，以免後軍被切斷……」

（仁安羌爲緬美油田中心，四月十四日，由英軍第一師放棄馬格威，改守仁安羌，引起盟軍右翼的嚴重局面。當時緬甸的整個戰鬪形勢，就盟軍來說，左翼爲國軍第六軍，當面之敵爲第十八師團；正面爲國軍第五軍，當面之敵爲五十五師團；右翼爲第一師，當面之敵爲三十三師團。我新三十八師防守曼德勒，負東西策應的任務。敵軍探知英軍退守仁安羌，即遣兩聯隊繞至英軍後方，佔領油田以切斷英軍歸路，並將英軍第一師全部和戰軍營之一部，包圍於仁安羌北面一帶。又以一大隊兵力，佔領拼牆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止英軍進援。到了十六日，英軍糧盡彈缺，水源斷絕，危急萬狀。我軍孫立人將軍所部即於十七日黃昏趕抵拼牆河北岸，進入準備攻擊位置。當晚即展開猛烈戰鬪。十八日拂曉，戰鬪更烈。戰至午刻，拼牆河北岸敵軍全部肅清。我軍稍加整頓，即準備次日之拂曉攻擊。十九日，微明，我軍攻擊便開始了；左翼部隊將敵軍第一線陣地完全攻佔；戰鬪進至山地，敵軍猛烈反撲，我所佔陣地，三失三得。從午前四時到午夜三時，將敵軍主力完全擊潰；敵遺屍一千二百餘具，我一三團亦傷亡過半。下午五時，我軍克復了



全部油田地區。敵槍聲漸漸稀，英軍之圍便已解除了。我軍首先救出被俘英軍，美傳教士新聞記者五百餘人，並奪回被敵所劫之英方輜重車二百餘輛，接着英軍第一師步騎砲兵戰車部隊七千餘人，馬一千餘匹，都得從左翼向拼牆河北岸安全退出了。此役之捷，倫敦人士，稱爲「暴風雨前暫時沉寂中之一道清流。」

日軍竄入緬甸，中國和國際間的通路全被隔離；所贖下的唯有印度阿薩密與雲南高原間越過五百哩喜馬拉雅陀峯之一條稀薄空中供應線了。我們就憑藉這條供應線慢慢建立起反攻的軍事力量來。

## 三十五 大別山強敵枉興師 華容道演成拉鋸戰

盟軍在太平洋上向後不斷退却的頹勢，到了一九四三年（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間才穩來定下；（二月間，麥克阿瑟將軍任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從五月五日——八日的珊瑚湖之戰開始，中經六月間的中途島之戰，到八月八日的盟軍反攻所羅門羣島，這才轉入盟軍的防禦攻勢，打住了日軍的猛勢攻擊。這時期，正是敵軍向我浙閩沿海及浙贛線發動游擊攻擊之際，敵方認為「太平洋戰爭已將中國劃入反軸心國方面之基地，目前英美已有將中國戰線再度列為「大東亞戰爭」的重點上的意向。」「大東亞戰爭之最後階段，顯然仍是一個中國問題。在今日戰爭之返迴中國大陸，原是不容諱言的事實。因之，日軍對於各地華軍的掃蕩工作，在整個戰局上有着無比重大的價值。」浙贛戰後，敵陸軍發言人會謂：「日本將以一切可以想像之辦法，擊潰重慶政府，而日軍在華軍之新攻勢，僅係以全力達成此目的的開端而已。」（敵軍務局長佐藤在議會中也明白表示「今日之戰爭，乃屬外交思想經濟等各方面配合軍事行動之全面戰爭；在此次戰爭中，將普遍運用上述諸方面的力量，使敵人屈膝而後已。」）敵軍的主要目的，乃在於不斷打擊我野戰軍，確保其佔領區，加緊掠奪資源，破壞我供應線，並鞏固其武漢，南京心臟區的安全呢，所以三十一年五月起，敵軍就一直在不斷的掃蕩，處處企圖消滅我們野戰軍的實力；浙贛戰後，乃有那年冬間的大別山戰鬪，三十二年二月的沙市東南戰鬪，四月的荊江兩岸戰鬪，十月間的常德會戰，尤以常德會戰的意義為最重大。

三十一年十二月中旬，敵以我大別山以南地區之部隊不斷向長江沿岸挺擊，予其航運之威脅至鉅，乃決計以第三師團第十四獨立旅團之主力，及第四十師團，第三十四師團，第一一六師團之各一部，由宋埠

黃岡斬春九江望江安慶等地，向我大別山以南各城鎮大舉進犯，並派敵曾塚田政爲十一軍軍長，擔任該方面之作戰指揮。詎知當該敵曾塚田政於十八日乘機經過太湖上空之際，爲我挺進隊擊落，敵曾塚田政及其他高級軍官九人，悉數斃命；次日乃分路向我進犯，察其企圖，一在擊滅我游擊部隊以圖報復，一在尋獲敵酋屍體及重要文件。我軍洞燭敵之奸計，故當其猛烈進攻之際，我利用既設陣地，予敵相當打擊後，遂次向後轉移，至十二月下旬，其中中館宋埠向東竄擾之一股，曾先後攻陷麻城羅田兩縣，其由黃岡斬春間地區北竄之敵，亦先後攻佔浠水廣濟兩縣，並復協同羅田方面之敵會陷英山，其由九江安慶間竄犯之敵，亦先後攻佔我黃梅宿松太湖潛山之地，至是我大別山以南各重要城鎮，多被敵人陷落，敵不明我之企圖，以爲我野戰軍被其擊潰，乃復繼續北犯，佔我光山潢川商城立煌桐城等城鎮。我軍以疲憊消耗敵人之目的已達，當於各該城鎮附近與敵展開猛烈之戰鬥，敵軍傷亡累累。至一月上旬，乃大舉反攻殘餘之敵，敵雖力圖頑抗，終以傷亡慘重，士無鬪志，更加以我軍之追擊異常猛烈，故潰敗之敵，除逃命外，無力應戰，是以敵雖付極大代價，所得之各城鎮，不旋踵間，即爲我次第收復，截至一月十五日止，我軍完全恢復戰前態勢，是役敵傷亡約達萬人，武器損失尤多。

三十二年二月上旬，敵爲肅清我沔陽監利地區之游擊根據地，以去其心腹之威脅，並圖打通沙岳間水運，以便其掠奪物資，強化其控制地區計，又調步兵第四十，第六，第三十九，第五十八，第十三師團各一部，及砲兵數個大隊，飛機三十餘架，總計諸兵種連合之敵，達三萬餘人，分向白螺磯仙桃鎮沔陽沙市資福寺各地集結，二月中旬，集結於白螺磯沙市附近之敵，開始沿江竄擾，我軍奮勇抵抗，戰鬥至爲猛烈，終以力量懸殊，救援不及，致監利新口郝穴等地先後被敵攻佔，此際敵除以主力固守沿江各據點防止我軍反擊外，以一部向朱家河方面竄擾，而原集結於仙桃鎮潛江方面之敵，亦竄達沔陽峯口通海口附近，我

留置該地區之一二八師，即奮勇抵抗，激戰達十餘日，敵我傷亡均重，我軍以處於內線作戰之態勢，加以兵力薄弱，故戰至二十三日，我重要據點，沔陽峯口通海口相繼陷落，至二十四日，我軍除以一部散置敵後游擊敵入外，主力則向老新口方面轉進，惟當轉進之間，沿途遭遇敵人截擊多次，更以指揮聯絡不良，我一二八師損失頗大，遂化整爲零，散在敵後游擊，該方面戰事遂告結束。敵第一步作戰計劃完成以後，乃復以第四十第十三第五十八第六師團各一部，於三月八日晚分路向黃公廟調弦口石首藕池口橫堤市陡湖提太平口各處渡江進犯，我沿江守軍奮勇阻擊，只以戰線延長，兵力分散，渡犯之敵，除藕池口方面當晚被我擊退，次日再犯始獲成功外；其餘各處之敵，均於八日晚強渡成功，迄十二日，敵逐次竄抵明山頭，（南縣東十二公里）沙口梅田湖茅草街（藕池口西南九公里）百弓咀霧氣咀（橫堤市西北十二公里）黃金口彌陀寺之線，至十七日，我生力部隊調到，部署亦已就緒，乃全線開始反攻，至二十二日將敵擊退於華容城郊及石首藕池口彌陀寺各處，楊林市橫堤市黃水套陡湖堤沿江各要點，相繼爲我克復，敵一再增援反攻，並在藕池口彌陀寺施放大量毒氣，而彌陀寺之爭奪，得而復失者凡三次；截至三月底，敵我仍在華容石首藕池口彌陀寺之線對峙形成拉鋸狀態。

自敵攻佔南縣安鄉與進出公安津澧之企圖，被我粉碎，退據華容石首藕池口彌陀寺各據點後，除積極加強工事阻我之攻擊外，並在各處抽調部隊，至四月下旬，敵軍復形活躍，而敵第四十師團，第十七獨立旅團主力，及一師團一部，相繼調至藕池口華容各附近，同時於漢口當陽調到飛機百餘架，似有繼續蠢動之模樣，我軍洞悉奸計，早有周密之準備，至五月五日，敵果以主力由華容藕池口向我濱湖以北竄擾，我軍依照預定之計劃作戰，逐次打擊敵人。至七日晚，敵竄達南縣安鄉各附近，我軍在各該處與敵血戰達一晝夜，惟以地形不良，防守困難，不得不向後轉移，八日南縣安鄉淪於敵手。九日敵竄洞庭湖北岸，我

以態勢不利，除於三仙湖紅廟之線予敵以相當打擊後，爲求進出之自由，逐次向洞庭湖南岸撤退，至此敵求我主力而擊破之企圖乃完全撲空。至其向津市進犯之一股敵軍，雖數度猛烈進攻，我軍屹然未動，最後敵雖利用砲艇空軍大舉來犯，我因地勢優良，將進犯之敵大部殲滅，而將其深入南下之迷夢完全打破，敵以計不得逞，除以一部監視津澧方面之我軍外，主力乃向西轉進。十二日敵向大堰壩方面攻擊，同時宜都對岸之敵砲兵，向我柳家河紅花套陣地不斷射擊。十三日拂曉，敵在大砲飛機掩護下於洋溪枝江間，強渡成功，並陸續增至三千餘人，我軍展開於洋溪以南，枝江以西地區，與敵激戰，而由霧氣阻北竄，及彌陀寺向南壓迫之敵，亦同時乘機進犯，我守衛公安之部隊，以四面受敵，爲避免陷於孤立，乃向後轉移；十三日晚，公安遂淪敵手。十四日上午，敵竄佔枝江城及洋溪南之高地，並繼續向南猛攻；我軍竭力抵抗，雙方傷亡俱大。此際敵分進合擊之勢已成，乃集中主力向我中央突進，十五六兩日，敵我在王家廟煖水街劉家場茶元寺之線戰鬪，十八日至二十日，又經三日激戰，我正面之敵進佔子良坪仁和坪，截至二十三日，敵竄佔漁洋關。而茶元寺之敵，則由聶家河渡犯北竄，與由宜都西北茶店子渡江之敵二千餘人遙相呼應，企圖夾擊我軍；當日我軍轉至長陽附近，與敵激戰竟日，敵未得逞。五月二十四日，敵我復激戰於長陽附近，同時敵軍千餘，附砲二十餘門，由宜昌上下五龍口，西犯長嶺岡，激戰竟日，我長嶺岡陣地被敵突破，守衛長陽之我軍，照預定計劃轉移新陣地。二十五日佔領漁洋關之敵，爲策應其主力軍作戰，以一部北犯都鎮灣，二十六日，復會合由長陽西進之敵，於鴨子口北渡清江河向我偏岩天柱山兩河口進攻；同時由上下龍西竄之敵，亦着着深入；敵第三十九師團第十三師團主力，及第三師團第三十四師團第五十八師團一部，均先後轉用於宜昌西岸地區；敵酋十一軍軍長高木義人親至宜昌指揮，似有一舉攻佔我第一線要塞，威脅恩巴之企圖。我軍早有周密之準備，我最高統帥並手令江防守備部隊諸將領，明示石碑要塞乃我聚

殲倭寇之唯一良機，我軍各級指揮官奉到最高統帥之指示後，均抱與要塞共存亡之決心，依地形之有利，與敵決戰；以此敵開始向我要塞外圍進攻時，我守備部隊沉着應戰，待敵陷入我之圈內，將其全部殲滅；故八斗方大小朱家坪永安寺及北平山各地之戰，屢次進犯之敵，均無一生還。敵第三十九師團主力及第三十四師團之一部，幾全部被我消滅；而由偏岩竄佔木橋溪之敵，亦爲我消滅大半。至二十九日，敵之攻擊頓挫，更以我空軍不斷轟炸，敵增援困難；同時我由五峯竄出擊之部隊，攻克漁陽關，於是敵第三十三師團之後方被我截斷，完全陷入包圍圈中，我正面各軍，於三十日起乘機出擊，全面反攻，激戰至三十一日正午，敵軍全線崩潰，大部沿江潰退。沿途傷兵騾馬輜重武器彈藥隨地遺棄，狀極狼狽，敵第十三師團之掩護部隊，第一一六聯隊及騎兵聯隊各一部，在漁洋關之栗樹檔，被我悉數殲滅，我所獲戰利品堆集如邱。我各路大軍，以泰山壓頂之勢向敵追殲，我空軍協同美空軍復能不失時機，以大編隊機羣，施展其陣容，協助戰鬥，收效極大；尤以六月二日對敗退東渡宜昌之敵，所施之轟炸，厥功甚偉；使敵軍全部葬身魚腹，其人員物資損失之大，不可數計。宜都宜昌間江防態勢，至六月七日完全恢復。濱湖方面，南縣安鄉新安松滋洋溪枝江，亦先後被我克復。十四日我軍挺進江岸，收復陡湖堤，以後則對困守華容石首蘄沱口彌陀寺之敵包圍攻擊；戰鬪至此，我軍已恢復五月五日以前之原態勢。

（荆門形勢，控巴夔之要路，接襄漢之上游，襟江帶湖，指麾吳粵，昔諸葛武侯論曰：「荆江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也。」趙翼亦云：「荆襄左顧川陝，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荆州之南，爲古岳州，古岳州位於洞庭湖西北，首邑即今岳陽；岳州形勢，襟山帶江，處百越荆襄巴蜀之會，全楚之腰膂，爲兵家所必爭。敵於武漢戰後，據岳州、江陵已窺我陪都之門戶；我集重兵於荆岳地區，與敵決戰，即所以鞏固大後方之鎖鑰也。）

## 三十六 戰常德焦土挫敵鋒 無寸功皇軍喪四萬

到了十一月間，敵又調集兵力，開始對常德的攻擊。（敵於十月底以三十九師團、第三師團、一一六師團、六十八師團、五十八師團之一部，共約十餘萬之兵力，沿江集結。）

（常德位於沅水下游，下通岳陽、湘潭、長沙，逆流而上，可達貴州的銅仁、鎮遠，又有公路和長沙相聯絡，自然形成湘西的門戶，爲沅水北岸極雄偉之重鎮。顧棟高云：「常德左包洞庭之險，右控五溪之要，不特荆湖之唇齒，亦滇黔之喉隘也歟！」）

十一月二日傍晚，敵軍開始蠢動。我江防部隊，分頭截擊，且戰且退；三日晚間，南縣公安相繼失陷；四日，戰鬪地區擴大，敵軍侵至甘家廠、街河市、磨盤市、新江口等地，並繼續西攻，五日陷松滋，更形深入，有楔入澧縣勢。敵我主力即在枝江以南迄澧縣、安鄉一帶地區展開。直至十二日，敵軍經我逐處消耗，損傷重大，尤其煖水街之役，自五日起，我七十七軍軍長王甲本所部迎擊，雙方陸空軍惡鬪經日，往復衝攻六七次，殲敵三千餘；我軍卒能固守煖水街陣地，不爲所動。敵銳旣挫，乃避重就輕，轉而南犯。十三日，敵援大增，陸空協同反撲，十五日，先後侵入澧縣石門，雙方浴血激鬪，死傷均重，戰線逐漸南移。（我王敬久集團尾追壓迫）。我主力遂轉至慈利以西地區，側擊南犯之敵；同時我抽調第十軍由衡山北上，並令十八軍由三斗坪向津澧追出，求敵決戰。十九日，敵由澧水以南，分四路由涂家湖市（安鄉西南）青化驛（臨澧東）及臨澧慈利等地，向常德東北西三面進犯；三十一日，便與我軍在常德外圍展開激烈戰鬪，進入常德會戰的階段。

敵軍來攻常德，其主力經澧縣南竄，直趨常德；右翼由慈利進據桃源，左翼擾漢壽、滄港、牛鼻灘侵

小陷德山，以鉗形攻勢夾擊常德側背。敵軍預期常德被圍，我軍即將全部就戮；不料我守城之五十七師（余程萬師長指揮所部守城）雖經敵機連續轟炸，敵砲密射，歷十五日，始終屹立不動。（十一月十九日—二十三日）敵攻常德之主力為第三、第十三兩師團，十五日中，反復衝殺三十餘次，我以寡敵眾，奮戰至十二月三日，形勢一度惡劣，守軍乃移至西北外圍，適與馳援之第十軍會合，即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常德之敵反撲，擊潰敵第三、十三師團之主力，八日即克復常德；遂即開始追擊，戰況進展，非常順利；至二十三日，先後克復南縣、安縣、津市、澧縣、王家廠、枝江、松流、公安等地。此役戰鬥非常激烈，我陣亡師長許國璋、彭士量、孫明瑾諸將軍，敵傷亡官兵亦四萬餘人。

（我軍死守常德，敵軍亦深致欽佩。據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敵方華中前線電訊：「敵人（指我軍）之抵抗極為頑強，共六日欲為阻止我軍（敵自稱）之攻襲，無片刻之休息，繼續砲擊。敵人依據鐵絲網誓死抵抗，城壁到處都有手榴彈擲下；高八公尺之城壁，構成一大要塞。我軍曾至空中猛烈轟炸，然城中之敵，始終頑強抵抗。此次攻防戰程度之激烈，不禁使人想起南京攻擊時；「重慶」軍之戰意，誠不可侮也。」）

在常德會戰期中，我中美空軍即以恩施、芷江、衡陽、白布驛、梁山為基地，集結各種轟炸機及驅逐機約二百架，先後出動六二一次，使用轟炸機二八〇架次，驅逐機一四六七架次，以轟炸及掃射常德、藕池口、石首、華容等處敵之人、馬、物資、倉庫、碼頭、船隻及其他軍事設備，使敵受慘重之損失，對於戰事勝利，亦有極大之助力。

常德會戰國外電訊之報導：

X

X

X

X



## 一、倫敦新聞紀事報一九四三、十二、三日電

「常德，這個有中國城牆的都市，雖曾一度陷落，但現在又已光復了。華軍五十七師在常德保衛戰的故事，是戰史上一個最光榮最驚險的插曲。這個英勇的保衛戰中，有兩個美國空軍人員在十五天的圍困裏始終留在被毀的中國銀行內，服務無線電訊的工作，指導美國駐華第十四航空隊及中國空軍襲擊，到後來他們才和防軍五十七師師長余程萬將軍及其所屬一萬五千人中殘餘不滿三百之官兵，從地獄中出險。」

十一月十八日，日軍開始進攻，並使用七十五口徑大炮，催淚彈、噴嚏毒氣、俯衝轟炸機、機關槍等華軍的來福槍、手榴彈，及機關槍。在銀行內有芝加哥的福里爾曼氏上尉及李芝士特連班長，其父親就是美以美會的教徒，傳教於成都，他的一生，大半的時間是在中國。他們聯合盟軍的空軍，與日軍戰鬥機轟炸機劇鬪了十五天。十五萬居民（三百警察除外）已悉數逃亡，保衛常德的責任，全落在守軍的肩上，一切食物店均被炸燬，而於第二個星期，守軍的彈藥亦逐漸用完。與敵人不斷週旋的飛機，却時時空襲補給守軍。就是在最險惡的時候，余程萬將軍當了那部「保衛戰」無聲電影片裏所說的英勇抗戰故事的現身說法者。他唯一的援軍是利用陣亡將士的軍服，穿在稻草紮成的人形身上，於晚上樹在堡壘上，天暗時使日軍遠遠處望之，有如活人一樣。為補救子彈的不足計，曾在城內搜集了數世紀以前的木柄鐵矛發給守衛城牆的軍隊使用。日軍從梯子想爬進城牆時，便被刺死了許多。日復一日，在華軍背後千萬間建築物中之九千九百七十間均被轟燬，但他們對於爬牆進攻的日軍，都能將他從煙硝瀾漫的雉堞上倒擲下來，日軍沒有辦法爬上，祇得將手榴彈繫於長竿上，向牆內投擲。一個日本兵正在把一只腳踏進的時候，他已被一個守兵用古代長矛所刺死。在這城牆的戰鬥，日漸慘烈，甚至好像在歐洲中世紀時代那樣，以手格手，以頸撞頸作殊死的血戰。但是人類持久抗爭也是有限度的，當戰至最後的三百將士，余程萬將軍乃決定退出常

德意志，以求報國於他日。包括余將軍及兩個美國人，能生還的僅少數人而已。假如連這少數人都不能生還，那麼保衛常德的英勇事蹟，必將隨他們英勇的戰友埋葬於廢墟之下，泯滅而無聞於世！」

二、紐約時報特約記者十二月二十一日電

一個烏鴉站在一間被轟燬了的貨倉的一條焦樑上，帶着嚴肅而滿意的心情，望着這已經從地面上燬滅了的常德！

這裏舉目盡是燒焦的圍牆，殘破的磚瓦與積灰堆而已，然而在這些劫後餘堆上面，城東門的中國旗又在一枝新的竹竿上面勝利地隨風颯揚，兩個武裝中國士兵很神氣地站上了新的崗位。

城外兩間西班牙修道院在中立的西班牙國旗掩護下幸而保存了，除此之外，要想在這個曾經有過一十萬人口，大萬家的城裏尋一些未經摧殘的東西，實在是難乎其難。

雖然華軍曾經在城內做過一番清理工作，而街道和牆壁上却還存有曾經有過慘烈戰鬥的戰痕——血痕、血衣、小炸彈破片，槍彈以及破碎的紙片等，有些地雷却未曾爆炸。

墳地掘得太淺了。行人經過，都要把手撫在鼻尖上以避死屍的腐臭。

很多次戰鬥是帶有中世紀時代的戰鬥性質，黑夜裏日軍企圖用木梯來爬過城垣；有一次在某一個據點，華軍用完了槍彈，迫着使用長槍長矛刺倒爬進來的日軍；那些長矛在中國內地尚用以練習擊刺的。

到十二月三日常德之戰，是顯然絕望，快要全部消亡的五十七師在堅苦抵抗中。他們給日軍重重包圍在古垣之內，白天給敵機不斷的轟炸，和隔河敵炮彈無情的轟擊。

十二月九日早上，常德為日軍所攻佔，但這一天，華軍第五十八軍，冒着熾盛的炮火，強渡沅水，在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和中國空軍，加上三十二師的兵力的協同作戰下，華軍在午時克復常德。

日軍北退後，增援三千人，在十日的清晨從東門迫進常德，在那裏便繼續經過極慘烈的肉搏戰。

十二月十三日，華軍完全克復常德了。經過八日的惡戰，五十八軍軍長魯道源將軍說：除以前損失不計外，統計日軍的損失爲四萬餘人，飛機二十五架，可能擊落者十四架，擊傷十九架，在地面擊毀者十二架。

### 三十七 敵人經濟危機暴露 三戰太行匪襲國軍

太平洋戰爭後，敵方獲得初步勝利，其侵略地區，無形驟然擴展；於是適應新情勢的最高侵略機構，便於一九四二年十月一日成立。此機構係改組興亞院及外務省而成，其編制分總務局，滿洲事務所，中國事務局，南洋事務局四部，由國務大臣青木一男任大東亞省大臣，其權限為「執行對大東亞地域（日本內地、朝鮮、臺灣、庫頁島除外）之諸般政務，（純外交事務除外）對滿洲、中國、泰國及越南之獨立國，亦頒指示方針，力謀滲透其政治、經濟、文化等部門，以培養大東亞綜合經濟力。」該省之職掌，約有左列各項：

- ① 有關政治、經濟、文化之行政工作，純粹外交性質事務不在其列；
  - ② 有關住居於大東亞圈內之日僑事務及保護大東亞圈內之日人貿易；
  - ③ 有關於探索並開發大東亞圈內富源之事務；
  - ④ 監督大東亞圈內根據特別法成立之企業；
  - ⑤ 一切在上述地域內所需要之文化工作；
  - ⑥ 訓練上述地域內所需之人材。（下略）
- 以這一龐大機構為中心，擴大其「以戰養戰」的經濟範圍，該省成立之日，敵首相東條即宣佈對其新佔領區在經濟上的四原則「一、確保作戰資源。二、禁止南太平洋各地之原料輸往「敵」國；三、確保日軍就地取給；四、邀請外人經營之機關與日提攜合作」。這便是敵方所說的「共榮圈」，使南洋與華北華中同為「日圓集團」之構成部分。

關於繼續實行重點主義，那年七月間舉行「東亞建設審議會，通過大東亞建設根本綱領，綱領中規定「發揮大東亞之綜合力，迅速確立實際的國防經濟」。其方策之第一段「建設遂行案」中規定：「產業建設應根據各地域統制指導之基本方針進行之，並應參酌該地經濟發展情形等採取適當之措置。」其第二段「各地域建設之目標」，則將其所謂「共榮圈」內各地域之建設目標詳為規定如下：

一、在日本特別重點於精密工業，機械工業、兵器工業等工業，以謀是類工業飛躍的擴充。

二、在滿努力礦業電力之開發擴充，並製鐵事業及化學工業劃期的振興，機械工業等依國防必要而振興之，輕工業依國內需要而振興之。

三、在中國圖謀礦業、製鹽業之振興、特別在華北須謀治水發電之振興；同時對依存於煤、電力等製造工業，化學工業亦請求劃期的振興，輕工業則適應日本產業發展階段，使互相整調。

四、在南方（即南洋）暫將重點置於礦業及石油業之振興，同時，關於特別產業加工處理之工業亦振興之，並且隨同水力發電之逐次開發，亦期鉛工業之擴展，輕工業則除將其現存者加以整理外，並依其資源蓄藏狀況，而期其逐次發展。

從敵人所擬訂的侵略方案看來，敵人以本國為太陽，所謂「共榮圈」便是他們的經濟衛星；用「共榮圈」的「血」完成「大東亞之夢」。

可是「大東亞之夢」，到了戰爭的第二年；日本的軍閥也看明白「共榮圈」還是一個畫餅。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敵閥決定「國內體制強化方案」，其中有一重要方針，就是「水陸運輸一貫的強化」。東條即宣稱：「資本不足，在日本並非一嚴重問題；但曾強運輸乃至感困難，故政府現正致力於造船事業，以收交通工具改良之效。」太平洋學會日宣傳部長澤田也說：「運輸問題是戰力中的重要部分，近年甚

至關聯到生活問題了。南洋物資豐富，只要到南洋去，甚麼東西都有，却運不回來；因此運輸成爲一般人所關心的問題了。」所以在敵八十四屆議會復會時，東條大聲疾呼：「海上運輸的損失，自不能加以忽視。」（據敵方自己估計，日本維持海上交通所駛航輪爲一千七百萬噸，當時商輪估計約有六百五十萬噸至七百萬噸，不敷甚巨。至於敵商船的損失三分之一。日海相島田報告：船額須增加一倍，但以缺乏鋼鐵，主張加製木船，並有木飛機木軌之議。）（日大東亞省大臣青木一男對僑滿人民呼籲，謂「日滿現正增強糧食方面之共同自給自足。」足證南洋雖爲產米之區，亦以運輸困難，無法運回本土。）敵人的經濟危機，就從運輸困難這一弱點先暴露出來了。

一九四三年年底，軸心最弱的一環，義大利先已瓦解了，這一情勢已使日本的軍事首腦也明白太平洋戰場一般的局勢將有極大的轉變。那時，日本記者曾向海軍大將中村良三問及轉變中的情勢，他說：「自從義大利海軍投降，地中海成爲類似同盟國的領海以後，同盟國的船艦就無需繞道非洲了；它可以由地中海馬上調來軍艦；從此英國的海軍力具有相當的餘裕；這些多餘的海軍，我們想到它會由印度洋方面開出，再轉到遠東來。開來的軍艦的任務，主要是輔助陸空軍奪回緬甸。因爲通阿拉甘山脈進軍，非常困難，必須以船隻靠近海岸送陸軍奪回緬甸。奪回了緬甸，就可以大量地以軍需品供給中國。所以地中海一開通，直接可以輸送軍需品到印度，間接可以和中國打成一片，從此更可以以中國爲根據地來攻擊日本了。」我軍事觀察家稱：「中國在聯合攻勢中，將擔任一重要而至爲特殊的任務；縱使它是因爲單獨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兇鋒而受壓迫；但是它具有驚人的復興力量，將使它堅持到底。」日本軍閥的命運，一天一天黯淡下去了。

同時，我軍在敵後地區的攻擊，一直沒有停止過；這兒得略述三十一年以後太行山區的三次戰鬪。那

年六月五日，敵以逐次擊破我黃河北岸國軍，鞏固其華北佔領地區之目的，以盤據晉博正太平漢白晉道濟各縣之敵，共約三萬餘，飛機數十架，先後集結武安、涉縣、安陽、湯陰、修武、輝縣、平順、長治、高平、晉城一帶，十一日開始向我太行山區國軍圍犯。我爲確保太行游擊根據地，以機動堅強之態勢，迭予敵以嚴重之打擊，在林縣陵川臨淇東姚集各據點附近，曾與敵展開猛烈之戰鬥。敵經付極大之代價，曾一度攻陷各該據點，並深入合澗三郊口等處；我軍待敵兵力分散，乃利用優良地形，及山區民衆之協助，至七月上旬，逐次轉移攻勢；深入之敵，在我軍民協同作戰之情況下，首尾被擊，更以交通困難，補給不易，乃呈崩潰之勢；所失各據點相繼爲我收復，殘敵全被肅清，至十五日我恢復戰前態勢。是役計斃敵六千餘人，獲戰利品甚多。

敵自上述進攻太行山之企圖全部被我粉碎以後，約有十個月之時間，不敢向我太行山根據地進擾；我守軍亦乘此機會從事整理與準備，然太行山爲我冀晉豫邊區唯一之敵後據點，敵爲解除其心腹之威脅，故無時不思澈底肅清太行山區之我軍，以鞏固其華北安全。三十二年四月初旬，敵軍抽調步兵約三個師團（第三十五師團第三十六師團第三第四第八獨立旅團）砲五十餘門，飛機五十餘架，共計諸兵種連合之敵，不下五萬餘人，由安陽、湯陰淇縣新鄉修武博愛晉城高平長治各地，於四月中旬，分路開始全面圍犯，敵曾岡村寧次並親至新鄉指揮，企圖澈底擊滅我太行山之野戰軍，並欲運用政治陰謀，分化我游擊部隊，以達成其作戰之目的。當時我二十四集團軍龐炳勳之部署，以孫魁元軍置於臨淇東南地區，馬法五軍在林縣附近，劉進軍在陵川方面，互相犄角。十六日，敵向我外圍各據點猛攻，我軍奮勇抵抗，斃敵累累，終以兵力懸殊，復在其砲兵空軍壓迫之下，致前進據點相繼被敵突破。至此敵第三十六師團主力，乃由高博分路東犯，對我劉進軍陣地猛攻，激戰達一晝夜，陵川遂於十七日失守，該軍主力仍保持陵川以東地區繼續

阻擊敵人。四月十八日至二十日，我各軍以機動態勢，與日各方突進之敵，進行猛烈主力戰，敵我損失均重。二十二日敵攻佔林縣臨淇兩要點，同時陵川敵亦著著深入，而東西兩據點東姚集礮火鎮亦先後被敵佔領，我以敵之合圍態勢已成，爲保存戰力繼續打擊敵人計，除一部留置山區，不斷游擊敵人外，主力乃向外轉移，惟各部因限於地形，協同連絡均甚困難，致釀成局部之混戰，孫魁元於二十二晚在臨淇以西地區行動時，忽被敵伏兵所俘，該部大半被衝散，我馬劉兩軍仍繼續支撐與敵週旋，苦戰至二十六日；我二十四集團軍總部，被敵包圍，龐總司令與所部被衝散，劉馬兩軍亦失去指揮，戰況至爲惡劣，二十八日劉軍最後據點礮火鎮失陷，而馬軍李師堅守多日之東姚集，亦於三十日被放棄。至是我主力已分散轉移敵後，敵乃認爲作戰目的已達，除留一部繼續搜索山區外，主力逐次後撤，同時開始運用其政治陰謀，誘惑我新五軍失散部隊，並利用以幫同搜索山區，此時龐總司令隻身避居臨淇之東峽腦，第以久戰負傷，且年老力衰，行動維艱，遂於五月六日被敵發現，脅往新鄉，並強迫轉令四十軍附敵。惟龐氏態度堅決，毫不置理，旋敵又僞作廳令，亦經我軍全體將士堅拒，並格外振奮精神整頓部隊，協同劉軍繼續殺敵，使敵之希望全成泡影。

自大行山區第二次戰役結束後，我除新五軍孫魁元部東移態度不明外，其第四十軍馬法五部激戰兼旬，傷亡雖重，而戰果尙屬輝煌；第二十七軍劉進部，在陵川四週施行伏擊，艱苦奮戰，仍能保持戰力。惟自龐炳勳被脅後，敵以種種手段企圖誘降馬法五軍，該軍雖不爲所動，但環境異常險惡，我最高統帥部乃決定以劉進軍暫留太行山區，繼續游擊；令馬法五軍南渡整理。馬法五奉令後，乃開始行動；詎料敵先行偵知，於三十二年五月二十日起，糾集約五六萬衆，分路由陵川晉城進犯，我除令馬軍迅速突過敵之截圍南撤外，並令劉進軍作機動戰與敵週旋，劉軍即以陳孝強師之主力防止奸匪襲擊，一部自嶺東南下追擊敵人



軍主力仍在老槐樹嶺奪火鎮瑯山及馬武寨黃金窩等地區，拒止敵人，掩護馬軍安全南渡。六月初與深入馬武寨之敵旋迴，戰至六月十五日，我二七軍恢復奪火鎮，此時敵亦疲憊異常，除在據點構築工事企圖固守外，不能有其他行動，但各據點以外之區域，仍全在我軍控制之下。旋敵又乘我劉進軍迭次作戰後，兵力疲憊，糧彈兩缺時，以施行誘脅失敗，差憤之餘，乃調集第三五第三六兩師團各一部約萬餘，及僞軍數千，飛機二十餘架，於七月九日晚起，對劉軍作第三次之猛犯，該軍遵照預定計畫，以預八師陳孝強部隊迴於陵川以北平順壺關之間，主力秘密潛伏於陵川東西南三面扼守山口，敵恃其優勢兵力分進突擊，交互流竄，致我各部隊連絡斷絕；戰至十日，軍主力方面各部隊被敵各個包圍。是日晚劉進軍部隊脫出重圍，繞攻敵後，陳師以受敵軍雙方夾擊，亦於七月十日晚間向西突進，十三日轉至太行山區固縣附近，時復受奸匪伏擊，行動遲滯，遂陷敵圍；激戰至晚，陳師長孝強傷後被俘，其第二十二團長易擊則被奸匪掠去，部隊損失過半，至此該師以統率無人，並受敵奸雙重壓迫，乃奉命先行南渡，劉軍第四十六師主力，於十日晚由繞瑯山瑪經奪火鎮附近向西突進，十五日以後，在高平陽城晉城天井關地區活動，沿途與奸匪不斷遭遇，尤以奸匪唐天際部對該軍截擊，肆惡為最多。我統帥部鑒於劉軍主力旬日來狀況混亂，且顧慮該軍彈盡援絕有被殲滅之虞，乃電劉進軍即日開始各別撤回南岸，該軍乃於八月三日，分由高平東南、鄆河及秦莊等處集結，分隊南進，至十九日，軍直屬部隊及第四十六師南渡完畢，惟當軍主力於八月七日到達濟恒公路以北地區時，後尾兩梯隊及軍直屬部隊，又被匪軍唐天際部五千餘截阻，激戰一晝夜，卒以寡募懸殊，我第四十六師之第一三六團損失重大，並約有二營兵力被俘；第四十五師之第一三四團，則被阻折回東進，至九月八日，第四十五師之第一三五團始由該師副師長黃家瑄率領在溫縣附近南渡。太行地區的激戰，自此又轉變為另一態勢了。

## 三十八 倭寇嘗到侵略之果 進犯長衡喪師七萬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敵國第八十一屆議會開幕，東條提請提前實施「朝鮮征兵令」，預示「大陸作戰」的事機之來臨。議會隨即休會，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八日重行復會，東條扶病出席，以警覺的口吻說：「局勢嚴重，需要吾人作最大之努力，本年確可謂決戰之年。」那時，歐洲及北非的局勢完全改觀，軸心惡運已臨，敵酋自不免焦灼煩悶，皇皇然求打開出路。

那年一月間，敵方便指使汪逆偽政府對英美宣戰，並與敵國發表共同作戰的宣言；三月間，東條正式聘問南京，三月下旬，舉行日德義三國外長會議，四月初，東條又親自訪問偽滿。四五月間，大東亞省大臣青木一男，南巡香港，廣州、馬加撒、與馬尼刺；接著東條也飛往馬尼刺，視察菲律賓軍事形勢。六月間，東條於視察臺灣及南洋後，即決定增闢臺南高雄軍港及金門機場以爲戰略上之拱衛。當時，東條曾作廣播：「鑒於時局之嚴重，任何與作戰力非直接有關之事物，必須停止。」（日政府已開始徵募四萬萬元之新戰時公債。）並對部屬致詞：「勝敗乃兵家常事，日本正增強作戰能力，以圖壓倒英美。」這種種都是敵方對大陸作戰準備的徵象。

真正的決戰之年，並不是「一九四三年」，乃是「一九四四年」；當敵人的「大陸作戰準備」有些頭緒，盟軍的「太平洋攻勢」也已全面展開了；中國戰場的重要性，遠比敵人所想像的爲高；「敵人的戰略側重於日本本土，而以後面的大陸爲其後方，盟國則以中國戰場爲對日決戰的主要戰場。」於是敵軍對中國戰場的進攻，又從一九四四年夏天起格外加強了。那年三月二十四日，我軍事委員會發言人稱：「中國戰場在最近的將來可能再展開激戰。津浦路客車，自二月二十六日起停開，日方專用以運兵。過去一週間

，每天有八九列車南開，車上軍隊穿皮衣，顯係從東北運來。敵寇並在淮海一帶和其他淪陷區大事徵兵徵馬，好像在最近期間，敵方又將發動大規模的蠢動，而將戰事重心移到我國戰場。預言戰鬪將在何處發生，爲時還太早，可能在平漢線或粵漢線。」（事實上也正如其所料想。）關於敵軍此種動向，紐約時報評論中國戰局，曾作如次的判斷：

「此次日軍之進攻方面，或足證明侵略者亟待開闢一陸上路線，以運輸緬境日軍所需之供應；蓋美國在華機隊與美方潛艇之活動，已使臺灣海峽之航線感受威脅也。粵漢，平漢路貫通中國之心臟，爲「偽滿」境內日軍與越、泰、緬、馬來境內日軍之理想陸上聯絡線。但漢口以南，曲江以北之鐵路，仍爲華方所有。」「就最近戰局觀之，日人欲打通此線，必須發動真正大規模之攻勢。敵人即使在此段成功，其進攻南段時，尚須更大之兵力。……日本之水陸運輸工具，今已減少三分之一；而目前航行中國海面，又時有被炸危險。其航輪雖多在夜間航駛，損失仍有增無已。英艦隊現集中孟加拉灣，美艦則日近菲島，日軍倘欲建立貫通大陸之交通線，則本年春夏兩季，爲其最後之時機矣。」

敵軍的攻勢，果於三十三年四月開始。敵軍主要動向，事後判明以打通粵漢，湘桂路兩線，打擊之初，却先從中原戰場開始。敵軍向中原佯攻，吸收我軍於豫西地區，然後發動主力，向湘、桂、粵各線全面攻擊，確已收牽制兵力的作用。那年三月底，敵軍將新鄉及邛山頭間鐵路及黃河鐵橋先後修復，並抽調原駐黃河以北各地敵寇約十萬人，集結於新鄉開封一線。四月十八九日，分由中牟邛山頭進犯黃河南北，至二十三日，敵分窺，佔我新鄭密縣以北各縣城。我軍乃於二十七日拂曉，全面向新鄭密縣之線反攻，迫近城郊，斬獲甚多。二十九日，敵主力向許昌方面轉移，卅日，分三路圍攻許昌；我守軍與敵血戰數晝夜，因傷亡過重，乃於五月一日突圍西進。是時，敵即以快速部隊分向襄城郊縣竄擾，以步兵萬餘圍攻禹縣；

三日陷我禹城郊縣，四日陷襄城臨汝，其先頭一部五日竄抵洛陽以南龍門附近，我軍予以堅強阻擊，敵受創甚重，攻勢乃始頓挫。五月九日，敵得援復由龍門、伊陽向洛陽近郊，及新安嵩縣以西竄犯；同時，垣曲附近之敵，亦由南村白浪渡河南犯，十二日陷渑池，並續向西犯，連陷張茅陝縣，一度竄佔靈寶，逼近閿縣。其由龍門伊陽竄新安嵩縣之敵，陷宜陽洛寧，二十日，分竄至盧氏及獅廟一帶。從當時敵軍猛犯的態勢看，敵軍似有西扣潼關撲攻關中之勢；蔣鼎文司令長官時在豫西，湯恩伯副長官所部在南陽方城一線。協同猛烈反擊，先後擊退西犯之敵，克復函谷關，靈寶盧氏等地。旋我敵仍在嵩縣以東洛寧陝縣附近地區對峙中。由許昌襄城南犯之敵，會合信陽敵一度打通平漢路；但西平、遂平確山駐馬店等地，繼亦經我次第克復。敵復增援反撲，又於六月十七日再度被打通，並陷我上蔡、汝南、正陽等處，我軍當即阻擊。其進犯洛陽城郊敵，五月十日，又由各路向洛陽圍攻；我守軍浴血苦戰，至二十六日晚間，乃向城郊轉進。（豫中之戰，我陣亡李家鈺總司令，新二十九師師長呂公良，少將副師長黃永淮、盧廣偉、上校團長楊武尚、李培芹、劉國昌、曹和諸將，足證犧牲之重大。）

五月下旬，豫中之戰甫定，而湖北之戰即起。其時，敵由關東華北及沿海各地抽調部隊，共十個師團，二十餘萬人，集結於武漢岳陽地區，隨即向我湖北各線發動最大規模之攻勢。初敵以約共七個師團之兵力為第一線，分三路推進；二十九日，右翼敵第十三師團第三十四師團突破我通城後，趨渣津平江之線；正面之敵第三師團第六八師團第一一六師團陷新牆趨汨羅江北岸，左翼敵第四十師團五十八師團十七獨立旅師各一部，循洞庭湖南趨沅益，形成廣大正面戰鬪。我七十二軍在通城山地；二十軍在汨羅江北岸，三十七軍在汨羅江南岸，三十七軍一部及九十九軍七十三軍在沅益地區，分別予敵以重大消耗。六日，敵竄

至澚市，撈刀河沅河之線，更犯蘆林潭，陷湘陰，利用湘江，維持後方補給；敵兩翼分犯古港益陽，保持廣正面鉗形攻勢，我軍以各個擊破敵人之目的，集結有力兵團於兩翼地區，採取攻勢。六月七日，敵竄抵古港，我包圍攻擊之部署完成。九日，我七十二軍五十八軍四十四軍二十軍展開攻勢先後擊破古港及東門市之敵；敵乃糾集其主力向我五十八軍反撲，企圖突圍，卒因我一八三師余建勛師長負傷，十一日，石灣附近被敵突破，敵極力南竄，我七十二軍主力及五十八軍即移至側面，從事尾追截擊。

此時沅江之敵，已分兩路渡過資水，一路沿沅水南岸進犯寧鄉，一路經龍夾港犯益陽，與我九十九軍展開爭奪戰。十二日，敵迂迴南進，與沿沅水西犯之敵會攻寧鄉。十四日，我十九師協同七十七師肅清城廂殘餘之敵後，緊躡南追。同時，我二十四集團軍對寧鄉之敵完成包圍態勢，展開攻擊，連續四日激戰，痛殲頑敵。敵無法逃脫，迄十九日長沙失陷，敵得白若舖方面之敵支援，遂突圍南竄。正面敵之主力，於六月六日，向長沙瀏陽進犯，挾其優勢兵力，爭奪瀏陽，我四十四軍喋血奪戰九晝夜，以戰力殘破，十四日，退至瀏城南郊。而撈刀河北岸之敵，則於六月九日開始強渡。十二日竄至瀏陽河南岸，分趨淥水長沙，十七日，長沙外圍要點黃土嶺紅山頭失陷，岳麓山主障地亦被敵突破，十八日，我長沙守軍第四軍殘部，遂突圍向永豐一線整理。

此役，進犯之敵兵力強大，其第二線所控制之兵團尚未加入戰鬪；故我方之長（沙）瀏（陽）決戰計劃未能實現。我乃改變部署，預定誘敵深入衡陽，乘其疲憊，施行反擊；於是以歐震兵團在淥水兩岸，再予敵消耗，並由第四第七兩戰區抽調兩個軍準備衡陽外圍決戰。二十日，我先後棄守湘東醴陵，株州、淥水湘潭等地，轉移戰場於淥水南岸，阻敵進犯。惟敵勢猛力強，鑽隙狼奔，仍沿湘江東岸突進，廿三日，竄抵衡陽近郊，與我第十軍接觸；並東犯攸縣，西陷湘鄉，取遠勢包圍的態勢。六月二十四日，湘江東岸

之敵，陷攸縣後直趨安仁；我急調二十六軍二十七軍四十軍向茶陵南北地區迎擊該敵；七月二日，我完成向西攻擊之整然部署，開始攻擊。八日，克復攸縣，收復平田，並包圍耒陽之敵。同時，五十八軍並克復醴陵，直迫湘江，敵呈不支之勢，乃又推進其後方兵團，更以新增之二十七師團加入戰鬪，向我反撲；七月十日，再陷醴陵，進迫茶陵，耒陽亦次第失守。廿九日敵又陷萍鄉，並南趨蓮花，我軍再興攻勢，奪回萍鄉，迫近醴陵蓮花，並攻抵茶陵安仁，加強對耒陽附近敵軍之圍攻，並以一部挺進渡過耒河，策應衡陽近郊戰鬪。湘江西岸，寧鄉之敵南竄，我二十四集團軍跟蹤尾追，並先遣七十九軍經永豐向演坡橋堵截。七月一日完成準備，又以三十七軍守備寧益地區，以第一百軍集結永豐迎擊西犯之敵，以六十二軍控制文明舖策應衡陽戰鬪。七月二日，犯永豐之敵，與我第一百軍發生激戰，反復爭奪，至十日，將敵逐出市郊，迫其改取守勢，我一百軍乃移主力南下，參加衡陽戰鬪。此時我七十九軍面對金蘭市演坡橋之敵攻擊，六十二軍由白鶴舖取攻勢行動。十五日，六十二軍突進六塘東南，十九日鑽隙進至衡陽城郊。惟以七十九軍進展較緩，比及渡過蒸水之時，六十三軍因腹背受敵，傷亡重大，補給不繼，二十二日，撤至鐵關舖以南地區。迨七十九軍攻抵衡陽西北郊，敵即抽集優勢兵力反撲。廿九日，驅逐我七十九軍於相橋以西地區。此時，我又由第四戰區抽調一個軍北上增援，八月二日我再作攻勢，各路頗有進展。七日晚，我以總預備隊四十六軍主力加入總攻，直撲衡城，企圖壓迫該地之敵於湘江而殲滅之，以解衡陽之圍。八日晨突進至五里牌附近，攻勢稍挫；而衡陽守軍已苦戰四十八日，傷亡殆盡，陣地全毀，遂於是日陷於敵手。此役歷時二個半月，我傷亡官兵九萬餘人，敵亦死傷近七萬人，戰況之慘烈，於茲可見！

從敵軍的大陸作戰計劃看，長衡會戰，還只是全面攻勢的一截；粵漢、湘桂兩線的戰事一直還得發展下去。這兒我們先叙一叙「衡陽四十八日保衛戰」的經過。

「六月中旬，敵陷長沙湘潭後，集其新由東北調來之兵力，窺經衡山，直逼衡陽。我守城方軍長所率約四萬兵力，八面部署，決以一死保衛衡陽。第十軍奉令保衛衡陽，所轄的兵力，計有預十師，一九〇師（新補充兵二千八）、五十四師之一團（原任務守飛機場，編者按：家父曾任該團副團長，會戰前因先父去世返籍奔喪，未得參予此役。戰後得知作戰之經過甚詳，爲述如文。）及戰車砲兵一營。惟苦於兵力不敷分配，第三師雖奉令參加，在湘潭尚未回衡，除西南西北外圍及江東岸一帶，予以少數兵力準備迎戰外，餘均以衡陽近郊爲中心，並加強核心兵力，充實各種準備。二十三日下午敵侵泉溪市，我五四師饒師長少偉率部奮勇迎擊。第三師正由湘潭向衡陽轉移途中。傍晚，泉溪市戰鬪愈激，一九〇師容師長有略，奉令率部由市區東渡，協同五四師阻擊五馬歸槽之敵。嗣轉戰至橡皮塘，敵一面由東洋渡搶渡，一面由大堡向市區合圍。此時第三師二團已起來參戰，一團被阻於城外，幸美炮火一營亦及時趕到，雖有二分之一被阻，未能加入戰鬪，但在江東岸經三晝夜激戰，打得敵人不取越雷池一步。

我在開始部署時，已料定敵人攻擊點，必選定西南地區。當時敵人的確銳不可當，我江東岸阻敵銳氣已達，遂將容饒兩師長所部由西岸砲兵掩護，撤至市區。（饒師第一團守機場，已傷亡頗重，一部突圍南進，一部約一營隨師部入城防守。）敵因衡陽包圍已成，隨集中兵力猛攻五桂嶺（葛師長陣地），槍炮齊發，彈落如雨，企圖一鼓作氣，攻下衡陽。方軍長早已判知敵人之企圖，欲阻其猛攻，必須高級指揮所接第一線。爲發揚砲兵威力及振作士氣計，遂設軍及砲兵指揮所於五桂嶺之湘桂路局，靜以待敵，激戰數日之久。敵人不拘手段與方式，其每次攻擊約達十餘小時，前仆後繼，均被我猛烈之炮火與步兵沈著之手榴彈，俟敵進入我陣地前予以合力打擊。當時槍聲手榴彈聲均被大砲聲所掩蔽，誠如唱戲的武場，只聞一片殺聲，戰鬪之慘烈爲從來所未有。這場血戰，敵屍戶重疊，不下千餘具。爲了針對敵人的第二部新攻勢，我

們又把指揮所遷移到城內中央銀行的防空洞裏。

敵苦於首次攻擊失敗，乃變其詭計，施行火攻。遂以飛機投擲大批燃燒彈，燃燒彈落下，大火熊熊，萬丈紅光，全城化爲火海，尤以房屋坍塌與生靈塗炭，極盡人間慘狀。

蔣委員長知道衡陽被燒，關懷着戰士們的住宿，來電指示：「要利用已炸毀之木板，搭蓋棚屋，用破門板作上蓋，用碎磚作牆，既能避風雨日光，又能防炸彈的破片，切不要讓士兵們露宿。」在懇切的訓示之下，我們就這樣的又重新建立起來。

敵人於三日大攻後，突然停止了進襲。我們站在雁峯寺上，可以遙遙看到江東岸一帶的敵人，忙於捆柴木板及汽車內胎，集結渡河材料，似有渡河模樣，窺其意向，企圖吸引我各方守備部隊，加強於沿江一帶，再由他處乘隙進攻。在這種靜寂的空氣中，形勢上却顯得非常緊張。

敵人企圖轉移我們的視線，既告失敗，接着而來的戰法，是偽裝退却，誘我出擊。在七月中旬前後，敵原配備在西南地區的炮兵，撤至江東岸，在西北地區的炮兵撤過草河，並在耒河及草河各架浮橋一座。炮兵過河後，即在東車站及望城坳一帶佔領陣地。傍晚，所有輜重騾馬及大批偽裝部隊，燈籠火把，旗鼓聲張，分兩路過耒河草河。並在江東岸及歐家町、望城坳等地縱火燃燒。未幾即聞望城坳一帶步槍聲並作，好像已與我援軍接觸了；至次晨，四面寂然無聲，又好似西線無戰事，敵已退却完竣的模樣。我當即派人偵察，則僅有少數敵人。推其用意，無非在誘我出擊也。

敵潛伏外圍，偽裝退却，誘我出擊，到了第三師第八團由外圍望城坳一帶打進城來，這才證明。方軍長說：「敵人調虎離山的劣技又完了。」

敵人用盡各種方法攻擊，均遭失敗，乃用平射炮破壞我方工事，且誘我炮兵還擊；又於無可奈何之中



，採用突擊手段蠶食的方式，逐步前進；但我軍利用了所構築的層層木柵及其工事，好像銅牆鐵壁，無法突破。每到黃昏時，敵首先用飛機擾亂，繼之即以步炮聯合，有時施放毒氣進攻，但每至擊毀木柵時，天即拂曉，而我機即已飛來助戰，敵人的攻勢又被迫停止，我守軍馬上又將擊破的工事修復。如此，敵人每進一次，必傷亡二三百人不等。一寸山河一滴血，我們天天是這樣堅強地保衛着衡陽的。

敵人黔驢技窮，最後又玩一套把戲，是散發傳單，實行離間策略。在七月中旬的某日，敵機散下了雪片似的傳單，上云：「能征善守的第十軍諸將士，任務已達成，這是湖南人（其實第十軍並非湖南部隊，各省籍的官兵都有。）固有的頑強性格；可惜你們命運不好，援軍不能前進，諸君命在旦夕！但能加入和平軍，決不以敵對行為對待。皇軍志在消滅美空軍。」夾着傳單而散下的，另外就是十元鈔票大小的歸來證。敵人想利用我援軍不能進攻的事實，來煽動引誘離間，渙散我們的軍心，消滅我們的抵抗力；而我們的對策，是下令焚燒傳單，同那撤下的歸來證。苦鬪苦戰，與衡陽共存亡，來爭取中華民族的光榮，與世界對我們的榮譽。

戰鬪經過了四十多天，敵知我缺乏炮彈，不隨便還擊，乃集中其四面炮火，向我陣地射擊，他一天發射的炮彈，比我們守四十多天的炮彈消耗還多，城內官兵傷亡大多是吃敵炮兵的虧。起初無法應付，爾後知敵炮發射時，他步兵不前進，因此得了血的教訓。後來在敵炮發射時，我步兵即鑽入掩蔽部內不理，待他發射停止，纔出掩蔽部，適當敵攻至我步兵陣地前，正好拿手溜彈投擲，敵在木柵外，使他一個不能退回去。有時我步兵利用這機會出擊，使他有所戒懼。

在衡陽保衛戰四十八天的最後兩旬，無時無刻不在盼望外圍的援軍。我們每夜均在中央銀行防空洞上面聽我援軍的槍聲。有時聽不見，用兩手護着耳邊伸着頸子凝神注聽着。張秘書因聽不見，方軍長總以為

他是年歲大了。援軍的槍聲，好像故意和人開玩笑，忽近忽遠。聽得近了，大家都興奮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槍聲帶給我們以無限的快慰。但槍聲遠了，大家不覺又皺起眉頭，內心裏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種說不出的酸辣滋味。有一天，炮兵陳營長來電話，說我們援軍槍聲打的很激烈，指揮所的人們顯得很高興；頃刻去電話反問時，他又顯得很悲慘的答覆說：「又聽不見了。」

一天，忽然傳說：有一連援軍經過軍部的門前向南去了，頭上戴着鋼盔，肩上扛着輕機槍，精神極旺而且整齊，並有其親眼看見，空谷傳音，大家均用電話探詢，才知道是四十六軍炮兵連，因為炮彈打完了，編為步兵參加第一線作戰。大家聞言，如冷水澆在頭上，一股熱表由百度降到零度，希望又變為失望。有時孫參謀長每為敵人作打算，因接到各援軍電報已到達地點，我們外邊情報所報的敵情，並上峯來電說明外圍援軍的企圖，牆壁上掛着地圖，拿着紅藍筆將敵我態勢一一顯示，很喜歡的說，「照態勢來看，敵人實不得了；援軍未進，敵必自退。我早判定我們有一個月的災難，到了一個月一定解圍。」這個幕僚長回來判斷準確，計劃週詳，處置亦很迅速。我當時說：「你要準備守城戰術材料，將來到了後方，各學校一定請你講守城要領。」孫說：「沒有旁的，就是地形要熟，連一個巷子的寬度，都應該知道。」我又轉向張秘書說：「你要預先準備各方賀電的回電稿，以免臨時來不及，因為一個字不適當，就會得罪人的。」後又對彭高參說：「你要準備接見記者來訪問的回答。」他說：「嘿！這是我常作的事。我就怕見記者，因為你來他去，一天到晚不能休息。」（現在想起來，這好比連一餐飯吃不飽，還想住洋樓坐汽車，真是夢想。）方軍長堅決的說：「那一部友軍先打進城來，我一定向委座叩頭，請求頒給他一顆青天白日的勳章。」這樣企望援軍挽救衡陽危局心理，可見情況之險惡，到了什麼程度；而我官兵們死守的精神，誠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經過這番想像，大家並沒有完全失望，仍然是苦掙苦扎，都相信援軍一定會進城，不

這是時間遲早而已。副官處張處長廣寬爲歡迎援軍準備很多紙炮。有一次，飛機投下委座手令：「着守軍向黃巢嶺出擊，接應六二軍援軍進城。」東拉西扯，集結了二三百人，着特務營長率領出擊。方軍長面示該營長說：「你跟了我好多年，無論如何，要接近援軍，達成任務。去了兩天回來，剩不到三十人。據報衝到了黃巢嶺，未見一個援軍，真是抓雞不着蝕把米，轉眼又是七月下旬了。方軍長在絕望之中，只有用電報向委座、薛長官、王耀武、李玉堂兩總司令及各友軍呼籲：「衡陽危在旦夕，個人事小，國家事大，救兵如救火，無論如何，請派一團兵力，衝進城來，我們自有辦法。」紛紛答覆：「再守三日，援軍即可進城，」「苦鬪苦幹，必生必勝，」「勿功敗垂成，堅持最後五分鐘，援軍已抵頭塘」等語。

敵人每次猛攻，均遭失敗，陳屍纍纍，暴於陣地。隔三五日又自行焚燒一次，臭氣薰天，令人作嘔，我們擄獲的俘虜，皆昏沈疲憊，萎靡不堪。詢其究竟，據供「因被我軍阻擊，糧食艱難，雖派兵經常向附近各處掠奪，因地區狹小，糧食有限，每人每餐僅食飯糰兩個；而衡市守軍堅強，屢攻不下；最近上面命令，三天以內如再攻不下衡陽，攻城的全體官兵須一律自殺；所以我們各級長官長都非常焦急」等語。方軍長將這種情形電告上峯，建議援軍攻進的方向；內外夾擊，定使敵人全軍覆沒。當時我亦電報長官：「敵如光芒，我如縫婦，且衡市已成一片瓦礫，無法巷戰；敵欲攻取衡城，似已有限令，危在旦夕，應請轉飭援軍限時攻入。」長官回電云：「已再四飭令援軍繼續攻入，希望堅忍固守，必生必勝。」守城官兵奉電後，士氣雖爲之一振，但苦願未償，致成千古遺憾！

彈藥的損耗，兵員的缺乏，援軍之不能進城，情況一天緊張一天。方軍長已食不下咽，以酒解愁，手不釋杯，到吃飯的時候，他以低沉的聲音提出了「衡陽前途究竟怎樣」的問題。方軍長說，督戰官你看怎樣？同時還有彭高蔭及孫參謀長張秘書同桌。我說：「層層對衡陽的保衛，對守軍的安危，一定是很關切

的，然而事實上的困難，我相信，一定有辦法。」方說：「唉！但願如此，亦恐難免不為覆中之驚吧，不過無論如何，我決當以死自誓！」因為傷亡過家及彈藥缺乏，便放棄了第一線，張家山、虎形巢相繼失守，敵攻天馬山又甚急，情形緊張萬分。如是，方軍長召集了各師長開緊急會議，到會的有四個師長，彭高、參及蔡參謀長汝霖。

「現在我們的關係比父母妻子兒女還要密切，我們的生命變成一條生命，大家有什麼好辦法，可剖腹的說出來！」

方軍長用力的提出了有關大家的生死及衡陽安危的問題，空氣緊張得幾乎要裂開了。焦慮侵蝕了每個人的腦筋和心坎，誰也想不出萬全之策。

大家反覆的研究着，每個人的心裏，都是好似壓着一塊石頭，結果還是決定電呈上峯說明理由，奉電後再行突圍。孫參謀長伏在沙發上擬電稿，幾個師長圍着看。方軍長默默的退了席，痛苦得說不出話來。我與彭高參退席商討，彭很悲慘的說：「如果衡陽失陷，國家民族前途的困難更多了！」我很同情的說：「處在這種情況之下，又有什麼辦法？連方軍長亦不知如何是好！」當時彭高參手裏拿着一本「常德會戰檢討會議錄」，他一面說：「記得常德會戰，」一面翻着書中委座對余成萬的訓示：「你如何當人家的長官，能忍心將你負傷的官兵捨棄私自逃出！」這段的確可以提醒方軍長放棄突圍的打算。

方軍長聽了這段訓示，就放聲痛哭。「軍長爲什麼哭呢？」我當即告知幾位師長，你們去看看吧！

「我們突圍出去，即委座不責備我們，全國同胞也原諒，我們能忍心捨棄負傷官兵嗎？方軍長一面哭，一面訴說，幾位師長也哭起來了，周師長慶祥也一面哭着說：

「我在第十軍二十年，從來未打過這樣慘苦的仗，這次內無兵彈外無援兵，爲什麼十幾萬大軍打不進

城來，這不是天意嗎？救常德時我一天一夜跑一百幾十里，現在雖有同樣的援軍却難打進來，不知道的，還以為我們在城裏享福，所幸還有督戰官及五四師友軍與我們共患難，替我們證明。」

「靠人家不行，還是委座訓示的要自立自強自己拚命才行。……」他很悲慘的又坐下來，號啕痛哭；英雄熱淚，神鬼皆驚。這時指揮所已變成了一座愁城，衛士們也蹲在角落裏啜泣。「哭也沒有用的，」方軍長突然站起來又接着說：「決不突圍，一定死守，你們每個師長只准留衛士四人，其餘一概到前方作戰，如查出多留一人，按公說你們就算違抗命令，按私人說你們對不起朋友，剩一兵一彈，也不准再說突圍的話。我方先覺決不私自逃走，必要時，大家都到軍部來，我們死在一處；如要自殺，我先動手。要知道我自殺了，你們縱然逃脫，委座亦不能饒恕你們，你們自己也不能爲人。」周師長說：「如果失了連絡，我們集合地點應在那裏？」方答：「即在中央銀行或天馬山。」這就是這一次會議的結論。後來方軍長等拍呈委座如下電：

「敵人今晨已由北門衝進來，城內已無可用之彈及可增之兵，危急萬分。生等只有一死爲國；以報作育之至恩，來生再見。方先覺、周慶祥、容有略、葛先才、饒少偉、孫鳴玉同叩。」（發此電時，因我在砲兵陣地，故不知。）

向委座拍出了最後一電，這樣遂決定了衡陽及其保衛者的命運！

八月七日的拂曉，我軍因死傷殆盡，且彈盡援絕，敵人由北門衝進了城內。他們在殘垣廢墟之中，又苦苦的撐持了一天。一時連絡中斷，情況隔絕，大部工事均已被摧毀，城內已到處發現敵人。是時知大事已去，我軍遂下令將大砲自行破壞，以備一死。次日清晨，敵人已由四面愈來愈密，這些師長們遵守了「大家死在一處」的諾言，均跑到了軍部；各處的主官大都七言八語，亂雜一場，饒師長要衝出去，因兵不

多不敢一定堅決。方軍長自己伏在桌子上痛哭，兩個衛士站在兩邊拿扇子扇，敵砲四面發射。我此時見勢不好，趕快跑到樓上將督戰官的命令，密電本，符號，軍人手牒，砲兵指揮官命令，正在點火焚燒時，敵人蜂擁到指揮所，而他們即被衝散。

敵人把他們當作了一羣羔羊，托着槍趕着他們向汽車站走。盟機在空中偵察，俯視着這一羣戰友大家脚踏着衡陽的馬路，仰視着盟機，心中一陣酸痛，眼淚不禁奪眶而出，希望盟機能即刻投下一顆重磅炸彈，粉碎我們。但事實却不然，飛機繞了一個圈子，好像認得是自己人當了俘虜，不忍下手，隨即去了。糊塗塗塗出了城，在馬路上約走了一小時，目睹一切建築物全燬，模糊莫可辨，但還知道是汽車站。停了很久，又被解到西山寺，這裏就成了我們暫時棲息之所，——俘虜的集中營。」（以上節引蔡汝霖自述「衡陽保衛戰經過」）。

（註）衡陽守城將領名錄

陸軍第十軍軍長方先覺，參謀長孫鳴玉，第三師師長周慶祥，預備第十師師長葛先才，第一九〇師師長容有略，暫編第五十四師師長饒少偉，第九戰區派駐督戰官兼砲兵指揮官蔡汝霖。

諸將領於城陷日被俘，其後乘機脫出；蔡將軍身在衡陽督戰，詳知作戰經過，其所述戰鬥苦狀，真實可信。

## 三十九 太平洋敵轉被動 滇緬戰寇陳敗象

一位權威的蘇聯軍事家，朱可夫將軍，他於太平洋戰事兩週年紀念日，評論日軍在太平洋上的頹勢。他說：「初期六個月當中，日本贏得了在太平洋上以廣闊的領土攫取而告成功的許多勝利。但是經過了半年，即進入了對英美有利的轉變。一九四二年春季和夏季，珊瑚海及中途島大規模海戰的結果，便是對日本第一次嚴厲的警告；這些戰役中，日本海軍所受的慘重損失，證明英美已從突擊的結果中，恢復了常態。英美把自己的後備力陸續的參加活動，因而根本改善了自己的形勢。太平洋上展開了海戰，表示英美沒有把首席讓給日本的海軍。日本暫時的優勢已在太平洋戰爭第一年年終前，全被消滅了；日本人攻擊的暴勢已到了盡頭；盟軍應在緬甸北部給予日本以同樣的慘重的打擊。自一九四二年夏季開始在澳大利亞遼遠的外圍，展開的頑強戰鬥以及在所羅門羣島和新幾內亞採取特別殘酷方式的戰鬥，終由日軍的敗退而告結束。一九四三年五月的慘敗，使日本欲鞏固其兵庫以備將來在北太平洋積極進攻的企圖，全部粉碎；美軍把日本人打出了阿圖島，該島被急性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最先冒昧的命以日本的稱號。這一切，證明了日本人剛遇著盟軍的堅強抵抗，便表現他們很無能來掌握戰略上的主動。」

英軍掌握太平洋上的軍事主動，到了一九四四年尤為顯著：先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底的吉爾貝特之戰（Gilbert I.）繼有一九四四年初馬紹爾羣島的勝利；二月間，進擊土魯克，到了六月，佔領塞班島，突破日本內衛防線；（日守軍百分之九五戰死，中太平洋日海軍總司令南雲忠一中將及矢野少將均戰死。）七月間，又收復了關島。這一連串勝利，帶來了太平洋上的曙光，事詳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不復贅述。我們且說東南亞這一角上，由反攻緬甸所造成的勝利行程。

我遠征軍自一九四二年五月間退入印度境內，其始限於環境，無所施展。那時，我們面前只留著兩條可以選擇的難路：我們可飛過空氣稀薄的駝峯由空運接濟物資，或者用我們自己的力量，從緬甸北趕走敵軍，自印度再建築一條通中國的陸路。史迪威將軍擔任了中印緬甸戰區總司令，（兼中國戰區參謀長）他就著手重開陸上供應線的工作。首先印度藍伽積極訓練由空運到印度的我們士兵，予以美國的裝備；便利用這一份武力來建築雷多公路，由緬北通入滇西。雷多公路，以印度東阿富鐵路之雷多站為起點，依循當年緬戰迷難的路線，一路高山叢林、沼池、蟲獸，是人跡罕至的蠻荒地帶，被稱為軍事上的絕地，我們就開始在絕地打開生路。戰鬪始於一九四三年春天，開山機、壓路機，碎石機和大量工兵便向蠻荒前進。我新三十八師也從比哈爾省的藍伽出發向雷多（列多），擔任消滅盤據在野人山胡康河谷的敵人，掩護修築公路。從雷多到胡康河谷，這中間橫亘著一座縱深四百多里的野人山，高度平均在海拔八千尺以上；這一帶，從來沒人知道其中是怎麼樣一種情景，人們從山脚仰頭翹望，只見一片陰森森黑越越的叢林，這便是有名的「鬼門關」。其時，盤據在胡康河谷的敵軍第十八師團，早已派出許多小部隊，扼守著這中間的幾個重要山頭，並襲擊防守在印度邊境卡拉卡、塔家舖一帶的英軍。我軍開到雷多，英軍正被敵軍擊敗，節節後退；我軍即增援反攻，和敵苦戰一個月，敵軍傷亡過半，才向後潰退。我軍隨即和這極端惡劣的大自然搏鬥，過了八個多月的黑暗和泥沼中的生活，終於在那年初冬通過了野人山，十月二十九日我軍佔領了胡康河谷的前進基地新平洋。其後主要的戰鬪，即進展到大龍河和大奈河之交匯點，和它以北的於邦臨濱、沙勞以及大洛河以北的拉家蘇。十一月初，經過了幾場惡鬪，便佔領了這些據點，拉家蘇之戰，拖延到十二月底，于邦之戰，也經過了兩個月戰鬪才完全佔領。這一戰，乃是國軍反攻緬甸的第一個攻堅戰與徹底的殲滅戰，我軍擊潰了敵十八師團的主力。一九四四年一月初，我軍於于邦附近渡過大龍河，繼續壓



破敵軍，同時肅清更的宛河與大龍河合流處之敵軍。到了一月下旬，我新二十二師也加入戰鬪，二月初，相繼攻克大洛及太柏家。二月十九日，史迪威將軍正式宣佈：「華軍兩月戰績，已收復泰洛河谷全部，胡康河半部，雷多公路正步步推進中。」其時，自泰洛敗退之日軍，又於阿豪克河發源處爲我軍所圍；北路一支我軍正進攻大奈河以南敵軍陣地，包圍台法加以西敵軍，又擊潰據守馬桑村之日軍。二月二十五日，史將軍又宣佈：「中國軍自十二月中旬迄今，已擊斃日兵一千名，較新加坡一役擊斃之日軍爲多，攻克日軍佔領土地一千方哩。」二月底，胡康河谷我軍先後擊潰南卡、丁興卡、塔林卡之敵，渡過大宛河，克馬考，對孟關之敵完成包圍態勢。三月五日，經一週激戰，卒攻克孟關。斃敵二千，虜獲尤夥。我軍當即展開追擊戰，盡克孟關以南一帶高地，七日與米量爾將軍率領下之美軍完成會師，切斷敵軍通過胡康河流域之退路，使瓦拉本陷於孤立。九日下午，我軍即克瓦魯班，虜敵十八師團關防一顆。十一日，戰事達最高階段，中美聯合強大攻擊隊快速突入，十四日已橫跨秦諾區公路，側擊敵人了。三月十六日，英軍突然在更的宛河敵後方出現，與我軍遙相呼應。十九日，我軍攻克緬甸極北部之傑布山；二十六日，中美軍在孟拱河谷切斷敵軍東翼防線，攻佔夏都寨鎮，迄四月初又攻佔馬蘭加康及未樂加康，向瓦康推進。四月中旬，孟拱河谷我軍分路推進，一路於十一日攻佔高南卡，一路於十四日攻克丁林，又一路抵阿蘭。至二十一日，我二十二師已推進至孟拱河谷重要敵軍據點瓦拉渣，並越過瓦拉河；我三十八師佔孟拱河東之甘姆加登，於馬姆桑姆包圍敵軍，敵損失重大。英法爾平原佔優勢。中美聯合戰車隊，亦於五月出動作戰，（時雨季將開始）猛擊敵軍所據之茵康加唐以北一帶地區；另一路強大中美聯軍分三路經孟拱河谷東部之庫芒山脈，中經二十日秘密行軍，通過崎嶇險峻之山谷，突然出現於伊洛瓦底江上之密支那附近。此舉出敵意外，一經突擊，於十七日攻佔密支那南部之敵飛機場；美工兵隊乘坐滑翔機跟蹤降落，我後續部隊亦由運

輸機運到，神兵自天而降，敵膽大寒。

這時，緬北滇西兩路夾擊之時機已熟。五月十一日拂曉，滇西我軍在二百公里之正面強渡怒江，分別由十二處渡口過江；緬甸之敵，至此完全陷於挨打之劣勢。而密支那之戰，此時已進入密城東南及其正南，敵退路已被切斷，孟拱河谷正面，我軍已迂迴至加邁南方，將加邁至孟拱公路切斷。六月十六日，敵在緬甸北之補給中心，位於孟拱河與西布河交流處南岸之加邁，卒為我軍攻克。迄六月下旬，此路我軍長驅南下，直抵孟拱，由東南西三面圍孟拱，並與英國突擊隊取得聯絡；至二十六日完全被圍；我軍乃以「隱道戰術」逐步推進，陸續攻克城內敵方堅強據點。其間敵軍數次自南增援，均被我擊退。七月二十九日，我三十八師發動決定性攻擊，大獲全勝。八月三日，我軍以滲透突擊隊突入敵後，內外夾攻，次日下午，我軍攻滅部隊，分途前進，掃蕩殘敵，守敵全部解決，緬北名城遂入我手。

緬北反攻戰，即如上述，次述滇西之戰。三十二年二月中旬，騰衝敵軍經增援至七八千之衆，乃分路北犯，一路約千餘，砲四門，於十四日晨經馬站街向順江街攻擊，我軍當予迎擊。敵軍陸續增援，向我猛撲，我為避免與優勢之敵真面目戰鬪，乃逐次向明光一帶退去，敵除以一部向明光前進外，主力竄抵橋頭，十七日拂曉在馬面關發生激戰，十八日我轉進馬面關東側朝陽地附近，繼續拒止敵人。另路敵軍約千五百人，附砲數門，沿龍川江東岸北犯，十五日佔領江苴街後，即分股竄擾，主力向林家鋪大塘子進犯，十九日敵在雙虹橋附近施放烟幕，並利用飛機大砲之掩護，施行數次之強渡；我軍沈着應戰，將渡犯之敵軍全部殲滅於水際。敵以計不得逞，乃以一部轉犯敢頂街，至二十日敵四百餘竄抵蠻雲街，二十一日午竄抵蠻蚌，經我阻擊後，竄回邦瓦寨，至三月上旬，我以有勇一部渡江襲擊敵人，當將雙虹橋大塘等各處敵軍

擊潰，斃敵達三百餘名，殘餘之敵在我軍猛烈壓迫之下奪路逃竄，至三月中旬，我將敵擊退至騰衝附近，而恢復戰前態勢。三十二年十月初，滇西騰衝龍陵拖角之敵萬餘，爲防我反攻，分六路先後蠢動，反擊我騰北游擊部隊，一路由鎮安街沿怒江西岸北犯，一路由騰衝向龍川江進犯，一路由拖角向六庫對岸進犯，另有三路分由騰衝昔董拖角會犯固東街，我騰北游擊部隊分別迎擊，激戰至十月十八日，敵軍消耗頗大，我見目的已達，乃以主力東渡怒江，與敵隔河對峙，乃留一部在高黎貢山一帶，繼續游擊該區之敵。

到了三十三年五月間，我滇西遠征軍，爲策應駐印軍緬北之攻勢，乃以五十三軍五十四軍之全部，及配屬砲工通訊部隊，編爲攻擊兵團，於五月十日拂曉，強渡怒江，向騰衝龍陵之線攻擊前進。當面之敵，爲敵之第五十六師團之主力，及第五十三師團之一部；我渡河攻擊之部隊，均裝備美式新兵器，火力大爲增強，先後攻克馬理關橋頭片馬大塘子固東街江苴街象達等地，進展甚速。二十二日我遠征軍爲擴張戰果，乃全部渡江加入戰鬥，以廿集團軍轄五十三軍、五十四軍，及預二師爲右翼軍，攻擊目標指向騰衝，以十一集團軍轄第六軍、七十一軍、第二軍爲左翼軍，攻擊目標指向龍陵芒市，於六月四日攻克臘猛街，九日攻克鎮安街，十日曾一度攻克龍陵老城；此時適值滇西雨季，淫雨連綿，人馬行動困難，以致後方補給不繼，影響進展。六月中旬以後，敵集結殘餘企圖反撲，作最後之掙扎，與我鏖戰於龍陵、松山、象達、平等處達月餘之久，旋以氣候異常惡劣，道路泥濘，人馬消耗均大，我軍曾一度中止攻擊。是役我遠征軍各部於惡劣氣候中，與敵戰鬥達三個月以上，幸賴將士用命，排除萬難；卒將敵之五十六師團之主力，予以摧毀，鹵獲尤多，爲造成最後勝利之基礎。

## 四十 大戰龍陵敵師敗北 駐戍印度國軍遠征

三十三年十一月三日，我軍再度克復龍陵，這是滇西戰役中一次重大的勝利。打算一舉遮斷松山騰衝敵軍後後，同時攻略龍陵的我軍，五月渡瀘以來，迄今已是半年。過去六個月中，這支兵經過大小的戰鬥凡數十次，先後攻克滇緬路上的鎮安街、大壩子、黃草壩諸要點，和芒市之東的象達、龍陵之東的蚌渺、傷亡敵軍在一萬左右，生俘敵官兵及偽印軍合計三百餘人，鹵獲大小砲十餘尊，輕重機槍百餘挺，步槍一百餘枝。

這次我遠征軍以左翼迂迴龍陵與緬北中美軍對密支那的奇襲，其艱難情形可說是不相上下的。六月十號，這支從事戰略奇襲的軍隊，第一次攻入了龍陵的市區，殘敵兩三百人僅佔據芒市區內附近的高地、紅土坡、西山坡、觀音寺等據點，頑抗待援。當此間不容髮之際，我軍却受馳名的「龍陵雨」所苦，在不能飛行的氣候下，他們渴望着空中的補給，他們盼望着老百姓組織的騾馬隊，自怒江東岸，怒江山脈的平壩裏，馱着米和彈，趕到怒江西岸的高黎貢山山脈中來。這些日子，砲彈只留得幾十發，盡其所有，也摧毀不了幾處敵人的工事，他們萬里來的米，一頓減少一頓，起先大家喝稀飯，後來一道嚼山芋，山芋找不到，再找芭蕉和草根。這時敵人利用騰龍公路，由騰衝抽調了四千人附砲十二門，又自芒市調來一千餘兵，企圖實行南北夾擊，一舉攻破我彈糧俱絕的主力，保持他們後方的交通線。

五十六師團是敵陸軍中一支精銳部隊，代字叫着「砲六七、三部隊」師團長是松山祐三中將，這次他不僅想以五千人來解龍陵之圍，並且做了一場大夢，下了最大決心，要殲滅我軍的主力。六月八日，松山祐三在芒市下了一道命令，說：「兵團擬集結所有兵力於龍芒地區，捕捉敵七十一軍殲滅之」。他在六月

十三日的一道命令又說：「兵團擬以主力，於六月×日夜，發動攻勢，支撐龍陵陣地，並將敵第七十一軍主力包圍殲滅之，日期預定爲六月十五。」

街市戰一直進行到六月十五日黃昏，觀音寺被我攻佔，敵人退守在西山坡、紅土坡兩個據點裏，是晚上七點鐘，我軍已經判斷出敵人由騰衝及芒市遺兵增援龍陵的大舉反攻，當即令一部兵力轉移於騰龍公路兩側「五三一〇」及「五四一二」高地，準備迎頭痛擊由騰衝南下的敵人，不過另一股敵約千餘人，似有迂迴我軍右側背的企圖，至此戰局顯已演變成腹背受敵的態勢。爲謀集結兵力，我軍當時變更了部署。

龍陵市街戰，演變爲外圍的爭奪戰，表面上看似乎是敵人的一个小勝利，然自戰略觀點言，我軍的奇襲龍陵，顯然已分散了騰衝敵人的兵力在龍陵外圍，我軍又打了幾個硬明的仗，達成戰略所負予的一部份任務，換言之即是遮斷了松山騰衝敵人的後路，我軍第二次圍攻龍陵前，敵人還有一點夢想，打算在蚌渺展開一個主力決戰，可是這場主力決戰後，我軍完成了對龍陵第二次包圍。敵師團長松山祐三，在龍陵下了一道重要命令，說：（一）「此次蚌渺會戰，係對敵第十一集團軍作主力之決戰」。（二）「兵團擬舉全力，獲此一戰之決勝，一舉解決今後之作戰，各隊應覺悟蚌渺會戰之勝敗，關係兵團之存亡，務竭死力向勝利之途邁進」。（三）「松井部隊，代表該兵團之命運，應於敵主力集結之前迅速殲滅當面之敵」。

當時整個滇西戰場，我軍無處不佔優勢，怒江西岸的三大據點，我軍都分別予以包圍了。松山騰衝的殲滅戰，方在激烈的進行，龍陵殘敵接着陷入覆轍，龍陵敵軍，在指望滇緬路上馳來的援軍，騰衝的敵人，還期待着騰龍公路的解救，換句話說，兩地敵軍，齊將希望寄托在龍陵，不料龍陵的敵人，也在想救兵

七月、可說是我軍再度爭奪龍陵附近高地時期，市區週遭的每一山頭上，都會有過慘烈的戰鬥，敵軍

固然死守到最後一人，而我們攻擊士兵，也猛攻到最後一人。從七月底到八月九日，龍陵的殘敵大約只留下千餘人，據在市區，市區西南的老東坡、風吹坡、古山泉、三官坡，及市區鄰近的文筆坡、紅土坡、伏龍寺等地，日以繼夜的加強工作。同月十日到二十五日，我軍全線出擊，敵軍經此半月的猛攻，傷亡慘重，不得已退守西山坡、紅土坡、伏龍寺等據點，繼續作困獸之鬪。這時我攻擊芒市的軍隊，已將芒市以東的各高地佔領，達到完全控制龍芒公路的目的。

同時，我們的一支敵人素所敬畏的兵，已於六月二十五日，進入了戰場，誠如敵人所周知的，他們全體是重上火線的榮譽軍人。在身先士卒的將校尉官的指揮下，將敵蚌泖會戰的大軍，打得粉碎。此後敵人又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我軍組織了幾個勁旅，由敵陣的空隙鑽入敵後，發動廣大正面突擊，使敵防不勝防，七月二日晚，敵被迫開始放棄龍陵外圍的據點，退據牠的附近。

龍芒公路上的會戰，其實是路側高地的爭奪，公路左側的紅岩山雙城、鍋底坡、三官渡，右側的圍坡、張金山等，都會幾得幾失，雙方的傷亡慘重，從七月二十六日到八月七日，敵人反攻的猛，使用兵力的多，據說是我軍渡瀘後所僅見的。及至敵人把握住龍芒公路及龍陵西南一帶的最高點，由於兵力消耗過大，再已無能為力，向龍陵東北的我軍攻擊。可是八月七日，松山敵人最後的幾處堡壘羣被我攻破，一週以後，騰衝又為我完全攻佔。龍陵之圍，剛才解得一半，與龍陵鼎足而立的兩大據點，却又喪失也。

我圍攻軍的陣容，十分的嚴密；第一圈是步兵，次一圈是步兵的砲，第三圈是砲兵的砲，都似箭已上弦的一般，一觸即發，總攻擊終於開始了。士兵們在陣地上忙碌經歷了將近半年的龍陵戰役，至此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在十一月三日上午二時三十分我軍完全克復了龍陵城。

龍陵在十一月三號的上午二時半為我遠征軍完全攻佔，至此，敵人在滇西三大堅強據點已遭我各個擊

破，相繼收復。抗戰以來，我們摧毀敵人要塞式的陣地，松山之役，該算第一次。我們硬自敵人手中爭奪名城；騰衝之役，該算第一次，我們沿着公路線作戰，而能攻佔它的要點，龍陵之役，可說是第一次。就這三個第一而論，松山的攻略，歷時約八十日，騰衝的攻略約五十日，而龍陵一戰，僅費時五日又兩小時半功夫。

X X X X X

### 中國遠征軍駐印軍區

由加爾各答塔上火車西北行，約十五小時的行程，就可望見了一個大山，在這羣山的中間，地名藍伽，那就是我國駐印遠征軍的營地。

軍區佔的面積很廣，起伏的丘陵上，已經開闢成一個人烟稠密的城池，城池的外面是鐵絲網的圍牆，是過去俘虜集中營時留下的痕跡。

這片曠野，是天然的良好營地，氣候要比加爾各答乾爽，紅磚砌成的營房，一簇一簇的白色帳篷，在四野散佈着，幾棟水塔，在四面聳立着，供給全區的食水，人們驅着汽車，才能從一頭走到另一頭。

營房的管理修養，由英方負責，不過裏面的住客，却是在史迪威將軍率領下的中英兩國健兒了。軍區是個大學校，從普通兵到中將都是學生，它的科目包羅萬象，從鑽木取火，到大集團的戰略戰術研究。它是一個軍事學校，在它下面，分各兵種，各專門技術訓練，它也是一個嚴密的戰鬥組織。這萬千個健兒，有的是從喜馬拉雅山那邊飛過來，有的則是去年從野人山上翻過來。他們的一切學習，都是針對着反攻緬甸這個總任務而進行的，整個軍區，從上而下，自朝而暮，都過着緊張的學習生活。軍區訓練最大的特點，就是「實踐精神」，講完了理論，馬上要實習表演，有時要先實習然後再講解，這使每一個科

，可以迅速的學成。

中國人在學習英語，美國人也學習華語，全軍區推行着學習言語的競賽。

爲了打破語言的隔膜，軍區請到許多翻譯員，他們首先要克服許多生疏的軍用名詞，訓練處編譯了一個包括七千個軍事名詞的英漢兩用字典，幫助大家不少。

駐印的國軍，因爲他們食物滋養的充足，他們一個個面色很好，每天一早起來就操練，除了吃飯，午睡和學科外，生活都在野外。

普通的士兵，每人兩套軍裝，多半還穿着草鞋，這是由他們自己編織的，雨季來了，他們每人有塊雨布。對於英國製的兩層的白布篷帳，他們都一致贊美，這種帳篷遇着怎樣的大雨也不漏，兩面開着，很風涼，每人都有兩張軍氈，一個蚊帳，瘧疾因而不致蔓延。國軍最講究內務，各處帳篷像幾何形的圖案一樣分佈着，每個帳篷八個人、行李、衣服、連最小的用具，都一樣一樣的安排着，有條不紊，走遍了整個營房，都一樣的清潔而有秩序。

爲了調劑軍中緊張的生活，軍區當局在提倡各項運動和娛樂，「二二」，「征輪」兩個劇團，曾出演過多次，獲得全營官兵的歡迎，師政治部在各團，普遍的設置中山室，由政治指導員領導部隊中的政治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競賽、識字運動等等，而中山室便是這一切活動的中心。指導員又負責爲士兵寫家書，士兵雖然賺錢不多，但是他們有的按月往家匯款，在一個團裏，每週的家書總能上千封，我們將士最苦的，是沒有國內的書報閱讀，一本書要傳遍多少人看，八百份「印度日報」是他們每天唯一的文化食糧。

軍營裏有一所電影院，各單位輪流去看電影，每個士兵每月至少有兩次機會。



軍區有一個體育會，發動各部隊作各種球術的比賽，美國人經常舉行的拳鬪，也有中國士兵參加，不過中國人的打靶脫離不了太極拳之類的傳統。

我們士兵最喜歡的運動，却是盤槓子和跳木馬，弟兄們早晚都在練這種功夫，這些士兵都是去年由野人山過來的，他們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步槍，把武器一直帶到印度來。

各單位的壁報上，有不少士兵的投稿，「印度日報」上有三個副刊，是軍中各單位主辦的，軍中有很多的青年作家和詩人。

某城是這一帶山區的首邑，那裏有電影，冒牌的夏威夷草裙舞和印度舞，另有一個王宮，聽說十分華麗，老王好客，對中國的武裝弟兄，尤為殷勤招待。

圍繞着軍營，開設了許多商店，有的是僑胞開的，尤其海員經營為多，軍營裏各單位有自己辦的合作社，附設着飲食部，美國軍官最喜歡到那裏吃飯。

## 四十一 中美英開羅會議 不平等條約廢除

太平洋戰事一發生，印度的地位立刻重要起來，敵方原有西攻印度，會師中東的打算，而且印度的遼闊土地豐富物資在誘惑它，緬甸戰後，確已躍躍欲試。兼以印度國內民族宗教問題的複雜，英國殖民政策所造成的反感，日方已準備了「鮑斯」這樣的人物做內線，可以用作侵略的先鋒，更增加了這問題的嚴重性。從盟國方面說，確如克利浦斯 (Sir Cripps) 所說的：「印度今日為對抗軸心陣線中之主要部份，中美英印軍隊正並肩而立，以保護印度，免受日本之侵略。對抗日本，必須確保印度，印度為對日作戰之安全根據地。」（英議員卡陶也說：「天賦印度以豐富之人力，物資與生產力，然而印度之戰時貢獻，竟不能發展至於與其資源相配合之程度；此無他，現時之政治形勢有以致之，印度之領導人物，尚不自覺今日之戰爭即為彼等之戰爭。吾人倘不能允諾印度自治之諾言，則印度對我漠不關心之情，仍難除去。」）至於印度和我國關係之密切，不僅因為是緊密的邦交，數千年的文化因緣；在戰時，幾乎成為通國際的唯一路線，因此，我們和印度更是痛癢相關。

● 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蔣委員長偕夫人宋美齡女士及隨從等親訪印度，九日抵達新德里。據當時印度政府的公報，蔣委員長此行目的：「乃欲與印度政府，尤其印度英軍司令，商談中印兩國有關之一切問題，並將乘機會晤各界名流。」其時，印度政府與人民均一致歡迎，英政界人士更認為：「整個遠東戰局之嚴重，與萬家矚目之蔣委員長訪印行動，適成史所未有之對照。使倫敦滿佈憂鬱之情緒，發生一線曙光。」尼赫魯三次拜會蔣委員長，而後發表公開演說：「蔣委員長訪印之行，具有歷史意義。此行將為中印關係入於新時期之開始。中國之抗戰，乃今日全世界爭取自由之大戰中的一部。全世界上之若干部份，在此

爭取自由之大戰中，已有獲得勝利者，亦有在將來必獲勝利者。」廿一日，委員長訪印已畢，特發表告印度人民書，希望中印兩大國，同爲人類自由努力，對於英國致誠摯之期待，深信必能從速賦予印度政治上之實權。文云：「中國與印度合佔全世界二分之一人口，兩個毗連之國境達三千公里之長，其文化經濟相互交流之歷史有二千餘年之久，然而兩國間從未有一次武力之衝突；此種悠久之和平邦交，實爲世界上其他各國間所未有；此足證吾兩大民族爲世界真正和平之民族。時至今日，世界和平已爲野蠻之侵略暴力所威脅，我中印兩國不僅利害攸關，實亦命運相同，因此我兩大民族惟有利害共同一致，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線並肩作戰，以實現世界真正和平，竭盡我人應盡之職責。余敢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建議：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惟有各盡其能，以取得世界人類整個之自由。蓋祇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中，乃能獲得我中印兩民族之自由，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有任何一民族不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即無真正和平可言」。這一次歷史性的訪問，尊定了中印合作的新基礎，轉變了東南亞正在逆轉的情勢，對於爾後的反攻準備，有了積極推動的作用。

至於盟國間的協作，則自一九四二年十月間英美自動放棄在華治外法權以後，更爲積極。我國受不平等條約桎梏，先後百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成立南京條約，爲不平等條約之始，其後每經一次變動，即增加一次束縛，到了光緒二十七年的辛丑和約，變本加厲，我國權利受剝奪，陷於次殖民地地位。）根據這些條約，各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與「土地租借權」、國計民生，交受其困。我國父孫中山先生倡導國民革命，大聲疾呼廢除不平等條約，卒由患亂相乘，我國地位未爲國際所重視，終於有志未遂。一直到抗戰第六年。我將士英勇抗戰，表現了不屈不撓的精神，引起了盟邦的重視。英美兩

國政府及加拿大政府正式通知我政府：「準備立時與吾國政府談判，締結一規定立時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解決有關問題的條約。」到了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正式簽訂了「基於平等原則的新約」，「規定放棄其治外法權與一九〇一年北京議定書所賦予之特權，（包括在中國駐兵之權）以及關於通商口岸制度，北平使館界，上海廈門公共租界等一切特權。放棄關於內河航行與沿海貿易之特權，以及該國軍艦迄今在中國領水內所有之特權。百年加鎗，至此宣告解除，這是我國抗戰以來外交上政治上最豐富的收穫。

我國在國際的地位，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發展，一天一天增高起來；國際人士，承認：「假如沒有中國偉大的抗戰，太平洋上各自由民族的命運恐怕早已被決定。因為中國抗戰的原故，現在為自由而奮鬥的戰爭才得繼續，而且對日最後予以致命的這一擊，很可能還是要從中國發出。」（美國人士，當其在太平洋上遭遇強敵，步步後退之際，也驚異於我國堅強抵抗的力量與精神了。）我們由「弱小的國家」一躍而為世界的強國，恢復了民族自尊與自信心。（傅孟真說：「今日真是盛世，今日之盛，乃為盛之始，抗戰之力，先世所稀，不卒等條約，一朝而廢，惟其為盛之始，故真是盛世。」）而且我們也真正擔當了砥柱東亞，獨支危局的責任。

到一九四三年舉行開羅會議以後，盟國間合作的空氣尤見融洽。（開羅會議是我國政府領袖第一次出國參加的國際性會議，其目的在加強對日作戰，保證剝奪日本賴戰爭以建立帝國之三百萬平方哩以上之土地，而令日本的領土回復至一八九四年的原狀。）會議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開始，二十六日結束，先後凡五日。蔣主席與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共商談三次。隨蔣主席前往者除蔣夫人外，有王寵惠，簡慶等要員，於十一月二十日晨七時乘四引擎巨型機到達開羅，邱吉爾首相乘軍艦於同日晚到達，隨行有

英帝國參謀總長布魯克上將，海軍參謀長肯寧漢元帥，參謀總長波多爾上將等百餘人，邱氏女公子偕行，羅斯福總統乘機經大西洋於翌日蒞臨，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上將，陸軍航空隊總司令安諾德上將，北非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均參加。會議於當日（二十二日）舉行；第二日專門討論特殊之太平洋問題，三國參謀首長乃舉行會議，與會者有蒙巴頓、史迪威、李海、楊宣誠等，至二十四日會議已有相當決定，迄二十六日，蔣、羅、邱三領袖作最後一次長談後，會議結束，發表宣言：『三國軍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盟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諸方面加諸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我三大盟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爲自身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後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土地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日本亦將被逐出於其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國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我三大盟國抱定上述之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國家目標一致，將堅持進行爲獲得日本無條件投降所必要之重大的長期作戰。至於日本天皇制度，則可由日人自由意志決定，不必干涉。（此爲 委實長提議「保留天皇制度」所決議者。）』會後馬歇爾將軍飛繞全世界，曾在太平洋地區與麥克阿瑟將軍尼米茲少將舉行會議，傳達對日作戰的全盤戰略。羅斯福氏在聖誕前夕公開演說：『這對日本就是不遠的將來的大量壞消息；日見增長的力量，現正於奧阿留申群島經太平洋直迄緬甸叢林地帶一個大弧形許多地點打擊日本。』事實上的註解，便是緬北反攻戰的展開和雷多公路的築成。

接在開羅會議之後，有美、英、蘇三國的德黑蘭會議；經過了五日的融洽協議，公佈了劃時代的決定，世界命運的三國宣言，保證三國將從東、西南三面進攻德國，並且創造了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表示

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在隨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工作。」「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這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人民大眾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

遵照德黑蘭宣言的精神，列強又設計一個維持今後世界和平的機構，乃有戰後世界和平機構籌備會議之召集。因開會地點在華盛頓的「頓巴敦橡樹園」，所以一般又稱之爲：「頓巴敦橡樹會議」。會議分兩個階段舉行；第一個階段爲美、蘇、英三國會議，於一九四四年八月廿一日在「頓巴敦橡樹」開幕，歷時一月有餘，至九月十九日，宣告結束；於是我國首席代表顧維鈞氏參加的第二階段登場，又一週，至十月十七日而正式閉幕，當即由中、美、蘇、英四國共同公布久經研討之結晶——「世界和平機構建議案」全文。廿三日，羅斯福總統向出席會議之三國代表發表演說：「吾人不僅建立和平，並須建立永久之和平。較大之國家將爲和平而全力合作，以武力防止戰爭。吾四大國家常在友好空氣中會商互相了解之基礎，無分彼此。……苟英、蘇、美三國能保持其新建之親密友誼，吾人將爲後輩留下生存之餘地」。迄八月杪，美、蘇、英、三國的首席代表正式宣佈：「現已成立一般協議，建議中之和平安全機構，規定該機構之大會，須根據主權平等之原則包抱一切愛好和平之國家。根據十月間公希的「聯合國」建議案，未來的世界和平機構將以其主要權力置於安全理事會，該會由英美蘇中或加上法國五強組成，以一致協議處理一切重大問題。這個規定，就是那時候的三強協議的發展，並且避免了國聯由大會全體參加解決的繁複程序。因爲戰後世界有力侵略也有力制止侵略的只有幾個大國，在尊重小國地位平等的原則下，賦予他們以較大的權力與責任，實是合理的辦法。

## 四十二 海陸軍已臨末日 特攻隊難挽劫運

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九日，美軍在雷伊太的一角登陸；二十三日，即展開最激烈的海面戰鬪。

那次最大規模的菲律賓海戰，也就是日本聯合艦隊的末日戰爭，從此日軍不再有「繼續現代戰爭的可能了」，緬北我軍寸寸反攻，終於打開雷多公路的中印運輸線這件事，認明了我軍的戰鬪真正的力量，只要經過相當訓練，裝備齊全，便足以掃蕩強敵。而菲律賓海戰的失敗，也證明了一件「事實」，即日人所認爲「國寶」的海軍，並不能挽救他們的末運。

其後，美軍順利推進和日軍的步步退縮，成爲一九四五年春間最顯著的對比：菲律賓群島失守後，繼之以硫磺島陷落，日本本土決戰的場面是顯然呈露在眼前了。一九四五年四月美軍在沖繩本島登陸，日本聯合艦隊即以南九州方面的基地航空隊之第三航艦（司令官寺岡謙平中將）第五航艦（司令官宇垣纏中將），第十航艦（司令官前田稔中將）及菲律賓海戰中殘存下來的第一航艦（司令官大西瀧治郎中將），自臺灣方面舉全力出擊，同時更編成戰史上未曾有過的海空特別攻擊隊，展開所謂「菊水作戰」。在菊水作戰開始之初，日方以超弩級戰艦大和號爲旗艦，而配以巡洋艦矢矧號及驅逐艦三艘所成的游擊部隊以宿將伊藤整一爲指揮官，直向沖繩方面的美艦隊出戰；但此項艦隊於四月六日從豐後水道出擊，即於七日在九州南方海上遭遇美空軍一千架飛機的集中轟炸，全艦悉告覆沒，這就是日本聯合艦隊的最後末日。此後美國空軍對日本本土轟炸日益猛烈，而此時日本的剩餘艦隊却已無一滴油，且已潰不成軍了，祇得躲在瀨戶內海動彈不得，結果是一一成了美機轟炸的目標，先後被擊沉沒。就開戰當初日本所有的十二艘代表戰艦言，大和號喪失於沖繩戰，武藏及扶桑，山城號等沉沒於菲律賓海戰，陸奧號於開戰後不久在瀨戶內海因神

而自行炸沉，金剛號喪於馬尼刺，比叻與霧島號沉於所羅門海，而殘餘部份的伊勢、日向、榛名、長門等艦，均在投降前一二個月中在吳軍港及橫須賀軍港中被美機所先後炸沉或炸燬。（其中長門號一艦，後經修理之後，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作了原子彈的試驗艦。）

（日本海軍界向來相信巨艦大砲主義，說起海軍，就憧憬於聯合艦隊的威容；說起軍艦，就想到超等級戰艦大和與武藏兩艦的雄姿；這兩艦的內容，本是日本海軍的秘密，一九三七年始建，特別注重防禦力，砲塔及重要部份，均用特殊鋼板掩護，自謂足以抵禦任何重磅炸彈的轟炸。誰知海戰方式大變，空軍佔「第一」地位，兩艦頓失用武之地了。）

在實際戰場上一比賽，日本科學的落伍，立時現了原形。可拉灣的海戰中，（那是一次小規模的海戰）日艦接近正面位置時，美艦突然一齊開砲；日長月艦首先着火沉沒，其餘各艦均受重創，當時，日方對於美艦一齊開砲均中鵠的的原由，如墜五里霧中，莫明所以；阿留申方面，美艦能在霧中砲擊日艦。一時也使日軍大起混亂；後來才知道美軍使用電波探測器，才來仿造；又因工業生產不够水準，無法大量製造，只能自認落伍了。日本的兵艦，據海軍方面的人說，並不比其他各國的軍艦差，尤其如那智級型的大巡洋艦，說是世界造艦技術上的一大革新。可是該艦的設計，却非燃用最優良的煤油不可，換句話說，該艦的燃料須完全依賴美國的油料；與美為敵，便幾乎成爲廢物了。至於神風特攻隊，日方大大地誇張宣揚，認爲「採用特攻擊法，僅需一架到三架的飛機可以擊沉一艘航空母艦」，的確是最有利的攻擊。可是這種精神戰，以時間空間及有形的戰力爲根基，最初確能期待相當效果；但到實際使用時，就發見缺點了。例如所謂神雷親子特攻機，其構想是「一去不求生返」，但這種飛機還沒到達戰場，已被對方戰鬥機攔阻淨盡，所預想的效果，也就幻滅了！從種種方面看來，不待「原子彈」到來，日軍必敗之象已見了。



日本陸海軍的衝突，到了戰爭末期格外激烈起來。當海軍選擇雷伊太島爲決戰戰場而呼號應注陸海軍全力於此時，陸軍部內却突然喊出中國大陸決戰說，結果雖在呂宋平原計劃展開山下兵團，却已時機已晚，日本在菲律賓已在全面崩潰中了。在沖繩決戰當時，日本海軍看重日本本土，中國大陸及臺灣三方面的優越地位，而認爲一旦沖繩被擊破，自中國大陸和日本本土的交通線即有受切斷威脅，主張非堅守此線不可，力主沖繩決戰說，可是另一方面却有人呼號本土決戰，而使統帥工作自行分裂。當時的陸軍，甚至於禁止使用沖繩決戰文字，陸軍部內具有相當地位的某人，且說過這樣的兒戲話：即「日本陸軍縱使在本土決戰中失敗，仍可在中國大陸上從事長期作戰。」陸海軍相尅最激烈的時候，是在中部太平洋決戰時期。當時中太平洋戰局，美軍以強大的兩正面作戰，自中部太平洋攻入馬紹爾、加羅林、路德諸地、同時在幾內亞方面則展開了拉布爾的激烈空戰。那時的日本海軍，認定中太平洋的決戰，才是決定太平洋命運的戰爭，因此集中航空兵力於此一線，預備阻止強大美軍的進攻，但鑒於當時飛機的激烈消耗，形勢極難逆料，因此在海軍部內發出了要求增加海上航空兵力的猛烈呼聲。可是主張大陸決戰的陸軍統帥派，尤其是東條，猛烈加以反對，於是即展開了陸海軍雙方爭奪飛機的鬭爭。正在中部太平洋進入激烈空戰階段時，即一九四四年三月，海軍却突如其來的發動了緬甸國境戰，這足見日本的統帥部是怎樣的混亂無主了。緬甸戰的結果自然是失敗，雖然日本國民在統制新聞下祇聽到一片緬甸戰勝利的消息；但到了自英法爾潰退時，終於露出馬脚來了，日軍一敗千里的事實使日本人民一時不勝驚愕。戰力既遭如此分散，中部太平洋方面的戰事當無好轉之理，至拉布爾線破裂，中部太平洋的戰事就成了美軍獨霸的形勢，而塞班亦即隨之失陷。

（據親身經歷過中部太平洋空中決戰的日本空軍某青年參謀，曾說：「如今日不統一空軍，則戰敗已

倘若觀火」究竟甚麼問題在妨礙他們的空軍統一呢？當時，大半日本的陸海軍人都認為當可使空軍統一，一臨到實際問題，彼此發生了利害衝突。吉田參謀說：「阻礙空軍統一者，更有着陸海軍晉級年度差異的個人利害考慮在。」總之，日本陸海軍的相交猶如水火之相容。在塞班島戰時，海軍認為這是它的生命線，主張以現存的一千架飛機，應一起出擊，而向臺灣和菲律賓方面的陸軍航空部隊要求飛機協助；可是陸軍却藉口英法爾的戰爭，反將在臺灣的五百架飛機調到緬甸去了。這樣的衝突註定了他們的潰敗！

● 日記者森正藏氏追叙日軍敗北之餘，嘆息道：「在此次太平洋戰中，除初期的戰爭置之不談外，自美軍在瓜島開始總反攻以來，日本即自攻勢轉為守勢，直至沖繩一戰而終幕。以此階段就日本作戰觀察，日軍實未認識其戰略的要點，諸如拉布爾航空決戰，菲律賓決戰，塞班決戰以至沖繩決戰，每次，日本雖大呼號為「決戰」，却無一處能發揮空面的戰力，而常在決戰半途，宜造後退；這是日本陸海軍統帥間矛盾所造成的悲劇。何以日本會有這許多空口呼號的決戰呢？據一九四五年春，從歐洲戰場觀察歸來的陸軍大佐說，即日本作戰的方式，恰和現代戰所取的一切方式相反。即「假定近代的形態是一隻三角形，則在歐洲戰爭開始，聯合國軍隊作戰，是經常採取先行突入頂點的方式的。即頂點即使被破，但愈近底邊時，面的縱深和幅的廣闊亦愈顯力量；猶如楔之為物，可摧破任何阻礙。反之，日軍則常採取底邊作戰方式，若不幸而底邊之一角崩潰，結果就易引起不可收拾的混亂局面」。日軍在作戰之初，一時確也獲得相當戰果，迨至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戰的消耗與疲憊即暫露其徵候，不旋踵間即向潰滅一途跌落下去了。這裡足見於開始之初日本的統帥當局是怎樣的準備拙劣，根本無操勝算的預謀。從歷來的清日，日俄以及中日戰事看，日本式的即決即戰法，在於確保點的一點上，確曾發揮過充分的效果。然而此次大戰的戰法早有不同，早由點而擴大為面至線了，舊式的大陸戰術是根本不適用了，即是日本的統帥部對此也並非完全不知道

的。不過他們却把美國生產能力估計太低，同時又妄備美國的思想將起動搖變化，而造成了戰略判斷的根本上謬誤。自瓜島退敗之後，因美軍的強有力進攻完全出乎日軍意料之外，於是混亂就不可收拾了。結果到處祇聽見決戰之聲，而却處處陷於絕境。其實真正的絕境還在陸海軍思想的根本矛盾。陸軍始終固執於所謂大陸決戰，海軍却也不肯放棄海洋決戰的重要性，各自爲了自私的功名，大家推諉出兵，戰略重心既失，「戰局勢必導於敗北之境。據說在海軍內部大呼塞班決戰時，東條曾藉口「如塞班決戰成功，聲譽悉將歸海軍所有，」的理由，暗示部下拒絕對海軍的援助。可見日本陸海軍的自私與矛盾衝突，終使一切決戰盡屬空言。」（森正藏：旋風二十年）

在最後的「必敗」的局勢中，敵軍會想退守一個內圍堡壘，這堡壘，除了日本本土而外包括臺灣、朝鮮、滿洲，這一區域日本軍人想使之成爲一個自給自足的區域。除了臺灣，這一區域的全部屬於亞州大陸，其與日本本土間，有鐵路可通，而在日本與朝鮮之間則有百里的海岬一水之隔。這一區域既產原料又產製品。其所生產，加上日本從征服區中所搜括得來之資源，足以使日本有充分的作戰資源，這便是日本人所夢想的大陸決戰。

敵軍如何延長中國大陸上的戰事呢？過去這兩年間會有過兩種計劃。三十三年春天，敵軍已經算計到盟軍在中國沿海登陸的可能，最初就想沿海建築堅固防禦陣地；殘存的痕跡，我們可以從杭州西湖寶墩塔附近的巖穴陣地看到，那是大規模的野戰陣地，有確實證據可以證明一部分關東軍（約兩聯隊）來到過杭州。這一計劃，由於塞班島及呂宋島的防守失敗而改變了，日本軍方明白盟方的立體轟炸之下，灘頭陣地是無法防守的，於是改變計劃，退守內地，於盟軍登陸以後再展開戰鬪。殘存的痕跡，可以從滬杭路與運河之關找到，那些野戰防禦陣地，間隔得非常稀疏，構築得非常簡陋，其意無非欲以少數的犧牲換取盟軍

多量的轟炸火力。真正的防線則在天目、四明、天台、金華山陵地區。敵軍的特攻部隊正想分頭奪取這些陵谷作爲防禦盟軍的根據地。

所謂「特攻部隊」，是一種散兵戰法。以三十人至五十人組成小隊，攜帶輕兵器（步槍輕機槍及擲彈筒）分頭開始攻擊，糧秣，彈藥就地補充，（裝備非常簡單）其目的在佔據山陵要峯，萬一遭遇盟軍包圍，則全部消滅，亦所不計。其用意與自殺性飛機，自殺性潛艇完全相同，無非擾亂盟軍軍心，分散盟軍軍力，以達拖延戰事之目標。日本軍方曾在南京舉行特攻幹部訓練，卅四年浙東的游擊，也可說是一種嘗試。日本軍方預計中國大陸戰事可以拖至卅五年（一九四六）的冬天。

我們在戰跡上巡遊，也不可忘記日本軍人的防守技術。蘭溪城郊，以及西鄉永昌諸葛延至壽昌境內，有着我們的野戰陣地，敵人並未加以利用。敵軍的防守，則以砲兵據點爲主，控扼交通要衝，而不作守城的準備。兩相比較，我軍有意於街市戰陣地的構成，野戰陣地爲其外衛，當作一個戰役來布置。敵軍則以「點」的控制爲目標，此「點」或爲小丘，或爲狹道，或爲橋樑，或爲谷口。構築一半現代化砲兵陣地，配以小砲二三門輕重機槍三五挺，以一二分隊士兵防守之，以其交通便利，通信聯絡迅速，萬一被我軍圍攻，則固守待援，以此得收以「點」控「面」之效。敵軍防守，尚有一特點：即置防守線於附郊，得相互策應之效。例如富陽、杭州、餘杭三縣城區，並無防禦陣地，而凌家橋一據點，確對三方面同時兼顧。敵軍防守陣地，足供吾人研究者甚多，杭富陣地乃其最簡單者。聞若干陣地，已爲敵軍所毀去，吾人亦當於其殘跡以求之。

## 四十三 垂死掙扎敵犯桂黔 豕突狼奔湘西大敗

長衡戰後，敵軍之主要意向已漸顯露。那時，若干人士判斷敵方有意打開大陸運輸線來供應緬、泰、越地區敵軍的軍需，甚或作爲由大陸撤兵的交通最後路線。但就當時敵軍的一般態勢來看，已不能作這麼長久的打算。「時機」也不容他們有此打算。我們事後推斷，當時敵軍蓋已考慮到幾種局勢：（甲）緬北戰後我軍的實力正在成長、想趁我羽毛未成之際，予以打擊，藉以延緩大陸決戰的時日。（乙）盟軍在我國海岸登陸的時機已成熟；敵方預測登陸地點，可能在蘇浙沿海，（舟山群島）廣東沿海（潮汕廣州）及海南島一帶，因此爭取機先，在蘇、浙、閩、粵、桂一帶陳兵以待，作大陸決戰的先鋒。（丙）敵方看明白盟機的強度戰略轟炸，足以致其死命；而桂、柳、贛南（遂川、新城）各空軍基地，對臺灣及敵後的威脅與日俱增，乃欲先事佔領基地，延長盟機的轟炸程途。（丁）最後，敵軍確也計劃「本土決戰」及「大陸決戰」，以「決戰」來找尋「和平」的生路。至少關東軍有以中國大陸爲最後巢穴的打算。他們的「最後攻擊」便是「最後掙扎」的姿態。我軍則爲著打通中印運輸線，完成反攻緬北的任務；精銳部隊集中在滇緬地區。鄂、豫、湘（第五、六、九三戰區）地區我軍原有反攻武漢的計劃，敵軍爭取主動，先施攻擊；歷經鄭、洛、長、衡諸戰役，野戰軍主力損失甚大。衡陽失陷前，敵軍已迂迴南攻耒陽西攻祁陽；我軍一方面防禦粵漢線，一方面防守湘桂線，廣正面兵力單薄，有不及分頭應付之勢。在抗戰末期，我方的運輸線更加困難。衡陽危急時，湯恩伯將軍即已奉命由豫南率部南援，可是從豫南、陝中、經四川、貴州東來桂、湘，這條迢遞的長路，移運大兵團，決非短期所能到達。等到湯兵團到達貴州，敵兵已進入黔南，要準備馬場坪的決戰了。從當時的情勢說，我軍桂柳之敗，蓋爲必然之趨勢。（桂柳退却後，中外人士有對

戰局非常悲觀的；六寨失守，不僅實陽驚惶，即重慶也爲之震動，過敏者流，有向西北蘭州遠避者。）

三十三年九月上旬，敵以第二師團、一〇四師團及第十九、第二三獨立旅團沿西江，以第三、十三兩師團沿湘桂公路及其以東地區，以第五八、第四〇、第一一六、第三七師團沿湘桂鐵路及其以西地區，分三路向桂柳進犯，共約十五萬人。其時，我可能使用之部隊，僅八個軍，（其中三個軍係生力軍，餘均由湘粵贛各地區轉戰而來。）實力不足十二萬人，復限於交通困難，增援不易，遂處於劣勢。

九月二日，三路敵軍同時繼續西犯，五日連佔湘桂路上的兩大站：冷水灘、黃陽，及其南面的祁陽。七日，空軍基地零陵失守。八日、湘桂邊境孔道的東安淪陷，戰事急速地延伸到廣西境內。十一日敵軍越入桂境黃沙河以東，次日就突破一度倚爲長城的黃沙河防線，侵入全縣東北地區。十四日陷全縣，桂林空軍基地撤退。十六日續沿鐵路向西南侵入興安東北界首地區後，已在湘桂線上深入二百公里。其時我方握有空中優勢，敵軍一貫的採取避實就虛戰術，利用小部隊分散推進，抄越山徑小道，鑽隙突入，大部隊跟進佔領。

九月九日桂北告急，敵軍又自廣東方面發動攻勢，作爲自東南、東北夾擊桂柳的鉗形勢中的兩鉗。是日，集結三水、四會、新會一帶的敵軍，分別出犯，十一日北路到達廣西東境的懷集，中路由清遠西南，經四會，南路由三水西南經高明，合犯西江要點肇慶，更南另有一路經開平犯新興，作爲助攻。這一帶的防守更加薄弱，十四日懷集棄守，敵西犯信都，十六日佔信都轉而南下，與十五日粵境已佔肇慶敵會犯梧州。二十日信都敵攻佔梧州，西江敵也溯河西上，連佔德慶、雲浮與梧敵會合。另有一股敵佔羅定，與佔藤江的雷州半島敵呼應，北上佔嶺溪，再佔藤縣（梧州西，也在西江上），廿八日渡潯江西犯平南、丹竹（丹竹空軍基地美軍已於數日前撤退）。這樣，由東、南、北三路入桂敵，已在西江會師。

與此同時，正面敵於九月下旬迄十月中旬，不時在興安以西大濬江地區，及興安東南、東北作試探性的進犯，廿五日佔灌陽，其最接近桂林的一處，在興安縣境桂林東北百里的高田坪。湘桂路南側敵十三日佔道縣，再陷永明、江華、窺伺桂東要隘龍虎關古道。北側敵由東安向西北，一日陷新寧，再轉入湘境佔資源。寶慶方面，廿六日晨起巷戰，守軍在敵多次猛攻下奮戰多日，十月三日城垣失守，相持於城西、城北三五十里地區。

從十月初到下旬，除西江一線佔我桂平（十五日），在平南以西不時出犯外，約有二十日敵人沒有積極出犯，蓋敵軍由於交通線過長，隨時遭受盟機襲擊，急須補充與整頓了。（敵方十月三日廣播自承：「美戰鬪機隊開始阻截我地面攻勢，和桂省邊界的作戰部隊。」四日同盟社評論也說到：「十四航空隊的強烈攻勢，使用若干方法妨害我供應路線。最近幾月中，美機多次襲擊，都以打擊我擔任供應的船隻和其他交通工具爲目標，所以這一戰鬪已成爲一個供應戰了。」）

十月廿七日起，各路敵同時出犯，顯以圍攻桂林柳州爲其作戰目標。是日，鐵路正面敵一由高田圩入桂林以東二十公里的日字山，一由狗尾洞入桂林以東三十公里的鐵坑，另一路同時由興安沿鐵路入靈川，展開桂林之外圍戰。鐵路以南湘桂邊界敵由永明南犯富川，次日再入鍾山。到三十日，桂林東郊敵到遠圍背村，並繞過大墟（東南郊）渡瀘江西犯良豐，取南站。北郊，靈川失守，敵入北站，與我戰於北極路。桂林已入四面被圍狀態。

接着（三十日），龍虎關西南敵發動攻擊，進展極速。該敵卅日佔白羊，一股折向西南犯陽朔，一股繞過恭城，循柳（州）八（步）公路連陷平樂（一日）、荔浦（三日）、修仁（五日）、通橋江（六日），而於八日佔領之，會合鐵路正面敵陷雒容（九日），圍柳州（十日）。

西江方面，敵以桂平南爲出發點，三日西南下陷貴縣，轉而向西北追還江（十日失）、來賓；兩向武宣（三日失）、象縣（六日失）、渡柳江，取來賓（九日失），再北上柳州城郊，十日與北、東兩路敵合圍柳州。

鐵路正面敵人並不以合圍桂林爲滿足，繼續擴張戰線，直逼柳州，一日過蘇橋（桂南三十公里），進陷沿線各城鎮：永福（四日）、矮嶺、理定、入幽蘭站（六日），七日由黃冕街西入中流，再分兩股，八日分別侵入柳州，柳城以北各二十五公里地區，且於九日陷柳城（柳州西北黔桂路上）。這時其他兩路敵也已到達柳州城郊、柳州城防戰於是展開。

桂林城防戰自三十日開始，敵逐步由四郊滲入，三十一日業已合圍，我軍奮力抗擊，先後戰於七星岩（東郊），南站及西北郊，支持一週。八日，敵由東郊入城，十日在市中心區激戰終日，我軍頗有傷亡，據事後報告，守軍雍師長、軍參謀長官兵數千人於是役壯烈犧牲。十日向西北郊突圍，桂林遂告陷落。是日柳州城防戰開始，敵由北郊入城，陷西站，一日之內，柳州也陷落了。此後，敵一面冒險西進，一面佔取桂柳外圍龍勝、融縣等地，不久並輾取越桂路南寧（廿二日）鎮南關一線，與駐越日軍會合了。

敵陷柳州後，其主力又冒險輕進。十三日由柳城西犯，敵佔三岔（黔桂路車站，位於柳宜之間），十五日陷宜山，十六日更西進而佔懷遠，至桂西邕陵地帶。

二十一日敵陷金城江，二日後陷河池，迫車河，向南丹推進。廿七日，南丹失守，戰事移至西北六十公里的黔桂邊境六寨，直叩貴州的大門。

其時，敵軍輕裝部隊，沿黔桂路一直向北侵犯。十二月一日入黔境，繼續北竄，鐵路正面向獨山，東側向荔波迂迴；二日黑石關一度接戰；三日東側敵北佔三合城，四日再北佔八寨，二日，正面之敵陷獨山



，其先頭搜索之小部隊進至都勻之墨陽鄉，大部尙駐獨山城內及附近鄉村，離城數里一小山，先爲原駐該縣之軍官學校第四分校將山內挖空作儲藏彈藥之用，規模頗大，有爆炸性之砲彈炸藥甚步，敵軍以垂死掙扎、狡突狼奔之勢輕進，四分校未及將山洞中彈藥他運，於撤退時臨時增設引發爆炸之裝置，敵軍至時入抗洞中搜查，誤觸信管，轟然一聲巨響，山崩地裂，砂石橫飛，火光衝天，煙霧四佈，附近城鄉之敵軍，死傷無數，遠在火車站一帶者，亦爲煙硝燻至漆黑。敵以爲我處處皆是陷阱，不敢再行輕進，遂急令進至都勻墨陽鄉之部隊退回獨山。

此時，我何總長應欽將軍奉命抵筑（貴陽），指揮各路援軍施行反攻。湯恩伯兵團從河南一路步行入黔，到達黔南前線，另一有力部隊由美空運隊趕運抵黔增援。其先頭部隊，由孫元良副司令指揮，四日在八寨與敵接觸，一夜之間，戰事起了戲劇性的急變。敵人就和我前進時的速度一樣向南退却，八寨（五日），三合（六日），獨山（八日），荔波（九日）先後克復，十日出上司克六寨，黔境已無敵蹤。十三日敵退出南丹，十四日退出車河（南丹、河池間要點）。迄月底，相持於河池城郊。黔桂線戰局乃趨穩定。此役作戰，先後凡九十六日。（九月十日—十二月十四日）

到了三十四年一月中旬，敵軍復調其西攻之兵向粵漢線開始新的攻擊。以六十八師團沿粵漢路南犯，以一〇四師團沿粵漢路北犯，以四十師團由道縣沿藍山樂昌道東犯，以二十七師團沿蓮花、遂川道東犯，共約十萬人分進合擊，企圖打通粵漢路，及奪取遂川贛州機場，並以在粵海之獨立第八、第十四、第十九旅團發動攻勢，牽制我軍。

一月十一日，湘粵桂邊境恭城、富川（桂境）敵軍即向湘粵邊境進犯，越過叢山峻嶺，抵達粵漢南段

宜章、坪石之間。十五日，湘南道縣敵軍繼分兩路侵入粵境連縣（粵省府所在地）、臨武地區。其罪，粵漢路北端，由耒陽南下之敵，以沿途地形困難，且我正面置有大軍，仍止於耒陽以南地區；但其西側敵不  
斷游竄坪石、宜章並及樂昌各地，以爲呼應。廣州北攻之敵，十八日經銀盞坳至琶江口，二十日陷清遠，  
二十二日續佔英德，二十三日進至粵北重鎮曲江南郊。是日樂昌陷敵（曲江北面），該路敵又北上接應由  
耒陽侵至棲鳳渡（郴縣北五十里）敵，西側桂陽縣境敵分兩股突入郴縣西南，三面圍攻，經三日巷戰後，  
二十七日郴縣被佔。二十八日曲江也在苦戰四日後陷落，粵漢南段也被敵打通了。

與此同時，粵南增城及樟木頭敵軍十五日侵佔博羅，十六日續陷惠陽。二十日，敵由海路登陸稔山、  
平海岸，二十四日陷海豐，二十五日陷陸豐。至此從汕頭到北海的廣東全部海岸都入於敵軍手中，並進佔  
從海岸到內陸的灘頭地，以防制美軍可能的登陸。

二日，敵打通粵漢路，續向贛東、贛南侵犯。一日，由宜章東犯敵連陷仁化、始興，三日又陷南雄，  
再由粵漢公路抵贛南要點大庾南郊。毀我新城機場，此線敵兵力不多，我軍乘機反攻二、三、四日當敵東  
進之際，我鐵路兩側部隊即克復沿線良由、宜章、碎石一線，切斷粵漢路；同時克復粵贛公路上的始興，  
切斷曲江與南雄的交通。敵鋒稍挫。十二日敵由南雄回頭再佔始興，十四日，再佔宜章、坪石。入贛敵攻  
下大庾後，續佔南康，迫近贛縣，與贛西沿途（川）贛公路敵會合進取贛縣。其時贛西之敵，十七日沿湘  
贛公路陷蓮花，十八日陷永新，及其南面的寧岡，再越沙市。我軍會發動反攻，但仍未能阻敵南下，廿八  
日空軍基地遂川機場被佔，三十一日遂川城陷落，敵續由遂贛公路侵抵贛州北面，在城郊對戰數日；二月  
七日贛州失守，湘粵兩路敵會合。其時，我轉進至湘贛邊區部隊，側面反攻，蓮花、永新、遂川相繼克復  
，而保持粵贛公路的突出地帶，與敵相持經月。

三月下旬，豫鄂敵軍又集結第卅九師團、一一〇師團、一一五師團、六十九師團、一一四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共七萬餘人，戰車百餘輛，騎兵二千餘，分向南陽、老河口、襄樊、西峽口進犯。鄂北方面，三月二十一日午後，襄河西岸荆門之敵開始出犯，受我軍的堅強抗擊，二十三日傍晚侵入自忠城；又北攻襄樊，會同廣水、隨縣西犯敵，連陷襄陽、樊城，並以步騎聯合部隊一股鑽隙突入老河口。其另部由荆門西北入南漳之敵，當即被我擊退。豫南方面，敵兇一日（二十日）一由魯山西向南召，一由葉縣、舞陽西南兩面向方城，一由駐馬店向西攻沁陽東面。沿途我軍奮力進擊，於二十三、二十四兩日先後撤出南召（南陽北）、方城（南陽東北）。廿六日，南召敵向南陽進攻，敵騎一部鑽隙突入南陽西南方的新野（該股敵被我獵捕者極多），形成三面圍攻南陽之勢。南面敵附有戰車，繼續迂迴深入，西達鄧縣、內縣（南陽西）。三十日內縣附近整日激戰。三十一日我反攻鄧縣部隊稍有進展，同日敵佔鎮平，完成對南陽的包圍，開始攻城。城內守軍奮勇抵抗，終於四月一日陷落。

四月起，激戰進行於老河口（鄂北）內鄉（豫西南）兩地。從一日到十日，敵數次猛撲，都被擊退，十一日晨經過激烈巷戰後，老河口被佔。同日下午豫鄂兩面我軍反攻，又經兩晝夜的血戰，奪回老河口，鄂北敵乃開始撤退，我軍於十四日一度攻入襄陽，十六日完全克復該城，同日克復日忠，十七日克復樊城。至此，敵沿襄河沿岸所佔各城全部克復，恢復三月二十日以前原態勢。

豫西戰事，四月移至豫西南一角，迫近陝境。一日，由內鄉向西南（浙川）、西北（西峽口）推進的敵軍，被我陸空兩軍夾擊，損失戰車二十輛，卡車九十輛，油車四十輛，死傷八百餘名（二〇師團長少倉達次在此役負傷），仍向前深入，二日，佔領浙川、西峽口（豫陝公路上）。三日西峽口附近整日激戰。

敵再西進而達重陽店。這時我增援部隊抵達丹江一線，會同攻抵西峽口東南部隊，向敵側背夾擊，四日晨六時至五日晨二時，在強大空軍助戰下，經過二十小時的激戰，將竄至重陽口的敵軍先頭部隊千餘人及戰車九輛全部殲滅，並乘勝三路反攻，中路兵團奪回重陽店，兩翼兵團攻達西峽口西側地區，與我預置敵後部隊會合猛力圍殲。六日數度反撲，迄晚被圍敵軍已大部就殲，至七日午後已將其四周敵全部肅清，總計先後殲敵五千餘名，毀其戰車五十輛。

此後，我反攻部隊從事整補，戰事平靜一週，到十五日我軍攻迫浙川、鄂縣，十六日晚一度攻入鎮平（南陽到西峽口公路上）。同日，我向西峽口攻擊部隊強渡丹河、浙川兩水成功，向南北兩寨進攻，至十七日午後二時擊破敵軍抵抗，克復西峽口。

四月下旬，敵又侵至西峽口以西地區。五月一日，我由鄂境北上生力軍攻抵丹江西岸，與敵整日激戰於西峽口以西。二日拂曉，我攻入內縣，經十四小時的巷戰，至次日上午二時完全克復該城，從而截斷西峽口與浙川敵的向東退路。四日起至八日，西峽口雙方互易攻守，爭奪極烈。迄月底，該地已在我軍砲火控制之下。

當豫南敵軍失利，豫西長水鎮敵曾於三月底一度西犯，以為呼應。我軍經多日激戰，於四月十日克復長水鎮。五月十六日，該方面敵又分四路西犯：一路由大營循隴海路線威脅靈寶，一路由陝縣以南沿靈西（安）公路東側南下，策應西峽口方面的作戰。我守軍先則堅持抗阻，使援軍及時到達，繼於二十二日舉行反攻，擊退敵軍。二十四日拂曉，我陸空聯合向陝縣以南敵全線攻擊，突破敵陣，空軍出擊，將敵殲滅殆盡，至二十九日已恢復十六日前原陣地。

x

x

x

華南戰場之敵，三月下旬，先後以其第七十四師團主力於興安全縣間，六十八師團之五八旅團於東安零陵間，一二六師團於邵陽附近，四十師團之一部於衡陽衡山間，四十七師團於湘潭湘鄉永豐間，六十四師團於長沙寧鄉湘潭沅江間，僞和平軍第二師於衡寶公路西段地區，分別集結，兵力共七八萬人。戰事起於四月九日，湘西敵軍三路西犯，以芷江基地爲目標；中路，湘黔公路正面敵，以寶慶爲根據地，沿公路及其西側地區，西經洞口以趨芷江，似爲敵軍的主力；南路新寧敵先於早幾日分向武岡、城步竄犯，企圖包圍我某方面軍主力。右翼，並乘隙由武陽鎮、黔陽、洪江間道直逼芷江；北路，由永豐、湘鄉入新化，直趨溆浦；更北，另由益陽、寧鄉敵一部西竄，威脅常德、桃源，以策應其主力作戰，兵力共約八萬人。九日敵我開始接觸，北起桃花江南沿資水，以迄新寧，全線四百公里展開激戰。

敵仍施行其慣用的滲透戰略，乘虛鑽隙亂竄。九日晚北面敵已強渡資水，中路越洞口，南路圍武岡，繼續深入。我軍針對這種戰法，改進防守戰術，以一部死守據點，牽制敵人兵力，以主力控制機動部隊，打擊敵軍主力，因我軍沈着堅守各據點，扼制敵人交通線，使其冒險前進的先頭部隊進退爲難。我四方面軍王耀武司令所部，在武岡江口新化一帶施行堅強抵抗，阻敵於雷峯山，第十集團軍王敬久司令所部阻敵於寧鄉益陽之線，並牽制敵之行動。嗣第三方面軍湯恩伯司令所部進出於武陽地區，攻敵側背。激戰二週，敵補給困難，無法再進。廿九日起，敵一再增援再攻，一股到達控制湘黔公路，扼守芷江基地入口處的武陽鎮，是爲其向西深入的最遠處。芷江基地空軍，當敵近在百里以內時，照常起飛助戰，予敵嚴重打擊。同時，我駐緬的新六軍也由空運到達增援，準備攔擊。敵軍氣衰力竭，乃知難而退。五月一日，我軍攻克武陽鎮及城步以北各據點；二日到三日，我陸軍痛擊雪峯山麓的敵軍，殲敵約一聯隊；四日敵攻勢全部停止。六日起，我克新寧，全線向東推進十五公里；七日武岡解圍，八日我各路總攻擊，九日圍殲放洞的

敵人後克復該地，平均進展十五公里。我軍續肅清各據點，將殘敵驅到寶慶西郊附近。卅一日，公路正面桃花坪以西的南北各地及資水西岸殘敵都已肅清，到六月三日完全恢復原態勢。此役經五十五日，敵傷亡二萬八千餘人，俘敵官十七人，士兵二三〇人。馬三四七匹，大小砲二十四門，步槍一千三百餘支，爲我軍出擊之最大勝利。

## 四十四 戰力增強滇緬大勝 開始反攻敵軍崩潰

抗戰後期，我軍戰鬥實力的增強，以遠征軍在緬北的戰績爲最好的證明。遠征軍，我們從他們的戰鬥裝備、火力、技術說，這是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在緬北戰場上，盟方的空軍和我軍砲兵對敵佔絕對優勢，和抗戰前期國內戰場的情形恰正相反。整個天空，只見我們的運輸機、聯絡機、戰鬥機、轟炸機、穿梭來往，緊握着制空權。而且緬北多雨，公路每被水淹，主要的糧彈補給，大半靠着飛機從空中投擲；迂迴部隊在森林中開路，爬山涉水，繞到敵人後方截擊，包圍，更要靠空中補給。我軍作戰的進展，沒有受到山岳叢林和雨的限制，全賴「空中補給」是主要因素之一。至於在印度訓練的士兵，不獨體格訓練得合水準，射擊技術，也都合「精確」的標準。緬甸獨立（在敵人佔領下的獨立）慶祝日，敵酋東條公開承認：「緬甸國防，日本皇軍自能負起全責；惟目下集中東印度阿薩密的中國駐印軍，是一支有訓練的勁敵，吾人應密切注視！」他的話是不錯的，我們的遠征軍，終於一寸一寸地光復了緬甸的失土。

三十三年八月，我軍對緬北的第一期攻勢，到攻克密支那爲一段落。其後雨季到來了，攻擊便告停止。在那暫停攻擊中，我遠征軍便重新開始編整；新一軍劃分爲兩個軍，孫立人將軍任新一軍軍長，統率新三十師、新三十八師、和五十師；其新二十二師和十四師成立新六軍，由廖耀湘將軍任軍長。其後新六軍於佔瑞姑後，即奉調返國，參加湘西會戰；新一軍則繼續南進，完成打通中印公路的全責，（此時，史迪威將軍奉調返美，改任索爾登將軍爲中國駐印軍總指揮，鄭洞國將軍爲副總指揮。）十月初旬，緬北雨季終止，新一軍繼續發動第二期攻勢。十一月十七日，新三十八師攻到八莫，敵軍據險死守，再以「自殺防禦」戰術阻止我軍，十二月十五日，我軍攻佔八莫，乘勢南下，新三十師於挺進途中在南坎外圍的卡的克

和敵軍新自朝鮮調來的第四十九師團主力遭遇，激戰五日，敵軍用馬蹄形密集隊形往返衝突；我軍憑着火  
力、白刃、旺盛的士氣和優越的指揮，便消滅了兩個聯隊的敵軍。從此，敵軍戰鬥力，便拋物線地落下了  
。到了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新三十師攻佔南坎；二十八日，新三十八師到達滇緬路與中印路交叉點的芒  
友，和滇西國軍會師。（二十七日，我軍確實全部佔領芒友。二十八日上午，穿黃卡噠的孫立人將軍部下  
之一軍，和穿灰棉衣的衛立煌將軍所部的滇西遠征軍，在芒友附近小山舉行莊嚴的會師典禮，大家意識這  
便是東京會師的先聲。）

從那天起，中印公路便全部完成；這條公路從雷多起，經密支那、八莫、保山到昆明、全程共長一五  
六六公里半，中間越過十三座六千六百尺以上的高峯，有許多陡坡、急灣、最高海拔九千二百尺。由雷多  
經過胡康、孟拱兩河谷到密支那的一段，長四四五公里半，所經過的幾乎全是絕少人烟的原始山林；我們  
的工兵，緊隨着戰鬪部隊之後，逐段進行築路；步兵剛把前面的敵人趕走，工兵便趕着動手，用人力克服  
了這莽莽的林海，終於暢通無阻了。（中印公路打通之後，蔣主席爲着紀念創造這公路的史迪威將軍的功  
績，定名爲「史迪威公路」。）在一月十二日，第一批由印度開出來的中國軍隊從雷多出發，二十四日到  
達南坎，二十八日進入國境。和史迪威公路同時進行的，還有另一偉大工程，即是中印油管的敷設；這條  
一千八百五十英里長的油管，世界最長的油管也就跟着通油了。

二月下旬，新一軍繼續向南進攻；二十日，新三十師攻佔新維；三月八日，新三十八師攻佔臘戍。同  
時在新一軍主力右翼的五十師，和新三十八和三十兩師作平行的進展。那支勁旅，於一月十四日攻佔萬好  
，接着渡江進取茂羅，翻山攻下南杜，連克南山、西保、南巴、南正各要點。三月三十日，取得了喬美，  
結束了緬北最後一場惡鬥。



國內我軍之反攻，則於三十四年四月下旬至七月下旬自桂柳一線開始。其時，盤據桂境之敵，爲敵第二十二師團，第五十八師團，及第十三師團之一部。我軍乘湘西大捷，桂境敵軍空虛，爲迅速收復桂柳起見，以第二方面軍一部，出都陽山脈奪取邕寧，以第三方面軍一部，沿柳宜路直取柳州，更以第三方面軍主力，沿桂穗路，經越城嶺山脈，攻略桂林。第二方面軍一部，於四月廿七日，以四十六軍之一七五師，攻佔都安後，主力卽向都陽山山脈進出，節節迫近邕寧，桂境民團綏靖部隊，蜂起響應，到處襲敵，我所至，敵望風披靡。五月廿六日我六十四軍，克邕寧，殘敵一部向龍州，大部向柳州逃竄。我除以第六十四軍之一五六師向龍州追擊外，以四十六軍向柳州東南迂迴攻擊前進，六月七日，我一五六師克思察，八日克明江，與地方團隊協力，於七月三日先後克龍州憑祥，拒敵於國境之外。我四十六軍向柳州攻擊前進，得桂省綏靖部隊之協助，肅清西江南岸之敵，先後佔領桂平武宜拉堡，進展神速，六月十九日，我四十六軍之一七五師，進抵拉堡，迫近柳江。第三方面軍一部之廿九軍，於五月初開始向河池黎明關攻擊，同時該軍之預十一師主力，攻天河後，沿柳宜公路北側山地前進，以策應柳宜正面作戰。廿日我主力克河池，廿三日克德勝，向宜山攻擊；此時我預十一師之一部，亦已於廿一日克黎明關思恩，六月六日克宜山；惟柳宜正面敵，不惜犧牲，迭次由柳州增援，反復爭奪宜山，六月十四日，我再克宜山，敵向柳州潰退，六月廿三日，融江西岸，已無敵蹤。廿四日，我四十六軍攻佔柳城，會攻柳州，廿九日克復柳州。我軍卽分三路以九十一軍之九十一師在左，沿桂柳公路，以二十九軍居中，沿桂柳鐵路，以二十軍之一三三師在右，由融縣經百壽向桂林併進，同時更以第四方面軍攻擊寶慶衡陽，策應桂林方面我軍之作戰，各路加緊推進，限七月底克復桂林。桂柳鐵路正面，我廿九軍之一六九師，於七月六日克雒容

，九日克中渡，十七日克黃冕，敵退永福，憑險頑抗，我以預十一師由正面攻擊，以一六九師向敵左側背迂迴，激戰至二十四日，克永福，桂林南方門戶從此開放。我九十一師沿桂柳公路前進，七日克荔浦，十九日攻至馬嶺圩；敵死守不退，我乃以主力向陽朔西北之白沙迂迴，敵退據陽朔，並一部增援白沙。二十四日我攻佔白沙，同日下午陽朔，直迫桂林近郊；此時我二十軍之一三三師亦攻克百壽；二十七日我西南方面三路大軍，先後迫近桂林城郊。第三方面軍主力進出越城嶺山脈後，九四軍向義寧，二六軍向全縣新安間，攻擊前進，六月十日，九十四軍之一二一師，進出藍田堡襲取南圩，十八日復以一部襲佔長蛇嶺，（桂林北十二公里）至湘桂公路鐵道，均受我嚴制。敵深感威脅，遂由桂林靈川抽調十三師團之一部，前來爭奪，激戰至烈。此時九十四軍之主力，則對佔嶺義寧之敵，猛力攻擊，二十六日克義寧，向桂林近郊推進，會攻桂林；敵曾由全縣新安向我反撲，均被擊退。二十八日，我軍進克桂林，敵狼狽逃竄；我斬獲極多。

湘粵贛邊區，自三十四年十二月間會戰後，敵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四十師團及獨立第二十七旅團之一部，共四萬餘人，分別集結於南雄南康贛縣一帶。六月廿六日拂曉，南康之敵，其先頭部隊約四五百人，附砲數門，竄抵塘江南岸，向我卅七軍之陣地攻擊；廿七日渡過塘江之敵，已達萬餘名，當即以其一部分向我赤珠嶺老橋頭陣地襲擾，均被我守軍擊退，敵無進展。七月六日，我卅七軍之九十師攻佔大庾新城；敵因感受後方威脅，即向南康回竄。八日敵復集結優勢兵力，再向我老橋頭陣地猛撲，僅以一部守備南康；我逐次向北機動轉移，誘敵北進，以便乘敵空虛前後不能呼應之際，以有力部隊襲取南康；十日南康被我攻克，該股之敵，遂向塘江北竄。十三日敵主力竄抵遂川附近，十五日大舉向遂川及機場侵犯；我六十

師奮勇阻擊，反復衝殺，激戰甚烈。至十七日敵勢不支，向遂川東北方向潰退；此時我攻克南康之部隊，再襲贛縣並佔領之；至此敵前後受我夾擊，士氣渙散，狼狽非常，經我猛烈追襲，死亡甚衆。二十四日我克復萬安後，敵續向北竄；我三十七軍以六十師及一四零師併列，遂沿泰吉公路兩側，向泰和吉安跟蹤追擊，二十七日克復泰和，二十九日克復吉安。其後，敵繼續沿江北進，先頭部隊未及到達南昌，自敵國投降之消息已來。

沿海地區，敵於卅三年九月十日間，先後在浙閩一帶滋擾。九月廿九日登陸閩江口，十月五日，重陷福州及長樂，浙東方面，敵自麗水東犯，九月九日陷溫州。到了卅四年，情勢一變，佔領福州附近之敵第六十二旅團，即有撤退模樣。我七十軍之八十師（李長榮部）即奉命協同江防部隊，及閩省保安部隊之一部，對當面之敵，實施威力搜索，相機收復福州長樂。五月六日，我軍即以有力部隊，分向福州外圍五鳳山大夫嶺大腹山之線突擊，並以衣隊潛入近郊；另以一部由閩江右岸向盤踞大義尚幹之敵襲擊，敵據險頑抗，戰鬪經過非常激烈，十二三兩日，敵會兩度向我第一線各部隊施行猛烈反攻，經我堅強阻止，十七日我全線攻勢又起，先後佔領五鳳山金鷄山大腹山金牛山各要點，續向城區攻擊，敵向閩江下游連江逃竄，我遂於十八日克復福州，十九日克復長樂，續向敗退之敵，施行猛烈攻擊。潰集連江之敵約二千餘名，因懼空襲及盟艦之襲擊，不敢由海道逃逸，有循閩東陸路向浙境永嘉方面逃竄之企圖。我李長榮部之追擊隊，於五月廿一日即向負隅城區之敵開始攻擊，廿三日克復連江。敵經羅源寧德霞浦福鼎向浙江邊境北竄，沿途遭我節節截擊，狼狽非常，死傷慘重。至六月六日；敵竄抵福鼎，與我保安部隊激戰後，八日續向浙境潰退，永嘉樂清之敵，爲敵之黎崗支隊，兵力約三千餘人，自五月初旬以來，即積極撤毀工事，解散

偽組織，強征民伏船隻，搜括物資，五月下旬該敵爲接應由閩退出之獨立六十二旅團殘部，乃於廿六日上午一時，由永嘉向瑞安進犯，旋即進入瑞安城。廿七日侵陷平陽，繼續南竄。我浙省保安第二縱隊（裘時傑部）曾予猛烈打擊，六月九日閩浙兩股之敵會合，因我圍擊甚緊，晝夜渡飛雲江向北回竄，十三日我攻克瑞安，即以主力尾追當面殘敗之敵，向樂清急進，並以一部監視永嘉之敵，十八日敵退出永嘉渡江北竄，廿三日我克復樂清，此時我劉嘉樹所部之廿一師六團加入戰鬪，各營梯次躍進，側擊敗竄之敵，先後克復黃岩海門等縣。沿海殘敵，至此均集在杭州灣南北兩岸及太湖流域了。

抗戰末期軍事實力的增加，除了在印訓練的遠征軍，以及美式配備的新整編部隊以外，還有知識青年從軍，這份新力量的滲入。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蔣主席在參政會席上號召知識青年從軍，全國響應，政府乃作訓練十萬青年軍的準備；其經審查合格知識青年，由軍政部分設教導團、營編訓之。重慶爲第一、第三團，成都爲第二團，西安爲第四團，浙江爲第五團，廣東爲第六團，昆明爲第七團；其他桂、黔、贛等省編設教導營訓練。待初步教育在規定時期完成後，依其志願及事實上之需要分發。甲、學習空軍，乙、駐印部隊之特種兵特業兵，丙、國內機械化學校及特種兵，丁、中央軍校及其他兵科學校。那年年底，全國青年，響應從軍，如火如荼，萬分踴躍，遂擴編成青年軍，從二〇一——二二〇師，開始訓練；到了三十四年秋間，勝利的前夕，初步教育也已完成了。

那年（卅四年）六月間，德軍在歐洲有組織之抵抗業已停止，此際史迪威公路之油管亦已伸至昆明，每月由印輸入之作戰物資可達六萬噸以上。我陸軍總部半年來所積極編練之阿爾發部隊三十六個步兵師，亦已大致完成；此項部隊均係美械裝備，其兵員火力亦已遠較日軍爲強。七月初旬。我陸軍總部爲速達成

最高統帥付與之重大使命，即策定反攻廣州計劃，並即完成一切部署。八月初旬，張發奎將軍之先頭部隊已到達梧州以西地區，湯恩伯將軍之部隊，則沿賀連公路前進，到達賀縣附近地區；其沿湘桂公路挺進之兵團，則已到達全州附近；其餘後續兵團亦均陸續依照計劃向前推進。我陸軍總部則推進至柳州，設指揮所於南寧，於是全般士氣大振，均有滅此朝食之概；如日本不在八月十五日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則我軍當依照計劃，予以澈底之摧毀。此一大攻勢計劃，概列如次：

「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以打通廣州海口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隊攻略桂林，奪取雷州半島，再分別攻擊衡陽曲江，並牽制越北之敵，以主力沿西江流域攻略廣州。

一、第一方面軍盧漢部，轄第五二軍、第六十軍、第九三軍、第九三師，應固守滇南原陣地，阻止越北敵人之出擊，保障我向東作戰之安全，並以五十三軍位置路南、彌勒、開遠地區，爲其第二線兵團。

二、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先以一個軍，於九月一日前攻略雷州半島並確保之，以爲補給基地。其在桂越邊境之部隊，則應加強防守與敵保持接觸，以後其主力部隊，由梧州攻擊廣州之西正面；該方面軍之第二線兵團爲五十四軍，位置於南寧。

三、越北之敵，如企圖破壞我軍之向東作戰，以主力北向雲南進攻時；則第二方面軍應以第一第二兩線兵團大舉入越，進擊該敵之側背，並直趨河內海防而佔領之。但該敵如以主力東攻南寧，或並攻百色時；則第一方面軍應以主力（第五二軍及六十軍）入越進擊該敵之側背，並與第二方面軍之主力會殲該敵，佔領河內海防。

四、第三方面軍湯恩伯部，應於七月底以前攻略桂林，以後以一個軍由全縣零陵那陽會攻衡陽，並依其攻勢之進展，掩護第四方面軍之右側背。另以一個軍由賀縣進攻曲江、再南下攻擊廣州之敵；此際其二

十七集團軍則向樂昌宜章柳縣之線前進，截斷敵軍南北交通，使衡陽曲江方面之我軍作戰容易。

五、第四方面軍王耀武部，則以主力兩個軍由寶慶衡陽道及其兩側地區前進，於攻略寶慶後，攻擊衡陽；另以一個軍由新化進攻永豐湘鄉湘潭，牽制長沙方面之敵，使衡陽之攻略容易。以後則協同第九戰區，繼續北進，攻長沙，進出汨羅江修水之線，並確保之；使我攻擊廣州香港之兵團，不受北面之威脅。

六、第三第七第九戰區，各以有力部隊會同贛清贛州至曲江翁源一帶之敵；並由第九戰區另以有力一部協攻衡陽，又另由第三第七第九戰區，各抽出一個軍先集結於長沙附近，依空運補充相當數量之器械後，即向梅縣興寧五華地區推進；並立以有力一部，對汕頭陸豐海豐迄稔山一帶，選擇敵軍薄弱地點，攻佔一個可通內陸之港口，接收美潛艇運來裝備，增強戰力後，以一部攻略汕頭，以主力向龍南河源線前進，以增加廣州東面之壓力。

七、為保證廣州攻擊之成功，在攻擊廣州之同時，第三戰區應對南昌之敵行牽制攻擊；其他一、二、五、六各戰區，均各應攻擊當面之敵，阻止敵之兵力轉用。

八、中美空軍之主力，應協助地面部隊，並奪取戰場之制空權，一部則轟炸海上敵船艦之活動。

九、在攻擊雷州半島及廣州香港之同時，希望美國海軍協同作戰，阻止敵之增援，使作戰容易。」

## 四十五 雅爾達密約出賣我國 羅斯福總統遺恨九泉

當年敵人已經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盟國之間的步趨並未一致；英國的綏靖政策，到了新加坡陷落，才暫時擱置；英國的印度政策，幾乎原封未動；邱吉爾聲明大西洋憲章並不適用於太平洋。日兵已經叩印度之門，英印之間的衝突，一直繼續着；印度內部的騷動，也一直繼續着。ABCD 之間的軍事協作，也沒有什麼進步，英軍並不希望我軍進入緬甸參加作戰，直到英軍一潰再敗，在緬北被圍，我軍解救脫險，才改變了他們的傳統觀念。一九四二年，英美在太平洋上軍事全面失敗，這才認識我們這個患難之交，中聯軍在印度開始合作，轉變了東南亞的局勢；盟國在歐洲的合作，也促進了遠東方面的協調。當時盟國當局確也有了覺心，有着兩個努力的方向：（甲）為贏得勝利而統一戰略；（乙）為贏得和平而致力於更密切的合作。一九四三年外交史上幾個重要地名：卡薩布蘭卡、華盛頓、魁北克、莫斯科、開羅、和德黑蘭，這都是盟國間合作協調的象徵。一九四四年的情形也還不錯，羅斯福氏依舊當選為美國總統，這個支撐世界大局的巨匠，他還把握得住合作的局面。

現在，可是已經到了一九四五年了；盟國對德的勝利已經在望；法國從德國解放出來，它要站在「列強」的行列，過問世界大事，它記起了遠東的「越南」，那時越南劃入中國戰區。英國也有餘力來過問東南亞的戰事；那年春間，我軍在緬北打通了中印公路，南進攻入臘戍，便終結作戰任務，把收復緬南及仰光的榮譽委之英軍了。蘇日之間的中立協定，一直維持到一九四四年，蘇聯對日宣戰，已在日本投降前六天；蘇軍長驅直入，一面佔了千島群島，一面直入朝鮮北部，和美軍在北緯卅八度上分界。那年二月間的雅爾達會議，照以後所公布的文件看來，這是一次列強的分贓會議；羅斯福，這位世界的巨人，他也是分

賊會議的主角。後來，中蘇之間所成立的「友好同盟條約」，不管字面上如何冠冕，用怎樣外交詞令來替它辯解，事實上，只是一個被排在「四強」之列的「一強」爲其他「三強」所分割，再經過外交術來承認他們所造成的既成事實而已。於是太平洋戰事有了轉機，遠東的糾紛便重新歸來；「遠東問題」還是「遠東問題」，印度、越南、朝鮮、東三省，繼續着十九世紀以來的煩惱，依然成爲列強勢力衝突的地區；我們中國，經過了八年戰爭的磨難，依然在世界的衝突中討生活；「勝利」帶來的「歡欣」與「悲哀」，同時在侵襲我們的心靈呢！

不過一九四五年那一年，我們還多少可以看見盟國間爲和平而努力的影子。那年三月四日，英美蘇三巨頭爲了「第一，以最大速度打潰德國，並使盟國軍隊只有最小的損失……第二，繼續建立國際合作的基礎，使戰時混亂狀態結束之後，能够產生秩序與安全，並且給予在世界各國間的持久和平以若干保證。」（羅斯福三月一日在國會報告）再度會議於蘇境克里米亞黑海沿岸的避暑勝地雅爾達。正式會議從四日開始，十二日結束，獲致了下列的協議：一、從東南西北四面圍攻德國軍事計劃；二、澈底消滅納粹德國的一切形跡；三、決定聯合國大會四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舉行；四、發表對歐洲被解救各國的共同政策，在民主基礎上恢復和平擴大政府；五、確定波蘭、南斯拉夫問題的最後解決。十二日，三國同時宣佈會議已告結束，羅邱史三人發表聯合聲明：「我們決定儘可能從速和我們的盟邦共同建立一個一般性的國際組織，以維持和平與安全。我們相信：經由所有一切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密切而繼續的合作，以防止侵略並消除政治上經濟上和社會上的戰爭原因，都是必要的，在頓巴敦橡樹會議中已經奠定了基礎。然而，關於投票表決程序的問題，在那兒不會商得同意。現在的會議，已解決了這個困難。我們已經商得同意：當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利堅合眾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以便依照在頓巴敦橡樹園非正式會議中



建議的方針籌備這一種組織的憲章。我們將立刻向法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磋商，並邀請他們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大不列顛政府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共同發起這種會議。……我們由這個宣言重申我們對於大西洋憲章中諸原則的信心，重申我們在聯合國宣言中提出的保證，並且重申我們的決心，要和其他愛好自由的各國合作以建立一種在法律約束下的世界秩序，致力全人類的和平、安全、自由與普遍的福利。」會議為蘇聯對日作戰，又締一秘密協定；此協定原文於整一年後的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一日發表如下：

「蘇美英三強領袖業以議定，蘇聯於德國投降後之二三個月及歐洲戰爭結束時，將協助中國對日宣戰。其條件為：一、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現狀，應加以保存。二、蘇聯應恢復以前俄羅斯帝國之權利，此權利因一九〇四年日本之詭譎攻擊而受破壞者：甲、南庫頁島及其毗連各島，應歸返蘇聯。乙、大連商港，應闢為國際港，蘇聯在該港之優越權利，應獲保障；旅順仍復為蘇聯所租用之海軍基地。丙、中東鐵路以及通往大連之南滿鐵路；應由中蘇雙方共組之公司，聯合經營，蘇聯之優越權利，應獲保障，中國對滿洲應保持全部主權。三、千島群島應割於蘇聯。惟上述關於外蒙旅順大連以及中東南滿兩鐵路諸點，必徵得中國蔣主席之同意，羅斯福總統將依據史達林元帥之意，採取措施，以獲得蔣主席之同意。三強領袖業已議決，蘇聯所提要求，於日本被擊敗後必予實現，蘇聯則準備與中國國民政府締結中蘇友好條約，俾以其武裝部隊協助中國解放中國所受日本之束縛。」這便是中蘇友好條約的「底本」。

X

X

X

三月五日，中美英蘇四邀請國，由美國出面邀請凡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八日前簽字於聯合國宣言及一九四五年三月一日前向軸心宣戰的各國，於四月二十五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會議，共同商議維護世界永久和平的大憲章。除波蘭外，接到請柬的共有大小國家四十六國，請柬中聲明以頓巴敦建議案作為大憲章的討

論基礎。我國於三月二十六日公布，代表人選十人，以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爲首席代表，張君勱、李璜、董必武、胡適、吳貽芳女士及駐外大使顧維鈞、魏道明等爲團員。此外尚有顧問專家等共三十餘人。正當這和平機構着手籌組的時候，領導國際合作的主腦人羅斯福總統，突然於四月十二日下午二時以腦溢血病在海德公園寓所逝世了。按照美國憲法規定，副總統杜魯門即日就任總統，宣誓繼承故總統的一貫政策，並於就職後一小時宣布舊金山會議準期召開。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聯合國會議準期在美國東岸舊金山舉行。出席各國代表及隨員凡二千人，美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蘇外長莫洛托夫，英外相艾登，法外相皮杜爾，中國外長宋子文，都親率代表團出席。大會是在驚濤駭浪起伏無常之中經過的。這其中最大的難關，是安全理事會中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問題。第二個論爭焦點是區域安全組織與世界安全組織的關係。第三個論爭焦點是非獨立領土的委託管治問題。大會中辯論與磋商時間最長的雖然是上述幾個問題，但是辯論最激烈，使形勢最緊張的却是波蘭參加問題與阿根廷參加問題。會議是在無數的難關中經過了，但是畢竟產生了一個「聯合國憲章」——憲章從五月五日起，經常集議，（七日，德國投降，英蘇外長回國處理要務。）到了五月下旬，各國代表意見漸趨一致。到了六月二日，斯退丁紐斯建議加速完成憲章，五強每日舉行會議，六日憲章序言公布，定名爲「聯合國」。同日，通過丹麥爲第五十個會員國。七日，蘇聯代表對否決權問題讓步，到了十三日，這個問題便告解決。十五日以後，十二專門委員會的起草工作大致完成。二十一日，草案全部完成，印成英法俄中西五種法定文字。二十五日全體大會，五十國首席代表一致起立通過，完成這個空前偉大的國際法典的合法程序。次日，開始簽字於聯合國大憲章，我國代表首先簽字。簽字後，接開最後一次的全體大會，舊金山會議遂告結束。從開會到閉幕，先後凡六十二日。

聯合國憲章，備見本書局出版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秘史，茲不復引，錄其序文如次：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及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

並為達此目的，力行寬恕，彼此以善隣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接受原則，確立方法以保證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

用是發憤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厥功。爰由我各本國政府，經濟集舊金山市之代表，各將所奉全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本聯合國憲章，並設立國際組織，定名聯合國。」

X

X

X

世界各國，有一段時期，很關心戰後中國對遠東問題的態度。一方面說，也惟有中國自強自立，站了起來，才能穩定太平洋上的局勢。對於這一問題，蔣主席（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於三十二年逝世，今總統蔣公當選為主席，仍兼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曾於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日坦白表明我們中國的態度，如次：

「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對信徒的遺囑，開始便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語相提示，我輩於一九二七年以後，雖國民革命已推倒軍閥，統一中國，仍自認為革命政府，而不以深思者，常曰：君等既建立全民政政府，為何仍稱之為革命，意者其將革自己之命乎，且革命將何時終止乎？」

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有三個基本主義：（一）民族主義，目的在達到完全的國家獨立。（二）民權主

義，目的在推行澈底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目的在改進群眾的生活，使人民普遍滿足其生活。我輩相信，經此次戰爭之後，我中國必先已充分的達到國家獨立，民族自由。至其餘民權民生兩大目標，恐尚須經過長期的努力方告成功。國民革命的目的，一日未完全達成，即吾人革命的責任一日未盡。我輩所以自認爲革命政府，即表示吾人革命責任之所在。

先言國家獨立，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最終目的，在求得全世界人類真正之平等。關於民族被壓迫之痛苦，我們中國所受的經驗爲最深；所以我們對於戰後不僅要求得中國之完全獨立，且主張世界上再沒有被壓迫受痛苦的民族；爲着人類永久的福祉，大西洋憲章及羅總統所提倡之四種自由，要普遍的爲任何人類所共同享受。我們相信，在戰後決沒有變相的帝國主義思想續留於世界。

再說民權主義，階級的劃分，雖先進的民治國家亦不能避免，然而中國一貫的政治思想却是「民爲邦本」。所謂民，是無分區域或貧富的。所以中國在其思想與生活方式上，本來是天然的民治化。中國社會上一向來，就沒有富人可以壓迫貧人，而從政的權利，亦不是那一個階級所能獨享。但表現民意的機構與制度及現代民主政治的複雜工具，並不能於一朝造成，有經驗者，自能知之，我們國家的民權主義，是要實現全民的普遍選舉權，而不採取以財產或職業爲限制的選舉制度。這個理想的實行，當然要更需要較長期的準備，但我們必將不斷努力，以達此目標。

再言民生主義。中山先生在世最後數年中，對於中國經濟的建設計劃撰述最勤，對於將來中國經濟建設，所得結果亦堅持其應爲全體人民所享有。余相信先生偉大的表現當無逾於此點者。近數十年來，中國未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任指揮及推進之責。同時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而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最可痛恨者，又有日本的百方牽制。爲此種種原因，經濟建設幾於完全停滯。此次戰事結束之後，中國既已脫

離桎梏，中國政府必能完全自主的行使職權，不受牽制，自必專以開發國家為責任。中國的人民，亦必充滿欲於物質上建設國家的志願。余深切感覺大時代即將到臨，且覺此大時代，必將為中國人民數代的力量造成，使友邦人士為中國刮目看她的種種對社會的貢獻。中國完成他的經濟建設，不僅為本國的繁榮，也要對世界有神助。民生主義的目的，決不僅為一個階級或一個國家謀利益，而要使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人類都能增進其生活。

上面所說種種，本來是光明的希望，曾於對日本慘淡的抗戰上給予吾人以不少的鼓勵，但若此次世界的合作不能成為事實，則此種希望行將變為灰燼。

余聞之余之友人對於實行家的意見，較對於理想家者尤為尊重，余一生為革命而奮鬥，且半世戎馬，是以認清有着重實際之必要，除非我輩對世界一切不拘大小的民族，忠實的願意待以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公道，我輩任何人將不能得有和平與前途。余深信我輩為剷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鬥的聯合國家，必能成就此世界改造的偉業，必能組織有效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及公道。並且因此急迫的開始，將這原則適用我輩本身，雖使我輩將國有所犧牲而不惜。上次大戰後卡伐爾被戮時，曾謂「在此臨死之前，余祇覺單知愛國，確尚未足」我輩勿忘此至理名言。對於新的國際秩序，我輩中國人雖非盲目輕信其能使世界變成桃源，然亦不信其只為幻夢而已。四海一家之義，乃中國的大同哲理所固有者。此種主義，於中山先生的思想上最為顯著，而中山先生所指示的途徑，至少已使我輩中國人知其非幻想家，而係最偉大的實際主義者。

最近有為中國將為亞洲領導者之論，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鉢，行將傳於我國。中國年來歷受壓迫，竊亞洲沉淪的國家，自表無限的同情，但對此種國家的自由與平等，我輩亦有責任並無權利，我輩否認我

輩將爲領導者，蓋在歐洲「富拉」的原則不能避開控制的攫取，亦猶「東亞共榮圈」之於日人，只憑荒唐的神話，妄想以一個民族統治其他受征服的民族，中國並不期望以東方式的帝國主義或任何種類的閉關主義，代替西方式的帝國主義。我輩應從同盟集團及其他特殊作用的團體，進而作有組織的全世界的結合，吾輩以爲在新的自由主義國家間，平等互賴的世界，非東方式閉關主義，亦非歐美式的閉關主義，而係全世界整個的合作，乃得消弭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而代之。」

## 四十六 原子彈毀長崎廣島 大日本無條件投降

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狂焰，使它的命運，隨着盟機轟炸的強化，便一天一天消沉，沒落下去了！一九四五年一開頭，盟軍對日本本部的空襲，突然加緊，即「四列轟炸」亦已實施——隨着一九四五年一月二日夜間轟炸到三月則爲都市轟炸，海陸交通線破壞，軍需廠以及飛機場之重點轟炸，這類轟炸可以說是已轉變爲戰術的同時作戰，總計架數達四千二百五十七架之多；十日炸東京，十二日炸名古屋，十三日炸大阪，十七日炸神戶，十九日再炸名古屋，廿五日三炸名古屋；三月下旬，則以轟炸日本本部九州地區爲前哨戰，特別是北九州的重工業地帶與南部的飛機場頻受空襲；四月則努力於以單機偵察日本本部各地，但在十三日夜大舉空襲東京，十五日再度甄選目標轟炸；這些飛機都是以馬利亞納的塞班島爲基地的B 29飛機。在四月中旬以印度爲基地的第二十航空隊第二十轟炸隊的主力已推進至泰尼揚島，以便加強馬利亞納基地的B 29攻勢；及對日本本部政治經濟中心地帶的戰略轟炸，另外與由硫磺島起飛的B 24 B 25 P 21之類的戰鬥轟炸機的聯合出擊配合，更由沖繩方面起飛轟炸。從此，更以不沈的空軍基地（島嶼）代替了航空母艦與日本進行空軍決戰。五月日本本部受襲機數總計達四千八百六十餘架之多。與四月相比增加一千九百餘架，它們的目標仍是轟炸都市，破壞飛機生產中心設備，毀滅敵神風特攻隊的基地，對主要港灣投下魚雷，破壞陸上交通，施行沿岸偵察，襲擊船舶；美國的戰略企圖由於歐戰的終結，益發遠大，又將對德攻擊之主力陸軍第八、第九航空隊的兵力約七千架逐漸轉用於太平洋戰線；十四日四百架轟炸，十七日以數十架專事轟炸名古屋，同日以P 51機空襲關東東海地區，更於廿三廿五兩日襲擊東京，廿九日空襲橫濱，而且是毫無間歇的轟炸。

因此，宮城一部以及外務、海軍、運輸、大東亞各部、大審院、控訴院、特許局、日本紅十字會的一部、大部燒光或完全化為烏有。自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初度空襲東京至翌年五月卅一日間，大部均被害，情況爲——東京全部燒光者七十六萬七千戶，罹災者約五十八萬人；名古屋完全燒光者九萬六千戶，罹災者約五十八萬人；橫濱全行燒光者十三萬戶，五十一萬人；神戶七萬戶，廿六萬人。至六月，以百架以上的多數飛機出擊，則已改爲隔日或一週一次出動，而且由五月到六月上旬幾乎全屬於晝間轟炸；由六月中旬則一方以中小都市爲目標，一方於夜間進行多方面的同時攻擊，出擊方法也複雜多變，特別是連日連夜的反復空襲，促使民氣大爲沮喪。此外自三月廿六日對關門投下水雷以後，復對太平洋沿岸及日本海敷設水雷，已使中國大陸、南洋各地以及日本本部的連絡事實上陷於斷絕狀態。六月十七日以後對中小都市的轟炸狀況如下——（十七日）鹿兒島、濱松、大牟田、四日市（十九日）福岡、豐橋、豐川、靜岡，（廿二日）吳市、四日，（廿六日）名古屋、各務原、大阪、德島、四日市，（廿九日）門司、下關、佐世保、岡山，（七月一日）吳市、熊本、關門、宇部、延岡，（二日）海南，（四日）姫路高松、德島、高知等地。總之，在半月期間，轟炸都市達卅餘個。在七月九日一天則祇是大編隊的空襲，計和歌山爲B 29 一百架，堺爲一百架，岐阜七十架，四日市四十架；十日則以航空母艦機八百架攻擊關東，以P 51百架襲阪神、仙台，B 29百架，襲九州等；十二日則以B 29約三百架以同時分散隊形空襲大垣、一宮、各務原、敦賀、宇和島、堺、宇都宮、鶴見、川崎地方；更於卅日向關東地區、關西地區以一千數百架同時攻擊；因此日本本部完全陷於混亂狀態；交通電信姑置不計，即以生產而言，亦可謂盡被覆滅。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使全世界驚異的原子彈在廣島投下，九日又在長崎投下。總計自開戰以來，日本全國（庫頁島沖繩島除外）豆市制地區的二百零六個都市中比較受害最厲害的大都市共八十一市，全燒



全燬戶數在二百零六個都市之中的總戶數約為百分之三十強，使日本帝國主義也嘗到了空襲災害的滋味。從此，日本所稱道的爲施行「大東亞共榮圈」理想的中國與太平洋戰爭，趨於失敗階段。事態益趨惡劣，終於發展爲無條件投降；溥儀僞「滿洲國」皇帝爲蘇軍捕虜，日寇傀儡菲律賓賓大總統拉萊爾、緬甸的八莫、僞「南京政府主席」陳公博等人，均已亡命於日本，日本的「衛星國」次第走上崩潰一途。

那年（三十四年）四月五日，小磯內閣辭職，七日，鈴木內閣成立；從種種徵象看，這是結束戰爭的內閣。鈴木就任之初，即以內閣調查局爲中心，集合陸海空軍軍務局人員，對於日本之軍需生產、糧食、人心動向，作精密之統計與觀察，藉以判斷日本今後國力之消長程度。他們於五月中旬獲得一致結論，即「日本國內之現狀，除非出現奇蹟，否則戰事實已無法繼續。」他們並判斷到九月末，蘇聯必對日宣戰。本來在小磯內閣時期，曾一度計劃試以蘇聯爲調解人來結束戰爭；可是蘇聯方面表示冷淡，以致無法進行。到了沖繩戰後情勢愈覺絕望，乃有迅速決定指導今後戰爭方針之必要，乃於六月九日，召開御前會議，根據上述之結論來決定今後之方針；那天的結論是「維護國體，保衛皇土，完成戰爭。」（意謂「國體如能維護，皇土如能保衛，則戰爭亦可完成。」）六月二十二日，又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由日皇主持（可見不只是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日人是奉天皇如神的，假如天皇反對侵略，日本軍人何敢作逆聖旨而獨斷專行。）參與者爲總理大臣、陸軍海軍外務諸大臣及參謀、軍令兩總長六人；日皇面告「無論如何，務須考慮採取適當方法以結束戰爭。」經商討結果，決定派遣特使往蘇聯，與蘇聯首先討論調整日蘇國交問題，進而請蘇聯斡旋，藉以結束戰爭。並選定近衛爲特使。日皇對此決定，表示同意。六月二十九日，日皇發電報致史達林氏，說是願意結束戰爭，並願派近衛前往接洽。可是蘇方回電却說：「爲了尚無把握的問

題而派遣代表前來，此間不能表示歡迎。」日方雖覺失望，仍循此線索秘密進行，廣田（日前外相）與毛立克（蘇駐日大使），佐藤（日駐蘇大使）蘇莫洛托夫之間頗有接觸。七月十三日，日方又致電蘇聯重申前請，並決定在莫斯科預備交涉。

那時，史太林早知中、美、英即要舉行重要會議，對日本作決定性的，更嚴厲的警告，日本如不放下武器，就要遭受毀滅的命運；同時，他看到日本在軍事上節節潰敗，盟國空軍猛烈的轟炸下，日本侵略者天皇以下領導階層張惶失措，六神無主，立刻前來向他哀求，請求出面調解終止戰爭；「這正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可以報日俄戰爭的恥辱了。而且還可以大撈一把哩！」史太林揪著「八字鬚」，坐在克里姆林宮的寶座上微笑着。

於是，他迅速作了一個決定：「一面不使日本政府絕望，以掩護自己的企圖；一面密令遠東紅軍積極動員，準備侵入我國東北。藉對日「宣戰」之名，接收「關東軍」的裝備以資共匪叛亂，以遂其「滅亡中國」之毒計，並乘機劫掠東北。」根據此一決策，故意拖到七月十八日，莫斯科方面才答覆日本說：「日方如提出具體條件，可由蘇聯擔當居間工作。」，因此，轉詢日方的具體條件。日方在敗亡的命運臨頭，生死決於盟國手上，民間在盟軍強大的空襲轟炸威力下，生命財產，朝不保夕，為求生存，一致反對繼續戰爭。日政府已慌亂一團，那裏還提得出什麼具體條件？因此，也沒有再答覆史太林。這正符合了蘇聯魔頭「拖時間」，以等待中、英、美三國會議的最後決定公佈，而採取他「趁火打劫」的行動了。（史太林早有此一陰險狠毒的預謀，故直到日本宣佈投降前數日，才對日「宣戰」，掠奪我東北物資，而詭稱為「戰利品。」詳見後文。）

中、美、英三國領袖，於一九四五（三十四年）年七月，在德國的波茨坦會議席上，作了重要的決定

，發表了七月二十六日重要的「中英美三國波茨坦宣言」，全文如左：

(一) 余等美國總統、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英國首相，代表余等億萬國民，業經會商並同意對日本提出勸告，予以一機會以向三國無條件投降，免日本全體人民遭受戰爭之慘禍。

(二) 三國陸海空部隊已增強多倍，其由西方調來之軍隊及空軍即將予日本以最後之打擊，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聯合國之決心之支持，對日本全面作戰，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 德國無效果及無意識抵抗全世界自由人民之力量所得之結果彰彰在前，可爲日本人民之殷鑒。此種力量，當其對付抵抗之納粹時，不得不將德國人民全體之土地工業及其生活方式摧殘殆盡。但現在集中對付日本之力量則較之更爲龐大不可衡量，吾等之軍力加以吾人之堅決意志爲後盾，若予以全部使用，必將使日本軍隊完全毀滅無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終必全部殘毀。

(四) 時機業已到來，日本必須決定一途；其將繼續受其一意孤行計算錯誤而將日本帝國陷於完全毀滅之境之軍人統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 以下爲吾人之條件，吾人決不許可更改亦無其他另一方式。猶豫遲延，更爲吾人所不容許。

(六) 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權威及勢力必須永久剷除，蓋吾人堅持非將負責之窮兵黷武主義驅出世界，則和平安全及正義之新秩序勢不可能建立。

(七) 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時，及直到日本製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而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須經盟國之軍隊予以佔領，俾吾人在此陳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 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在內。

(九) 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後將被允許其返鄉，得以和平從事生產生活之機會。

(十) 吾人無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滅其國家，但對於戰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虜者在內）將處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須將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趨勢之復興及增強之所有障礙予以消除，言論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對於基本人權之重視必須成立。

(十一) 日本將被許維持其經濟所必需及可以償付賠款所需之工業，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裝作戰之工業不在其內。爲此目的，可准其獲得原料（別於統制原料），日本最後參加國際貿易關係當可准許。

(十二) 上述目的達到時，日本得依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保障和平及負責之政府，屆時三國佔領之軍隊即撤退。

(十三) 吾人勸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並對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即將迅速完全毀滅。

日方會對此宣言加以檢討，而軍部仍作強硬主張，認爲此一宣言，不值得予以考慮。政府方面也就委曲相從，對記者表示不重視此一宣言，並要求在報紙上將此事作爲尋常普通文件，勿爲渲染，於是，八月六日上午八點，美國的第一顆原子炸彈在廣島投下了。（原子彈轟炸廣島及長崎經過，另見二次大戰秘史，不復贅述。）廣島被炸那天，日方初知係使用新武器，到了第二天清晨，聽了杜魯門聲明，才知道原子炸彈出現。這一次轟炸，震動了全日本人士的心靈，大家都明白「無原子彈的國家與有原子彈國家之間，戰爭已無法繼續」。此消息一經公布，各階層人士，即一向主戰的，也知大勢所趨，除結束戰爭外，別無他途可循。日本政府深感有急謀對策之必要。

這一顆原子彈，正投在廣島一個廣場上，日寇的第二軍數萬人正在操練，全部被炸飛上天空，屍骸都

無踪影了，一切鋼筋水泥的建築，變成了灰燼。死亡軍人，平民七萬一千三百七十九人，重傷者一萬九千六百九十一人，十七萬一千人無家可歸。

原子彈的可怕威力，成爲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宣言」實現催生的力量，也加速了史太林「趁火打劫，大撈一把」的野心。於是，他命令蘇聯政府在八月九日對日本「宣戰」，當日清晨，遠東紅軍即進入我國東北國境，向日本的關東軍作戰。同日，第二顆原子彈又毀滅了長崎，嚇得日本天皇也說：「再不接受投降，不只要亡國，連種都要滅了。」

那天上午，鈴木內閣舉行臨時閣議考慮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問題。那夜夜半，又在宮中地下室舉行御前會議，以日皇爲中心。席上鈴木和東鄉主張保留天皇制而服從波茨坦宣言，主戰派的阿南陸相，主張作戰到底，在本土邀擊盟軍。而認爲其關東軍的七十萬大軍與駐朝鮮的部隊，必可以阻擊俄軍，將其殲滅於滿洲境內。（若非原子彈一擊，後來蘇聯必不能容易的解決了關東軍。）日皇最後反對阿南的主張，並以堅決語調，決定「考慮迅速停止戰爭之道」。八月十日上午三時，決定關於投降各種手續，止午七時，即托由瑞士瑞典兩中立國，向中英美蘇四國無條件投降。

## 四十七 我國受降及遣俘 臺灣國土之光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杜甫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

※

※

※

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下午八時，日本廣播接受中美英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並謂已以正式照會託瑞士及瑞典政府轉致中美英蘇四國。此訊傳來，舉國歡欣若狂，市民結隊遊行，狂放鞭炮，歡呼萬歲，狂飲高歌達旦。中央廣播電臺播音時，此廣播員感情過於激動，幾於不能吐辨；廣播畢，告聽眾曰：「諸君，請聽陪都歡愉之聲！」是時，收音機中送出爆竹聲，鑼鼓聲以及盟友之「頂好」聲，復聞萬家合呼「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之聲。此一片歡愉之聲，宣洩了吾人苦戰八年的鬱結之情。

戰事至三十四年秋天，從敵人海空軍之毀滅於太平洋，陸軍之潰敗陷入於我大陸之泥淖，疲憊不堪，民心厭戰，士氣低落，而我之反攻新生力量，已準備完成；再加以盟軍不分晝夜轟炸敵之本土，及原子彈毀滅廣島、長崎二市後，縱然沒有蘇俄對日宣戰，敵人之投降，已為必然的結果。原子彈的毀壞力量，雖未超過幾百架超級空中堡壘；但在一個生而受地震威脅的民族，對於類似地震的空中恐怖，心理上不復能支持，乃促成他們的提早投降。雖然到了一九四五年七月，日本陸軍的實力，尚有四百餘萬，（日本本土約二百萬人弱；在朝鮮、滿洲、中國本部、臺灣等地二百萬強；在安南、泰國、緬甸二十萬人以上，在東印度區，包括菲律賓，十萬人以上）但如此龐大部隊的糧、械補給，已非敵之力量所能支持，實在已「外強中乾」了。當時，美軍所擬擊敗日本的計劃，準備一個緊密的海上和空中的封鎖，並且在那年夏秋間，加緊戰

略轟炸，接着於十一月一日進攻南部的九州，接着於一九四六年春天，又可以進攻本州。大約要到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才可以停止大規模的戰鬥。（預期美軍得犧牲百萬人。）原子彈的投擲，把這段作戰時期縮短了。

八月十五日晨，同盟國由瑞士政府之通知，獲悉日本天皇已頒勅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宣告投降後，遂同時公佈「日本無條件投降」。其時，我軍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所劃分之受降區規定，中國戰區受降範圍，應為中華民國「東北除外歸蘇軍受降」臺灣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日軍投降代表為日軍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其所轄投降兵力計有：

華北方面軍

三二六、二四四人

華中第六方面軍

二九〇、三六七人

京滬地區第六、十三軍

三三〇、三九七人

廣東第二十三軍

一三七、三八六人

臺灣方面第十方面軍

一六九、〇三一人

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第卅八軍

二九、八一五人

以上各地區，總共敵軍投降之兵力，為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二百人。

我國陸軍總司令部，為迅速辦理受降事宜，恢復全般秩序起見，當即遵照最高統帥之指示，策定分十五個區受降，指派就近之最高軍事長官分別接受日軍之投降，其區分如左：

一、第一方面軍盧漢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為38A (21D)、22D (一部) 及34Bs) 等部隊，集中地點越南北部，日軍代表投降部隊長為土橋勇逸，辦理投降地點在河內。

二、第二方面軍張發奎為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為23A、129D、130D、23Bs、81Bs 131Bs 等集

中廣州，22Bs 一大隊23Bs 一大隊集中雷州半島，海南警備隊集中海南島，日軍投降代表爲田中久一，辦理投降地點在廣州。

三、第七戰區余漢謀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04D 潮汕支隊及 130D 之砲兵一大隊，與步兵兩大隊半，集中汕頭，日軍投降代表爲 3A 田中久一，辦理投降地點在汕頭。

四、第四方面軍王耀武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20A、64D、81Bs、82Bs、2Ks 集中長沙，但 88D 集中衡陽 116D、17Bs 集中岳陽，日軍投降代表爲 20A 坂西一良，辦理投降地點在長沙。

五、第九戰區薛岳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71Bs 集中南昌，但 11A、13D、58D、22Bs、84Bs、87Bs 集中於九江，日軍投降代表爲 11A 笠原幸雄，辦理投降地點在南昌。

六、第三戰區顧祝同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33D、62Bs、91Bs 集中杭州，海軍陸戰隊集中廈門，日軍投降代表爲 13A 松井太久郎，辦理投降地點在杭州。

七、第三方面軍湯恩伯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13A、27D、60D、61D、69D、89Bs、90B9 等，集中上海，但 6A、3D、34D、40D、161D、13FD 集中南京，日軍投降代表在南京爲 6A 十川次郎，在上海爲 13A 松井太久郎，分別在京滬辦理投降事宜。

八、第六戰區孫蔚如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6HA (132D、831Bs、85Bs、117Bs、51Bs) 集中漢口，但 121Bs、86Bs、88Bs 集中武昌，辦理投降地點在漢口。

九、第十戰區李品仙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 65A 集中徐州，70D、1Ks 集中蚌埠，131D、61 集中安慶，日軍投降代表爲 6A 十川次郎，辦理投降地點在徐州。



## 十、第十一戰區

子、孫連仲爲平津地區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118D、9Bs及華北特別警備隊，集中天津、華北蒙疆方面及3TKD、2Bs、8Bs、3Ks集中北平，7Ks集中保定，1Bs、21Bs集中石家莊，日軍投降代表爲華北方面軍根本博，辦理投降地點在北平。

丑、李延年爲濟南青島德州地區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5Bs、12Ks、11Bs及海軍陸戰隊，集中青島，43A、47D、9Ks、11Ks集中濟南，日軍投降代表爲43A細川忠康，辦理投降地點在濟南。●

十一、第一戰區胡宗南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110D集中洛陽，6Ks及22D（大部）集中新鄉，12A、10Ks集中鄭州，日軍投降代表爲12A軍團長膺森孝，辦理投降地點在洛陽。

十二、第五戰區劉峙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115D、14Ks集中鄭城，92Bs、13Ks集中許昌4Ks、集中商邱日軍投降代表爲12A膺森孝，辦理投降地點在鄭城。

十三、第二戰區閻錫山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1A、114D、3Bs、10iBs、14iBs、5Ks集中地點由閻錫山決定，日軍投降代表爲1A澄田徠四郎，辦理投降地點在太原。

十四、第十二戰區傅作義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21Ks、24K二個大隊及熱河省內部隊，集中地點由傅作義決定，日軍投降代表爲蒙疆軍根本博，辦理投降地點在歸綏。

十五、臺灣澎湖列島陳儀爲受降主官，日軍投降部隊爲10HA、8FD、9D、12D、50D、50D、66D、71Bs、76Bs、100Bs、103Bs、102Bs、112Bs、及澎湖守備隊集中地點由陳儀決定，日軍投降代表10HA安藤利久。

當我陸軍總部奉命受降之際，主要受降部隊，（正規軍）多偏處西南各省，而我對廣州長沙武漢南昌

九江安慶南京上海杭州徐州洛陽青島濟南北平天津山海關承德赤峯多倫古北口張家口歸綏包頭大同太原石家莊二十四處戰略要點，須於解除日軍武裝之同時，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受降事宜得以順利進行，及各地治安得以早日恢復。當時陸軍總部遂根據全般情況需要，策定受降計劃，其主要着眼，暫保持日軍之建制指揮系統，使其擔任聯絡傳達，並擴大其聯絡範圍，（按臺灣及越北與日本駐華海軍原不歸岡村寧次之指揮，亦一併歸入聯絡）使岡村寧次在統一聯絡狀況之下，始終能有秩序的接受並奉我最高統帥及陸軍總部之命令。實施投降。陸軍總部確定受降計劃後，即下令各戰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我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我軍到達後即逐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關於解除武裝之辦法，係使已到達集中地之日軍，在我軍監視之下，先就集合位置，再依我所指定之倉庫，自動卸下一切武器，納入庫內，造冊呈報，而加點收，所有俘虜，則隨即送入集中營管理。自九月十一日起，至十月中旬止，由軍大部業已繳械集中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惟蘇北山東華北方面，因受共匪阻礙及破壞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然經陸軍總部極力設法排除困難，終於卅五年二月初旬，除一小部份日軍被共匪武裝部隊包圍繳械，（如隴海東段瓦礫砲軍一個中隊山東泰安車站一隊）其他日軍，均已由國軍繳械完畢，所有要點，除張家口及古北口等地，中央軍未接收外，其他各要地，均已為中央軍次第收復。

至於應行遣送之日俘日僑，共為二百零三萬九千九百七十四人，另有韓籍俘虜及韓僑及臺胞十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臺灣海南島越北各地，並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十二個港口，出港歸國。海運部份，由美方負責，使用登陸船八十五艘，自由輪一百艘，及一部日本船隻擔任，內運至港口，則由我方負責，全部遣送運輪，由卅四年十月底開始，至卅五年四月中旬已遣

達百分之八十強；至六月底，即已全部遣送完畢。

我軍進行受降，我最高統帥賦予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以全權，處理中國戰區之內全部敵軍投降事宜。八月廿一日，先有芷江之洽降，（洽降地點，原定在江西玉山舉行，以機場跑道損毀；改在湖南芷江舉行）是日上午十一時，日軍乞降使節今井武夫一行八人，飛抵芷江，即由陸軍總部蕭參謀長毅肅召晤，並授與第一號備忘錄，指示日軍投降應行準備事宜，並派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先到南京，設立前進指揮所。（時日降使河邊虎四郎已於八月二十一日飛往馬尼刺向盟軍統帥洽降）冷中將隨於二十九日飛京，我大批空運部隊亦先後向京滬平各地挺進。

至盟軍佔領東京亦以二十八日盟艦開入相模灣為前奏，先頭空運部隊則於二十九日降落東京厚木機場，盟軍隨即完成佔領部署。受降典禮即於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米蘇里號戰艦上舉行。是日上午十時，靜默之日方官員，於廿分鐘莊嚴簡單之典禮中以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於聯合國在巨艦沉寂之朝天砲下，聯合國各代表迅速簽字於黑色封面之日文降書及金錄色封面之英文降書上。在典禮順利進行之際，盟國作戰飛機八百餘架在空中上下翱翔，最後一度表現盟國之空軍力量。麥克阿瑟元帥鎮靜嚴肅，主持開幕典禮，發表簡短演說稱：「日本投降非在信任惡意或仇恨之精神中實現者，當採取一切必要處置，以保證全部投降條款迅速忠實遵行之際，渠允諾以正義及容忍統治日本人民，戰勝者及戰敗者均將達到該項更崇高之品格，此乃吾人唯一之神聖目的。」日代表重光葵利用一木腿前行，移動文書，自衣袋中掏取自來水筆；看一看表，再看另一次表，又再看第三次表；既取出其筆擬簽字，發覺無墨水，最後以美代表借予之筆簽字，麥帥遂蹙眉露不悅之色，重光葵無表情。繼而日代表梅津美治郎移正其片角邊之眼鏡，上前為日帝國大本營迅速簽字。麥帥亦簽字，渠仍戴金色辮邊之便帽，如其濱太平洋歸返在海灘上所戴者。渠代表全體盟國簽

字，中、英、蘇、澳、加、法、荷、及紐西蘭各國代表相繼簽字。麥帥肅然步至揚聲筒前，宣稱：「但願和平重返世界，上帝使和平得常保持。」此一典禮已告結束；將近是日上午十時之際，日本在波茨坦條款規定下，已縮小爲本土四島及盟方所將許其保有之其他若干小島，日本人民、政府、天皇及工業，此後均歸麥克阿瑟統治，以迄日本被允加入舊金山會議所計劃之世界機構之時爲止。

至於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係於上午九時正開始。禮堂中央爲受降席，受降席對面設較小長案；爲日軍投降代表席。受降席與投降席之四週環以白綢，其左側爲高級將領席及中國記者席，右側爲盟國軍官席及外國記者席，參加者共達千人。八時五十六分，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率參加受降官四人入場，何總司令居中坐於受降席上，左爲海軍上將陳紹寬，空軍上校張廷孟，右爲陸軍二級上將顧祝同，陸軍中將蕭毅庸。八時五十八分，中國王俊中將引導日軍投降代表入場，向何總司令作四十五度之鞠躬，何總司令欠身示答，並命坐下。日軍投降代表分別於投降席次坐下，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陸軍大將岡村寧次居中坐，面對何總司令，邁仰對會場所掛之中美英蘇國旗。九時零四分何總司令命岡村大將呈出證明文件，岡村乃命小林總參謀長呈遞何總司令；何氏檢視後，當將證明文件留下。旋將日軍降書中文本兩份命由蕭參謀長交岡村，岡村起立，雙手接受，忽忽翻閱降書，握筆含毫在兩件降書上分別簽字，呈遞何總司令。何總司令復將蔣委員長命令第一號交付岡村。隨即宣布日本代表退席，何總司令即席發表廣播演說：「敬告全國同胞及全世界人士，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已於本日上午九時在南京順利完成，這是中國歷史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這是八年抗戰艱苦奮鬥的結果。東亞及全世界人類和平與繁榮，亦從此開一新元的。本人誠懇希望我全國同胞自省自覺，深切了解今日爲我國家復興之機會，一致精誠團結，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奮發努力，使復興大業迅速進展，更切盼世界和平自此永奠其基礎，以進於世界大同之境域。」

## 『降書全文見圖』

其他各地受降典禮，先後舉行，儀式之隆重莊嚴，民衆情緒之熱烈，大致相同；而以越南、臺灣二地之受降，意義尤爲重大。

越南法當局，頗預畏意，爲日閥所挾持；維琪政府時期，越南遂爲日軍南侵之基地；盟軍籌劃反攻，越南劃歸中國戰區，歸我最高統帥部指揮作戰。勝利之日，經盟國共同協定，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歸中國接收；北緯十六度以南，則歸英軍接收。我統帥一方面遣第一方面軍盧漢司令官；率六十軍六十二軍及九十三軍入越；接受日軍投降；一方面則組織行政院越南顧問團，隨軍進駐河內，爲軍事以外之最高行政機構。交州爲我故土，秦漢以來，久屬版圖；中法之戰，本是我國戰勝，而頗預的清廷卻割土喪權，遂爲法所據。此次，我軍入越，天南父老，重見漢家官儀，故國之思，油然而生。九月二十八日，河內各進出街道，以及城內各重要交通孔道；皆已由我軍佈置崗位。氣象森嚴。府前廣場上，矗大國旗，四角有線斜向地面，綴以萬國國旗。總督府正面樓上，黨國旗交掛，兩旁則每一立柱上，遍懸中美英蘇國旗。大禮堂正中，黨國旗交叉，中間懸 國父遺像。兩旁遍懸中美英蘇國旗。上首爲中國代表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正，左右坐正副參謀長（馬瑛及尹繼勛），外向；下首爲日軍司令土橋勇逸及海空軍代表席，內向；左爲盟國代表席，右爲高級將領席。後即爲來賓席。是日到者五六百人，美英高級將領；皆有人參加（美方代表有第一集團軍司令官加里格少將等）。越盟黨政府則派有高級官員觀禮。上午十時正，日軍司令土橋勇逸及海空軍代表（川國直服師團長，酒井千城參謀長及今井）至，面帶憂戚之色，北向立。盧司令官根據日軍在南京簽降書，宣讀條款，譯成日文，交土橋簽字，簽畢即行退席。盧司令官乃宣讀佈告，並譯成法文；越南文；至是禮成，攝影而散。是日華僑觀禮者特衆，有年已古稀孫輩扶持而來者。

臺灣則爲我國舊疆，甲午戰後；馬關條約中割讓日本者；日軍既敗，依據開羅會議盟邦之協議歸還我國。我軍乃於十月五日，派遣前進指揮所飛臺北處理日軍集中及受降準備事宜。我臺北地區指揮官第七十軍陳孔達中將，以主力於十月十七日在基隆港登陸；臺南地區指揮官，第六十二軍亦以主力於十月廿二日在高雄港登陸，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則於十月十七日在基隆登陸，即進駐臺北市本部。

十月二十五日上午，在臺北市中山堂（前公會堂）舉行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九時起參加人員即陸續入場，禮堂佈置至爲莊嚴。九時五十五分，我受降代表暨參加人員入席。九時五十七分，日方投降代表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臺灣軍參謀長諫山春樹中將，總務長官代理農商局長須田一二三、高雄海軍警備府參謀長中澤佑少將一行入場，向陳兼總司令儀將軍行禮；十時正鳴砲開始典禮；首由陳總司令宣佈自己身份及所負任務。語畢，即以是項命令及命令受領證交本部柯參謀長遠芬，轉交安藤利吉大將，於受領證簽字蓋章後，由諫山春樹趨向陳兼總司令前呈上降書，陳兼總司令審閱無誤後，命日方代表退席。陳總司令即席廣播：

「本人奉中國陸軍總司令何轉奉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之命令，爲臺灣受降主官，此次受降典禮，經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在臺北中山堂舉行；均已順利完成。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這種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本人特告給中國全體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現在臺灣業已光復，我們該感謝歷來爲光復臺灣而犧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戰的將士，並應感謝協助我們光復臺灣的同盟國家，而尤其應該教我表心銘感不忘的，是創導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國父孫先生，及繼承國父遺志完成革命大業的蔣主席。」

那天臺北市民，慶祝此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之日，老幼俱易新裝，家家遍懸燈彩；相逢道賀，如迎新歲，鞭炮鑼鼓之聲，響徹雲霄，獅龍遍舞於全市，途爲之塞。

## 四八 蔣委員長以德報怨 日本人民野心未已

三十四年，日本投降之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蔣委員長對全國國民及世界人士作廣播，說：「……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相信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裏，又想到基督寶訓上所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生無限的感想，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祇認日本贖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擊潰，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敵國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不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覆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其廣播全文如左：

「全國軍民同胞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

我們的「正義必然勝過了強權」的真理，終於得了它最後的證明，這亦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黨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鬥的信念，今天纔得到了實現，我們對於顯現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和平，要感謝我們全國抗戰以來忠勇犧牲的軍民先烈，要感謝我們為正義和平而共同作戰的盟友，尤須感謝我們 國父辛苦艱難領導我們革命正確的途徑，使我們得有今日勝利的一天，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謝公正而仁慈的上帝。

我全國同胞自抗戰以來，八年間所受的痛苦與犧牲，是一年一年的增加，可是抗戰必勝的信念，亦是

一天一天的增強，尤其是我們淪陷區的同胞們，受盡了無窮摧殘與奴辱的黑暗，今天是得到了完全解放，而重見青天白日了。這幾天以來，各地軍民的歡呼與快慰的情緒，其主要意義亦就是爲了被佔領區同胞獲得了解放。

現在我們抗戰是勝利了，可是還不能算最後的勝利。須知我們戰勝的含義，決不止是在世界公理力量又打了一次勝仗的一點上，我相信全世界人類與我全國同胞們，都一定在希望着這一次戰爭，是世界文明國家所參加的最末一次的戰爭。

如果這一次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的戰爭，那末我們同胞雖然曾經忍受了無可形容的殘酷與凌辱，然而我們相信我們大家決不會計較這個代價的大小和他收獲的遲早的。我們中國人民在最黑暗和絕望的時代，都秉持我們民族一貫的忠勇仁愛，偉大堅忍的傳統精神，深知一切爲正義和人造而奮鬥的犧牲，必能得到應得的報償，全世界因戰爭而聯合起來的民族，相互之間所發生的尊重與信念，這就是此次戰爭給我們的最大報償。我們聯合國以青年血肉所建築的這道反侵略的長堤，凡是每一個參加的人，他們不僅是臨時結合的盟友，簡直是爲人類尊嚴的共同信仰而永久的團結起來，這是我們聯合國共同勝利最重要的基礎，絕對不是敵人任何挑撥離間的陰謀所能破壞，我相信今後地無分東西，人無論膚色，凡是人類都會一天一天加速的密切聯合，不啻成爲家人手足。此次戰爭發揚了我們人類互諒互敬的精神，建立了我們互信互任的關係，而且證明了世界戰爭與世界和平皆是不可分的，這更足以使今後戰爭的發生，勢不可能，我說到這裏，又想到基督寶訓上說的「待人如己」與「要愛敵人」兩句話，實在令我發生無限的感想。

我中國同胞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爲善」，爲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祇認日本鱷武的軍閥爲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爲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



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並不要企圖報復，更不要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要對他歸爲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於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水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這是我每一個軍民同胞今天所應該特別注意的。

同胞們：敵人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現在是被我們打敗了，但是我們還沒有達到真正勝利目的，我們必須澈底消滅他侵略的野心與侵略的武力，我們更要知道勝利的報償，決不是驕矜與懈怠。戰爭確實停止以後的和平，必將昭示我們，正有艱巨的工作，要我們以戰時同樣的痛苦，和比戰時更巨大的力量，去改造去建設，或許在某一個時期，遇到某一種問題，會使我們覺得比戰時更加堅苦，更加困難，隨時隨地可以臨到我們的頭上來。我說這句話，首先想到了一件最難的工作，就是那些法西斯納粹軍閥國家受過錯誤領導的人們，我們怎樣能使他們不只是承認他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並且也能心悅誠服的接受我們三民主義，承認公平正義的競爭，較之他們武力掠奪與強權恐怖的競爭，更合乎真理和人類要求的一點，這就是我們中國與聯盟國今後一件最艱鉅的工作。我確實相信全世界永久和平是建築在人類平等自由的民主精神和博愛互助的合作基礎之上，我們向着民主與合作的大道上邁進，來共同擁護全世界永久的和平。

我請全世界盟邦的人士，以及我全國的同胞們，相信我們武裝之下所獲得的和平，並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實現，眞要使我們的敵人，在理性的戰場上爲我們所征服，使他們能澈底懺悔，都成爲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份子，像我們一樣之後，纔算達到了我們全體人類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戰最後的目的。」

日本的帝國主義既已戰敗，兩民族間的冤仇都已解消；在新的國際關係上，重建新的友誼；重寫新的史頁。然而日軍投降半年間，我國人很多和日方將領晤談，他們總表示深切感戴中國人民不念舊惡的盛情

，而且說：「今後的東亞只有中國這樣一個強國，日本要依賴中國，和中國合作以圖生存。」這些話，他們口中這麼說了，在當時或許出之於本心，或許是一種外交詞令；但在心中，還多少帶幾分誠意。其後，時勢變遷，我國以共匪之叛亂，戰禍相尋，「強國」地位愈降愈低；國際間的矛盾，越來越複雜，日本人士眼見「神風」重來，新生可期，重燃起恢復強國地位的信念，而其輕視中國的心理，漸漸表面化，乃有了明白挑戰的「澀谷事件。」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八時，東京澀谷區警察署前忽然發生日警槍擊華僑的事件。這事件的起因，本為僑胞與日人在新橋路攤爭執土地問題，正擬訴諸法律時，不料在澀谷車站因為幾個日本人辱罵僑胞，爭執又起。恰巧這辱罵群中有一個新橋路攤有力者名叫羽駕的妻子，以致引起新橋當地流氓對我僑胞的攻擊。接着新橋流氓組織「松田組」，就會合着日本警察破壞了僑胞在澀谷的商業經營。十七日的下午，日本武裝警察大約三百名，由便衣流氓引導以取締僑胞黑市售賣纖維品為名，沒收僑胞的一切商品，並且槍傷了二十幾個僑胞。十八日下午，日警方面雖有同樣的行動，但經我國駐日代表團人員的阻止，沒有得逞。那知十九日下午四時，僑胞分乘汽車集體到我國駐日代表團請願，又被當地的流氓橫加射擊，上午八時，僑胞請願後返家途中，路過澀谷，不料竟再遭日警的射擊，帝國主義走狗的面目，從此復活於東京。這種輕視我們中國人的心理，蓋自我國接收淪陷區時期即已開始，其時，日僑尚未遣歸，散佈東北及華北各地的，行動非常自由；他們眼見我國的共匪必將叛亂，分裂可待，而接收人員的營私舞弊，生活腐化，更引起他們的鄙夷，於是潛伏在心底的「民族優越感」，恢復他們的自信心。東北的日人，回國時向鄰人說：「朋友，卅年後再見！」京滬各地日人，也有希望二十年後重來的，這都可以表示日本自信可重霸東亞大陸的決心。三十五年秋天，長春中國旅館的一位日本下女，她原是大學生，日軍投降後，為

了解決生計而當下女的；她用英語和我們的記者說過這樣的話：「我懷疑貴國（中國）是否獲得真正的勝利，俄國的軍隊在東北不是在姦淫擄掠中國的人民嗎？不是有計劃的奪去所有的工廠設備與物資嗎？目前美國貨充斥中國市場，中國工廠不是都關閉了嗎？假使美蘇一旦發生了戰爭，中國和日本正是戰略中心哪！」一個日本女學生的看法，也正是一般日本人的看法呢！三十五年八月廿一日，長春新生報載了一首日本少女的新詩：

「戰敗的國民，

戰敗的國民心情啊！

今日日本人民，

在深深苦嚥着酸辛！

雖然，一向稱爲「日之本」的人們，

今天却當了戰敗的國民……

可是有什麼灰心的麼？

掙扎再掙扎，

堅忍再堅忍，

像朝陽似地重建起日本。

啊！這樣的身姿，這樣沈默的身姿，

憑什麼顏面報答死去的英靈呢？

我們斷不能屏息，

再燃起紅色的「日之本」的國旗吧，

插在這塊大地上……」

這詩篇中，正充滿着堅忍不屈的鬪志，他們心底，其欲逐逐，依然要把「太陽旗掃到大陸來呢！」

戰後在日本，「天皇存廢」本來是一個極富興趣的世界問題。若干人士都主張「天皇必須打倒」；美記者鮑威爾氏（JB. POWELL）曾說：「中古式天皇制存在的一天，太平洋就永無和平的希望，一切侵略思想，都是導源於這一制度而來的；那些反動分子，處在這制度之下，可以重振旗鼓，幹那無條件投降以前他們所幹的勾當。」某院長也曾說：「我個人永遠相信，保留着天皇及崇拜天皇制度的日本，必危害中國的和平與安全。」便是代表這一方面的意見。但天皇在日本投降時的驚人表演，使麥克阿瑟元帥安然的坐了佔領的寶座，不損一兵一卒，順利地完成了佔領軍的部署，日本天皇這種從中國儒家思想學來的「能屈能伸」的精神，把麥帥也糊著而喜出望外了。當時的情形，誰都明白，日本人民在好戰者數十年來積極準備的驅策之下，經不起八年的長期戰爭，到頭來一無所得，落得個「無條件投降。」他們飽嘗了戰禍的滋味，家毀國破，惶惶無主，那一瞬間，天皇在日本人民的心目中就成了唯一的依托。當然是惟命是從了。結果，居然靠着天皇的一句話，一切都歸於平靜，以致使很多人在當時想起了日本軍人的戰時玉碎精神來，都感到惶恐。世界上難道真有像機器似的人類嗎？跟着麥帥利用天皇這「一說話」的威力，將佔領的命令，一件一件地透過他傳達下去，居然樣樣辦到。一方面，由於整個國家敗亡的空氣，一天天加重，使日本人民對天皇的愛戴，也一天天的加深；所以當天皇奉着麥帥命令訪問農村以減少神性的時候，結果自農民所得到的狂熱虔誠的崇拜，反而增加了他的神性了。可知 委員長在「開羅會議」時，主張「天皇制度，由日人自由意志決定」，實有遠見。但從我們中國人看來，又將是怎麼一種感想呢！

麥帥統治下的日本，幾乎全部改觀；今日日本的種種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據當時我國記者旅行日本所見：「日本是戰敗了；就波茨坦宣言以及投降文書的精神言，今天的日本是無主權的被佔領的國家。這樣的國家當然是慘淡的；但日本却在這慘淡的國家境遇下，正在有條有理的摸索着一條進行的路。此路不遠，它將給日本民族的命運一個新的擺佈，對於遠東全局又是一個滿含迷惑性的謎。所有美國的軍官、將校尉，可能包括一般士兵，一致認為盟軍佔領日本完全成功。他們一致推崇麥帥的領袖能力，贊揚艾肯柏格將軍（Gen. Eichelberger）的將才，更一致誇日本人好，說日本人是誠心誠意的與盟軍合作。『天真爛漫的美國大兵，的確給日本人迷住了，』處在這種一呼百諾無所不從的環境裏，他們怎會不感到『心滿意足呢？』」所有日本人，上自天皇，下至平民，都一致表現出服從盟軍愛戴麥帥的樣子。背過了美國人，雖有各種不同的說法與想法，但表現在面上的却是一致的順從。」「麥帥管制日本，存一個理想，就是建設民主的日本，同時防阻共產主義。因此日本的民主須與社會主義隔離，而且還需要防阻共產主義侵襲的相當力量。（到一九五九（四十八）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接受日本政府的正式邀請訪問，已到了菲律賓濱，被日本左傾份子激烈的反對，而不能前往，當美國正耗費無數的金圓；出最大的力量扶助日本復興時，他們的總統受到如此的禮遇，就可以看出美國人的想法，實在太天真了。）在這一點上，麥帥對於日本的價值有了較高的估量；因此，他一方面在管制日本，另一方面也在培育日本。在賠償問題上，盟總似乎預備相當高的工業水準。輕重工業都有，在前提上還希望能達到一個貿易出超的境地。橫須賀軍港還未盡毀，神戶基地完好無恙；神戶一個製鋼廠是給海軍造船造砲的，規模之大像一個鋼鐵城，並未列入賠償拆遷之列。日本的警察是世界有名的、原封未動；龐大的漁船隊，馳騁海上，還有幾百萬退伍軍人，在鄉間還存在着明的暗的組織。一旦有事，都是武力。」這都是新的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日本人頗有把當前

受美軍佔管擬之爲「日本再開國」者，日本人民正在走向一條暗淡險峻的投機冒險的路。在歷史上無例外，凡是日本民族冒險投機的時候，首先吃虧的必是中國。」於是二十年前問題，又重新回到我們前面來了。

（有人說：「日本必將在美國力量支持之下，乘將來美蘇戰爭之機會，捲土重來。」萬一不幸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真正的爆發，則中國必將爲美蘇對壘的戰場。美國是將日本看成遠東最有力的反蘇前哨的；日本的武裝力量，必定又將來到中國了。在日本軍事力量尚未重行回到中國以前，其經濟力量是要先來的，中國又將成爲日本的殖民地了。」）

三十六年某君遊日歸來，曾發表一連串感想，說：「今天中國是戰勝國，却並不強；日本是戰敗了，但到它國內看看，儘管困窮，儘管殘破，但無形中總使你感覺到它有一股子勁。這股子勁，使敗後日本刻苦努力；這股子勁，對於中國，尤其要有影響。將來一定要對遠東大局有大影響。」「凌空觀察，投降之初，日本人對中國有一種模糊的欽崇，以爲中國畢竟是了不起的大國，八年戰爭不屈，終使日本失敗了。時間過了一年多，我國國內即有其匪的禍亂，日本人看看中國人的地位之無足重輕，又輕視中國人了，大致說來，一般日本人對於中國有兩種不同的認識存在着；一種以爲中國不是自力戰勝日本的，竟參加到聯合國裏逞威風，滿心不佩服。而對於少數華僑做黑市生意，感覺憎惡。有的人在想，中國把日本的工廠接收了，也許不會利用，以爲在這方面，日本還是比較優秀的。另一種思想，以爲日本人雖已被逐出中國，或者有一天會歡迎日本人。以前日本人靠着武力侵入中國，是不好；從此以後，或者能够以同文同種的關係，真正的友好的共存，中國是需要日本人的技術的。這兩種思想，究竟誰佔多數，那就很難說了。」「日本人是不会忘情於中國的。我們所見到的日本人，無論三教九流，問起來，差不多都會到變過中國。」

些人當他們吃不到糖時就想念臺灣，缺鹽時想念長蘆，缺煤燒時，就會想念我們的東北，缺紙張時就要想念庫頁島。中日關係總是要恢復的，空洞的勝利之念對將來是無用的。」

日本在美國的大力扶助之下，已經從廢墟中重新建立起來；而我國在日寇八年軍事侵略之中，犧牲了千百萬生命，無法統計的資財，我們「不念舊惡」，我們「以德報怨」，不要日本一分一文的賠償，換得來的是什麼？現在國家支離破碎，億萬同胞正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除了那些準備變更國籍，不願意認「黃帝作祖先」的人以外，都應該冷靜的想一想的。

日本人的侵略思想，依然濃厚的存在著，現在他們經濟、文化、技術……的觸鬚，不正已伸入我們的內部了嗎？當每次他們正同共匪大談貿易；賣給纖維、化學工廠，文化交流等，打得火熱的時候，受到我們社會的譴責，必定找出一些對他們政府、民間與共匪勾搭的行爲已無制止作用的人前來，對我們當年的「以德報怨」，感謝一番。

日本人抓住了咱們中國人喜歡「戴高帽子」，喜歡「受人奉承」的弱點，很巧妙的連環運用這種「揆以冷拳」後的「笑臉」攻勢。我們的某人居然沾沾自喜的說：「日本與共匪打交道，只是那些眼光短視之人的做法，並不代表多數人；他們有遠見的「名流」，不是仍舊很感激我們的「寬大」麼？」而且對這來「感謝」的所謂「名流」，大大的頌揚一番，介紹其不平凡的歷史，藉以表示這才是大多數人的代表。於是，我們也就心安理得的陶醉於「泱泱大國」的「知道」裡！細想起來，我們不只被「揆以冷拳」了，而且還替日本人作了「國民外交？」的「義務宣傳！」——這真是上海人所謂的「阿木靈」，每每想到這些事時，我不禁啞然苦笑！

日本是一個島國，惟我獨尊、偏狹、善變，正是他們大和民族的特性，現在他們是積極的著重於「非

「武力」的再來中國，一面以極度的謙恭面孔來麻痺我們的神經，而他們的武力，是跟在後面的。有人以為日本現在的軍備——國防建設，只在防衛他們的本土，他們沒有很好聽的國防部，也沒有陸、海、空軍總司令，只有小小的防衛廳，自衛隊，因而認為它已放棄「武力」侵略的野心，這實在是「以管窺天」的看法。



## 四九 共匪破壞復員工作 俄帝劫掠東北物資

勝利之狂歡，既漸漸冷卻；復員的工作，便步步加緊。戰後的復員，真是千頭萬緒，處處都待整理，事事得費心機；當局曾有「復員不是復元」之訓，見之於實際連「復原」都不容易做到。

首都危急之際，政府西遷，東南人士，跟着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機關向西南大後方移動；繼之以武漢陷落，沿海各省被擾，港粵失陷，太平洋戰爭發生，到了最後，「漢、湘桂兩線大城市均被敵人所蹂躪，年復一年；奔避又奔避，轉徙至川黔滇桂各省者在一千七八百萬人以上。勝利復員，第一件大事，便是這些機構的東遷；連帶着就有非常龐大數字的公教人員及其眷屬的東歸。華北、華中、華南的大中學校；戰爭期中流離轉徙，散居於川滇者數以百計；這數十萬員生，也為復員的一大負擔。即不說復員的費用，僅以運輸工具而論，經過了八年戰爭，鐵路公路殘破不堪，水運勉強可以恢復，而船隻也非常缺乏；因此，復員第一步工作就處處擱淺。陷區各大城市，迭經戰禍，官署圯廢，廠舍破殘；舊燕歸來，無枝可棲。政府遷都南京。那裡的房屋殘存的不及十分之六；而人口增加，一年之間，即與戰前相等，公教人員之「衣」、「食」、「住」、「行」，無一不成問題；因而不免影響於工作的效率。至輕重工業生產機構的東遷，不僅廠舍成問題，原料、機件及市場更成問題，加以社會經濟頻於破產，工人生活不安，所反映於工作情緒；尤不易處理。且以市場不景氣；在上海一帶的工廠紛紛停閉，復員的技工也無法安插，因此，京滬一帶失業工人的數字；有增無減；為社會一大問題。後方的工廠；即以重慶一地而論；勝利後半年間停閉的，佔十分之七；連鐵廠這樣重要的基礎工業，也無法支持；輕重工業向東南沿海復原，西南大後方也幾乎變成了「生產真空地帶」；回復到十年前手工業的舊狀。教育文化也是如此。幾個著名大學，回到平

津京滬漢粵各地去，淪昆各地的大學，連教授都無法延聘。其他，如金融機構、運輸機構，一自政府東遷；西南也就成爲邊遠之地；事事放在次要地位。重慶的報紙，曾經成爲全國性的報紙；上海報紙復了原，也就回歸於地方性的舊境。其他各省的情形也是如此；戰時的省會，遷至偏遠地區，如浙江之雲和、龍泉，閩之永安、長汀、贛之泰和、瑞金，都曾人文薈萃，蔚爲現代城市；復員以後；街市蕭條，人烟稀少，依然是山城景況。從復員的全面圖畫來看，幾乎無處不脫節，無事不凌亂，誠使人有「勝利得太慘」之感！

至於淪陷區接收的情形，那更一言難盡。廣大的陷區，敵人統治的久暫程度不同；臺灣割據五十年，幾乎完全變成日本化，自在意中；東北失陷，也將十五年，日人以「滿鐵」爲中心，早已以統治鮮臺成法來經營僞「滿洲國」；「華北」從半失陷到全部失陷，經過了十年，許多方面，都成爲日本的「衛星」；華南、華中被統治的時日較短，日本化的程度較淺；但大體說來，都已有了以日圓爲中心的「僞幣」，以日本工業爲中心的經濟組織，以供應日本戰時資源爲目標的「物資統制機構」。其他政治、法律、教育、文化各部門，也無不與日本的「大東亞計劃」有直接的連繫。日本帝國主義倒下來了，這種種都解體了，整理僞幣、接收敵僞產業、糾正奴化教育，……一大串問題都落在政府肩上。

第一件大問題，乃是日本係工業發達的國家，他們經營臺、鮮、滿洲、華北，乃以工業軸心轉動其附庸的齒輪；我們本是工業落後的國家，轉動不得這些齒輪，即如臺灣的工廠，在接收之初，十之七八不能開工，這就影響到工人生計問題。其次則是接收的技術問題：呂文貞將軍初到北平，告訴他的部屬說：「受降不是分配，要統一不要分散。」原是不錯的。到後來，機關來的多了，分子複雜了，潛伏其中的共匪人員（幾乎每一地區，每一部門中都有匪黨細胞侵入。）利用人性弱點，盡量發揮其挑撥，離間的伎倆，

製造矛盾的手段，暗中造成「爭權奪利」的現象，遂致原有的受降主官沒有了力量，於是演成大家忘記了自己是戰勝國，以爲受降以後便要分配，事權紊亂，爭相接收。結果便是牽制多，執行少；會議多，決定少；各人分別由局部來看問題；有了流弊，有了攻擊，有了磨擦，亂成一團而事事都不能解決。敵人華北兵站基地的各種事業，便被大切大塊，再也拼湊不起來了！落得日本人在旁邊冷笑：「中國人只會接收物資，不知道接受事業」呢！「這不過是個例子，全國各地幾乎無不如此。陷區的這些企業，一經接收，便停頓下來，也爲後來共匪利用，製造社會不安的主要因素之一。」

因爲在抗戰期中，中央政府忙於集中全力爲民族作生死的奮鬥，共匪則集中其全力求發展，作叛國的準備，致在復員工作上投下可怕的暗影。勝利以後，更逞奇觀。他們除了暗中造成接收的混亂，破壞復員以打擊政府威信外，再進一步以破壞交通爲政治鬭爭之主要戰術，津浦、平漢、膠濟幾條重要交通路線；都被分段破壞；於是運輸上的困難，隨而日深；經過了二年復員，社會秩序一直不會恢復。於是勝利所帶來的希望，有如夢境，愈推愈遠愈渺茫了！

淪陷區的人民，在敵僞壓迫下過活了七八年以至三五年不等，他們比在後方的人，更殷切需要一個安定自足的生活，然這一切，都因爲匪禍的蔓延，成爲泡影，使他們感到失望；在後方煎熬了八年的人民，他們回到淪陷區，要重新建立家園，而若干地方，仍爲匪軍盤據，有家歸不得，物價高漲，生產事業停頓，市況之頹敗，使他們走在一條比抗戰更艱苦的路上。

在還都後開始復員中，政府除了要應付機關、團體、學校，及疏遷到大後方的工廠，一千多萬民衆還鄉的需要外，還得要輸送二百多萬日俘日僑等，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對接收的事務上，自沒有時間去致核、監督；對民間的需要，也不可能做到圓滿。「一般人的通病，都常是站在自己的立場

來批評，從一角的觀點來看全體。」再加以共匪專心一意的，有計劃的造謠，中傷，攻訐，挑撥的破壞，於是，民間對政府的誤解，愈來愈深，距離也越來越遠了！無知者更受共匪甜言蜜語的誘惑，而跟著它走，以爲「共產黨當政了，大家一定有好日子過。」那時京滬一帶部份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一些受共匪職業學生的煽動，同喊出「反饑餓」的口號，請願、遊行，以困瘦政府！（等到後來大陸淪陷，他們期望的共產黨竊據了大陸，關上了鐵幕，他們嘗到了「共產黨好日子」的滋味，不只真正的饑餓了不敢哼一聲，連「不說話的自由」也沒有，天天要參加洗腦、學習，後悔已遲，只有想盡方法逃亡了！）共匪利用「接收敵僑產業」而打擊政府威信，藉「破壞復員工作」而離間民衆，以達成其竊據大陸的野心，其陰險狠毒，實值得吾人警惕的。（抗戰時青年流亡，沒有家庭接濟，政府遂收容於學校以教養之，不惟不要繳學雜費，連吃飯都是政府負責供給，就如現在的師範學校一樣，是公費待遇。）

共匪之有力量如此猖獗，乃因其藉抗戰而坐大，及得俄帝之積極支持。俄帝亦利用朱、毛匪酋「權位」的慾念，而收「漁人之利」；更藉對日「宣戰」之名，以最小代價，獲最大利益，「趁火打劫」，擄掠我東北物資。當歐洲戰場德國之崩潰已成定局，英美早於三十二年十一月的黑德蘭會議起，即向史太林徵求意見，希望俄國儘速參加對日作戰，史魔一面討價還價，不作具體表示；一面於三十四年四月即片面對日本政府通告，中立條約屆滿，不再續約，同時把日俄正在大連商討中的貿易協定停止商談。在日本方面，則因我不屈不撓之長期抗戰，使其深陷泥淖，無法自拔；太平洋方面被盟軍反攻，無力招架，陸軍潰敗，海軍覆沒，以空軍特攻隊作自殺式之瘋狂反擊，亦無法挽回局勢。到三十四年三月琉璜島陷落後，戰事日益逼近其瓊爾小島——本土，復在盟國強大空軍日夜不停的猛烈轟炸下，其好戰的政客、軍閥們，口裡雖說要作戰到底，要在本土決戰，實則他們的內心早已明白戰事無法支持下去了。

三十四年五月七日下午兩點四十一分，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日寇更知道「大日本帝國」的命運已經決定了，上帝已宣判「侵略者的死刑」，這些「待決」的「囚徒」，只希望要求「特赦」。雖然史太林在四月份會對日寇「鑿以閉門羹」，——不再續中立條約；停止貿易協定商談。——日寇仍不得不厚顏去哀求史魔，拜託他代向盟國提議和平結束戰爭。

在這盟國與日寇雙方都來「拜託」的情形下，史魔已看清楚「大日本帝國」的底牌，——除了步德國的後塵，無條件投降外，已別無他途；同時他也看出我政府在八年長期苦戰之中，損失重大，國力疲憊，而在他扶植下的共匪，已藉抗戰的掩護，長成「氣候」；又知盟國迫切希望他參加對日作戰。他怎能不把握時機，大撈而特撈呢。於是，這一隻狡猾、陰險的北極熊——史魔，就利用美國援助他抵抗德國剩下來的大軍備密運遠東，選定了一個最佳時機——第一顆原子彈毀滅了廣島，日寇已決定投降之後，在三十四年八月九日，日寇投降（八月十五日）的前六天，才對日「宣戰」，俄軍隨即進入東北。當天，長崎遭被第二顆原子彈毀滅，美機B—29機羣逐日協助轟炸瀋陽、鞍山、撫順、長春等東北要地，關東軍未經正式抵抗，即讓俄兵長驅直入，佔領東北。

這個時候，日寇爲了保存其一切設施，備作戰後賠償，其內閣曾下達一個訓令：「終止戰爭的時候，凡軍隊以外的一切設施、物資，準備移交聯合國方面，以代替將來的賠償，各派遣部隊應保護其完整，以待正式轉讓，不得有絲毫破壞散失。」關東軍在這一訓令之下，保存了整個東北的資產，這正符合了史魔「劫掠物資」的胃口，俄軍一佔領東北，即公開的把一切工廠、機械、物資等掃數拆卸搬走，甚至乘機把我東北同胞們所有的物資也盡量搜括，他們把這些東西當作武器、軍用品一樣的視爲戰利品。凡是不能運走的，都予以破壞。據事後調查統計，被史魔劫掠的重要物資如下：

- (一) 大連甘井子火力發電所，發電力九萬KW全部。
- (二) 錦州阜新火力發電所，發電力十五萬KW全部。
- (三) 撫順火力發電所，發電力三十萬KW全部。
- (四) 佳木斯火力發電所，發電力二萬KW全部，及庫存二萬五千KW發電機三部。
- (五) 安東鷄寧火力發電所，發電力三萬五千KW全部。
- (六) 小豐滿水力發電所，建設中庫存七萬KW發電機六部。
- (七) 客貨鐵路車輛五萬輛；瀋陽飛機製造廠；坦克製造廠；營口製鋁廠、煉油廠等機器全部。
- (八) 洗劫民間糧食、用物，甚至機關內及私人家中的沙法椅、地氈、窗簾、各種裝飾不計其數，也公然裝上火車，運回俄國。此種醜惡鄙行，十足表現其「趁火打劫」的匪盜行爲。
- (九) 俄軍除劫掠一切物資之外，擄獲日本戰俘五十九萬四千名，飛機九百二十五架，坦克車三百六十九輛，裝甲車三十五輛，騾馬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七匹。及日軍繳出的全部補給站與倉庫存儲，計有野炮一千四百三十六門，機槍八千九百八十九挺，擲彈筒一萬一千零五十二具，卡車三千零七十八輛，馬十萬四千七百七十七匹，補給車二萬一千零八十四輛，特種車八百十五輛，指揮車二百八十七輛。

據美國遠東賠償調查團團長鮑萊在民國三十五年的估計，俄人在東北劫奪物資，總值達八億五千八百萬美元；如果要想恢復未被劫掠時的規模，則需要二十億美元的費用。至於民間的損失，還未計算在內呢

## 五十 內煎外迫致河山變色 日寇侵略使赤禍橫流

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託瑞士轉達降伏書，於十五日晨送達，盟國即日接受。）一日，匪酋朱德，乃以延安總部名義發佈命令，着「解放區」各部隊各就當面的敵偽軍及敵佔區實行接受投降與佔領。同日他即分派賀龍、聶榮臻等部入太原、北平、李運昌、張學詩等部赴東北。同日，蔣委員長即發電致朱德、彭德懷，對於受降有所指示：「現在敵國已宣告正式向四大盟國投降，關於盟邦受降各種問題，正在交換意見，即將作具體決定，本委員長經電令各部一律聽候本會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規定。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戰區作戰地境內之部隊，並應該受各該戰區司令長官之管轄。政府對於敵軍之繳械，敵偽之收容，偽軍之處理及收復地區秩序之恢復，政權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籌決定，分令實施。為維護國家命令之尊嚴，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再擅自行動為要。」接着朱匪德於八月十四日電陳最高統帥，公開表示抗拒統帥部之命令，十五日朱匪又自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日軍向匪軍投降，受降地點及代表指定：①華北在阜平地區，由聶匪榮臻負責。②華東在天長地區，由陳匪毅負責。③鄂豫兩省，在大別山地區，由李匪先念負責。④廣東在東莞地區，由曾匪生負責。於是，各地匪軍公開叛亂，到處劫收，並截擊國軍，破壞全國交通網，阻止國軍前進，使國家陷於勝利後大混亂狀態。

共匪雖一再違命叛亂，我政府不願國內再見干戈，極度忍讓，不予追究，以求和平解決。委員長於八月十四日，電請匪黨頭子毛澤東來渝共商國是，文云：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內國際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尅日專

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

後來，委員長又於八月二十、二十四日先後去電述駕，復由美大使赫爾利氏居間商洽，八月二十七日，赫氏偕張逆治中飛赴延安，赫氏離渝時，曾發表聲明：「余現赴延安，曾獲蔣主席同意與充分讚許，以及應中國共產黨主席毛澤東邀請，余將陪同毛氏及其隨員來渝，並在渝與蔣主席以及國民政府作直接談判。余現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斷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協助國民政府消除中國內爭之可能性，在此一爭論上衝突之因素至大，但吾人始終能獲得雙方領袖之尊重與協助，此實為吾人感覺愉快之來由。」二十  
八日下午，毛匪澤東偕周恩來，王匪若飛由延安飛渝，起飛時曾發表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已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國內政治上軍事上所存在的各項迫切問題，應在和平民主團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解決，以期實現全國之統一，建設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毛酋抵渝，朝野觀感一變，國共談判，重新開始；政府以張群、王世杰、邵力子、張治中（邵、張後來都已變節附匪）為代表，匪方以周恩來王匪若飛為代表，先後商談一月，迭經波折，始獲相當結果，乃於十月十日共同發布會談記要。文中關於和平建國的基  
本方針：「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已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必須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堅強的新中國，澈底實行三民主義；雙方又同認蔣主席所倡導之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必  
由之途徑。關於政治民主化問題：一致認為應迅速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並應先採必要步驟，由國民政府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各黨派代表及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現雙方正與各方協商會議名額、組織，及其職權等項問題，雙方同意一俟洽商完畢，政治協商會議即應迅



速召開。」至於軍隊國家化問題，本為多年來不能協調癥結之所在，亦係此次商談要點之一。此項商談結果，對於軍隊數目及人事等問題均已大體確定，至於具體實施步驟亦已決定設置三人小組會議負責規劃，並聞共匪已決定派葉匪劍英即日來渝參加。關於收復區地方行政問題，共匪仍堅持其「蘇維埃組織」的特殊化，政府亦極力忍耐，同意繼續商談，以期在政治協商會議以前求得解決。次日，毛匪澤東即與張逆治中乘機飛回延安。此文件在當時曾予國人以和平統一建國的希望。

我中央政府為求國家和平統一，早日從事建設，以賦國人殷切之望，舉凡結束訓政、實施憲政，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請各黨派代表，社會賢達協商國是，討論和平建國方案，及召開國民大會等各項問題，無不一一照匪黨所同意的結果實現了，不料共匪之真正目的，並非在求國家的和平統一，而在奪取政權，赤化整個大陸，奴役我全體同胞。它看到盟邦美國的奔走調解，及全國老百姓的望治心切，在政權還未到手前，不敢忤逆民意，遂大玩其「政治魔術」，偽裝良善面孔前來商討團結一建國的方案，藉此以欺騙美國人，欺騙全國同胞，使美國人相信它是「土地改革者」；使對共匪荒謬的理論，毒辣的手段沒有認識的老百姓，以為它是好人；而一般文武官吏，也以「隱惡揚善」，「不念舊惡」的心理來對共匪，警覺性不够高，再在匪黨這種「虛偽的和平團結」攻勢之下，心理防衛線已被突破，却成了它滲透、潛伏、發展蔓延的好機會。他們一面利用「統一戰線」、「中立主義」、「和平談判」、「政治協商」，乃至白紙黑字的條款與協定來傳鬪爭的方式，以鬆懈友邦、及我軍、民的意志，支配我們八年苦戰後的苟安心理。一面積極準備作全面叛亂的工作。我政府雖已洞燭其奸，却不能不再三忍讓，它雖然提出無理的要求（今天要求把匪軍編為五個軍，明天却改為十個軍），或公然襲擊國軍，反而說是國軍先開火，完全以一種流氓，無賴的手段，苛求無厭，若不忍讓，它便大勢叫囂，作虛偽的宣傳，攻訐政府。

在政府的立場，只是一個要求：「政令的統一和軍隊國家化。」這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所必需具備的條件，是天經地義的。但共匪要堅持在它的範圍內組成「蘇維埃」式的政府，另有它自己的軍隊，若容許此種情形存在，還成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嗎？它明明是要分裂國家。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派馬歇爾爲特使前來擔任調停的任務，他也受了共匪的蒙蔽，以爲共匪只是「土地改革者」，而不同意我政府的立場。幾度奔走，幹旋無效，於三十六年一月七日離去，並發表文告（白皮書），批評我政府，對於我國的人心士氣，蒙受重大的影響，且助長了共匪的兇餓，抬高了共匪的身價。（後來，馬歇爾在臨死前，才深深地懺悔他錯誤的觀念，他說：「我一生之中，只做錯了一件大事，就是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欺騙，害了中國的政府和他的人民。」可惜馬氏醒覺時，我們的國家、民族，已陷於難以收拾的「紅禍」了！）

此外，就是「雅爾達密約」（本書四十五章四〇〇頁）種下的惡果：它逼迫我國不得不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當時我政府審度國內外的形勢，爲了和平，早日謀國家的復興，忍痛接受此一屈辱的條件。訂約之日，某院長發表談話說：「此約最大意義爲遠東和平得一保障，防止日本三十年內絕無再起發動侵略之可能。」且相信「今後國內團結問題必可急轉直下。」到了後來，證之事實，此種樂觀論斷，未免自信過深！且中蘇盟約僅爲雅爾達會議之分割遠東方案作事實上的追認；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後來蘇聯帝國主義公開支持共匪叛亂，造成了我國家目前的災難。當時進行這盟約的係宋子文氏；三十四年六月間，以行政院長兼外長的地位訪問莫斯科，進行談判，據說進行的非常順利。七月十五日，史達林氏即將出席波茨坦會議，又與宋氏作長談。宋氏隨即返國請命；其時，宋氏蓋已得蘇聯決於八月間參戰的保證，因之，在參政會報告訪蘇經過時，斷語非常樂觀。八月五日，宋氏偕新外長王世杰氏再度飛往莫斯科續談盟約，即於八月十四日簽約成立，八月二十五日，雙方批准，同時公布，盟約內容包括八個要點：一、此約簽訂目

的，在求中蘇共同對日作戰至完全勝利爲止，有效時間爲三十年。二、蘇聯對華聲明給予中國以道義的軍需的及其他物資之援助，當完全給予中央政府，即國民政府。關於新疆問題，俄國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三、中蘇雙方承認外蒙古之獨立。四、中蘇共有共營中東路三十年。五、中國宣布大連爲自由港，開放期爲三十年。六、旅順爲中蘇共同使用之海軍根據地。七、進入東三省蘇軍，尊重我行政主權。八、史達林保證在日本投降後三星期內，開始撤兵，最多三個月內，蘇軍全部自東三省撤退。這盟約簽訂後，當時曾經有人懷疑它的價值，說：「在抗戰時期，我們的外交運用，大體是不錯的，我們認定了日本是我們的敵人，其餘的國家，都是我們友人。我們本着這政策，百折不回，所以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因此，在抗戰初期，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還給了我們不少的援助。英國震於日本的武力，避免與日本正面衝突，把中緬的交通封鎖了，法國更是向日本屈服，而我們還是忍辱負重，始終維持我們與英法的邦交。日蘇締結了中立條約，對中國自然是很嚴重的打擊，我們也沒有因爲這件事而與蘇聯發生齟齬；我們絕不肯因小不忍而亂大謀。認清真正國家的利益是外交運用上最基本最起碼的出發點；不能認清這一點定會陷國家於絕境，日本的外交政策，就犯了這個不可原諒的錯誤；日本的失敗，決不是偶然的。」現在國際政治局面有兩個世界，一個以美國爲領袖，一個是以蘇聯爲領袖。這兩個世界旗鼓相當，各不相下，而夾在中間的弱小國家就不免左右爲難，莫知適從。中國儘管以四強自居，實質上仍然逃不出弱小的圈子。在這種困難的局勢下，我們應該努力自強，審利害，權輕重，打自己的出路。」某記者對於這一評論，認爲「冷靜合乎理性」，更以爲「中蘇盟約的真正試價，也只有五十年以後的人才可以論定的。」

事實上，何須等待五十年呢？國際間的任何條約，只是拘束弱小國家的工具，「有強權，才有正義；非武裝，決無和平。」這是國與國間平等交往的不易原則。當蘇聯帝國主義者在沒有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之

前，它就早存「趁火打劫」「滅亡中國」的野心；在它簽訂此一條約時，就已把條約看作廢紙了。自俄軍踏入我國東北國土，史太林就把此一「友好條約」撕成片片了。

俄軍以佔領者的姿態出現於東北，頗指氣使，爲所欲爲，使我東北同胞在解除了日寇的桎梏後，又受俄帝這隻北極熊之爪的蹂躪！「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俄帝的武力已控制了東北，我政府於日寇投降後，着手接收東北失地，設立東北行營，以熊式輝爲主任，主持接收事宜，蘇聯駐重慶大使彼得羅夫，假惺惺地在重慶舉行宴會，歡迎行營的高級人員到東北去接收。不料第二天行營參謀長何柱國將軍（東北宿將）的眼睛突然瞎了，醫生總查不出病源所在，當時大家總懷疑是俄國大使下毒藥於酒中的陰謀。

三十四來九月三十日，第一批接收人員莫德惠、蔣經國、鄒作華、馮庸、黃彥平、金典戎等，由重慶乘飛機前往東北，於十月三日十二時半到達東北長春，市民和民衆團體要到機場來迎接，都被俄軍阻止。十月六日，熊主任亦僅率領張嘉璈、潘公弼，及東北九省省主席、三市市長，和各報記者，少數憲兵、警衛人員前往長春，因關山萬里，運輸困難，一時尚不能運大部隊前往。開始接收的時候，俄人即節外生枝，於原簽訂的條約外，又提出「共同建設東北經濟問題」的無理要求，要瓜分我東北的經濟資源。

「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在這種情形下，我政府只有委屈求全，希望在不損主權的原則下，能够達成協議，以便順利接收。那知俄帝的目的尚不在此，它是藉這些無理的要求，達到延緩撤兵、阻撓我接收，及扶助共匪勢力擴張於東北的目的。所以得寸進尺，苛求無已，氣傲薰天，盛氣凌人。到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由於談判失敗，俄帝率性明目張膽的命令俄軍延期撤離東北，正式宣判「中蘇友好條約」的「死刑」了。——從八月十四簽約到十二月初旬，還不足四個月時間，某記者估計五十年後才可以論定，豈不是把俄帝的「信義精神」評價得太高了？

俄帝一面阻撓我政府的接收工作，一面替共匪預作佈置，培植地方傀儡武力，接運共匪軍隊，把共匪的幹部大批的從山東半島等地區，用船運至旅順、大連、營口，每次在二三千人以上，然後源源運送東北各地，並將從日寇及偽滿手中收繳過來的武器、裝備，全部移交給共匪。從此，東北的局勢，便不可收拾了！

在長春以北地區，俄帝替共匪以「華籍紅軍軍官」李兆麟（原名張壽籙）負責哈爾濱、松江地區，王明貴（九一八事變時，爲抗日游擊隊李杜將軍的部屬，後來退入俄境，由俄帝收編，並幕僑俄華工入伍補充訓練，人數三萬餘，隨俄軍進入東北。）負責齊齊哈爾和黑龍江地區，長春以南，則由中共匪軍發展。九月六日，匪軍幹部六百餘人自錦州乘火車到瀋陽，得俄軍之助，旬日之間擴充至五萬餘人，即此一例，可見匪軍發展之迅速，完全爲俄帝之支助。未及二月，共匪在東北之實力，已增至二十餘萬人。俄帝除協助共匪就地收編偽滿遺留之武裝部隊外，並代爲訓練軍事專門人才，主要軍事學校設於佳木斯，齊齊哈爾，俄境之伯力，則爲共匪空軍人員之訓練中心，並在俄境史巴克代匪訓練海軍及水陸兩棲作戰部隊。

俄帝在共匪軍力已散佈全東北後，才通知我國政府說俄軍準備撤退，但當我政府向俄方交涉使用大連爲國軍登陸地點時，俄人則藉口大連在「中俄條約」中規定爲商港而反對，國軍不得不改在營口及葫蘆島登陸，可是俄軍却先讓匪軍佔領營口。我政府擬在長春、瀋陽編組保安隊，俄軍則將兩地之保安隊包圍繳械。十一月十二日，長春郊外之飛機場，有匪軍數千集中，市內亦闖入二千餘人，在東北行營前遊行示威，十六日且將行營的自來水、電燈和電話線截斷。我政府於不得已中，除留少數軍事代表人員與俄軍繼續接觸外，其餘人員只好撤往北平待命。俄軍一直等待共匪在東北之武力長成，才於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撤離瀋陽，十四日撤離四平街，四月十四日撤離長春，二十五日撤離哈爾濱，不待國軍接防，故意讓共匪進

佔各地。因此，整個東北，除瀋陽、錦州等少數孤立據點外，全部陷入共匪之手。（本章部份資料，取自田布衣先生大作「末代皇帝外史續集」，書以致謝！）

我大陸河山變色，使中國五千年文化歷史被毀滅，六億同胞被奴役，實始於東北陷匪，而東北之陷匪，則完全由於雅爾達密約的造成，美英對俄讓步，逼迫我國承認所致。而這些因果，又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之不斷侵略我國。否則在芦溝橋事變以前，共匪龜縮於「延安」那不毛之地，喝著西北風作垂死的掙扎，在蔣委員長親自指揮下的數十萬大軍圍剿之下，已成「瓮中捉鱉」。沒有日寇的侵略，共匪早已被消滅，何致有今日赤禍橫流，造成遠東無窮的浩劫，而威脅世界的和平呢？！

八年抗戰，我國軍經過大會戰二十二次，重要戰鬪一千一百一十七次，小戰鬪三萬八千九百三十一  
次。敵軍傷亡官兵五百一十八萬一千三百三十六人。我軍傷亡官兵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九人，因傷病  
消耗官兵一百三十八萬零九百五十七人。征補兵員一千二百一十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人。各省徵集壯丁一  
千四百零五萬零五百二十一人。其他如老百姓因戰禍的傷、病死亡，人及財產的損失，實不可以數計！日  
本帝國主義者造成這慘烈的災禍，送掉了幾百萬生命，只換得個「無條件投降」，固是天道的果報；但却  
使我國家赤禍蔓延；元氣大傷，百年亦難恢復！

國與國間，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共存共榮。我願忠告日本那些還存有「野心侵略」的人們：戰爭是可怕  
的，它只有給人類以毀滅。無論是戰勝或戰敗，都必受到無法補償的劫難和損失！爲了你們真正的幸福  
，只有誠意的、虛心的同三民主義領導下的中國人合作，不可再貪圖小利，與共匪勾搭，否則有一天，你  
們必要自食其果的。

我也誠懇的呼籲我全國青年同胞們：國家過去的災難，我們民族的這一部（本書）慘痛歷史的長期抗戰。已由我們的上一代盡了他們的責任，流了他們的血，拋了他們的頭顱，爲國家、民族的生存，爭取到最高的榮譽，使我國家得列爲五強之一！然而，因爲共匪禍國，又使我國家遭受空前的浩劫。現在這「救國家，救民族」的重擔，已落到我們這一代的肩上，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在總統的英明領導下，消滅共匪，根絕赤禍，收復大陸，重建國家。以保存民族文化，以促進世界和平！

不願意作亡國奴的人們，團結起來吧！埋葬共匪偽政權，粉碎一切侵略者！